中國科學院圖書館整理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稿本）

齊魯書社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整理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稿本）

4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齊魯書社

四鑑錄十六卷　嚴輔堂叢書本

國朝尹會一撰。會一字元孚，博野人。雍正甲辰進士，官至河南巡撫，吏部侍郎。是書題乾隆十三年，官少宰時作也。以立治者君，輔治者臣，受治而從風者士與女，錄通鑑綱目，提事之要，以類相從，期於多識畜德。每條之後，各加案語，期於指明肯綮。君鑑錄曰立政、曰用人、曰納諫、曰儆戒；臣鑑錄曰器識、曰諫諍、曰敬事、曰立身；士鑑錄曰師儒、曰俊傑、曰隱逸、曰卑行；女鑑錄曰懿德、曰貞德、曰賢明、曰節烈，各分四卷。其論士以行己有恥為尚，明於論人，嚴於責己，雖上下數千百年，記誦無遠，亦等諸玩物喪志，皆學道有得之言。顧棟高稱其督理江蘇學政，申明小學之教，其為學刊落浮華，居官誠心質行，無所矯飾。官副都御史甫半載，懇懇款款，言人所不能言，即上所施行者多駁正，誠能盡臣職者也。

史通削繁四卷　道光十三年槧本

國朝紀昀撰。昀字曉嵐，一字春帆，晚號石雲，獻縣人。乾隆甲戌進士，改庶吉士，散館授編修，官至協辦大學士、禮部尚書，謚文達。唐劉知幾史通內外四十九篇，論史家體例，辨別是非，述史籍源流，及雜評古人得失，貫穿古今，洞悉利病，為史家之圭臬。惟是非任情，往往掎摭聖賢，是其所短。黃叔琳撰訓故補，於疑古惑經之類，多所糾正。浦起龍通釋，則頗迴護原書，更推波助瀾，殊為好異。文達即浦氏本，逐加評騭，所取者記以朱筆。其紕繆者以綠筆點之，其冗漫者又別以紫筆點之。除二色筆所點外，排比其文，為史通削繁四卷。全刪者，為載言、表歷、疑古、點煩諸篇。全錄者，載文、補注、邑里、品藻、直書、曲筆、鑒識、覈才、煩省、雜述諸篇。餘皆披其菁華，芟其蕪蔓。闡幽抉奧，理正詞明，刪節芟棄，文皆相屬。涿州盧氏刻於廣州。起龍注亦刪附焉，其刪削適當者。如表歷篇云，譜之建名，起於周代，表之所

作。因語家形。故桓君山有云太史公三代世表
旁行邪上並效周譜。當春秋戰國之時。天下無
主。羣雄錯峙。各有年世。若申之以表以統其時。
則諸國分年。一時盡見。法盛書載中興。改表為
注。當晉氏播遷。南據揚越。魏宗勃起。北雄燕代。
其間諸偽十有六家。不附正朔。自相君長。崔鴻
著書。頗有甄明。點煩篇云。近撰史者。凡有制誥。
一字不遺。唯去詔首稱門下。詔尾去主者施行。
武承嗣監修國史。怒謂史官曰。公輩是何人。而
敢輒減詔書。自是史官雖門下撰語亦錄。予謂
此說。嗢噱而已。十二諸侯年表曰。孔子次春秋。
約其辭文。去其煩重。屈原傳曰。其文約。其辭微。
子長此言。實有深鑒。此皆有關史法。未宜全刪。
書中於浦注未詳者。頗有補正。然於六家篇其
君臣流別例。例當作別。題目篇與秦苻姚察若魏
梁二史。察當作最。補注篇若摯虞之三輔決錄。
摯虞當作趙岐。邑里篇若楚國龔遂。遂當作勝。
史官篇許蓋掌禮儀。蓋當作慈。凡有筆削累歸

於餘館。餘字衍文。則亦校改未盡也。

炳燭偶鈔一卷 藝海珠塵本

國朝陸錫熊撰。錫熊字健男，一字耳山，上海人。乾隆辛巳進士。壬午召試，授中書。累官由刑部郎中改翰林院侍讀，官至左副都御史。乾隆中開四庫全書館，作提要載於卷首，改正字畫之舛錯、卷帙之脫略、篇第之倒置，與他本之互異。搜採人之生平，撮全書之大略。十年書成。錫熊與紀文達之功為多。此書為其讀史隨筆，雖考據無多，於毛奇齡、何焯、徐文靖、王鳴盛諸家之說，頗有諟正。其謂漢代列侯皆有食邑，或以縣，或以鄉、聚，戶數多寡，往往雜見於表傳，而其所食之地，傳不具載，間有因事而及，不能備載，故侯表於末格內，多有書郡國及縣名，以記其食邑所在。王子侯表師古注稱侯所食邑皆書其郡縣於下，史記索隱稱漢表在某地者是也。蓋有司故籍，班氏據而書之。然表列王子侯四百二十七人，功臣侯二百十人，外戚恩澤侯一百四十三人，而末格內有郡國名者僅三百二十一人。其間為縣名載在地理志，而表未之及者，甚多。師古謂其有不書者，史失之，亦未盡然。且地志注明侯國者一百九十四，而表所書在某郡與志合者止六十二國。有志明書侯國，且於表內或再見三見，而俱不著其地名。蓋謂當時侯封已除，故不復加標識，則其中至王莽篡位絕者甚多，而他國久除封者或反有之，義例殊多不可曉。疑其間多有傳寫脫落，非盡班氏之舊。史記索隱引漢表為證者，今表脫漏殊不少。即見在表內末格所書，與漢志參考，有志內明注侯國，而表所書郡國與志合者。有侯封於志為縣名，而表所書郡國與志合者。有表內書在某郡國，而志於郡國下無此縣及侯國者。又有表內不書郡國名，而直書某縣及侯國名者。又有一侯而可兼書數地者，志有縣名侯國名者，其即為所食之地顯然可據。若表但書郡國而志無此縣及侯國者，司馬貞謂凡漢志闕者，或鄉名，或尋廢，故志不載。此但言其大略，且以

志參互求之。牴牾甚多。有志原有此縣及侯國名。而表所書轉在他郡國者。與志不相應。又如王子表既以縣疏封。乃他侯又同食其地者。又或同一侯號。而所食之地各異。蓋地理志所據乃元始二年之制。其餘割隸析併。史文已不能詳。而當時侯封之制。所定號名。與所賦食邑。不盡相蒙。有以他縣邑遙封之而食采又在別地者。又有初封他郡。食邑減損。徙封而侯號如故者。又或所封之地中經移改。而仍蒙故號者。又或所食鄉聚名與他縣邑同。或封號別取嘉名。而其名與他縣邑相殽亂者。有縣已改廢而仍繫以故名者。有東都時制而班氏即據以書之者。大約本諸故府之牘。異同參互。當時定制原亦有之。史文未經明著其義。重以後人之脫誤。或傳刻誤倒。或傳寫誤增。故不盡可考。見富平侯張安世六世孫純下書命恩二字。他之侯封以見非常例也。融貫確覈。凡所訂正。皆讀書詳究而得。非毛舉細故自矜宏覽者比矣。

文史通義八卷校讎通義三卷 學雅堂藏書本

國朝章學誠撰。學誠字實齋。會稽人。乾隆戊戌進士。官國子監典籍。學長於史。嘗謂六經皆史。書與春秋同原。訓教最廣。太史陳之。官禮制作與大易之制憲明時。聖世治世之大。皆所以為史也。文不空作。推原官禮而有得於向歆父子之傳。故於古今學術淵源。輒能條別而得其宗旨。所撰文史通義數十萬言。以史法為主。間及他文。究其論史謂有史才史學。尤貴有史德。其論文謂有文情文心。尤貴有文性。外篇專論修志。謂方志宜立三書。倣紀傳正史之體作志。倣律令典例之體作掌故。倣文選文苑之體作文徵。三書相輔而行。謂州縣當立志科以掌文獻。備異日朝史之要刪。又謂修志有四乘二便盡三長去五難除八忌立四體以歸四要。謂鄭樵通志。遠過杜佑通典、馬端臨文獻通考。袁樞通鑑紀事本末。為闇合古人。皆發前人所未發。康海武功縣志、韓邦靖朝邑志。自明以來。翕然以簡括

推之。頗痛詆不遺餘力。未嘗不深中其失。嘉慶辛酉。學誠卒時以稿本寄蕭山王宗炎為次目錄。道光壬辰。次子華紱寫定。刻於大梁。浙東亂後。版刻闕佚。譚獻為補刻於杭州書局。後尚有文重刻於黔。伍氏叢書。則咸豐辛亥所刻也。伍崇曜跋謂其婦學詩話數條。專為詆袁簡齋而作。記與戴東原論修志一條。地志統部一條。於戴東原洪稚存均賣然不屑。適徵其養之未醇。然其鄉試主司為梁文定。會試出于文襄門。業豈譏。不肯曲從。孤高卞急。出於天性。遇時以博聞鉅者。恒以氣折之。嘗謂邵晉涵曰。諸君讀書如捧散錢。奈無貫索何。其評隲于史。捭闔萬輩。擬諸劉知幾之流。洵定評也。邵晉涵謂文史字見東方朔及司馬遷傳。唐宋以還。乃以論文諸家目為文史。章君自謂引義微例。出於春秋。而又熏禮家之辨名正物。斯為文史通義之宗旨。蓋古人雖有其名。未嘗推究至此。論通志稱例。實包今古史裁。意蓋謂韓歐之文。不可與論馬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班之史。論何新奇。義意未嘗不平實。昔人論劉勰知文不知史。劉知幾知史不知文。必如此書。而文史可以各識職矣。推許允當可作此書小序。

四史發伏十卷光緒壬午重刻本

國朝洪亮吉撰。亮吉有春秋左傳詁，已著錄。是書有駁正、有闡發。史記二卷，漢書四卷，後漢書二卷，三國志二卷。地理沿革，是其專門。故於四史輿地補正為多。謂史記項羽本紀，楚雖三戶。當以索隱說為是。高誘呂覽解范蠡楚三戶人，吳越春秋文種為宛令至三戶。南公所言三戶，蓋即此。下紀又云項羽使蒲將軍日夜引兵渡三戶。注孟康曰津峽名也，在鄴西三十里。此則鄴

三戶，非宛三戶。六國時鄴地亦不屬楚。正義不知三戶有二。珠謂惟說文汶水出琅邪朱虛東泰山，東入濰。此水經注之東汶水，以別於禹貢汶水。又云桑欽說汶水出泰山萊蕪西南，入泲。此謂禹貢汶水也。許書謂水濕水沂水皆峯別說。皆謂一水而說其源。有不同。此則畫然二水，源流皆異，本自分明。亮吉以漢志師古注善未見水經，信然。而併議及說文，則未之深考也。漢書馬宮傳治春秋嚴氏。據儒林傳，謂顏安樂

授泠豐，泠豐授宮，治顏氏春秋，非嚴氏。儒林傳子庸授江東馯臂子弓。據應劭云子弓子夏門人。後漢書賈逵傳，受古文尚書于塗惲，注惲字子真。受尚書于胡常，據前書胡常授徐敖，敖始授惲。以注為誤。楊元傳，七世祖仁，從同郡戴德學。據前書小戴授梁人楊仁，故小戴有楊楊氏之學。謂是仁從聖學，非戴德。儒林傳瑕丘蕭奮以授同郡后蒼。謂前書孟卿東海人也，事蕭奮以授后蒼，語本甚明。今去上七字，遂若奮授后

蒼。皆不煩言而解。魏志夏侯元傳，夏侯尚氏世為婚姻。謂承祚因世有謂採夏侯氏子龍著此八字以明其非。尤為理得意解。

春秋希通一卷 咸豐辛酉刻本

國朝程庭桂撰。庭桂[illegible]吳縣人。進士。官至左副都御史。以咸豐戊午科場案革職遣戍。宋范子甯[illegible]言。傳以通經為主。經以必當為理。至當無二。而三傳殊說。庸得不棄其所滯。擇善而從。既不俱當。固容俱失。庸得不並舍以求宗。據理以通經。雖我之所是。理未全當。安可以得當之難而自絕於希通。庭桂取其以名其春秋之說。自謂義必宗經。辭必衷理。不穿鑿附會。不黨同伐異。深斥胡傳。獨其駁左氏齊豹書盜頗詳當。又以澶淵之會。特書宋災故。為徧刺諸侯之大夫。表而出之。其書即位不書即位。解謂柩前即位。踰年改元。禮之常也。新君朝正於廟。具即位之禮。則史氏書之。有故則否。魯之隱公。當成禮而不成也。莊閔僖以不成禮為正也。桓宣不當成而成也。文成襄昭定哀皆正也。魯史據其成不成而實書之。聖人因而不改。無所褒貶於其間也。說自直截。然公羊傳於桓之書即位曰如其意。宣元

年傳。繼弒君不言即位。此其言即位何。其意也。穀梁傳。繼故而言即位。與聞乎故也。皆以桓宣與聞乎弒。義正詞嚴。安能辨駁以求經旨。而自謂有所得哉。

讀左質疑四卷 戊午唐氏刻本

國朝王祖畬撰。祖畬字歲三。號紫翔。鎮洋人。光緒癸未進士。改庶吉士。散館選授河南湯陰縣知縣。自啖助謂左氏傳廣采文籍。是非交錯。趙匡謂左氏解經淺於公穀。誣謬實多。宋人遂或謂其不可盡信。或謂其說有時牽合。或謂其以成敗論是非。至明郝敬非左而極。祖畬以左氏親受經於孔子。書成授受。門弟子猶相附益。故是非往往謬於聖人。於是條列辨論成質疑四卷

其論亦時有可取。如謂春秋正人心。若過求於人之心。以後世斷律之心為聖人作經之心。於是論春秋也刻。而視聖人也卑。子曰。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曾子告門人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illegible]釋經而春秋之志顯。其有亂臣賊子與夫蠻夷猾夏為世大患者不稍恕。非為一世。為萬世也。外此據事直書。而非自見褒貶之義不在一字一句之間。居千載之下而欲得聖人之意。吾知其至難。然誦習聖人之言。以揆諸聖人之意。或冀萬一之有當。不至如俗儒之私且刻也。與程子先得義理方可看春秋之說相合

釋人注一卷 問經堂叢書本

國朝孫馮翼撰。馮翼奉天承德人。雲南迤西桂田兼子。蒙化廳出簡用通判。候補郎中。天地之性人爲貴。受天地之中以生。得四時五行之氣。乘陰陽五行之運。六書於人身辭字獨詳。人之一身皆爲五行幹枝所運移。十幹說文皆以爲象人身之形。孫星衍問字堂集有釋人一篇。馮翼撰釋人十六篇。分十幹爲十部。取先秦兩漢唐以前古書爲之注。釋生第一。甲象人頭爲甲屬第二。乙象人頸爲乙屬第三。丙象人肩爲丙屬第四。丁象人心爲丁屬第五。戊象人脅爲戊屬第六。己象人腹爲己屬第七。庚象人臍爲庚屬第八。辛象人股爲辛屬第九。壬象人脛爲壬屬第十。癸象人足爲癸屬第十一。釋容貌第十二。釋骨第十三。釋肉皮筋脈精第十四。釋毛第十五。釋气第十六。析別至精。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字辨證篆十七卷 道光丙申刻本

國朝易本烺撰。本烺有春秋楚地答問已著錄。究心說文。以隸書行而古意寖衰。點畫偏旁。破壞滅裂。不知篆法。不知字體之誤。遂棄前人辨正之說。取小篆載於正字之下。注明今作某隸省作某。解說字義。多取許書。分列五部。異其義類可分者爲雜辨通辨者一卷。今非省字而誤作省者。二字。點畫相似。而音義迥別。俗多混寫者。誤用者。各一卷。點畫雖異。而通爲正文。非俗省者。爲通正一卷。有古只一字通用。而後人加偏旁分用者。有古本是一字。而後人別用者。爲古通今獨一卷。俗字有字典所不載者。非俗字而概斥爲俗者。爲一卷。不載小篆。以俗字多此篆。古通今獨不必篆也。自謂取課童蒙。分目未免纖碎。復推原字體變遷。多沿隸書。作諧字原隸二卷。顧氏隸辨注引說文。於獨體合體極爲詳備。但止詳隸體。未及正書。本烺師其意。考今書與篆沿革之故。作偏旁變省考二卷。自序謂附

舊作字辨叢考一卷。此本與本娘字者
孫。道光乙未舉人。

古今字詁一卷 玉函山房輯佚書本

國朝馬國翰輯。魏張揖所著。有廣雅三卷、埤倉三卷、雜字誤字各一卷、三倉解詁三卷、司馬相如傳一卷、及古今字詁。隋唐志并載其目。今惟廣雅獨存。古今字詁隋志三卷。唐志作古今字詁二卷。國翰于羣書中輯錄為書。僅存十一。江式表云字詁方之許篆。古今體用或得或知。今觀其云時古文峙。今作時。麾今作撝。皆有足據。云咹今宋字。說文宋屋深響也。从宀宋聲。無从口者。則咹為俗體。云誌今作識。說文有識無誌。則誌為俗體。云㓾文傳作刀劒之刀。亦是劋字。說文劋劇曲刀也。从刀奇聲。無从支者。則㓾為俗體。云古文鍬稽二形。今作鏶同。說文鍬䤴鏶之字俱無。則皆為俗體。蓋揖以古今字體不同。因取而詁之。如魏周氏雜字解詁晉殷仲堪常用字訓之屬。非以承說文解字之統也。

六書辨訛三卷 話山草堂雜著本

國朝沈道寬撰。道寬字栗仲，大興人。以玉篇、廣韻為近古之書，而謬誤不可枚舉，為之討論，求其無戾於說文。而聲音清濁輕重之辨，和音類隔，及字母陰聲陽聲之微，析之尤密。上卷篇韻類隔，辨析聲音之理。中卷篇韻正誤，考訂其援引之謬，脫點畫之訛舛。下卷正誤拾遺，糾正俗書偽體訛音歧筆，無疑義，無妄識。刀，玉篇丁幺切，莊子刀刀和，又姓也，俗作刁。廣韻刁俗作刀。道寬謂錄者誤倒之，法言不至如此陋。凡人姓別出之字，多是本字改音，如諸有遮音，姓改為諸；余有涂音，姓改為佘；玉有肅音，姓改為玊。厙姓亦應作庫，後漢輔義侯庫鈞，廣韻收庫字，可證。角里之角古讀錄，故書作角，廣有鐸音，今姓作甪。詳有慨於唐宋後字書日紕，承訛襲舛，肌造武斷。大指六書之旨，而於隸之所由變，馴至盡失其真也。

小學駢支八卷 丙辰排印本

國朝田寶臣撰。寶臣字少泉，泰州人，歲貢生，師事龍溪魏茂林。茂林成駢雅訓纂，寶臣為之參校，其說間入補遺卷中。儒闋累年，鐵藏篋衍，咸豐癸丑釐成八卷，通一百五十三條，意以說文為主，本之爾雅、方言、毛鄭傳注，參以鄭、陸、賈、孔及大戴記、莊、荀、淮南、素問、史記、班氏書注、釋名、廣雅、玉篇、廣韻、水經注、眾經音義，下逮二徐、集韻、類篇，以逮近代諸家之說，參互討論，溯其原始，暢其支流。書中有蓉甫生先生書三通，兼有圖識，可見其致力之勤。未經刊行，陳靜侯得其原稿，而丙辰排字校印。原書一之二十觀謇芘震一條，引爾雅及郭注，寶臣謂郭注是蓋假疊騈謰古之聲韻字也。邵氏正義云語之遮轉，郭注特舉類，謂此義猶彼義，不云音轉。以轉言則孫崇雜藿假聲得踳，若正義所舉，則萬雜不敵孫佗蕺蔥茂龍，皆疊韻而不假聲，亦是旁紐雙讀。大抵音之為轉，多在雙聲疊韻相通，恒寓疊韻。

閉壘韌變亦為轉與遮轉又自不同遮轉以雙聲轉之再轉變讀只用疊韻換過一音耳釋名不律謂之筆郭云蜀人呼不律為筆也語之變轉蓋不筆雙聲為轉律筆疊韻也必換一音斯謂之變筆又不得為不律之合聲矣蓋合聲亦雙聲之合不律又非雙聲故只云音之變轉而不云合也引端竟委鮮逢胸臆然皆類此自是江北通儒初欲取呂覽高注管子房注列子張殷兩注研求而更訂之以時兵燹日迫未能卒業六十年後幸得流傳小學家所宜津逮者矣

同聲假借字考二卷 聊園四種本

國朝蕭德輝撰以近儒于同聲通用之字多所發明而以同字假借為引申非依聲託事之字不能畫分六書之所謂假借乃以一字包無數字之義此乃正例若因字之同聲而通用之則以無數字並為一字之義此為假借之變例與六書之假借劃然不同陸德明經典釋文薈萃經本異同易以注家最多故異文亦視他經為夥書主偽孔兼采馬鄭詩則毛傳鄭箋韓故併孝經論語亦雅並為錄之以見同聲假借其用至廣知同字之假借為六書本原所謂本無其字依聲託事者也同聲之字彼此通假本有其字不必依託而其字且用之不窮與六書假借分出一例列撰三禮鄭注正字考三傳人名地名異文考以參攷而互證之說文引經異同自有吳陳諸家之書其讀若讀為讀與某同亦多假借聲義而此則有攷證自序謂三代以前字少故由一字而假借為無數字之用兩漢諸經初

出經師口授。而後著於竹帛。故聲同而字不同。遂由多數字而假借為一字之用。不為無見也。

說文古籀補補十四卷附錄一卷 甲子石印本

國朝丁佛言撰。佛言黃縣人。說文解字敘云。郡國亦往往於山川得鼎彝。其銘即前代之古文。許君生於東漢。所見鼎彝銘文。必視今人相倍蓰。乃各部之字。取之金器銘辭者甚尠。蓋其慎也。宋宣和博古圖。薛尚功王厚之之書。不盡依據原文。且一再翻雕。非可盡信。阮文達吳榮光吳式芬潘文勤諸家。收藏古器。考訂詮釋。雖極精審。然真偽未能共見。莊述祖說文古籀疏證。嚴可均說文翼。意在補許書之闕佚。而與許意亦絕不相蒙。吳大澂說文古籀補。於鼎彝外。佐以鉥文陶文古化布。初刻本三千五百餘字。重刻本增一千二百餘字。佛言依吳著之例。取所見秦前文字。為吳著所未及者。新出土諸器之字。舊器尚無考釋之字。餘所補悉為重文。而於陶鉥加詳。共補三千八百餘字。說文所無。及疑為某某字無定釋者。為附錄。自謂好治印。用之篆刻。金文足濟秦篆之窮。陶鉥可為刻印之宗。類

別依分通假足用。至貞卜文字不以羼入。以視今近來弄翰之流。敢於淆亂古今。拼湊偏旁者。為有條不紊也。

春秋或辯一卷 藝海珠塵本

國朝許之獬撰。之獬字直菴。號蓮峰。長洲人。拔貢生。官貴州餘慶縣學教諭。春秋之用周正。前人多疑義。左傳王周正月一語。尤為確證。其兼用夏正以便民事。則有周禮正月正歲之文。顯然可據。胡氏蔡氏改月不改時。及諸家時月俱不改之說。近儒論駁已詳。之獬以人多泥行夏之時一言。作答客問商周改時[illegible]改月。謂夏以建寅之月為歲首。商[illegible]以建丑之月為歲首。周以建子之月為歲首。三代各取一月。舉祭告朝賀之禮。以為一歲始朔。其四時與月原未嘗改。夫子之言。不過欲以建寅之月為歲首。附考引董子之說。以為改正朔。以建子丑月為歲首也。王者有改制之名。即改正朔易服色也。無變道之實。即春夏秋冬四時與月數仍無改易。所以順天命而循堯道也。亦復言之成理。然僖五年春王正月。辛亥朔日南至。此春秋改月改時之證。日南至。建子之月也。改時。故以冬為春。改月。故以十一

月為正月。襄二十八年春無冰。若夏正

春則無冰何必紀異。固無所用其聚訟

矣。

春秋傳注四卷 同治六年刻本

國朝李塨撰。毛奇齡說經諸書。好逞臆見。推所

作春秋傳。事理平允。古典禮該洽。又排比經文。標

識端委。為春秋條貫篇。塨嘗從奇齡游。故是書

多取其說。自序謂後儒泥於褒貶之說。遂於日

月名氏人師等。分例樹標。枝之全經。一往不合。

矯之者謂詳略異同。俱仍舊史文。而褒貶自寓。

則但錄史文。孔子何以曰作。傳載楚子使屈完

如師。師退。而經文曰來盟於師。奪楚與齊。傳載

鄭削以費叛。趙稷以邯鄲叛。經俱削之。載

范中行伐趙鞅。鞅奔晉陽。經改筆曰鞅叛。則聖

人之筆削史文多矣。即仍而用之。有義在。即筆

削也。觀其事而成敗治亂瞭然。觀其文而粲然。

觀其義而予奪褒貶昭然。義見則天子之蹟見。

改元即位、朝聘會盟、侵伐救殺、昏覲享唁喜葬

祭祀、蒐狩興作、甲兵賦稅、封建縣邑、利弊隆替、

釐然可考。以左氏但記事而不能疏義。公穀疏

其義輒誤。因備為傳注以貽後世。大旨以顏元

孔子經濟之書之說為主。成於雍正四年。自謂
聖經儼在。未免言大而夸。而其說明白正大。所
引鐵壺氏及惲皋聞之說。亦多可觀。

左傳經世鈔二十三卷 乾隆戊子刻本

國朝魏禧撰。彭家屏參訂。禧字冰叔。一字凝叔。號
裕齋。寧都人。明諸生。康熙十七年舉博學宏詞。
以疾辭。家屏字樂君。夏邑人。官江西布政使。左
氏傳春秋經世之學。禧於古人經世大用。左氏
隱而未發之旨。隨筆評注。以示門人。謂如石碏
誅吁季。札宣子御欒盈。陰飴甥爰田州兵之謀。
晏嬰不死崔杼。子產焚載書。及子皮授子產政
諸篇。皆古今定變大略。而陰飴甥會秦伯王城
燭之武夜縋見秦伯。秦繆子復伍舉則詞令之
極致。家屏以是編專主論事。猶本有涉及選左
餘緒者。概從刪削。地名沿革。照方輿訂定注明。
意有所得。附諸篇末。其謂於三百篇言威儀屢最
詳。禮雖漢人所記。多古禮之遺。舉動之間。雖小
必勅。春秋之時。世亂極矣。而當時賢人君子。於
左右周旋進退俯仰之節。猶致意焉。可見文武
周公之遺澤未盡泯也。子貢觀兩君之執玉。而
知其將亡。北宮文子觀公子圍之威儀。而知其

不終。益知當時之所謂者深矣。議論到地。

左鑒十卷 乾隆壬辰刻本

國朝楊潮觀撰。潮觀字宏度，號笠湖，金匱人。乾隆元年舉人，官四川瀘州知州。意在取溫公作通鑑以資治之義，歷舉春秋軍國事之重者，條析其興亡得失所由，積成十卷，辭尚簡要，事理瞭然。桓公二年，取郜大鼎于宋。春秋書曰：會于稷以成宋亂。[illegible] 潮觀謂：天之生民也，一治一亂，治亂無他，有善有惡則治，反是則亂。善者賞之，惡者罰之則治，反是則亂。不幸上無賞罰，下有是非，則亂猶未成也。及賄道一開，則人心死而亂乃成矣。無善惡，無逆順，無曲直，無是非，顛之倒之。惟賄所在，奸邪乃無所畏忌而敢于習亂。春秋之亂，亂于奸邪者猶淺，亂于納奸邪之賄，則其禍遂不可遏。是故亂獄滋豐，非賄不決；讒邪罔上，非賄不入；逋逃淵藪，非賄不出。且諸侯會盟，非賄不親；列國兵爭，非賄不解；失國得國，非賄不行；立適立庶，非賄不成。其甚者，雖逐君叛國，得賄即安；雖干紀亂常，得賄即免。故曰貨賄上

行。則紀綱隳壞。貪求下布。則廉恥喪亡。向之所皆罪而欲致討焉者。躊躇滿志。元惡大憝。仍秉國鈞。賄賂之權。是崇是長。齊桓晉文。亦不免焉。欲清源而拔本。莫先于杜塞賄門。而後天下有順逆。有曲直。有善惡。有是非。而君臣上下之分。禮樂征伐之權。俱隨之以就理。然君人者不先洗滌其心。守不貪之寶。以照百官。而欲百官之戒懼不敗度。不易其紀律。勢必有所不能。誠更事之名言。而千秋之龜鑑也。

春秋諸家解十二卷 同治壬申深澤王氏刊本

國朝毛士撰。文八年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丙戌奔莒。朱子謂只不至而復。便是大不恭。書亦不再使人往。皆罪也。文定止貶他從己氏之過。經文原不及此事。士此書奉朱子此言為主。於左氏所記事經文未嘗及者。不引以解經。集諸家解説。閒下己意。屬辭比事。聯上下前後而並觀之。不以義理穿鑿。不棄經任傳。僖二十有七年春。杞子來朝。秋八月乙巳。公子遂帥師入杞。士謂杞春朝。至秋而被兵。定公卒。邾子奔喪。逾年見伐。取漷東田及沂西田。又數年入邾。以邾子益來。屈己求免。果能免歟。我愈恭則彼愈驕。其侮我愈甚。惟發憤於政治為能免耳。孟子以滕事齊事楚為非。而告之以强為善。此深於謀國者也。雖屬常談。實有至理。襄二十年陳侯之弟黄出奔楚。二十三年陳殺其大夫慶虎及慶寅。陳侯之弟黄自楚歸於陳。謂諸侯兄弟不得與國事。黄與大夫慶氏有隙。其干政可知。黄

必請君除慶氏，君不從，乃怒而奔楚，終借楚之力殺二慶而後反，是不守其分，以私怨請誅君之大臣，因己意之不遂，而憤憤以怨其君而出走，又援大國之威脅其君，使必從己意，無臣道莫甚於此，故春秋備錄之，書奔書殺書歸，詳著而已矣，穀家氏責楚之專制，於義爲合。

讀左卮言一卷 寫刻本

國朝石韞玉撰。韞玉字執如，號琢堂，吳縣人，乾隆庚戌一甲一名進士，授修撰，歷官山東按察使，降編修。是書爲讀書隨筆所記，攷訂多然。如僖十五年三敗及韓，謂三敗者三戰而北也，晉世家秦之將兵伐晉在是年春，而合戰韓原乃九月事，曠日持久，秦師非長驅直入可知，晉封疆之吏必有起而捍禦之者，晉師不敗，秦師豈能深入，惟晉師三敗，秦師三勝，此秦人所以及韓而晉侯所以有冠梁之歎也[illegible]。昭十二年是四國者專足畏也，杜云四國陳蔡不羹，不羹有二，或當前後遞焉，非是並有二也，按謂古四字積畫，四當係為三，韞玉謂賈誼新書楚靈王問范無宇曰，我欲大城陳蔡葉與不羹，正合四國之數，此傳脫文，非有兩不羹也，語皆有據。

讀左瑣言一卷 明代叢書本

國朝倪倬撰。倬字雲莊，青浦人。是書辨訂諸家之誤。根據經典。如謂鄭子臧好聚鷸冠，下云服之不衷，服之不稱，皆指聚處異服之人。引夏書地平天成，是各安其位意。季孫行父、季友孫、齊仲無佚之子。唐書武平一傳，孟孫至獻凡九世，材孫、飭季孫肥凡八世。錢坫論語後錄引世本，以齊仲無佚為二人，則九世矣。錢氏杜撰。杞梁之妻哭夫以禮，即孟子所謂善哭其夫也。說苑載城為之阤而隅為之崩，因孟子而附會。昭二年君求以貪，以已通，猶太也。注與釋文皆脫此義。十五年傳宴樂以早，同。左氏志入郢之役，先後不精。子胥、呂氏春秋發墓鞭尸之語，太史公誤信。皆極精覈。沈林惠跋稱其篤學嗜古，廉幾佳朱氏讀左日鈔之後，語自可信。若比諸顧惠諸書，則未逮也。

春秋圖表一卷 光緒辛丑刻本

國朝廖平撰。平著有古今學考。謂周公古學，孔子今學。孔子作春秋，定王制。禮記王制，乃春秋舊禮傳。孔子作以明禮制，所言莫不合于春秋。王制為今文所祖，盡括今學。以曲禮天子不言出，諸侯不生名，數節文，與春秋傳同，定為春秋說錯簡。王制所言二伯，則齊、晉；八方伯，則陳、蔡、衛、鄭、曹、秦、楚、吳。所言卒正，曹則曹、莒、邾、滕、薛、杞。白虎通說五伯，首說主兼三代，穀梁以同為尊周外楚。今學二伯，古學五伯。穀梁盡合王制。孟子言二伯，與穀梁合。疑曹以下皆山東國，稱伯稱子。又與鄭、秦、楚同制爵五等，乃許男在曹伯之上。據王制大國、次國、小國之說，及二伯、方伯之制，悟穀梁二伯乃舊制如此。假之于齊、晉，據王制八州八伯，寰內諸侯稱伯，及天子大夫為監於方伯之國，國三人之說，悟鄭、秦稱伯，單伯、祭仲、女叔之為天子大夫。遂以王制為改制之書。春秋之別傳，春秋本為改制而作，不與古禮合。

定今古異同之論。謂當時弟子。皆從此派以說羣經。孟荀以及漢初博士。同主此義。皆今學派。此其所以定王制為今文之祖。初作王制春秋兩圖表。以春秋為羣經比附章徵不擇求詳。光緒辛丑。審定增補。併四春秋圖表。為圖十。表二十四。改一。并以大九州圖。謂春秋為貢九州。推廣為八十一州。即全球大九州。等於河漢之極。務為標新領異。言前人所未言。自謂當其未明則百思不得。當其已明則數言可了。實則一家之言。何所取信。世或有好學深思相悅以解者。非吾所敢知也。

何氏公羊解詁三十論三卷 光緒丙戌刻本

國朝廖平撰。平纂述穀梁注疏初就。欲改注公羊。以劉逢祿何氏解箋所言多小節。間或據別傳以易何義。故所論綜括大綱。初意效洪亮吉春秋十論。廣續為之。都三十篇。大指仍用所定今古學之說。自作主張。欲於劉陳曲阜諸家之外。別標元解。各可討論。惟以公羊舊說主素王而不主王魯。義至精塙。三世論謂穀梁傳引孔子曰。立乎定哀以指隱桓。則隱桓之世遠。知此穀梁三世之例。公羊真義。實亦如此。語亦了當。重事論謂傳中言事。為晉取虞虢。鄢陵戰。通濫戰。蔓之類。凡數十見。必先明事而後言義也。春秋褒貶。有如讞獄。事明而後義審。本事未明。任義何附。此足破說春秋者重義而不重事之蔽。衍說論謂何注凡所難通。皆歸于王魯三世等例。述雖恍惚。使人入其中而不能自主。深中其病。至其謂何君解詁。多用緯說。至乃雜引圖讖。務為奇怪。既以獻媚時君。並欲求合時尚。坐此之故。凡

默朝堂。前人已有言之者矣。

左傳古義凡例一卷 光緒丙戌刊本

國朝廖平撰。平主今學古學之說。既攷二傳。復欲作左傳注解。別為一家。謂二傳今學。左傳古學。二傳經學。左傳史學。二傳質家。左傳文家。二傳受業。左傳不受業。二傳主孔子。左傳主周公。二傳主王制。左傳主周禮。二傳主緯候。左傳主史策。二傳齊魯人。左傳燕趙人。發凡起例。大意不主故常。不為偏廢。其謂班五行志引左氏有說曰。在劉氏前。不言左氏。蓋先秦之遺。禮記外此左氏說之最古者。賈子新書所言禮制。亦多古禮也。許奸重專門古學。觀五經異義可見。說文用左傳。不惟引傳文者可為證。凡說解之文。無論禮制訓詁。皆古學也。與左傳相涉者。其說乃多於賈服。自是讀書有得之言。或謂左傳不解經。劉逵稱以傳釋經為劉氏所加。平謂傳全據經文而作。劉氏說恒不得傳意。何能補傳。左成於戰國之時。漢初未顯耳。劉氏讀之不能盡解。何能作之。左傳無處不解經。豈特書曰數字。左傳

攷證之駁者而發其覆者。誠不足以取信矣。

春秋世族譜補正一卷 鶴壽堂藏書本

國朝王士濂撰。陳厚耀有左傳分類諸書。春秋世族譜乃春秋分類之一，亦姓氏源流有條不紊。為讀左者不可少之書。寶應李氏牒圖以其中年月姓字間有訛舛，為補脫漏，正錯偽。士濂以為未備，又詳為攷訂，並輯左傳同名彙紀、婦女彙紀、左淫類紀、閨觿闕，有周末列國今郡縣考，亦為之補輯附列焉。其謂苟息夫係古人，辛甲係武王時太史，不必入；唐桓伯非極公，當改正；奸孫武奸格內當增一奸孫，而去武奸齡子，乃二人耳。皆精審。惟是書原本李氏，乃全書不見其名，致沒其創始之功、用心之勤，殊未當也。

春秋傳禮徵十卷 適園叢書本

國朝朱大韶撰。大韶字仲鈞，號虞卿，華亭人。嘉慶己卯舉人，官江甯縣教諭。經師各有授受，三傳多異義，暨後傳又或自相違戾。有於禮合者，有與禮不合者。有據當時之俗禮，非先王之正法者。注家有不引禮以注者。有誤會傳意者。有不辭者。有以意增者。有誤以漢制為古制者。有不可強通者。有傳意本甚明，而說之反晦者。疏家例不破注，多順注義而曲為之說，不能以經證經。大韶熟精三禮，取春秋之言禮者，合三傳、經史、通典及先儒之說，融會貫通，為之反覆辨證。其譏世卿、不諱狩於河陽、初稅畝諸說，肥孫古義，不為苟同。左氏以春秋兩書仲子，同一書子氏，為一人，乃創為隱公事之說。大韶謂宋世即未盡合禮，不至以送死之物豫及生人。說尹氏者，三傳不同。左氏說為公故，書曰君氏。大韶謂君指隱，當書君母，不當言君氏。公穀作尹氏，是也。書尹氏與詩稱尹氏同。莊元年單伯送王姬，公穀作逆王姬，謂當從左氏。文二年躋僖公，主孔氏公羊通義祖禰皆廟名，後者後其廟之說，謂昭穆者世次之常，祖禰者親廟相承之統，父子不可易，祖禰不可越，非世次而從統者稱嗣王嗣侯，所謂為人後者後其廟也。明乎此，而從統之義嚴，倫常之名正。僖可以後閔，暨齊不得後歸父，弟無後兄之義，大夫不得同於天子諸侯。其說郊為禘當，於近世諸家禮說，擇善而從，亦多糾正。論改月改時者，言人人殊，謂正朔可改，而節氣不可改，以義斷大說，執其一孔之見，盡誣古書為偽，錢於是書可讀，斷制精嚴，尤學者所當服膺矣。

春秋公羊傳歷譜十一卷 經解續編本

國朝包慎言撰。慎言字孟開，涇縣人。孔子憲章祖述，上律天時，作春秋。本欽若以紀四時，尊建子。書曰春王。左氏引而申之。或記司術之過，或明非戈數之派。劉歆姜岌造訂諸術，必上驗於春秋。景伯嘗論太初，任城亦善歷算。服虔韋昭取三統之說，以明春秋內外傳。杜預為左氏學，因采宋仲子十家之法，考訂春秋朔閏。唐一行大衍議稽春秋經傳朔晦，與周歷合者多周辯晉事，與殷歷魯歷合者多宋魯事。國朝陳厚耀、吳守一、顧棟高皆有論著。四庫總目謂生數千載之後，必欲求歲差於杪忽之間，亦未見其悉得，自是抱蜀之言。江戴錢阮諸經師，皆明天數算學，實事求是。晚出彌繁。黃帝顓頊夏殷周魯古之六術，慎言治公羊，用殷術得入天紀年、入蔀年、閏餘、月朔、天正冬至、無閏有閏之法，列諸簡端，自隱元年至哀十四年，詳為表譜。公羊家學辯時月日例，明王者當奉順四時之正而已。其於時令朔閏，無關宏指。聖經之所重者，初不在此。然甄明象數，洞曉天官，以歷證經，儒者之事。亦有志乎通天地人者所宜詳覽也。

春秋公羊傳箋十一卷光緒戊申重校本

國朝王闓運撰。何氏公羊解詁。於顏嚴以後。獨立學官。近代劉陳。墨守家法。孔氏通義。分別從違。是書晚出。判別徑塗。夙擅文詞。郢為簡括。筆之戰。郤克曰。使耕者東畝。國佐曰。使耕者東畝。是則土齊也。箋謂禮諸侯藉田東畝。其租悉入於甸師。東畝者。欲盡征其賦。土猶鄙也。謂縣邑之禮。藉田東畝。郤克欲臣屬齊。比郊甸。征其租入。故不可也。立說新而有理。與左氏利戎車之說。可進一解。其云宋災伯姬卒。明其不避災。故謹錄以賢之。是已。至謂春秋受命者文王。而中興者伯姬。撥亂者宋襄。而成之者孔子也。不知何說。隱八年傳。邴者何。鄭湯沐之邑也。解詁。歸邴書者。甚惡鄭伯無尊事天子之心。專以湯沐邑歸魯。義自正大。箋謂以執于鄭。當隆其感而反受其邑。是臣之也。故歸邴而為賜湯沐邑。因言湯沐之制。且言封鄭時周東遷矣。初無從朝泰山之事。假使宣王當日賜鄭邑。經所不見。傳何由知之。駁議橫生。所云鄭以地賜魯。是天子賜湯沐邑之例。亦經傳所不見。闓運何由知之。桓十五年忽奔突入。謂忽奔不與佛事。著錄忽出奔。則仲不能尊主之罪見矣。必使賢臣扶立亡國之君以事之。而為之死。豈春秋之意。尤為強詞無理。如闓運之說。則託孤寄命。大節不奪。不足為君子。見危授命。久要不忘。不足為成人。春秋所以懼亂賊者。何所執持以為褒貶。僅喜其堅壘之[illegible]新奇成為膏肓之錮。世有信古[illegible]者。不可不辯之早辯也。

穀梁申義一卷 光緒十七年刊本

國朝王闓運撰。鄭康成云。穀梁善于經。又云穀梁近聖人。闓運以晉代不以專門說經。號為通取。故范氏注穀梁而有毀傳之詞。說傳疑傳。後生何述。撰申義一卷。自序謂穀梁依經推義。儒者之論可為世範。為推其立說之原。約舉巨疑。不全載經傳王人子突救衛稱貴之也。引鄭起廢疾云。名為字諱。謂鄭以子突為字。晴同不筆。異同能得鄭君旨趣。俾學者知二傳所受。本無異同。公伐齊納糾。傳當可納而不納。齊變而後伐。故乾時之戰不諱敗。闓運引鄭說。譏當可納而不納。謂范注疑傳，義失之。以不待貶絕為此經之義。是與傳違。案服虔以為公不亟遣而盟以要之。齊人歸迎小白。亦是惡其晚肆大眚。賈逵左氏說。文姜有罪。故赦而後葬。以說臣子。闓運云大赦然後除文姜之罪。莊公欲葬母。而溫恩以說國人。為能發揮傳義。赤歸于曹郭公。謂經文本宜云郭公赤歸于曹。故公羊云失地之君。穀梁云。諸侯無外歸之義。案徐乾以為不能治其國而歸于曹。曷社稷之主。承宗廟之重。不能安之而歸他國。故書名以罪而懲之。蓋傳意本若此也。謂以仲子為惠母是張嫡庶之義。以祭伯為來朝。是張人臣無外交之義。於穀梁指事立教之旨。是為得之。無棄置師法。蕪說鄙之妄。亦無和合傳義。支蔓錯迕之談。在所撰經說中。此書最為矜慎。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春秋日南至譜一卷 經解續編本

國朝成蓉鏡撰。蓉字芙卿，寶應人。唐志云。中氣始於冬至。稽其實，蓋取諸晷景。冬至之日，日南極也。春秋兩紀日南至。僖五年左氏傳。春王正月辛亥朔日南至。周之春，夏之冬也。以周法推之，入壬子蔀第四章。以辛亥一分合朔。昭二十年左氏傳。春王二月己丑日南至。杜注。是歲朔旦冬至之歲也。當言正月己丑朔日南至。（以子月為一日至丑則為二月為）日南至者，子月也。春秋用周正。孟獻子曰：正月日至，七月日至。冬日至而傳稱春王正月，夏日至而經書秋七月。魯史失閏，至不在正。左氏記之，以懲司天之罪。蓉鏡用古四分曆、三統曆推算。隱十一年、莊元年、二十年、僖五年、二十四年、文十年、宣十一年、成十三年、襄十三年、昭元年、昭二十年、定七年、哀十一年。皆至朔同日。孟子所云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日至者兼二至，亦謂測驗既往，順推將來，得其常度，可以知之。凡事皆然也。

春秋穀梁傳注十五卷 丁卯排印本

國朝柯劭忞撰。劭忞字仲勉，號鳳孫，又號蓼園，膠州人。光緒丙戌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官至典禮院學士。穀梁一家之學，師說久湮。范武子集解，多襲杜元凱、何劭公之說。鍾文烝補注，汎取唐宋以後諸家，破壞傳義。劭忞就劉向、鄭康成之遺文，用公羊徐疏引宋君春秋注所謂九旨者，為穀梁之義例。一曰時，二曰月，三曰日，四曰天王，五曰天子，六曰王，七曰譏，八曰貶，九曰絕。以九旨為全書綱領，正文字說解之誤，通傳文二事相比，釋此事而謹以彼事，因此事通釋彼事之例，同一事，有發傳、不發傳、前後發傳之別，日月卒葬，又有屢屢發傳，不嫌纏複者。參證疏通，為注十五卷。隱五年傳，禮尊不親小事，臣不尸大功，謂襄十九年士匄不伐喪之事。尊卑比例，公觀魚，尸小事也。士匄聞喪乃還，臣專大名也。君尸小事則據奪其下，臣專大名則構奪其上。莊十七年傳，君子惡惡疾其始，善善樂其

終謂無駭帥師入極傳。何以不氏？貶。疾始滅也。所謂惡惡疾其始。滅項為賢者諱。所謂善善樂其終。比附兩傳。詮釋最精。莊十年傳。乃深其怨於齊。又退侵宋以眾其敵。惡之故悉謂親之書鄭。謀國之大者。樹怨於一國且不可。況眾其敵乎。僖二十有四年。天王出居於鄭。謂何休母得廢之。臣下得從母之言。後世篡弒之徒。多假母后之命以廢其君。休實為作俑。經意不如是也。此則有為而發。

春秋三傳折中一卷 六譯館刻本

國朝廖平撰。後漢馬融嘗欲訓左氏春秋。以賈逵鄭眾注既精既博。但著三傳異同說。元程端學三傳辨疑則以攻駁為主。平謂言三傳者。喜言其異。不言其同。為之折中。以惠公仲子當從穀梁。母以子氏。比例成風。持論為有依據。餘多依違兩可。強作調人。否則牽引其二伯八方伯七卒正一附庸之說。為三傳通例。其云春秋前人死即葬。孔子作經。乃定天子七月而葬之例。春秋前男女無別。孔子制同姓不昏之禮。又與舊禮相妨。於是定以主之制。此春秋撥亂反正之一端。杜撰故實。不置一喙。至所著大統春秋公羊補證。初名公羊補義。潘文勤序謂其書為新說。從來治春秋公羊者所不敢言。公羊穀梁班書無名。遂姓絕少。據三傳人名異文以為魯書同音異字。本為卜商。說本於羅萬而小易之。聞者驚駭。馴其出以平議。以義理自養。自是棄君之言。乃晚年定本。支離破碎。更甚於前。游談賸

說。勘合時局。自謂藉桓文之史事。推皇帝之若球。來者難誣。當置之不論不議之列矣。

春秋例表一卷 光緒戊申刊本

國朝王代豐撰。代豐字仲章。湘潭人。廩膳生。闓運次子。以宋人作春秋表者。多左傳家言。顧氏春秋大事表。則史表耳。春秋有外內之詞。有時月日之科。予奪美惡。進退衰貶。代豐大括諸例。彙為斷表。同學治春秋者。補闕刪繁。虛字及一見之例。增坿爲四朝例。聘例。會例。遇例。盟例。戰伐侵例。義兵例。次例。圍取例。致至例。失邑例。亡國表。敵國殺執君大夫表。出入例。君臣相殺表。殺君三十六表。凶禮例。天王崩葬例。諸侯卒葬例。吉事例。宮廟例。昏禮例。婦事例。歸例。錫求獻乞例。政役例。災異例。大例。有例附無例。乃例附而例。及例之例。自例。遂例。用例。以例。猶例。一見例。為表都三十八。其云春秋王魯。王者有邦交。無事人。有使事。無聘遣。王魯新周。降同列國。託王於魯。既外諸侯。王者無外。不言出。內諱奔謂之孫。皆公羊說也。

春秋董氏學八卷 大同譯書局刊本

國朝康有為撰。有為原名祖詒，字長素，南海人。光緒乙未進士，官工部主事。大指謂春秋專為改制而作，知素王改制，一統天下，春秋乃可讀。不知託王改制，譏名譏實，則春秋不可讀。春秋改制在義不在事與文，春秋之義在口說不在經文。以公羊詳素王改制之義，春秋繁露所有孔子改制變周，以春秋當新王、王魯、黜杞、以夏殷周為三統之說，微言與義，得孔子立制之本。據王充之言，文王之文傳於孔子，孔子之文傳於仲舒，因董子以通公羊，因公羊以通春秋，為春秋董氏學八卷。實亦無所發明，祇離析章句，以類相從。為春秋指第一，春秋例第二，春秋禮第三，春秋口說第四，春秋改制第五，春秋微言義第六，傳經表第七，董子經說第八。書中以屬辭比事之說為非，左傳、詩毛傳、周禮皆偽，至謂朱子生絕學之後，道出於鄒、魯，尊四書而輕六經，孔子末法，無由一統。若西蜀之偏安，董子精深博大，蓋自孔子之後一人，得大孔會典、大孔通禮、大孔律例於二千年後，猶得著其崖略，亦非常異義可怪之論也。

春秋筆削大義微言考十一卷 丁巳刊本

國朝康有為撰。有為嘗著偽經考、改制考。自謂揭筆削微言大義於二千載之下。推公穀董何之口說，考不修春秋之原文，以春秋在義不在事與文。春秋之義以口說，而不傳在文字。春秋口說傳在公穀。公穀以義樹經文，有同經同異義同，經異義，異經同義，而舍經文傳大義，則其口說皆同。春秋口說，公穀只傳大義，其非常之微言，傳在公羊家董仲舒、何休。董何傳口說，與穀梁及劉向學說全合。春秋有魯史不修春秋，及孔子筆削已修之春秋。因謂春秋有四本：一魯史原文，一孔子筆削，一孔子口說之春秋義，一孔子口說之春秋微言。其經文分三條，以闡發筆削大義：一魯史原文，一筆削之稿，一今春秋經。載孔子仍魯史原文，或原文所無而孔子增入，分別表示。徐致靖序謂為親見先聖操筆削繕簡，可謂夢囈。例言謂孔經大義微言，止取公穀二傳，不引後儒鑿空之說，而其開宗明義

即謂孔子教主，改元立號為文明之王，改教合而為教主，其鑿壁虛造，莫此為甚，餘無論矣。有為於誇偽推擴之餘，學不加修，仍以平生謬妄之說，疑誤後人，可惜也。

補春秋僖公事闕書 光緒壬寅刻本

國朝桑宣撰。宣字麐齋，宛平人。廩貢生，湖北試用通判。四庫存目有春秋三傳事實廣證，以諸書所載春秋時事迹，列於三傳之下。提要謂其兼採諸子雜說寓言，徒成龐雜，於經義無補。宣乃欲補春秋之闕，考魯頌及左傳以單傳魯僖事十餘條，遂成一書。既知魯史記之文，常事志書。春秋削之，為萬世法，則何得謂有闕漏，而為魯史所本無，且詩人頌禱之詞，豈能盡為事實。後漢黃瓊上書所引之事，亦安能據以補經。多見其不自量也。以視事實廣證之書，其持採又不逮遠矣。

釋大八卷 高郵王氏遺書本

國朝王念孫撰。念孫分古聲二十一部，為東蒸侵談陽耕真諄元歌支至脂祭盍緝之魚侯幽宵。其讀周秦兩漢之書，皆本古人以義載音之旨。凡聲之近，聲之轉，其義皆得相通。或義相近，聲亦相近。或義相反而實相因。人口始喉，下在脣末。同位則同聲，則可以通乎其義。位同則聲變而同。聲變而同，則其義亦可以比之而通。是書專釋大義之字，以聲分類，雖未定之稿，而牙喉八母之字，悉備引申觸類，旁見側出。學者讀之知六書之指，以諧聲為樞紐，聲音之不通，而空言音義，無當也。其自叙廣雅疏證有云：詁訓之旨，本於聲音。故有聲同字異，聲近義同，此之不寤，則字別為音，音別為義，或望文虛造，而非古義，或墨守成訓，而尟會通。可以得此書之大旨矣。

爾雅集解十九卷 癸卯刊本

國朝王闓運撰。闓運以釋故者釋周以前之古字。直言曰言。所釋者當時通語。訓者義訓。不詁字義。但傳經意。以毛詩訓禮記明宮室之制。行禮重器及禮與名物樂禮器之大。皆得經意。又謂凡言謂之者一物異名。言為者一名異物。亦獨到之言。釋詁權輿。廣雅疏證以為其萌蘿藡之假音。與才落義皆相近。闓運以權當為勸。輿當為與。勸與治也。非始也。其義轉迂曲。適遵鄭循由漢從自也。謂本其所由為自。自即鼻也。知氣所來。足破人生從鼻始之說。允任壬佞也。謂佞猶勝任也。孔子惡佞。此佞乃為諂。不必郝氏引說文巧讇高材有二義。允任壬本訓為信為大。而又為佞。美惡不嫌同辭。其說為長。釋天出為治兵。尚威武也。入為振旅。反尊卑也。謂兵凶器。不可以入國。以尊君也。出入謂出入王城。義較諸三義引孫炎注為精。書中醇駁互見。然發明古義。多有證據。於所著經說中為翔實矣。

海篇心鏡二十卷 明刻本

明劉孔當撰。孔當字喜聞。官庶吉士。考馬良有撰海篇心鏡二十卷。著錄千頃堂書目。今未見。是書為孔當重訂。上層為字義異施。分彙字義。書易詩禮春秋諸經難字。小學難字。韻律。下層為部首。六書。六體。五音。四聲。定聲。分聲。辨聲。調聲。背部字。文奇字。便覽。天文。時令。地理。人物。顏色。器用。身體。花木。宮室。飲食。鳥獸。干支。卦名。文史。珍寶。人事。衣服。數目。通用。各門。題曰翰林重考字義韻律大板海篇心鏡。安福淨春彭應起校錄。書林會廷業天熹鋟行。蓋明時坊賈所為。漢制太史試學童。諷書九千字以上。乃得為史。又以六體試之。課最者以為尚書御史二書令史。吏民上書或不正。輒舉劾。唐制取士有明字科。學館諸生試書。凡書學石經說文字林。先口試通。乃墨試說文字林二十條。通十八為第。晚近以來。始則市井傳鈔競行俗字。繼則學士大夫襲謬承訛。章奏謀錄。課程碑版。往往不免。應起謂諸家

辭式缺略，考訂增補，使不致疏楮失據，雖未當文字攷訂之需，亦足備學塾檢閱之用也。

桂苑珠叢一卷 漢學堂叢書本

國朝黄奭輯。唐書藝文志有諸葛穎桂苑珠叢一百卷。今佚。隋書文學傳，諸葛穎字漢，丹陽建康人。年八歲能屬文，起家梁邵陵王參軍事，轉記室。歷太學博士、太子舍人。習周易、圖緯、蒼雅、莊子。頗得貴要。煬帝即位，遷著作郎。卒年七十七。唐書曹憲傳，仕隋為秘書學士，於小學家尤邃。自漢杜林、衛宏後，古文至憲復興。與諸儒撰桂苑珠叢，規正文字。與志稱諸葛穎者，當是一書，或穎居首也。唐志又錯名氏。桂苑珠叢略要三十卷，不知何人所輯。今見於釋藏慧苑華嚴經音義所引者，未知為諸葛穎及曹憲等之珠叢，抑係珠叢略要。奭從華嚴音義及御覽所引，輯為一卷。

說文辨言疏證二卷 常熟鄭堂叢書本

國朝潘任撰。任，常熟人。漢學家，以經生專守家法。詳度數，精訓故。不復涉性命之旨。自戴東原作原善、孟子字義疏證，阮文達為論語孟子論仁論，及性命古訓，通漢宋兩家之郵。陳東塾漢儒通義，多所采獲。尤足見訓詁義理殊塗同歸。是書取許君辨言，繁徵博引，不廢宋儒。許云道立於一。任謂即戴記中庸云其為物不貳之義。天之氣即天之理，緣謂之天道。一貫三為王，謂王者參天地人。法天道以治人，參贊化育。非謂此心清明，即可通天感地。博大通也，謂求通必博觀古籍，非可徒尚心悟。推十合一為士，謂數始于一，終于十，即由博返約之旨。亦即一貫之道。肅，持事振敬也，謂肅非危坐正立定目屏容之謂，乃行事不敢怠慢忽輕易。覺，悟也，謂人不讀書，不明理，學之乃能覺悟。非謂覺悟即學。天大地大人亦大，為謂人與天地並立為三才。故人亦知參天地，不必皆聖人。故孟子曰：人皆可

以為堯舜。惠，內得于己，外得于人，謂德兼內外。德，必見諸實事。內得于己，己指身心視聽言動，孝弟睦婣之道，皆是實事。大指本諸戴氏之學，欲使學者毋馳心于高妙，而明人倫察庶物，不使理道心性之說，雜乎老釋之旨也。

通歷十五卷 葉氏夢篆樓排印本

唐馬總撰。總字元會。扶風人。歷任方鎮。終戶部尚書。贈右僕射。謚曰懿。史稱總篤學。雖吏事倥偬。書不去前。所著有年歷、通歷行於世。唐宋藝文志、晁陳書目俱入編年類。遼史文學傳：蕭韓家奴欲帝知古今成敗。譯通歷、貞觀政要、五代史。又列女傳：耶律氏讀通歷。見前人得失。歷然品藻。是書遼時尚盛行。此本前缺三卷。不知失於何時。阮元四庫未收書目亦缺前三卷。然書名通紀。不名通歷。又正七卷續五卷。與此並續通計十五卷者不同。晁志稱總書纂太古十七氏。中古五帝三王。及删取秦漢迄於隋代世紀興滅。粗述其君賢否。而以虞世南所撰略論分系於末。以見其義。今此本自第四卷西晉起。至卷十後周隋止。多本唐太宗勅修晉書、南北史、十六國春秋。有云子曰先生曰者。當即世南之略論。久已散佚。賴此猶存梗概。晁志又云。宋孫光憲嘗輯唐洎五代事。凡十卷。以續馬書。太祖以所記多不實。詔毀其書。今此本自卷十一唐高祖起。至卷十五閩王審知止。當係孫氏所續。唐事本舊唐書。所叙梁唐晉漢周。及割據僭偽事蹟。一皆依舊五代史。雖有删節。多異同。惟偶增異聞。乾隆中。於永樂大典纂輯薛史。有數篇全亡。多可蒐補者。而此書所引各傳完具。大興徐松從士禮居藏本轉錄。校其缺訛。並補目於首。稱係書錄自正史。其淹貫博贍。固不足以方駕通鑑。惟梁武通史不傳。存於今者惟此書最古。乙卯葉德輝得之。檢所採諸史對讎排印焉。序謂瞿鏞鐵琴銅劍樓書目。有影鈔宋本十五卷。有前三卷。撰人題李燾。張金吾愛日精廬藏書志。有明人鈔本。今歸陸心源皕宋樓藏書志。其本與此同。而皆云前三卷不類原書。則明為後人羼補。謬託李燾。無疑也。

皇宋十朝綱要二十五卷（東方學會印本）

宋李𡌴撰。𡌴眉山人。李燾子。取北宋九朝事實。為續資治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別為分門編類。可以案目尋求。其後陳均又有九朝編年。高宗孝宗則有中興兩朝聖政。是書臚舉綱要。卷一太祖。卷二太宗。卷三真宗。卷四之六仁宗。卷七英宗。卷八之十神宗。卷十一之十四哲宗。卷十五之十八徽宗。卷十九欽宗。卷二十之二十五高宗。每朝首列年號、后妃、皇子、公主、宰相、參知政事、樞密使、副使、使相、三司使、學士、舍人院、御史中丞、進士、升改、廢置州府、誕節、聖御殿名。太宗朝增知樞密院事、同知樞密院事、簽書樞密院事。真宗朝增知制誥、諫官、御史。神宗朝增尚書左右僕射、門下侍郎、中書侍郎、尚書左右丞、同簽書樞密院事、直學士院、給事中、直舍人院、中書舍人。元豐五年。以戶部尚書領邦計。罷三司使。哲宗朝增太師、平章軍國重事、司空、平章軍國事、尚書左右僕射、諫議大夫。徽宗朝增太師。政

左右僕射為太宰少宰。以三公為宰相。欽宗朝詔三省長官並依元豐舊制。沿革舉廢。可以考見崖略。政令兵刑。仍以編年紀事。本末粲然。頗簡得中。於進士科紀載尤為詳。如開寶六年。下第人打鼓論榜。詔於講武殿重試。遂放二十六人。貶試官李昉秩。御試自此始。太平興國二年。賜御試。雍熙二年。始唱名。端拱二年。賜御製箴。景德二年。特奏名江白等六十二人。河北九十六人。大中祥符二年。親試東封路服勤詞學經明行修。五年。給官印紙起草。并奏御印題賜。七年。試亳州路服勤詞學經明行修。八年。狀元給金吾騶從七人。傳呼聽引。四節自此始。景祐元年。始詔御試題摹印給之。不許上請。熙寧三年。殿試始以策問。罷詩賦論三題。建炎二年。以軍興展殿試一年。分路類省試。紹興二年。復詩賦。以省試與郊禮相妨。展一年。八年。以四月類試合格人參定論排。十一年。展省試一年。以合格制。四川類試正奏名。前三人賜進士及第。第一

人依殿試第三人恩例。十五年。四川類試合格人始赴殿試。然赴者纔三十六人。其不赴者任潤等乃有七十三人。是舉詩賦人兼經。十六年。始分經義詩賦為兩科。三十年。治經又並兼詩賦。叙述典核。足為編年之秘笈矣

歷代通鑑纂要九十二卷 廣雅書局刻本

明李東陽等奉勅纂。東陽字賓之。茶陵人。天順甲申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官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卒贈太師。謚文正。明孝宗將覽史籍。好通鑑綱目。敕東陽等撮其要略。上溯伏羲。下訖元季。通為一書。以便檢閱。宏治乙丑冬。以首帙備讀。正德二年夏六月。書成表進。凡九十二卷。目錄凡例一卷。武宗有御製序。史稱劉瑾令人摘筆畫小疵。除謄錄官數人名。欲因以及東陽。東陽大窘。屬焦芳張綵為解。秋七月。奪侍郎學士劉機以下俸。餘致仕為民者二十餘人。東陽等免究。命文華殿書辦官張駿等改修。超拜官職。由光祿卿擢禮部尚書。他授京卿者數人。裝潢匠志授官。蓋時劉謝已去。東陽孤立。劉瑾擅權。焦芳與中人為一。王鏊雅持正。不能與抗。此書進呈。芳鏊加少傅。許進劉宇並加太子少保。東陽祇加俸一級也。凡例謂編年叙事。一以通鑑綱目為主。周威烈以前。

參用通鑑前紀皇王大紀諸書。宋以後則用成化間續綱目。先儒論斷。仍綱目之舊。間亦補采。或別為論說。其段正釐訂附焉。進表有云政必稽其得失。行必著其忠邪。辭雖省而事已該。人既往而言猶在。大指在闡係治亂。及切于時宜。朝乙夜之觀。開卷有益。卷首有表章經史之寶。茶陵譚鍾麟得之長安。光緒丁酉刊于廣州。四庫提要。雖少微通鑑節要。即東陽秦介所編之通鑑纂要。蓋皆未見此本也。

皇明從信錄四十卷 萬曆庚申刻本

明沈國元撰。國元秀水人。初東莞陳建撰皇明通紀。自洪武迄宏正。續紀補嘉隆兩朝。編年敘事。粗具梗概。薛應旂纂洪武至正德九朝事蹟為憲章錄。吳瑞登輯嘉靖兩朝以續之。譚希思記洪武元年至隆慶六年大事。為明大政纂要。黃光昇有昭代典則。雷禮有明大政記。張銓有國史紀聞。他如吾學統宗彙編史料之類。紀載競出。國元本陳氏之書。重加集錄。起元至正十二年。至萬曆四十八年。凡四十卷。於萬曆間事蹟為詳。雖採撮邸報為多。而於封章奏對。關大政稗實用者。多所採輯。惟間及小說家言。殊乖史裁。大題曰皇明通紀從信錄。亦坊刻陋習也。

國榷一百卷 鈔本

國朝談遷撰。遷字孺木，一字觀若，海寧人，明諸生。

留心明朝國史，以為史之所憑者實錄，實錄見其表裏者不可見，楊士奇於革除之事未免失實，焦芳於孝宗一朝又多醜正，神熹之載筆者皆奄宦之舍人，至於思陵憂勤惕厲，而太史遐荒，皇宬烈燄，國滅而史亦隨滅，於是考證十五朝之實錄寶訓，訪崇禎十七年之邸報，兼傳之郡縣上計之集，正其是非，補其缺失，年經而人與事緯之，名曰國榷。丁亥有盜入其室，盡發藏稾以去，乃復沈思強記，廣閲羣書，詢之故老，晚克成編。序例謂木在水上曰榷，漢武帝榷商税，今以榷史。卷首以大統、開聖、天儷、元潢、各藩、輿屬、勳封、戚畹、直閣、部院、甲第、朝貢，列為表譜。起元文宗天歷元年太祖始生，至福王宏光二年。凡建置創始，如改郡縣、設官司、通朝貢、行封拜、肇工作、定禮樂、正賦役、開科貢、頒詔令，必書。諸王、公主、勳戚、文武三品以上，薨卒例得書。敕文、儀注、條例，摘其要。賢士大夫德業流聞者，存其人。除官自將相、卿貳、詞林、臺省，從其重。实詳、寬戒，不厭詳博，綜諸家撰述，並採其書，證評隱入焉。於萬歷後尤詳。黄宗羲稱其通知一代盛衰之始終，據实編年，不衒文彩，足以正明世之事，惜斂布流傳，展轉謄寫，訛文錯簡，無能為之校勘者。要其書自在陳氏通紀之上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綱鑑會編九十八卷 康熙三十八年刻本

國朝葉澐撰。澐字蕃久，號松川，崑山人。溫公通鑑、朱子綱目，年經月緯，學者所宗。陳氏之外紀，南氏之前編，宋元二代之續編，並前貫後，才學識皆不逮。四庫提要謂顧錫疇綱鑑正史約為鄉塾課蒙之本，至綱鑑之名，於綱目通鑑各摘一字稱之，又顛倒二書之次，尤沿坊刻陋習。明代既纂小鑑，多庸手裁削，假託巨公以行世。一纂再纂，割裂挂漏，如鳳洲、理齋、臺山、睡菴了凡之類，皆不足以當著書。文安劉德芳悔菴倩澐商訂，以成是編。綱本紫陽，鑑本涑水，大書以提要，分注以備言，議論斷之，行墨增紀載之未見。俗本隋唐之際，戊寅兩見；周宋之際，庚申兩見；諸書唐肅宗丁未兩見，元宗幸蜀，即標肅宗帝號；朱溫篡位，即革天祐紀年，均為訂正。復以兩晉歷代統系表略列卷首。徐秉義、宋犖為之序。有明一代，以明史方開局纂修，而前明野史紀載紕繆，不能據以編年也。

東華錄三十二卷 通行本

國朝蔣良騏撰。良騏字千之，全州人。乾隆辛未進士，改庶吉士，散館授編修，官至通政使。乾隆三十年十月，重開國史館於東華門內稍北。良騏充纂修官，援館例，凡私家著述，但考爵里，不采事實。惟以實錄紅本及各種官修之書為主，遇關分列事蹟，及朝章國典、兵禮大政，與列傳有關合者，則以片紙錄之，逐年編載，積成是編。起開國至雍正十三年，都三十二卷。自來金鐀石室之藏，外人弗得見，館職諸臣亦不敢私有寫錄。是書出，而列朝聖德神功，照耀萬古者，海內臣民得以闚見涯略。後來長沙王先謙病其簡略，錄之加詳，復以 高宗 仁宗 宣宗三朝之錄續之。潘頤福續錄 文宗一朝。 穆宗 德宗兩朝，亦皆纂有成書。而以良騏之書為最早。其他私家紀錄，或論一事而臧否不同，述一事而甲乙又不同，世之考舊章徵文獻者，取證於斯，固可以考信而不惑也。

竹書紀年辨正四卷 劉文楷刻本

國朝韓怡撰。怡字　　人。官國子監學正。梁書沈約傳不言注竹書紀年。隋唐書亦無紀年沈約注。今本注文多與宋書符瑞志同，疑皆後人竄入。張宗泰本概為刪削。怡於附注悉仍其舊。自是闕疑慎言之旨。帝摯少皞氏。吳琯本無此五字。怡謂顓頊傳少皞十年。其氏號不容泯沒。明張遂辰本大書補之。但帝摯少皞氏，當云少皞金天氏。不居帝位。即不以帝稱。皞摯疑見左傳。不稱帝摯，以別于帝子摯。其說為允。帝產伯鯀下。山海經大荒西經注引伯鯀下有是維若陽四字。張氏據補。怡謂郭璞注所引非竹書之原文。徑補非是。堯元年丙子。諸書引竹書紀年皆無甲子紀年。惟隋書律曆志引竹書紀年堯元年景子。路史後紀注引帝堯元丙子。與今本同。怡謂帝堯元歲，據皇甫謐、邵康節、金仁山之說。定為甲辰。羅泌路史在戊寅。章俊卿山堂考索在癸未。其論不一。竹書去古較近。似可信。

自武王至穆王享國百年。晉書束皙傳云。紀年記自周受命至穆王百年。非穆王壽百歲也。怡謂禮記九十曰耄。成王踐阼年十一歲。在位三十七年。康王二十四年。昭王十九年。武王受命六年。共計八十六年。穆王五十一年作呂刑。共一百三十七年。尚書言百年者，舉成數也。穆王時年百歲。故不但曰耄，且曰荒。穆王即位春秋已五十。立五十五年，年百五歲而崩。若據昌黎穆王在位百年。則其壽百五十歲。年反長於成王。辨正極精。宣王四十四年。晉殤叔元年丁巳。據杜預春秋後序。紀年篇晉國起自殤叔。汲冢古文。東周以後。以晉魏紀年。本起此年也。今本改用周正。晉魏改元，皆附注于下。張氏本據水經注及隋唐以下諸書引紀年東周以後，皆以晉魏紀年。自晉殤叔元年至魏惠襄，皆用大書而不旁列。謂是竹書原文。怡謂竹書言夏殷周王事。三代相承。非比春秋起魯隱終魯哀，則係魏史。晉亦只宜旁列。與洪頤煊校正所見相同。

幽王四年夏六月。隕霜。怡謂詩小雅正月繁霜。記者所本。傳箋皆云正月夏之四月。此言六月。明是周正。辨杜預所謂竹書皆用夏正之說之非。六年冬十月辛卯朔。日有食之。怡謂詩人紀事。皆用夏正。以劉居邈當夏之衰。時係以夏。固已。小雅六月十月四月。亦皆以夏正言之。但十月之交。言交則十一月矣。周之正月也。正朔日食。故曰亦孔之醜。鄭箋于此忽用周正。若果冬十月為周之秋八月。十月八月。何足云醜。記者剿取經文殊誤。張氏據杜用夏正。改作秋八月。尤誤。竹書原文。當云七年春正。若據夏正。當云冬十一月。其說亦有依據。謂紀年不載孔子之卒為疏。宜據左傳大書以補之曰。敬王四十一年夏四月己丑孔子卒。則書生之見。知尊聖而非所以論史矣。

校正竹書紀年二卷 平津館叢書本

國朝洪頤煊撰。頤煊字旌軒。臨海人。嘉慶五年。頤煊游學杭州。孫星衍屬校是書。序稱晉書束皙傳。紀年十三篇。隋志紀年十三卷。新唐書志十四卷。今[illegible]紀年止二卷。束皙杜預所見紀年本。起自夏殷。至周幽王後。以晉紀年。晉滅以魏紀年。今本乃起自黃帝。至魏今王二十年。幽王以後。皆以周王紀年。水經丹水注。引晉烈公二年楚人伐我南鄙。汶水注我師伐齊。我者晉也。沁水注梁惠成王元年趙韓伐我葵。河水注齊師伐我圍觀。我者魏也。今本用周王紀年。則我皆為周。蓋失之。今本沈約注。多與宋符瑞志同。疑皆後人羼入。然史記魏世家集解。引和嶠云。紀年起自黃帝。終於魏之今王。郭璞注山海經引竹書紀年。昌意顓頊。與今本同。與束皙杜預本異。隋志有竹書同異一卷。疑當時所得竹書。傳寫各異。其本亦不能歸一。今本或稱和嶠郭璞所見之舊。新唐書劉貺傳。貺著以竹書紀年。

序諸侯列會。諸來謚。後人追修。非當時正史。爲齊人殲于遂。鄭棄其師。皆孔子新意。如據春秋經傳而爲。今本文法相似。是今本所存。其未見前人所引者。亦不能遽定爲後人掇拾他書所爲。今本夏殷後皆有總記年數。幽王後亦云自武王元年至幽王庚午二百九十二年。平王下云東遷以後。始紀晉事。王即位皆不書。疑今本唯東遷以後周王紀年。是後人所改。其餘皆紀年原文。沈注雅後人僞題。韓愈黃陵廟碑引帝王之崩曰陟。史記夏本紀集解。文選六代論善注。引自禹至桀十七世。有王與無王。用歲四百七十一年。皆作紀年。是舊本本有注文。今本雖經後人變改。殘缺失次。非僞書可比。因仍取今本。歷證群書所引。訂正於每年之下。并補脫五十餘條。注中見宋志者削之。其可信者存之。雖無以還汲冢之舊觀。而校正精審。誠讀紀年者所當取資者矣。

明紀六十卷 江蘇書局刻本

國朝陳鶴撰。鶴字鶴齡。又字馥祝。號稽亭。元和人。嘉慶丙辰進士。以主事用工部虞衡司行走。熟悉史事。而於前明治亂得失尤留意。倣李壽長編體例。爲明紀一書。凡六十卷。子輯至五十二卷而殁。後八卷。孫克家續成之。古史多編年。自司馬遷爲志傳。班固因之。荀悅倣左氏傳體以爲漢紀。舉要撮總。通比其事。列繫年月。袁宏以下皆祖述焉。荀悅自序謂立典有五志焉。曰達道義。章法式。通古今。著功勳。表賢能。排比班書。小有增損移易。袁宏在范書前。綴會謝承張璠等書。自出筆裁。是書原本正史。參以王氏稟。間采說部野史。必旁證覈實而後著之。凡新異詭誕之說置不錄。於三百年禮樂刑政治亂成敗忠邪是非之故。瞭若秩如。不加論斷。與兩漢紀爲異。而決擇去取之間。一歸純正。馮桂芬序其推重之。序謂學者於畢氏續通鑑。頗有異議。錢竹汀與馮鷺庭書。拒不作序。意固有在。稽覽庭

序但志刊刻始末不言撰述之旨為得體。謂古來紀傳編年書只有本人自序。而所援馬班沈李紀傳之例偏而不舉。知其為通辭。亦史籍缺闕也。

讀通鑑綱目札記二十卷 光緒庚寅刻本

國朝章邦元撰。邦元字午峰。一字伯善。號梭生。銅陵人。諸生。以朱子綱目及金氏前編商氏續編自謂有所論斷。隨筆劄記。探經義。揣時勢。不為附會迂腐之論。於胡康侯謂湯得伊尹薦之於桀。桓公何不薦管仲于周。以為正而近迂。湯之薦尹。經無明文。就令有之。當日情事必非齊周比。使桓公薦管仲入輔周室。周王能舉國而從之乎。是破書生迂闊之論。遂昌尹氏綱目發明謂燕昭伐齊。當上告天子。下告方伯。邦元以齊破燕都而殺噲。昭王與齊不共戴天。自無可議。尹氏之言。遠於事情。大抵世道人心之消長。所繫一代。規制沿革。與夫理亂得失之本末。所存論之為詳。非游談無根。無當於理與勢者比也。

通史它石三卷 鹽邑志林本

明仇俊卿撰。俊卿字舜徵。海鹽人。舉人。所論史事。多関于人品治道之大者。名曰通史它石。取錯玉之義。卷帙甚繁。天啟時。胡孝轅取其尤瑋者。鄒為三卷。樊維城編入鹽邑志林。謂維州之論。當以朱子綱目與致堂之說為當。温公乃以義利斷之。直牛而曲李者。神宗喜論兵。欲假此以抑要功生事之人。未得古人之意。謂文文山以弟壓之子陞為嗣。仁宗時官集賢直学士。不知王裒不肯仕晉之義。又謂陶穀悔作禪詔。孔文仲悔作伊川彈文。朱文公悔作紫岩墓碑。陸放翁悔作南園記。姚雪坡悔作秋壑記。李西涯悔作元明宫記。学人撰文。於是非悔吝之间。不宜草草。皆見史識。

讀史稗語十一卷 吴江陸氏刻本

國朝徐枋撰。枋字昭法。號俟齋。長洲人。明崇禎壬午舉人。著有二十史文彙、通鑑紀事類聚、讀史雜鈔、遼元同文錄、管見等書。編輯餘閒。復為稗語一集。摘古人之言行事。探義理之元隱。原本正史。比事相引。大旨主於扶世教。植綱常。而單詞瑣事。近似稗官者。亦時有之。吴江陸日愛得其手槀。本二十二卷。其卷一之三。八之十五。已佚。遂并其卷之次第。為十一卷。其謂張禹之罪在莽大夫言符命之上。楊素之罪浮于江充。與趙高等。獨孤后之罪浮于驪姬。與賈南風等。論最允當。謂宋大臣薨。多賜碑額。趙普卒。太宗撰神道碑銘。親八分書以賜之。王旦薨于乾興元年。即配享真宗廟庭。仁宗親篆碑額曰全德元老之碑。仁宗皇祐四年。詔翰林學士撰寇準神道碑文。帝為篆其首曰旌忠。以追賜王曾薨于皇祐中。仁宗為篆其碑曰旌賢之碑。賜碑自趙普始。至于王曾。已四見。而宋史曾傳謂大臣

賜碑篆額自曾始。何其謬也。亦間有攷訂。謂宋儒之貴賤。足以徵其時之治亂。凡甚貴甚賤皆紀之。其有取于陸九淵之言曰。與溺于利祿之人言猶易。與溺于意見之人都難。則以明季朋黨水火。楊尊人必辱爭訴。陳時政七事。以化恩讎去偏黨為言。柳昌祚疏攻之。乞罷訴於理。訴乞疾歸。楊蓋有感於此也。

西漢節義傳論二卷 全嶽山館刻本

國朝李鄴嗣撰。鄴嗣字杲堂。鄞縣人。王應麟以班史不敘殺身成仁之美。欲補西漢節義傳而不果。發其略於困學紀聞。鄴嗣取其中四十二人為一十五傳。又附以二十二人為五傳。每傳為一論。孫世法刻是書。全祖望為之題辭。七世從孫厚建未見刻本。僅得目錄一帋。從雜文稿本得所繫論二十篇。光緒乙酉。鄞傳璞雕板以傳。鄴嗣為明季遺老。以其節義之概。發為議論。祖望稱其論龔勝傳末載父老語。是不知志士天年。自足千古。非草木輩之壽。翟義傳末載黃犢辭以昭天道。是豈史筆所忍書。今易之以黃犢之論。於孔子建傳。夫書先聖累世子孫高節。不使見辱於莽戚。於郭欽蔣詡傳。必以其倫。不使見辱於紀唐一輩。於東郡同義諸公。幸其潛竄不盡遭虎口。期門同義諸公。惜其姓氏之不傳。尤喟然於公孫祿之晚節。淋漓悲痛。可以論其世而逆其志。惜其於彭宣王崇孫寶吳章劉都

之徒。略而不收。又祇據班范二書。如水經注有賈萌。陳留風俗傳有高固。北周書及唐書宰相世系表有令狐邁。均可附入。班固論王章。謂其不量輕重以陷刑戮。妻子流遷。深相太息。鄧嗣謂固身為竇氏賓客。遂以董馬之輩。至發此言。是使為人臣者俱當自審量。惟從勢所在以自坿。王氏重則趨王氏。竇氏重則趨竇氏。始得保身孥妻子。是史官教人盡為黨亂之小人也。斯誠不獨為兩漢言矣。

史續十八卷 順治丙申刻本

國朝朱里撰。里字商角。號青萊。錢唐人。明諸生。起漢至宋。千五百九十九人。人各系以論斷。於劉宗劉扶翟義劉信。謂議者不可以事之不濟。要眾之師。徐鄉之甲。東郡之旅。遂有異乎舂陵之兵。持論甚正。於李遵修論。引北魏主珪即帝位。命朝野束髮加帽。高宗立禁。庶臣不得作北俗語。契丹入大梁。見羣臣改服中國衣冠。百官起居。皆從漢制。元真金為太子。諭羣臣毋得讀蒙古書。須習漢人文字。英宗即位。享太廟。備法駕。服袞冕。饒州教管韓鏞。選民俊秀入學。求尊宿為五經師。每朔望。必服深衣幅巾。以謁先聖。亦有為而發。同時黃鵬揚讀史吟評。借諷明季之事。不為品第古人。里書意亦如此也。

讀書論世十六卷 許清堂刻本

國朝吳肅公撰。肅公字雨若。號晴巖。一字號街南。宣城人。自五帝迄于有明。于政事之得失。人物之臧否。學術之離合。有所論斷。隨時劄記。不為深文曲筆。咸以其時勢為衡。其論之最精者。如謂國有內難而藉外援。始未嘗不藉其力。而積重之勢。遂不可以自雄。而有所制命焉。彼且乘釁蹈瑕。而收取亂侮亡之業。可為千古龜鑑。又云。大臣國之柱石。不獨小人當其嗜欲。人主亦伺其從違。意外之寵。毅然不受可也。臨事以識勝。臨財以節勝。非獨一己區區之辭受。國家之安危利害係焉。范文正不受例外之賜。曰使人主例外行事。何以止之。真特識也。又云。蘇威馮道。世俗所謂德行。不在名節。抑亂世君臣無定分。而不足為之守節耶。不盡乎事君之忠者。細人之孝。不明乎立身之義者。曲學之仁。皆有得於聖賢精義之學。肅從沈壽民學。隱居不仕。著有禮問易問詩問明語林。書中間引日知錄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之說。非空談理學心性者比也。

讀史管見一卷 明代叢書本

國朝王轂撰。轂字樹卿。號墨舟。墅史。江都人。自謂鍵戶讀史。間有前人所未發。或已發而未盡。或見推至隱。獨抒己見。得數十則。摘其書隨事抒寫。多深湛之思。不得謂為史學。其謂唐憲宗元和元年十一月一日。平劉闢西川之亂。元和二年十一月一日。平李錡浙西之亂。元和十二年十一月一日。平吳元濟淮西之亂。皆同月同日。穆宗三子。敬宗長慶四年即帝位。文宗寶歷二年即帝位。武宗開成五年即帝位。三子皆為帝。金俘宋屯于汴之青城。元俘金亦屯于汴之青城。宋之興也。始于周恭帝顯德七年。恭帝方八歲。其亡也。終于少帝德祐二年。少帝方六歲。名號。顯德二字。竟為得國時符合。周以幼主失國。宋亦以幼主失國。此類可為談助。

讀史記劄記一卷 明代叢書本

國朝潘永季撰。永季字純甫。宜興人。鄭樵言史記一書。功在十表。史記表以著年。略于年為世表。詳于年為月表。永季謂不讀十表。不得史記要領。故攷之最詳。以十二諸侯年表。全據作春秋立論。三代世表。據尚書序。景武之後。以疆弱枝為得計。迨至王莽篡漢。中外殫微。而後知宗室多輔之失計。所以漢書諸侯王表。議論全不同。語頗扼要。謂貨殖傳敘貨殖之地。自關中為一幹三支。自汧雍以東至河華。第一支也。南則巴蜀為第二支。天水隴西北地上郡為第三支。第一支京師最重。藏東通三晉為幾。出關而東。全以三河作樞紐。首河東楊平陽。西賈秦翟。北賈種代。為第一幹。次河內溫軹。西賈上黨。北賈趙中山。為第二幹。次河南洛陽。東賈齊魯。南賈梁楚。為第三幹。第一幹分一支。種代石北也。第二幹分二支。曰中山。曰邯鄲。第二支又分二小支。曰鄭衛。曰燕。第二小支。以南通齊趙。句作陝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絡。而東北極于遼東上谷。第三條分二大支。曰齊魯曰梁楚。第一大支又分二小支。曰齊曰鄒魯。第二大支又分二支。曰梁宋。曰越楚。越楚又分三支。曰西楚。曰東楚。曰南楚。于西楚中。以西通巫巴句聯絡關中。東楚極于海。南楚極于南海。穎川南陽為數都。此二郡亦屬河南。而特云夏人之居也。所謂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居也。而南陽西通武關鄖關。聯絡關中。東南受江淮。聯絡越楚。蓋自關中出潼關為河東。此項羽王鎮惡入秦之河北大路。出武關為南陽。此漢高帝沈田子入秦之河南小路。敘太公諸人以時。文到秦漢之間。烏氏巴蜀。接入關中。卓氏在蜀。接前巴蜀。自蜀而東。至于南陽。而專而齊。自齊而西。至于洛陽。而宣曲而塞之斥。到關中收料。以地敘。貨產于地。殖之者人。以富商大賈周流天下。及西貫北貫東貫南貫數句為關鍵。敘關東之富。自河東至南陽。是左旋。敘卓氏等。自巴蜀至北塞。是右行。於史公行文脈絡。言之

最為明晰。書中多稱儲在陸之說。蓋其潤添所自也。

讀明史劄記一卷　明代叢書本

國朝潘永季撰。歷生于數。數生氣。算法之句股面線。今密於古。非圖則分刌不明。故明史歷志增以圖。明廢左右丞相。分其政於六部。而都察院糾核百司。為任亦重。故明史特為新為七卿表。永季謂諸志分明詳核。天文歷志尤佳。諸表亦漢唐之亞。其論明之立衛所也。外統之都司。內統于五軍都督府。都督府各領其都司衛所。以達於兵部。衛所之軍。番上京師者曰班軍。要害地。係一郡者設所。連郡者設衛。所設總旗二、小旗十。大小聯比以成軍。其取兵皆世籍。有事則命將調軍。事已則將還于朝。軍還于衛。最得府兵遺意。都指揮使與布按並稱三司。中葉以後。軍職冒濫。為世所輕。內之部科。外之監軍督撫。疊相彈壓。五府弁髦。積輕積弱。屯政不修。餉絀而兵不振。軍屯領之衛所。商屯即中鹽也。開中鹽法與邊計相輔而行。商屯從業。屯田亦多為內監軍官所侵奪。屯軍多逃亡。死饋餉仰給于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縣官。計臣束手。而加賦之議起。加派于嘉靖三十年始。萬歷四十六年。增遼餉。崇禎九年。加派遼餉、勦餉。復加練餉。民困不支。遂以亡國。論斷利弊。頗能得其要領。

讀史鏡古編三十二卷 道光四年刊本

國朝潘世恩撰。世恩有熙朝宰輔錄，已著錄。嘉慶甲戌，以戶部尚書丁母憂歸，丙子服除，以封公春秋高，乞養家居者十年，輯成是書。自漢迄明，為目六十有三，專取正史，參以通鑑，惟聽察、校吏二門，間取雜史及康濟錄諸書。世恩為學一本程朱，而不為門戶之見。歸養時，嘗取周子至李二曲，撮精擘要，為正學編。是書取諸史所載事親立身事君之則，宰相諫官六卿之業，成均典學記注之官，倉庾之守，外而封疆專閫，河漕關榷之司，守令親民，化俗校吏教養之事，廉儉恬退高尚名節，分類編錄，以示準繩。惟摘錄舊史文，不加論斷。陳繼儒有讀書鏡，以己意析衷其間；金維寧取歷代事蹟，各系以論，名連珠；棠棣鄭堂刪擬，為垂世芳型，立意略同，而此較為雅潔矣。

讀史賸言四卷 湖北叢書本

國朝秦篤輝撰。篤輝，漢川人。持論平實，如謂國家之利減一分，則百姓之利增一分；國家之利增一分，則百姓之利減一分。堯舜之所謂執中者，不使四海困窮而已，直截了當。孔明寫申韓教後主，先主勅後主曰：申韓之書，益人神智。孟孝裕問太子情尚，正以虔恭仁恕答之，孝裕曰：吾欲知其權略知調何如耳。篤輝以後主權量有餘，權略不足，藥無高下，對病為宜。中庸謂聰明睿知，知為先，而寬裕溫柔次之，亦能得忠武微意。又謂白起杜郵之錫，不肯興無益之師，所以為名將；無益不為，況必敗乎。有將欲戰而無功者，未有將不欲戰而有功者，自是確論。又云鄒元標主殺熊廷弼，為張鶴鳴所使，小人或以君子攻君子，此類是也。小人之戾氣，為患易見；君子之客氣，為患難知。正氣稍涉意見之偏，皆客氣也。明之君子，名心太甚，好為危言激論，假公議而逞偏見，于賢者亦甘心焉，莊子所謂無私乃

私也。讀史有得，可見一斑。

四史餘論六卷　鈔本

國朝丁晏撰。是書多錄舊說，閒抒己見。謂史公從安國親授古文書，本紀載唐虞書，參用訓詁，可以見安國古文。有稞經字，夏本紀引尚書，亦參用訓傳，可以攷見真古文說。又紀中引書，皆伏生今文，即此可見大禹謨、五子之歌、胤征皆偽作也。殷本紀引商書，皆伏生今文，引湯征亦真古文書。讀此可悟仲虺之誥、說命諸篇，其偽可不待辨。漢書五行志引書序，亳有祥桑，雉雊鼎耳。謂書序本安國真古文。史記三代世表，孔子序書，上紀唐虞之際，下至秦繆，編次其事。史公從安國問，是壁中真古文也。漢藝文志云：孔子上斷於堯，下訖於秦，凡百篇，為之序。馬鄭皆云書序孔子所作。釋文云：馬鄭之徒，百篇之序，總為一卷。史記書序有太戊篇，偽孔氏佚脫，傳以女鳩女方為二篇，以足百篇之數。此東晉古文改也。義門以書序為真西漢古文，是也，併以偽孔傳為真，大誤。此皆獨得之言。後漢書徐防傳，今

不依章句，妄生穿鑿，以遵師為非義，意說為得理，輕侮道術，寖以成俗，誠非詔書實選本意，改薄從忠，三代常道，專精務本，儒學所先，臣以為博士及甲乙策試，宜從其家章句，開五十難以試之，解釋多者為上第，引文明者為高說，若不依先師，義有相伐，皆正以為非，略謂已開宋人七經小傳王氏經說之漸，非復西京之師法矣。語極精到。習鑿齒漢晉春秋，尊晉繼漢以黜魏武，綱目帝蜀，本於習氏，略謂裴注所引七十餘事，中只其表章節義，遠勝陳書，摘發奸邪，文直事核，多陳志所未備，好學者廣蒐佚文，尚可得其崖略，亦論史之特識也。

諸史瑣言十六卷 寄簃遺書本

國朝沈家本撰。家本字子惇，歸安人，光緒癸未進士，由刑部郎中官至法部右侍郎，終其身於法律之學，然於他書無所不讀，此其讀史劄記，史記三卷，漢書五卷，後漢書三卷，續漢書志一卷，三國志四卷。史記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列侯位次，高苑、東武皆四十一，東茅、菌皆四十八，肥如、高梁皆六十六，棘陽、新陽皆八十一，磨、高陵皆九十二，此其重見者也，其缺則二十一、三十一、三十八、五十四、五十六、六十八、七十六、八十七、九十七、百二十、百二十八、百二十九、百三十三、百三十六，共十有四，家本據漢表補其缺，正其譌錯，次侯第，瞭如指掌，其闕而可以意補者，各具說于前。其莫可補者則九十七也，表中之無侯第者，周呂侯呂澤、建成侯呂釋之，以恩澤；羹頡侯信、合陽侯仲、沛侯濞，以宗室；陽夏陳豨、淮陰韓信，以反誅；范昭、任、張越、棘丘襄、江邑趙堯，以罪廢，此本無侯第者也。離侯鄧弱，則失所

起及所絕者也。推射陽侯項纏以恩封。以定襄倒之。必有侯第。此則史失之。惠景表有俞侯呂它。父嬰功比朝陽侯。當亦有侯第。不可考矣。玫核最為分明。自序春秋之中。弒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與經傳皆不合。漢書楚元王傳注所引春秋弒君不數晉之哀侯晏孺。故符三十六之數。所引春秋亡國不數極宿鄟陽溫甲氏留吁陳蔡九國。及鄟瞞鐸辰東虎兩貴為六國。而有須句道房。家本謂晏孺已成為君。不當遺。陳蔡滅而復封。餘皆不得遺。須句則邿滅之而魯復之。道房則楚王遷之而平王復之。其滅也經傳無明文。皆不必數。其說亦當。漢書高紀得劫五諸侯兵。五諸侯。漢唐宋及今人共有十二說。說各不同。家本謂紀云魏王豹降。將兵從下河內。豹本傳漢還三秦。渡臨晉。豹以國屬焉。遂擊楚於彭城。韓王信傳漢王至河南。信急擊韓王鄭昌。昌降漢。迺立信為韓王。常將韓兵從。月表於二人並書從漢伐楚。陳餘傳漢二年東擊楚。

餘遣兵助漢。時餘為趙王相。韓信傳亦云漢二年出關。收魏河南。韓殷王皆降。令齊趙共擊楚彭城。是當日彭城之役。實有趙兵。此三諸侯者並在五諸侯之列無疑。韓信傳言令齊趙共擊楚。惠定宇謂是時項羽方擊走齊田榮。弟橫復收散兵反擊羽。何暇遣兵助漢。當日傳檄天下。齊亦在內。特齊方敗北。安得有兵助漢。全氏謂齊人亦以兵從。在五諸侯之內。恐不然也。陳平傳漢王還定三秦而東。殷王反楚。項王乃以平為信武君。將魏王客在楚。前往擊殷。降而還。居無何。漢攻下殷。項王怒。將誅定殷者。事在彭城之前。平傳言擊殷降漢。攻下殷。皆無王字。全氏引加王字。以實卬尚有國之說。然卬之降漢。表在二年三月。紀則云二年三月下河南。虜殷王卬。與平傳攻下之事相合。是卬降漢後復降楚。故漢攻下之。至被虜。與河南魏之降不同。豈能尚有國。漢表闕譯亦下誤殷相。史表作假相。乃字之誤。且由二月至三月。故平傳云居

無何。豈尚有置相之事。全謂齊殷在五諸侯之數。而王氏取之。其說未可從。塞翟失國之王。何兵之有。謂塞翟不在五諸侯也。自是定論。第舍塞翟河南殷常山五國。又別無可與此數者。故周氏有難確指之說。通鑑不言五諸侯。蓋有所見。或云當以韓信傳為據。信傳云。漢王舉兵東出陳倉。定三秦。二年出關。收魏河南。韓殷王皆降。令齊趙共擊楚。彭城蓋漢于元年五月擊雍。八月塞翟降。關中略定。兵皆屬漢。河南於二年冬十月降。殷於二月降。雖皆置為郡。其兵新降。故仍稱為諸侯兵。齊兵不至。五諸侯者魏河南韓殷趙也。語極矜慎。得闕疑之意矣。

通鑑直解二十五卷 崇禎重刻本

明張居正撰。居正字叔大。江陵人。嘉靖丁未進士。改庶吉士。陞編修。官至太師吏部尚書中極殿大學士。謚文忠。萬歷元年。疏進此編。起皇伯太昊伏羲氏。訖宋紀徽宗。逐段發明。顯明直截。與大學虞書同時進呈。下司禮監鏤板。崇禎辛未。高光麟重刻印行。神宗沖年。居正以元輔大臣。侍經筵講讀。勸帝遵守祖宗舊制。不必紛更。至講學親賢。愛民節用。皆急務。集中有恭勵聖學詩。八年又上疏戒游宴以重起居。專精神以廣聖嗣。節賞賚以省浮費。卻珍玩以端好尚。親萬幾以明庶政。勤講學以資治理。又請令儒臣編太祖列聖寶訓實錄。分為四十類。以經筵之暇進講。皆得制治保邦之要。是書精簡有關政治訓解。瑩然易見。冀朔於萬幾之暇。時加溫習。庶舊聞不至遺忘。新知日益開豁。其十年輔導之功。不容泯也。

皇明法傳錄二十二卷 崇禎刻本

明高汝栻撰。汝栻字中岩，號時巽，錢塘人。陳建皇明通紀編年紀事，上世呂居衡補之，終於隆慶六年。支大綸亦有世穆兩朝編年史，汝栻以其書皆不詳審，兩朝從信錄、與歷朝廣彙亦傾綴朝報，因陋就寡，因取典則統宗、史料諸書，參互而差擇之，為世宗穆宗紀六卷、神宗光宗熹宗三朝十六卷，意取法令傳後，復名曰皇明法傳錄。考明人紀事之書，惟明本紀一卷，紀太祖事蹟，自實錄中摘出編次，分年排載，頗為詳備。沈越嘉隆兩朝聞見記、辭雜說部，當禮明大政記，詳略失中。吳同六未經考據，明六朝索隱，從實錄鈔撮而成。索隱之名，殊為費解。吳樸龍飛紀略，據元史、明初武冑貼黃列傳則例，於明太祖未建號時，即削至正年號，惟書甲子，不協史例。薛應旂有憲章錄，吳瑞登續之，皆採摭雜書，頗失甄別。昭代典則，起元至正隆慶二年。成憲錄作於嘉靖以前，秘閣元龜政要作於嘉靖以後，皆未為完具。朱國楨大政記亦多失當。野史之良自來少見，大抵職非史官，不得見實錄記注，掇拾稗史，粗為梗概，難言傳信。又多坊賈射利，假手里儒，學識譾陋，未擅三長，漫為史裁，疏漏百出，衍譌駁錯，疊牀架屋。汝栻此書，亦其類也。

楚漢帝月表一卷 貴池先哲遺書刊本

國朝吳非撰。非有三唐傳國編年，已著錄。以史記立月表曰秦楚之際，初帝紀曰項羽本紀，使六共奉義帝，則楚安得而格秦，使不竊弒義帝，則漢安得以責羽。於懷王尊之以義帝。義帝之名，猶諸侯共主也。司馬史不紀義帝于史義未合。更立月表。大書懷王義帝之紀年于首。羽弒義帝而漢繼之，統以稍元，正名曰楚漢帝。帝者義帝與高祖也。貴池縣志稱非肆力於古，畱預修江南通志，著廿一史異同考、三唐編年，自謂得史家之秘。劉世珩跋是書，謂為亦歷而發，非之隱痛，特假書法以寓意，而迂回其說，為能得其旨矣。

春秋左傳地名考一卷附錄一卷 明萬曆刻升菴遺集本

明楊慎撰。慎字用修，新都人。正德辛未賜進士第一。授翰林修撰。以議大禮，杖謫永昌。天啟初，追謚文憲。左傳杜注，於一地二名、二地一名，辨之為詳。初據晉泰始官司空圖及江表平，割揚徐三州，改用新貢籍以求審。世儒尊杜氏者，謂其精於地理。錢大昕嘗攷鄭伯克段于鄢，當為陳留之傿，而杜以潁川之鄢陵當之。楚靈王城陳蔡葉不羹，故子革稱四國，杜本脫葉字，乃分不羹為二以當之。同盟京城北，京即鄭段所封，而杜謂為亳。防門廣里皆齊地，與平陰相近，而杜亦不知。左氏之學，地理為重，可以驗當時列國之疆域及會盟侵伐之迹，得其方向道里。近人高顧江沈，各有專書。慎此書摘取杜注，不列國名，不序十二公時代，不列傳文，考正寥寥。遠出劉城春秋地名錄之下。如哀元年敗越于夫椒，注云：夫椒，吳郡吳縣西南太湖中椒山。是役也，吳報檇李之敗，加兵于越，而乃取勝于境

内之地。為趙來侵伐者然。慎亦無所辨證。附錄多於春秋地名無關。蓋隨手集錄。姑備記誦。非已成之書也。

麟旨明微十二卷 明崇禎辛巳刻本

明吳希哲撰。希哲字睿卿。青溪人。明制春秋合題之法。沿宋元之舊。蓋以春秋一經。可命題者不過七百餘條。州郡間目重複甚多。每遇程文。鮮不相犯。紹興五年。聽於三傳解經處相兼出題。學者因求關合會通之法。以為決科之計。元人楊維楨有春秋合題著說。黃復祖有春秋經疑問答。吳兼善有春秋透天關。皆為科舉而作。無關經義。明趙恒春秋錄疑。取經史文可為試題者。每條括二語。為制藝之破題。合題附後。標舉所以互勘對舉之意。鄒德溥春秋匡解。專擬春秋合題。擬一破題。論作法。張杞麟經統一篇。以可作試題者。截其中二三字為目。各以一破題括其意。合題亦各擬一破題。并詮注作文之要。陳于鼎麟旨定。則但標擬題。各以一破為式。而略為詮釋於下。以麟字代春秋。命名已陋。其書可知。張朝陽貢舉考。備列明代試題。他經皆具經文首尾。惟春秋僅列題中兩三字。如盟密

夷谷之類。俗學荒經。共趨簡易。四重提要。於春秋因是春秋正業諸書。謂此類講章。皆經學之蟊賊。蓋少見揚屋舊制。所謂比題傳題者。非有精微。時文之弊。牽合搭配。以棄經詢傳。其末併傳亦荒。炯鑑昭然。言之痛切。希哲此書。固當早在擯斥之列。春秋有類此者。皆可置而不論矣。

春秋志在十二卷 順治壬辰刻本

明來集之撰。集之字元成。蕭山人。崇禎庚辰進士。除安慶推官。擢兵部主事。是書作於國變後。假春秋已事以明己志。凡一百八篇。類多翻空出奇。所不能明言者。繁殺其詞。隱約其旨。雖聖人之志不可知。要之志有所在。不失褒譏之正。而合於聖人之教。不必以章句訓注求之。林日宣序稱其義以時彰。志以事發。羽文戴嫣諸篇。見其誅亂討逆。深圓機變。紀侯江黃諸篇。見其惻古悲今。抗詞幽切。追思乎滕薛之朝。不沒乎孟陽之死。心有獨苦。志有獨哀。為能得其志之所存矣。惟於極星不見星隕如雨。附錄其倘湖漁書中一則。於越入吳。附錄其西子制藝一篇。殊亦著述之疵。其文格亦沿明季之習。纖佻雜。難以言雅潔也。

欽定春秋左傳讀本三十卷 道光二年武英殿刊本

國朝道光二年。協辦大學士戶部尚書英和等奉敕撰。以春秋左傳一書。義疏繁重。杜林注坊行本。離析章句。不便初學。命重加纂輯。傳各爲篇。注附於後。音訓句讀。務歸一是。今簡明疏洽。以便讀者。時歙縣程恩澤壽陽祁寯藻同以編修直南書房。實尼其事。不先經作注。惟解釋傳義。以爲讀本。推本賈服。不專守杜氏一家之學。不於日月言辭襃貶予奪一掃啖趙劉孫纖佻之習。帖括經義比次之言。解釋傳文。不爲旁辭。要於經傳可通。人事有益。其謂傳引易書詩禮。自是周人師說。與漢以後人傳義。不能強合。天文五行。占家不同。而左氏自有占法。皆就文義引申。歸之平易。以趙國都遠之說。見于左傳正文。魯地在今許州。鄭地在今春安。晉地在今范縣。皆都遠之謬。惟晉大國。秦不能越之。故鄭以爲難。此類皆實以今地。隨條疏之。至于師行曲折容有別道出奇。而傳記大略。其軌躅而循難以尺寸指實。昭五年楚伐吳之役。羅汭萊山東西迂折。地志之說。難以取證。允爲通論。恩澤研究經義。又嘗深究占經。著國策地名考。於此可見其編摩之精審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左傳義法舉要一卷 金匱廉氏刊本

國朝方苞撰。自真德秀文章正宗。錄春秋左氏傳以敘事議論辭令標目。置經義而論文章。明茅歷中。刊有左傳節文。托名宋歐陽修。刪削傳文。論章法句法字法。並分品目。大興王源文章練要。復沿其波。評春秋三傳。以文法點論而去取之。四庫提要亦附之春秋類。苞與源同治古文。並宗左史。門人王兆符、程崟。從問左氏營度為文之意。苞舉韓之戰、城濮、邲、鄢陵四篇。及宋之盟、齊無知之亂。於首尾開闔、虛實詳略、順逆斷續、包括貫穿之法。推闡為詳。亦自謂為文義法。學者所宜知而非所急也。左傳本以釋經。宋以後相沿而論文。至以宣成以後。也肆或澶漫。於篇中可離芟者。句畫以示其略。未免帖括家之積習矣。

春秋內傳古注輯存三卷 乾隆丁未二酉齋刻本

國朝嚴蔚撰。蔚字豹人。元和人。篤于信古。輯有齊魯韓三家詩。於左氏用功尤深。以漢儒注解。莫贊經傳。咸能各依本文。敷暢厥旨。義理剖判。無少疑滯。集解一書。其文證詳悉。義理精審者。皆屬漢人舊說。或辭多舛謬。理昧精研者。俱出一己新意。唐儒義疏。春秋內傳取杜。曲拘一家之說。因采錄經典釋文群經正義及史漢三國舊注。唐人類部諸書所引內傳漢注。於注下注明書名。有一注而數見者。文句間有多少。就其最詳者錄之。本意欲定從服氏。服注殘闕。故不得不取賈逵。賈注又殘闕。不得不兼取劉歆鄭興及興子眾。而諸注又不全。不得不旁取以益之。若王肅之注。孫毓之異同略。京相璠之土地名。過而存之。以廣異誼。傳將修先君之怨於鄭。服以先君為莊公。杜注謂二年鄭人伐衛之怨。蔚以史記衛世家。脩桓公十六年為州吁所弒。則隱公二年當桓之十四年也。州吁弒桓而脩先君。

恐無是理。先君之怨。其在春秋之前明矣。服說是。天子用八。諸侯用六。大夫四。士二。服以用六為六八四十八人。大夫四為四八三十二。士二為二八十六。蔚謂襄十一年。鄭人賂晉侯以女樂二八。知自上及下。行列有減。人數不減。杜說雖本何劭公。然未若子慎之說為允。又以杜氏違禮媚時。譏為既葬除喪之謬。濫入鑿經傳注。別有左傳杜注摘謬。杜氏所釋春秋地名。必借元年邢遷於夷儀。注云邢地。續漢書郡國志曰東郡聊城有夷儀聚。有聶城。聊攝齊西界也。夷儀係於聊攝之間。不屬諸邢。間加考索。今本左氏傳年上有經傳。是杜所題。以集解單行已久。不為改易。何邵公注公羊。以昭定哀為所見之世。文宣成襄為所聞之世。隱桓莊閔僖為所傳聞之世。顏安樂以襄二十一年孔子生後。即為所見之世。蔚以其說未允。此書分為三冊。主何氏說。蓋其慎也。

讀左臆語一卷 棣香齋叢書本

國朝趙以琨撰。琨字凝甫。鎮洋人。諸生。嗜古勤業。蔭冠即卒。此其未竟之本。文十八年傳季文子曰。先君周公制周禮曰。則以觀德。德以處事。事以度功。功以食民。作誓命曰。毀則為賊。掩賊為藏。竊賄為盜。盜器為姦。主藏之名。賴姦之用。為大凶德。有常無赦。在九刑不忘。杜注謂誓命以下皆九刑之書。昭六年傳。叔向曰。周有亂政而作九刑。杜注周之衰亦為刑書。謂之九刑。疏以九刑為周公所名。九刑周公所作。叔向何以云然。以琨謂誓命周公所作。在九刑不忘者。引在九刑之書耳。事亦不謬。引張補菴說。九刑出周公無據。九刑所載周公誓命之文。止于有常無赦。為是。則文子語勢自得。叔向之言亦不謬。杜注之誤。得此可以正之。其處者為劉氏。謂劉當作留。以惠半農云處者為留。謂留於秦者。遂以為氏之說為是。而以討彼留之子毛傳為證。其說甚通。僖二

十四年傳。不穀不德，得罪於母氏之寵子帶。諸本皆作母弟。傳五年正義引作母氏，當從之。亦樞元當。

華嚴經音義二卷　同治己巳杭州校印本

唐京兆靜法寺沙门慧苑撰。道藏目錄三卷。唐書藝文志載釋元應一切經音義二十五卷。而慧苑書未著錄。元應貞觀间人。慧苑此書引李善文選注、歐陽詢藝文類聚。蓋生唐之中葉者也。自叙謂索隱從師，十有九載。雖義旨幽邃，難以隨迎。而音训梵言，聊为注述，庶使披文了義，紐字知音。世謂慧苑學識不及元應，書亦遠遜。孫星衍輯蒼頡篇，任大椿輯字林，徵引其書，始見知於世。臧鏞堂從鎮洋畢氏得釋藏寫本四卷，勘正謬误。瀾從阮文達得北藏本二卷，知藏本改竄不及北本之真。予有纂錄。凡屬梵言，悉從省節。有涉儒義，並列簡編。仍存其卷第篇目。时方寫定韓詩，以此書所引韓詩傳論之，明其可贵。如云墠猶坦。因知作东门之壇者為毛詩，作东门之墠者為韓詩。今詩作墠，因定本而误。定本作墠，因韓詩而改。釋文正義開石經固皆作壇也。又云遭遇也。此即遭我猛之间兮傳。毛氏無

之。又云烔謂烓章傳大焰盛也。毛詩蘊隆蟲蟲。釋文謂韓詩作烔烔。正合。此皆釋文正義從漢書注文選注諸書所未引者。对在藪。釋文引韓詩禽獸居之曰藪為節引。此引澤中可禽獸居之曰藪為原文。錢華楫輯風俗通佚文。而此引云天子治居之城曰都。舊都曰邑。又春秋之末。鄭有賢人著書一篇。號鄭長者。謂年長德艾事長於人。以之為長者故也。皆錢本所無。錢本有之。而文或節略。不如此引完善者尚多。條若引劉子珪周易義疏。王子雍尚書傳。劉兆儀禮注。蔡伯喈月令章句。服子慎左傳解誼。賈景伯國語解詁。鄭氏孝經注。劉成國孟子注。皆已亡之經部。若張揖埤蒼。李登聲類。楊承慶字統。葛洪字苑。服虔通俗文。李彤字指。阮孝緒文字集略。漢書音義。皆已亡之小學家。無藉珠叢。隋煬帝令曹憲與諸儒撰桂苑珠叢。規正文字。而韻圖多考。餘引漢魏古籍尚夥。可見此書之足貴。同治八年。杭州書局假歙徐寶善上元陳宗彝校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刻北藏全本。校畢刊行。此書與一切經音義。所引古書古本。可資考證者甚多。故國朝經師多取資焉。於彼教無與也。

選集漢印分韻五卷續集五卷 漱藝堂刻本

國朝袁日省撰，續集謝景卿撰。日省字尹三，景卿字芸隱，南海人。秦漢以繆篆刻印，古文亡，篆繁簡不同，結構皆圓，篆刻宜循印辭，易圓而方，屈曲周密，有綢繆之象，故曰繆篆。摹印者師心自用，雜參隸法，漸失其真。永旁加水，國內从王，皋為四下之羊，伏作外向之犬，真偽雜出，要當分別觀之，亦可見六書之流變，補繆篆之闕遺。日省選集漢印分韻，景卿從宋葆醇得其手稾，釐訂成

書，復采錄前韻未收之者，共得五千字，為續集五卷。同時桂馥采集秦漢官私印為繆篆分韻，盛百二、陳鱣序，均稱其精博典確，有功篆刻，非為金石韻府之類，雜而不倫。謝啓昆錄入小學考文字類，並及此書，固非宣和印譜以後諸家徒為鐫摹家所取資，無關於六書之精意也。

經字辨訛八卷 蒲圻但氏重刻本

國朝邱家煒撰。家煒字彤伯，號蓮舫，宛平人。嘉慶辛未進士，改庶吉士，散館授編修，官至湖南沅州府知府。六書之義，有自成一字者，有合數字為一字者，某從某貿居某處，而為一字者，有正作某、通作某者，有假借作某、隸變作某、俗譌作某者。是編分別部居，謹遵字典，於字之音同義異，引申假借，別辭譌文，連類及之，備書說文偏旁部首，俾知字之所由从。於說文外，兼采

玉篇，祇辨形聲，讀則依許書，不錄反切。末附聯綿字、毫釐字。復古編有聯綿字五十八條，刪去新附字及非經典所有，得正字一百四十六條。玉篇佩觿有分毫字，易其名曰毫釐字，惟取正字辨之，得三百八十字。其非習所常用及習知而不致譌舛者，不備書。大致正經典之俗字，期於不悖古法，復便楷書。守沅相時，因課士校藝而作也。

正俗備用字解四卷 咸豐五年刻本

國朝王兆琛撰。兆琛字琳玉。號獻甫。又號西舫。福山人。嘉慶丁丑進士。改庶吉士。散館授編修。官至山西巡撫。元明以來。小學文字之書。最為叢雜。如汪克寬六書本義。王仲芳文字考證辨譌。朱嘉積字義博考。伊乘六書考。朱睪字學習要。朱錦重輯字學集要。姜玉潔正字訓蒙。李登字學正譌。曹學佺西峰字說。沈鯉義學正字。朱統鐇六書徵。馬朴譚字。李當泰字學正譌。周伯殷字義切略。見于千頃堂書目者。今多不存。匪獨歲久失傳。抑亦其書之不足傳也。兆琛是書。取通用字。分別正俗。解釋音義。用字與部分。編為四卷。附辨似。辨同。及補遺一卷。尚為完備。惟直音多不準確。如下音遐。赤音怪之類。未可通行。他可知矣。

讀說文雜識一卷 光緒七年刻本

國朝許棫撰。棫字夢西。陽湖人。棫嘗謂說文經貴平和而有理。忌穿鑿附會。於說文亦然。力除改篆文以就己說之弊。謂說文有連篆文讀者。如離黃倉庚也。參商星也。逢遇候表也。昧爽旦明也。綢繆也。肸蠁布也。魼鯕魚生東萊。阮闌也。威姑也。鶴鳴九皋。蔓茅葍也。斆畬田也。鬮◎鬮存也。繞服。蜎蜎也。道某未也。學者可以類推。威姑也。漢律曰。婦告威姑。婦稱姑為威姑。猶子稱父為嚴君。說解致塙。淜無舟渡也。謂即馮河之馮。亦見精當。惲祖翼跋稱其寢葄許書數十年。年逾八十。始積自信雜記之。雖心得無多。不為新奇可喜之論。其門下士馮鍾得其手稿而傳之。書中每引嘉定吳夌雲之說。蓋嘗從其商榷也。

古文原始一卷 咸豐八年刻本

國朝曹金籀撰。籀嘗采集古書古器所有古文，撰圖室寶典，復解説訓詁形聲，爲甲子編。是書專取象形一類三百八十四文，每文載出某書某器。間有用小篆者，先之以天地，而人次之，鳥獸魚蟲艸木次之，宮室衣服舟車器用又次之，以一始而以癸終。凡例謂古文人字少，其用廣，一字數義，不妨異義同字，故辭約而義明。後人字多，其用隘，一字一義，必致異義異字，辭費而義晦。苟明乎假借之義，即此觸類旁通，自有無窮之用。又謂人視古文太高，如岣嶁禹碑、比干盤銘及滕公石室銘之類，怪誕不經，斷弗與讀。蓋古文恰最平近易識，由古文而大篆，而小篆，而隸書，一綫相延，有貫通之理，皆篤論也。惟中字下，以説文中和也，和當是私字之誤。主謝墉迻用書之説，引韓非云背厶爲公，謂以書容也，容在上辭故爲公，中在下辭故爲私，亦爲中間字。言殊無稽。李趙纓通人，乃以其説爲近理，何耶。

爾雅古注斠三卷 李氏半畝園刊本

國朝葉蕙心撰。蕙心字蘭如，甘泉人，江都李祖望室。爾雅古注著於七録者，有犍爲文學、劉歆、樊光、孫炎五家。郭注自序謂注者十餘，不名所自出。輯舊注者，有余氏鉤沈、甘泉黃氏、句容陳氏。蕙心剌取羣經正義、釋文、唐宋類書，凡五家之注，及舊注失姓名者，景純以後沈旋、施乾、謝嶠、顧野王、裴瑜之音注，孫炎、高璉之義疏，亦附存之；旁及異字逸文舊讀，景純之音義圖贊，亦著于篇。偶有詮釋，明聲音訓詁通假之理。其議邵氏、郝氏之失者，如舍人曰：來，孫事也。邵氏稱孫事二字本舍人注，涵入正文。郝氏云：今儕儕士子孫也。士，事也。此即孫事之意。王氏經義述聞引釋言、釋訓及爾雅釋文、大雅棫樸篇正義舍人諸注，謂舍人注有總釋經文之例，此注來孫事下，知其無脫文，未可遽以孫事爲來之訓。釋蕙心謂此三説皆非有確證。郝郝，耕也。舍人云：釋釋猶藿解散之意。蕙心謂詩載芟正義引爾雅亦

作釋釋。郝氏義疏謂舍人本作郝郝猶藿藿。後人因毛詩作釋釋。遂妄改舍人作釋釋。此說非也。攄舍人用本字。今詩作澤澤。澤澤者釋釋之借字。郝郝者藿藿之異體。夏小正農及雪澤。管子乘馬篇作雪釋。是也。郝從赤聲。赤與澤釋亦音通相假。敏拇也。孫炎曰。拇迹大指處。舍人本作歆。釋云古者姜嫄履大帝之迹於畎畝之中而生后稷。郝氏義疏云。隸書畝作畞。敏畞形誤。然舍人本作歆。注又明言畎畝。歆畝音通相假。非形近也。說多精碻。

爾雅詁二卷 南菁書院叢書本

國朝徐孚吉撰。孚吉海門人。通知古訓。凡文字之通借。音訓之約注。方國語俗。古今語言之異同。究其根源。取爾雅各家舊注。訂誤補遺。期於明古今之異言而通其指義。釋詁昏息也。引禮記經解云。故昏姻之禮廢則夫婦之道苦而淫辟之罪多矣。謂昏姻之禮廢則夫婦之道息也。釋言觀示也。引左宣十二年傳。潘黨曰。君盍築武軍而收晉師以為京觀。觀亦示也。積尸封土以示人也。故下云臣聞克敵必示子孫以無忘武功。康苛也。謂康苛一聲之轉。苛之言可也。康樂也。可亦樂也。故以相詁。詩正月雨無正。哿與哀相對為文。哿與可通。哿矣猶言康哉。苛康義本相同。釋天六月為且。謂釋詁六月徂暑也。音相近者義亦相通。徂往也。徂暑暑也。暑極而退。即暑盛而往。則且字之義也。釋邱方邱胡邱。謂方胡皆大也。蓋一邱而別二名。邱之大者謂之胡。邱通作瑕邱。又通作壺邱。聲近義同。晉語注胡大也。

瑕與瑕假同音。釋詁瑕假並云大也。宛中宛邱。說文宛屈草自覆也。馬屈足為踠。貌委曲為婉。目深為䀽。屢之庳者為鞔。削物為宛。小孔貌為窓。皆取義於屈曲。則宛邱為中央下可知。凡中央下者四邊必高。邱宛中為宛邱。就中央名之。山宛中為隆。就四邊言之。故名宛名隆。其為中央下一也。皆求當於古訓。於鄭郝兩家。不為曲徇。

春秋決事一卷 玉函山房輯逸書本

漢董仲舒撰。仲舒廣川人。歷官江都相膠西相。仲舒既老病致仕。朝廷如有大議。使使者及廷尉張湯就其家而問之。其對皆有明法。藝文志有公羊董仲舒治獄十六篇。王充曰。仲舒表春秋之義。稽合于律。無乖異者。應劭曰。朝廷遣廷尉湯問得失。於是作春秋決獄一百二十三事。動以經對。即其事。隋唐志尚有十卷。崇文總目作春秋決事比。謂吳汝南丁季江夏黃復平正得失。今燬殘逸。止有七八事。文獻通考謂即獻帝時應劭所上春秋斷獄。獄燬棄於董卓蕩覆王室之時者也。此書久佚。馬國翰從禮記正義通典白帖藝文類聚御覽等書輯得八節。隋志入春秋家。唐志入法家。國翰仍依漢隋志入春秋類。西山真氏嘗論仲舒通經醇儒。三策中所謂任德不任刑之說。正心之說。皆本春秋之旨以為言。獨災異之對。引兩觀桓僖亳社火災。妄釋經義。而導武帝以果於誅殺。與素論大

相反。馬貴與謂決事比之書，與張湯相授受，度亦災異對之類耳。帝之馭下，以深刻為明，湯之決獄，以慘酷為忠，而仲舒乃以經術附會之。漢刑法志言自公孫宏以春秋之義繩下，張湯以峻文決理，於是見知腹誹之獄興。湯傳，又言湯請博士弟子治春秋尚書者補廷尉史。蓋漢人專務以春秋決獄，陋儒酷吏，遂得以因緣假飾，往往見二傳中。所謂責備誅心無將之說，與其所謂巧詆深文者相類。此論極為深究本原，第此書殘闕，無由見其論斷之得失。國朝稱其書衡情準理，頗持其平。妻甲見夫乙毆母而殺乙，比於武王誅紂，雅康或議其過，大誼要自可通。

左氏新語二卷 山草堂集外編本

明郝敬撰。敬字仲輿，京山人。萬歷己丑進士。歷官縉雲、永嘉知縣，擢禮科給事中，遷戶科。尋謫宜興縣丞，終於江陰縣知縣。敬有春秋直解，意主劉敞、孫復等不信傳之學。復摘左氏之紕繆為非左二卷，曲筆深文，務求瑕釁。是書取左傳之文，割截題評，以時文之法點論而去取之。其謂君臣交質，五霸無王之始也，傳不罪鄭不當質王，而罪其不信，辭雖工，於理不順。持論特正。其餘多係陸因，別無闡發。左氏源出聖門，躬為國史，即以文章論之，殘膏賸馥，沾溉無窮。章冲聯合其始終，徐晉排比其對偶，後來編纂日多，無預經義。馮陸左儀，至以時文評語，商榷經傳，敬之為此，蓋亦其倫。卷首題辭，乃謂左之為文，無長風扶搖萬里之勢，有翩翩游冶顧影自愛之詞，狂言滿紙，仍非左氏之故態也。

小國春秋一卷 藝海珠塵本

國朝焦袁熹撰。袁熹字廣期。號南浦。江蘇金山人。康熙丙子舉人。邾。曹姓。顓頊之後。武王封其苗裔邾俠為附庸。莒。嬴姓。少昊之後。武王封茲與于莒。滕。文王子錯叔繡之後。武王封于滕。袁熹取春秋三國之事。各自編年。為小國春秋。不著己見。不采舊說。不知其命意所在。宋程公說春秋分紀。自周魯而下。及諸小國夷狄。皆錄次之。時有所發明。成一家之學。句龍明父為三傳分

國紀事本末。分國而紀之。自東周而下。大國次國特出。小國滅國附見。不獨紀其事與文。而兼著其義。古人嗜古尊經。有所述造。每草草編次遂成一書者。袁熹以薦舉召。辭病不赴。著書甚多。皆以此木軒標題。如此書雖不作可也。

春秋列國地形口號一卷 昭代叢書本

國朝顧棟高撰。棟高字復初。號震滄。無錫人。康熙辛丑進士。官中書。罷歸。乾隆十六年。舉經學。授國子監司業。加祭酒銜。江藩謂國朝為左氏之學者。吳江朱氏無錫顧氏。而震滄之大事表。雅精。然實以究斯之書為藍本。且不知著書之體。有不必表者亦表之。甚至如江湖術士之書。以七言為歌括。不值一噱。其言亦太過。顧氏之書。精確處固宋元諸儒所無。有自謂纂春秋地形卷

續修四庫全書提要 卷 部

成。有所見與前人違反處。既為著論。復作韻語。成一百一十三首。取便記誦。封疆錯互。險要首察。與列代戰爭。川瀆改易。俱用今代府州縣地名旁注其下。有論春秋列國疆域者。有論列國險要者。有論列國廢興尤要者。有論春秋四裔者。有論封建源流者。有論川瀆改易。及後來漕運海道來由者。有論從前地理差謬者。有論杜注孔疏胡傳之失者。有總論春秋全局者。楊復吉以大事表卷帙繁而口號則另為一卷。不

入總目。故別列焉。

春秋五禮源流口號一卷明代載書本

國朝顧棟高撰。棟高既作春秋地形口號，復取所輯五禮表演成韻語四十四首。凡歷代制作之典禮，禮臣之引據，儒者之駁辨，各列端緒，附注其下。附歷法口號一首，謂春秋襄二十一年九月十月朔連食，二十四年七月八月朔連食。歷家推算無連月頻食法，西歷則謂日食之後越五月越六月皆能再食，是一年兩食者或有之，連月而食則斷無是也。是時周歷法已不準，致有此誤。武王定歷，至此已及六百年，後王無能更正，至漢武帝用司馬遷等言，造太初歷，歷法始精密。以前歷紀廢壞，自周末歷秦及漢初，日食及置閏俱錯謬。秦置閏多在歲終，經書後九月。漢高帝三年及文帝前三年，俱于十月晦十一月晦頻食，皆是歷法未更正之故也。亦足定眾說之指歸，補杜孔所未及矣。

春秋應舉輯要（嘉慶己未刻本）

國朝潘相撰。相既撰春秋尊王比事存義二書。以前明取士。初主張洽、胡安國兩家。其後胡傳單行。張氏遂廢。國朝 欽定春秋傳說彙纂。御纂春秋直解。頒行學宮。春秋始有定解。而坊本雜注等書。沿襲謬誤。今題久奉禁革。然誤尤多。因倣標題之例。取場屋必出之句。編輯要旨。不倍功令。便於黨塾。學者於經文不可不全讀。而考試制題。不無避忌。相書專為應舉計。故不復

一字一句為之櫛比而詳釋也。昔胡文定嘗謂近世推重王氏新說。獨於春秋貢舉不以取士。庠序不以設官。經筵不以進讀。斷國論者無以折衷。天下不知所適。人欲日長。天理日消。其言至為痛切。科舉既廢。士多荒經。誠不如貢舉盛行。雖鄉曲之士。於肄習舉業之時。猶得聞春秋大義。此等書雖取便寒素。亦不無裨益矣。

春秋列女圖考一卷（吾誅室藂書刻本）

國朝王延釗撰。延釗字鏡航。濟寧人。陳厚耀春秋集義於各國興廢姓名譜系。考之綦詳。延釗以春秋褒貶。如文姜孫齊。伯姬歸宋。亦有關繫。補輯列女譜系。為圖考一卷。書中如謂魯戴己莒女。公孫敖妻。文伯見文七年。列女傳季敬姜亦名戴己。左傳係孟孫氏婦。列女傳季孫氏婦。穀梁傳晉獻公伐虢得驪姬。與左氏戎女之說異。小戎子允姓之戎女。生夷吾。見莊二十八年。史

記晉世家云係大戎狐姬女弟。狐姬為大戎。乃唐叔之後。此為允姓之戎。似非同族。所云女弟當仍是娣媵之稱。楚季芊畀我平王女。妻鍾建。見定四年。世族譜謂季芊畀我係二人。服虔云畀我即季芊之字。郳公姑姊魯女。季武子以妻郳大夫庶其。見襄二十一年。左傳杜注以為姑姊係二人。或曰一人。列女傳有義姑姊。梁有節姑姊。曲礼云姑姊妹。似姑姊適女子之通稱。不必定為魯君之親屬。觀其稱公。且下云以姬氏

妻之。或魯國公族之女。如宗女之說亦間有攷訂也。

慧琳一切經音義一百卷 日本雕東獅谷白蓮社本

唐西明寺翻經沙門慧琳撰。宋高僧傳。慧琳姓裴氏。疏勒國人。始事不空三藏為室灑。內持密藏。外究儒流。支那詁訓。靡不精奧。引用字林字統聲類三蒼切韻玉篇諸經雜史。撰成大藏音義一百卷。起貞元四年。迄元和五載。方得絕筆。貯其本于西明藏中。元和十五年卒。春秋八十四。周顯德中。高麗嘗遣使齎金求之於中華。無由獲。後求得於契丹。而鏤梓置於海印寺。日本義政公時。請於朝鮮。得其完本。留建仁及武之緣山藏國中。獅子谷忍澂上人寫得全本。雕西如幻。東都敬首為之校定版行。元文二年丁巳。寶洲紀其事。真察為之序。稱前後著音義者。如元應眾經。雲公涅槃。慧苑華嚴。基師法華。唐太原處士郭迻著新定一切經音八卷。周雲川西蜀行瑫撰大藏經音疏五百卷。晉漢中沙門可洪著新集藏經音義隨函錄。燕京崇仁寺沙門希麟述續一切經音義十卷。宋沙門處觀著紹興

大藏音三卷。多出其右者。前有唐開成五年處士顧齊之序。稱慧琳於經論尤精小學。建中末著經音義百卷。約六十萬言。始於大般若經。終於小乘記傳。試太常奉礼郎景審序。謂古來音反。多以傍紐而為雙聲。始自服虔。元無定旨。吳音與秦音莫辨。清韻與濁韻難明。至如武與綿為雙聲。企以智為疊韻。若斯之類。蓋所不取。近有元庭堅韻英及張戩考聲切韻。今之所音。取則於此。以玉篇說文字林字統古今正字文字典說開元文字音義七書釋誼。七書不該。百氏咸討。訓解之末。兼辨六書。二十餘載。不倦修葺。元應慧苑之書。研小學者多所取資。裒輯古書。視為枕秘。然此書尤文字之淵囿。言音之龜鏡已。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復齋鐘鼎款識一卷 積古齋藏宋搨摹刻本

宋王厚之撰。厚之字順伯。諸暨人。乾道二年進士。歷官浙西通判。改江東提刑。直顯謨閣致仕。所集計五十九器。內有青牌者十五器。為畢良史所收。鐘七。鼎二十有一。飲二。爵六。鬲四。卣九。敦四。簋一。甗二。壺二。刀一。盤二。鐙一。尺一。漢器一。紹興中秦熺物。秦氏既敗。歸厚之。每款鈐以復齋珍玩厚之私印。且釋其文。疏其藏弃之所。厚之好金石。精於賞鑒。與鄱陽三洪善。所撰復齋碑錄最為容齋所稱。冊中有名遼字景恭者。當是容齋昆弟行。是冊後入趙文敏家。於時錢德平、柯敬仲、王叔明、陳維寅均有印記。明隆慶間歸項子京。復歸曹倦圃。久之歸朱竹垞。又畀之馬寒中。復歸汪晉賢。又歸吳門陸氏松下清齋。嘉慶七年阮文達得之陸氏。加以考釋。摹刻成書。薛尚功鐘鼎款識是摹本。此則皆就原器拓得。文達謂慶元黨禁中興編年。皆載復齋。與朱子同列偽學之禁。其人

之行誼学術。可以概見。題識釋文。皆復齋筆。文達所識。以隸辞别之。中如吴虞古通。平成轉注。説文弼輔也重也。輔者以輔戾弓之不正者。重者二弓也。弗橋也。弗字從弓。两弓相背。左右乎相戾。此會意之恉。漢書韋賢傳注。紱畫為亞文。亞古弗字。弼佛弗無相通假。亞古弼字。亦即弗字。黻字作二弓在輔形。知两已相背之訛。於句曲木是積。黻二字省文。知經傳黻字皆當作句。亦皆有釋於古訓也。

續復古編四卷 咫進齋寫本

元曹本撰。本字子学。大名人。嘗為都昌丞。調官京師。出佐信州幕府。宋元豐中。吴興張有作復古編。據許氏之書。推本徐氏正俗之意。聲分而韻類。考古而謹今。以四聲分隸諸字。附録辨證六篇。曰聯綿。曰形聲相類。曰聲相類。曰形相類。曰筆迹小異。曰上正下譌。本上篆摘法籀斯而宗説文。擦集六經子史。暨先代編刻器物款識古文奇字。名曰續復古編。与其類而加二焉。曰字同音異。曰音同字異。明古文之通用。正今書之譌謬。許書注敘所載而諸部不見者。經典所有説文不録者。審知漏略。志攷謹而彈集焉。自敘謂非敢增多以為功。亦以發隱君之志。備拾遺耳。姑存蓬篋。尚俟博雅君子正是之。是編四卷。一十三類。六千四十字。起於至順三年秋八月。成於至正十二年閏月。志專而力勤矣。此有都陽克新仲銘。京兆宇文公諒。中山李桓。臨川危素。上元楊翮。四明蔣景武之序。末有至正十五

年四月自識。及張紳後序。自來藏書家未見著錄。嘉慶中。阮文達從吳江潘耒家所藏舊鈔本進呈 內府。中闕上正下訛一類。光緒中。歸安姚覲元錄副謀刊。復從皕宋樓假得景元鈔本。則上正下訛一類具在。與阮本對勘互校。景模刊行。本自謂年方弱冠。輒喜作篆。留意於周秦石。凡書官詞林。代撰三皇王享祀樂章。本為之書。嚴請秘閣。籍其下筆深穩圓勁。是書篆文閎湛茂美。為本子書與否未可知。要是元人舊讀也。錢大昕論俗書之訛。謂脩當為修。薛當為薛。張有已先言之。元時吳崇僧有後復古編。泰不華有重類復古編。今皆未見。此編雖別據異。不以小篆改隸書。不以古文繩今。論攻正多有依據。時序有書。所籍用力勤而有補於字書者。足為謙中之後勁矣。

方言據二卷 学海類編本

明岳元聲撰。元聲嘉興人。小引題己卯仲冬日書于硯北軒。湛盧山中人識。考明松溪魏濬。有方言據二卷。紀四方言語之異。而求其可據者。二百餘條。元聲此書與之同名。題辭謂結繩之前。原無文字。是事是物。不過口相傳語。五方殊俗。聲氣亦異。倉頡作字以摹之。始通為一。春秋所書。如鄭婁於越之類。尚且不廢。後世各從所習。此非彼是。鄉人所習讀字。對官長及異鄉人言之。輒用為笑。謂有其音無其字。然多有來歷者。偶錄所知得數百種。綴以成帙。參之韻學。或者諧奏成音。字相近者皆錄存之。四庫全書目議濬書。有字出經史。本非方言。如張口笑曰哆。頤下曰頷。諸書義訓甚明。畔牢之與畔愁。齊音之轉。非因方域而殊。乃概闌入。此書體例略同。亦有於絕代輶軒語不類之病。齊召南序杭世駿續方言。謂子雲方言。惟一二附於經者。解經者必用之。非是類也。古固可采而不勸。較諸太元。

其為霞說一耳。伯松贊以不刊。不亦謏乎。可謂陳義甚高。截斷眾流。然一物不知。君子所恥。宋人所言五方之音。殊俗之語。推尋其故而旁通其義。諱至而解。無所疑惑。未始非多識之一端也。

篆訣辨釋一卷 虞山錢氏刻本

明無名氏人撰。前有崇禎戊辰許令典題識。令典字稚則。號西塍外臣。稱乙丑東魯王氏鄒嶧所梓。又得舊本於陳生白。有異同。陳鍾鏊頗存素。校補重刊。嘉慶壬申。甘雯和訂定重梓。大致以七言韻語。釋篆隸之異同。辨點畫之舛謬。加以箋注。尚為詳明。自荀子成相篇為歌括之權輿。司馬相如作凡將篇。其說文所引淮南宋蔡舞嗙喻。文選蜀都賦注所引黃潤纖美宜制禪。藝文類聚樂部所引鐘磬竽笙筑坎侯。皆七字句。急就篇亦取急速成就其辭。以便於童習。明王禕亦嘗取禹貢詩周官山川草木鳥獸六官之名。為急就章三篇。以示子姪。元田氏篆隸偏旁正譌。纂集凡形近而實不同。如奉泰秦春者為一類。書使為篆者不以隸而誤為隸者知以篆為本。是書蓋本此意。不必以其鄙俚而忽視也。

文選古字通疏證六卷 原刻本

國朝薛傳均撰。傳均貫串許書。洞其義而熟其辭。取易說文、文選闡疏證。以文選中多古字。條舉件繫。疏通證明。兩都賦虎賁贅衣。引春官典路注贅路在阼階西。今顧命正作綴路。東京賦葩瑵曲莖。引士喪禮蚤揃如他日注蚤讀為爪。謂說文蚤字叉聲。叉即古爪字。蚤從爪字得聲。瑵又從蚤字得聲。故爪瑵可通用。戎士介而揚揮注。徽與揮古通用。傳均謂正字當作徽。說文徽識也。以絳帛著于背。引春秋傳曰。揚徽者公徒是也。揮揮徽義皆不同。特以音近假借。尋木蘖於蘖栽注。蘖與枿古字通同。傳均謂說文𣡌伐木餘也。引商書若顛木之有甹𣡌。重文作蘖。古文作櫱。淮南子與古文同。然弓部甹字。引商書又作甹櫱。蓋枿即櫱之隸變。非有二字。吳都賦旁薄。而論都。謂薄魄一聲之轉。礴字從薄得聲。故可互相通假。剛盪潏瀾。謂瀾灡一字。灡則說文訓為潘。與瀾字無涉。特音同相假借耳。羽獵賦不折中。以泉毫。謂折與制一聲之轉。論語片言可以折獄者。釋文魯讀折為制。折中有裁制之義。折獄者亦有斷制之義。故可互相通假。景福殿賦作無徵而不違於水臬。謂說文臬射準的也。引而申之。凡立木以為準的。亦可謂之臬。故門中所立。及建國所置。皆名臬。槷木相摩也。鄭君以為假借字。古。執聲臬聲同部。故通用。思元賦利飛遁以保名。謂肥飛同部。遯遁二字之訓本同。盾聲豚聲同部。故亦可通。神女賦又婆娑乎人間。謂便姍便姍婆娑與婆娑盤跚皆一聲之轉。故可通用。班孟堅答賓戲夷險發荒注。晉灼曰發開也。今諸本皆作芟字。傳均謂發當作癹。說文癹以足蹋夷艸。春秋傳曰。癹夷蘊崇之。今本左傳作芟。二字皆取義除艸。且皆从殳。故可通用。除艸者有開通之意。晉灼訓癹為開是也。後人多見發少見癹。故以意改之。深明通轉假借之義。故能旁推曲暢。條貫分明。惜草創甫就。卒於道光九年。江都薛壽與句容陳立儀

假劉毓崧比校授梓。其後序謂字之原，音先而義後；解字之用，音近則義通。先氏字說本無者立假借之端，後代義明同音者得旁通之證。通乎部分，則一字兼數字之音；究其異同，則數字歸一字之義。偏旁可以例推，部居不相雜遝，皆通論也。

廣續方言四卷 光緒二十三年排印本

國朝程先甲撰。先甲字一夔，江寧人，光緒辛卯舉人。說文多原本方言，單詞重言，亦多采子雲說。郭注爾雅亦然。杭氏續方言所引許書、郭注，撰之方言，輒多孔穫。至注疏釋文、陸璣詩疏諸書，有本方言立文者，杭氏間亦誤引。長洲程氏所輯，亦有與揚書複者。又所補且采及宋人書，書僅數輯，不能成卷。唐前諸書，杭、程所輯罕加意。而如尚書大傳注、顏氏家訓，皆在所遺。高誘淮南注、陸璣詩疏、陸德明釋文之類，採之亦皆未盡。先甲重加綴輯，得千數百條。其有與兩家所引之書不同，而文誼相類，亦兼著焉。所徵書則自唐止，其書雖出自唐下而引古籍者，亦加採擇。沿陳與郊方言類聚之例，依爾雅篇目標題，以便尋檢。所引必稱某書，或群書互有異同，或文與今本出入，間加按語。朱孔彰跋謂其尚有讀方言小記、方略例、校議、逸文、雜識諸篇，可謂勤矣。

續方言又補二卷 積學齋刊本

國朝徐乃昌撰。乃昌字積餘，南陵人。光緒甲午舉人，官江南鹽巡道。杭大宗補方言之遺，因依爾雅類次，漢以前謠俗語言之要略備。程東治繹之，引據亦頗典核。乃昌復為之攷徵鉤納，其錄之一眾經音義者，多至八十餘事。四庫提要議杭書引吉遺漏，如玉篇引倉頡篇楚人呼蠶曰窖諸條，皆六朝以前方言，正可續揚雄所缺，而俱佚之。全謝山議方氏通雅不能審別偽書，故所引多無稽。胡虔校通雅與張君書，亦謂書中所稱引不盡載書名。近人又謂杭氏所錄說文，如走部迹下關東曰逆，關東曰迎；人部倩下東齊壻謂之倩，方言已見。撟捎噇嚾諸條，亦與方言複。杭氏錄女部姐下蜀謂母曰姐，江寧程先甲又錄廣韻姐羌人呼母，似廣韻亦本說文，惟蜀與羌略別。婿下楚人謂女弟曰媦，杭程皆未錄。先甲錄玉篇媦云貴楚人呼妹，似玉篇亦本說文加切音。大抵隨手摭拾，此等皆所不免。乃昌撰集較為精審。陳慶年序亦稱其依爾雅以差義類，一如杭氏之舊。倫族畢紀，犂然可誦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春秋左傳服注存二卷 蛾術堂刊本

國朝沈豫撰。豫字補堂。秀水人。春秋一書。左氏為備。漢儒注解。服氏為精。徐遵明得永嘉舊寫。手撰義章。崔靈恩等條例以明之。虞僧誕作申杜難服。適形譏陋。至隋服義寖微。豫綴緝散佚。多本余氏蕭客鉤沈本。閔元年以滅狄滅霍滅魏。注言史記注三十九。并言元和郡縣圖志十二者。一事而兩書各引也。襄二十三年傳廿九年傳。引馬氏槤左傳補注。哀十四年。引余氏文選音義之說。附錄公羊文十有三年經襄二年經。引惠氏棟九經古義。穀梁莊二十有八年經。引惠氏士奇春秋說。成元年傳。引劉氏逢祿穀梁廢疾申何。定十年傳。引江氏永春秋地理考實。尤能詳人所略。瞿溶序稱為稽古者之奇瑜。業左者之寶筏焉。

校注字鑑五卷 哀殿堂校本

國朝方成珪撰。成珪字國憲。號雪齋。瑞安人。嘉慶戊辰舉人。歷官海州學正寧波府教授。精究倉雅。尤嗜讎校古籍。以李文仲字鑑一書。述古雖今。雖加攷訂。每字錄取音義。注明出處。復得錢廣伯校本。旁采近儒辨論。參校成書。四江逢字下。謂說文有逄無逢。孟子逢蒙。荀子淮南史記龜策傳揚子法言皆作逢蒙。莊子山木篇作逢蒙。呂覽具備篇作逢蒙。漢書藝文志王褒傳皆作逢門。鹽鐵論能言篇作逢須。唯今孟子乃作逢蒙。五支羈字下。謂古羈旅之羈。與馬絡頭之羈無二體。廣韻以羈為絆馬絡。以羈為寄。強分形義。非古也。敫字下。謂說文敫敫分部。義訓各殊。此乃牽混為一。誤矣。褘字下。謂說文褘蔽都也。周禮王后之服褘衣。謂畫雉。許歸切。若不全錄其文。當云后服又蔽都也。此疑有脫誤。具見精確。原書有自序。顧克煥序。千文傳序。唐泳涯序。其云李生文仲。年未弱冠。本說文作字鑑。誠

有志於小學者。為黃潛夫。澤存堂滙刻其名。成瑾乃謂此叙姓名俱佚。則失之不考也。

古今字詁疏證一卷 袁殷堂校本

國朝許瀚撰。魏張揖以廣雅續爾雅。埤倉補三倉。以古今字詁從說文。取古今字體不同者為之訓詁。唐志作古今字訓。書已久佚。瀚用小學鉤沈輯本。先引許君說解以明異同。次於古今字體。求其所以為古所以為今。及古體今文同條共貫之誼。以形誼明其演變。以聲音證其通轉。謂勻旬古音真部。川文部。音最相近。旬巡義又同。說文雖異部。實同字。靡聲為麻聲。古音同歌部。撝一訓手指。即指麾之義。故同字。凡民聲昏聲文聲之字。古多偏旁互用。民真部。昏文文部。音最相近。愍閔義亦一貫。故同字。識為常所以識別之。則人可見而知。故又為知識。古者志誌惟當用識。人之知識志向記識。一義相貫。隶聲妾聲。古音同葉部。偏旁可互用。古數隶交接。蓋止用隶。隶疌捷接古皆一字。頫為頫仰字。府為藏府字。而音同。俛為或體。俯為俗書。皆後起字。說文[illegible][illegible]皆巷之本字。三字皆从亏得聲。古音屬

魚部。花字化聲。屬歌部。非古音。蘤字從爲得聲。亦後起字。方言借蔿爲花。俗又加白作蘤。瓌瑋本借婁冒字爲之。後乃紛紛加玉加甲加虫。干爲犯。奸爲犯婬。干義廣。奸義狹。奸不得爲姧之古文。均究極本原。不苟同異。各條多入王筠菉友語。當時曾議刊。以非定本有待。此本爲丁惟禔手錄。惟禔日照人。己丑館選。小教習爲福山王文敏懿榮。舊有纂刻許書之約也。甲戌八月。刊入山左先哲遺書。

爾雅啟蒙十二卷 咸豐元年刻本

國朝姚正甫撰。正甫歸安人。精地輿風角。尤喜聲音訓詁文字之學。此書爲啟蒙而作。以爾雅說文相爲表裏。從形聲以知假借。從假借以知轉注。釋詁哉字下。引書哉生明。即云通作才。說文才草木之始也。又通作載。詩曰載見辟王。晉江陳慶鏞謂尚書大傳茂哉茂哉。釋文哉作茂才。書往哉汝諧。張平子碑作往才汝諧。哉生魄。晉書夏侯湛傳作才生魄。詩陳錫哉周。左宣十五年傳作陳錫載周。是才哉載古通用也。肇下引詩肇基王迹。即云通作兆。孟子曰爲之兆也。慶鏞謂肇乃肁之假音。說文肁始開也。詩后稷肇祀。禮記表記肇兆古通用也。駿下引詩駿命不易。即云通作浚。書曰夙夜浚明有家。又通作俊。夏小正時有俊風。慶鏞謂玉篇駿馬之美稱也。馬大爲駿。故駿有大義。詩駿極。中庸引作峻極。駿發。釋文駿本或作浚。書俊德。大學作峻德。然則駿浚峻俊皆通用。專言則駿馬之大者。俊

人之大者。峻山之大者。浚水之大者。而統言

則同聲相假也。得廣鏞此序。而正甫之書非

妄作矣。

讀史大略六十卷附錄一卷道光乙巳刊本

國朝沙張白撰。白字介臣。號定峰。江陰人。諸生。肆

力於學。尤邃於史。肆闗以迄元季。次其是非得

失。窮四十載而成。辞慎義嚴。能補涑水考亭所

未發。康熙中。張清恪伯行撫吳。將進呈而未果。

後莊有恭嘗錄一通。亦未以申於朝。海寧蔡逡

謂與元胡一桂古今通要。明邵寶學史相頡頏。自

序謂如桑林身禱。太王薦高。司馬遷先黃老。王

旦不諫天書之類。以意逆志。曲為辨雪。發明陳

承祚身為晉臣。要魏禪不得已帝魏黜蜀之苦

心。温公廬陵紫陽身為宋臣。不得已仍宋太祖

薛居正梁唐晉漢周之謬。于晉有史略一卷。附

之帙中。其謂唐趙宗儒勸文宗慈儉恐觸忌諱。

忤楷責外示獻忠內懷姦詐。古今最可恨者此

一輩人。與張禹胡廣同一衣鉢。可謂快論。謂金

元之禍。始梁子美。子美為河北都轉運使。侵漕

計三百萬市北珠以進獻。漕臣進羨餘自子美

始。北珠出女真。子美市之契丹。契丹嗜其利。虐

女真捕海東青以求珠。兩國構釁。實基於此。亦獨到之言。於唐德宗謂其用小數。務小察。懷疑以待臣工。而爵賞不能不吝。含憤以待羣下。而刑罰不容不嚴。初心未嘗不欲生為英君。歿享令譽。有血氣之剛。而無學問之助。後之人君。非無大有為之志。而内無正誼明道之功。外無昭德拂違之佐。禍亂之來。不減德宗。至於時窮勢遏。雖有堯舜之心。不免赧獻之續。則以其所挾持有鄰於德宗者也。此有感於明崇禎帝。不勝欲速見小之私。不得已而有身殉社稷之慘。讀書論世。有以見其言外之指矣。

讀史提要錄十二卷 乾隆壬辰刻本

國朝夏之蓉撰。之蓉字芙裳。號醴谷。高郵人。由進士官教諭。乾隆丙辰。召試博學宏詞。授檢討。是書斷自漢史。迄於元明。於國勢之興衰。政治之得失。人物之純疵邪正。有得輒記。自謂在京師與同年陳句山齋息園上下其議論。歸田後。復與茹三樵侯起𡌶商榷析衷。提其綱要。大旨平易近人。不為胡致堂之刻。亦不至如尹起莘之膚淺。然謂馬鄭解任太瑣屑。遂一轉而為何鄧之清談。膚謗制行太峻厲。遂一轉而為嵇阮之放誕。大如時文批尾中語。遠於事情。比之于慎行讀史漫錄。猶為遜之。以視魏叔子顧寧人之博覽遐稽。則不逮遠甚也。

十七史商榷一百卷 乾隆丁未刻本

國朝王鳴盛撰。鳴盛字鳳喈，一字禮堂，別字西莊。嘉定人。乾隆甲戌第二名進士，授編修，累官內閣學士，左遷光祿寺卿。以海虞毛晉所刻十七史行世已久，從未有全校之一周者，為改譌文，補脫字，去衍文，又舉其中典制事蹟詮解蒙滯，審覈踳駁，謂讀史者不必橫生意見，馳騁議論，但當考其典制之實，俾建置沿革瞭如指掌，而法戒待人之自擇，不必強立文法，擅加予奪，但當考其事蹟之實，年經月緯，部居州次，紀載之異同，見聞之離合，條析無疑，而褒貶聽諸公論。於一史之中，紀志表傳互相稽考，而得其異同，又取稗史叢說以證其舛誤，最詳於輿地、職官、典章、制度。計史記六卷，漢書二十二卷，後漢書十卷，三國志四卷，晉書四卷，南史合宋齊梁陳書十二卷，北史合魏齊周隋書四卷，新舊唐書二十四卷，新舊五代史六卷，別論史家義例者略為綴言二卷。主於校勘補正，審覈虛實，辨異同。

前人糾謬拾遺之作，不屑沿襲擁擠。凡不喜褒貶人物，以為空言無益也。錢氏大昕嘗謂自惠戴之學盛行，學者但治古經，略涉三史，三史以下茫然不知，得謂之通儒乎。鳴盛與大昕皆以博學工詩文稱，研經一以漢人為師，而此書辨博詳明，又與廿三史攷異相上下，可謂述作之選矣。

宋遼金元四史朔閏考一卷　嘉慶庚辰刻本

國朝錢大昕撰。錢侗增補。侗字同人。嘉慶十五年舉人。書館議叙。以知縣選用。大昕邃于史學。精于推步。因修元史。天文志有閏考朔考。爰仿其例。撰遼金元四史朔閏考。蓋宋時憲術十八改。遼改。三改。元亦三改。所以甲子不殊。朔閏互異。其跋數學九章略云。此書言淳祐丙午十一月丙辰朔。初五日庚申冬至。初九日甲子。此九韶據當日曆日。確乎可信者也。而元郝經續元行。載丙午歲十一月十五日辛未星異。則是月當為丁巳朔。相差一日。蓋元初承用金趙知微術。置朔與宋朔不盡合。而前人未有考及此者。采之正史。暨稗官野史。證以金石各刻。并名人詩文集。將及成書。以嘉慶九年十月卒。遺稿未全。弟子李銳為之增補。侗精於考核。於秝算之學。亦能究其原本。更取正雜諸史。覆加編次。證以羣書金石中之有關於四朝者。參互考訂。凡書數百種。金石二千通。繙閱釐補。其非月朔而有干支可以遞推者。如各帝之生日聖節。金之射柳擊毬并御常武殿。臨幸東宮。元之廷試。皆有一定日期。又如偽齊劉豫用金正朔。其朔可考。金必相同。檢閱推算。計所增者一千二百餘條。嘉慶二十五年。阮福刻于廣州。跋稱同人推至至元以後。及明而止。至元十四年滅宋之後。無所謂互異。且是時用郭守敬授時術。朔閏不惑。何考之有。刪至元十四年以後之朔閏。至宋德祐而止。付之梓人。其謂遼時與梁唐晉漢周宋。各自為術。而遼之耶律儼陳大任。雖同用祖沖之大明術。又時有牴牾。故遼志考閏朔以著誤異。然遼制國人制作。不得傳於鄰境。無籍可徵。儼與大任不同之所以然。其詳不可考。當時就賈俊所進之大明術。以著二考而已。敘述至為精審。

廿二史劄記三十卷湛貽堂刻本

國朝趙翼撰。翼有 皇朝武功紀盛。已著録。自貴西乞養歸。優游林下者餘三十年。著述凡十餘種。而廿二史劄記尤為人所稱述。自序謂稗乘脞說。與正史歧互者。修史時棄而不取。必有難以徵信之處。今裁據以駁正史之訛。不免貽譏有識。是以多就正史紀傳表志參互勘校。摘出牴牾。以俟訂正。錢大昕稱為論史特識。師古以後未有能見及此者。所記多發大端。凡古今風

會之遞變。政事之屬。更有關於治亂興衰之故者。必綜合史傳。賅貫首尾。緯以議論。得失昭然。其論作史年歲。謂李延壽作南北史凡十七年。歐宋修新唐書亦十七年。溫公作資治通鑑凡十九年。司馬遷作史之歲月。更有過之。合班史歲月並觀之。可知編訂史事。未可聊爾命筆。元修宋遼金三史。不過三年。明初修元史。兩次設局。不過一年。毋怪乎草率荒謬。為史家最劣。明史自康熙十七年。至乾隆初始進呈。閱六十

年。日久功深。最為完善。誠作史者所宜知也。推論武后納諫知人。其視懷義易之等。不過如面首之類。人主富有四海。妃嬪動至千百。后既身為女主。而所寵倖不過數人。固亦無足深怪。故后初不以為諱。並若不必諱也。立論乖謬。當時何無人見及。俾令刪除。留此疵痏。

鑑評別錄六十卷　光緒乙巳刻本

國朝黃恩彤撰。恩彤字石琴。寧陽人。以溫公通鑑。論斷無多。或于理爲長。于事未協。胡身之注所論。好以成敗論人。每加糾駁。各以條記。錄成是編。辨其事之得失。因以覈史家所書之信否。事有似是而實非者。有幸而成不幸而敗者。人有一代所推千秋所重。而未免名過其實者。功有冠乎一時。而未免因人成事者。政有悖乎衆論。而卒不出所規畫者。言有切中時弊。而當日實不能行者。所評以此爲標的。審時度勢。期得其真。先著有兩漢史斷三國書法。故漢魏稍略。晉後加詳。自謂用力頗勤。然學無本原。辭多淺率。如謂關侯遇害而呂蒙遽卒。未幾函首畀魏。而曹操亦薨。豈曾逢其時耶。豈侯之靈有以奪其魄耶。又謂身之云。史以懿死爲王凌之祟。信乎。儻果能然。固忠勇之鬼也。竊謂豈惟凌能爲祟。關壯繆爲呂蒙暗算而蒙旋死。迨孫權函首送洛陽而操即死。蓋皆侯之靈有以

奪其命也。以言史識。誠管蠡之見矣

紀事約言二卷　光緒七年刻本

國朝夏勤墉撰。勤墉字陽孟，江陰人，恩貢生，煒如子。諸生。取袁樞陳邦瞻之紀事本末，自春秋後以迄于宋，摘其編次而條記之。其謂治河不思所以疏導而防塞之，此河之所以決也。官制原可更正，特治道不明，雖正何益，可謂要言不煩。論濮議謂英宗先正東宮，始繼大位，以帝統所在，不顧私親，司馬光立議甚正，惟欲尊濮王以高官大國則非是。王珪皇伯之稱，更為繆戾，宜韓琦歐陽修曾鞏不服也。程頤欲不稱親而加禮，尊為皇伯父濮國大王，猶珪意也。勤墉謂英宗久為仁宗後，上承大業，非濮王所得私，特係濮王所生，何可稱為皇伯。且子不爵父，宜仍昔日封號，稱本生考，而稍殺天子之禮以祀之，頗得情理之平。汪宗沂謂宋孫氏唐史論斷，箝帙不多，而論定持平，非近世偏舉一端，任刻覈疏略之見，緦緦然以翻案為能者比。是書足與孫氏相頡頏，亦定論也。

述齋春秋說一卷　曲園雜纂本

國朝俞樾撰。是書於三傳多所專主。論衛人立晉，主公穀之說，謂上無天子，下無方伯，自相推奉以大亂之道，不問其當立不當立，苟以其得眾而遂予之，則天下之亂自此多矣。荒遠之國，君臣之分未見明，或由眾人推擇，遂為之長，歲食其奉而治其事，若儋耳者，難與語春秋之義。謂春秋譏世卿，其說始于公羊。古者諸侯世其國，大夫士世其家，氏服事其上，孟子所謂故國者，非謂其有喬木之謂也，有世臣之謂也。封建廢則世祿亦廢，遂以孔子為譏世卿，則未明乎古今之異勢也。論極精當。論文之十四年書齊公子商人弒其君舍，至十八年書齊人弒其君商人，謂商人以其君為可弒而弒舍，人亦以其君為可弒而弒商人，首尾五年，書不複踐，書氏甚深。託禪讓之名，錫文讓表，其意可以欺後世，未幾而晉宋齊梁，勸進禪位，若出一手，春秋為亂賊戒者至深切也。論公薨于楚宮，謂襄公一至

楚國。乃慕其居處。剏為楚室。舍泆篋而卒老于是。墨子所謂舍其文軒而竊鄰之敝輿。祖父之所留遺。少小之所便習。棄善敝從。遠代之物。異域之器。則拱璧視之。古時殊方異俗。奇形詭製。聖人擯之而弗御。絕之而勿儲。邦國勿賴其用。攻工勿詳其法。蓋不欲示天下以異也。尤有慨乎其言之矣。其論鄭伯克段于鄢。謂段不言弟。失弟道也。鄭伯書爵。予其能討也。明乎有王者作。必先討其門內之亂。而後可以治天下。雖未必盡合經旨。持論亦自正大。宋儒說經。往往以此也。

俗言一卷 浙江採進本

明楊慎撰。李少通俗語難字。張推證俗音。顏愍楚證俗音略。李虔續通俗文。新舊唐書皆列之小學。齊召南嘗謂書有商盤周誥。詩有十五國風。禮則名物器數。代各不同。春秋則名從主人。傳自為說。昆侖元龜。六日不詹。終葵椎殷之解。伊緩夫台之稱。聖人之經。亦有所謂方言者矣。大抵字必有物。物必有義。謠俗語言之異。亦多原本經傳。無不有名可稱。有文可紀。是書考訂俗語。又記名書所載方言。注其出處。浙江採進遺書目錄云。未詳撰人。李調元以焦竑所刻外卷外集。有俗言。與此本相同。定為慎撰。書中麗欽條。有薛君采禮語予云。君采名蕙。正德甲戌進士。官郎中。嘗與慎論詩有合。亦以議大議罷歸。是書之為慎撰。亦一證也。

蜀語一卷 函海本

明李實撰。實，四川人。進士。梁書沈約傳，著通言十卷。通志沈約俗說三卷，俗說當即本傳所謂通言。通志又有梁劉霽釋俗語八卷。今均不傳。顏師古以世俗之言多謬訛，故質諸經史，為匡謬正俗。多論俗語相承之異。千頃堂書目有陳士元俚語解，福建通志書目有王之珂俚音必辨，今亦未見。實序自謂生長田間，習聞蜀語，釋義切音，皆有典據。官長曰崖，則證之唐語林；積人曰漢，則證之宋書；呼其多曰夥夥，則證之史記；老曰老革革，則證之三國志；冒鼓曰乾，則證之呂氏春秋；木石壯曰巢，曲謂之蜎，則證之攷工記；塵垢曰垢揄，則證之山海經注；夏日暴而曰偏涑，則證之爾雅、楚辭。間引楊升菴說。升菴外集亦有俗言一卷也。

說文凝錦錄一卷 澤經堂刻本

國朝萬光泰撰。光泰字循初，一字柘坡，秀水人。乾隆丙辰，舉博學鴻詞，試罷。旋中是年舉人。昔相如作凡將篇，子雲撰倉頡訓纂，諧聲會意，細入豪髮，故能巧構形似之言，深窈冥之域。許書十四篇，理羣類，解謬誤，辭簡意奧，古藻紛披。光泰撮其單詞，儷為耦語，分天地人動植宮室器衣食形神氣事言等門，因文表致，隨手應心，用劉彥和文心雕龍語，名曰凝錦。嘉慶丁巳，仁和陸堯春重校付刊，謂於說文為翻辭，於小學為支流，讀者沿波溯源，可弗視為詞章之學，而為達神指之一助。至於主階始廟，叔鮪楚烏，參一來二縫，丁左行曲波，縣削櫝勤經之字，戊柚黃對白之工，非徒以說文凝錦字之類，餖飣典故，襞績舊聞者矣。

卍齋璅錄八卷 函海本

國朝李調元撰。自序謂隸草行楷，去古逾遠。字學日漓，音切復各執一家，未有定論。輒本古人之字書韻書，以訂近時之舛。隨時得隨錄，以成是編。攷明代以博雅著攷證稱者，楊慎好偽託以售欺，陳耀文好蔓引以求勝，焦竑多牽綴佛書，傷於蕪雜，方以智以不能審別偽書，所引亦多無稽。國初顧閻始一掃空談，詳密周至，無憑私臆決之失。乾嘉諸儒起而從之，由聲音文字以求義理，詞必有徵，釋精語詳。調元之學以新都為宗，於古人初制文字之原，始辨別傳說之是非，後世遷移轉變之得失，皆所未逮。其博不及筆乘通雅，而大辭近之。其辨點畫，審音義，引據諸書，旁稽謠俗，亦不無可采。至所撰六書分毫，僅斤斤於一音之訛，一畫之舛，而形聲事意之分，古今流別之故，概未之講，尤不足錄矣。

越言釋二卷 鈔本

國朝茹敦和撰。敦和字三樵，會稽人。宋趙叔向采方言之切日用者，作肎綮錄。毛奇齡以越俗方言每證以古音古訓，多與法言韻相發明，凡居平呼其音而不得其文者，韻多有之，略為筆記，作越語肎綮錄。乾隆中，胡文英作吳下方言攷，又以吳音證之經史諸書，凡街談里諺，援古證今，求其意義之所在。是書用意與三書大略相同。其謂越言經緯字作予之去聲，蓋支微魚虞之通；雞之抱卵，越人作步音，為蕭豪魚虞之通。具見心悟。越人謂睡醒為一覺，詩尚寐無覺是也。而作睡作醒謂之忽，於經無致（毛詩作寤），謂字出唐韻。敦和謂升菴楊氏六書索隱直作忽，其說為長，不必另製一字。所見亦直截了當。然大覺小覺皆謂之忽，常語類爾，不獨吳越間人為然也。

字林異同通考四卷六書辨異二卷補遺一卷 嘉慶二年刻本

國朝湯容煟撰。容煟字豫亭，號梅湖，鄞縣人。宋李從周字通，自隸楷而是正於六書，取俗之所易諭而不察焉者，以點畫偏旁糅類目，而質以古文，然如回字收於中字類，臣字巨字匠字收於目字類，東字收於里字類，於篆文隸書均不相合。明葉秉敬字學謂子母相生，形義交蔓，大抵主母而役子，率子以從母，若形近義殊，如孳子眉目膚髮了無差別，而伯仲後先弗為清也，非其母誰能識之。察乎子母相生之微，而引伸觸類，該以簡語。推謂抽字不當從由，咽字不當從因，琴上加一，對內從寸，男本從甬，而云角力為男，稷古文省作畟，而云與槐柳同，皆不足依據。甚矣著書之難矣也。容煟分析三辭，檢六書古今正俗之變，點畫異同之辨，各以類分，略如干祿字書、復古編。前音通序謂讀書必先識字，有古今，有正俗，古與今猶可通也，正與俗則多有不可通者。是編專辨異同，簡約易明，足為初學讀書之津梁。

段氏說文注訂八卷　武昌局重刻本

國朝鈕樹玉撰。樹玉深於說文之學，錢大昕高足也。著新附攷及攷異，曾就正於段玉裁。玉裁說文注徵引極廣，鉤索極深，學者推為文字之指歸，肄徒之津筏。樹玉亦重段氏學，而不欲強為己說，以傅合古意，謂段氏多所更張，非許書本來面目，為之平議以正其誤。序中所舉六端，略謂許書解字，大都本諸經籍之最先者，今則自立條例，以為必用正字，六書轉注本在同部，故

云建類一首，今以為諸字音指略同，義可互受。凡引證之文，當同本文，今或別易一字以為引經會意字者，孳乳浸多，今有音義相同，及諸書失引者，輒疑為後人增；陸氏釋文、孔氏正義所引說文多誤，韻會雖本繫傳，而自有增改，今則一一篤信，可見其訂正之大凡。書中舉正諸有依據，如謂玉篇珌古文作璪，不引說文，廣韻璪，汗簡、古文四聲韻所引不足信，六書故引唐本，有不足信者，个片等字是也，第為俗字。正義所引說文多誤，蓋引自他說，未必檢尋原書。佩觿所說多不足信。段云六書故回唐本說文有月部，樹玉謂說文五百四十部，不容妄增一部，其謬可知。五經文字輒立一部，後人誤為原本。張氏於說文甚疏，不足信。通俗文乃通俗，不足以證說文。又謂古讀非後世音韻所能限，元應多采古書，未必無誤，顏陸引字林不引說文，未可便謂許書本無。古人文字，非後世所能改。於段氏千慮之失，有匡正而無掊擊。阮元序謂當與劉炫規杜並傳。

礼器釋名十八卷 錢研齋藏書本

國朝桑宣撰。劉熙釋名自叙，以自古制器立象，或典礼所制，或出自民庶。名號雅俗，各方名殊。故撰天地、陰陽、四時、邦國、都鄙、車服、喪紀，下及民庶應用之器，即物名以釋義，謂之釋名。論者謂其斷名物，辨典礼，可因以推古人制度之遺。宣推原其意，以礼器制度，有三礼圖諸書，而專尚釋礼器之名，尚甚尠。纂漢唐諸儒訓詁，以釋名為主，分別部居：一瑞贄，二冠冕，三服飾，四環佩，五舟車，六旌旗，七几席，八主祏，九蓍龜，十籩豆，十一尊彝，十二樂舞，十三薪燎，十四用器，十五泉幣，十六射器，十七兵器，十八喪器。雜纂成文，參互錯綜，引用原書，一一注出。劉熙之書，以同聲相諧，推論稱名辨物之意，宣謂諧聲之訓最古。如乾健、坤順、仁者人也、誼者宜也，均以音近為訓。以諧聲錦从帛金聲。凡為聲者皆兼義，而熙云錦金也，作之用功，其價如金，故其制字从帛與金。是以諧聲之字為會意，其中頗多穿鑿。宣亦多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取諧聲，未免偏而不舉。自序謂五礼之次，後儒率以兵凶置末，而開元礼以後，未有易之者，亦非古義。

寄廬讀史記臆說五卷 光緒十年刻本

國朝楊琪光撰。琪光字子琳，武陵人，官道員。琪光師法歸方，意在即讀史以練文筆，然亦間有篤論。讀李斯傳，謂荀卿因斯詬卑賤辱困窮兩言。不之訶責，使斯成為無所不至之鄙夫，善教者宜杜遏其萌。讀佞幸傳，謂閎時綴衣之微，皆必擇端人正士，安得復用制。中官皆統於冢宰，具見史識。分野之說，以五星二十八宿為禹貢九州，周家十二建國所分隸，大九州諸國不與焉。即以周之建國言之，春秋之初尚百餘國，何以十二國外，皆不應星象；應星象者，見凶祥，當條德以禳之，豈不應星象者，遂可洒天虐民？且大梁為趙之分野，東井為秦分野，舉周之秦趙受封之歲，歲星之所臨而言，於石趙、姚秦何與，而勤之興滅之亡，亦應其象。理本難通。琪光謂古有分度，分野之說，覆幬之下，豈惟方內應其躔度。其說亦自有見。惟書中有云：陸清獻草憲宗責已詔，讀者咸詫，遂因以中興誤以德宗為憲宗。

陸宣公為清獻，誠大謬不解者矣。

史記探源八卷　宣統庚戌排印本

國朝崔適撰。適字觶甫，歸安人。以太史公時未有古文，謹其所本有，辨其所本無。夫指謂史記之文與全書乖者，為劉歆所竄亂。至若年代懸隔，章句割裂，是後世妄人所增，與鈔胥所脫，又有誤衍、誤倒、誤改，為之正其文，更其次。卷一為序證，舉要、餘則依篇為次，其說正文字頗有精到之處。主謂劉歆奪孔子之春秋而歸之魯史，自造書序百篇，而託之孔子，以箝魯韓詩歐陽夏

侯氏書為異說，而壹之於所託之孔安國、毛公，造逸禮以下書名，顛倒五經，波及龍門以為佐證。造為終始五德之說，竄入黃帝、秦始、漢高本紀、十二諸侯年表、張耳傳、十二分野、變象互訛，皆創自歆。其古文經傳，是非與春秋相反，以春秋非孔子作，創為赴告則書之說，竄入十二諸侯年表、齊陳鄭世家，竄其不書日官失之之說於左傳，又竄入史記，假託古文經傳。於尚書為獨詳。史記為某作某篇者，皆據書序竄入，緯書出哀平間，與古文經傳同時，皆歆與所徵千數人所為。左邱明國語，本非紀年月之書，其言年月，亦歆所點竄。八書皆贗鼎，歆為天文志而託始於甘石星經，猶之為三統歷而託始於黃帝顓頊夏殷周魯六歷，終始五帝，託始鄒衍，五色人帝，託始呂覽，六天帝與分野，皆託始於周官司服及馮相氏、保章氏，春秋古文則託之公穀，古文尚書則託之孔安國，分野之說竄入左傳國語周禮晏子呂覽淮南及史記諸篇，而係

之以漢書天文志，後人竄天文志入天官書。因造學天官於唐都語，以為證。討序衛宏所作，古文家與今文說立異，無一字不鑿空。適蓋力尊今文，而以古文之學皆歸獄於子駿，逸禮古書周官爾雅圖讖，皆所偽託，其詞辨而堅，自謂俞樾為本師，而學說乃與廖康為近。朱祖謀序推波助瀾，謂古文家亂經學以亂政學，言今文則於古今中外政理無所不通，言古文則無所不闚。祖謀於文不為作，疑即適所自為也。

春秋經傳朔閏表發覆四卷 求己堂八種本

國朝施彥士撰彥士字容之號樸齋崇明人道光辛巳舉
人官萬全知縣顧震滄春秋大事表分朔閏為四卷又
長歷拾遺及附錄一卷援引賅博特未諳歷法唯憑排
數日月故于襄公二十七年下一仍杜氏長歷疊置兩
閏後此孔繼涵蒙谷有春秋閏例日食例未見傳本彥
士究心實學於天文輿地肆力最深推步以嘉興徐發
圖臣天元歷理為根柢謂東遷以後失歷失閏冬春上
篡正朔下移甚至春而日南至十二月而火西流所以
孔子嘗譏司歷過左氏亦謂再失閏杜征南推憑經文
朔日前卻閏月以求其食而經誤傳誤卒不可定王伯
厚云春秋日食三十六歷家推驗精者不過得二十六
唐一行得二十七本朝衛朴得三十五惟莊十八年三
月古今算不入食元史歷志所推春秋三十七事傳五
年九月朔食既缺而不載桓三年七月日食既僅推得
六分四十一秒又意在以經證歷未嘗指出失閏之漸
惟圖臣能以歷證經著為經傳注疏辨正而其書不傳
求諸所得歷法積年布算則全經日食乃得其三十四
以月建名月比而核之所以知春秋失閏之有漸周正
之改日與否而全經朔日由是可推因撰春秋朔閏表
發覆四卷續疇人傳論云徐氏據竹書紀年甲子斥班
固歷志之非取大統法稍變歲實以上合於天元甲子
為歷元初無足取樸齋獨推崇甚至觀其於宣四年閏
七月六年閏六月八年十年十二年并閏五月則其為
遷就求合亦顯然可見漢末去古未遠宋仲子以七歷
考春秋互有得失已自不能全合矧在二千年以後歲
實消長之歷法而欲冀其吻合二千餘年以前紀載失真
之日名此杜氏所謂度己之跡而削他人足吾知其必
不然也

左傳杜解集正八卷　適園藏書本

國朝丁晏撰晏字儉卿號柘堂江蘇山陽人道光辛巳舉人侍讀銜內閣中書是書大旨以左氏紀二百四十年之事向無左氏則事實不明并春秋之經亦無由推見至隱楷劉賈許穎服五家之注皆佚杜解成在太康平吳之後心志既侈論說多乖集諸家之說正杜氏之非跋者乃謂其先斷左氏之書信其為六國時人為田齊三晉等飾詞與杜氏為司馬氏飾前後一轍而孔子作春秋之意乖矣妄生異端非晏意也昭二十六年傳携王奸命解云幽王少子伯服晏引顧亭林洪北江之說以携王為王子余臣是矣考竹書幽王五年王世子宜臼出奔申八年王立褒姒之子伯服為太子十一年申人鄫人及犬戎入宗周弒王殺王子伯服執褒姒以歸申侯魯侯許男立宜臼于申虢公翰立王子余臣于携是為携王二王並立平王元年東徙洛邑二十一年晉文侯殺余臣梁曜北云申侯者平王不共戴天之讎也乃始屏于申繼立于申終且為之戍申不可謂非與聞乎弒矣虢公明冠履大義獨立余臣輔相二十年之久而史并削余臣不書毋亦昧乎春秋之義日知錄云文侯之命平王報其立己之功而望以殺余臣之效也當時諸侯但知冢嗣當立而不察其與聞乎弒為可誅虢公之立余臣或亦有見乎此杜世族譜及傳注韋注晉語並謂以携王為伯服孔疏引劉炫說褒姒之黨立之引束皙說伯服立積年始廢又以為余臣非嫡故稱携王均

未足為據此可以補晏書所未備

春秋決事比一卷皇清經解續編本

國朝龔自珍撰自珍字璱人更名鞏祚號定菴仁和人道光己丑進士由內閣中書累官禮部主客司郎中漢董仲舒通經醇儒三策中所謂任德不任刑之說正心之說皆本春秋以為言至引正誼不謀利明道不計功以折江都王獨災異之對引兩觀桓僖亳社大災妄擇經意眞西山論之甚詳春秋決事比之書崇文總目以仲舒既老病致仕朝廷每有政議武帝數遣廷尉張湯問其得失於是作春秋決疑二百三十二事動以經對至吳丁季黃復平正得失今止七十八事馬貴與謂此即獻帝時應劭所上仲舒春秋斷獄漢志言自公孫宏以春秋之意繩下張湯以峻法決理於是見知腹誹之獄興湯傳言湯請博士弟子治春秋尚書者補廷尉史蓋漢人專務以春秋決獄陋儒酷吏遂以二傳中所謂責備之說誅心之說無將之說與所謂巧詆深文者相類常秩謂孫復所學春秋商君法耳蓋自漢廷比附經義以公羊為致用干祿之書而刑書所以為禮義之旨微矣武進劉禮部逢祿據經決事有董相風以春秋文成數萬其旨數千天道決人事備以之斷史可以決天下之疑乃斷諸史刑禮之不中者為議禮決獄四卷自珍承其學效董氏例張後世事以設問之得一百二十事為春秋決事比十一篇君道篇第一君守篇第二臣守篇第三不應重律篇第四不應輕律篇第五不定律篇第六不屑教律篇第七律目篇第八律細目篇第九人倫之變篇第十自序篇第十一引經傳一百二十事原佚自序謂在漢司馬氏曰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又曰春秋明是非長於治人晉臣荀崧踵而論之曰公羊精慈長於斷獄九流之目有董仲舒一百二十三篇其別公羊決獄十六篇頗佚亡其完具者發揮公羊氏之言入名家何休數引漢律入法家而漢廷臣援春秋決賞罰者比比也入禮家矣又出入名法家自珍治春秋以後世之事出春秋外萬萬春秋不得而盡之也春秋所已具者則眞如是欲使孫文進義竟其用援其文神而明之本之劉禮部者七事大書別之如公羊稱沈子女子北宮子曰故事亦漢儒林傳所謂東平嬴公守學不失師法者也

劉炫春秋左氏傳述義一卷 漢學堂叢書本

國朝黄奭輯 奭字右原甘泉人 漢張蒼賈誼修春秋左氏傳劉歆從尹咸受左氏賈逵鄭衆服虔皆為左氏學然参用公穀至杜預專治左氏晉宋傳杜學其後為義疏者沈文阿蘇寬劉炫於是又有劉學北史炫傳載春秋述議四十卷隋志作春秋左氏傳述義卷同唐志亦作述議三十七卷崇文總目春秋述議傳隋東京太學博士劉炫撰本四十篇唐孔穎達正義盖據以為說而增損之今三十九篇已宋志有述義略一卷其書久佚奭從孔疏採録為一卷馬國翰玉函山房輯佚本分為二卷奭輯陳沈文阿春秋左氏經傳義略一卷陳王元規續春秋左氏經傳義疏一卷後魏蘇寬春秋左氏傳義疏一卷 文阿字國衛吴興武康人由博士遷通直散騎常侍兼國子監博士南史陳書儒林傳並有傳王元規字正範太原晉陽人仕陳尚書祠部入隋為秦王東閣祭酒南史及陳書儒林傳經典釋文左氏梁東宮學士沈文何撰春秋義疏闕下袟陳東宮學士王元規續成之寬書隋唐志並不載春秋正義序云沈氏於義例粗可於經傳極疏蘇氏則全不體本文唯旁取賈服劉君於數君之内實為翹楚然聡惠辯博固亦罕儔而探賾鉤深未能致遠其經注易者必具飾以文辭其理致難者乃不入其根節又習杜義而攻杜氏雖規杜過義又淺近然此諸義疏猶有可觀云云盖唐人專宗杜注而後世又祗存孔疏光伯全書不可究悉綱羅放佚未能究其考正舊疏則有劉孟瞻之書為詳

麋信春秋穀梁傳注一卷　玉函山房輯本

國朝馬國翰輯　國翰字竹吾歷城人

經典釋文序錄穀梁麋信注十二卷字南山東海人魏樂平太守麋信注楊士勛疏引或作糜信禮記正義引其說反音事文作縻信冊府元龜麋信外復出康信太平御覽引穀梁注庚信並誤其注春秋穀梁傳隋唐志並十二卷隋志又有春秋說要十卷唐志作左氏傳說要卷數同冊府元龜云春秋要一卷隋志又有麋信理何氏漢議二卷魏人撰唐志作春秋漢議十卷麋信注鄭氏駁釋文有穀梁音今並佚孝經說云孔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以春秋屬商孝經屬參故應劭風俗通言穀梁為子夏門人楊士勛謂受經于子夏惠棟謂桓譚新論云左氏傳遭戰國寢藏後百餘年魯穀梁赤為春秋殘略多所遺失然則穀梁子非親受經子夏矣古人親受業者稱弟子轉相受者稱門人則穀梁子于子夏猶孟子之于子思故魏麋信注穀梁以為與秦孝公同時則固深取其說也國翰從楊疏釋文及御覽輯錄為卷如討作糾蒐作搜射作亦鍾作董宮作官本多異字五麾五兵五穀說同徐邈皆必有所承同時甘泉黃奭亦有輯本不及國翰本之備又多不注所出之書今以此本著錄隱元年公子益師卒傳大夫日卒正也不日卒惡也疏引麋信云益師不能防微杜漸使桓弒隱若益師能以正道輔隱則君無推國之意桓無篡弒之情陳澧云益師卒與桓弒隱事隔十年而可歸罪於益師乎公羊云何以不日遠也此最通達則傳疑穀梁亦嘗言之信泥此傳不日惡也之言遂為此注楊疏引何休云公子牙季孫意如何以書日足以破其說矣光緒季年燉煌石室出唐寫本春秋穀梁經傳解釋僖公上第五殘卷存一百三十有九行始於僖公八年十二月訖於十五年十一月不書作者姓名考穀梁僖公十四年冬蔡侯肸卒楊疏引麋信曰蔡侯肸父哀侯為楚所執肸不附中國而常事父讎故惡之而不書日也今此注正在卷中辭句小殊此古人引書常例知此卷為麋信注隋唐志不舉解釋之名亦賴此卷之存經傳之文取以校今集解本頗有異同如十年傳治其將衛士而往衛冢乎此無往字覆酒於地而地賁此無而字國子之國也此子上有則字子何遲於為君此無於字吾與女未有過切此過字作還明則麗姬必死此無明則二字不若自死此無自字經十有二年春王正月此作春王三月十五年九月傳諸侯五此五下有朝字又春秋相殿此秋下有自字皆可補陸氏釋文之闕文中世子作太子治作理知是春為高宗朝所書此注楊疏偶有甄采冊府元龜太平御覽亦尚引其書蓋陳諸家書目則均未之及知天水中葉已佚也上虞羅氏寫影印行附著於此

京相璠土地名一卷 玉函山房輯本

國朝馬國翰輯杜氏春秋釋例別集諸例及地名譜第歷數相與為部地名本之泰始郡國圖然地名篇稱孫氏借稱于吴故江表所記特畧則屬稿在平吴以前故所列多兩漢三國之郡縣與晉時不盡合晉京相璠撰春秋土地名水經注云京相璠與裴司空彥季修晉輿地圖作春秋地名隋志春秋土地名三卷晉裴秀客京相璠等撰唐志直題京相璠撰卷同是書久佚國翰從水經注初學記所引裒錄為帙有與杜同者有為杜所闕者中如釋垂郇在高都中人在望都鄗道元一以為疏遠未足為證一以為未詳蓋不免舛失如前城柏舉焦瑕窮養皆確切指言之足補杜氏之疏漏同時漢學堂經解輯本不注出處惟與杜同異詳略各條下均引釋地原文為此本所略其謂璠云河內山陽西北六十里有鄧城此地名不見經傳釋例土地名亦闕或以為即葵丘瀧水一條謂不見經傳釋例亦闕據水經即表水入時水當屬齊地襄十年會吴于柤柤宋地云云杜注楚地釋例亦闕昭九年以夷濮西田益之璠云以夷之濮西地益也釋例土地名云夷濮本陳地也皆可互相參攷

賈逵春秋左氏傳解詁二卷 玉函山房輯本

國朝馬國翰輯後漢賈逵字景伯扶風平陵人父徽元伯從劉歆受左氏春秋逵悉傳父業建初元年受詔列公羊穀梁不如左氏四十事奏之曰左氏義深於君父公羊多任於權變名曰左氏長義又作左氏訓詁漢晉諸儒稱曰賈侍中本傳云尤明左氏傳國語為之解詁五十篇章懷注左氏三十篇國語二十一篇也隋唐志並三十卷其書散佚宋王應麟輯古文春秋左傳十二本中載賈逵佚說國翰更補綴之為二卷何休公羊序賈逵緣隙奮筆以為公羊可奪左氏可興徐彥公羊疏逵作長義四十一條云公羊理短左氏理長[illegible]十九條十七事在逵之前雖扶左氏而毀公羊但不與讖合逵作長義奏御于帝幾廢公羊也孔沖遠謂鄭眾賈逵服虔許惠卿之等各為詁訓然雜取公羊穀梁以釋左氏此乃以冠雙履將絲綜麻方鑿圓枘其可入乎蓋自杜注孫經以就傳孔疏左杜而右劉篤信專門多所刊落而賈服之說遂僅流為傳聞見隋志有孫毓撰春秋左氏傳賈服異同略五卷[illegible]唐志同今佚隱十一年周之宗盟異姓為後疏稱孫毓難服云同宗之盟則無與於異姓何論先後若通共同盟則何稱於宗襄十四年王室之不壞服虔本壞作懷疏引孫毓云衆舊本及賈氏皆作壞是書大旨申賈而駁服國翰輯有孫毓毛詩異同評及春秋左氏傳義注謂服虔注受於鄭康成而王肅說多主賈逵孫毓於王猶評詩之見也其說信矣武威張

謝輯有賈逵左傳解詁見二酉堂叢書目錄未刊馬氏此本附所輯長經章句一卷謂左氏之學傳於後世景伯之力也

江熙春秋公羊穀梁二傳評一卷 玉函山房輯本

國朝馬國翰輯 漢宣帝召五經名儒太子太傅蕭望之等大議殿中平公羊穀梁同異時公羊博士嚴彭祖侍郎申輓伊推宋顯穀梁議郎尹更始待詔劉向周慶丁姓並論此為平議二傳之權輿隋書經籍志春秋公羊穀梁二傳評三卷不著撰人唐志題江熙玉海穀梁二傳評今佚范甯注引十九節國翰據輯為一卷熙濟陽人字太和錄注兗州別駕范甯集解序云升平之末先君北蕃迴軫頓駕于吳乃帥門生故吏我兄弟子姪研講六籍次及三傳釋穀梁傳者雖近十家皆膚淺末學不經師匠乃與二三學士及諸子弟各記所識并言其意義云門生同門後生故吏謂昔日君臣江徐之屬是也魏晉已來注穀梁者有尹更始唐固糜信孔演江熙程闡徐仙民徐乾劉瑤胡訥之等故曰近十家國翰謂熙評二傳非專釋穀梁且范解亟取其說而無斥駁所謂二三學士不在十家之列也案哀二年經注鄭君曰蒯聵欲殺母靈公廢之是也若君薨有反國之道者當稱子某如齊子糾也今稱世子如君存是春秋不與蒯聵得反立明矣江熙曰鄭世子忽反正有明文子糾但於公子為貴非世子也又傳納者內弗受也帥師而後納者有伐也何用弗受也以輒不受也以輒不受父之命受之王父也信父而辭王父則是不尊王父也其弗受以尊王父也注甯不達此義江熙曰齊景公廢世子世子還國書篡若靈公廢蒯聵立輒則蒯聵不得復稱曩日世

子也稱蒯聵為世子則靈公不命輒審矣此矛楯之說也然則從王父之言傳似失矣經云納衛世子鄭世子忽復歸于鄭稱世子明正也明正則拒之者非也劉賓楠謂范甯經傳兩注皆引江熙說是也鄭忽許其反正而於莊公卒後亦稱世子則謂君薨無稱世子之道非矣以王父命辭父命乃衛輒所據之義其意以父得罪王父雖其子得申王父之命以辭父也不知王父之命固行之於父而辭父之命豈人子所忍言哀三年經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此明是衛為兵主而先國夏者當是夫子特筆蓋蒯聵得罪於父暨父死而又爭國不可以莫之討也故託於齊國夏以為伯討以正蒯聵之罪而又存蒯聵世子之名於春秋以正輒之罪所以兩治之也全祖望正名論孔子以世子稱蒯聵則其嘗為靈公所立無疑矣觀左傳累稱為太子固有明文矣不特此也其出亡之後靈公雖怒而未嘗廢之也靈公欲立公子郢而郢辭則靈公有廢之意而不果又有明文矣惟蒯聵未嘗為靈公所廢特以得罪而出亡則聞喪而奔赴衛人所不可拒也蒯聵之歸有名而衛人之拒無名也況諸侯之子得罪於父而仍歸者亦不一矣晉之亂也夷吾奔屈重耳奔蒲乃奚齊卓子之死夷吾兄弟相繼而歸不聞以得罪而晉人拒之然則於蒯聵何尤焉故孔子之正名也但正其世子之名而已既為世子則衛人所不可拒也皆可與江熙之說相發明故備著之

潁容春秋釋例一卷　玉函山房輯本

國朝馬國翰輯經典釋文陳郡潁容作春秋條例後漢書儒林傳潁容字子嚴陳國長平人也博學多通善春秋左氏師事太尉楊賜郡舉孝廉州辟公車徵皆不就初平中避亂荊州聚徒千餘人劉表以為武陵太守不肯起著春秋左氏條例五萬餘言建安中卒杜預集解序劉子駿創通大義賈景伯父子許惠卿皆先儒之美者也末有許子嚴者雖淺亦復名家故特舉劉賈許潁之違以見同異隋志春秋釋例十卷漢公車徵士潁容撰唐志潁容釋例七卷今佚國翰輯錄二十七節謂其全書體例不能詳考杜氏亦著釋例書名與潁氏同或因其例而增修之考隋志載梁有春秋左氏傳條例九卷漢大司農鄭衆撰春秋釋例引序一卷齊正員郎杜乾光撰亡春秋條例十一卷晉太尉劉寔撰春秋經例十二卷晉方範撰春秋左氏傳條例二十五卷春秋左傳例苑十九卷梁有春秋經傳說例疑隱一卷吳略撰今其書皆不可見矣釋文序錄稱汝南彭汪字仲博記先師奇說及舊注大中大夫許淑字惠卿魏郡人注解左氏傳隋唐志皆不著錄國翰僅從正義采輯未足成袟附著之

春秋左傳王氏注一卷　玉函山房輯本

國朝馬國翰輯　王肅字子邕東海蘭陵人魏衛將軍太常蘭陵景侯有易注十卷又注尚書禮容服論語孔子家語述毛詩注作聖證論難鄭元其春秋左氏傳隋唐志並三十卷今佚國翰輯錄一帙謂肅父朗有傳注十二卷隋志別載之似肅因父書增多十八卷故兩注並行於代其本字往往與杜氏殊異杜集解非一家則異字或繇杜而改哀六年引夏書惟彼陶唐六句以為太康時孔與傳合正義疑肅見古文匿之而不言同時董遇字季直宏農華陰人魏侍中大司農有周易章句其為左氏章句隋志作春秋左氏傳唐志作左氏經傳並三十卷國翰亦輯得十節其本字如昭六年士匄作王正二十年壹作搏壹二十三年伍侯作五侯之類多與杜異而同於賈服王肅國翰謂漢魏時古本足取正俗本之誤未可執後行之本以疑前儒也杜預經傳集解多從肅說史記裴駰集解引王肅作三軍注始復成國之禮杜注亦云今復成國之禮又引王肅為仍牧正注牧正牧官之長杜注亦云牧官之長隱元年傳都城過百雉杜注一雉之牆長三丈依肅說三丈為雉不用戴禮韓詩雉長四丈之說桓六年傳接以太牢杜注以禮接夫人重適依肅說接待夫人不用鄭注接為捷謂食其母之說宣元年傳文馬百駟杜注畫馬為文四百也依肅注以文為畫馬而廢賈逵貍文之古訓定十年杜注犧尊象尊也沖遠正義引王肅以為犧尊象尊為牛象之形背上負尊而廢毛鄭以來犧讀如娑之古訓襄二十六年傳以誣道蔽諸侯罪莫大焉孔疏云服虔作弊王肅作蔽當如王為蔽掩之也襄二十八年傳子產相鄭伯以如楚舍不為壇杜注除地封土為壇疏云服虔本作墠王肅本作壇昭十三年傳鄭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貢杜注言鄭國在甸服外爵列伯子男不應出公侯之貢疏引王肅云鄭伯爵而連男言之猶曰公侯足句辭也杜用王說與鄭眾服虔謂鄭伯在男服賈逵謂男當作南南之君茲異昭二十年傳琴張聞宗魯死杜注琴張孔子弟子字子開名牢正義曰家語云孔子弟子琴張與宗魯友七十子篇云琴牢衛人字子開一字張即牢曰子云是也杜氏此注盡用王肅家語之文孔疏引賈逵鄭眾以琴張為子張即顓孫師鄭氏論語注牢弟子子牢也與琴張判為二人昭二十八年傳惟此文王帝度其心孔疏王肅注及韓詩作唯此文王鄭注毛詩作維此王季杜氏亦治用王肅之本襄十七年傳晏子曰唯卿為大夫杜注晏子惡直己以斥時失故孫辭答家老疏云家語孔子云晏平仲可謂能辟害矣不以己是而駁人之非孫辭以避咎義也故王肅與杜皆為此說禮記雜記上疏引聖證論平仲言惟卿為大夫杜元凱注左傳與王肅同昭七年傳杜注弗父何孔父嘉之高祖商頌正義引世本弗父何生宋父宋父生正考父生孔嘉杜依家語本姓宋父下增世子勝一代亦依肅說也山陽丁晏謂讀桓五年孔疏云王肅作聖證論言郊

則圜丘圜丘即郊天體惟一安得有六天也晉武帝肅之外孫也泰始之初定南北郊一地一天用王肅之義杜君身處晉朝共遵王說始悟杜氏阿附王肅注左傳史記注及孔疏所引猶存其略宣九年經陳殺其大夫洩冶杜注洩冶直諫於淫亂之朝故不為春秋所貴而書名孔疏引家語洩冶之於靈公位在大夫無骨肉之親懷寵不去仕於亂朝以區區之身欲止一國之淫昏死而無益可謂狷矣洩冶忠直捐軀春秋所予杜氏黨同家語致貶死節之臣魏書禮志又稱王杜議禪禮同月金乖鄭義所撰杜解集正考之最詳國翰叙錄簡略特備丁說以見肅注之大凡

徐邈春秋穀梁傳注義一卷春秋徐氏音一卷 玉函山房輯本

國朝馬國翰輯徐邈字仙民東莞人東晉中書侍郎太子前衛率為易音尚書音詩音春秋音穀梁注隋志春秋穀梁傳十二卷春秋穀梁傳義十卷並題徐邈撰別有徐邈答春秋穀梁義三卷唐志作徐邈注十二卷傳義十卷音一卷今並佚國翰據注疏及北堂書鈔初學記輯錄一卷注義二書不能區分總以注義題之從陸德明釋文參集韻輯春秋徐氏音一卷惠棟九經古義隱公三年經日有食之傳云其日有食之何也吐者外壤食者內壤闕然不見其壤有食之者也注云凡所吐出者其壤在外其所吞咽者壤入于內疏云壤字為穀梁音者皆為傷徐邈亦作傷糜信云齊魯之間謂鑿地出土鼠作穴出土皆曰壤或當字從壤盡如糜信之言尚書正義九章算術穿地四為壤五為堅五壤為息土考釋文序錄徐邈音三卷系之左氏據楊疏及惠氏所引則實為穀梁作音也本傳稱所注穀梁傳見重於時范為集解引述獨多國翰謂其書辭理典據實有可觀亦以為豫章時採求風教邈與甯書極論諸曹心析有素序所謂二三學士者徐當其選不當屬之門生故吏及列於所識近十家中如楊疏所云誠篤論也

公羊嚴氏春秋一卷 玉函山房輯本

國朝馬國翰輯漢嚴彭祖字公子東海下邳人與嚴顏安樂
俱事眭弘弘字孟符節令弟子百餘人常曰春秋之
意在二子矣由是公羊有嚴顏之學為宣帝博士至左
馮翊太子太傅授琅邪王中中授同郡公孫文及東門
雲洪适隸釋漢嚴訢碑宋政和中出於下邳云訢字少
通治嚴氏馮君章句通典引公羊說有高堂隆曰昔馮
君八萬言章句云云是徵嚴氏有書并馮君為之章句
而志不錄馮君名隋志春秋公羊傳十二卷嚴彭祖撰
唐志五卷嚴彭祖述今佚國翰從孔穎達春秋正義徐
彥公羊疏及通典引馮君嚴氏春秋章句合輯為卷並
附錄漢書儒林傳據諸引者稱嚴氏春秋標題焉彭祖
即酷吏嚴延年之次弟傳稱其廉直不事權貴或說曰
天時不勝人事君以不修小禮曲意亡貴人左右之助
經誼雖高不至宰相願少自勉强彭祖曰凡通經術固
當修行先王之道何可委曲從俗苟求富貴乎固方正
之士也

春秋公羊顏氏記一卷 玉函山房輯本

國朝馬國翰輯漢顏安樂字公孫一作翁孫魯國薛人眭孟
姊子也為齊郡太守丞漢書儒林傳稱安樂事眭孟
授淮南泠豐淄川任公由是顏家有泠任之學琅邪筦
路春山冥都皆事安樂故顏氏復有筦冥之學泠豐公
羊疏作陰豐風俗通姓氏篇有筦莞二姓漢有莞路為
御史中丞莞路是草下完非竹下完及竹下官周禮冥
氏鄭司農云讀若冥氏春秋之冥都治公羊春秋當是
有所注述解釋公羊故司農云冥氏春秋之冥路授大
司農孫寶豐授大司徒馬宮及大司徒左咸徒眾尤盛
漢志公羊顏氏記十一篇國翰從徐疏及隸續裒輯七
節附錄本傳為一卷鄭氏六藝論治公羊者胡毋生董
仲舒仲舒弟子嬴公嬴公弟子眭孟孟弟子莊彭祖及
顏安樂安樂弟子陰豐劉向王彥漢書謂嬴公授東海
孟卿魯眭孟後漢書云授東海孟卿孟卿授魯人眭孟
二說不同眭孟蓋學於嬴公而成於孟卿也陳壽祺謂
漢儒傳注必先考其家法然後異同可辨鄭君先事京
兆第五君通京氏易公羊春秋故注禮易用京氏公羊
春秋用顏氏亦可以證其淵源所自矣

春秋穀梁傳章句一卷 玉函山房輯本

國朝馬國翰輯

漢尹更始字翁君汝南邵陵人瑕丘江公受穀梁春秋於魯申公傳子至孫皆為博士魯榮廣皓星公二人受焉皓星姓也亦作浩星沛蔡千秋周慶丁姓皆從廣受千秋又事皓星公宣帝求能為穀梁者莫及千秋選郎十人從受更始本自事千秋甘露元年召蕭望之等大議殿中平公羊穀梁同異時公羊博士嚴彭祖侍郎申輓伊推宋顯穀梁議郎尹更始待詔劉向周慶丁姓並論望之等十人多從穀梁由是大盛更始又受左氏傳取其變理合者以為章句傳子大司農咸及翟方進琅邪房鳳由是穀梁春秋有尹胡申章房氏之學春秋隱九年俠卒穀梁傳曰俠者所俠也疏云徐邈引尹更始云所者俠之氏是更始之書至晉猶存而班氏未錄經典釋文序錄尹更始穀梁章句十五卷隋志梁有春秋穀梁傳十五卷漢諫議大夫尹更始撰亡新唐志題同隋志云尹更始注舊唐志題穀梁章句十五卷今佚國翰謂漢儒傳穀梁者惟更始及劉向有書劉書隋唐書不載范注於劉佚說皆明標劉向甯石子宗五注引劉說疏引舊說云與劉向合明非劉氏說矣且尹在漢為穀梁博士名在慶姓之上又獨有著書則凡引穀梁說及舊說者皆尹氏章句無疑並據合輯為一卷更始為諫大夫長樂戶將錢大昭曰長樂戶將不見表長樂者太后宮也太后宮不置光祿勳蓋統於長樂衛尉矣

春秋穀梁傳說一卷 玉函山房輯本

國朝馬國翰輯

漢劉向字子政本名更生宣帝時初立穀梁詔向受穀梁春秋十餘年大明習嘗講論五經於石渠宗室忠直明經有行少子歆好古文春秋左氏傳向不能非間也然猶自持其穀梁義國翰謂儒林傳云向以故諫大夫通達待詔受穀梁不言撰作隋唐志皆不著錄惟晉書五行志引劉向春秋說范注楊疏並引劉向則劉氏實有書蒐輯十六節其說多明災異與所記洪範五行相表裏云考漢書五行志孔子述春秋則乾坤之陰陽效洪範之咎徵天人之道粲然著矣景武之世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陰陽為儒者宗宣元之後劉向治穀梁春秋數其禍福傳以洪範或說傳字或作傳讀曰附謂附著是也晉志所謂博通祥變以傳春秋班志先引尚書洪範文次引伏生五行傳次引歐陽大小夏侯等說以下歷引春秋及漢事所采皆仲舒向歆說雖其說錯互不同皆舉遠明近明於天人之故欲人君大臣見災異退而自省責躬修德共禦補過則禍消而福至春秋繁露有陰陽位陰陽終始陰陽義陰陽出入諸篇惜子政傳說僅此耳元帝永光元年上封事云周大夫祭伯乖離不和出奔於魯祭伯來穀梁傳以為來朝公羊傳以為來奔此用公羊說公羊經宣公十六年夏成周宣榭火向以為十五年王札子殺召伯毛伯天子不能誅天戒若曰不能行政令何以禮樂為而藏之此說勝何休以春秋當新王因天災樂器示周不復

興之語傳贊稱向直諒多聞其言有補於世說春秋亦
未嘗主一家也

劉歆春秋左氏傳章句一卷 玉函山房輯本

國朝馬國翰輯左丘明作傳以授曾申累傳至梁太傅賈誼趙人貫公從誼孫嘉傳其遺學劉歆子駿從尹咸及翟方進受質問大義初左氏多古字古言學者傳訓故而已歆引傳文以解經轉相發明由是章句義理備焉以為丘明好惡與聖人同親見夫子而公羊穀梁在七十子後傳聞之與親見之其詳略不同哀帝時與房鳳王龔欲立左氏為師丹所奏不果平帝世始得立國翰謂歆左氏章句隋唐志皆不著錄佚已久從正義釋文輯二十節其說多與賈逵穎容許淑並引則三家皆祖述劉氏者也傳稱歆數以難向考向遺集載子歆曰今若年少得黃門侍郎顯處也又云告歆無忽若未有異德蒙恩甚厚將何以報董生有曰弔者在門賀者在閭有憂則恐懼慎事則必有善而遺福也向極諫外家發憤悃愊而歆見重於莽遂為國師何焯謂漢書載其設名於哀帝時以見歆樂禍非望不能乃心王室匪獨左穀之違也至於西京博士皆以左氏不傳春秋今左傳有或書或不書及所謂五十凡者皆發明經義于筆削之理昭若日星安得謂其自為紀事之書非春秋傳為公羊學者求其說而不可得遂逞私臆謂其文為劉歆增益伯山仲師欲扶左氏抑之而不言景伯子慎欲抑眾家尊之而愈力是則寔同師之學妒道藝之真孰偏見之鄙心啟後學以疑古正子駿所謂綴學之士信口說而背傳記是末師而非往古者矣翁氏方綱謂歆所

撰又有春秋左氏傳條例蜀志尹默傳默專精左氏春秋自劉歆條例鄭衆賈逵父子陳元服虔注說咸略誦述不復按本王氏聘珍謂後漢書鄭興從歆講正大義歆使撰條例章句訓詁及校三統歷三統曆歆所撰而左傳條例亦劉氏之書使興為作章句訓詁耳朱竹垞未之詳考故載鄭氏條例章句訓詁而不言劉氏原書當據蜀志補入經義考錄此以見子駿之有功左氏不可言以人廢也

鄭衆春秋牒例章句一卷 玉函山房輯本

國朝馬國翰輯後漢鄭衆字仲師河南開封人太中大夫逵句令興子年十二從父受左氏春秋精力於學明三統歷作春秋難記條例建初六年為大司農其後受詔作春秋刪十九篇隋經籍志鄭衆春秋左氏傳條例九卷唐志有鄭衆牒例章句九卷今佚國翰輯錄為帙即依唐志題之案興本傳云少學公羊春秋晚善左氏傳通達其旨天鳳中從劉歆講正大義歆美興才使撰條例章句訓詁尤明周官長於歷數世言左氏者多祖於興而賈逵自傳其父業故有鄭賈之學馬融列傳嘗欲訓左氏春秋及見賈逵鄭衆注乃曰賈君精而不博鄭君博而不精既精既博吾何加焉但著三傳異同說經典序錄曰王莽時劉歆為國師始建周官經以為周禮河南緱氏杜子春受業於歆還家以教門徒好學之士鄭興父子多往師之今康成所注周禮多引子春及二鄭之說春秋時周禮在魯左氏魯人而善于禮傳中援禮最詳所稱先王之制先王之令與皆是物也衆有周禮解詁此書亦承劉氏而說與周禮互發知左氏周官多有可以會通參校者矣

春秋傳駁一卷　玉函山房輯本

國朝馬國翰輯　後魏國子博士遼西衛冀隆精服氏學，上書難杜氏春秋六十三事。齊郡益都人賈思同仕明為侍講，授靜帝杜氏春秋，駁冀隆乖錯者一十餘條，互相是非，積成十卷。詔下國學集諸儒考之，事未竟而思同卒。後魏郡姚文安、樂陵秦道靜復述思同意，冀隆亦尋物故，浮陽劉休和又持冀隆說，竟未能裁正。周樂遜著春秋序義，通賈服說，發杜氏違，辭理該可觀。梁崔靈恩先習服解，不為江東所行，乃改說杜義，每文句常申服以難杜，遂著左氏條議以明之。虞僧誕又精杜學，因作申杜難服以荅靈恩。陳王元規從沈文阿受業，通春秋左氏，自梁代諸儒皆以賈逵、服虔之義難駁杜預，凡一百八十條，元規引證通析，無復疑滯。張沖撰春秋義略，異于杜氏七十餘事。隋以前南北之難杜者不一，唐初奉敕刪定時未盡佚也。思同駁衛難杜及衛難秦釋之書，隋、唐志並不載，國翰從正義輯錄為卷，據史題賈思同撰，姚文安、秦道靜述。謂正義以劉炫為本，炫北人，引稱及之，故得勵存云。正義所引蘇寬春秋左傳義疏有釋衛冀隆難杜二條，[illegible]蘇為北儒，思同、道靜之流也。

春秋決事比一卷　玉函山房輯本

國朝馬國翰輯　董仲舒，廣川溫城人。史記本傳：漢興至於五世之間，唯董仲舒為明於春秋，其傳公羊氏也。漢志有公羊董仲舒治獄十六篇。王充曰：仲舒表春秋之義，稽合于律，無乖異者。應劭曰：朝廷遣廷尉張湯問得失，於是作春秋決獄二百三十二事，動以經對，即其事也。隋唐志尚有十卷，崇文總目作春秋決事比十卷，今佚。國翰從禮記正義、通典、藝文類聚、白帖、御覽等書輯為一卷，從隋志入春秋類。繁露精華篇云：春秋之聽獄也，必本其事而原其志，志邪者不待成，首惡者罪特重，本直者其罪輕。野客叢書引春秋決事比：甲無子，拾道旁棄乙為己子，及乙長，有罪殺人，以狀語甲，甲藏匿乙，甲當何罪？曰：甲無子，振活養之，雖非己出，春秋之義，父為子隱，甲宜匿乙。與通典東晉喬賀妻于氏上表所引略同。公羊文十五年：齊人來歸子叔姬，閔之也。父母之于子，雖有罪猶若其不欲服罪然。何休注：所以崇父子之親。書皋陶謨：何憂乎驩兜。史記集解引鄭注：禹為父隱，故不及鯀。檀弓曰：事親有隱而無犯。鄭注：隱謂不稱揚其過失也。白虎通五行篇云：父為子隱何法？法木之藏火也。子為父隱何法？法水逃金也。諫諍篇：君不得為臣隱，父獨為子隱何？以為父子一體，榮耻相及。故論語曰：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兄弟相為隱乎？曰：然。與父子同義。故周公誅四國，常以祿甫為主也。詩譜問者曰：常棣閔管蔡之失道，何故列於文王之詩？曰：閔之者閔

其失兄弟相承順之道至於被誅若在周公成王之時則是彰其罪非隱之故為隱推而上之漢書宣帝詔曰父子之親夫婦之道天性也雖有禍患猶蒙死而存之誠愛結於心仁厚之至也豈能違之哉自今子首匿父母妻匿夫孫匿大父母皆勿坐其父母匿子夫匿妻大父母匿孫殊死皆上請廷尉以聞鹽鐵論周秦篇父母之於子雖有罪猶匿之豈不欲服罪子為父隱父為子隱未聞父子之相坐也憂邊篇為人子者致孝以承父業父有非則子逃匿之故父沒則不改父之道春秋譏毀泉臺為其墮先祖所為揚君父之惡也論語皇侃疏云今王法則許期親以上得相為隱不問其罪陳立卓人謂仲舒案疏以見親允養可隱則親子可知漢律即有親屬得隱之令（令律無有親屬得相容隱之令）子私其父弟私其兄固天理之自然而古今之通義矣許止父病進藥一條仲舒略發其端昭公十有九年許世子弒其君買公羊傳云進藥而藥殺則曷為加弒爾譏子道之不盡也穀梁傳不弒而曰弒責止也又曰許世子不知嘗藥累及許君也注云許君不授子以師傅使不識嘗藥之義故累及之惠氏棟九經古義云墨子非攻篇云今有醫於此和合其祝藥之於天下之有病者而藥之萬人食此若醫四五人得利焉猶謂之非行藥也故孝子不以食其親忠臣不以食其君夫就師學問無方心志不通雖有愛父之心而適以賊之墨氏此論可謂知言其後漢書李固傳子罪莫大於累父補注云親病嘗藥義見墨子六經當有明文而逸耳許世子心志不通不知古人親病嘗藥之義及其親子罪莫大於累父故不弒而書弒與范甯之注不合蓋漢義也此皆足與決事之義相發明特並詳之

劉炫春秋攻昧一卷 玉函山房輯本

國朝馬國翰輯

隋劉炫作春秋左氏傳述義又規杜義之失自序謂友隋志附於述義四十卷內唐始分著規過之目杜注外眾說有未合者作攻昧以駁難之取春秋左氏宣十二年傳兼弱攻昧語也北史本傳載十卷隋志不著錄唐志十二卷今佚國翰以孔氏正義引炫難賈逵何休服虔及或說又覆捃摭爲攻昧之佚文輯錄成卷

公羊傳無黜周王魯之文乃何休解詁中語公羊疏引賈氏長義云公羊以魯隱爲受命王黜周爲二王後名不順則言不順則事不成今隱公人臣而虛稱以王周天子見在而黜公侯是非名正而言順也如此何以笑子路率爾何以爲忠信何以爲事上何以誨人何以爲法何以全身如此若爲通乎如賈所言則其說不始於休五始之說公羊無明文在兩漢時已有此說亦自休始蓋休好異論作新意因迂誕奇怪之說徑而蔓衍附成之劉氏徽謂非傳道必信之書黃氏澤亦謂大失春秋尊王之旨服子慎春秋左氏膏肓釋痾春秋漢議駁二書及鄭康成駁何氏漢議皆亡光伯攻昧之言云惟王者然後改元立號春秋託新王受命於魯故因以錄即位者然新王受命正朔必改是魯得稱元亦應改其正朔仍用周正何也既託王於魯則是不事文王仍奉王正何也諸侯改元自是常法而云託王改元是妄說也陳氏熙晉謂劉君功深于公羊而開卷以難何始然則劭公所說不獨乖春秋意并非公羊意矣

桓公五年冬州公如曹服虔云春秋前以黜陟之法進爵爲公炫難服云周法二王之後乃得稱公雖復周公太公之勳齊桓晉文之霸位止通侯未升上等州有何功得進公爵若其爵得稱公土亦應廣安得爵爲上公地仍小國若地被兼黜爵亦宜減安得地既削小爵尚尊崇此則理之不通也張氏洽謂州稱公與祭公同則州必畿內之地河內州縣也姚氏鼐以爲州乃王畿世爵之公周衰稱名尚存不能自立王之三公爲公其子孫有命之世爵者春秋則書曰公若王卿士爵未及公傳記亦謂之公然春秋猶不曰公惟葬稱公如外侯葬必稱公爲其臣子辭也春秋所正書周州虞郭之公皆王畿世爵之公也周規雍冀豫王州之地相覆得方千里以爲王畿故虞在河東州在河內皆畿內之諸侯也左氏謂之淳于公其故不可知而必非城陽之淳于城陽之淳于在魯東由魯東而奔魯者必不反越魯西而至曹而後東入于魯惟自河內以東故必先曹後魯得姚傳此說而知劉之難服確不可易也

春秋集傳一卷例統附 玉函山房輯本

國朝馬國翰輯唐潤州丹陽主簿趙郡啖助叔佐明春秋攷三傳舍短取長為春秋集傳十年乃成又集前賢注釋補以已意為集注又撮其綱目分別疏通為例統三卷洋州刺史河東趙匡伯循給事中吳郡陸淳伯沖傳其學國翰從陸淳春秋集傳纂例春秋微旨春秋集傳辯疑三書及孫覺春秋經解程端學春秋本義所引彙輯為卷春秋或問引集注一條六帖引例統一條附焉助之學以為左氏敘事雖多解意殊少公穀傳經密於左氏趙陸則直謂左氏淺於公穀誣謬實繁宋祁譏其不本所承自用名學後世之說春秋者多於三傳皆加攻駁為春秋之一大厄然助書亦自有精確者桓公二年宋華督弒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春秋之美孔父言大夫則見其不失職言及其則見其不避難左氏論督有無君之心而後動于惡督之弒君由于無君誅其心也司馬則然傳明指為督罪孔父之誣辭若目逆孔父之妻于路特為督殺孔父取其妻張本杜預扶獎弒而抑死節之大夫于仇牧則曰不警而遇盜于荀息則曰從君于惡謂孔父內不能治其閨門外取怨于民而禍及其君自左氏言之弒其君而及其大夫義在罪督自杜注言之殺大夫而及其君意在罪孔父此預之意非經意亦非左氏意也顧炎武曰諸侯卒必書名大夫則命卿稱字無生卒之別桓二年孔父嘉為司馬孔父字而嘉其名杜以孔父為稱名劉炫規過謂諸言父者是字公羊穀梁及先儒皆以善孔父而稱字公穀以孔父為書字左氏亦未嘗曰書名也劉公是創為君前臣名之說以為已名其君于上則不得字其臣于下葉夢得謂此禮之施於君臣相與之際者豈春秋之謂哉古人名字相配名嘉者皆字子孔邾儀父杜注以為書字孔父不應是名孔父先無氏孔者孔父子孫始以字為氏聖如孔子豈以先世之名為氏春秋時未有單稱父之一字以為名者儀禮鄭注甫是丈夫之美稱字或作父父果是名則孔父之世有弗父宗父正考父後世有木金父祈父當皆是名是孔父之先後世同一名也穀梁曰孔氏父字謚也集傳云孔字父美稱也孔氏之先皆以字連父故有弗父金父若孔為氏豈世世改乎又春秋時名嘉者多字孔是其證也此與劉炫據杜氏之失以通經旨者略同陳直齋謂啖氏不可淺自是持平之論（例統當作統例國翰誤也沿新唐書儒學傳之誤也）

春秋闡微纂類義統一卷 玉函山房輯本

國朝馬國翰輯 唐書啖助傳趙匡字伯循河東人歷洋州刺史初從啖助學與陸質並為高弟助卒質裒錄助所為春秋集注總例請匡損益質纂會之號纂例稱匡為趙夫子匡序謂啖先生集三傳之善以說春秋其所未盡則申己意條例明暢真通贍之為也措其經之大意或未標顯傳之取舍或有過差蓋纂述僅畢未及詳省爾即因尋繹之次心所未安隨而疏之陸淳春秋集傳纂例又稱其書為春秋集傳損益當時柳文惠嘗稱匡知聖人之旨唐藝文志不載章拱之謂闡微義統十二卷第三四卷亡遂朱氏經義考標題十卷今此闕本亦少傳陸淳所撰纂例及微旨辨疑無引其說採覽經論學及劉王春秋經傳闕疑亦引之國翰合輯為卷桓公二年以及邾儀父盟于蔑杜注附庸之君未王命例稱名能通於大國繼好息民故書字春秋繁露爵國篇傳曰氏不若人人不若名不若字凡四等命曰附庸附庸字者方三十里名者方二十里氏者十五里周有王子克楚有鬬克並字子儀與邾子克字儀父皆名字相配邾儀父蓋附庸之書字者匡謂儀父亦名也魯季孫行父晉荀林父亦以父為名儀父附庸之君非有勤王之善縱其自通於大國亦自私爾有何可嘉而字褒之乎於公羊傳所謂褒之及左傳杜注皆行駁斥而不知董江都去古未遠其說必有所受匡亦未之詳考蓋啖趙之學於三傳有意求瑕多憑臆斷致開後人疑古之漸然朱子論語集注卷二引趙伯循曰禘者王者之大祭也王者既立始祖之廟又推始祖自出之帝祀之於始祖之廟而以始祖配之也朱子語類禘只祭始祖及所自出之帝祫乃合羣廟之主皆祭當以趙伯循之說為正又云程先生說禘是禘其始祖之所自出并羣廟之主皆祭之祫則止自始祖而下合羣廟之主皆祭之所謂禘祫之說恐不然故論語集解中止取伯循之說蓋則匡書精核之處固有為漢儒所未發而導宋人之先路者矣陸淳避憲宗諱改名質附識於此

春秋折衷論一卷　玉函山房輯本

國朝馬國翰輯　唐陳岳吉州廬陵人十上春官先仕中始從鍾傳辟為江西從事作春秋折衷論司空圖稱其賅博精緻唐志三十卷崇文摠目謂以三家異同三百餘條參求其長以通春秋之義龐公武謂其書以左傳為上公羊為中穀梁為下比其異同而折衷之元吳萊淵穎集有後序今佚國翰從章如愚羣書考索續集及程端學春秋本義所引合輯為卷書中脫誤極多隱元年書即位書上脫不字公羊謂成公正威之意正當作立桓八年正月己卯烝穀梁曰不志數也當作志不時也莊九年八月壬申及齊師戰于乾時壬申當作庚申公曰內不言敗何伐敗也當作內不言敗此其言敗何伐敗也方伯之際書日則莊二十二年防之盟二十三年扈之盟閔元年落姑之盟僖九年癸卯之盟是也三傳經文落姑之盟不書日岳以為書日誤二十五年春陳侯使女叔來聘穀梁曰太子之命大夫也太當作天夫陽之月當作正陽閔元年齊仲孫來因其事不顯者眾案因當作無慶父不除當作不去慶父僖八年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盟于洮左氏曰鄭未服不與會當作鄭新服未與會文十三年經書自十二月不雨當作文二年左氏曰五穀猶可收可當作有十五年宋人及楚平當作宣十五年今三傳經文楚下並有人字左氏曰宋人及楚平公羊曰宋人及楚人平穀梁曰宋及楚平左氏傳作宋及楚平楚下無人字並誤成元年作邱甲公羊曰譏始使也始下脫邱字公羊謂四邱為甸甸出甲士三人今乃使一邱之地出甲士公羊注疏無此文出長車一乘車當作穀二年齊使國佐于晉于當作賂十年公羊曰故曰不從郊也當作故言乃不郊也襄二十九年左氏曰晉平公杞出也乃治杞乃當作故昭二十五年公羊曰又雩者非雩也聚眾以逐季氏也者字當刪正月正也月下脫烝字定元年春王公曰定何以無正正下脫月字十年穀曰齊人使優施舞于魯君之幕下俳字當刪齊人闇遽辟之乃盟人當作侯乃當作將十五年改卜牛書五月書上脫下字哀十二年杜曰兵賦之法兵當作邱因其田賦賦當作財十四年左氏曰獲麟者仁獸獲字當刪蓋山堂章氏羣書考索所引多舛誤國翰未能詳校以致譌奪益多所輯佚書皆然不獨此也

春秋楚地荅問一卷 湖北叢書本

國朝易本烺撰本烺京山人是書於漢東之國漢陽諸姬國在何地今之安陸屬漢東何國何以名鄖鄖治此地者何官遠遂雍澨何在耆敖二字何解漢東之國隨為大甚次為誰隨與楚相終始鄖之見滅在何時杜注謂漢汭是漢水西然否後世以江西為豫章春秋應不在此確在何地以及方城申息武侯設為問荅之辭一一考實雖僅考楚地而楚之疆域又僅詳於陽漢之一隅然條理秩然如肉貫串亦讀春秋者所不廢也

春秋朔閏異同二卷 仰視千七百二十九鶴齋叢書本

國朝羅士琳撰士琳字茗香甘泉人欽天監天文生諳桂林精疇人家言著有宣西通三卷算牖四卷士琳從之游遂以四算名世嘗以乾隆間明安圖割圜密率捷法校得八線對數表誤字因讀四元玉鑑於如像招數有所會通更取明氏捷法御以天元如寄率亦可招差以祖氏綴術不傳取會諸家法意為撰綴術輯補阮文達嘗言老病歸田喜得茗香論古天算道光戊子出關課生徒肄左氏業據黃帝顓頊夏殷周魯六歷益之以漢劉歆三統成七術以推演春秋朔閏依年比次並徵長歷正義泊史桼可據者附業本條釐為二卷名曰春秋朔閏異同自序謂春秋之改時改月前儒辨正已明而告朔書雲諸多未協大率緣于置閏失者十之四舊史誤者十之三傳欽錯者十之二衍絕減七歷互相後先則不過十之一杜氏考古今十歷以驗春秋釋例云閏月無中而北斗衰指兩辰之間所以異于他月積此以相通四時八節無違乃得成歲及校其所置閏近則頻年成閏遠或距及四五年尤可議者襄二十七年頓置兩閏已義曲為之解不無阿私宋氏所集七歷當是各具得失不究是非非若杜氏之尤有不合輒歷經傳所論著每以聖人嘗云吾猶及史之闕文為言故是書但列同異不稽是非蓋不可通闕之不斷於經傳人名之謠如宣十七年經書蔡侯申卒哀四年經書盜殺蔡侯申文侯乃昭侯高祖桓二年夏四月傳臧哀伯諫納郜大鼎下有周

內史聞之曰臧孫達有後于魯之文莊十一年秋宋大〔宜〕水傳公使弔臧文仲曰宋其興乎下有臧孫達曰是爲君之文文仲乃哀伯孫其間疑有一誤不獨考覈日名之蹟奪爲精〔訂〕覈也

春秋七國統表六卷 道光十三年原刻本

國朝魏翼龍撰翼龍字際雲蕭山人縣學生以杞宋〔越〕二國史記有世家而不列於年表滕薛莒邾許俱無世家取春秋左氏傳所載事蹟參稽羣書編爲七國統表爲世次一卷年表一卷考證四卷先滕者周之同姓也以下均以爵爲序禮記滕伯文鄭注殷時滕君也爵爲伯名文路史以越王朱句所滅之滕係黃帝之後注引司馬貞曰滕之祖據索隱周封叔繡于滕即滕本封之地彼時已無軒轅後之滕矣薛世次見于春秋者僅獻公至惠公四世唐書宰相世系表所載畛至閔侯洪鄭德仲謂其語無所經見不可信也杞之稱侯稱伯稱子三傳注各不同史記杞後陳亡三十四年十二諸侯年表楚滅陳在周敬王四十一年至定王二十四年正與後陳亡三十四年相合越絕書吳越春秋所載句踐世次與史記紀年皆不合越絕書稱無彊爲楚威王所滅吳越春秋云句踐至親歷八主稱霸越祀之絕至秦始皇二十五年降越君而止第史記至無彊稱越以此散經世通鑑均于周顯王三十五年書楚滅越故無疆以後表內不復紀越夲少康庶子之封國語有芈姓夔越世本以越爲芈姓韋昭注吳語越語兩存其說路史分姒姓芈姓二越繹史以爲別有一越皆存以備考左傳事緯杞成公以上俱不紀年與繹史異繹史莒世系郊公莒子狂是二人與左傳事緯異說苑載朱廉附死莒穆公難與列子呂覽名異事同郊公止出奔外紀似宋非教

公之說為是邾與郳非二國趙岐謂至孟子時改為郳國語史伯對鄭桓公曰曹姓鄒莒在東遷前趙岐有害併楚併二說依史記世族譜郳為楚滅在周赧王三十四年故統表記于是年起于周平王元年以有許文公可紀也許被鄭滅元公復見于經杜預謂楚封之何休范甯謂許自復羅泌謂國滅而君在毛西河謂鄭不滅其國以杜說為正大致世次主春秋經傳餘必求有所依據未見原書者載明由某書錄入亦見於慎前此有焦袁熹小國春秋但鈔經文略無考訂又僅邾莒滕三國不足數矣

三傳經文辨異四卷　手錄稿本

國朝焦廷琥廷琥一名琥字虎玉江都人循子廩生能讀書傳父學是書用古人以六書通假解經之法參稽異文各有證佐多出李鄦沚趙寬夫朱豐芑侯君模諸家之外哀十三年晉魏曼多帥師侵衛左穀作魏曼多公羊作魏多公羊以為譏二名定六年季孫斯仲孫忌帥師圍運三傳皆無何字杜注謂無何字為缺文公羊傳云此仲孫何忌也曷為謂之仲孫忌譏二名二名非禮也廷琥以為啟勳董華文命皆名也文武賢臣有蘇忿生則古有二名何休注謂春秋定哀之間文致太平欲見王者治定無所復為譏唯有二名故譏之此春秋之制也公羊疏謂孔子作春秋欲改古禮為後王之法是以譏其二名故注即言此春秋之制也然則傳云二名非禮者謂非新王禮不謂非古禮也然定哀之間宋有樂祁犂陳有夏區夫矣齊之君且名杵臼矣名陽生矣即魯亦有叔孫州仇矣皆見于經何獨于何忌曼多譏之且定六年夏季孫斯仲孫何忌如晉八年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侵衛十年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郈十有二年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皆書何忌何獨于圍鄆譏之哀七年晉魏曼多帥師侵衛亦書魏曼多矣何獨于哀十三年譏之說不可通乃知杜氏闕文之說為當持論極為明暢近人有謂名者所以定命示信自閔史書之諡乃易之仲忌魏多輒更其名使民疑惑邦交無據故書之則譏義顯矣忌於此一名後又更名

何君明春秋所改正也識由篤之說矣

春秋國都爵姓考一卷補一卷 粤雅堂叢書本

國朝陳鵬撰曾釗補鵬字庶萃嘉善人釗字勉士南海人顧棟高春秋爵姓存滅表國以年敘其有爵無姓者雜載表中難於檢閱鵬書於春秋一百二十四國分有爵有姓者五十國有爵無姓者十五國有姓無爵者十七國無爵無姓者三十二國附庸十國各國建都皆繫以見在者郡分別部居頗便初學道光丁亥曾釗為之考訂復據大事表補列陳書未載者四十三國其吳鄭鄭樊劉鍾離羲傳注不以為國者皆不列入謂春秋列國東城圖說見秦刻春秋滔盧二國足補陳書所未備陳書有鄅有小邾此則有小邾而無鄅節錄其說於後文有脫誤秦氏破讀以足百二十四國之數加辨正焉較鵬原書為詳審矣

穀梁大義述三十卷 皇清經解續編本

國朝柳興恩撰興恩原名興宗字賓叔丹徒人道光壬辰舉人世之治經者多治左氏公羊阮元刻皇清經解千四百卷為書百八十餘種經師七十餘人左氏公羊皆有專家而穀梁缺焉興恩治毛詩以毛公師荀卿荀卿師穀梁遂治穀梁春秋謂春秋終於獲麟而託始於隱公之元年杜預曰因獲麟而作起獲麟則文止於所起此說亡矣何以託始於隱元穀梁罪桓以不宜立不宜立則罪在隱傳曰先君之欲與桓非正也邪也探先君之邪志以與桓是則成父之惡也如傳意則隱在惠公為賊子傳曰為子受之父為諸侯受之君廢天倫忘君父如傳意則隱於周室為亂臣傳曰先君既勝其邪心以與隱是惠公未失正也明其不必託始於惠也傳曰讓桓不正見桓之弒逆隱實啟之也併明其無庸託始於桓也且惠及諸正以與隱隱乃不行即位之禮以啟桓是隱之納於邪也隱之元年尤邪正絕續之交春秋託始於此即於不書公即位見之此春秋之大義也穀梁子親受子夏開宗明義首發此傳故鄭康成六藝論獨曰穀梁善於經此之謂也纂穀梁大義述專從善於經入手而善經則以述辭比事為事事與辭則以春秋日月等名例定之穀梁經文與左氏公羊異者陸氏釋文備載之此非經旨有殊或由齊魯異讀音轉而字亦分則本趙寬夫春秋異文箋以引而伸之為述日月例五卷述禮一卷述異文三卷述師說六卷述經師四卷述長編十一卷阮元稱其扶翼孤經並為作序考邵晉涵著穀梁正義見漢學師承記陳壽祺治是經著禮說陳澧著穀梁箋及釋例皆未卒業左傳不專言例左傳條例始於鄭興賈徽何邵公之公羊條例范武子之穀梁略例皆久佚許同叔有穀梁傳時日月釋例而柳書為詳蓋專家之學先通大義而以諸例傳之陳澧謂孟子言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又云春秋天子之事也春秋之義莫大於此此義惟穀梁最明桓元年傳云桓無王桓弟弒兄臣弒君天子不能定諸侯不能救百姓不能去以為無王之道遂可以至焉爾元年有王所以治桓也然則世有亂臣賊子自天子至百姓皆有責焉其人乃無所容於天下此其所以懼也天下無能治亂賊者春秋以為無王而書王以治之此其所以為天子之事也此春秋之大義也舉此以序興恩之書而治春秋者可知所從事矣

穀梁禮證二卷 嶺南遺書本

國朝侯康撰康字君謨番禺人道光乙未舉人春秋治亂於已然禮乃防亂於未然穀梁親受子夏其中典禮尤與論語夏時周冕相表裏孫復作春秋尊王發微葉夢得識其不深於禮學故其言多自牴牾萬斯大學春秋隨筆毛奇齡春秋毛氏傳惠士奇半農春秋說皆致意典禮然詳於左氏而略於公穀康研精注疏謂儒者說經當求心之所安毋徒博好古之名陳澧言自弱冠得交康始知治經與弟度籍侯家兩經師治穀梁傳考其涉於禮者為穀梁禮證以典禮莫備於左氏義理莫精於穀梁據穀梁以證三禮以公羊雜出眾師時多偏駁排詆公羊者獨多卒年四十弟度得叢稿釐正為二卷

桓公元年春王傳桓無王其曰王何也謹始也注諸侯無專立之道必受國於王廝召南注疏攷證云隱十年無正月義發於二傳而左傳無之至桓無王則義發於穀梁檢公羊無此義也何休注公羊實取穀梁之說而暢其義猶作穀梁廢疾何耶王必書春之下故春王二月春王三月時見於經若經僅書春有某事而不得其月則王字無所置范氏謂餘公無王者為不書正月不得書王是也但須云不書月不得書王亘又按餘公之僅書春者皆不可以為桓公之例桓公自三年至八年皆直書春正月二月自十一年至十七年皆直書春正月二月月下又皆有事惟十二年為無事書正月以首時例應書王而不書此穀梁子所以有桓無王之說也此說最精康書失引桓公八年祭公來逆王后于紀五經異義引禮戴說天子親迎春秋公羊說自天子至庶人皆親迎左氏天子至尊無敵故無親迎之禮許君從左氏義鄭駮則從禮戴柳興恩謂玩范注楊疏而釋字鄭釋廢疾之文不但駮異義之文康書未定而卒故疏證未能精備也

春秋古經說二卷 嶺南遺書本

國朝侯康撰漢志載春秋古經十二篇左經也經十一卷者公穀經也徐彥公羊疏云左氏先著竹帛故漢儒謂之古學春秋有書史舊文有夫子特筆左氏備見寶書親承聖教據以作傳竹帛相承傳序相授公穀雖先立學官而其初皆經師口授或記憶失真或方音遞轉三傳參校古經為優自漢以來即有取公穀亂古經者如昭十一年齊國弱費達從公作酌之類宋元諸儒尤好舍古經而用二傳毛奇齡春秋簡書刊誤段玉裁春秋左氏古經皆由此而作康以左傳經文與二傳校勘而左氏義長者多補毛段之疏略辨形聲之通假排比參訂勒成二卷謂三傳異同有不必辨者繁則舉之或體遬則速之籀文渝輸同訓嵍來同音鄀微本一地鄗賴實一國前人論之已詳說文述春秋用左氏而衣部引公會齊侯于移品部引次于嵒北示部引石尚來裖與古經皆不同蓋又師讀互異不復盡據為定簡要篤實義意明通左傳莊三十年夏次于成公穀作師次康以上年公次于滑八年師次于郎例之無直言次者則有師字是也僖九年甲子晉侯佹諸卒公作甲戌康以上文戊辰推之則甲戌是也成十五年癸丑公會晉侯衛侯鄭伯曹伯宋世子成齊國佐邾人同盟于戚成公作戍釋文云本或作戍康謂此宋平公也昭元年公羊注云戍惡皆與君同名成謂向戍君即指平公然則公羊實作戍釋文所云或本非公羊原文乃據古經改也今列定知古經為合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及宋世家皆作成不作戍又春秋時雖或君臣同名如鄭簡公名嘉而同時有公子嘉晉定公名午而同時有邯鄲午之類然究屬變禮向戍既稱名卿未必犯此不韙公羊特以成戍形近而譌皆通論也

春秋規過考信三卷廣雅書局栞本

國朝陳熙晉撰熙晉一名津字析木號西橋義烏人優貢生以教習知縣累官宜昌府知府治左氏春秋謂杜預解經銳于立言疏于稽古釋元正昧始長之義釋大達違九達之義以先王遺民謂有殷王餘俗不知孔子未正樂以前小雅無正雅大雅無變雅也以盛德所同謂頌有殷魯不知季札觀樂之時但據周頌無殷魯也甄國歸賞不引聘禮主國待卿饔餼五牢而謂牢禮如其命數使宰請安不引燕禮使司正請安于賓而謂齊侯使自安甚至緣飾經傳附會短喪晉人敗狄于箕距晉文之喪不及九月謂非背喪而不諱用兵惠焚毀而猶請距公孫敖之喪纔七月餘謂已期年而不須帀月是其蔽一也古字古音語多散佚每家法師法題所據依降婁旦中六月而以為五月西陸朝覿四月而以為二月不糞一國强別東西鄭氏二名例區先復平陰乃齊邑書圍何與于塹門晉陽果肥都僞耀何當云襲鼓蚡冒非態達之父鄭簡豈良霄之兄訓加為而失懸罄之象借音為蔭謂走險之意大路木路而非金路否則與越席不相偶矣栗為穗狀而非敬謹否則與旨酒不相偶矣是其蔽二也杜氏祖父並仕當塗身為司馬貴埒廢芳弒髦事涉不韙但求固寵于當世不恤厚誣乎古人宗賊孔父以稱名而有罪齊縱崔杼以討賊為伐喪鄭祭仲實易君位乃謂見誘不稱行人公子慭欲抑臣權乃謂謀亂還不復位天王入周而曰子朝未告不願奔楚之文齊侯圍郕而曰郕人自服務掩意如之惡義本非義例本非例是其蔽三也劉光伯規之其書久佚孔沖遠稱規杜氏之失凡一百五十餘條乃從正義中采得一百七十三事依經傳排次為三卷並刺取經史百家及近儒著述與劉規相發明者臚列而備論之其杜非而劉是者則為之申以見其說之可據杜是而劉非者則為之釋以見其不足難至劉杜兩說義俱未安則為之證證之羣言斷以己意自謂博稽眾家精求真是于春秋之學不無小助書成於道光二十七年宗翔鳳序稱其分別義類決擇是非條理依據本末粲然雖師承各殊不能不歎其大端之備也

春秋左氏傳述義拾遺八卷廣雅書局刊本

國朝陳熙晉撰六朝經術之盛南莫著於崔靈恩北莫著於徐遵明而河閒劉氏學通南北疏家疏注之多未有過於光伯者熙晉輯錄春秋規過謂隋書經籍志載春秋左氏述義四十卷東京太學博士劉炫撰光伯本傳復有春秋攻昧十卷不及規過據孔氏序稱習杜義而攻杜氏殺規過當在述義中非別為一書劉昫舊唐書經籍志載述議三十七卷較隋志少三卷而多規過三卷此其證也孔氏於規過一百七十三事無一不以為非茲於規過之外又得一百四十三事疑皆述義之文其異杜者三十事駁正甚少殆以唐初奉敕刪定著為令典黨同伐異勢會使然參稽經籍援據羣書案其事理辨其得失成春秋述義拾遺八卷復據隋書本傳并經籍志舊唐書經籍志新唐書藝文志王海通志通考諸書作河閒劉氏書目考一卷附於卷末熙晉自敘謂光伯之自狀曰周禮禮記毛詩尚書公羊左傳孝經論諸孔鄭王何服杜等注凡十三家雖義有精粗並堪講授唐初修五經正義自禮記據皇侃疏外尚書毛詩春秋皆據光伯本春秋述義稍見崔略其於書及詩亦有可竄測者孔傳自宋以前無有指其偽者後人皆以書不用鄭而用孔咎穎達今攷穎達據炫炫據焯焯據費甝自蕭梁已然矣皋陶謨思曰贊贊襄哉二劉並以襄為因武成皇天后土小劉以后土為地呂刑刑罰世輕世重劉君以為上刑適輕下刑適重皆以達傳意為穎達所駁其祖乙圮於耿以圮相遷於耿為大不辭立政三亳歸周在武王時非文王時呂刑九黎在少昊之末非蚩尤皆直攻孔傳之失當亦劉說舜典在璿璣玉衡謂江南宋元嘉年天史丞錢樂鑄銅作渾天儀傳於齊梁周平江陵遷其器於長安今在大史書矣此在隋未併陳之前故云江南書鞭作官刑宮辟疑赦疏中兩稱大隋此於不去舊襲尤屬顯然新唐書歷志引書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載光伯說檢胤征疏全用其文他可知矣詩之述義最為殊絕而三百五篇疏中無一字以左氏及詩正義證之襄二十四年無貳爾心用毛傳也昭二十六年賦蓼蕭用鄭箋也與孔氏之依違毛鄭者不同周南疏引左傳如魚赬尾衡流而彷徉小雅疏引左傳為吳季札歌小雅大雅大雅疏引左傳嘉樂旨酒所引服注均與規杜合亦與孔氏之彼此歧異者不同據孔氏之序但云刪繁增簡則全本之光伯矣於光伯汲汲表章然亦未嘗曲護如萬舞之非干舞狄盟之非宮廬下而無直之下非謂宣子商旅於市之旅非謂陳貨毀中軍之軍二家乃施戚非叔孟皆足以箴劉失亦如鄭箋毛而異毛不害其宗毛劉述杜而異杜不害其宗杜也

左傳舊疏考正八卷皇清經解續編本

國朝劉文淇撰文淇字孟瞻儀徵人候選訓導孔氏左傳疏序云其為義疏者則有沈文阿蘇寬劉炫炫於數君實為翹楚今奉勑刪定據以為本其有疏漏以沈氏補為若兩義俱違特申短見既云據以為本原非故襲其說永徽中就加增損書始布下唐試明經一依正義六朝諸儒說經之書漸就亡佚有以舜典武成呂刑疏中每引大隋謂非唐人之語然於原書體例未嘗細為區分文淇貫串羣經於左氏致力尤勤一依孔氏序例細加析別冀還舊觀成左傳舊疏考正八卷謂光伯之疏本名述議述議者述其義疏議之光伯本載舊疏議其得失其引舊疏必當錄其姓名或引伸其說或駁正其非六朝之書百不存一使後人略有考見者則以正義備載其說永徽中將舊疏姓氏削去上下割裂前後矛盾沖遠受詔刪定在貞觀十二年更令詳定在十六年沖遠卒於十九年而永徽中諸儒考正僅及一載期限更促亦謬宜多或謂疏中無引定本定本出於顏師古則疏為唐人之筆按師古本傳常詔師古於秘書省考定多所釐正是師古原有定本然如北齊郎茂于秘書省刊定載籍隋蕭該開皇初奉詔與何妥正定經史又劉焯傳焯與諸儒於秘書省考定羣言是齊隋以來皆有定本疏中所云今定本者當係舊疏據齊隋以前而言穎達與師古同撰五經正義今疏中有以定本為非者夫豈師古自駁其說定本既非師古則疏安見盡唐人卷一引包慎言云撰正義時南北混同不必別之為南人自可加釋文載其名姓今直云南人此亦為舊疏之一證疏中所引李巡劉歆舍人爾雅注孔衍公羊傳集解盧欽公羊序鄭眾馬融彭仲博左傳注衛冀隆難杜秦道靜釋杜劉欣期交州記張勃吳錄裴淵廣州記元中要記張宴古今人論隋志或云已亡或不著錄恐皆非唐人所引今讚二字正義屢見此非書名蓋節孔序所謂特申短見者據唐書穎達傳本號義贊詔改正義此則改之未盡者前則舊疏原文又疏凡言今刪定知不然者斯則沖遠之筆與序奉勑刪定之言合其無刪定之文必是光伯原本今勦襲舊疏非沖遠意而出於永徽諸臣之增損也文淇又嘗輯左傳舊注疏證取賈服三君之注疏通證明杜氏所排擊者糾正之所勦襲者表明之其沿用韋氏語注者亦一一疏記五經異義所載左氏說皆本左氏先師說文所引左傳亦古文家說漢書五行志所載劉子駿說實左氏一家之學經疏史注御覽等書所引左傳注不載姓名而與杜注異者皆加以疏證顧惠補注及近人專釋左氏之書旁及雜家筆記文集皆取為證佐草創四十年長編已具然後依次排比未成書而卒子毓崧孫壽曾續之絶筆襄公三世一經未能畢業論者惜之

春秋公羊注疏質疑二卷 廣雅書局栞本

國朝何若瑤撰若瑤字翠玉號石卿番禺人道光辛丑二甲一名進士改庶吉士授職編修大考補授右春坊右贊善同時學人治經史工詞章者林月亭侯君謨陳蘭甫皆學海堂中士惟若瑤未嘗與堂課勤學嗜古不自表襮蘭甫嘗與同宿逆旅談論經史輒發窔奧是書自序謂今文春秋至漢景帝時始著竹帛何注徐疏專通曲學然公羊得之傳聞不無失實而為之說者益揚其波又或變本加厲紬繹所積次而錄之以質疑名者不敢自是也書中如隱元年傳王者孰謂謂文王也王謂時王孟子春秋天子之事也可證託言文王者春秋魯史言時王恐僭耳據此知王魯非傳意三月公及邾婁儀父盟于眛注魯稱公者臣子心所欲尊號其君父據注是敎臣子以僭也爾雅釋詁公君也公之云猶君之云也初獻六羽傳譏僭諸公也天子八佾諸公六諸公四僭諸公尚譏況僭天子乎故王魯之說斷非傳意桓十五年傳王者無求求車非禮也注求則諸侯貪大夫鄙士庶盜竊王者無求無待求而自至也春秋之時九貢不行于諸侯天王使家父求車罪桓之不王不貢車服也傳以天王之威令不行至遣使來求無上下之分故譏其非禮如注則非傳意也成十五年三月乙巳仲嬰齊卒注弟無後兄之義為亂昭穆之序失父子之親故不言仲孫不與子為孫弟可以繼兄不可以後兄繼兄者兄終弟及也後兄者為人後者為之子也以弟而後兄則是以弟而禰兄也魯人惡仲而遣歸父徐傷歸父之無後而使嬰齊後之當雖然之時不暇詳審而歸父之家已遣無如何而為之立後此人心之公也論者謂歸父奔齊於齊當為別子又謂嬰齊可為仲後仲可立後何必遣歸父之家為此論者皆未覈當日之情事也且弟無後兄之義注已顯然則謂公羊臆說者誤也穀梁此公孫也其曰仲何也子由父疏之也仲有罪不得立後而後歸父故曰由父疏之義與此同疏異義公羊說云質家立世子弟文家立世子子而春秋從質故得立其弟以此言之嬰齊為兄後正合諸春秋之義何得謂之亂昭穆之序者正以質家立世子弟者謂立之為君而已豈得作世子之子乎立之為君者以弟而繼兄也作世子之子則以弟而後兄矣採摘是非審是能於孔顨軒劉申受諸家外翦榛莽而達康莊陳璞得其遺稾蘭甫謂為必傳非鄉曲之譽也

公羊義疏七十六卷 皇清經解續編卷

國朝陳立撰立字卓人號默齋句容人道光辛丑進士由庶吉士改刑部主事累官雲南曲靖府知府少從凌曙劉文淇受公羊許氏說文鄭氏禮於公羊用力尤深鉤稽貫串成公羊義疏七十六卷深明家法亦不過爲穿鑿隱元年傳王者孰謂謂文王也注云文王周始受命之王方陳受命制正月故假以爲法不言謚者法其生不法其死義疏謂周道死謚春秋法文王生時政教以爲後法於法其生不法其死不從爲之辭僖三十年秋大雩注云城緣陵煩擾之應義疏但云與上年秋八月大雩所應同不質言諸侯城緣陵在十四年而先一年致旱之無理宣十六年成周宣謝災注云因天災中興之樂器示周不復興故繫宣謝於成周使若國文然而新之從爲王者後記周也臧琳謂公羊言新周猶之董說則以天意以樂器空存無補實政故災之而望周之從新聖人之所以承天意也何氏此言爲誣孔檢討云周之東遷本在王城及敬王避子朝之難更遷成周作傳者據時言之故號新周傳道此者言成周雖非京師而先王宮廟有大災變大爲除舊布新之象其後敬王果新邑於此故春秋大之同於京師而錄其災也天道不遠三五復反向使周人寅畏謹畏修政更始興宣王之禮樂則子朝之亂必不作可以無居新周之事義疏乃謂臧氏本非今文家不足責孔氏於三世已多違舊義而於三統之義又全更滅率此以解公羊其替者之無

相與此未免以不狂爲狂義八年正月公如晉注公獨修禮於大國得自安之道故善錄之秋九月大雩注由城費公比出會如晉莒人伐我動擾不恤民之應前後自相違異義疏亦不明言其非墨守之學固如是也子汝恭縣學生南菁書院刻是書時汝恭校字

春秋穀梁經傳補注二十四卷　鍾氏信美堂本

國朝鍾文烝撰文烝字子勤一字朝美嘉善人道光丙午舉人穀梁作傳親授荀卿漢瑕丘江公受於魯申公公羊為齊學穀梁為魯學宣帝好穀梁徵江公孫為博士詔劉向受穀梁尹更始事蔡千秋傳其學繼之者唐固麋信江左中興不立博士范甯徐邈之後師法久微范注不曲護傳文其序歷舉三傳之失於三傳殊說棄其所滯擇善而從文烝初治鄭氏三禮繼乃一宗朱子之學以春秋為持世教正人心之書穀梁最能得聖人之意詳為之注會萃見聞折衷一是於范注之略而并楊疏之淺而尤多所補正典禮有徵詁訓漢[溯]朔卷首論經論傳具見大指范氏略例久佚疏中間引之門人沈善登嘗請仿杜氏釋例意判取楊疏以補范氏之闕文烝以同時張氏屬辭辨例編門目過碎義類太煩意在隨事觀理得其會通其不知者不為穿鑿紆曲之說凡解古書集眾家記姓名者何晏李鼎祚之屬專記前人姓氏並記同時人及其子弟裴駰李善之屬又及所引他書之注文烝附范書為補注兼用三例記姓名者三百餘為然其書不盡用漢人家法於劉中壘遺著及班史所采各說闡明亦有未盡穀梁述事少文烝於隱公十一年傳下舉全傳述事者祇二十七條謂穀梁子好從簡略陳澧云僖二年傳述晉獻公伐虢事十年傳述殺申生事並詳述其語則非盡好簡略者實因所知之事少故從簡略專究經文經義耳穀梁時月之例多不可通隱四年九月衛人殺祝吁于濮傳云其月謹之也于濮者譏失賊也范注討賊例時也衛人不能即討祝吁致令出入自恣故謹其時月所在以著臣子之緩慢此范注最謬之語春秋以誅亂賊為最大之義能殺亂臣賊子者無知石碏殺祝吁最足以彰王法而快人心尚可譏其緩慢乎所謂討賊例時者據莊九年春齊人殺無知耳雍廩之殺無知左傳不詳載其事其載石碏殺州吁則設謀而後能殺之二國情事未必同豈得以從例此因有九月二字遂於石碏純臣橫加譏貶慎矣穀梁未見左傳不知石碏殺州吁事而徒以時月為例故有此病文烝亦僅以無知例之未及深考也

公羊逸禮攷徵一卷 滂喜齋叢書本

國朝陳奐撰奐字碩甫號師竹晚號南園先世居崇明遷蘇州為長洲人縣學生咸豐辛亥舉孝廉方正少從江沅游通六書音韻師事段玉裁治毛詩說文復得交高郵王氏父子於毛詩最為專家其論禮謂當追溯先秦古說以攷鄭君所言禮器制度得失何邵公不信周官故注春秋公羊傳援據逸禮閒參漢濤中所稱引不少先秦舊典徐彥疏觧多指為時王之禮蓋攷之未審也所著公羊逸禮攷徵論朝制門制廟制城制禘祫之禮歸寧之禮皆撮其要引其端而於禮之文異意同者附著各條習見則略焉門人元和陳倬校錄成一卷潘文勤公付之梓倬謂檢尋何注尚有當補者如隱元年注禮年二十見正而冠又注禮不賵妾莊二年注禮生有善行死當加善謚不當復加錫九年注禮公子無去國道臣異國義又襄二十九年注禮公子無去國之義故不越竟十九年注禮不求媵二國自往媵夫人所以一夫人之尊又成八年注禮君不媵諸侯自媵夫人二十四年注禮兵敵則戰不敵則守僖十四年注禮男不親求女不親許宣五年注禮大夫驂乘有車右有御者定元年注禮諸侯為天子治城各有分丈尺之襄十六年注禮記玉藻曰天子旂十有二旒諸侯九卿大夫七士五徐氏云今禮記玉藻無此文唯禮說稽命徵及含文嘉皆云天子旗九刃十二旒曳地諸侯七刃九旒齊軫卿大夫五刃七旒齊較士三刃五旒齊首凡若此者皆當詳為攷覈以竟先生之志蓋是書定本庚申遭亂亡失癸亥歿後倬求得其艸稾非完書也門人戴望所撰行狀言其嘗成穀梁逸禮一卷以與弟子楊顯使暢其旨今未見

春秋釋一卷 皇清經解續編本

國朝黄式三撰式三字薇香定海人歲貢生博綜羣經長於三禮治春秋作釋春秋經傳同異釋救執釋人釋名釋族釋盜釋以釋殺釋歸入釋王不稱天釋大夫會盟諸侯例釋兄弟釋聘釋天釋偏兩卒伍十五篇於杜氏釋例之譌及近人方望溪惠半農顧震滄姜白巖諸家之說多所訂正其謂經傳互相備經于內弒書薨弒之事于傳見之書殺大夫而不名書人書盜而不名名于傳見之無族不書族有族而貶不書族貶不貶于傳見之經傳之異者由當時記載之文各異經因舊史傳復采史文之異者以備參校不因舊史非傳疑之道不采異文非考信之道持論最爲明通寗言士無職以治經爲天職其治之也必以畏聖言侮聖言爲懸衡唐啖叔佐趙伯循陸伯同信經駁傳名治春秋憑私臆決尊之曰孔子意孔子意未可必也以未可必而必之則固持一已之固而倡鼓世則誣誣與固君子所不取子以周學以三禮爲宗主詩必宗序書必條貫大義春秋用此事之法三傳校以經例定其短長盖承其家法云

春秋名字解詁補義一卷 春在堂全書本

國朝俞樾撰樾字蔭甫號曲園德清人道光甲辰舉人庚戌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罷歸重宴鹿鳴復原官治經私淑高郵王氏大要在正句讀審字義通古文假借王文簡尋就古人名字音義之相比附以觀聲音訓詁之會通作周秦名字解詁樾舉春秋人名重加補正有謂王氏解詁爲非者如王說則非今名者近迂曲者離騷之文非可以爲詁訓者非古人命名之本義者雖聲近而於古無徵者古人名字之別有在王氏所陳五體六例之外者王氏所云闕疑就其可知爲之疏證者家居逾四十年讀書著述篤老不倦春在堂全書至五百餘卷故析疑振滯有功經義諸子者爲多也

春秋測義三十五卷 光緒己丑排印本

國朝强汝詢撰 汝詢溧陽人 晉儒班彪謂平易正直春秋之義也 王充謂公羊穀梁之說春秋日月不具輒為意使平常之事有怪異之說 徑直之文有曲折之心 非孔子之意 朱子曰聖人修春秋不過直書其事善惡自見 又曰聖人據事而書是非得失有言外之意 必于一句一字間求褒貶所在 竊所未安 黄仲炎春秋通說 呂大圭春秋或問 並不用褒貶賞罰之說 汝詢本此意為春秋義測 先以通論 次釋經文 總三十五卷 成於光緒九年 大指以春秋有義而無例 有筆削而無褒貶 筆削其事 非筆削其文 經文主左氏 間有從公穀者則著之於論 事迹亦以左氏為主 引左氏則直稱傳 引公穀則並著其氏 如許氏說文引春秋三傳之例 其言明白正大 芟除一切考據推勘支離繳繞之談 然春秋之作 豈能於魯史舊文漫無予奪褒貶 且筆削之跡自古無徵 不見未修春秋 何由知其去取之所在 是則仍沿方苞春秋通論之餘波 但求得事理之平 而終無以闡明聖人之微旨矣

春秋正誼論四卷 柏堂全集本

國朝方宗誠撰 宗誠字存之 號柏堂 桐城人 監生 官棗強知縣 光緒丁亥以學行粹式賞五品卿銜 宗誠族兄東樹客直隸 為諸生講授春秋三傳 作春秋正誼論四卷 意在本正誼明道之義 不以機變功利害其心 自序謂陸稼書作戰國策去毒一書 春秋傳中有可法可戒而未盡者 有似是而非者 不為之明義理之歸而窮其本末 則其為毒也豈少也哉 未免大言驚世 書中論人論事 每多迂腐高談 然如楚逢伯述武王克商 微子面縛銜璧 以見武王親釋其縛 受其璧而祓之 謂此附會之談 欲以武王媚其君也 微子避于荒野久矣 書曰行遯 論語曰去之 不實其地 可見無抱器歸周之事 武王滅商 封武庚 及武庚畔 周公奉成王命討平之 然後封微子 微子不得已而出 焉烏有此事 蔡氏集傳采入微子篇誤矣 昔顧氏炎武嘗言武庚既畔 乃命微子啟代殷 以武王下車即封微子 誤 洪範之書言十有三祀 微子之命以其舊爵名篇 知武王周公之仁 不奪人之所守 宗誠此論固非溺於章句訓詁者所識也 李越縵以不學詆之 亦太過矣

春秋釋地韻編六卷 光緒丙戌刊本

國朝徐壽基撰壽基字桂珠武進人卷首地名滙覽周及列國之地按今行省郡縣編次未詳地名附焉卷一上平聲卷二下平聲卷三上聲卷四去聲卷五入聲釋以今地皆有歸宿其不列韻者附於每卷之末昔甘泉江藩嘗議顧震滄大事表不知著書之體至如江湖術士之書以七言為歌括不值一噱然如汪輝祖龍莊史姓韻編讀史者實便尋檢李兆洛申耆亦嘗錄各史地志編以歸韻既得其實地乃會前代郡縣注之韻下號曰歷代地理韻編今釋又欲為歷代地理長編凡史中地名因事而見非郡縣者志錄出亦以韻類之并入上古禹貢三代春秋戰國諸地名僅成數種而未得見竟壽基此書亦其類也

春秋世族譜拾遺一卷 南菁書院叢書本

國朝成蓉鏡撰蓉鏡更名孺字芙卿一字心巢寶應人舉人杜預作春秋釋例中有世族譜一篇本之劉向世本陳厚耀以原書久佚中外所行皆坊間陋刻學舍承襲譌舛實多本孔氏正義傳及他書句稽排纂康熙丁酉寫成正本其經傳中名氏略具而世系無考者依杜例別出雜人一類其杜說不詳而傍取證佐或彼此小有異同者寧曲從杜氏以存古人謹守師傳之意頗稱精核足與馬宛斯繹史世系圖顧震滄世系表互相參證嘉慶庚申聊城葉蘭湛圃拾闕補遺復成補缺一卷蓉鏡以陳譜間引世本為據蓋本之左正義見高郵邵雲水所輯世本取以校陳氏之書錄其足相補正者為春秋世族譜拾遺一卷正誤補闕於春秋氏族之學庶乎臚採無遺矣

駁春秋名字解詁一卷 皇清經解續編本

國朝胡元玉撰元玉字子瑞湘潭人書中駁王氏解詁皆先錄原文而列己說於後復補王氏有錄無說者二十五條謂古者字義不隨音區別賈字得兼商賈之賈二音二義其說甚通左哀六年傳南郭且于杜注公子且于公子鉏也且于莒邑名襄二十三年傳齊侯襲莒門于且于即其地鉏即且于之合聲王氏分且于為二殊誤如南宮長萬之稱宋萬解張之稱張侯此二人者正猶巫臣之稱屈巫重耳之稱晉重展輿之稱莒展樂祁犂之稱樂祁皆實三名但省稱耳不得指為名字連言至如公子高祁公子欒堅孟施舍公子捷菑公南楚則更無互見分合之處皆強分而曲為之說且于之分誤最明顯足正原書之失以爾雅釋畜馬一目白瞯二目白魚注似魚目也詩曰有驔有魚漢西域傳贊蒲梢龍文魚目汗血之馬孟康云四駿之名馬具魚目神駿之狀故以魚目為駿馬之名鄭二雲見釋文引倉頡篇云瞯目病也遂誤以馬目白為病亦資多識之助

春秋繁露義證十七卷 宣統庚戌刊本

國朝蘇輿撰輿字厚庵平江人光緒甲辰進士由庶吉士授編修改補郵傳部員外郎以漢代公羊學莫先董生春秋繁露依經以專義明吳廷舉有繁露節解今未見淩氏曙始有注本淩之學出於劉逢祿而大體平實絕無牽附惜其徵引繁博義蘊未究龔劉宋戴之徒贊研公羊闡發要眇頗復鑿之使深漸乖本旨光緒丁戊之間某氏有為春秋董氏學者剌裂支離疑誤後學因采錄兩漢經師家說及詔令奏議與本書比附者諸子傳記及各家解釋足資考證者隨時剳錄成義證十七卷並為董子年表一卷考證一卷以改朔為因時之論董生書發明聖人之道者極多改朔云云特其一端而其論發於太初未改正朔以前時漢用秦正賈誼在文帝時即以改正朔易服色制度定官名興禮樂為言司馬遷學於董生者也亦言歷紀壞廢漢興未改正朔宜可正事見漢兒寬傳蓋漢初儒者通論非董創說以春秋當新王則漢世經師之誤辭董生言治重法古以改道為邪言於楚莊王篇及三代改制文質篇辯證後人假其辭動言改制以致謬誤為深切著明本書有云春秋之道奉天而法古所聞天下無二道故聖人異治同理興謂所聞之於師漢世治經最重師說蓋古道之遺也董子對策云臣愚不肖述所聞誦所學道師之言廑能勿失耳漢世選舉有出入不悖所聞之目其有偭背師說者則承學之士相與詆諆而假託大師以自尊異者亦多

又有因變異師說得立太常者嚴顏之春秋是也已然
仍時傳師說以自固逮于東漢之初博士弟子不修家
法私相容隱以遵師為非義意說為得理徐防以為深
慮言宜改薄從忠可見風尚推移之漸重政篇云聖人
所欲說者在於說仁義而理之分科條別明其義之所
審勿使嫌疑傳於眾辭觀於眾物說不急之言以惑後
進者君子所甚惡也與謂掇拾煩碎不急之言耳以此
為教尚惑後生況於附合經讖辭荒謬以淆觀聽者哉
此為近時治公羊者緣引附會以自成其曲說而發王
祭酒先謙序稱為可傳之書玉英篇云非其位而即之
雖受之先君春秋危之宋繆公是也非其位不受之先
君而自即之春秋危之吳王僚是也劉寶楠論語正義
謂仲舒以正名當先正始而引宋繆公吳王僚說之夫
宋繆受之先君而非其位為春秋所危則衛輒雖如公
羊說亦是受之靈公而非其位則危故夫子正名之旨
非子路所能見此說甚精與書未詳如董生根極理要
其義蘊未易窺究也

公羊方言疏箋一卷 欽本

國朝淳于鴻恩撰鴻恩字稱鶴黃縣人貢生王伯厚曰公
羊子齊人其傳春秋多齊言如登來化我樵之漱浣笱
將踊為詐戰往黨往殆于諸累城如昉棓脰之類是也
閻百詩云王氏引何休注為齊語猶有遺者莊四年梧
莊二十年瘠莊二十四年僂莊二十八年伐又伐宣八
年廢置十八年埠昭二十一年因諸皆齊人語也鴻恩
以公羊有魯人語宋魯之間語關東與北語雖見於成
傳諸傳不盡齊言折衷眾說時下己意詳徐疏之所略
補方言之所遺其駁王伯申之說謂如為不如猶可為
不可敢為不敢得為不得古人之言氣急而文簡多此
例謂疑擬也見禮記燕義疏疑之言擬也見周禮司服
注殆訓為疑謂擬議也解詁謂疑讞於晉疑讞即擬議
漢書景帝紀當讞之顏注讞平議也說文作㵄云議辠
也然則往殆乎晉謂往擬議於晉駁阮伯元之說謂邵
公引方言以證請說文饒讀若楚人言恚人饒讀若江
南謂酢母為饒讀如楚名多夥是其例駁江子屏之
兮屏且說謂穀梁傳其謂之是來何也以其畫我啟簡
言之也諸侯不以過相朝也范注畫是相過似畫文異
而音義同可證化我為過我也駁俞蔭甫之說謂荀子
儒效篇雖有聖人之知未能僂指也楊注僂疾也引公
羊傳曰夫人不僂何休曰僂疾也齊人言也又臣道篇
事人而不順者不疾者也楊注疾速也此以疾順並舉
猶荀子以順疾對言也今登萊謂疾行為快僂即古方
言之遺俞氏改僂為摟非駁洪筠軒牟陌人之說謂經

典中之異文形近而音義不近者多譌字形不近而音
義近及形與音義俱近者乃通假說文踊通並从甬聲
聲同即為通假皆足訂增字解經破字解經之誤同里
張庭詩二南序云揚子雲方言目齊曰東齊又曰中齊
中齊者齊語之通乎中夏也中齊語猶之中夏語如脛
頸澈浣廢置之屬見於經傳者類皆中夏之通語而一
一疏之證為齊人語此唐人疏不破注之例亦即子雲所
謂中齊語矣書中兼采庭詩說光緒二十八年自跋謂
他如桓五年傳若楚王之妻媦謂說文女部以媦為楚
言莊三十五年傳盡已採之為己屢矣考工記注引作
戚以戚為齊言僖十六年傳昌為先言霣而後言石霣
不記闐闐其碩然說文雨部以霣為齊言之屬非唯王
氏所未舉抑且解詁所未詳擬再為捜輯云云未知其
成書否也

欽定廓爾喀紀略五十四卷官刊本
國朝乾隆六十年　勅撰廓爾喀本巴布勒國界烏斯藏
東印度之間陸倍金川遠逾回部自來未列職方雍正
九年表貢方物乾隆戊申侵擾後藏邊界己酉王師蹈
協噶爾以其悔罪輸誠封納特納巴都爾國王未幾復
有搶掠扎什倫布之事五十六年　命嘉勇公福康安
為將軍超勇公海蘭察為參贊統索倫滿兵及屯練土
兵進討由西寧出口自青海草地行走較四川打箭爐
近三十程五十七年正月由四川總督鄂輝四川特
軍成德攻破聶拉木賊寨收復擦孟雄宗木二處閏四
月福康安等自第哩浪七進兵五月自擦木都杳以次
克瑪噶爾轄爾甲盡復藏地濟嚨連克熱索橋協布魯
六月踰東覺噶多普等山七月攻得堆補木等木城石
寨過帕浪古大橋自熱索橋至帕朗古渠入其境七戰
皆捷師臨其國都陽布拉特巴都爾震懾天威遣使納
款繳所掠後藏諸物呈進象馬樂工　特旨受降復封
號　先班師詳議衛藏善後事宜廓爾喀懍遵約束每
五年遣噶箕人等赴京恭進表貢以為常
高宗純皇帝自製十五功臣贊命儒臣為贊者十五人　御
製詩有十全大武揚之句並作十全記頒發勒碑先是
聖祖仁皇帝御製碑在布達拉山前為後藏通衢福康安奏
請建碑亭鑿石為方碑正面刊國書碑陰刊漢文右刊
蒙古字右刊唐古忒字報聞十全武功者平準噶爾二
次平回部一次掃金川二次靖臺灣一次降緬甸安南各一次

受廓爾喀降也

欽定平苗紀略五十四卷武英殿聚珍版本
國朝嘉慶二年鄂輝等奉 勅撰自雍正乙卯乾隆丙辰平定古州苗人康熙四十三年於湖廣各苗寨改設鎮筸鎮鳳凰乾州二廳雍正八年設永綏廳以資鎮撫黔楚民苗久安生業乾隆六十年正月貴州松桃六塘黑苗石柳鄧句結湖南永綏紅苗石三保聚衆焚掠五十二年句補之役副百户吳隴登以良苗出力至是復與於亂吳半生據平隴自稱吳王石柳鄧等皆服其約束鎮筸總兵明安圖往捕死焉賊遂圍永綏而乾州鎮筸苗亦各圍其城貴州正大營亦被圍苗疆大震福康安自平㚖和琳自邛州馳往進勦福康安解正大嗅腦松桃之圍和琳亦定秀山苗總兵花連布解永綏圍提督劉君輔自保靖復花園攻隆團鴨保福寧由瀘溪復乾州四月大軍克黄瓜寨七月渡大烏草河振古丈坪八月克烏龍巖楊柳營以七省官兵撻伐二載嘉慶元年冬明亮額勒登保德楞泰鄂輝等節次收復各廳地方攻克平隴生禽吳半生吳八月誘禽石三保陣斬石柳鄧父子蕆功獻馘 命籌苗疆善後事宜而大軍遂移征教匪矣魏源謂湖北四川教匪方棘諭將移征苗之師而北章奏截定月給降苗鹽糧羈縻之而苗氛益恣藉口前宣勇伯和琳苗地歸苗之約巡撫姜晟至倡以苗為民之議盡廢其求嘉慶四年黑苗吳陳受聚數千犯邊事聞於是有苗疆何當底定之 諭始奏以鳳凰廳同知傅鼐總理邊務修置碉堡千有餘所屯田十有二

萬餘畝收卹流民十萬餘户屯兵練勇八千人追繳苗寨兵器四萬餘件復設書院六義學百根芳漸除良善乃安此嘉慶二年至十三年善後之事足補官書所未備

欽定平定回疆勦擒逆裔方略八十卷官刊本

國朝道光九年曹振鏞等奉 勅編回部之先世為準噶爾所役有大小和卓木波羅泥都霍集占被囚乾隆二十年平準噶爾釋歸部波羅泥都旋以叛伏誅其子薩木薩克自拔克達山歷浩罕有三子次即張格爾回俗信奉和卓時矚以財物嘉慶二十五年沖巴噶什愛曼布魯特比蘇蘭奇與張格爾合謀犯卡經官方擊敗竄逸道光甲申乙酉間竄擾喀拉提錦各部落招集格得勒沙為之羽助六年六月遂句結安集延布魯特煽脅愚回搶斷臺站八月連陷喀什噶爾英吉沙爾葉爾羌和闐四城 命大學士長齡為揚威將軍武隆阿楊遇春為參贊統大兵進勦賊至阿克蘇渾巴什河南岸經長清等擊退楊芳搜勦柯爾坪七年二月大兵歷洋阿爾巴特沙布都爾阿瓦巴特三月以次克復喀什噶爾英吉沙爾葉爾羌楊芳復和闐城張格爾竄邊外率兵搜捕十二月於卡外喀爾鐵蓋山生擒大憝檻解京師阿克蘇為回疆八城居中要隘渾巴什河為南北要津柯爾坪距阿克蘇三百餘里東有和色爾湖南有色靈兜皆通巴爾楚克西南有大都棠爾通喀什噶爾西北有小都棠爾通烏什洋阿爾巴特莊為喀什噶爾極東門户沙布都爾莊有葦湖深渠密林阿瓦巴特莊依岡背河林麓木蔽密為喀什噶爾門户

宣宗成皇帝有補詠五篇書之戰圖開館編纂 方略編年繫月張格爾入卡滋事以前纂括大凡以為張本自

命將興師告功慶成臚舉顛末悉著于篇

欽定勦平粵匪方略四百二十卷 活字版本

國朝同治十一年恭親王奕訢等奉 勅撰自三省教匪平定後人民安業者垂五十年道光三十年六月廣西賊洪秀全倡亂於桂平之金田村 命林則徐勦辦未至軍而薨起李星沅為欽差大臣推諉粉飾賊勢漸熾咸豐元年 詔大學士賽尚阿代星沅烏蘭泰向榮分勦獲勝一挫於平南再挫於永安秀全自全州出永郴圍長沙掠舟洞庭沿江而下連陷武昌九江安慶三年二月踞江寧為偽都陷鎮江揚州分犯河南山東直隸倣擾者十有五省被禍者十有五年初大學士曾國藩以在籍侍郎奉 命治鄉兵創立舟師至是成軍東討四年四月塔齊布大破寇於湘潭五年正月僧格林沁殄賊於連鎮大學士官文以湖廣總督督師與湖北巡撫胡林翼拔漢陽趨武昌剿黃雒蘄林翼駐軍宿松籌議水陸東征七年六月國藩拔九江略定江西郡縣遂克太湖潛山進駐祁門復安慶同治元年授國藩協辦大學士節制四省軍務分道並舉曾國荃以湘軍緣大江薄金陵左宗棠以楚軍振衢州援浙江李鴻章以淮軍出上海規蘇州常于時楊載福彭玉麟肅清長江多隆阿圍攻廬州李續賓派援穎州鮑超進攻寧國張運蘭防勦徽州袁甲三軍淮上都興阿防江北馮子材守鎮江二年五月水師克九洑州江寧城圍合十月鴻章克蘇州嘉興三年二月宗棠克杭州六月國荃等拔金陵偽都九月生擒洪福瑱四年十二月宗棠入福建追寇

至廣東嘉應州殲爲粵盜陷天之禍根株鏟絕軍務告竣壬申九月表進方略四百二十卷附設立長江水師章程水師章程者五年正月國藩奏定事宜二十營制二十四六月軍機大臣會奏依行編章程六卷入方略垂示後世頒之天下焉

欽定剿平捻匪方略三百二十卷 同治字版本

國朝同治十一年恭親王奕訢等奉 敕撰捻之爲寇始於游民相聚有拜幅有拜捻其後因以一股爲一捻或曰其黨明火劫人撚紙爇脂故謂之撚河南則歸陳汝光固山東則兗沂曹單嶧豐閩江蘇則徐邳豐沛淮海湖北則襄棗鍾隨而安徽之鳳潁泗爲甚鳳潁所轄蒙亳壽爲尤嘉慶間比照回民之例凡有結夥三人以上者從重科斷咸豐元年南陽盜劫事發壽州盜亦上聞二年蘭山幅盜拒殺官弁山東捻掠海州安徽捻犯永邑寧陵三年江表淪陷宿蒙亳壽捻滋甚四年袁甲三代周天爵治軍臨淮屢有克捷旋復四路竄擾陰與粵匪連和受其僞封而張樂行等兆受之名籍有聞遂至蔓延七八省首尾十八年分股數十賊圩林立官軍盡萃於粵匪各省皆以其回老巢爲幸未能專擊十年二月陷清江浦秋犯濟寧 敕博多勒噶台親王僧格林沁督師進討同治二年克雉河集禽斬張樂行移軍蒙城苗沛霖死臨淮平捻匪奔突剽掠僧格林沁多尾追恒數百里馳逐以四年四月戰沒曹州賊勢復根據及近畿曾國藩設扼守黃運河之策尋以李鴻章代國藩復命恭親王節制左宗棠李鴻章及諸督撫時捻有東西股捻首張總愚擾秦中任柱賴文光擾山東河南議防運河扼膠萊築長牆北起夏店南抵柳林口遏賊騎西六年殪任柱於贛榆賴文光圖竄青濟暨之洋河彌河閒文光走死揚州東捻平七年張總愚由陝竄河朔

議築牆臨邑環遮之馬頰徒駭黃運間縱橫夾擊張總愚蹈水死西捻平於時南服綏靖弁兵一向得就蕩平穆宗毅皇帝 命將起滅姑末纂為方略 御製序文謂良民久罹荼毒罷兵之後休養撫綏不可不汲汲講求非敢以勸除摩盜為武功也

欽定平定陝甘新疆回匪方略三百二十卷活字版本

國朝光緒二十二年恭親王奕訢等奉 勅撰回俗强悍鷙悍難處関隴秀連西域內地髮捻不靖回氛遂熾咸豐五年倭里罕霍卓等入卡圖據喀什噶爾繼以撒拉爭教庫車激變漸至陝回逸起潛蓄異謀関中南山為賊巢窟叛回出沒與為聲援十年俄人來亂入踞伊犂哈薩克布魯特諸部多貳於俄安集延部屢出蠹擾安集延酋帕夏奪安集延之和碩克伯安集延故屬浩罕浩罕為俄所滅帕夏畏俄逼闌入邊據喀什噶爾稍蠶食南八城又攻敗烏魯木齊所踞回并有北路諸城收其賦入西陲師久無功平涼則戎馬充斥関外則亭堠斷絕陝甘總督楊岳斌以甘軍譁潰標兵繼變乞休同治六年 命左宗棠由鄂入秦先勦陝逆定三路平回之策劉松山由綏德取道花馬池直搗金積堡為北路周開錫由秦趨鞏討鞏昌河狄之回為南路宗棠與劉典督軍盡驅陝回入甘為中路八年二月克董志原老巢四月陝西平八月克靈州九年冬克金積堡十年三月寧夏平十一年二月河州平十二年九月克肅州関內肅清陝回白彥虎逃出圖哈密分擾巴里坤屬帕夏帕夏能役屬回眾結援英俄論者多言宜徇英人請許帕夏自立為國稱藩罷西征宗棠決策出塞規還康雍乾三朝迭造之區大學士文祥善其議光緒元年拔古牧地克復烏魯木齊迪化州瑪納城北路平二年進攻吐魯番達坂堅城下托克遜賊巢連克喀喇沙爾庫

爾勒庫車阿克蘇烏什會帕夏道死二子爭立內亂長
子帕克胡里與白燕虎皆遁逃入俄東四城既復進規
西四城十一月克葉爾羌和闐英吉沙爾喀什噶爾
南疆悉定六年二月俄人交還伊犁由是新疆置行省
爲當西師屢捷
穆宗特諭凡所征勦但分良莠不擇漢回誠可以昭示百世
者矣

欽定平定雲南回匪方略五十卷 活字版本
國朝光緒二十二年恭親王奕訢奉 勅撰雲南漢回雜
處睚眦切殺動興大獄咸豐五年以爭廠起釁中原方
苦兵滇邊兵單外協餉不至吏益放紛三迤踵亂叛回
馬德新首倡逆謀攻破澂江昆陽新興尋甸呈貢闔省
城陷武定破九甲杜文秀尤凶狡憑上下關之險踞大
理爲巢六論陷城池二十餘處疆臣恆春自經吳振棫
移疾徐之銘持兩端通賊卅任藩司鄧爾恆署總督潘
鐸迭被戕害又復淪胥麟歷卅稔同治四年督臣勞崇
光責成馬如龍岑毓英肅清曲尋劉嶽昭克復正安六
年毓英勦平豬拱箐苗七年 授嶽昭總督毓英巡撫
飭部協撥滇餉八年連克楚雄南安定遠三城昆陽
州中隔滇池楊振鵬就撫復叛至是殲除援滇川軍亦
迭克進棗宮軍定先東後西之策中路克彌渡賓川及
紅巖馬街北路克展江劍川南路收復緬寧九年克威
遠四月復姚州新興州永北麗澂江府東南各屬次第
底定十年楊玉科攻克永昌明年克新興州及大小東
溝至是乃會師直搗逆西克永平雲南趙州蒙化進踞
上下關十一年十一月拔大理杜酋授首十三年掃新
興餘孽馬德新伏辜以次收復順寧雲州騰越全滇始
定 諭免同治十一年以前民欠錢糧停止抽收釐穀
之銘貴州開泰人由臬司超擢滇撫縱回虐民繼且挾
回自重至於改易回裝白帕蒙首赴毓英營爲馬逆遞
書請和同治三年在省服毒自死官民追溯亂源咸以

朝廷僅予奪官為寬大云

欽定平定貴州苗匪紀略四十卷活字版本

國朝光緒二十二年恭親王奕訢等奉 勅撰貴州苗疆向隸土司雍正乾隆兩次用兵分設流官綏懷鎮撫銅仁之右柳鄧銅仁之王囊仙後先戡定咸豐五年三月台拱苗匪滋事清平黃平丹江句結內樓六年古州都勻苗平失守蔓延鎮遠黎平麻哈思南各府州時與粵匪回匪齋匪積匪紛紜交錯肆其陸梁巡撫蔣霨遠等辦防勦積勞病故上游苗僅十之二餘皆萃於下游據城戕官流毒全省逆酋張秀眉最為黠鷙脅服生苗黑苗分帥各寨而天柱思州漢奸民屯供其驅使湖南西陲歲豪邊警蜀粵接壤亦遍為墟十年以田興恕署貴州提督十一年以江忠義為巡撫興恕奪官吏以忠義為提督韓超為巡撫同治元年三月石阡銅仁苗攻破鎮遠軍屯南掠松桃北攻天柱自石阡至思南苗勢最盛二年攻陷印江三月清江苗陷古州攻黎平三月羊陷開州修文兆琛周洪印自黔事起領兵專任日無效更以記名布政使席寶田援攻貴東七年正月克荊竹園破三十六砦四月克頗洞德明台笠砦頭攻台拱十二月克鎮遠八年二月復清江收施秉破餘慶九年三月破施洞十月拔台拱十年二月平丹江四月克凱里乾隆中所設六廳城皆復定黃平甕清雷公山境十一年貴東盡平黔軍復將都勻四面漸次廓清克復麻哈州城上游興義新城一律底定著名逆酋悉就誅夷合川川楚黔之全力歷十八年而奏功編纂用兵始末與雲

平定羅剎方略 四卷 欽本

國朝康熙年撰鄂羅斯表緣滿洲蒙古新疆所部東偏黑龍我達呼爾索倫之人呼為羅剎每橫肆殺掠納我逋逃為邊患順治間屢次攻討

聖祖仁皇帝識其情洞敵勢康熙十五年因鄂羅斯察罕汗遣使來貢　賜書令約束羅剎毋寇邊不答旋復侵入淨溪里烏拉等處乃遣都統公朋春以兵獵黑龍江偵寇形命伊桑阿督修戰艦巴海等師師駐愛琿呼瑪爾設戍屯種二十二年製運艘立驛站二十三年正月命薩布素等勦撫牛滿羅剎五月令戍兵刈其田禾以困之二十四年四月進取雅克薩城五月羅剎乞降縱其人歸雅庫蘇部二十五年正月我兵凱旋羅剎復來據城

薩布素等圍攻未下時荷蘭貢使在都籍與鄂羅斯鄰乃　賜書付荷使轉致察罕汗九月新察罕汗復書謝過言前所賜書無通解者今知邊民搆釁遣使定界乞撤雅克薩之圍二十六年喀爾喀圖謝土汗奏鄂羅斯使抵境二十七年遣大學士索額圖等與議分界事宜索額圖等奏言所據尼布楚本我茂明安部游牧之所雅克薩係我達呼爾總管倍勒兒故居由黑龍江而下可至松花江由松花江而下可至嫩江南行可通庫爾瀚江及烏拉寧古塔錫伯科爾沁索倫達呼爾諸屬若向黑龍江口可達於海又恒滾牛滿等江及淨溪里江口俱合流於黑龍江環江左右皆係我屬俄樂春奇勒爾畢拉克及赫真費雅哈所居均不可棄二十八年四

月赴尼布楚就議十二月出地圖議定分界共明盟誓於格爾獨齊河諸地立碑勒會議七條用滿漢鄂羅斯拉地蒙古五體文字一循烏倫穆河上流之石大興安以至于海凡山南流入黑龍江之溪河盡屬中國山北溪河盡屬俄羅斯一循流入黑龍江之額爾古訥河為界南岸屬中國北屬鄂羅斯自是極北不毛之地興安里以內數千里盡隸版圖咸豐間四國合從鄂羅斯乘機要挾奕山讓給黑龍五千里之地而向為喀爾喀四部游牧之區昔也日闢今也日蹙乃自古歎之矣

皇朝武功紀盛四卷 讀畫齋叢書本

國朝趙翼撰翼字耘松號甌北陽湖人乾隆庚午舉人選授內閣中書軍機處行走辛巳一甲三名進士授編修官至貴州貴西道重赴鹿鳴 賜三品銜乾隆五十三年頒發四庫全書翼與文滙裝訂之役內有方略備載用兵始末為平定三逆平定朔漠述略二篇平定準夷回部時正直軍機平定緬甸身在行間為大學士傅恒贊畫軍事討兩金川將軍溫福阿桂道經貴西官舍丁未臺灣之役入對臣李侍堯幕府皆撮敘方略印證前事各為述略一篇名曰 皇朝武功紀盛翼本工文紀事頗為詳贍魏氏源謂功罪勝敗文貴從實近人紀皇朝武功每[illegible]往往言勝不言敗書功不書罪如三藩之役順承郡王簡親王逗遛于楚貝勒洞鄂失幾于陝總督金光祖將軍舒恕觀望于粵準噶爾之役蒙古王丹津從寇于鄂爾坤河一槩不書即傅爾丹和通泊之敗額楞特喀喇烏蘇之敗亦略而不詳傅爾丹和通泊之敗官兵止萬人而後記言兵二萬僅歸二千則又失實矣暨額勒登額逗遛于緬甸溫福僨事于金川巴忠成德鄂輝賄和于西藏恒瑞黃仕簡任承恩老師于臺灣及柴大紀如何獲罪亦一概不書又噶爾丹敗于土臘河趙氏謂策淩急檄馬賽爾出歸化城邀擊考方略馬爾賽是時已不在歸化況此戰在漢北歸化城在漢南相去二千餘里賊敗必西走何由反在大漢東南為歸路乎松筠新疆識略俞正燮癸巳類稿并沿其誤皆

述深中是書之失始知塞外地理最易舛歧儒者著書每所不免至於春秋諱內失昌黎避史讒前人固自有意然事實所在有章奏有　上諭具載官書正不必深沒其文矣

聖武記十四卷三次重訂本

國朝魏源撰源字默深邵陽人道光乙巳進士官江蘇高郵州知州博覽羣籍未第時為內閣中書舍人得觀史館祕閣官書及私家著述故老傳說晚僑江淮述開國以來兵事為　聖武記十有四卷　開國龍興記第一康熙戡定三藩記第二綏服蒙古記康熙親征準噶爾記雍正兩征厄魯特記第三乾隆蕩平準部記戡定回疆記綏服西屬國記新疆後事記道光平定回疆記回疆善後記第四綏服西藏記西藏後記乾隆征廓爾喀記第五俄羅斯盟聘記俄羅斯附記　國初征撫朝鮮記乾隆征緬甸記征撫安南記第六雍正西南夷改流記乾隆初征金川土司記再征金川土司記甘肅再征叛回記乾隆湖貴征苗記嘉慶湖貴征苗記道光湖粵平猺記第七　國初東南靖海記康熙戡定臺灣記重定臺灣記乾隆三定臺灣記嘉慶東南靖海記康熙武昌兵變記嘉慶寧陝兵變記乾隆臨清勦賊記第八嘉慶川湖陝靖寇記第九嘉慶川湖陝靖寇記畿輔靖變記川湖陝鄉兵記道光洋艘征撫記第十兵制兵餉第十一掌故攷證第十二事功雜述第十三議武五篇第十四大旨謂我朝用兵異于前代者兵少餉多剿撫交馳立即批荅指示曲折萬里如禁闥無濫功無枉罪無中使監軍之弊而推本於以軍令肅人心以軍事覈食延人材因以推見民力之盛衰人材風俗進退消長之本末時當海疆不靖感憤成書議嘯亭雜錄誌勇親王光

顯寺一篇於地勢賊情無一相應𦤶漢方略從二次親征起而初次烏蘭布通之戰不復追叙第二次昭莫多亦不載費揚古捷奏於記末附載馬思哈殷化行二紀以補所未備議官書之失莫患於兩不收蓋分門各纂互不相應有此書與彼書互相矛盾者 皇朝通考以烏洛侯為俄羅斯而於巴尼大水為大北海當從盛京通志謂即魏書烏洛侯國難水今黑龍江北之一泊回部有元代成吉思汗後西域圖志謂成吉思汗在派克巴之前與元太祖同名為唐代以前回教之證當從外藩功績表傳吐蕃乃元成吉思汗次子察罕岱受封之地葉爾羌和闐阿克蘇各有元裔汗曽則回部之有元裔乃明四庫全書提要謂元劉郁西使記所述蔥嶺以西各國皆在新疆亭障堡戍間四裔考又謂愛烏罕以西即西海俄羅斯為屬國兼有北海皆不根無稽辨難翔實言地理掌故者所當取證也

中西紀事二十四卷 同治四年定本

國朝夏燮撰道光二十年海氛不靖蔓延三載宣宗以西人志在通商不得已而允撫事之請燮于庚戌冬蒐輯庚子以來邸抄文報及西人紀載之可信者詮次始末咸豐己未續據見聞分類紀叙十年入曾文正祁門幕府時和議已成罷兵换約次前後奏洛各案及軍機精臺往來文件撰為庚申續記踰年見續頒條約暫定章程並得魏默深海國圖志所載若檔案同治乙丑釐定為二十四卷于英人入寇及海疆用兵之利鈍為特詳以猾夏起于通蕃漏卮原于互市邊衅之生由林于此為前四卷卷五至卷十四記英人窺邊請撫粵東要撫閩浙再犯江上議款白門原約大沽前後之役卷十五至二十一論次庚申换約之役天津新議續議長江設關洋藥上稅小國换約外夷助勦江楚黜教之事以勦撫異同管蠡一得為二十二二十三卷末記海疆殉難諸臣為二十四上下卷不著撰人姓名署曰江上蹇叟以書中多所指斥也其謂自長江開商無論大小船隻深入內地山川道里險要形勢靡不周知無論中國戰船未能制勝即使購買外洋船礮亦豈能過之故洋艘之入長江為通商之大變局自是確論伏讀康熙三十三年 上諭外藩朝貢固屬盛事當以救甯中國培養元氣為本乾隆四十一年刑部奏駁李質穎讞英商獄不得其平傳 旨申飭及覆數百言洵為轄內馭外之要圖至於小雅盡廢四夷交侵枋相疆臣不能

籌謀國之務是書詞直事覈本末賅貫固當時得失之

林昊

平定粵匪紀略十八卷附記四卷光緒元年刻本

國朝杜文瀾撰文瀾字筱舫山陰人由道員歷署江蘇布政使按察使同治四年贊鹽巢在鄂官文恭屬輯平定粵寇一書十一年重加改正自廣西倡亂起至生禽洪福瑱止為紀略十八卷附記賊名邪說逆蹟瑣聞四卷戰功事蹟以各處奏報所稟奉　諭旨為經鋪敘平演有條目而無綱要武壯公烏蘭泰忠勇恤士卒江忠烈以知縣在軍前差遣無事必諮部將田學韜全玉貴皆善戰大兵合圍永安武壯謂宜用鎖圍法以困之東路宜益兵為之備而向忠武力主兵法圍師必闕之說賊果從缺處突圍東竄自是逆燄鴟張湘衛鄂皖相繼蔓延以至金陵不守張忠武起向忠武部下先後奏捷數十總統諸軍當時和春等不能合意蔚力恤患讓功以致巨穴久困而不拔咸豐十年賊陷丹陽忠武望賊聲而馳亂流渡河人馬俱沒

文宗初得奏報有東南半壁倚為長城尚冀該提督不死出為國家宣勞之諭又曰若張國樑不死蘇常一帶何至糜爛若此此亦最大關鍵是書皆未能詳述取其編年繫月據事直書或傳之在事之人或見諸時人筆記無所增益童謠里讖概置不書他如勦除捻回懲補騎馬等賊與粵匪無涉不書亦有限斷考戡亂本末者可以觀其大略也

山東軍興紀略二十二卷 同治年刻本

國朝同治年撰不著撰人姓名歷紀咸同間山東用兵始末凡十目五十篇一粵匪咸豐四年粵寇由豐工關口渡黃河陷金鄉臨清竄冠縣鄆城踞曹縣為勝保所擊滅五月逮鎮賊南竄高唐州十一月僧忠親王勦洗逮鎮五年復高唐餘賊保馮官屯四月悉數俘獲二皖逆山東西北邊境距亳州捻匪老巢二百里而近頻年防勦至 詔德楞額專辦東賊十府二州被擾有輕重而皆見賊騎同治七年各路蹋踩窮追壓之海隅始聚而殲旃三土匪起滅靡定眾無常數其以勦捻為名者曰長槍會匪壽張匪起水南者曰水南匪來往鄆鉅濮范敗則遁水套者曰水套匪播焰恣睢丁卯始靖四卯莘教匪五降眾六鄒縣教匪習教諷經謀相師授起鄒革兩縣已降復叛與上事相屬雖皆土著而顛末較煩七幅匪以匹布分幅帕頭連結燔掠與土匪無異郯蘭境曰幅匪滕嶧境曰棍匪章疏文牘皆沿此稱八淄川匪據城叛亂就戮其地九黃崖匪張積中師事周太谷保聚肥城黃崖山招撫抗拒合砦焚誅逆書逆信送軍機處查驗而以團練流而為匪者終焉其論團匪也謂紳民捐貲教練詰姦捕盜因挾眾以號令一邑紳與官勢相角利相市細民里長生童職監吏胥鉗徒亦自躋於紳怯以戰勇私鬥甚至從匪入會良民為強團所裹挾拒殺官軍重煩王誅閻文介撫東時奏言斂鄉里之財以為餉集耕種之民以為兵於事有害無益惟有力行堅壁清野之實勿附會團練與賊之名誠有見於良法之宜審乎時勢也

平浙紀略十六卷 同治甲戌刻本

國朝秦緗業撰緗業字應華號澹如無錫人道光丙午副貢浙江候補道負寇踞金陵浙江完善傾財賦供江南大營餉需出師復徽州寧國二郡咸豐八年賊由廣豐入境金衢處三府皆被兵尚能保守衢城克復處州分援福建十年賊連陷廣德涇縣浙省門户盡失賊擾安吉長興武康十一年二月省城陷將軍瑞昌保子城援至賊走未幾蘇常破賊由吳江陷嘉興九月徽州賊由遂安陷嚴州分途淪陷各郡邑杭州援絶十一月被陷

命太常寺卿左宗棠督軍辦賊旋授巡撫時列郡僅衢州溫州為國有左軍自婺源先清浙東保固江西皖南後路以徽饒廣三府丁糧銀米供軍設婺源景德河口三稅局裨之同治元年攻開化招華埠收遂安進軍衢州四月民團復台州常勝軍克寧波湖州孤居羣寇中至是失陷七月閩軍克處州宗棠既解衢州江山之圍遂克壽昌嚴州並援皖收復績溪祁門以紓後顧二年正月復湯溪龍游蘭谿克金華金華城堅居險要浙中兵事此為關鍵續克永康武義東陽義烏浦江諸暨署提督葉炳忠亦收復紹興並桐廬蕭山四月宗棠進閩浙總督仍兼巡撫是年復富陽海寧三年正月復桐鄉二月省城復餘杭賊亦東走於是奏停杭關稅並清賦局減杭嘉稅則三之一武康德清石門孝豐次第收復江蘇軍先已復嘉興及平湖海鹽嘉善長興乃會合攻克湖州八月截勦竄賊全浙底定是書逐事分編不以年月先後為次戰事憑奏報並敘撫卹籌餉及從前失事之由而分援皖贛逐賊閩廣亦附見焉後二卷咸豐間事文卷燬失多採用許瑤光談浙一書

豫軍紀略十二卷 同治十一年刻本

國朝尹耕雲撰耕雲字瞻甫號杏農睢寧人遷桃源道光庚戌進士禮部主事累官戶科給事中河南河陝汝道嘗從巡撫李鶴年礠州軍輯成豫軍紀略一書釐為四目一粵匪洪楊倡亂痛毒徧直省咸豐三年賊黨由鳳陽陷永城河南兵事於是始五月陷歸德犯開封逼懷慶七月大破賊圍遂竄山西八年糾豫捻圍固始竄商城擊走之同治元年由潼關竄閿鄉撲嵩縣伊陽葉縣官軍堵勦於澠池宣陽汝州郏縣陳得才犯南陽七月為楚軍擊退一會匪各州縣舉行聯莊會以禦賊禹州因閘漕被擊糾眾為匪河北三郡相率效尤八年有阜陽教匪糾結髮捻切近陳汝十一年有踞獲嘉中和鎮之會匪彰德金樓鎮之教匪擒擾其間久之始定一土匪故事民出夫馬供支漫無稽考吏胥紳士因緣為奸歲用金錢按畝攤派軍興以來征調絡繹追呼迫切於是豫民困伏莽探丸相擬起癸丑訖庚午次第平定一皖匪即捻匪分黨焚掠俛出俛入莠民為倀而助虐疆吏畫畛以禍鄰中州當七省之衝湘軍疲於應敵後張總愚北犯自道口遁西至太行山東至黃河踞長圍斷賊歸路諸軍乘其窮蹙乃得殄滅豫境始寧亂不始豫功不專豫四豫軍者以豫為主也大致本諸章奏文檄李汝鈞麐曾定方昆翰吳保清實參訂焉

湘軍志十六卷 原刻大字本

國朝王闓運撰闓運字壬秋湘潭人咸豐丁巳補行壬子舉人光緒戊申 賜翰林院檢討大學士曾國藩以侍郎在籍

文宗詔治團練長沙國藩請就團丁為勇營束伍練技號曰湘軍兼創舟師習水戰武昌再陷皆師東征轉戰江西憂歸起復四方有警爭乞援南則浙閩西則川陝北則淮甸胡林翼左宗棠李鴻章皆由此起既平洪寇力請裁湘軍進淮軍然宗棠席寶田仍募湘兵征苗回定塞外 國朝龍興以八旗勁旅威天下其用鄉勇自川陝之役始至粵捻之亂而湘軍遂以鄉勇立功名其間一挫於靖港再敗於湖口三困於祁門是書稱國藩以憂懼治軍於將才之賢否軍謀之得失與夫始終艱難勝敗之故言之親切無所忌諱為湖南防守篇第一曾軍篇第二湖北篇第三江西篇第四曾軍後篇第五水師篇第六浙江篇第七江西篇第八臨淮篇第九援江西篇第十援廣西篇第十一援貴州篇第十二川陝篇第十三平捻篇第十四營制篇第十五籌餉篇第十六言事相熟頗有合理惟其自信太勇而立言又好盡書中謂曾國荃負時謗諸宿將如多隆阿楊岳斌彭玉麟鮑超等欲告去人輒疑與國荃不和且言江寧鑑貨盡入軍中宗棠沈葆楨每上奏多譏議江南軍初出版國荃見之善有不釋然者至屬王定安則別撰湘軍記二十卷然文章千古不能以人廢言二書如褚先生之與龍門

固不必論其高下矣

吳中平寇記八卷 同治庚午刻本

國朝錢勖撰勖字 無錫人內閣協辦侍讀撰文中書歷保府道咸豐十年金陵大營陷賊方擾蘇松及浙東西巡撫駐上海安慶既克曾國藩奏薦延建邵道李鴻章任江蘇軍事鴻章由翰林倡率淮軍同治元年增募淮勇選將束伍如陳學啟劉銘傳潘鼎新張樹聲周盛波等赴上海用客將華爾戈登田常勝軍旋 命撫蘇其餉以江海關稅及釐捐為大宗始僱募英法弁兵教練洋槍隊開製造局仿製西洋各大器是年克復奉賢南滙川沙廳金山衛松江解圍遂防解嚴復青浦嘉定進取蘇州復常熟昭文二年克太倉崑山新陽吳江震澤八月復江陰十月克復省城十一月克無錫金匱於是裁撤常勝軍奏減蘇松太倉浮糧三年正月克宜興荊溪二月復溧陽四月克常州境勳楊舍周莊華市等處竄賊沿江腹地肅清自統師東下迄功成凡二十九閱月兼收復皖浙所屬地方勖從事戎幕親見軍中始末委析次為吳中平寇記八卷推本於 朝廷知人善任文正以人事君為近古所未有同時周世澄撰有淮軍平捻記十二卷趙烈文為之序宋滕達道孫威敏征南錄藍鼎洲平臺紀略所自昉也

平定關隴紀略十三卷 光緒丁亥刻本

國朝易孔昭胡孚駿同撰孔昭黔陽人孚駿江夏人關隴之亂始則髮逆繼以捻㕑爛於回回治元年藍大順由川入陝竄洋縣陷佛坪踞盩厔窺省垣三年三月始就撲滅四年克復階州逆無遺類惟捻回猖獗忠勇公多隆阿等勤辦未竟左文襄以六年奉 命督師部署諸軍不令捻回合勢張總愚既屢破於延州自宜川踰山南竄渡河趨衛輝犯獻縣奉 詔入援西捻平率師還陝先清陝西之賊 欽派大員駐西安理西餉有急需借商款於前路預設轉運以足軍食三路並進於是燔逆酒泉摧壁河湟俘金積之巨渠撫枹罕之降虜十二年關內一律肅清光緒四年楊昌濬屬孔昭纂輯奏牘以紀其事孚駿踵成之善後事宜如請設學院分文闈添置州縣裁撤制兵安插降回俱奏覈部列入焉其謂秦中自遭髮逆之擾大荔渭南之回乘機殺掠甘回亦變大吏方憂餉匱因思以糧抵餉捐糧之議行之既久糧餉交困回之披猖益屬兵之譁潰相尋是知行師之要籌餉爲先同一勦回前則如彼其難後則如此之易前此官胡籌鄂餉以供東征曾文正進圖江皖以江西湖南廣東釐金爲餉源其效較然可覩也

湘軍紀略十六卷 光緒八年刻本

國朝陳昌撰昌字世五銅梁人官知縣蜀人以武略顯者推威信公岳鍾琪壯烈伯詳昭勇侯楊遇春咸同間則一等子奉節鮑忠壯公超自廣西應募入湖南隸塔忠武部下以勇略聞游爲曾文正胡文忠所知文忠更其字曰春霆霆軍之名遂屢見於章奏 諭旨宿松太湖之戰與多忠勇齊名許灣之戰立廟豫章以光緒十四年終于家是書上輯 方略下采曾胡奏牘年經事緯於寧國敗挫金口潰變上杭索餉姑未及永隆河捷後因傷病辭營奉 詔詰責亦據事直書敘次明淺頗不蕪雜李文正鴻藻奏謂忠壯嘗欲推爵讓胡公以章其以人事君之美事雖不果然李李知己識地過人當勦粵逆時軍中賊中咸稱多鮑霆軍有記而忠勇殉節陝西其戰事自 國史外無有搜輯傳之者亦公論也

遼史紀事本末四十卷廣雅書局刻本

國朝李有棠撰有棠字芾生萍鄉人由優貢官峽江訓導紀事本末自宋袁氏樞作後歷史略備惟遼金二代編著未聞遼史簡略參之五代與宋金諸史及各傳記間多牴牾是書以正史為主理其端緒詳起訖不加論斷仿三國志裴注通鑑胡注參考他書條列於下凡有異同志為考訂年月之訛舛兵事勝敗之歧異參互鉤稽附之考異魏王之立天祚紀謂為蕭幹而紀北遼事又以為和勒博證為一人李處溫擾立魏王自為宰相嗣懼禍通宋於北遼紀又謂宰相李純潛納宋兵亦約加之辨證於一人數名及數人同名者[illegible]詳為分析國語解對音舛誤名義多乖其地名人名悉遵新譯附其舊作某字於其下自為凡例列於卷首其謂稱天后善琵琶元妃誣其與樂工通為偽事乃信為實事案撰東都事略者為王偁非王鼎偁實為大謬書中亦不免間有譌誤也

金史紀事本末五十二卷廣雅書局刻本

國朝李有棠撰金史首尾完密條例整齊較宋遼二史為最善是書縷析條分義例與遼史本末略同太祖自珠赫店之捷次年建號稱帝改元收國凡二年又改元天輔遼史於天慶五年未載其事至七年乃載太祖用楊朴策即位改元金史謂為烏雅遺所請無楊朴定策事又不為朴立傳附之考異補其疏舛遼史載天祚帝幸混同江遇頭魚宴太祖不肯起舞欲殺之嗣因事送咸州詳袞司問狀及下詔親征太祖慟哭欲自殺以激眾怒遼復遣使冊為東懷國皇帝金史未載參酌以見以昭核實衛王紀大安二年九月京師戒嚴上文未載蒙古起兵之事宣宗即位乃圖克坦鎰勸胡沙胡迎立而紹宣二紀均不載釋當為宗弼愛將戰功最著而無專傳烏陵思謀為宗翰謀主亦未立傳於遼魏王之立改元建福蕭氏稱制建號德興金史但稱自立於燕建元德興合為一事均參致彙辨於名氏之互歧者詳為考核其郡縣分合山川隸屬及關津堡塞皆據地理志而參之各史傳記分注詳晰所撰遼史紀事本末亦然世宗為一代令主將宰輔謀猷用能奮華成文仿明陳邦瞻敘次真魏諸賢例也

國朝柔遠記二十卷 廣雅書局刻本

國朝王之春撰。之春字爵棠，清泉人，累官安徽巡撫。是書為中西互市成和而作，自開國訖同治中外交涉事宜，以及通商始末，皆在焉。凡服從最久之藩部屬國，年例貢獻與夫封冊命使、錫賚讌犒，不備錄。取其勢有交通事相關涉者，略識其概。又以己意撰瀛測危言十三篇、沿海各口及臺灣澎湖瓊崖各島著為圖說，附諸卷末。俞樾序謂當孟子時有善戰者，有連諸侯者，有辟草萊任土地者，人人以為得富強之策，亦猶今西國之人心計奇巧，器械精良，雖孟子無以尚之也。孟子則一言以折之曰：盍亦反其本矣。所謂反其本者無他，為省刑罰、薄稅斂，使鄰國之民皆仰之如父母。如此者在孟子時不過朝秦楚、莅中國，而在今日則雖統大九州而為之君不難矣。此雖論高迂，實究心當世之務者所當知也。

宋元學案一百卷 道州何氏刊本

國朝黃宗羲原本，全祖望修補。宗羲字太沖，號棃洲，餘姚人，學者稱為南雷先生。祖望字紹衣，號謝山，鄞縣人，乾隆元年薦舉博學鴻詞，是春成進士，改庶吉士，散館歸班以知縣用。宗羲晚年於明儒學案外，又溯宋元儒家述其學派，未及成編而卒，子百家續葺之。乾隆丙寅，祖望取未成之本編次序目，重為增定，謀刻于二老閣鄭氏，第序錄與十七卷，祖望卒，底藁歸月船盧氏，其殘本歸樗菴蔣氏。宗羲七世孫直屋又有八十六卷校補本。道光辛卯，道州何文安凌漢督浙學，按試寧波，以之發策，屬浙士為蒐訪。戊戌，鄞縣王梓材、慈谿馮雲濠蒐得各本，合校栞成，文安為作敘。壬寅，書版燬於兵火，文安子紹基謀刻于都中，梓材復補脫正誤，至丙午而畢事。為是書創自黃氏，全氏修補之。凡安定第一卷、泰山第二卷、百源第九卷十卷、濂溪第十一卷十二卷、明道第十三卷十四卷、伊川第十五卷十六卷、橫渠第十七卷十八卷、滎陽第二十三卷、上蔡第二十四卷、龜山第二十五卷、廌山第二十六卷、和靖第二十七卷、劉李諸儒第三十卷、呂范諸儒第三十一卷、周許諸儒第三十二卷、王張諸儒第三十三卷、武夷第三十四卷、紫微第三十六卷、豫章第三十九卷、橫浦第四十卷、衡麓第四十一卷、五峰第四十二卷、劉胡諸儒第四十三卷、艾軒第四十七卷、晦翁第四十八卷四十九卷、南軒第五十卷、東萊第五十一卷、艮齋第五十二卷、止齋第五十三卷

水心第五十四卷五十五卷龍川第五十六卷梭山復齋第五十七卷象山第五十八卷西山蔡氏第六十二卷勉齋第六十三卷潛菴第六十四卷木鍾第六十五卷南湖第六十六卷九峰第六十七卷北溪第六十八卷滄洲諸儒第六十九卷七十卷嶽麓諸儒第七十一卷麗澤諸儒第七十三卷慈湖第七十四卷絜齋第七十五卷廣平定川第七十六卷槐堂諸儒第七十七卷鶴山第八十卷西山真氏第八十一卷北山四先生第八十二卷雙峰第八十三卷深寧第八十五卷東發第八十六卷靜清第八十七卷介軒第八十九卷魯齋第九十卷靜修第九十一卷草廬第九十二卷靜明寶峰第九十三卷為黃氏原本所有高平第三卷廬陵第四卷古靈四先生第五卷士劉諸儒第六卷涑水第七卷范呂諸儒第十九卷元城第二十卷華陽第二十一卷景迂第二十二卷兼山第二十八卷震澤第二十九卷陳鄒諸儒第三十五卷漢上第三十七卷默堂第三十八卷趙張諸儒第四十四卷范許諸儒第四十五卷玉山第四十六卷清江第五十九卷說齋第六十卷徐陳諸儒第六十一卷二江諸儒第七十二卷張祝諸儒第七十八卷邱劉諸儒第七十九卷存齋晦靜息庵第八十四卷巽齋第八十八卷師山第九十四卷蕭同諸儒第九十五卷元祐黨案慶元黨案第九十六卷九十七卷荊公新學略蜀學略第九十八卷九十九卷屏山鳴道集說略第一百卷皆全氏所補黃氏為陸王之學全氏為程朱之學又皆為經學史學家搜採宋元講學諸人文集語錄辨別宗派輯為此書於七百年儒苑門戶源流分合敘述頗詳持論博通不涉迂陋徵昳足資考鏡全氏修補是書兼為修宋史而作故有宋史所略而是書列傳特加精詳所為序錄可以見全書之脈絡梓材於重校之次編次四部書凡原書之所遺而顯有可據者別為宋元學案補遺百卷以俟續刊此尤黃全二氏之功臣矣

明名臣言行錄九十五卷崑山徐氏刻本
國朝徐開任撰開任字季重崑山人朱子作名臣言行錄
原以綱羅舊聞兼載軼事以備史家之採擇明武進徐
紘有明臣琬琰錄輯洪武迄弘治九朝諸臣事蹟海鹽
徐咸有名臣言行錄前集十二卷後集十二卷是編采
名臣嘉言懿行自開國年起訖南朝末造止別偽存真
不論官爵舉長略短不分門户于革除遺忠甲申殉節
之臣廣為搜羅尤極敬慎黃宗羲序謂以朱子之嚴尚
有議其託乎章實內翰之不應入者近時偽書流行如
甲申之死難則雜以俘戮逆閹之難則雜以贖死高官
美謚子姓私加野抄地志纖兒信筆此錄出庶收廓清
之功開任家世通顯多藏書身經喪亂高尚不仕其從
子乾學昆季同在史館為之扶錄傳誌纂述甚勤用力
者專且久足備一代之文獻中間如解縉蹇義楊榮夏
原吉之身事兩朝王越之權術用事張孚敬桂萼之希
旨取媚楊溥遷就於靖難革除之間李東陽依違於奄
豎擅權之日善善從長瑕瑜不掩大抵取善之道不以
人廢凡其蒞官施政及論事之文有便於民利於國者
節取一長不必推見至隱自序謂高皇肇興看天下而
偕之大道無論小人不敢為即君子不自居其名遜國
之際伏節死義者甚眾雖以文皇靳伐之而不能盡仁
宣英憲孝武六朝偉碩云盛大禮議與永嘉以一言取
相不能開誠布公報復太甚風氣漸變江陵受遺强兵
富國措天下於衽席者二十餘年不可謂非其功嗣後
輔政者率模棱取容精神智術盡銷沈於傾相軋之中
急功名多議論惡讜言喜附和世所謂君子者未必皆君
子而世所謂小人者乃真小人矣為神州痛弄為領袖
諸賢惜其言切至尤足寓勸懲之意非苟作也

松陵文獻十五卷 康熙刻本

國朝潘檉章撰檉章字聖木一字力田吳江人補桐江弟子員南潯莊氏史獄以名重為所摭引及於禍吳江之為縣自梁開平三年吳越王錢鏐割吳縣松陵鎮地始置焉檉章肆力於學綜貫百家已而專精史學撰此書凡數易稾而就體例精嚴考訂論贊有史裁凡人物七卷儒林孝義一卷文學一卷隱逸一卷高僧道術藝能一卷列女寓賢一卷官師三卷隱逸徐白以下諸人則弟耒所續纂顧氏炎武稱其平居孝友篤厚以古人自處余鍔徐以甯新狀元及第潘子規余懊無以賜貴縣其節康熙甲子修縣志全用此書耒謂吾兄作書固為邑志張本但不應略不載其姓名絕不言本某書後序云莊注具存何傷乎向秀化書無恙何損乎景升梓以行世其國史攷異則潘文勤刻於功順堂叢書明汝訥為庠生吳子思隱老人思聰其李父也云父思聰脫李字汝可起謚介烈係崇禎十二年己卯貢生庚辰入都廷試壬午授常州司訓南下遇難書中謂崇禎壬午以貢士廷試誤特辨正之

國朝詩鈔小傳二卷 杞菊軒刻本

國朝鄭方坤撰方坤字則厚一字荔鄉閩縣人雍正元年進士由知縣官至山東兗州府知府博學有才藻好網羅文獻是書自吳偉業曹溶至鄭燮江浩然及其族子三才伯兄方城各為小傳而以聯句合鈔小序終焉於梅村錄臨終一詞於高江村錄復官謝表為凡檄其生平謂毛大可說經一掃訓詁習氣尤好與宋儒牴牾而稱惠硯溪通經績學說詩解頤為毛鄭功臣夫深紫陽詩子不徒知明李詩人僅以五七字著能識經學源流稱紀檗子隱不違執貞不絕俗於陶李深傳[illegible]兼及李申耆魏冰叔傳青主陸冰修紀汪苕文教子弟學問不可無師承議論不可無根據出處不可無本末皆有知人論世之意康熙辛丑預試禮闈李巨來拔魁一經不可得有知己之感而論其文取廬陵南豐命世之志取介甫學術取象山詩則出入眉山劍南不盡學西江一派不為阿好濟河海岱間以阮亭山薑並峙江南人士有漁洋樗津二家之剎謂此鄉曲之談阿私之論惟新城長水屹然為南北二大宗師持論極為平允雅文采萩流時或意為詞掩不害其史識也

詞科掌錄十七卷餘話七卷　道古堂刻本

國朝杭世駿撰世駿字大宗號堇浦仁和人乾隆元年以舉人　召試博學鴻詞授職編修試陽城馬周科罷歸博聞强記萬九沙以為鄭漁仲之流著有鴻詞所業嘗自謂經學不如吳東壁史學不如全謝山詩學不如厲樊榭書中於同時所徵仕履撰著撫摭積尺稱胡天游才名為詞科第一馬曰璐藏書甲於大江南北萬經禮記集說在衛陳二家之閒沈炳震合鈔新舊唐書最為明備方觀承有用世之才沈彤潛心經學長於古文沖懷樂善品騭精當惟隨手鈔纂多所遺漏李富孫病其略而不詳於選入詞館與放還田里既不分曉其取者十餘人未取者八十餘人行事均不見於錄於薦舉人數以舉主為分別不能知其中選不中選有為部所駁及病不就試亦未詳又祇据薦舉時出身未及詳後日之科目官爵以及著作殆未成之書為深中其失至法開文議其幾於自述其事則似未覩全帙矣

豫章十代文獻略五十二卷　乾隆戊申重訂本

國朝王謨撰謨字仁圃金谿人　豫章於漢為郡今為江西省後漢光武始詔南陽撰作風俗由是郡國多有傳記吳太常徐整有豫章列士傳三卷其後志豫章則有熊默熊欣雷次宗董愼涂廙洪芻志鄱陽則有顧雍張仁徐諶劉澄之王德璉志臨川則有荀伯子甘伯宗志南康則有王韶之鄧德明志尋陽則有張僧鑒張容晁百撰志廬陵則有王孚志宜春則有羅誘童宗說今多已佚是書專錄人物上起炎漢下訖五季傳記並存斷以正史敘例有四一曰考姓氏以辨族姓二曰核官制以徵選舉三曰申土斷以定流寓四曰撰文義以合史例裒次豫章先賢微言隱行遺文逸事較通志幾增其半史記謂吳芮擊殺義帝晉書謂陶桓公覬覦晉室加以辨難晉世系博采羣書參互考訂制誥碑誄撰著辭賦兼收並舉其他忠義孝友循吏儒林各以類次自比常氏之志華陽於一方文獻雖鬻髦之甿井臼之婦苟有可紀必著於書謨博學該通嘗輯漢魏遺書抄其經翼一門皆漢魏至隋經注經說又倣華陽國志作江陽典錄四十卷分郡隸事此書之成垂二十年新城魯九皋序稱其表幽闡微用心勤篤寄與之往復商榷也

疇人傳四十六卷　文選樓叢書本

國朝阮元撰元字伯元號雲臺儀徵人乾隆五十四年進
士改庶吉士授編修官至體仁閣大學士道光丙午重
宴鹿鳴加太傅卒謚文達博聞好問於學無所不窺以
辛未大考擬張衡天象賦擢詹事　召見問及天文算
學事乙卯任浙江學政輯錄自黃帝以來為此學者人
為之傳凡得二百四十人自起凡例專取步算一家其以
妖星暈珥雲氣虹霓占驗吉凶及太一壬遁卦氣風角
之流一概不收言天者古有周髀宣夜渾天三家魏晉
間又有昕天穹天安天之論皆錄於儀器制度特詳凡
通九九之術者俱得列凡所敘錄其議論行事但取其
有關步算者其著作發明數學者無論存佚未見一一詳
載古今為術者三統以來不下七十餘家擇撫尤備於
造術諸人傳中略載積年日法歲實朔實等數所采如
黃初元始奉元占天尋術皆以距算減之乃為其術上
元距其造術時之積年依於諸史傳外國之例凡古今
西人別為卷第附於後擇友人弟子分任校錄元和李
銳台州周治平力居最親加朱墨改訂甚多傳訪通人
錢大昕凌廷堪談泰焦循並為印正嘉慶己未勒為定
本綜算氏之大名紀步天之正軌質學之源流傳習始
得專書其謂西法竊取於中國地圓之說本乎曾子九
重之論見於楚辭凡彼所謂至精極妙者皆如借根方
之本為東來法特譯算書時不肯質言之耳近來工
算之士每擬今人之密而追咎古人見西術之精而薄
視中法是編罔羅今古善善從長融會中西歸于一是
凡夫改一率立一法者輒於篇末著論以發其趣其是
非互見謬妄不經者亦皆詳其得失尤通識也

東越儒林後傳一卷文苑後傳一卷 三山陳氏刻本

國朝陳壽祺撰壽祺字恭甫一字葦仁號左海閩縣人嘉慶己未進士選庶吉士散館改部特奏留館授編修充國史館總纂以憂歸因採輯 本朝閩人行實為東越儒林文苑後傳補上史館陳遷鶴傳錄其辨無極太極之說論春秋無誅意之法無治黨與之法論毛詩序說不可廢雷鋐傳錄其乾隆十一年應 詔上言官獻珍傳錄其周官講義舉太宰九職以明生財之道及說禮服之言王命岳傳錄其平定雲南貴州策經國遠圖疏極陳漕弊疏朱仕琇傳錄其原法以究治道文與胡天游論古文升降書皆有關學術政治之大壽祺解經得西漢大義阮文達嘗舉經古義為經郛壽祺定其義例取舍及書中所為方遠傳稱其于經善破析疑滯咸有據依獨不信儀禮周禮以為互歧三禮彼此舛異先後矛盾非周人之禮並戰國人所為倚附七十子之徒以傳於世其持論類呂坤之四禮疑問通人以是病之於鄉國文獻不為掩護論者謂其闡閩人經學之宗有以也

列女傳補注八卷敘錄一卷 郝氏遺書本

國朝王照圓撰照圓字瑞玉一字婉佺福山人棲霞郝懿行室封宜人女德善惡繫三代治亂之原士大夫與焉之兆劉向所叙列女傳為萬世立教之大經先有曹大家綦毋邃虞貞節三家注大家注十五卷至北宋猶存見史記正義文選注所引故題曰補注釋名理按正文字質非經傳疏解精嚴臧庸序謂其注有虞二妃頌曰元始二妃曰元大也始初也夫婦為人之大始劉氏又於此訖始也注姜嫄傳姜嫄之性清靜專一曰荀子云好稼者眾矣而后稷獨傳者壹也是后稷之性專壹亦母教使然注簡狄傳簡狄性好人事之治曰人事五教之屬契明人倫本之母教注衛寡夫人傳遂入持三年之喪曰遂入非禮也喪又不應三年也曾子問取女有吉日而女死壻齊衰而弔既葬除之夫死亦如之鄭注未有期三年之恩也齊女情過乎禮未為中道斯並微言善解禮意傳引詩文義與毛不同志訂為魯詩以劉向世傳魯學也其論肇始于王伯厚而朱彝尊范家相臧庸志本之馬瑞辰謂惟康王晏起關雎起興與漢書杜欽傳同師古以為魯詩先君之思以畜寡人與坊記引詩鄭注為定姜送婦同釋文以為魯詩可顯證為魯詩說其以式微為黎莊夫人作碩人為莊姜傅母作大車為息夫人作經傳無徵若以柏舟為衛宣夫人詩與李黃集解引韓詩合芣苢為傷夫有惡疾汝墳為家貧親老仕于亂世與韓詩章句合行露為夫不備禮女不

肯往載馳為許穆夫人始欲與齊以為國援與韓詩外
傳合渭陽為秦太子瑩送晉文公與後漢書注引韓詩
合行葦為公劉詩與趙長君吳越春秋合長君從杜撫
受韓詩蓋亦韓詩說疑向當治韓詩或謂韓魯多同不
確其說足與補注相發明末附校正一卷為甫與瑞辰
及王念孫引之胡承珙洪頤煊牟房王紹蘭之說照圓
博涉經史一家著述辨析疑義時相訂正齡行卒後輯
其遺書其行事紹美惠姬無愧矣

國朝漢學師承記八卷　國朝經師經義一卷　國朝宋學
淵源記二卷附記一卷　粵雅堂叢書本

國朝江藩撰藩字子屏號節甫別號鄭堂甘泉人監生少
受業於元和惠棟吳縣余蕭客江聲博綜羣經通知作
者之意學有師法義據斯嚴某　國朝漢學師承記八
卷使漢世儒林家法之承授　本朝學者經學之源流
犂然可考學行出處著撰緒論靡不綜貫阮文達　國
史儒林傳稿第一次顧亭林居首第二次黃梨洲居首
是書以兩先生編於卷末以不純宗漢學也二氏讀書
講學以名義自持生平大節無可軒輕所論意別有在
又取諸家撰述凡專精經術而一本漢學之為書仿唐
陸元朗經典釋文傳注姓氏之例　國朝經師經義目
錄一卷附於後俾學者得所資尋其宗旨凡言不關乎
經義小學意不純乎漢儒古訓者書雖存其名而實未
成者書已行而未及見者其人尚存而著述僅附見於
前人傳後者皆不著錄又作　國朝宋學淵源記三卷
分北學南學附記湯文正魏果敏諸公以　史家有傳
未載陸清獻從祀孔庭亦有　國史可考故未載惟錄
潛心理學而未經表見於世者楷其采摭未備庸詎羅
臺山亦近禪藩宗漢學復撰此書漢學宋學皆求通之
資漢儒言訓詁宋儒言義理原不可偏廢論者謂古人
於此二者多合今人多分亦學不逮古之徵也

從政觀法錄三十卷 道光庚寅刊本

國朝朱方增撰方增字壽川號虹舫海鹽人嘉慶辛酉進士由編修官至內閣學士充史館提調纂修官錢二十年於臣工列傳擇其關乎 朝章掌故 國計民生者隨時錄存所施之政所奏之章其事行自某年其人時為某官標明之以備檢尋取魏弱翁欲習知漢事李賢皇上貴練習舊章之義顏曰從政觀法錄起自 開國訖乾隆朝以事繫人有裨實用同時錢儀吉序碑傳集謂江西漕項奏銷冊有里民津貼銀米戶部據部例未有以何年始以何年徵皆不能知如後讀李穆堂郎溫勤墓誌事乃大明江右多山路道險漕糧以小艇木筏盤運於是有里民津貼夫船費載於賦役全書康熙二十八年著為令部臣常議停減總督先後疏爭讀八旗通志范承勳郎廷極傳言之益詳以見舊章之當博考是書用意略同惟錢書網羅舊聞采集碑版狀記之文旁及地志雜傳是書則徵經制存良法仕履行誼不復詳述凡 諭旨未經刊布條議未准施行戰績未入 方略事例未列會典概不登私家之誌狀學士之碑銘故老之傳聞野乘之記載亦不旁采是其所異也

鶴徵錄八卷鶴徵後錄十二卷 漾葭老屋刻本

國朝李富孫撰富孫有春秋三傳異文釋已著錄富孫為徵士良年來孫康熙己未良年以諸生徵試博學鴻儒是科薦舉一百八十有六人中選者五十六人同入翰林纂修明史曾孫集字敬堂仿朱檢討鶴書集之意輯鶴徵錄不用傳體以便條附遺聞僅得四十餘人富孫其從孫也與從弟遇孫慶伯續為纂輯依鶴書手稾及家乘記載綜括而成原輯列前續輯以某書別之有故實未盡采錄者其兄超孫引樹別錄雜綴一卷法式善本稱其簡核有體要言必有據事必有徵與阮芸臺詞科摭錄秦小峴己未詞科錄相發明富孫復著乾隆丙辰詞科為鶴徵後錄綴輯遺聞軼事並雜采諸家所著彙而錄之分列標目悉仍前例是科薦舉共二百六十七人 御試於保和殿中選十五人次年丁巳復行補試拔四人俱置詞館己巳奉 詔薦舉經明行修之士迄庚午年辛未保舉四十九人諸徵士為當事論薦復膺是舉者二十人並著於錄紀事蹟備故實積勤蒐采成於嘉慶十五年視全謝山公車徵士錄沈茶園詞科同年錄杭堇浦詞科掌錄為詳吳江沈彬惠議其所采摭詩詞多而事實少且于釋園西成不知其姓于闕元威李清藻俞鴻德諸人不知其字于朱亭棗為亭不知其在長洲在崑山蓋當時諸人所有雜著別集家傳志銘未盡刊刻流傳尚有未能志其遺行者然大體犂然井然可與前錄並重哉 朝稽古崇儒兩開大科名臣循吏儒林

文苑俱出其中出處崖略具備於二書攷掌故者可以
御見當時得人之盛也

文獻徵存錄十卷咸豐八年刻本

國朝錢林撰林初名福林字料雅一字東生號金粟仁和人嘉慶戊辰進士改庶吉士授職編修歷官侍讀學士大考降侍講遷庶子熟於漢唐注疏近時經生家言於本朝名臣言行及河漕鹽榷倉儲海運采買災振銅政錢法地丁雜稅諸大端人地年月多得之史館記載道光八年臨終以平生所集事實付門人汪喜孫經俞正燮陳奐理成四冊王藻編成六冊付之手民程恩澤祭東生夫子文有云子嘗稱言經生偉人　昭代所儲薈萃著述錄采種概以遺南旅學校理宇治課常與鈔析而臚其意蓋本宋杜大珪之例收碑志遺事編次入書以備國史之采擇惟不注所出且其間論定失審如以馮班附尤侗以惲格附黃易以趙執信附吳雯以高其倬附黃任以王鳴盛附任啓運以顧廣圻附袁廷檮未能盡饜人意又稱貝子蘊端為安和親王之類亦不免間有舛誤也

碑傳集一百六十卷江蘇書局刊本

國朝錢儀吉撰儀吉本廬江何氏字藹人一字定廬號衎石又號星湖嘉興人嘉慶戊辰進士選庶吉士改戶部主事歷官工科掌印給事中降員外郎門人鄢陵蘇源生書事云先生仿明焦竑獻徵錄為 國朝徵獻集閱文集千餘家益以直省志乘耆舊瀏覽史裁通識一代文獻備於是編同鄉朱侍郎方增作從政觀法錄陸方伯言撰政學錄皆先生啟之謂是書也自序謂自天命以來王侯將相卿尹百執事碩儒才彥之名跡以其時以其爵以其事比而廠之可以考德行習掌故或一人之事雜見他書者同時之跡及其子孫言行有可稱者間為附錄殿於本篇或論一事而臧否不同述一事而甲乙又不同或推挹過當或沿習忘反者亦往往有之自知言者觀之固可考信而不惑也要其大體主乎樂道人善以為賢士大夫畜德之助曾文正序平江李氏先正事略首及此書沈吉士善登謂書名凡三易始名百家徵獻錄改五百家銀管集或稱湘管集後主大梁書院乃定今名最後重定體例更名昭德文編以首冊恭錄

列聖聖德神功碑故也稿草係全璧後流轉吳蜀多所點竄光緒庚寅貴筑黃布政編訂校刊定從今號為類二十有五始天命訖元迄嘉慶朝止原編附存奏議雜文凡已見經世文編者不錄自四十五卷以前有於碑傳全篇外節取他說致異刊同各為附錄然未編及也體裁閎整取舍謹嚴二百年文獻之林於學人最為有益先正事略不注所出湘陰李氏耆獻類徵鈔撮別集多挂漏史館列傳居大半非其倫矣

國朝學案小識十五卷四硤齋原刻本

國朝唐鑑撰鑑字鏡海善化人嘉慶己巳進士改庶吉士授檢討累官太常寺卿謚確慎態文端作學案分正統翼統附統雜統異統五門聖門人材皆較其品第而甲乙之退閩冉抑張邵而以周子二程子朱子與顏曾思孟並列任情軒輊未知何據若楊老莊其醇疵得失久有定論不必如漢書人表之所為其作閑道錄詆斥陸王幾不使居於人類亦不免好勝之識錮滯研性道篤信程朱大旨在辨别王學而近世漢學家亦類及之國初大儒多宗姚江乾嘉而後漢學最盛衍獨不囿於一時風尚顧未抑揚以陸清獻張楊園陸桴亭張清恪為正宗湯文正以下十九人為翼道于北溟以下四十四人為守道黄梨洲以下為經學卷末附心學終焉

世宗有本朝大臣以德則湯斌為首之諭乃以其為陸王薰程朱之學而抑之漢學重師承求實是是書於家法源流亦未詳備朱一新謂其分門别類蓋沿理學宗傳之例而立名目似未盡善欲為學案當依　國史儒林傳之例漢學宋學各以類從無論習齋恕谷不當遺棄即臺山尺木亦可附存涂徑既分得失自見最為通論曾文正書後有云以舜之濬哲猶且好問好察周公思有不合則夜以繼日孔子聖之盛也而有事乎好古敏求顏淵孟子之賢亦曰博文曰集義即物窮理云者古昔聖賢共由之軌非朱子一家之創解也自陸象山以本心為訓而明之餘姚王氏乃頗遂承其緒其說主於良知自是以後沿其流者百輩豪傑之士思有以救其偏變一說則生一蔽高景逸顧涇陽氏以靜坐為主所重仍在知覺此變而蔽者也乾嘉諸儒務為浩博惠戴之流鈎研詁訓薄宋賢為空疏亦變而蔽也别有顏李之學忍嗜欲苦筋骨力勤於見迹病宋賢為無用又一蔽也而獨稱桴亭亭林博大精微體用兼賅具有微旨其於大小醇疵為能多識前言區别至當所為聖哲畫像記意主匡時植教於本朝推顧秦姚王之學世有真儒固不以方隅自囿也

續疇人傳六卷 觀我生室彙稿本

國朝羅士琳撰 士琳著有春秋朔閏考已著錄算學自隸首而以來詳於周官述於漢晉盛於唐而精於元由疏漸密至 國朝而大備

聖祖御製數理精蘊乾隆九年增修儀象考成道光甲辰為儀象考成續編六藝昌明洪書大顯勤學之士若梅文鼎梅穀成何國宗陳厚耀戴震等先後林立各有撰述推步非專家不能辨太史公書疇人子弟分散如淳註云家業世世相承為疇律年十三傳之疇官各從其父學所謂專門之裔也阮文達疇人傳之名義取諸此士琳少治經從文達久專力步算初精西法既而殫精天元四元之術集所校著都為觀我生室彙稿錄古今疇人各為列傳依文達體例補前傳所未收者得補遺十二人附見五人續補二十人附見七人凡四十有四人離為六卷論者謂世之震驚西學者讀阮氏疇人書而知地體之圓雖自曾子九重之度昉自天問三角八線之設本自周髀蒙氣之差得自後秦姜岌盈朒二限之分肇自齊祖沖之渾蓋合一之理發自梁崔靈恩九執之術譯自唐瞿曇悉達借根方之法出自宋秦九韶元李冶天元一術西法雖微究其原皆我中土開之也

劉向孝子傳一卷蕭廣濟孝子傳一卷師覺授孝子傳一卷 子史鉤沈本

國朝黃奭輯劉向孝子傳隋唐志皆不著錄文苑英華許南容李令琛對策並言梁鴻作逸人傳劉向修孝子圖法苑珠林忠孝篇郭巨丁蘭董永大舜四事並稱劉向孝子傳太平御覽人事部引郭巨董永二事作劉向孝子圖洪氏隸續載武梁祠畫像記中有董永事奭所輯僅舜及郭巨董永三事丁蘭事失採隋志孝子傳十卷晉輔國將軍蕭廣濟撰唐志十五卷奭據世說德行篇藝文類聚初學記白帖太平御覽諸書所引成一卷隋志孝子傳八卷師覺授撰唐志卷同南史孝義傳宗師覺授南陽涅陽人也以琴書自娛於路忽見一人持書一函題曰至孝師君苦前俄而不見舍車奔家聞家哭聲一叫而絕良久乃蘇後撰孝子傳八卷元和姓纂言覺授入宋書孝子傳誤以南史為宋書章宗源云元和姓纂覺授一名罵姓帥在入聲質部據此則師乃帥字之誤然諸書皆作師亦無從攷訂也

趙岐三輔決錄摯虞注一卷 少史鈞沈本

國朝黃奭輯隋志三輔決錄七卷漢太僕趙岐撰摯虞注舊唐志七卷新唐書十卷後漢書趙岐傳岐著三輔決錄傳於時章懷注引決錄序云近從建武以來暨於斯今其人既亡行乃可書玉石朱紫由此定矣故謂之決錄晉書摯虞傳虞注三輔決錄史通書志篇譜牒之作盛於中古漢有趙岐三輔決錄晉有摯虞族姓記補注篇若摯虞之三輔決錄陳壽之季漢輔臣周處之陽羨風土常璩之華陽士女文言美詞列於章句委曲敘事存於細書章宗源謂岐撰決錄据其自序並皆人微引逮篇其書不類譜牒至摯虞之注與陳壽等三書亦不相侔岐錄多取顏語如顏氏家訓所引堂堂乎張京兆田郎書證篇前隊大夫范仲公鹽豉蒜果共一籠後漢書隗囂傳注平陵之王惠孟鍔鍔激昂囂述因於東平北堂書鈔藝文部五經紛綸井大春太平御覽人事部道德彬彬馮仲文此史通所謂文言美句也文選王文憲集序注引決錄曰長安劉氏惟有孟以讀者取則後漢書蘇竟傳注引摯虞注曰惟有孟以論可觀者班叔皮與鄭季通書言劉孟公藏器於身用心篤固實瑚璉之器宗廟之寶也曹世叔妻傳注引決錄曰齊相子穀頗隨時俗摯虞注曰曹成壽之子也司徒掾察孝廉為長母為太后師徵拜中散大夫子穀即成之字也此岐錄與虞注大抵簡者為錄詳者為注諸書所引錄與注不盡分晰惟初學記獸部引五門子孫凡民之伍民為語曰苑中三公鉅下二卿五門嚄唶但聞豚聲注曰門今在河南四十里馬氏兄弟五人共居此作客今主養豬賣豚此於虞注別作細書最為分明原書久佚疏輯為一卷書抄引決錄何比干漢武帝時丞相以孫宏舉為廷尉右平御覽引注曰茂陵何比干漢武時為廷尉右平疏謂後漢書何敞傳敞六世祖比干為廷尉正注引何氏家傳俱不言右平杜佑通典云漢宣帝地節三年初置廷尉左右平而三輔決錄注云何比干漢武時為廷尉右平誤矣據此則邠卿原文當無右平字仲治注乃云然耳其說亦甚允也

嵇康聖賢高士傳一卷　玉函山房輯佚書本

國朝馬國翰輯隋書經籍志聖賢高士傳贊三卷嵇康撰周續之注晉書嵇康撰上古以來高士為之傳贊欲友其人於千載也宋書周續之傳常以嵇康高士傳得出處之美因為之注南史同唐志作上古以來聖賢高士傳國翰據輯成卷按所作太師箴為司馬氏言也幽憤諸詩皆有避患之意是書首列許由善卷子州支父石户之農卞隨務光亦與山巨源書自說不堪流俗而非薄湯武之旨惜原書久佚所為贊僅存許由一首惟中有司馬相如所不解也史通別傳云嵇康撰高士傳取莊子楚辭二漁父事合成一篇以園吏之寓言騷人之假說而定為實錄較年則前後別時論地則南北殊壤而輒併之為一今此條不見輯中

復社姓氏傳略十卷　道光十一年刊本

國朝吴山嘉撰山嘉字愚南雲澤人縣學生其五世從祖翻與孫淳等創舉復社始遭黨禍繼感滄桑輯復社姓氏錄凡二千二百四十人附南都防亂公揭而事行未具山嘉搜采事跡成傳略十卷共得千二百餘人其前人專論復社者如吳偉業復社記事陸世儀復社紀略杜登春社事本末雜采為復社事略登諸卷首書中闕爾梅傳謂都城破偽防禦使武愫至徐州官吏遠迎爾梅罵其檄愫怒繫之獄中洎甲申巳臣表之誤吉水劉仲鋅據水田居集乃劉文忠同州之子孟欽妍鐵乃仲鋅兄弟示新賀貽孫有水田居集與毋高隱不仕詳集中毋龍宜人行述是書皆未之徵引烏程張鑑亦謂勝國復社不惟梅村妄引黨禍為非即汝亨辨為無關國社之屋未為探得綜其顛說於婁江烏程閧隙之漸與夫韋舉東林及東林復社之出入頗能考其事之曲折而推本於小人用壯君子用罔之兩言足補原書之所未盡東林列傳收入　四庫史局初開即　允詞臣之請一洗韓通無傳之陋殉節臣工特　賜專謚通謚入祀祠廟多出於社中其間有失身改節者未可概其全體貴池吳次尾復社姓氏前後二卷其孫復古補錄一卷較翻本多異同山嘉謂錄中低一格者相傳為第二集舊復社有尹山金陵虎邱三大會或曰是冊即金陵虎邱兩會時所甄錄亦自以錄中姓氏尚有千人未得羅其事行為歉也

國朝經學名儒記一卷　光緒九年刊本

國朝張星鑑撰。星鑑字緯餘，別字問月，崑山人，觀文於陳碩甫徵君。篤好說經之書。咸豐戊午游京師，得交於何願船、桂皓亭。同治壬戌成《國朝經學名儒記》一卷，據本傳及各書序，詳其里居及撰述之目、立身行事略，而不詳撰述。無關經學者，如顧氏《郡國利病書》之類，不錄。入以漢學為宗，講求宋學者概不及。論漢學家法，則今古文劃然分明，蓋得於碩甫為多。視江鄭堂《師承記》增多數十人。太倉徐元潤秋士序，謂漢儒說經守家法，一字不許出入。典午以後，漢學遂微，河南北諸儒各有師承。李百藥《儒林傳序》略存姓氏，闕其由來及所出郡國。李唐以來，諸儒以意說經，互有得失。國家稽古右文，將墜之緒，斷而復明。緯餘為之溯其由來，詳其著作，視百藥所序加詳焉。費雲舫中允刻之中州，汪柳門管申季先後補其漏略，朱硯生府丞刊於奉天，亦初學治經者所必讀也。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七百二十卷　賢媛類徵初編十二卷　光緒甲申刻本

國朝李桓撰。桓字黼堂，湘陰人，廩生，歷官江西布政使，署巡撫。是編專輯天命元年至道光三十年八朝史傳、譜牒私家紀述，簡首錄欽定宗室王公功績表傳、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傳及嘉慶十七年續修各表傳，次宰輔，次卿貳，次詞臣，次諫臣，次郎署，次疆臣，次監司，次守令，次僚佐，次將帥，次材武，次忠義，次孝友，次儒行，次經學，次文藝，次隱逸，次方技，為類十九，凡七百二十卷。賢媛十二卷，卷[illegible]述考一卷，[illegible]目二十卷，通檢十卷，姓名錄一卷。閱纂十有五年，屬黟陽楊基善參訂校刊。人數逾萬，事蹟頗詳，而別擇未能盡善。如以國初內三院學士列宰輔，以特旨褒異贈內閣學士、禮部尚書、副都統、御史者列卿貳，以國子監祭酒、司業列詞臣，以布政、按察兩司列疆臣，以國初大臣、八大臣、十六大臣列將帥，門類頗為混淆。史館故事，止准史官就館鈔錄，不得將原本携歸私寓。其尊人文恭公星沅兄編修杭疊直史局，就鈔無多，嗣屬在館戚友寫錄，故國史館本傳多不全，外藩王公表傳得自傳鈔，亦尚有闕卷。惟其廣事搜羅，據所見備錄，依類編排，頗便尋檢。於碑傳為本人子孫撰述與他人所作生傳，或自撰墓誌及文字近於諛墓、事無實證者，纂入較嚴。又嘗以屢更姓氏，疑信滋淆，刊附啟事，請糾舉。自謂東西北三口、山河城堡村鎮及直省偏僻地名，雖經參攷詳校，仍恐誤舛甚多。原本

闕文多則旁刻闕字少則照刻方格不以臆度竄易亦足徵其矜慎也

元祐黨人傳十卷潛園總集本

國朝陸心源撰心源字剛父號存齋歸安人咸豐己未舉人歷官廣東高廉兵備道元祐黨籍碑三百九人其犖犖大賢具見史傳而無考者止識姓名無從得其行略覽者每以為憾是書於宋史有專傳者七十八人及附傳三十四人節錄大略其附見而事蹟不詳者如趙彥若王汾吳安詩劉唐老范柔中韓治范正平蘇昞之類鄭俠陳瓘史傳雖詳而頗有譌舛者皆參考羣書別為之傳如姚勔岑象求楊康國朱紱鄧忠臣秦希甫周綍楊瓌寶馬渭陳郛蘇嘉尹材商倚李深李新陳并周鍔黃隱呂希績皆卓然可傳而宋史不為立傳特為攷補王鞏傳僅載從東坡游魋山事亦為補傳高遵格與高遵恪非一人种師道列黨籍碑有師極無師道當為改名並加審正趙令時史附燕懿王傳王古史附王素傳增補事實而辨金石萃編以為無傳之誤別為黨禁始末為第十卷心源嘗為宋詩紀事補遺其屬書小傳有仕履不詳時代未著者別為補正四卷又作宋史翼四十卷可謂勤矣

疇人傳三編七卷 南菁書院叢書本

國朝諸可寶撰可寶字璞齋一字遲鞠錢塘人同治丁卯舉人江蘇崑山縣知縣傳疇人者阮文達創之羅士琳續之成於道光庚子至光緒乙酉垂五十年如士琳與項名達徐忠愍戴煦顧觀光夏鸞翔鄒伯奇李善蘭通材輩出可寶嘗從仲兄可儀學算復輯三編敘吳任臣以次二十八人為續補遺一卷自道光二十年以後首文達依輩行沒世之先後得三十一人附見二十五人附記又二人為後續補遺四卷次附錄一卷為名媛三人西洋十一人附見四人東洋又一人筆所聞見擇必精語必詳旁及名媛謂自大家被詔踵成兄固八表天文志未竟之篇千古無兩嚮乃有殫精數立說著書揖武於扶風僅見於彤史匪獨拾阮羅之遺珠亦所以備昭代之陰執云

續碑傳集八十六卷 江楚編譯局刊本

國朝繆荃孫撰荃孫字炎之一字筱珊晚號藝風江陰人光緒丙子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加四品卿銜以學部參議候補錢衎石碑傳集成於道光間至嘉慶朝為止荃孫續之為道咸同光四朝八十六卷體例一準前編除宗室王公瀋陽功臣開國宰輔國初功臣明臣宰輔外如宰輔部院大臣內閣九卿翰詹科道曹屬督撫監司守令教官雜職武臣忠節孝友文苑列女各目悉仍之藩臣後添客將一目列女中添辨通一目經學理學悉改為儒學事有誤者間作夾註自謂跳格空行體例不一致以護阮列之譽捨而仍列監司略舉數端初非疵類惟是中興時會賢才眾多則甄綜未免稍寬碑版傳狀子孫不出則萬牘不無或漏如陳[illegible]深何子貞鍾子勤潘文勤翁文恭李善蘭李慈銘皆付闕如蔣子瀟沈子惇錢東生及衎石本均失載比之原書斯為未逮又寄補編乾嘉諸名人十四卷未刊頗有耆獻類徵曾經載入者然搜訪之勤不可沒也

續春秋左氏傳博議二卷 船山遺書本

國朝王夫之撰夫之字而農號薑齋衡山人明崇禎壬午舉人隱居石船山學者稱船山先生宋呂祖謙授徒東陽取左氏書理亂得失之跡疏其說於下成東萊博議自序謂於春秋經旨不敢僭擬而枝辭贅喻則學子所以資課試也夫之有春秋稗疏著錄於 四庫春秋家說 四庫存目此書詞勝於意全如論體多於春秋無關與東萊之書略同唐鑑謂先生著書大抵為人心之衰世道之遷學術之不明汪洋浩瀚以縱邈曠逸之詞寓沈菀隱幽之志激而不盡其所欲言婉而不失其所宜語雖或論太高言太過且非說經之正軌然可以觀其志節之所存矣

春秋世論五卷 船山遺書本

國朝王夫之撰自序謂即春秋之世合離之勢盛衰之迹本王道之通塞堙邪說之利害旁引兵略畫地形訂國是粗論其得失具矣書中有云君子相喻以性小人相安其習聖人知其然而莫之能違故齊一天下以其所自然而天下安之習於貴賤嚮背如腓之從股臉之御目莫喻其故而卒不舍誰破其習使舍其舊而不驚則春秋之始是也宋公不王而鄭以為名伐之猶習所嚮也鄭射王而背者亦不驚矣翼侯之奔哀侯以立猶習所貴也錫曲沃命而賤者亦不驚矣夫法固有所困恩固有所殫鄭即服上刑而亦殺人者死均也錫曲沃命而恩殫矣曲沃固曰王不援我而曰豈無衣也於是天下乃帖然於習貴習賤習嚮習背者之徒為爾而題聖人之愚已矣賤何弗可貴而貴亦何弗可賤秦之雜僕王加草芥而劉聰且使晉帝行酒也嚮何弗可背而背亦何弗可嚮朝耦耕夫北面而源休戴泚以一朝馮道終身而五世也夫聖人欲保天下之習而後世亟亂其性始於小人終於君子悲夫吾不知其所歸也經歷世變洞見本原與司馬溫公三家分晉論同為有關世道之文後世之變紛紜說議而莫循其端者可以知其義酌其理而求補救之宜矣

春秋直解十二卷 望溪全集本

國朝方苞撰苞字靈皋號望溪桐城人康熙丙戌貢士未殿試雍正九年特授中允官至禮部右侍郎罷復賞侍講銜治春秋以比事屬辭之法著通論九十七章更為直解十二卷意取乎易直謂齊桓城三國而書辭各異此皆以其實書也邢則齊師二國以城之緣陵則命諸侯城之而齊不與也楚丘則命魯獨城之而諸侯不與也文之篇盟扈會扈總言諸侯而不序謂七年盟扈以晉大夫而主諸侯也十五年盟扈十七年會扈以晉大夫列序諸侯之上也爵等同而或稱人或稱爵或稱行次或稱名凡此皆舊史之文以為褒貶所寓者非也吳楚徐越之或稱國或稱人或備君臣之辭而一于齊晉皆舊史之文隨世以變因其勢之彊弱以為詳略而孔子因之以見世變者也桓之大夫不書卒以為皆可誅晉州蒲吳僚之弒不書晉人吳人使欒書公子光不得脫于是獄之外子野卒以毀乃季氏之誣辭內殺不書乃不為三桓討賊凡此類皆以直而得之簡儀親王序謂聖人作春秋辨是非以正王法所以存三代之直道至方子而後得其宗評隲未免太過門人程崟後序謂墨子著書言多不辨恐人之懷其文而忘其質也是亦先生之志其書於春秋微辭隱義果能盡得其指意端緒與否未可知然其文則日光玉潔義之安說之貫與夫屈摺經義曲為之說而本義翳闇而不彰者自殊蓋仍以文辭耀明於世而已矣

春秋左傳分國土地名二卷左傳列國職官一卷左傳器物宮室一卷 後知不足齋叢書本

國朝沈淑撰淑字季和號立夫常熟人雍正癸卯進士改庶吉士授職編修以杜元凱釋例土地名未見其書據注分國以便記覽以春秋列國官號甚雜分輯注疏之說與周官參校並為左傳器物宮室一卷考上元程廷祚有春秋識小錄其考職官首為數國共有之官次為一國自有之官分列排纂凡與周官異同者為之辨證末為晉軍政始末表御戎戎右類及焉其考地名首為地同而名異次為地異而名同末為晉書地理志證今以杜注左傳皆用晉代地名故也淑是書皆不過鈔最之學亦多挂漏然頗便於初學過而存之乾隆中李調元春秋職官考二卷輯於程沈二家之後疊牀架屋與所輯春秋三傳比左傳會要皆經生所不道今無取焉

春秋說一卷 指海本

國朝陶正靖撰正靖字稚衷一字晚聞常熟人雍正庚戌進士由庶吉士授編修改御史累遷至左僉都御史太常寺卿博學洽精悍以文章風節鳴於時於漢唐注疏歷代典章制度盛衰興廢之端靡不條貫尤喜說詩及春秋卒年六十有四卒之前月作春秋說序乃絕筆也衛人立晉條謂晉莊公之子桓公之弟倫次宜立也凡平世置君以次遭亂以賢遭亂者大臣行權濟變之時也吾君之子孰賢孰否孰察於平時推而立之以安國家庇民人是謂大忠拘倫次避嫌疑非忠之至也霍光立昌邑幾以致亂至更立宣帝豈倫次當然乎苟能置賢必無新臺牆茨之亂矣經不書公子見位之不必在晉也書衛人見國人自以倫次立之不以罪碏也曷為不以罪碏行權非常人所及權道亦非所以責人城楚丘條謂公穀皆以專封為譏衛周封也存衛所以尊周也此與武王之興滅繼絕不同安得以專封為譏公羊曰實與而文不與夫文既不與矣奚以辨其實胡傳以為微其詞近儒謂略桓功不序異於城邢之文案城邢之役魯未嘗與書三國從簡書也城楚丘則魯以伯主命與徒庸與役為書勞而已修陳何為蓋此魯史非霸史也假如北魏書修陳劉裕興復晉室之功庸有當乎說經鑿鑿能得體要於公穀之曲說胡傳之鑿空多所糾正乾隆初輪奏經史嘗引易泰二爻指切時事繹鴻河之義破難行之說經術閎深欲發揮以佐太平之治此書固猶其緒餘也

春秋夏正二卷光緒十六年重刊本

國朝胡天游撰天游本姓方一名騤字稚威一字雲持山陰人雍正己酉副榜貢生乾隆丙辰舉博學鴻詞辛未舉經學左傳元年春王周正月杜注言周以別夏殷尚書大傳夏以孟春月為正殷以季冬月為正周以仲冬月為正三正不同言時節者皆據夏時逸周書言夏正得天百王所同凡天道春秋之序以建寅為得其正古者三正並用通乎民俗由來已久原所不禁六經中三正錯見文王於殷時演易而用夏正孔子於周時贊易亦用夏正詩三百篇或用夏正或用周正春秋既是國史編年紀事不得不奉時王之正朔胡氏夏時冠周月之說朱子駁之趙氏汸熊氏朋來王氏守仁顧氏炎武湯氏斌皆有考辨即以春秋本文證之襄二十八年春無冰若夏時之春則無冰非異矣傳十年冬書大雨雪若夏時之冬則大雨雪非異矣桓八年冬十月雨雪十月者以周正為建酉月故雨雪為非時若夏之十月建亥而雪亦常耳何足書成元年二月無冰此建丑月也不若建卯月無冰何異焉莊七年秋大水無麥苗如周不改月不改時麥苗何得至秋定元年冬十月隕霜殺菽若夏之十月菽已穫矣隕霜亦非失時傳五年左氏傳春王正月辛亥朔日南日南至至者子月也周之春夏之冬也至日在夏十一月書日南至不書冬者周十一月非冬也周善不改十月豈有春正月冬至之理如謂月可改時不可改故魯史亦不書時而孔子特加以寓行夏時之意則必加冬於春王正月之上加春於王三月之上然後可也以建子為春既非夏時以夏時冠周月又非所以從周不夏不周之間孔子何以自處秦氏蕙田謂春王正月當以改時改月之說為正左氏言正月而屬于春公羊言春而曰歲之始合諸家之說參之可以祛胡氏之障天游好奇任氣不肯下人謂不知春秋之時則亂經學春秋者必先知時推周復夏以合乎春秋於立而義正既作三統論復撰斯編首春王正月繼推史歷次以郊祀畋狩城築苗功天節物異終以人事徵舉經傳疑為駁辨自謂仲尼所書非緣周者猶盤錯刀閑解推處春秋可從治亦通人之蔽也

春秋比事參義十六卷　桂氏務本堂刻本

國朝桂含章撰。含章字鑑亭，號坤三，石埭人，廩貢生。乾隆丙辰薦舉博學鴻詞。宋沈棐春秋比事，前以諸國類次，後以朝聘征伐會盟事蹟相近者各比例而為之說。元趙汸春秋金鎖匙亦以事相類者互相推勘，考究其異同而申明其正變，蓋合比事屬辭而一之。國朝毛奇齡春秋屬辭比事記分門隸事，僅得七門，而征伐一門尚未及半，蓋編次未定之本。方苞春秋通論，按所屬之辭合其所比之事，分類排比，每篇之內又以類從，惟其據文臆斷，知其孰為舊文，孰為筆削，未足為信。含章是編以事相比，同於沈氏，載列三傳，而胡安國傳亦與並論，多所發明，與元俞皋春秋集傳釋義大成略同，與毛氏宗左而攻胡異。陳同甫序沈氏書，所謂其論未能一一中的，而即經類事，考其事以論其時，庶幾抱遺經以見聖人之志者也。

春秋正辭十三卷　味經齋遺書本

國朝莊存與撰。存與字方耕，號養恬，武進人。乾隆乙丑一甲二名進士，授編修，官至禮部侍郎。元趙汸傳春秋之學，謂春秋教有其法，所謂屬辭比事者是也，以經傳反覆相證而得其可見者，辨而釋之，著春秋屬辭十五卷。方耕閱識卓學，兼通五經，各有論述，讀汸書而善之，檃括其條，正列其義，撰為是書，名曰正辭。凡正奉天辭第一，正天子辭第二，正內辭第三，正二伯辭第四，正諸夏辭第五，正外辭第六，正禁暴辭第七，正誅亂辭第八，正傳疑辭第九。每篇一卷，唯正內辭為三卷，正傳疑辭只闕文一則。每卷皆詳論于前，然後別分子目，舉經文為綱，下各為小論，大旨本公羊傳及何邵公注，兼資二傳，通會羣儒，雖偽古文尚書不廢。末二卷曰春秋舉例，凡十條，則攟公羊傳文為綱，各為之論；曰春秋要指，凡十一條，即其全書之略例也。其曰舊典禮經，左邱明闡淵乎公羊，溫城知新，穀梁繩愆，子夏所傳，不似承其學者之排詆左穀。正王居曰：遠有力臣，邇有親臣，剛德不疚，師聖友賢，渙五正位，克定厥家，王無一焉。呂云其居安不言居危，不言出，匪風之傷，以存周室。詞義粹美，可為嘉謨之告。禁暴辭曰：爭，逆德也；兵，爭之末；戰，兵之末。一跌不振，更事知之，其事好還，識古覺為聖人之心，不甯惟是，仁而已矣。仁為讓本，以仁去利；讓為禮本，以讓去爭；禮為國本，以禮去兵。苟不務仁，不能去利，去兵無益已之道也。姑勿言去兵，姑教以不戰，療不仁之甚為不仁

之瘳春秋志戰錄內從外曰盡姑無首惡必以日識之曰一日惡成沒世不贖北棄秦晉南絕吳楚冠帶之倫癈文任武卒乎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殺人者春秋樂堯舜之道糜爛其民而戰之不可同世立錄之將何說論語不云乎放於利而行多怨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善人為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此非告以不善變而之善之道乎不仁不讓爭利害則必戰爭是非則亦必戰為惡不同同歸於亂及其大迷並有爭心天之與人誣曰交勝胡不相畏不畏于天洪惟圖天之命弗永寅念于祀斯嗜殺人者之說矣斯為微言大義非經生俗師所能道李申者稱其涵濡聖真執權至道推挹未免稍過然其書條例賅括甄綜精詳所謂尊聖尚賢信古而不亂者庶乎克副其言視趙氏書為遠勝矣

春秋三傳雜案十卷清獻堂刊本

國朝趙佑撰佑字啓人號鹿泉仁和人乾隆壬申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官至都察院左都御史讀春秋條舉見聞依經傳次存之左氏五卷公羊三卷穀梁二卷謂桓十一年宋人執鄭祭仲注祭氏仲名不稱行人聽迫脅以逐君罪之也奉使則稱行人祭仲非會非聘被誘而往其不當稱行人明矣劉氏規杜不為妄十四年御廩災乙亥嘗書不害也經既書災自當為害而書傳語渾淪當如服虔衛冀隆說明書不以災為害也公穀之說是莊十七年遂因氏領氏工婁氏須遂氏饗齊戍醉而殺之齊人殲焉案遂滅至此五年矣而復見經蓋聖人憫其遺臣舊族猶能為國報仇以伸忠義雖無救于遂之亡而遂猶有人如未滅者故書其事以存其志也傳為備臚氏族與紀冀九宗五正同一表章用垂世勸於公羊則謂何休作注以魯隱公為受命王黜周如二王後不但非經意所有并公羊本傳亦無其文皆漢初儒者讖記符命之妄談而何氏奉為正經科旨胡氏知其背矣復不免有聖人改制行權之說是蔽錮之甚者也公子益師卒何以不日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案何氏三科九旨唯此及內其國云云實公羊本文所有質直不刊者也遠故言傳聞或日或不日故云異辭蓋史文有完闕聖人不能悉考詳之也外災不書此何以書新周也案新周一語蓋言王者重宗廟周當有以新之也何氏謬據以為黜周王魯之務則悖矣哀十四

年注疏支離背誕其謂河陽冬言狩獲麟春言狩蓋據魯變周之春以為冬去周之正而行夏之時即胡氏傳所因以言夏時冠周月者也孔子歎鳳鳥河圖則見麟而泣道窮亦情理所有公羊并及顏淵子路以廣其旨公羊之言本正而何休為時俗讖緯所溺遂至妄稱漢瑞以誣聖經則皆何氏之玷公羊也穀梁襄九年春宋災外災不志此其志何也故宋也何氏說公羊以春秋黜周王魯新周而故宋最為悖戾其以宋為王者之後記災亦陋然范氏解故宋謂孔子之先宋人則春秋乃魯史非家乘豈有獨私于宋之理考莊公十一年經書宋大水穀梁已云外災不書此何以書王者之後也則此故宋亦其意與公羊同不得如注另立新意佑於傳注不主一家接脈切理申以己意於經義實多所發明間有推闡文法頗近帖括家言不礙其大體之精純也

讀春秋存稿四卷 清獻堂刊本

國朝趙佑撰書言自十二歲受春秋讀三傳注疏至十數復隨時談筆除已具胡傳舉正者存稿四十許篇其未成章者則錄為雜案補傳注之漏辭訂穀梁之錯簡自謂溫故知新異飛蟲其亦獲中如禘說一篇頗見翔實以萬斯大陸陸堂時多臆鑿案禘祫之論久為禮家聚訟賈景伯劉子駿以為一祭二名禮無差降而後鄭先鄭皆分為二祭考周禮宗廟之祭有六禘祫為殷祭祠礿嘗烝為時祭殷祭以禘為大時祭以嘗為大春官大宗伯以肆獻祼享先王以饋食享先王鄭注謂肆獻祼為祫饋食為禘司尊彝四時之間祀追享朝享鄭司農注追享朝享謂禘祫也在四時之間故曰間祀追享大禘也以追所自出故曰追享朝享大祫也合於太廟若大朝然故曰朝享公羊傳曰大祫者何合祭也毀廟之主陳于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時祭各于其廟不及毀廟雖禘大祭也祫祭及時祭俱及始祖而止禘更及始祖之上故為大祭胡培翬竹邨謂宗廟之祭莫大于禘故祭法先禘于郊郊止于稷而禘則上及嚳經文或云郊禘皆舉祭之大者而言故其禮嘗與郊並不可謂禘亦祭天孔子以禘嘗與郊社並言則禘之非祭天自明禘非天子不得行祫通諸侯以下祠禴嘗烝每時舉行禘則追其祖之所自出祫則大合群廟之主必三年五年而後行三年一祫五年一禘杜注左傳混禘于祫范甯因之以解穀梁楊疏遂謂禘為三年祫為

五年又謂禘祫同年皆不可從禮不王不禘魯之郊禘出于東遷以後明堂位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于太廟白牡犧尊所謂禘禮升歌清廟下管象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天子之樂也成王所賜止禘禮禘樂魯之初年但用以祀周公其後羣公之宮亦僭用之其過小故禘于莊公武公襄公皆不書閔二年書吉禘于莊公以不當吉而吉故特書吉以示譏至僭天子之禘祭于周公廟中退祭文王如大傳所云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其過大故僖八年特書禘于太廟文二年有事於太廟公穀並以為祫左氏亦未明言為禘則杜注之誤也周無時祭之禘至以免喪為吉禘經傳無明文晉人云以寡君之未禘祀時晉亦僭禘禘禮重大必待除喪非以禘為免喪之祭也陳奐碩甫則謂經典多言禘少言祫言禘必言嘗嘗為四時祭之一禘為四時大祭之一祭統外祭郊社下言祭大嘗禘詩亦先言郊祀后稷下言禘祀周公皆成王康周公之禮祫惟見於公羊傳穀梁傳及曾子問大抵皆吉祫非時祫然公羊云五年而再殷祭韋元成鄭元皆以為祫一禘此蓋於吉祫之後新主入親廟行其常祀而言則四時皆有祫矣匡衡告謝廟毀云天子間歲而祫謂時祫也則知謂有禘無祫與禘祫一祭二名以時祭而混入於吉祭者皆非以三年喪畢之禘祫而誤為時祭三年祫五年禘本為四時之殷祭而又或誤為吉祭者又非吉禘吉祫本無定月與時禘時祫其禮有定時不同天子吉禘行於路寢太廟長發是也時禘時祫行於太祖廟雝是也諸侯特祀即吉禘合食有吉祫及時禘時祫志於太祖廟太祖廟即太廟也與竹邨禘祫問答亦有出入而皆足以補趙氏所未備

春秋分年系傳表一卷 蘇齋叢書本

國朝翁方綱撰。方綱字忠叙，一字正三，號覃溪，大興人。乾隆壬申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官至內閣學士，左遷鴻臚寺卿。易有彖象本與卦爻為二，詩書有序本與經文為二，傳注家以之合為一書。古者春秋經傳各為卷，自杜氏始取傳文分系於經文下，以便讀者。然武傳文未終而以經文橫截之，有必系於前一年者，則注云為後張本，宜也。以本應連在後者而隔之，使居前，乃增多一張本之語。且同一前後連之傳而隔為二文，乃斤斤於前云為後傳張本，又於後傳云此以終前傳。方綱摘出改正，為春秋分年系傳表一卷。舉敖繼公儀禮集說之言曰：易文言彖象之辭可以附於每卦每爻之下者，朱子猶且正之，而況此記之文有不可盡入於本篇每條下者。今日為此，亦猶是爾云云。杜氏之書行之千餘年，表而出之，亦取便讀者之意也。

春秋左氏古經十二卷附春秋左氏五十凡一卷 經韻樓叢書本

國朝段玉裁撰。玉裁字若膺，一字懋堂，金壇人。乾隆庚辰舉人，官四川巫山縣知縣。漢藝文志曰古經十二篇者，謂左氏經也。又曰經十一卷，自注云公羊穀梁二家者，謂二家之經皆十一卷。古經因十二公為十二篇，二家經十一卷者，何邵公發其例云繫閔公于莊公下是也。三家經卷數不同，而皆經傳各為書。杜預集解始以左氏傳附之經文各年之後，二家則漢以後學者析經文冠某事之首，而無傳者依事附焉。於是三家之專經均不可得見。宋時有春秋正經十二卷，以左氏傳為本，其與公穀不同者注於下。潼川謝疇元錫、眉山李燾仁甫、游成春秋古經十二公各為一篇，今皆已佚。玉裁依漢志錄左氏經文，取鄭公注禮周禮存古文今文故書之例，附見公穀經文之異，注各條下。二家卷數之不同，注各篇之末。時出訂正之語，題曰春秋左氏古經。終於哀公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左氏經以下至十六年夏四月己丑孔丘卒，乃終歟。存孔子卒，故錄書史之文。公穀無是也。襄公二十一年之末，公穀有庚子孔子生五字，公羊一作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唐石經經傳不可分，[illegible]為傳者所記非經語。末附春秋左氏五十凡一卷。讀經言大雨必三日而後為大雨，是為霖。經云大雨霖，經略傳詳也。必平地尺而後為大雪，是為大雨雪。杜云經當有霖字，非也。凡傳之述經文與經略有不同者

寓訓詁於述經中也如元年春王周正月非述經文乎而云周者所以釋王字王氏講求古義著書滿家是書以胡氏安國春秋經傳雜取三家之經為書不衷於一欲學者知三家各自為經兼駁馬氏端臨疑三家妄有增益之非也

左傳補注一卷公羊傳補注一卷穀梁傳補注一卷 惜抱軒全集本

國朝姚鼐撰鼐字姬傳號夢穀桐城人乾隆癸未進士由庶吉士改禮部儀制司主事擢刑部廣東司郎中受經學於伯父範著有九經說以通義理考訂之郵於三傳不名一家嘗謂春秋魯仲子有二惠公仲子者何孝公之妻惠公之母也穀梁之說是也孝仲子之宮者何桓公之母也公羊左氏之說是也孝惠娶於商所娶姪娣宜皆有仲子者三傳之說各有所受執其名之同而不悟其人之異王賵之明年十二月桓公之母仲子乃薨春秋一書歸賵於桓母未亡之時必不疑於桓母矣一書考其宮於夫人子氏薨喪終之歲必不疑於惠母是以不嫌同稱也凡畿內諸侯奔魯宜曰來故公羊以祭伯來為出奔來魯左氏穀梁以為非王命而來朝不正其外交故弗謂朝皆附會難信昭公三十一年冬黑肱以濫來奔孔子之作春秋蓋因史舊文史書黑肱以濫或承上有事為故不云邾孔子刪其上文而於此因史之舊而未增為杜氏以為闕文是也公羊之說僻矣而左氏不求其名賤而必書以為懲不義之義則亦非也三傳補注於名物訓詁制度亦多考訂公羊傳僖四年喜服楚也注孔子曰書之重辭之復嗚呼不可不察其中必有美者焉謂邵公所載多西漢以前舊說禮記漢書有與同者蓋漢人采公羊家言以為書非何氏采禮記漢書為注鄭康成注經每列先儒說於前而別出己

說于後其體最善若邵公輩皆使古今之說相亂孔子書重辭復之說蓋齊魯儒者傳之公羊家載之於注非春秋緯也世謂何邵公引緯書以說經其失由於何氏不以己之說別出於先師之外也此可為說經之法所著書大約欲少而精不欲多而蕪意在貫穿羣經左右證明擇其長說期於述古行遠不關陳攻難以為功也

左傳杜注拾遺一卷 小方壺齋叢書本

國朝阮芝生撰芝生字紫坪淮安山陽人與兄唐山司寇齊名嘗學於天台齊宗伯召南著有春秋傳說從長是書多用顧亭林顧復初之說而亦閒糾其誤又有與後來洪北江沈小宛朱豐芑諸家闇合者隱元年新作南門不書亦非公命也謂左氏詳記三事見攝位伊始命令不行强臣專國兆禍端也桓十三年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謂春秋之時與古制異有先君既葬雖未踰年而即成為君者成四年鄭伯伐許是也有先君雖未葬而立已踰年亦即成為君者宣十一年陳侯盟于辰陵是也今衛惠公亦已踰年固可無譏合諸侯國喪葬會盟之事考之大抵踰年之後無論葬與未葬無不成君者若未葬未踰年而不遽成君惟魯衛行之故子惡之卒不得書公而衛成公既葬猶藉子以會諸侯盡即位遲速不同而魯衛秉禮非諸邦所及也文公四年宣子與諸大夫皆患穆嬴且畏偪謂此當與呂郤畏偪同文公定位所用皆狐趙勞臣故呂郤畏其偪令子雍若立則故舊從行之人必將內得君心外結秦援而宣子與諸大夫將不復保其故寵是可畏也患穆嬴公義也畏偪隱衷也初議擇君從公家起家故決意立長久而展轉畏懼不無首鼠而重以穆嬴之聒於是幡然改圖矣從此兵連禍結閱數十年皆趙盾患失之一見啟之也昭公十五年盡心力以事君舍藥物可也謂傳意是不盡心力縱藥之而愈亦不可為孝況因藥而死乎非

謂不舍藥物即當之以弑君之罪也推闡事理犂然有當於人心其於書之作卯甲作三軍舍中軍持論亦見精當齊次風為地理專家若生書中亦有考訂蓋闡其緒論也

公羊春秋經傳通義十一卷序一卷 巽軒孔氏所著書本

國朝孔廣森撰廣森字衆仲一字撝約曲阜人乾隆辛卯進士官翰林檢討漢時傳公羊者胡毋子都董仲舒仲舒傳褚大嬴公段仲溫呂步舒嬴公授孟卿及眭宏宏授嚴彭祖顔安樂由是公羊有嚴顔之學數傳至孫寶後漢何休為之解詁略依胡毋生條例亦多本於春秋繁露廣森少受經於戴震為三禮及公羊春秋之學以解詁精奧然不無承譌率臆於是綜覽諸家兼采左穀撰春秋公羊通義十一卷序一卷其不同於解詁者如謂古者諸侯分土而守分民而治有不純臣之義故各得紀年於其境內而何邵公猥謂唯王者然後改元立號經書元年為託王於魯則自蹈所云反傳違戾之失矣春秋分十二公而為三世舊說所傳聞之世隱桓莊閔也所聞之世文宣成襄也所見之世昭定哀也顔安樂以為襄公二十三年邾婁鼻我來奔云邾婁無大夫此何以書以近書也又昭公二十七年邾婁快來奔傳云邾婁無大夫此何以書以近書也二文不異同宜一世故斷自孔子自後即為所見之世從之桓十七年經無夏二家經皆有夏獨公羊脫耳何氏謂夏者陽也月者陰也去夏者明夫人不繫於公也所不敢言於邵公好而知其惡多所裨損乾隆丙午將卒之前數夕語其弟廣康曰余生平所述詎逮古人公羊一編差堪自信嘉慶壬申廣廉為版行焉阮元稱其書融會貫通使是非之旨不謬於聖人何氏文謚例云三科九旨者新周

故宋以春秋當新王此一科三旨也又云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又異辭二科六旨也又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侯而外夷狄是三科九旨也廣森別以天道王法人情為三科謂春秋上本天道中用王法而下理人情天道者一曰時二曰月三曰日王法者一曰譏二曰貶三曰絕人情者一曰尊二曰親三曰賢此三科九旨也尋公羊傳文實無所謂三科九旨西漢大師自有所受何休承襲之顓軒用科旨而自為新說議者謂其進退失據不知新周王魯於傳無據作春秋者所不知也惟宣十六年成周宣謝災公羊云外災不書此何以書新周也何注孔子以春秋當新王上黜杞下新周而故宋此取春秋繁露王魯黜夏新周故宋之說以解之也廣森謂周之東遷本在王城及敬王遷成周作傳號為新周猶晉徙于新田謂之新絳鄭居郭鄶之間謂之新鄭實非如注解故宋傳絕無文唯穀梁有之然意尤不相涉陳澧謂賈逵長義駁黜周王魯之說晉王接云公羊通經為長何休訓釋甚詳而黜周王魯大體乖硋直齋書錄解題云黜周王魯變周文從殷質之類公羊皆無其文此皆能為公羊辨誣然新周二字自董生以來將二千年至顓軒乃大明可謂公羊功臣蓋其好學深思知黜周王魯之說何休比附經義出公羊意外何可誣吾孔子孔子奉天道用文王法作魯春秋豈能有此廣森為能刪其支離破其拘窒米一新乃謂此書於公羊學尚淺何也通義序云七十子沒而微言絕三傳作而大義睽春秋之不幸耳幸其猶有相通者而三家之師必故各異之使其愈久而愈歧何氏屢蹈斯失若盟于包來下不肯援穀梁以釋傳者五人不取證左傳而鑿造諫不以禮之說其義允矣乃又謂大凡學者謂春秋事略左傳事詳經傳必相待而行此即太惑文王繫易安知異日有為之作十翼者周公詩安知異日有為之作小序者聖人之所為經雖無三子者之傳方且揭日月而不晦陳澧謂使有經而無傳何由知隱公為惠公之子桓公之兄何由知弒隱公者為何人聖人作經待傳而著去傳解經始於啖趙顓軒何亦為此說劉逢祿解詁箋於惠公仲子不從公羊而從穀梁顓軒則不取穀梁此類未免千慮之一失耳

春秋會義十二卷　嫏嬛館叢書本

國朝楊昌霖輯。昌霖字際時，號儉菴，又號簡齋，吳縣人。乾隆乙未進士，改庶吉士，散館改刑部主事。宋史藝文志載春秋會義二十六卷，馬端臨經籍考同。晁公武曰：皇祐間進士杜諤集釋繁露、規過、膏肓、先儒同異篇、指掌碎玉、析衷、指掌議、纂例、辨疑、微旨、摘微、通例、胡氏論、箋義、總論、尊王發微、本旨、辨要、旨要、集議、索隱、新義、經社，凡三十餘家集而繫之，時述以己意，有任貫者為之序。嘉祐中人也。其書久佚，昌霖自永樂大典輯為十二卷，惟僖公、襄公、大典有缺，餘俱完善。中為膳錄缺脫三十餘家成一書，其後仍斷以己意。陳振孫曰：鄉貢進士江陽杜諤獻可撰，自三傳及啖、趙諸儒，迄於孫氏經社，凡三十餘家集而繫之，時述以己意，有任貫者為之序。

十四條，俱未補孔繼涵活字鈔錄，副題記稱其引書有五十餘家，而其注曰各見前，則永樂大典已載其全書，故不復出，非杜本書也。署年乾隆丙寅，昌霖乙未館選記中已稱為庶常，且繼涵生於乾隆四年，已未，卒於四十八年癸卯，丙寅時甫八歲，必係壬寅或丙申之誤。諤之言曰：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無道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安國釋之曰：希，少也。平王東遷，周始微弱，諸侯自作禮樂，專行征伐，始于隱公，至昭公十世，失政，死乾侯。然此必以隱公為十世始者，謂夫子之言，乃作春秋之本意也。然而平王東遷之後，周既微弱，孝惠之世，豈有禮樂征伐不自諸侯出乎？此當求于夫子希不失之言也。蓋夫平王之初，周室雖微，而列國之失尚少，至其末年，凌替日久，諸侯專恣頗多，而隱公為失尤甚。故春秋所以作矣。何以言之？蓋子春秋見王道之正，自魯隱而壞也。且隱之繼惠，父子代立之正也。隱公既立，而內有授桓之心，以啟其篡，使天子繼世立諸侯之禮，由之而其本已壞，則是隱公之于魯，所謂希不失焉。亦孟子所云世衰道微之漸。春秋始之，託王事以載行事，則其端非獨發於平王也。其說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其書多采古今異同之說，原書亦多不傳，後人博觀約取，必有得於聖人之旨。說經者迂而鑿，拘而淺，不若精而通也。

4虔文13

春秋列國官名異同考一卷 藝園叢書本

國朝汪中撰中字容甫江都人乾隆丁酉拔貢生左傳所紀官名注疏皆以周禮為說中以周之封建最廣而列國皆得置官其名雖因周制而其間或為王命或為自命故官名互有不同宣十六年左傳王以黻冕命晉士會為中軍春秋釋例云諸侯之卿皆必有命其總名為大夫是列國之官當由周命而定而左傳言使某人為某職者則皆自命者也至出於自命則有名同於周制者亦有異於周制者周制大國三卿而春秋列國有六卿晉以三軍而間益新軍加以三軍之佐新軍之佐是有八卿列國大夫更不勝屈指周禮六官冢宰在六官之上而左傳所紀楚之太宰在司馬之下宋之太宰在六卿之下皆違周制古有師保輔弼非有專職列國師傅之名略舉可見惟無稱保者又有內師左右師稱左右師則又同左右宰左右司馬左右尹之例非必定為師保之稱有官名與周禮同而所掌之事往往或異有微賤不足列於官而莫不有職掌者有官名迥與周禮異而無不可通其義者至於軍中之官本無定制春秋以戎事為重故其官最詳而其名互異雜難證以周禮要皆司馬之屬官秦楚之官多與他國異者總之諸侯之制不當等於天子而列國官名比於周禮幾備均屬僭制也其謂周禮職官三百六十禮記明堂位云有虞氏官五十夏后氏官百殷二百周三百明堂位出於漢儒然三代官數多寡大略可見蓋中天以降政事愈繁職官愈備持論極通是編參稽互考於列國變易官名僭越制度皆援周禮以證之頗為賅貫光緒乙酉儀徵吳丙湘刻入藝園叢書全謝山經史問答春秋諸侯之國不止三卿宋之六卿尚可曰二王之後晉之三卿尚可曰三軍各有副至於鄭之細亦備六卿雖魯亦然羽父請殺桓公將以求太宰雖以後不見於傳要之非三卿可定季氏世為上卿魯公族之與三桓並為卿者前有臧郈東門氏凡五卿自東門氏臧氏失卿又有叔氏為卿則四卿蓋卿不止三而軍止於三三桓掌而有之故力分公室如謂魯以三卿止則誤又曰侯國三卿司徒為上司馬次之司空為下但次第亦無常以命數論以官論其當國執政則以賢以權非以三卿之序七國時無三卿十二諸侯時亦多改易如宋以二王後有六卿而別置左師右師等官參之晉則六軍置帥與佐即以為卿鄭衛亦不用周制以齊言之國高之官無明文及崔慶則以右相左相當國楚之執政令尹而下司馬莫敖其下則左尹右尹而太宰尚亞之非執政是時侯國雖置太宰然執政終以司徒如宋之六卿其聽政者司城也鄭亦然故子孔以司徒當國蓋司徒以下二卿是王官故雖有太宰而終屬其下即楚之令尹司馬亦在太宰之上其說可與容甫相參證也

劉炫規杜持平六卷南菁書院叢書本

國朝邵瑛撰瑛字桐南號姚圃餘姚人乾隆甲辰一甲二名進士授編修改內閣中書漢儒賈誼為春秋左氏傳訓詁授趙人貫公其後劉歆鄭衆陳元賈逵馬融延篤彭汪許淑穎容謝該服虔孔嘉諸人各為之訓釋杜預分經之年與傳之年相附題曰經傳集解晉時服杜注俱立國學至隋杜氏盛行服義寖微先儒多議杜棄經信傳如成公十三年麻隧之戰傳載秦敗績而經不書以為晉直秦曲則韓役書戰時公在師復不須告克獲有功亦無所諱於左傳之例皆不合不曰傳之繆而標稱經文闕漏此其尤甚者也南朝則崔靈恩著左氏條議以難杜北朝則張沖著春秋義略異乎杜氏者七十餘事衛冀隆精服學難杜六十三事劉炫光伯撰左傳述義四十卷性矜伐雅好非毀其規杜氏之失一百五十餘事唐志作三卷孔穎達作正義據劉義以為本而於規過概以為非蓋多曲附杜氏拘於作疏之體紀昀編纂四庫審欲作規杜持平以釋兩家之紛嘉慶壬戌屬瑛曰為我成之時瑛為說文羣經正字之學未暇旁及甲戌經始從事閱年成書六卷杜解於歷法輿地氏族官制治之最精密惟訓詁之學較疏句疏字解之處間有違失光伯隋世大儒起相詰難亦互有失得瑛以炳燭之明為持平之論殘文墜簡不厭推詳於孔疏袒杜之過多所匡正李慈銘校勘此書於桓六年嘉栗旨酒一條謂從杜僖二十六年室如縣罄一條謂杜解不辭劉以服義規杜為是夔子不祀祝融與鬻熊一條謂劉說以祝融在帝嚳之世下歷帝摯九年堯九十年舜五十年（此據尚書鄭注通舜攝位八年堯喪三年為五十載）夏四百年殷六百年至鬻熊周初約一千二百年不得僅為十二世故云父子十二世得十二百年則當百年為一世矣此為杜誤無疑邵氏似誤會襄二十一年書曰聖有謨勳明徵定保一條謂伊訓偽書允征亦偽書杜所未見光伯據以難杜非也昭二十六年矯誣先王一條謂予朝固謂已當立而猛不當立劉單矯誣景王之命以立之故云矯誣先王所謂言非一端各有當也尤足匡邵氏所未逮矣

左通補釋三十二卷梁氏類書本

國朝梁履繩撰履繩字處素錢塘人大學士詩正孫乾隆戊申舉人古人說經之書或曰故或曰微或曰通然白虎通本名白虎通德論亦名通義風俗通本名風俗通義世俗無趣簡便割取一字稱之如三通之類惟劉知幾著書直名通履繩邃于左氏學其舅氏元和陳樹華著有春秋內外傳考證履繩復彙輯諸家之說而折其衷成書六種命曰左通一補釋二疏證三考異四廣傳五古音六肊說此其第一種也自序謂唐志載賈逵解詁服虔解義今俱亡佚杜氏參用賈服仲達作疏間有徵引馬融諸儒僅存單文唐以後注左氏者張洽趙汸最為明暢第詳書法而略紀載博總群書廣杜氏所未備序詞雋義必舉所自識如前賢所云他人著書惟恐不出於己吾書惟恐不出於人通識壹力萃於此書書中多引同里汪玉繩史記志疑欽朱文藻後案亦以[illegible]及[illegible]大戴禮補注公羊通義為比然徵引繁[illegible]能義據精深足為多能博物之資實非眾思發[illegible]其卒年僅四十有六所謂擷其精華[illegible]

春秋左傳詁二十卷洪北江全集本

國朝洪亮吉撰亮吉字君直一字稚存先世居歙縣籍陽湖乾隆庚戌一甲第二名進士授編修以言事謫戍伊犂釋歸里生平好學嘗舉荀子語為人戒有暇日於史精地理之學於經精訓詁之學以杜元凱注春秋左氏望文生義不臻古訓者十居五六杖採漢儒賈服舊注及魏晉唐宋說經諸書所引漢儒說間採近今治漢學者之論旁證曲引意在以前人以前之人正前人之失自序謂以他經證此經以別傳校此傳遵漢藝文志例分經為四卷傳為十六卷訓詁則以賈許鄭服為主以三家固專門許則親問業於賈者也擴及通俗文者服子慎所注與李虔所續者藏然而兩地理則以班固應劭京相璠司馬彪等為主輔而晉以前與地圖經可信者亦酌取焉凡用賈服舊注者曰杜取此用漢魏諸儒訓詁者曰杜本此用京相馬彪諸人之說曰杜同此以別之舊注多古字古音半亡於杜氏而俗字之無從鉤校者又半由此書一一依本經與二傳暨漢唐石經陸氏釋文與先儒之說信而可徵者遂件校正疑者闕之名為春秋左傳詁者詁古故字通欲存春秋之古學耳嘗言自孫炎反切起而漢魏之音亡自杜預春秋集解出而漢儒訓詁失然當陽名重當時號稱左癖況其書傳之已久而顧欲校正其失豈不難哉惟盡陳漢魏以前之說而後儒之虛造者自見自成所歸主講洋川書院成是書其明訓詁釋地理足洗魏晉以後虛造附會

之習嘉慶癸酉子孟慈孝廉偕門人雅德呂培校定開
雕光緒戊寅曾孫用懃重刊行世有謂杜氏訓詁之學
雖疏地理之學不疏稚存摭殘文墜簡以相詰難故用
力多而成功少然洪氏自謂蒐諸家塾以教子弟欲復
漢儒說經之舊而已非與杜氏爭勝也

春秋傳服氏注十二卷鄭氏佚書本

國朝袁鈞輯鈞字　鄞縣人學於鄭虎文敦敏有器識
乾隆乙卯輯鄭氏佚書二十三種以唐會要載宋均詩
緯論序云我先師北海鄭司農春秋孝經唯有評論又
載春秋緯注云為春秋孝經略說世說新語鄭元欲注
春秋傳尚未成與服子慎遇宿客舍服在外車上與人
說已注傳意元聽之良久多與己同就車與語曰吾久
欲注尚未了聽君向言多與吾同今當盡以所注與君
遂為服氏注如上所說鄭于春秋傳雖未有成書而服
氏書出于鄭即鄭學也容有小異大指蓋不殊矣隋志
服氏左氏傳解誼二十一卷舊唐志作三十卷今亦不
傳裒集之得十二卷存服所以存鄭也卷端曰隱公左
氏傳解誼第一以集解隱第一疏稱服虔所注題如此
今于已下十一公並依此題各條下閒有考證雖不及
李貽德發揮之詳然較馬國翰所輯為備其謂服氏解
誼每列眾說而折衷之僖公十一年皇父之二子死焉
本疏引賈逵云至賈君為之賈逵已下皆解詁中所有
孔氏易虔謂為服虔云陽斷遂使原引幾不可知賴有
賈君為近之一語可知服虔云當是虔謂者鄭注每用
元謂以別眾說漢人多然亦見讀書得間隱四年將修
先君之怨于鄭注云先君莊公謂詩譜依世家以桓公
為平王三十七年即位則鄭以先君為桓公矣服云莊
公疑誤亦足資考訂也惠定宇謂服氏解誼僖十五年遇
歸妹之睽文十二年在師之臨皆以互體說易與鄭氏

今世說所稱為不謬矣鈞書未引此說具云顏籀漢書釋例曰虞自尚書侍郎高平令遷九江太守亦可補范書儒林傳之闕

春秋經傳朔閏表二卷 遂雅堂學古錄本

國朝姚文田撰文田原名加畬字經田號秋農歸安人嘉慶己未一甲一名進士授修撰官至禮部尚書諡文僖杜預長歷移置閏月遷就求合後人駁者甚多陳泗源補春秋長歷所引春秋屬辭杜預論日月差謬為注疏所無大衍歷春秋歷考亦唐志所未錄歷學視杜為密文僖精於考覈兼明古歷是書自序謂歷法以分至為主必常居四正之月氣有盈朔有虛則置閏月以齊之春秋時日官失職歷法久壞前後參錯時有不同杜氏自謂用乾度並古今十歷以相考驗無論諸歷皆漢以後人作且多歧巳并抑又何所適從顧氏朔閏表力糾杜孔之失乃祇是遷就日月閏月重大隨意安置又不詳致誤之由用力勤而失彌甚幸賴傳五年昭二十年兩日南至傳有明文既據此為本推算前後長至布為定率復取經傳分年條繫去其傳寫有譌舛者然後二千三百餘年以前之歷法燦然復明羅茗香謂文僖據漢志稱太初元年丙子與淮南天文訓太乙在丙子合遂以魯隱公元年當為戊午閏春便錯且既詆杜氏頻年置閏及一年再閏為非而所撰之表不獨踵其蔽且復加尤更有三年連閏及一年三閏之失其以意排比并同杜氏惟云古文乙巳卯酉字形相似經傳此二字淺誤最多斯為篤論其或夏正承顓頊後實為歷法之宗殷周雖改正朔其大還必不能變然細按之姚所用者非顓頊術實殷術也

春秋說略十二卷春秋比二卷 郝氏遺書本

國朝郝懿行撰懿行字恂九號蘭皋棲霞人嘉慶己未進士官戶部江南司主事春秋一經左公穀三家各異其說左氏以事公穀以義左氏記事近古其於經文亦較完善公穀二經與左氏異者不過人名地名之類非大義所關左氏言春秋之稱微而顯志而晦婉而成章盡而不汙懲惡而勸善故宋蘇氏軾答張大亨問春秋義云春秋推左丘明識其用懿行浸淫故訓於爾雅用力最久所為春秋說略斷明大義不以日月說不以名爵說不以書王不書王稱天不稱天說春之以慎而要之以通其叙例云說春秋者不得妄生褒貶春秋直書其事褒貶自見又謂春秋皆實錄多一字少一字皆事實如此非聖人意為增減以公穀說經字字求褒貶非聖人意乾隆壬子脫稿乙卯訂正嘉慶乙丑讀滕西法氏春秋取義測重加校定紀文達晉為定隱三年君氏卒從顧氏日知錄之說己巳又成春秋比二卷刺取前後經文分別部居大旨以望溪方氏春秋比事一書便於省記芟其繁複訂其舛誤以經證經借以發明經義與漢人引經決事往往依託經義濟其深文者迴異也

春秋左傳補注三卷 皇清經解本

國朝馬宗槤撰宗槤字器之又字魯陳桐城人嘉慶辛酉進士精覃經訓是書為高郵王文簡所稱自序謂賈服之注左傳猶康成之注六藝精確不可移易其地名有京相璠為之注釋酈元於水經注引之於三家融會貫通左傳學思過半矣元凱於諸儒未能擇善而從其地理又未能揆度遠近劉光伯規過之書所由作也惠先生棟廣搜賈服京君之注證以秦漢子書為左氏功臣服膺廿載復補其遺漏致于慎之守家法鄙沖遠之為曲說成補注三卷書中於公命以字為展氏謂仲達正義分斷氏族甚有條理公敗宋師於乘邱據括地志以魯乘邱為近郊地故元凱直斷為魯地惠據小顏注駁元凱之非為誤遇于北林以京服之說並疏杜預曰滎陽中牟縣西南有林亭在鄭北今是亭南去新鄭縣故城四十許里蓋以南有林鄉亭故預據是為北林為最審敗于狐駘謂定宇據淮南淄出目駘證駘為淄水所出之山案水經淄水出泰山萊蕪縣東北過臨淄縣東非邾魯接境說不如杜注之確讒鼎之銘謂岑崇皆高大之意故崇鼎亦謂之岑鼎服虔解崇鼎即讒鼎宜據呂覽解之定宇猶誤治王伯厚之說晳幘而衣貍製謂詩七月正義引服虔云貍製貍裘也杜注本此亦有脫誤定宇譏其望文生義未致服注也實事求是不為偏徇姚姬傳其舅氏也襄十六年傳羊舌肸為傳據大戴禮盧辯注以肸為太傅而兼和容之職謂聞自姚先生云

暢言之桓二年傳其弟以千畝之戰生閻伯詩駁顧亭林之說楗謂郡國志太原介休有千畝聚劉昭言晉為千畝之戰在縣南括地志謂晉千畝在岳陽甚當是戰乃晉勝敵非若周宣之戰乃敵勝周百詩誤以周宣千畝之戰證其宜在籍田非是亦可謂潛邱之諍友矣

春秋左傳補疏五卷 焦氏叢書本

國朝焦循撰（循字里堂江都甘泉人嘉慶辛酉舉人）近人治左傳者洪北江李次白臧眉卿皆輯古顧亭林惠定宇馬嘗陳姚姬傳沈文起皆補注萬充宗學春秋隨筆惠半農春秋說顧震滄春秋大事表則間斥左氏之煩而糾杜氏之謬未有如焦氏補疏之激切者也自序謂閱杜預集解及所為釋例以預為司馬氏之私人假左氏所云稱君君無道稱臣臣之罪之說而暢衍之以解懿師昭之惡懿師昭亂臣賊子也賈充成濟鄭莊之祝聃祭足而趙盾之趙穿也王凌毋丘儉李豐主經則仇牧孔父嘉之倫也射王中肩即抽戈犯蹕也而預以為鄭志在茍免王討之非顯謂高貴討昭之非而昭禦之為志在茍免孔父嘉之義形于色仇牧之不畏彊禦而預皆鍛鍊深文以為無善可褒此李豐之忠而可斥為奸王經之節而可指為貳居然相例矣摘奸發伏義正詞嚴致粵衛出君師曠謂其君實甚史墨謂君臣無常位鄭伯使祭足勞王問左右為自救之飾詞民不堪命司馬則然為華督誣孔父之言皆當時史文左氏特述之以紀一時之事宋督弒閔公於蒙澤遇仇牧於門而殺之未嘗有貶辭晉獻公命荀息傅奚齊息言竭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貞三怨雖作不食其言左氏引白圭之詩以美之未嘗有譏辭賈景伯稱其義深君父自是不刊之論循因杜解之紕謬歸罪左氏至謂其為六國時人為田齊三晉飾與預為司馬氏飾前後一轍得無過當雖然師昭而後宋齊梁陳隋之得國石虎

冉閔苻堅以及歡洋泰廣視篡奪為故常唐之於隋亦踵餘習世變相仍不以為怪得循是說而孔子作春秋之義明亂臣賊子庶乎知所懼矣

春秋三傳異文釋十二卷 別下齋叢書本

國朝李富孫撰富孫字旣汸號薌沚嘉興人嘉慶辛酉拔貢三家作傳發明春秋之誼左氏先著竹帛公穀先由口授經師授受家法各殊其間方俗異言音聲易淆而文字因隨以變唐陸德明經典釋文廣采諸家之文字音切而未盡會通其義富孫少從從祖集學長就正於盧文弨錢大昕王昶孫星衍質疑問難勤於著述有七經異文釋五十卷馮登府稱其詳該奧博足補陸元朗氏之所未逮易書已刊行春秋三傳之文最為錯雜富孫攷核異義凡經史傳注諸子百氏所引以及漢唐宋石經宋元槧本校其異同或字有古今或音近通假或沿襲乖舛悉據古義而疏證之前儒論說並為捜輯正其訛謬定其得失道光丁酉海昌蔣光煦授諸梓以傳隱三年君氏卒公穀作尹氏顧炎武曰以定十五年姒氏卒例从左氏為是若天子之卿則當舉其名不但言氏趙佑曰君母而謂君氏此名言之不順公穀作尹氏公羊以為譏世卿實近事理富孫兩存其說蓋其慎也襄二十一年左傳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釋文云庚子孔子生傳文上有十月庚辰此亦十月也一本作十月庚子孔子生本無此句穀梁傳二十年十月庚子孔子生案左傳襄二十一年賈逵注經云此年孔子生昭二十四年服虔載賈逵語定以孔子為襄二十一年生孔子世家云襄公二十二年生則以年公穀史記有一年之差以月公穀有一月之差明宋濂孔子生卒歲月辨主

公穀歲己酉卒主左氏歲壬戌相距七十四年亦不合近黃氏宗羲以歷上推斷生於襄公二十二年建酉之月二十七日庚子與羅泌路史暗合錢氏曰漢儒皆以孔子生在襄二十一年予以三統術推襄公二十一年十月己卯朔其月廿二日庚子是為宣尼生之日年從公羊月從穀梁與賈服注左傳亦合自襄二十一年至哀十六年實七十四算而賈云年七十三者古人以周歲始增年也史記謂生於襄二十二年年七十三則以相距歲計之玫覈為精審矣不如孔廣牧先聖生卒年月考尤能折衷壹是也

春秋經傳比事二十二卷竹柏山房十一種本

國朝林春溥撰春溥字立源號鑑塘又號蓼懷閩縣人嘉慶壬戌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重與恩榮宴加四品卿銜春秋左氏自杜元凱分經之年與傳相附元明以來分年之事與傳相比者如郝經春秋三傳折衷安熙春秋左氏綱目曾震春秋五傳鄭玉春秋經傳闕疑陳氏春秋類編李廷璣左傳綱目定注據朱彝尊經義考惟鄭李二書尚存此編以編年紀事為主其經專用左氏而坿注異文析傳以坿經亦離經以就傳傳之日月與經異則兩不相蒙移就者注其原次於下有傳無經者以國別之參以公穀坿以國語史記其無年逸事不知何月者坿錄於後於經義初無闡明而編次致為詳審春溥撰有竹書紀年補正戰國策紀年三書互皆相銜接也

春秋左氏傳補注十二卷 功順堂叢書本

國朝沈欽韓撰欽韓字文起號小宛吳縣人嘉慶丁卯舉人安徽寧國縣訓導淹通經史尤長於訓詁考證以左傳杜注多舛為補注十二卷自序謂禮者天下之磐石也禮廢則下陵上僭亂華亡國破家殺身如債壽孔子傷之欲返諸禮因春秋以見意左氏親受指歸故于禮之源流得失反復致詳以禮變護君父深切致明貫達之訟左不盡括左氏之指劉炫之規杜不足仆杜氏之短因發明婉約之旨臚陳典章之本象緯堪輿之細碎亦附見焉注疏之謬各見于卷其犖犖大者如趙汸謂凡傳中所引君子曰義皆膚淺左氏之陋見也張照謂左氏所謂君子曰謂其時所謂君子其人者皆如是云云也後儒忘左氏之書以紀事而以為左氏論事亦惑矣王貳于號王叛王孫蘇皆直書其事而時勢與義理並著欽韓謂此論最善左氏所載君子者皆其時先生長者之言故其言有是有非記當時君子之論云然即以知世風之升降成五年傳君子是以知季文子之忠於公室也趙汸曰行父殺嫡立庶專國政傳舍大惡錄小善亦當時流俗之論張照謂汸未悟左氏之意左氏所記者正當時流俗之論也桓公五年經之不書王師敗何也曰君失其政臣無敢不盡其節此大經也鄭之侍天子志在必殺此豈可以示天下後世後漢孔融上疏曰劉表所為不軌罪不容誅至于國體宜且諱之是以齊兵次楚唯責苞茅王師敗績不書晉人宜隱郊祀之事以崇國防此春秋之意也陵夷之漸謹于其小決壞之極諱于所尊杜預謂不以告故不書不知傳例自為諸侯發列國交爭不可勝書故有此例至于天王問罪師敗身夷豈緣不告而不書成元年王師敗績于茅戎以戎故不足諱也傳極言鄭莊之姦狡而杜伪為湔洗鄭惡甚于經傳皆憒憒矣桓公十五年鄭伯突出奔蔡釋例稱衛孫林父甯殖出其君名在諸侯之策此以臣名赴告之文也仲尼之經更沒逐者之名以自奔為文責以不能自安自固愚按此與衛獻公出異經之所書或仍其赴告突非嗣子祭仲立之脅于宋人突之出也必不以臣逐君播于鄭國則突之歸其得失繫于一身若臣逐君而更深責被逐之君豈扶陽抑陰之義左氏義深于君父而預自蠹之僖三十三年傳烝嘗禘于廟士虞禮疏引服注三年喪畢遭烝嘗則行祭皆于廟焉據王制喪三年不祭惟祭天地社稷為越紼鄭注曾子問惟禘宗廟俟吉也閔二年吉禘于莊公傳譏其速公穀譏其未畢三年而吉祭預獨于此傳云既特祀于寢則宗廟四時常祀自如舊宋儒遂曰杜氏因左氏之失遂有國君卒哭除之說預與左乖纔人并及肩左氏觀服虔之解則真左氏先師之旨襄十六年傳為夷故也傳意以主兵者荀偃非鄭伯若直書叔老會荀偃則是鄭伯與諸大夫等夷無以見尊卑故先書會鄭伯傳云為夷故解經先鄭伯之義預謂義取皆平大夫得會鄭伯淺學之徒以彼謬說彈射左義此預之咎昭三十年公在

乾侯此年方書公在者憫公之深傳云非公者見公所謀不臧何嗟及矣且徵過者見羣臣怙惡大國棄義之過服云徵季氏之過是也顏專咎君上邪說不足道矣逐條糾駁期于無籍之說關其口而奪之氣善夫百家衆言與公穀司馬遷事辭之悖別為攷異十卷不列茲編欽韓憤世嫉俗至謂陰技刻薄之人竊何休之餘以註誤梧子蓋聖世之賊民其言實有所指王塗所撰墓志謂賦性剛褊有劉四罵人之癖世亦以此少之於此可見其概矣

春秋左氏傳地名補注十二卷 功順堂叢書本

國朝沈欽韓撰康熙朝編春秋傳說彙纂卷首有列國地圖王朝地名[illegible]高士奇有春秋地名攷略十四卷江永有春秋地理考實四卷顧棟高春秋大事表其輿圖則用朱書墨書兩列古今地名凡十三篇程廷祚春秋識小錄有春秋地名辨異三卷分考自一地二名以迄五地一名末附晉書地理證今以通杜氏之說欽韓博閎深識嘗為裴氏三國志注釋地理八卷水經注疏證四十卷古今郡縣之廢置沿革皆具是書於江顧諸家之後抉輿解紛如謂廩延即今滑縣唐之滑州漢晉為白馬縣杜預謂酸棗之延津非也元和志滑州西南至鄭州三百里太叔段所侵之界如此敗宋師于黃漢志山陽郡有黃縣此即山陽之黃惠公敗宋師宜在此不當遠在陳留之外黃莒人入向莒去沂州尚遠向非沂州之向城鎮寰宇記向城在沂州莒縣南七十五里當從之戎伐之楚丘杜預云衛地非也漢志云山陽郡城武縣有楚丘亭齊桓公所城遷衛于此其誤實始于班氏方輿紀要楚丘城在曹州曹縣東南四十里衛之楚丘在衛輝府滑縣東六十里業陳奐詩毛氏傳疏攷此甚詳欽韓之說實與闇合處瑕以守桃林之塞引水經注河水西北逕曲沃縣城南春秋文公十三年晉侯使詹嘉處此僖三十年許君焦瑕杜預亦云河外五城之二邑傳以焦瑕擧稱後又以焦曲沃擧稱則曲沃即瑕之變名瑕在宏農陝縣于晉為河外猗氏之瑕非秦所

侵及厚嘉所處杜注横分瑕與桃林為二處一統志曲沃城在陝州西南四十二里元和志桃林塞自陝州靈寶縣以西至潼關皆是也遂入昔陽乃晉山東之地在魏郡廣平以北荀吳略東陽入昔陽滅肥滅鼓同在今冀州鼓與肥同在下曲陽縣應劭漢書注司馬彪郡國志俱云下曲陽有鼓聚此鼓子國也有昔陽亭此肥子所都傳云入昔陽者入其國都君立別邑其時肥未滅肥漢志真定國肥纍縣故肥子國即其別邑至八月壬午乃并滅之而以其君歸昭公二十二年負甲以息于昔陽之門外緣昔陽非鼓地故鼓不為備晉得襲滅之敗越于夫椒杜預以為太湖中椒山夫差以報越為志伐越當在越境何以逆在太湖越絕越地記夫山者句踐絶糧困地去山陰十五里此夫椒在越之證皆言之鑿鑿如指掌間有不關地理者蓋左傳補注之賸義也

春秋左氏古義六卷 滂喜齋叢書本

國朝臧壽恭撰壽恭字眉卿初名曜字伯辰長興人嘉慶丁卯舉人嗜漢儒經學喜春秋左傳嘗言諸家經學後人輯注已辯惟春秋賈服義尚無所屬捃周秦兩漢舊說賈服注閱二十年成春秋左氏古義六卷本先為左氏春秋經古義後為左氏傳古義歿後其傳稿全佚惟存其經而闕自昭公二十三年以下弟子楊峴為補完之經與傳分者依陸德明經典釋文也漢書藝文志春秋古經十二篇經十一卷公羊穀梁二家以十一篇屬公羊穀梁則十二篇為左氏經漢志本諸七略當是劉歆舊題十二篇蓋公各一篇以十二公之次為之次精於算術推日食依公穀日食三十六以為正經止此楊峴補出獲麟後日食一與劉歆左氏日食三十七相足復以長歷不衷於法依劉歆氏三統術為春秋中朔表十二篇亦壽恭意也春秋左氏經最後出其與公穀異者往往左氏之經為長又書皆古文無傳聞轉寫之失惜杜氏不能申繹傳意而反誣傳以汩經并損經以從傳顧氏補正杜解惠氏更為古義又補注馬氏復補之張阮林又著辯正然皆多及傳文亦不專取賈服顯諸家洪氏春秋左傳詁嚴氏春秋內傳古注輯存李氏春秋左傳賈服注輯述始專事於此而李氏為備疏證亦最詳壽恭著此書皆未及見潘祖蔭稱壽恭據三統術以攷正歲星超辰朔閏之次又備援漢志所引劉歆之說以左氏之學興於歆其言足裨古義非諸家所及其體

例簡質亦得古注家之法昭公二十有二年王室亂何休注公羊云不言成周言王室者正王以責諸侯也漢書五行志上云宋衛鄭陳災劉向以為宋陳王者之後衛鄭周同姓也時周景王老劉子單子事王子猛尹氏召伯毛伯事王子鼂子鼂楚子出也又宋衛陳鄭亦皆外附于楚亡尊周之心後三年景王崩王室亂故天災四國天戒若曰不救周反從楚世子立不正以害王室明同罪也又下之下云劉歆以為四國失政相似及為王室亂皆同壽恭謂休為公羊說向為穀梁說歆為左氏說是三傳皆以為經書王室亂剌諸侯之不救而杜預獨以為承叔鞅言而書之滅棄古義自造謬說開唐宋以後謬說之弊者實預之罪也昔賈逵謂左氏義深於君父集解於君臣大義晦而弗明壽恭為能正其謬矣

左傳杜注辨證六卷 鼎學軒鈔書本

國朝張聰咸撰聰咸字阮林號傳巖桐城人嘉慶庚午舉人覺羅官學教習漢季左氏之學鄭賈最著其源同出於劉歆服虔繼之至晉服杜並稱北史稱服氏學行於河雒杜氏學行於江左杜氏本集諸說而芟繁務簡欲期明而反晦緣事依例復略古而自見長歷非法抉其繆者發端於通鑑外紀目錄短喪誣禮詳列於顧震滄杜注正譌表江慎修據唐一行歷及姜岌大衍授時三家以證其星歷之譌據周禮鄭君軍有卒伍注以訂其軍制之謬程魚門左傳翼疏胡樸齋左傳翼服引申古義詳錄異聞皆為杜解考訂之資聰咸博聞多識於小學通音韻於史熟於漢晉逸事以杜注論軍制則車法徒法不分釋田賦則丘賦甸賦莫辨用舊說而不著其名出新意則往往紕謬地理之大乖者莫若以漢水之名不踰江夏而偽書傳及後之言者皆沿其誤博採眾說規難發違段若膺稱其辨證咸有根柢據毛詩尚書訂漢水入江以後猶得稱漢自元凱誤讀禹貢導漾節過三澨至于大別南句逗其千餘年地理家皆未之省言左氏者當推是編為本朝鉅製張維屏則謂其據鄭氏尚書注小顏漢書注謂大別山在安豐西南今河南固始縣自杜征南謬讀禹貢遂疑此山在江夏界未免好奇姚瑩則謂自嶺外遺書勸之以為杜學不可廢服賈諸說雖不無善於杜氏但當兼錄以俟折中有所偏護則非胡培翬則稱其辨論經義精悍之色見於眉宇

難相詰難而終無忤容甚推挹也

春秋公羊經何氏釋例十卷 皇清經解本

國朝劉逢祿撰逢祿字申受武進人大學士綸孫嘉慶甲戌進士由庶吉士官禮部儀制司主事漢世治公羊學者胡母子都董膠西為最著何休為膠西四傳弟子本子都條例以作注 國朝公羊之學始於陽湖莊氏侍郎存與著春秋正辭兼采衆家而以公羊為主逢祿其外孫也起而張之善持論能文辭探源董生發揮何氏尋其條貫正其統紀成釋例三十篇黜周王魯傳無明文孔氏通義以據魯新周故宋之說疑於倍上治平升平太平之例等於鑿空不信三科九旨而別立時日月為天道科譏貶絕為王法科尊親賢為人情科逢祿皆辭而闢之謂撥亂反正莫近春秋董何之言受命如響於漢師家法為精覈矣從舅述祖有意治公羊與語羣經家法遂輟業寄曰吾諸甥中若劉甥可師宋甥可友宋甥長洲宋翔鳳也龔禮部自珍魏知州源皆從逢祿問故戴望則從翔鳳游而慕逢祿之學者也自是說經者專重微言而大義置之不講矣陳澧東塾讀書記申受公羊議禮制爵篇云以春秋當新王始朝當元勲進小國為大國其書公朝王所不為公朝起王使來聘書使與諸侯同文著新周也魯使如周不稱使當王也公如京師如齊晉皆不言朝當巡狩之禮也此仍守何氏之說而更甚矣其釋三科例中篇云且春秋之託王至廣稱號名義仍繫於周挫強扶弱常繫于二伯何嘗真黜周哉郊禘之事春法可以垂法而魯之僭則大惡也

就十二公論之桓宣之弒君宜誅昭之出奔宜絕定之盜國宜絕隱之獲歸宜絕莊之通讎外淫宜絕閔之見弒宜絕僖之僭王禮縱季姬禍鄫子文之逆祀喪娶不奉朔成襄之盜天牲哀之獲諸侯虛中國以事彊吳雖非誅絕而免于春秋之貶黜者鮮矣何寄真王魯哉此又言黜周王魯非真然則春秋作偽歟成元年王師敗績于貿戎公羊云王者無敵莫敢當也既以為王者無敵必無黜周王魯之說矣以此見公羊之受誣皆說經橫悍者階之厲也

公羊春秋何氏解詁箋一卷皇清經解本

國朝劉逢祿撰逢祿從事公羊家言以何氏生古文盛行之日廓開眾說整齊傳義條理精密既為釋例三十篇專明墨守之學又析其疑滯彊其守衛為解詁箋一卷凡九十三條皆摘傳文及解詁以申論其大義並及他說之可兼者析衷眾家以歸于是取鄭氏箋詩之旨以名之書中有云何氏於義儉者失經傳意者疏於禮者依違左氏者穀梁於義為長者何君依違之辭去之而義蓋長者李兆洛撰傳稱其洞明經術究極義理宏而通不泥守章句此書近之亦如康成注詩宗毛為主如有不同即下己意者也

發墨守評一卷皇清經解本

國朝劉逢祿撰何休著公羊墨守等三書鄭康成作箴膏肓起廢疾發墨守以排之休見之曰康成入吾室操吾戈以伐我乎發墨守全書久佚周官大司徒疏禮記禮器樂記疏所引及初學記引春秋釋痾止存四條逢祿所評止一條乃所撰解詁箋自序謂晉唐以來之非何氏者皆不得其門不升其堂者也康成兼治三傳故於經不精今所存發墨守可指說者惟一條然多牽引左氏其於董生胡母生之書研之未深概可想見而何君稱為入室弟子宏獎之風異於專己守同云云自信於何氏繩墨无所出入則得矣然於康成春秋之學未窺全豹何以見其不能精深是則初非定論也

箴膏肓評一卷皇清經解本

國朝劉逢祿撰隋經籍志有何氏春秋左氏膏肓十卷又有服虔膏肓釋痾十卷舊唐志載何休左氏膏肓十卷注云鄭氏箴宋人書目尚有今服氏書亡鄭氏所箴尚存二十餘條傳本合為一卷逢祿申何難鄭所評凡三十條或一條分作兩條皆以傳文為綱何氏書鄭君箴附之而各為之評或評其偽或評其誣或評其非典禮而因更推其未及者證之是書與春秋左氏攷證同一用意藉以申公羊家言與攷證同為一致亦列在是書之後烏程周中孚謂何鄭之書為春秋左氏傳而作不為左氏春秋而作申受欲以春秋還之春秋左氏還之左氏故鄭堂讀書記别而出之云云攷箴膏肓釋廢疾發墨守同為高密遺書自當還其舊觀也

穀梁廢疾申何二卷 皇清經解本

國朝劉逢祿撰何邵公作穀梁廢疾鄭君因作起廢疾以排之其書久佚僅存一篇逢祿以為春秋微言大義魯論諸子皆得聞之而子游子思孟氏著其綱其不可顯言者屬子夏口授之公羊氏五傳始著竹帛穀梁子不傳建五始通三統張三世異內外諸大旨而其日月之例災變之說進退予奪之法多有出入玩經文存典禮是為公羊拾遺補闕十不得二三蓋之經本錯迕俗師坿益起應失指條例乖舛信如何氏所名廢疾有不可強起者因申何君之說難鄭君之所起綴成是篇上卷凡四十條先載引傳文及何氏廢疾並范氏所釋于前後則各為難詞下卷凡百五十一條止節引傳文皆廢疾所不具自為摘出而申之間及范注後則各為申詞所著春秋論至謂穀梁非卜商高弟傳章句而不傳微言所謂中人以下不可語上者何其言之峻厲也惠棟嘗稱穀梁隱元年傳云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僖廿二年傳云過而不改是謂之過廿三年傳云以不教民戰是謂棄其師今皆在論語中又傳中所載與儀禮禮記諸經合者不可悉舉故康成六藝論云穀梁善於經逢祿護持任城作窩息之守禦排斥左穀大放厥詞自謂非敢黨同不可信矣

左氏春秋考證二卷 皇清經解本

國朝劉逢祿撰逢祿論春秋左氏傳據太史公書本名左氏春秋猶晏子春秋呂氏春秋也自王莽時國師劉歆增改條例推衍事迹強以為傳春秋冀奪公羊博士師法左氏傳之名蓋改於劉歆七略所當以春秋歸之春秋左氏歸之左氏而刪其書法凡例及論斷之繆於大義孤章斷句之依附經文者庶以存左氏之本真俾攻左者不得為口實成左氏春秋考證二卷上卷凡一百十九條皆摘傳文各證其非左氏舊文為劉歆所比附下卷凡二十四條皆摘引史記前後漢書說文孔疏劉向別錄諸書各證左氏不傳春秋總屬劉歆所改竄案孔子作春秋為之傳者左邱明公羊高穀梁赤及鄒氏無師夾氏有錄無書立於學官者左氏公穀三家東漢以來初無異說啖趙以前學春秋者皆明法守尚專門啖趙以後喜援經擊傳穿鑿立異然猶比其異同求通經旨無敢憑臆私決毅然以二千年來之傳本昭揭為後人附益非史公所見之舊者閻惠之辨偽古文尚書不如是之孫辭萬充宗方靈皋之辨周禮不如是之鑿空新學偽經之誣辭實自是書啟之錢曉徵嘗謂左氏之勝公羊宜乎夫人知之而范升抗議於前何休申辨於後漢儒之專己黨同如此逢祿乃以李育難左氏四十二事何邵公與其師追述育意以難二傳於左氏未能深著其原於劉歆之附會本在議而不辨之科夫說經而必欲言前人所未言亦何所不至哉顧或謂自公

羊先師邵公而後至書足而扞城禦侮其道大光殆聖牖
其衷資瞽者以詔相何也

春秋繁露注十七卷凌氏叢書本

國朝凌曙撰春秋之義存於公羊而公羊之學傳自董子
春秋繁露原天以尊禮援比以貫類博極閎深旨奧詞
賾不熟公羊者則不能讀繁露而妄䏻為贋作致其潛
心大業非禮不行謂王者舉事宜求其端於天又謂正
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洞天人之本原謂天
積眾精以自剛常置陰空處稍取之以為助其言陰陽
五行皆明此義三策言天之仁愛人君天道之大者在
陰陽陽為德陰為刑故王者任德而不任刑今皆在其
書中所言喜怒哀樂中和諸說皆可為中庸義疏公羊
家言存三統明三代聖王皆奉天以出治正朔三而改
文質再而復特聖王受命承天之一事繁露楚莊王篇
王者徙居處更稱號易服色者無他焉不敢不順天意
而明自顯也若夫大綱人倫道理政治教化習俗文義
盡如故亦何改哉何嘗如歐陽文忠所謂惑於改正朔
而云王者大一元者拿於師說不能高論以明聖王之
道惟樓攻媿謂漢儒以經學專門者獨仲舒以純儒稱
仁人之對曰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
功又有言曰不由其道而勝不如由其道而敗此類非
二足皆真得吾夫子之心法蓋深於春秋者也曙卒業
公羊並讀繁露以其書行仁為本正名為先體大思精
推見至隱流傳既久魚魯雜糅篇第褫落致難卒讀因
以歌珍本為主而輔以張皋文讀本盧抱經刻本缺文
錯簡重加釐正又復采列代之舊聞集先儒之成(說)傳稽

旁討遠究本末篇義章句皆櫛梳而理解之隋唐以後諸書之引繁露者莫不攷其異同校其詳略書目姓氏臚列下方為注十七卷阮文達書稱其閎深肅括卓然成一家言自有繁露以來二千餘年有功此書者此其最也卷首冠以史記本傳及宋慶歷丁亥七年樓子文序亦為之注刻於嘉慶乙亥

春秋公羊禮疏十一卷公羊禮說一卷公羊問答二卷凌氏叢書本

國朝凌曙撰曙字曉樓江都人國子生六經之義同歸禮樂之用為亟左傳發凡杜預謂皆周公禮典韓起見易象春秋亦謂周禮在魯孔子因魯史而制春秋於祠祭長朝覲師旅昏姻不以禮者皆在所貶陳奐嘗言公羊善於禮不熟三禮勿治治亦勿善曙初治鄭氏熟於典禮聞劉逢祿論何氏春秋之學而好之為阮元校輯經郛盡見魏晉來諸家春秋說以解詁言禮亦詳公羊舊疏不著撰人言例雖詳於禮則略注中雜引四代之禮不盡周制疏概以為時王之禮殊欠明晰乃取而補疏之成公羊禮疏十一卷自言義若隱略則更表明如有不同便徵他議自鄭氏三禮注晉宋諸志通典唐志固不甄綜如郊禘六宗明堂祥禫之制異論紛如但取合於何義者引一二說以證之疏不破注向例如此有未安者引先儒之說以正之復撰禮論三十篇都為一卷復九世之讎一條引朱子戊午讜議曰有天下者承萬世無疆之統必有萬世必報之讎何止百世哉以破顧氏棟高之說所謂議必徵諸古人論不離乎師法要使禮歸至當而已又有緒論未著於篇而不盡涉乎禮者作公羊問答二卷禮疏序云說者謂春秋為漢帝制法故其制度文為多所采擇案公羊家之說以為周道既微明王不作夫子知漢將興因損益百王之法作春秋以貽來世此乃立學之初諸儒亟欲與其學寖附緯說

以異歆動時君故論者以公羊為漢廷儒臣通經致用干祿之書為漢作制以緯汩經以春秋為漢興而作非春秋意晚樓何亦用其說但其書實事求是所引皆序而不斷未嘗上下其議論而穿鑿之不至如後來說經者蔓衍支離之甚也

春秋穀梁傳時月日書法釋例四卷 粵雅堂叢書本

國朝許桂林撰桂林字同叔號月南海州人嘉慶丙子舉人太史公云孔子因史文次春秋紀元年正時月日公穀皆謂春秋書法以時月日為例而穀梁尤備兩傳義異者則穀梁之義多正鄭君稱穀梁善於經穀梁諸例師說失傳惟日月例可比附經文而得之桂林篤信穀梁氏之學所作釋例有引公羊互證者有駁公羊而專主者類別引伸條例明整第一卷為總論先述穀梁之有功於經次辨趙匡劉敞程端學汪克寬顧棟高諸說之誤終論左氏公羊之異同第二卷為提綱舉其大端第三卷為述傳析其子目第四卷為傳外餘例則以所述時日月例惟取傳中所有條而列之其范注中所論之例而傳無明文者附之於後不以溷焉阮元序稱其居魯地而修魯學可與鎮江柳氏之書相輔而行書中謂左氏因公穀蔓衍而成穀梁以公羊為外傳如左氏之與國語近於武斷為唐仲冕所譏宋人有疑公羊穀梁皆姜姓以二字翻切皆為姜字桂林據其說謂疑即一人寫此二姓壽夢為乘勃疑為披古蚤有之不必以翻切始於孫炎為疑此尤誤信讕言通儒不宜出此也桂林兼治六書九數所作宣西通二卷入續疇人傳

春秋左氏傳賈服注輯述二十卷 餘姚朱氏本

國朝李貽德撰貽德字天褎號次白嘉興人嘉慶戊寅舉人善小學省試出高郵王引之之門深器其學行同時洪亮吉有左傳詁孫星衍有春秋集證貽德早見孫洪故詩古文詞與之相近而邃于春秋左氏亦復相同此書實事求是由古訓以通微言大義凡春秋與周禮表裏左傳與國語公穀異同賈服二家注與經傳子史符合者一一溯其原委搜采至博抉擇尤慎自天文五行輿地職官名物度數莫不援據傳注疏通證明元凱集解與賈服相違者孔疏多曲從杜說則必為之表微辭惑俾讀者知其視杜解為優義有未安亦加駁難不曲為之說必黜杜以伸賈服其考正誤文誤義如隱八年注先見者獲誤倒於必不往相救之前僖二十六年注夔楚熊渠之孫孫當作子宣四年注兵車宗慢輪輪當作轂成十六年注移而屬于對移上當有若字襄二十七年注楚君楚疑作欒君字下屬昭十三年注鄭伯爵在男鑯為賈本義男當作南南面之君為賈或義男當作南句上當依國語注補或云二字皆誤文之顯然者也桓五年旝動而鼓從杜氏以旝為旗不取飛石之說昭八年自幕至于瞽瞍從鄭氏幕為舜先不取舜後虞思之說十六年其祭在廟已有著位從杜氏為助君祭不取孔張先祖後食之說十九年楚子之在蔡也從杜氏以楚子為大夫時聘蔡不取楚子為蔡公時之說皆誤義之顯然者也 國朝以來為春秋左氏學者多昌言古注而發明精博無過此書儀徵劉毓崧稱其為左氏功臣景伯子慎必當引為知己與餘姚朱久香閣學蘭交殁後久香取稾本付梓稾所著尚有周禮賸義詩考異詩經名物考十七史考證見錢儀吉所撰墓誌又訂正鄭名世姓氏辨證見徐士芬所撰傳皆其未成書而卒也

春秋左傳識小錄二卷 朱氏遺書本

國朝朱駿聲撰 駿聲字豐芑號允倩元和人嘉慶戊寅舉人揚州府學教授少從錢詹事大昕游研究許書於轉注段借二義發明尤多咸豐元年進呈所著說文通訓定聲加國子監博士銜於春秋有平議及三家異文覈又爲左傳識小錄二卷采輯衆說參以己意中如隱六年猶懼不蔇謂蔇讀如訖爾雅迄至也迄者訖之俗莊二十三年肆大眚謂肆讀爲棣緩也減也此六書之段借眚目病生翳也引申爲過犯書言眚災肆赦是也此六書之轉注閔二年尨涼冬殺謂涼讀爲綡說文事有不善言綡也爾雅綡薄也傳云虢多涼德亦綡字許書牛部引此傳作牻椋蓋古本段借字成十三年迭我殽地謂迭讀爲軼突也昭元年穀之飛亦爲蠱謂爾雅釋器康謂之蠱郭注康米皮皴揚則在前故云飛蓋生平著述以六書貫串羣籍故觸類旁通皆有裨於古訓小學也

春秋亂賊考一卷 聚學軒叢書本

國朝朱駿聲撰 駿聲以春秋臣出君概以君自出爲文君之國君實有之不予臣爲主之義杜預乃謂君自取奔亡之禍所以責其君顧棟高本之謂臣弒君子弒父非一朝一夕之故聖人作春秋所以戒人君知其漸而豫爲之防是孔子作春秋而暴君賴以懼也夫豈其然作亂賊考而以諸侯無王彊亂賊之漸附考于後襄二十九年閽弒吳子餘祭此越俘之忠於越者既爲閽不得不書弒而不當在亂賊之例也案錢氏大昕論春秋曰凡篡弒之事必有其漸聖人隨事爲之杜其漸隱之弒也於翬師師戒之子般之弒也於公子慶父師師伐於餘邱戒之此大夫不得專兵柄之義也尹氏立王子朝在昭公之世而書尹氏卒於隱之篇崔杼弒君在襄公之世而書崔氏奔衛於宣之篇此卿不得世之義也齊侯使其弟年來聘再見於春秋爲無知之弒君張本也母弟雖親不可使踰其分也趙穿弒君而以趙盾主惡名穿之弒由於盾也胥甲父與穿同罪盾於甲父則放之於穿不惟不放且使之帥師侵崇盾尚得辭其罪乎侵崇小事不必書而書之所以正盾之罪且不使穿得漏網也鄭公子宋弒君而以歸生主惡名歸生正卿且嘗帥師敗華元矣力足以制宋而從宋之逆較之趙盾又有甚焉不得託名於本無逆謀也楚公子比之弒君棄疾成之而比獨主惡名者奸君位也而棄疾之惡終不可掩故以相殺爲文著其罪同然比與棄疾皆楚靈

王之弟靈運比而任棄疾卒死於二人之手先書比奔晉又書棄疾師師圍蔡明君之母弟不可以愛憎為予奪也衛孫甯出其君而以出奔為文衛有失國之道也衎則媿於奸剽故先書公孫剽來聘以見義公孫而干正統其罪不可掩也楚商臣蔡般之弒子不子父亦不父也許止不嘗藥非大惡而特書弒以明孝子之義非由君有失德故楚蔡之君不書葬而許獨書葬所以責楚蔡二君之不能正家也楚成之事與晉獻略同子孝則為申生子不孝則為商臣而晉亦尋有奚齊卓之弒未有家不齊而國治者也故晉獻之卒亦不書葬也書閽弒吳子餘祭戒人君之近刑人也書盜弒蔡侯申戒人君之疏大臣而近小人也欒盈之入曲沃趙鞅之入晉陽書之以戒大都耦國之漸人臣不可專其私邑也楚子虔弒於乾谿書其地著役之久也君親出師久而不歸禍之不旋踵宜矣楚之強莫強於虔伐吳執慶封滅賴滅陳滅蔡史不絕書而無救於弒者無德而有功天所惡也宋襄公用鄫楚靈王用蔡世子皆特書之惡其不仁也且以徵二君之強死非不幸也宋公與夷齊侯光楚子虔以好戰而弒晉侯州蒲以誅戮大臣而弒經皆先文以見義所以為有國家者戒至深切矣左氏傳曰凡弒君稱君君無道也稱臣臣之罪也後儒多以斯語為詬病愚謂君誠有道何至於弒遇弒者皆無道之君也其賊之有主者書名以著臣之罪其微者不書不足書也無主名者亦闕而不書史之慎也非弒臣之罪也聖人修春秋述王道以戒後世俾其君為有道之君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各得其所又何亂臣賊子之有駁聲之學出於錢氏錢氏此論足與是書互相發明即杜氏顧氏亦豈不知春秋大義炳如日星而為責備君父之言以獎亂哉夫言豈一端而已亦各有當也

春秋三傳異文覈一卷 聚學軒叢書本

國朝朱駿聲撰三傳傳寫各有師承漢隸至唐後多遷變說文去古未遠然其所引經語與今本多不合於是同音叚借之說起而雙聲者亦例得叚借駿聲精於形聲訓詁推闡頗多剏解同聲字例得叚借如蔑與昧區與彄之類助語字長言短言一也如邾婁即邾於越即越之類概不著錄為他如隱三年君氏卒引明李氏本云左隱十一年傳隱公之為公子也與鄭人戰於狐壤止焉囚之尹氏賂尹氏而遂與歸則此尹氏而居魯者有德于公故臨其喪而書卒說有根據實勝三傳桓二年杞侯來朝三年公會杞侯于郕公羊杞穡作紀左傳七月來朝不敬九月入杞討之不敬而遽興師恐無是理

按春秋初年魯紀有婚姻故朝會相繼紀畏齊九世之讎處心積慮謀之故既託于魯為婚姻又託于周為婚姻思有以自固而不知周魯咸弱不能保一小國至莊公四年卒為强齊所滅而大去其國也公羊是而左氏誤於三傳無所偏袒多所發明不僅區區語言文字之歧互也

春秋異文箋十三卷 皇清經解本

國朝趙坦撰坦字寬夫仁和人諸生道光辛巳舉孝廉方正奏給六品頂帶研究漢經師言著周易鄭注引義石經攷續寶甓齋文集及札記是書於三傳異文詳為箋釋以唐陸淳三傳經文差謬略有不與經典釋文及唐石經合者別成附錄一卷不以羼入正編書中辨識形聲援據碑刻頗為精審蓋素好金石文字自鼎鐘泉幣以逮銘碣瓴甓之屬鉤稽剔抉具有心得嘗謂服子慎注春秋雖本鄭氏而時與鄭違論宋伯姬則斥左氏之非而以公穀為得於經義多所發明非僅斷斷於文字間者也

竹書紀年集注二卷　陳氏家塾刻本

國朝陳詩撰詩字愚谷別號大桴山人蘄州人乾隆戊戌進士官工部主事學問醞博纂輯當以是書所載證之經傳合者為多取春秋內外傳及周秦諸子事蹟相類者與為證明又以他書所引與今本互有異同者附注於下使學者知是書之存雖非其舊而其事其文信而有徵休文之注大概取之宋書符瑞志疑後人依託為之非其本注不列書中帝相二十八年寒浞使其子澆弒帝后緡歸于有仍伯靡出奔鬲詩引春秋經傳集解靡夏遺臣事羿者伯靡輔夏為王蓋臣傳注乃謂其事夷羿考紀年知靡隨后相播越鬲斟進浞滔天始奔有鬲自鬲帥斟鄩斟灌之師以伐浞殺寒浞少康賴其力自綸歸于夏邑恢復舊家未嘗委質于羿也詩書務求簡括未能考詳以黙謬誤亦濟崔龍見序稱荊溪任釣臺嘗作紀年證傳一書見所作四書文序中屢經訪求竟不可得為可惜也

竹書紀年校補二卷　石渠學署校本

國朝張宗泰撰宗泰字登封號筠巖甘泉人乾隆己酉拔貢生以知縣用請改教職歷官天長縣復設教諭合肥縣教諭篤志著述有周官爾雅注疏正誤孟子七篇諸國年表是書據左傳後序殤叔以下改用晉魏之年又增補遺佚二十餘事其餘仍從吳何諸本考唐之季世竹書十二卷之舊已不傳宋初傳本即多不同太平御覽路史所引或稱紀年或稱竹書紀年或稱敦煌紀年又曰燉煌高約之郡府紀年金履祥通鑑前編所載有今本所無及與今本異者而趙城注氏韓城平陽田居圃平邑今皆作紀文復祥謂見水經注是此數事當時傳本不載占經之女化為龍畫晦四瞳廣宏明集之秦仲以前本無年世等宋人書多不引而寰宇記之榮池陽敗武垣等事今本又無古書如郭璞穆天子傳引紀年者七近本止存其六酈氏水經注引紀年者百二近本失載者數十文選注引紀年者十近本失載者一史記索隱正義所引近本遺者殆半他如真誥史通廣韻漢書注初學記所引近本每多不載蓋宋初止存三卷而今之二卷又宋本之殘缺元明所緝綴者吳琯所校訛誤頗多宗泰亦未能一一校補也

竹書紀年校正十四卷 郝氏遺書本

國朝郝懿行撰汲冢得書之年杜預欲述平吳之事故云太康元年束皙傳據得書之實則指言二年史記周本紀正義誤以太康為咸和束皙傳言十三篇隋經籍志十二卷隋之十二與晉之十三蓋不殊以同異一卷在為故也宋藝文志三卷今本又止上下二卷蓋經補綴而成皆非晉隋唐篇卷之舊懿行分為十四卷自黃帝至帝舜一卷帝禹至帝相一卷帝少康至帝廑一卷帝孔甲至帝癸一卷殷商成湯至雍己一卷大戊至陽甲一卷盤庚至庚丁一卷武乙至帝辛一卷周武王至康王一卷昭王至孝王一卷夷王至幽王一卷平王至貞定王一卷考王至烈王一卷顯王至隱王一卷以是書傳習者希無為後人竄亂據唐以前書所引比附校勘因脫隨補即缺繕完以存古也自來議古書者多失之誣信異說者多失之殉此書與經傳大異者惟太甲殺伊尹一事觀之史臣誤信當時游談筆之于篇其誣罔不待言陸機豪士賦序曰伊尹抱明允以嬰戮抱朴子良規篇曰伊尹終于受戮大霧三日士衡雅川失於過信懿行謂士衡晉初人即本此書為說杜元凱在太康中竹書方出時便得見之春秋後序引紀年此文復與今本無異是不得以為後人所益不為本書迴護成王十三年魯大禘于周公廟日知錄云周公未薨何以有廟蓋用廟也公字衍懿行謂周公亦無自禘先公之理禮不王不禘魯既自禘矣而平王四十二年又書魯惠公使宰讓請郊廟之禮而王猶使史角如魯諭孰謂成王賢君而令魯得禘周公廟也呂氏春秋當染篇魯惠公使宰讓請郊廟之禮於天子桓王使史角往惠公止之其後在魯墨子學焉據此是史角如魯諭王命而魯止而留之不違王命故是後遂用郊廟之禮竹書所紀甚明傳記多言成王以周公故賜魯郊廟之禮誤矣類能援引各籍訂其舛錯使秩然就緒與所著山海經箋疏略同至于因堯僅朱文喜皆汲冢瑣語之文不得以誣紀年晉書出唐人手束皙傳稍益干啟殺益事明胡應麟已謂汲冢絕無此文也

竹書紀年補證四卷竹柏山房十五種本

國朝林春溥撰春溥以明黃石齋精於數學其所著貞圖緯上溯堯年近於三代率出入紀年近人梁玉繩史記志疑亦多據竹書以正史之誤竹書之出定之非一人傳之非一本故隋志載有竹書同異一卷諸書所引求經注最為可據索隱多有訛誤今本以漢魏諸書為善漢魏諸書本黃帝之後有帝摯少昊氏五字釐王之末有五年晉武公卒子詭諸立為獻公王陟十五字而廿一種秘書本皆無之於是訂訛補缺參稽同異旁考諸家疏通證明以堯元丙子與世史納甲取邵子皇極經世之說究所由來證以皇甫謐之帝王世紀劉歆之三統歷鄭樵之通志而折衷於史記魯世家之年如紀年之有合而經世之無徵編後復取後人所致疑者辨論之然後案其謂夏統中絕竹書能詳其年殷邦五遷竹書能名其地周公不書踐阼共和不以紀年此等皆史傳所不及西王母國名也見爾雅洛伯用河伯馮夷皆諸侯也故本書又云湯征有洛殷侯微以河伯之師伐有易穆天子傳有河伯宗夫今人反執後世之傳訛疑古書之多妄皆篤論也

考訂竹書紀年十四卷亦囂囂齋刻本

國朝雷學淇撰學淇字瞻叔號介菴順天通州人嘉慶甲戌進士歷官山西和順縣貴州永從縣知縣晉太康得竹書紀年列于中經副在三閣荀勗和嶠衛恆束晳遞相詮次杜預傅瓚劉逵摯虞干寶郭璞及徐廣裴駰陶宏景酈道元多稱述之以為證據隋唐諸經正義史漢注說亦多徵引然皆議横加五代以來遂多殘缺原書十二卷宋史藝文志止載三卷乃散佚後輯而存者學淇以其為先秦古書多三代真蹟甲子事實可以證經學之譌曆法之誤者不少以竹書長曆推驗列宿之歲差歷代之日蝕自唐虞以來無有差貳博考唐以前諸書所稱引九閏寒暑為之釐訂事必有證言必有符隋志謂紀年皆用夏正今傳本二卷幽王後仍紀周年用周正者為校正附注謂出沈約相傳既久姑且仍之唐宋人稱引別加注字辨為勘定復作考證一卷辨誤一卷紀年甲子年表列國年表一卷紀年歷法天象圖一卷紀年地形都邑圖一卷紀年世系名號圖二卷又以紀年與秦漢來傳注多殊故當時王庭堅輩頗詰難之束廣微隨疑分析作釋難篇論者謂皆有義證惜今不傳因述束氏之意作義證四十卷嘗謂孟子先至梁後至齊竹書紀年曰梁惠成王後元十五年齊威王薨十七年惠成王卒然則惠王後元十六年齊宣始即位以此證之較然可覩自史遷移齊年於前溫公移齊年於後迄今未有定論據紀年則伐燕在宣王七年實周赧

王之元年凡孟子書所記古人年歲以史記漢書之說推之皆不合者以紀年推之無不合自云好為討論之學每得一解必求其會通務於諸經之文無所牴牾傳箋注疏取舍多殊非敢苟議前賢期於事理之合云尒以治經之法治古書較孫之騄之考定徐文靖之統箋為遠勝矣

竹書紀年集證五十卷嘉慶癸酉刻本

國朝陳逢衡撰逢衡字穆堂江都人謂紀年自堯以下與尚書相表裏自帝乙以下與詩相表裏自平王以下與春秋相表裏他若高宗伐鬼方之見于易冥勤其官而水死之見于禮不獨左國史漢諸書可為引證今世所傳無善本譌誤相承考訂補正輯為斯編以羣書定紀年之譌且以紀年證羣書之誤明楊慎胡應麟　國朝孫之騄徐文靖鄭環張宗泰陳詩趙紹祖韓怡洪頤煊之書悉為采入卷首集說深取日知錄引紀年與孟子互相證明之言及史記志疑謂紀年雖不免羼亂其真確之處頗足取徵之說而於閻百詩全謝山王鳳喈錢曉徵不信竹書多所辨論末二卷為他書所有而今本無者瑣語師春繳書坿焉黃帝接萬神於明庭逢衡謂神指諸侯言合諸侯於明堂也路史注羣神謂諸侯五等者經疏明庭明堂國語禹致羣神於會稽之山韋注羣神謂主山川之君為羣神之主故謂之神成伯璵禮記外傳明堂古者天子布政之宮黃帝享百神於明庭是也唐虞為五府史記黃帝時萬諸侯而神靈之封居七千其後黃帝接萬靈明庭惠定宇明堂大道錄以天地而人鬼當之誤商湯居亳先儒解三亳殊混逢衡考明地界謂帝癸十五年商侯復遷于亳謂南亳穀熟是也穀熟與甯陵相近一統志甯陵縣有葛城故湯得使亳眾往為之耕二十八年商會諸侯于景亳謂北亳蒙縣是也景亳即後盤庚所遷者故曰盤庚

遷于殷史記有盤庚渡河南復居成湯故居之語曰故居者明陽曾居此也湯十八年即位居亳謂西亳偃師是也偃師即帝嚳之墟所謂即先王居是也與孟子史記書序無一不合盤庚十四年自奄遷于北蒙曰殷即景亳景亳於三亳中為北亳東晳云尚書序盤庚五遷將治亳舊說以為居亳即紀年所謂營殷邑是也顧氏炎武嘗謂吾讀竹書紀年而知周之世有戎禍蓋始于穆王之征犬戎以黷武之兵為徙戎之事懿孝之世戎東侵征至夷王七年虢公伐太原之戎則是昔日所內徙者今為寇而征之宣王之世雖號中興伐太原之戎伐條戎奔戎伐姜戎料民太原與後世西羌之叛略似幽王六年命伯士率師伐六濟之戎王師敗逋於是關中之地戎得以錯居其閒而陝東之申侯至與之結盟而入寇戎所由來非一日之故而三川之震檿弧之謠皆適逢其會也讀史知要非徒考據家言逢衡是書考其年代世次徵事頗詳而申辨盤庚定遷之故總論前後治亂之方亦有知人論世之意焉

通鑑注辯正二卷 潛研堂全書本

國朝錢大昕撰大昕字曉徵一字辛楣號竹汀嘉定人乾隆甲戌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累擢詹事府少詹事深于經史之學博綜羣籍尤熟于歷代官職損益地理沿革遼金國語蒙古世繫正史之外愛溫公通鑑謂胡景參於輿地之學深矣然亦不能無誤其尤甚者如漢建安之益州郡在南州非儒治成都郭下晉咸和之東海郡僑治京口非海虞耿令貴刺南郢州在今隨州非東魏之南郢魯天念克黃城在今黃陂縣非淮北之黃城梁二十州當舉衡桂霍不當數宛巢秦揚州二郡沔中荆州四郡豫州四郡晉史歷歷可據而注以意揣之為通鑑注辯正二卷得百有四十餘條於地理糾舉頗多至於聲音文字職官氏族考辨異同剖析精到俾讀者知注書之難而無偏信之失嘗謂自胡注行而史氏釋文久廢史注固不如胡氏之詳備而刱始之功要不可沒且如秦之范睢本千餘切而胡改音雖唐之李光本蒲虹切而胡改居包翻遂使睢雎莫別光光互淆景參以地理名家而疏於小學大率承用史氏舊文偶有更改輙生罅漏亦通論也

通鑑刊本識誤三卷 三山陳氏校刊本

國朝張敦仁撰。敦仁字仲篤，一字古餘，陽城人。乾隆乙未進士，歷官江西南昌府知府、雲南鹽法道。通鑑書成，同時唯王勝之讀一通，蓋卷帙浩繁，鮮克終卷。顧廣圻嘗言史家此書空前絕後，然有三誤：溫公就長編筆削，不復一一對勘元文，遂或失於檢照；梅磵注雖熟乙部，閒有望文生義，乃違本事；今所據興文署本並非梅磵親所開刊，故於正文有未審溫公之指而錯者，於注有未識梅磵之意而舛者。嘉慶癸酉，敦仁守吉安時，取紀事本末大字本及明萬曆間吳勉學所刻無注本參相讎校，補正譌脫，復臚見行諸本自元刻以來脫漏如一，故嚴永思通鑑補中改正諸條，本非溫公之誤，而執以為誤者。於廣圻所欲徧究十七史而兼以旁通，又資以與文以上舊本，如兩宋大字、中字、小字未附釋文、已附釋文諸刻，皆未之能逮。道光甲申，致仕居白門，門人江甯陳宗彝雪峰錄以付梓。當塗夏炯卯生謂其校勘精嚴，百七十九卷文昇說下山樵之下目錄有李渾剌殺兄子申以獨而代之一條，通鑑無之，目錄亦溫公手定，通鑑有而目錄無者甚多，未有目錄有而通鑑無者，一經指出，知轉寫脫漏又不止此，此實讀通鑑者不可少之書也。

資治通鑑補正略三卷 三山陳氏校刊本

國朝張敦仁撰。嚴衍永思讀溫公通鑑，引正史及它書，或補為正文，或補為分注。有通鑑所已載而事或闕而不周，文或簡而不暢，則逐節補之；有通鑑所未載而事有關於家國，言有係於勸懲，則特筆補之。其補分注之例有三：一曰附錄，一曰備考，一曰補注。錢大昕謂有功於通鑑者，胡身之而後，僅見此書。中如周社雖滅，秦命未膺，昭襄雖彊，不當遽以紀年；朱梁篡晉之惡浮於黃巢，周雖彼善於此，然北漢未亡，柴氏豈得臣之，故於周赧入秦之後，改稱前列國；五季迭興之世，改稱後列國；進蜀漢於正統，黜武氏為附載，皆足彌縫本書之闕。嘉慶乙亥，敦仁在南昌，從阮文達寫得一部，攜赴雲南，取書中所為改正、移置、存疑、備考、補注各條，裒而錄之，名曰嚴先生通鑑補正略。陳宗彝從手稿本影寫，與敦仁所著通鑑識誤並刊於抱獨廬。時嚴書僅有傳鈔，江夏童氏活字版本尚未印行也。

通鑑注商十八卷 嘉慶己卯刻本

國朝趙紹祖撰紹祖字繩伯號琴士涇縣人廩膳生道光元年孝廉方正歷署滁州廣德州訓導加五品銜研古敦行尤深於史通鑑體大思精胡三省注於音韓推測地形建置制度沿革極爲賅洽與所著釋文辯誤相輔而行然徵據既廣不免檢點偶疏顧氏炎武嘗列糾其失陳氏景雲舉正六十三條皆足以資考證紹祖參研抉發至六百餘事一一有成處可發聞或原注未晰爲加疏通不敢輕訾前哲即通鑑亦有牴牾亦推闡其故意在實事求是參證明確而不附會以求其合亦不負氣求勝古人注書之體當如是也外如周顯王三十六年三軍之良注云三軍謂晉之軍按三軍即管子所制之三軍事已見國語欲去孟嘗君注云二十九年書齊滅宋先書宋滅薛業但書伐薛耳未嘗書滅也周赧王五十七年大梁夷門監者胡注以夷門爲大梁北門不知史記信陵君傳本作東門秦二世元年會稽守殷通注云戰國之時郡守只稱守秦戰國不言太守報王五十三年趙受韓上黨封其太守爲華陽君仍言太守胡注未確漢武帝建元元年猶長日加益而人不知也注引師古曰長言身形之修短業當作長日解後漢明帝永平十四年隧鄉名見漢書地理志泰山郡虵丘縣條下注云失考宋明帝泰始二年龍驤將軍濟地頓生注云四字必有誤案濟地地名頓生人名頓子之後無誤隋煬帝大業元年奇章公牛宏注引隋書新唐書作其章縣而舊唐書本作奇章謂以縣東八里奇章山得名唐高祖武德三年滁州見隋書大業元年及地理志注南郡縣條下後晉高祖天福四年康化軍見陸游南唐書烈祖本紀紹祖皆未之補正然以二百九十四卷之書拄漏僅此亦可見其大體之精審矣

通鑑地理今釋十六卷 江蘇書局刊本

國朝吳熙載撰熙載原名廷颺字熙載以字行號讓之儀徵人宋王伯厚通鑑地理通釋於通鑑所載地名異同沿革險要阨塞所在考核精詳叙判細分據戰攻尤一一得其要領熙載是書釋以今地多採齊次風戴東原徐星伯董方立沈子敦之說謂秦紀三十六郡自裴駰以來諸家聚訟今準之漢志考之史遷金氏輔之錢洪二家為信其補正胡注者如周紀一汾水灌安邑絳水灌平陽謂此語誤酈道元已糾之汾水出寧武府寧武縣黎河入河不經安邑絳水出平陽府翼城縣合澮水汾亦不得云灌平陽當云汾水灌平陽絳水灌安邑方合地望最無注六國表同謂無名最聚二字古通聚即鄒也在今曲阜東南謂趙世家注兔臺在河北今無考下文連言剛平當與相近今山東東昌府莘縣有剛城城魏趙衛相接地然在河南矣周紀二徐州注言薛縣非也今直隸安肅縣有徐城與下言燕趙合周紀三濁澤即一卷汾州長葛之濁澤韓地無由至頓卽東也注渠非秦紀一暘有說無注史記始皇本紀亦無注疑暘為浪碭渠有為涌水說為延津今河南開封中牟清水今衛輝府延津縣魏紀四巴卯疑今湖北巴東縣之巴山注云巴陵恐太回遠類能審慎而不質言其闕於水道者本河不西行之說議賈讓三策之疏隋紀四板渚引汴入泗自山陽至揚子謂板渚在開封府汜水縣東北自河入汴由汴入泗沿泗達淮又從山陽瀆泝淮通江此皆魏以來故道汴土湮塞煬帝濬之耳隋紀五永濟渠云云此由沁入河由河入淇經黃澤利漕渠入漳由漳入滹沱又經九十九淀而達涿疑亦煬濬之後周紀四閔河沿潁謂閔河本曰琵琶溝即蔡河上流古者汴水首受大河自滎陽東歷鄭州中牟開封陳留杞睢州以達歸德而東曰蒗蕩渠睢水溴水其支流也其自開封而南經尉氏扶溝西華入陳州合潁水者曰鴻溝即沙水又即蔡河亦汴水之支流也五季時自滎陽合京索諸水自滎澤導之而東曰閔河宋人曰惠民河元人曰賈魯河其實一也東至鄭州中牟曰金水河迤南至尉氏合於沙水故道曰蔡河沙蔡音同由是而南經扶溝西華至陳入潁其實一也脈絡分明如畫沙聚米謂晉紀十六蘇峻知石頭有重戍不能由慈湖板橋新林直下圖東進朱門山轉北向陶吳秣陵關西小丹陽路來小丹陽者丹陽郡治秣陵較建康城之丹陽尹為小也戰於秣陵之西乘勝北行至蔣陵又西至覆舟山繞出臺城東北在青溪東岸故攻青溪柵而入城石頭秦淮有如虛設矣謂梁紀五乾羅國疑今後藏故出西寧經青海而西南行今蒙古熬茶路也時四川屬梁而不由打箭爐西行者疑此路唐中葉始通故元奘亦由西域葱嶺經戈壁入後藏也語皆據實足備史家參考蓋包安吳善經制之學熙載從游最久頗得其指授也

資治通鑑校勘記七卷 江蘇書局刊本

國朝張瑛撰瑛字純卿號退齋常熟人司馬氏通鑑兩宋槧本有大字中字小字已附釋文未附釋文之殊南渡後蜀廣都費氏有音注本俗謂之龍爪通鑑而胡三省定音注則元末刊於臨海洪武初以藏國學號南雍本嘉慶朝鄱陽胡氏得元興文署本翻木翻雕經亂刓失江蘇書局為之刊補今所謂局本瑛見有元興文署本之別存者為文文肅嚴太僕兩家校本以正局本譌誤甚多又取宋紹興無音注本之僅存者以正元本參差尤甚其大者周赧王五十二年三事元本割隸五十一年下而佚其年紀既以宋本補之復以史記六國表核之灼知元槧之脫文宋本之可貴成校勘記宋本五卷元本二卷其昔人校本駮正涑水書法及天台注文者附於卷末而已見亦類及爲温公書成於元豐七年甲子至今凡八百餘年身之音注成於至元二十二年乙酉亦六百年其間異同之處當備考十七史涑水所採雜史三百餘種始能定其是非或書存而未及見或書亡而無可徵三省釋通鑑三十年文繁意博凡所徵引書缺有間梅磵手藁久矣弗留世間疏通舉正不可終窮是書足正文字自比行雅之慮無使讀者知校讎之學不可意為增損尤當於興衰治亂之故及禮樂制度天文地理致其詳毋以善本自畫也

滇雲歷年傳十二卷 孔葓谷藏鈔本

國朝倪蛻撰蛻字振九號蛻翁青浦人議叙知縣杭世駿謂謝肇淛滇略詳遠略近博覽約取蒼山洱水之墟藉善史為康熙初天台馮甦司李永昌舉四道十鎮十八郡自戰國及明事之最著者為滇考四十七篇蛻書編年繫事起帝堯陶唐氏戊申五月至 大清乾隆元年以楚莊蹻定滇為西南籍滇之始漢武帝元狩間五色雲見白厓為雲南之名之始於沿革之舊蹟治亂之大端記述分明條理相貫一切山川人物物產則較馮書為備引用書目自劉恕通鑑外紀至顧炎武日知錄百四十餘種建文遯蹟馮書治致身錄之說蛻書徵引明史名山藏革除紀通志補遺皇明世法錄而加以辨論謂遜國時事當之者固多曖昧因而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又異辭忌諱深則存之以暗晦鋪張甚又益之以恢奇於是書者不必真而真者又不得書具見史識 國朝平滇以後備錄縷悉蔡毓榮籌滇十疏雍正中曲靖府知府楊馝阻止通丈漢東田地之事皆關利病雖敘述不及滇略雅潔可謂有用之書

明鑑前紀二卷 金峨山館刻本

國朝齊召南撰。召南字次風，號瓊臺，晚號息園，天台人。雍正己酉副貢，乾隆丙辰召試博學鴻詞，選庶吉士，授檢討，累遷至禮部右侍郎。聞學淹貫，於經通漢宋兩家之郵，於史則深知古今治亂得失，通習掌故，自天文律曆以至山川疆域險阻要隘，瞭若指掌。康熙十八年詔修明史，王鴻緒撰明史稿，惟帝紀未成。雍正二年，張廷玉等續蕆其事，因其本增損成帙。乾隆四年表進。復奉勅採明代事蹟撰通鑑綱目三編，明鑑綱目前紀二卷，召南所輯也。召南三十三年卒於家，四十年奉勅釐正，附發明，增質實，改譯語，較初編之本尤為精密。是書編年起元至正十五年至二十八年閏七月，專紀明祖開國基事，原槀藏於家。光緒十四年其從孫毓璜繕校付刊。杭世駿嘗言明鑑神光熹三朝亦召南所輯，惜未一併刊行，得與明史共相參考也。

續資治通鑑二百二十卷 嘉慶六年刻本

國朝畢沅撰。沅字纕蘅，一字秋帆，別號靈巖山人，鎮洋人。舉人，中書值軍機處。乾隆庚辰一甲一名進士，官至湖廣總督。司馬溫公撰通鑑以後，劉時舉有續宋編年通鑑，論張浚不附和議而不諱其黨汪黃，攻李綱引秦檜之罪，論李綱之被謗遠謫而不諱其庇翁彥國陷宋齊愈之失，殊嚴顛協至公，而紀載意從簡約。陳桱通鑑續編，何喬新審議其呂文煥降元不書叛，張世傑溺海不書死節，書彬包極之卒不書官。王氏宗沐之書年月參差，事蹟脫略。薛氏應旂雖稍詳，而於元豐之更官制、至元之定賦法，一切制度語多闇略。徐氏乾學資治通鑑後編與萬斯同、閻若璩、胡渭等裒輯審勘，輿地尤為精核，然其時熊克、李心傳諸書皆未得見，事蹟未能賅博，遼外諸部沿襲舊文，不免譌舛。是書以正史為經，而以續資治通鑑長編、契丹國志等書及名家說部文集，仿通鑑考異之例，考訂異同，并依胡氏三省分注各正文下。起宋太祖建隆元年，至元順帝至正二十八年，凡二十六主，四百一十一年事，必詳明，語歸體要。蓋沅夙嗜著述，尤篤於愛才，招致博學工文之士參訂成書。又承通鑑輯覽頒行之後，筆削大旨有所折衷，永樂大典輯出諸書並資採據，至譯語原取對音，遼金元國語解一一釐定，其繙譯人名、地名、官名悉遵四庫館通行條例，詳加改正。刻未及半，嘉慶二年沅卒于辰州軍營，被累籍沒，桐鄉馮集梧購得原稿全部及不全版片，為補刻

百十七卷溫公受詔撰通鑑凡越十九年而後成自言卷帙既繁抵牾不能保李文簡學溫公而不及溫公畢氏駭書以之追步涑水固自未逮而經營三十餘年淹貫詳贍復經邵二雲核定體例錢竹汀校閱付刊徵引考核皆爲不苟雖其間容有錯漏猶待舉正要非王薛二家所能並論集梧序稱司馬氏資治通鑑係神宗賜名李燾亦云臣此書詎可便謂續資治通鑑姑謂續資治通鑑長編可也故孝宗于燾卒後謂朕嘗許燾大書續資治通鑑長編七字然則後人著書祇可云後編或續編又畢氏未刻稿本卷中凡分年處各冠年號與前已刻一百三卷不合亦姑仍其舊云

綱目志疑二卷世楷堂刊本

國朝華湛恩撰湛恩字孟超一字子屏金匱人官教職朱子因資治通鑑以作綱目自序謂書歲以首年而因年以著統大書以提要而分注以備言惟凡例一卷出於手定當時李心傳已議其草本於唐肅宗朝直脫二年之事自唐武德八年以後至於天祐之季甲子並差由門人綴緝致有此誤元汪克寬明末張自珍 國朝芮長恤陳景雲遞有訂正張庚亦有糾補商輅等綱目續編紀宋元兩代之事悉遵朱子凡例譌謬尤多湛恩潛研於正續兩編訂譌正舛著志疑二卷如秦末狼許子卿之類足補瓚若考異之闕謂漢武帝建元元光元朔年號必是元狩追紀于唐代通王滋等十一人各考其名號西遼耶律大石至直魯古能舉其本末書成于嘉慶己卯近時人考辨所及亦并錄而次之不似尹起莘作綱目發明凡有疑義必委曲以通其說也

古史紀年十四卷古史考年異同表二卷竹柏山房十五種本

國朝林春溥撰史記自共和以上皆表世而不表年漢藝文志春秋家有太古以來年紀二篇世本十五篇歷譜家有古來帝王年譜五卷帝王諸侯世譜二十卷今皆不傳劉歆三統歷各紀三代受命年數而每王之事無聞或强史傳以就己說張衡譏爲誕周古史考已亡晉皇甫謐帝王世紀偶見徵引而其書亦佚鄭樵有云紀元之書不過紀運圖可見其略編年紀事之書不過通歷帝王歷數圖可見其略茲編推於竹書爲之綱領閒或移削必有據依其他書之確有事者增之無年者類附之乖異者旁注而兩存之自共和上溯黃帝下接左氏復撰古史考年異同表二卷統以甲子參稽同異而爲魏說於後左氏以後則韓戰國時事別爲一書數千載以上年紀闕如古書殘缺乃欲訂古事之原委擬史官之編年劉道原所謂疑年張南軒所謂歷世漫遠其事雖見於諸書靡適折衷則亦傳疑而已陳直齋議胡仁仲皇王大紀或取莊周寓言以爲實及敘邃古之初終於無徵不信蓋自古以爲難矣春溥自謂引事必從其原攷年無取乎鑿庶幾於多聞闕疑之意也

戰國紀年六卷輿圖一卷年表一卷竹柏山房十五種本

國朝林春溥撰是書上接左氏迄於兩周之亡本涑水通鑑紫陽綱目之舊增而輯之三家分晉以前以仁山前編爲主史記國策紀年並諸子傳記或以年附或以事附史記日月不備傳聞異辭且其軼時見于他說表紀世家一年之事先後或無明文通鑑特以意次之合參互證易其顯然倒置者綱目本非朱子親筆其間繁簡失當紀事不實並酌擬具說於下大旨事取其備文取其簡復爲輿圖年表各一卷表於世次年數名謚異同載之特備至于周亡以後續至庚辰而止紀事特詳以終列國之局自序謂周秦之際爲世道升降之大機自井田封建學校諸大政以及民間禮俗一切範圍維繫之意決裂殆盡壞之非一人積之非一日世卿變而爲說士屢盟變而割地兵爭不勝轉而行間夏商之亡未有若斯之亟因文以徵事比事以知人將以考世變窮末流可與黃式三周季編略一書相輔而行也

張璠漢記一卷 如足齋叢書本

國朝黄奭輯隋經籍志後漢紀三十卷張璠撰唐志編年類卷同原書久佚姚之駰章宗源皆有重輯本黄恩擒子史鉤沈據姚輯本奭所校刻即此章輯本也魏志三少帝紀注云張璠晉之令史撰後漢紀雖似未成辭藻可觀璠安定人東晉秘書郎參著作集有二十八家易解十二卷奭本題作漢張璠誤編年之作事日月年相繫古史家之良法自司馬遷創改春秋記事之體為本紀世家表志列傳而班固因之獻帝詔荀悅依左氏傳體以為漢紀始能復古表宋千寶以下皆祖述為史通內篇云如張璠孫盛干寶徐廣裴子野吳均何之元王劭等或謂之春秋或謂之紀或謂之略或謂之典或謂之志大抵皆依左傳以為的準又云荀悅張璠郎明之黨也荀悅漢紀三十篇當世蓋已大行璠纂敍之記後漢事不作列傳體表紀自敘云經營八年疲而不能定始見張璠所撰書其言漢末之事差詳故復探而益之卒見為宏書所採以校范書時有剪裁刪潤蓋亦深重其書世說注後漢書注俱引璠記裴松之注魏蜀志援以為證者尤多論東京史籍者毋揩其不傳也

王韶之晉安帝紀一卷 子史鉤沈本

國朝黄奭輯宋書王韶之傳韶之字休泰父偉之少有志尚當世詔命表奏輒自書寫泰元隆安時事小大悉撰錄之韶之因此私撰晉安帝陽秋既成時人謂宜居史職即除著作佐郎使續後事訖義熙九年書敘事辭論可觀為除後代嘉史又云韶之為晉史序王珣貨殖王廞作亂文心雕龍史傳篇晉代之書繁乎著作陸機肇始而未備王韶續末而未終劉知幾曰權記當時不專一代者王韶晉安帝紀姚最梁昭後略此之謂偏記者也晉安帝紀即陽秋舊作安陸誤王海無陸字王韶以屬對省之字隋經籍志晉紀十卷宋吳興太守王韶之撰新唐志入雜史舊唐志入編年卷同章宗源謂世說注初學記所引並題韶之晉安帝紀新舊唐志則稱韶之崇安紀今以初學記天部義熙二年彩虹出西方蔽日事合他書徵引大抵晉安帝事故題晉安帝記義熙改元隆安唐志諱隆故作崇世說德行篇注引孫恩又臨海太守辛昺斬首今晉書作恩窮戚赴海自沈此及考異藝文類聚人部司馬休之敗奔淮泗從者作歌太平御覽職官部李邈微時為妻願所陵獸部司馬休之加騅馬號揚武竹部司馬尚之將士多飢指筍曰且噉此及解三日香部王鎮惡之郭宜之畫見來敘舊此四事又題續晉安帝紀騅馬一事吳淑事類賦獸部亦引之題續晉書林晉安帝紀書林二字未詳奭本標題從章氏說也

徐廣晉紀一卷　子史鉤沈本

國朝黃奭輯隋志晉紀四十五卷宋中散大夫徐廣撰唐志卷同晉書本傳廣字行思勤成晉紀凡四十六卷宋書本傳廣字野民員外散騎領著作義熙十二年晉紀成凡四十二卷世說政事篇注王導阿衡三世數語題徐廣歷記歷乃晉字之譌初學記服食部建興七年京城糧盡屑麴為粥一事題徐廣晉志太平御覽飲食部作貞觀修書詔曰榮緒煩而寡要行思勞而少功章宗源隋經籍志考證世說雅量篇注泰元二十年有蓬星如粉絮劉孝標謂泰元末惟有此妖以鑒華林園杯勸長星之說為不足信後魏書載劉淵南移蒲子通鑑考異譏魏書本疑據水經河水注引廣紀固云劉淵自離石南移蒲子溫公失考劉子元云劉祥宋書序錄歷說諸家晉史其略云法盛中興荒莊少氣王隱徐廣淪溺罕華夫史之敘事也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若斯而已可也必令綺揚繡合雕章錯采欲稱實錄其可得乎誠臣論也

劉道會晉起居注一卷　子史鉤沈本

國朝黃奭輯隋經籍志起居注者錄紀人君言動行止之事春秋傳曰君舉必書周官内史掌王之命遂書其副而藏之是其職也漢武帝有禁中起居注後漢明德馬后撰明帝起居注今存者有漢獻帝及晉代已來起居注晉時得汲冢書有穆天子傳體製與今起居注同近代以來別有其職通典王莽時置柱下五史秩如御史聽事侍旁記其言行自魏至晉起居注則著作掌之其後起居注皆侍從之臣錄其言行勲伐有其職而無其官後魏始置起居令史每行幸宴會則在御左右記錄帝言後又別置修起居注二人以他官領之北齊有起居省後周有外史掌書王言動作以為國志又有著錄二人掌綴國錄則起居注著作之任自此而分也隋志晉起居注三百一十七卷宋北徐州主簿劉道會撰梁有三百二十二卷唐志道會作道薈三百二十卷章宗源謂晉人徵引晉代起居注其不著年號而統稱晉者遠為最多證以隋唐志所載蓋原本至三百餘卷其書自武帝至安帝總記兩晉當是合諸家而成一書如太醫司馬上雅頸求事與咸寧起居注同蜀勳贏毀賜乳酪事王沖為治書御史種石經啟欽定四部書與太康起居注同正旦饗萬國有騶馬五集殿寧州上言甘露降與咸和起居注同相國表獲張衡渾儀土圭歸之天府與義熙起居注同若泰始元年太常諸葛緒博士祭酒劉熹議郊祀晉書禮志闕載泰始三年拜崇陽園妻李

瑍為修華王宣為修容徐琰為修儀吴淑為婕妤趙琰為充華晉書后妃傳闕載太康元年以廬陵縣都尉之陽郡縣來入晉書地理志不載咸和元年詔回作瑯邪王大車斧六十枚侍臣劍八枚將軍手擊四枚晉書諸王傳不載咸和八年有司奏庭燎舊在端門內依舊門内施晉書成帝紀及禮志俱不載永和中廷尉王彪之與揚州刺史殷浩書論元日合朔不可廢較晉書禮志詳殿中將軍孝武太元中募選名家以參顧問始用瑯邪王茂之奏也晉書職官志無殿中將軍孝武紀亦不載廷尉監陸纘上表求增築訊堂圖先賢像詔許之晉書刑法志不載至於命官詔詞房喬史例多從刪削而荀顗為司徒曹志闕害曹子鄭袤為司空皇甫謐為中庶子本傳所載詔詞即資於此書惟泰始八年詔曰議郎山濤志為簡靜淩虛篤素立身行己足以勵俗其以濤為吏部尚書晉書濤傳與此詔不同元和姓纂有尚書令浦選此人名晉書未見考訂甚詳爽本漏略尚多亦可見彙聚之匪易矣

明通鑑一百卷 同治癸酉刻本

國朝夏燮撰燮字嗛甫當塗人江西永甯縣知縣以前明一代關係之大事非通鑑不足以經緯之輯元至正十二年太祖起事至二十七年為明前紀四卷自洪武元年至莊烈帝十七年為明紀九十卷崇禎十七年五月以後福王唐桂二王本末用晉書載記之例為附記六卷于明一代朝廷紀綱禮樂刑政天文歷法河道漕運以及營兵練餉析色加賦有關于一朝治亂之源者靡不詳稽傳志參之明會典一統志王弇州史料朱氏大事記徐氏典彙孫氏春明夢餘錄以及王氏續文獻通考參互折衷務使綜貫溫公通鑑例也溫公自撰考異以明其去取之故亦取法焉卷首義例一卷為著書用意之所在有同治壬戌與高安朱航達洋書具見大指李氏慈銘謂夏氏此書用力甚勤采取諸書雖不甚博而審得明實錄用以參校事迹之真偽月日之先後又博問通人有所諮益多著其說推據明史黃子澄傳周王燕王之母第一語及沈德符萬歷野獲編解縉著重修實錄以懿文為諸妃所生成祖疑其故留罅漏駭人聽聞又李清三垣筆記言於南京太廟啟出碩妃一主遂謂成祖本高麗碩妃所生篡後自誣為高后子恐亦惡而甚之之詞不足徵信又如以元順帝為瀛國公子謂余應擢衛嘗元末明初人其言可信皆非史體以建文為遜國遜荒極辨朱竹垞諸說之非而直載其為僧行歷之事俱可議也

周季編略九卷儆居遺書本

國朝黃式三撰左傳終于周貞王元年司馬通鑑始于威烈王三十九年劉氏外紀與司馬氏之書相接而勸懲或爽呂氏大事記始于敬王三十九年金氏前編止于威王胡氏皇王大紀於赧王以後秦未稱皇以前諸國事亦不錄是編始自貞王元年迄于秦并天下裒集二百四十八年之事以國策史記為主輔以通鑑稽古錄大事記參以汲冢紀年酈氏水經注旁采諸子傳記于時事有關合者彙而編之每條下各載出處加以翦裁而擇善而從去取不苟嘗謂史家于古人事迹未能精核而毀譽均失執己于方成往雪齋四五更改書中評斷如蔓枝斷轂至齊七月而於縣亡莊辛寄食于趙五月而鄢郢拔所謂人之云亡邦國殄瘁楚司馬子發辭賞不伐善貪榮有激厲主威之意荀子謂反先王之道亂楚國之法恥受賞之屬說已苛矣莊子養生主云庖丁為文惠君解牛依乎天理天理者天然之條理循之則天下事無不解不循之則自析庖丁此言不啻養生之道已名慎名奪于論語禮大傳而申子用之以苛機事之審奪于易大傳而韓昭用之以詐未通聖人之道而偏勝之項燕之子梁孫籍亡走條下引全謝山曰秦滅六國其世臣無能與國同患者收餘燼以相抗止楚之項燕狙擊諸博浪沙中以報故國之仇者止韓之張良究觀秦所以亡陳勝假之以發難項籍因之以成事而張良卒收其功世臣為故國重于此見之皆有裨於人心治術不敢以刻為深戰國之世老師宿儒猶在前則卜子商曾子參孔子伋後則孟子軻荀子況而屈原魯連魏文燕昭信陵望諸亦班表中所不多覯嘉言懿行錄之倍詳使讀者於周季之書猶見周德之遺雪齋跋稱其視唐劉允濟魯後春秋國朝陳泗源戰國通表有過之無不及非阿好也

陸機晉紀一卷惠帝起居注一卷 廣雅書局刻本

國朝湯球輯[illegible]晉紀四卷陸機撰唐志作陸機晉帝紀機字士衡吳郡吳人文心雕龍史傳篇晉代之書陸機肇始而未備史通內篇陸機列紀三祖直敘其事竟不編年年既不編何紀之有曲筆篇陸機晉史虛張拒葛之鋒外篇晉史洛京時著作郎陸機始撰三祖紀初學記文部三祖實終為臣數語題陸機限斷議帝王部文帝勢崇于三分四語乃文紀論太平御覽職官部人事部兵部並引武帝紀曰王濬在巴郡云云藝文類聚軍器部靈異部北堂書鈔武功部皆引之湯球所輯僅此三事隋志史部起居注門有晉惠帝起居注二卷宋書參廓傳魏志張燕傳注並題陸機餘書所引惠帝起居注十三見事不著撰名湯球輯為一卷其體例亦屬編年今遵四庫總目以溫大雅大唐創業起居注入編年及舊唐書以實錄附起居注之意併著錄於此類焉浦二田云陸機傳不言作晉紀而隋唐二志鄭馬二通並有陸機晉紀四卷並入編年門史通云歷紀三祖直敘其事以為不合本紀之體得毋機書之以紀名原是而表漢紀之紀而非本紀之紀歟三祖謂所追尊宣帝懿景帝師文帝昭也業馬氏經籍考未著錄殊為失考何義門云宣文首冠晉紀亦用商周本紀舊例但承祚以建安編年士衡不用魏朔此則失之宣文當同為一卷自誅曹爽之後禮樂征伐由之以出始用編年前此皆人臣之事則用傳體斯酌其中矣錄之以備一說

干寶晉紀一卷 廣雅書局刻本

國朝湯球輯[illegible]隋經籍志晉紀二十三卷干寶撰記愍帝唐志編年類有干寶晉紀四十卷正史類又有干寶晉書二十二卷自是重出寶字令升新蔡人東晉散騎常侍領著作晉書本傳著晉紀自宣帝訖於愍帝[illegible]五十三年凡二十卷其書簡略直而能婉咸稱良史[illegible]房喬修晉書全取其總論而微有刪節雄駿矯晉文之傑也文心雕龍史傳篇干寶述紀以審正得序孫盛陽秋以約舉為能史通內篇論二體曰晉史有王虞副以干紀又曰干寶著書盛譽丘明而深抑子長其義云能以三十卷之約囊括二百四十年之事靡有遺也又載言曰干寶議撰晉史以為宜準丘明其臣下委曲仍為譜注又論贊篇曰必擇其善者干寶范曄宗裴子野是其最也序例篇曰惟令昇先覺遠述丘明重立凡例勒成晉紀鄧孫已下遂躡其蹤必定其臧否徵其善惡干寶蔚宗理切而多功鄧粲道鸞詞煩而寡要書事篇云干寶之釋五志也體國經野之言則書之用兵征伐之權則書之忠臣烈士孝子貞婦之節則書之文誥專對之辭則書之才力技藝殊異則書之模擬篇寄議其擬春秋左氏駁同心異章宗源謂魏志三少帝紀注引成濟問賈充曰事急矣若之何晉書爽傳注宣王謂蔣濟曰智囊往矣陳泰傳注文王謂曰元伯卿何以處我世說賢媛篇注王經正直不忠於我故誅之文選晉紀總論注諸葛誕貳於我皆其模擬左氏之辭高貴鄉公之弒通鑑從干寶而著於考異世說方正篇注亦引之選注所引有武紀愍

懷紀愍紀惟北堂書鈔設官部傳咸兼司隸數日三奏免官一事題晉總記原書久佚子史鉤沈有輯本今以湯球所輯著於錄史通補注篇擬眾史之所長補前書之所闕若裴松之國志注陸澄劉昭兩漢書劉彤晉紀之類是也梁書劉昭傳昭伯父彤集眾家晉書注干寶晉紀四十卷太平御覽設官部引李充母喪拜金紫光祿大夫給吏卒施門馬一事唐志作劉協誤

習鑿齒漢晉春秋三卷　廣雅書局刻本

國朝湯球輯隋志漢晉陽秋四十七卷記愍帝晉滎陽太守習鑿齒撰唐志晉書皆云五十四卷世說注六引有康帝時事與隋志及晉書稱訖愍帝不合鑿齒字彥威襄陽人桓溫辟為從事晉書本傳是時桓溫覬覦非望鑿齒著漢晉春秋以裁正之起漢光武終晉愍帝於三國之時蜀以宗室為正魏武雖受漢禪晉尚為篡逆至文帝平蜀乃為漢亡而晉始興焉引世祖諱炎興而為禪受明天心不可以智力强也凡五十四卷唐藝文志外僅見於太平御覽仁宗時修崇文總目其書已逸世說文學篇鑿齒史學不常為衡陽郡於病中作漢晉春秋品評卓逸注引檀道鸞續晉陽秋曰鑿齒著漢晉春秋斥桓溫覬覦之心也史通直書篇當宣景開基曹馬構紛或列營渭曲見屈武侯或發仗雲臺取傷成濟陳壽王隱咸杜口而不言陸機虞預各栖毫而靡述至鑿齒乃申以死葛走達之說抽戈犯蹕之言歷代厚誣一朝始雪考斯人之書事蓋古之遺直歟章氏宗源謂魏志三少帝紀注引成濟犯蹕事臣松之以為着但下車數來何以為王禮葬乎斯蓋惡之過言不如是之甚者蜀志諸葛亮傳注引亮圍祁山司馬畏蜀如虎亮據五丈原至數挑戰賊不復出與死諸葛走生仲達習鑿齒直筆先主傳注云先主雖顛沛險難信義愈明二主妃子傳注云先主無權事之遍而引前事以為譬先主從之過矣二事皆鑿齒論並稱先主而通鑑引顛沛險難

數語則稱元德劉表傳注太祖征柳城劉備說表襲許通鑑建安十三年劉備屯樊是其敘事亦稱備名劉璋傳注書操韜自矜伐天下三分君子知曹操之不能遂兼天下藝文類聚祥瑞部青龍三年曹叡崇華殿災太平御覽兵部曹芳謂曹叡墓於大石山皆稱名曹髦見威權日去自討司馬昭世說方正篇賢媛篇注所引稱名魏志注語同而於髦稱帝於昭稱文王此昔人徵引互有改易不盡鑿齒原文御覽人事部引有削周魯通諸篇論通鑑亦取春秋又作陽秋晉避簡文太后諱也鑿齒所撰襄陽耆舊記載董恢教費禕對孫權語與松之以漢晉春秋所載不云董恢所教辭亦小異二書俱出習氏而不同如此史通論贊篇謂孫安國都無足取習鑿齒時有可觀毋邱儉被誅習氏曰儉感明帝之顧命故為此役君子謂儉事雖不成可謂忠臣矣夫竭節而赴義者我也成之與敗時也我苟無時成何可必乎忘我而不自必乃所以為忠也古人有言死者復生生者不愧若毋邱儉可謂能不愧也若此論者其定邪正之途明順逆之理不徒取譏當時尤足傳諸千載與鄭漁仲所譏晉史棄晉者異矣

孫盛晉陽秋三卷 廣雅書局刻本

國朝湯球輯隋志晉陽秋三十二卷訖哀帝孫盛撰唐志二十二卷文選求為諸孫置守冢表注引謝詢張俊事題晉陽春秋春字誤增初學記職官部引中興書稱盛著三國陽秋則魏氏春秋之誤也晉書孫盛傳盛字安國太原人避難渡江補長沙太守遷秘書監著晉陽秋詞直而理正桓溫見之謂盛子曰枋頭誠為失利何至乃如尊君所說此書行關君門戶事諸子跪之盛寫兩定本寄於慕容儁太元中孝武帝博求異聞始於遼東得之以相考校多有不同書遂兩行史通直書篇孫盛不平竊撰遼東之本錢氏大昕謂枋頭之役在慕容暐時儁已先死久矣見所撰廿二史考異公羊子云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曷為先言王而後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也史通模擬篇書元年春王正月者年則魯君之年月則周王之月如曹馬受命躬為帝王非是諸侯守藩行天子頒曆而孫盛魏晉二陽秋每書年首必云某年帝正月夫年既編帝紀而月又編帝名以此擬春秋所謂貌同心異也予元此語致為簡當章氏宗源謂蜀志譙周傳注引桓溫平蜀薦譙秀表與文選同吳志孫皓傳注王濬收其圖籍戶口米穀二百八十萬斛舟船五千餘艘今晉書闕載米穀舟船世說方正篇注諸葛亮遺高祖巾幗欲以激怒與權書符之利史通浮詞篇止稱王隱讓言而不及孫盛自是所考未精水經河水注杜預造河橋於富平津元和郡縣志亦引

之通典禮門傳元議正朔服色依前代庾純奏父老不歸養二事並取晉陽秋論太平御覽皇王部懷帝天姿清劭少有聲名乃懷帝論明帝初在東宮敦禮賢士乃明帝論今晉書惟取懷帝論又元石圖有牛繼馬後恭妃通小吏牛金而生元帝孫盛先有此言史通獨譏沈約誤也劉彥錄嘗言孫盛干寶文盛為史準的所擬志乎典訓户牖雖異而筆彩略同惜新晉書行而十家之書遂廢輯本僅存什一原書皆不可得見矣

曹嘉之晉紀一卷鄧粲晉紀一卷 廣雅書局刻本

國朝湯球輯隋經籍志晉紀十卷晉前將軍諮議曹嘉之撰晉紀十一卷訖明帝晉荊州別駕鄧粲撰唐志粲紀外又有粲晉陽秋三十二卷舊唐志二十二卷粲不撰晉陽秋朱氏經義考亦踵唐志之誤魏志楚王彪傳注王隱晉書曰吏部郎中李重啟東莞太守曹嘉良修潔先代之後可以為貢外散騎侍郎世說注諸書引晉紀並作曹嘉之湯球與粲紀各輯為一卷晉書鄧粲傳粲以父騫有忠信言而世無知者乃著元明紀十篇文心雕龍史傳篇楷春秋經傳舉例發凡自史漢以下莫有準的鄧粲晉紀始立條例又撮略漢魏憲章殷周雖湘州曲學亦有心典謨及安國立例乃鄧氏之規焉章宗源謂世說任誕篇注引劉伶裸袒事今晉書不載太平御覽人事部湞陽令羊嗣貪而不治縣功曹吏共逐嗣以嗣饒贄內羊蘭中始與太守尹虞手劍功曹原注尹虞字子卿長沙人也此注未審撰人羊嗣事今晉書亦無考又世說賞譽篇注咸和中貴游子弟慕王平子謝幼輿為達卞壺欲奏治之咸和成帝年號是粲所紀不止訖於明帝御覽人事部張華多贄以帛纏之陸雲見之笑不能止華雲皆卒於惠帝時元明紀中不宜載之皆足資考證也

劉謙之晉紀一卷裴松之晉紀一卷　廣雅書局刻本

國朝湯球輯宋書劉康祖傳康祖弟謙之好學撰晉紀二十卷隋書經籍志晉紀二十三卷宋中散大夫劉謙之撰唐志卷同裴松之字世期聞喜人為中書侍郎注三國志子駰為中郎外兵參軍著史記集解駰子昭明昭明子子野字幾原梁天監中為中書舍人曾祖松之宋元嘉中受詔續何承天宋史未及成而卒子野繼成先業撰為宋略二十卷通鑑多取之宋書松之傳松之著有晉紀貞觀修書詔曰干陸曹鄧略記帝王鸞盛廣松纔編載紀其文既野其事罕有隋志不著錄湯球各輯為卷世說政事篇注引謙之晉紀許柳從祖約為逆後以逆誅賞譽篇注引蕭輪有才學善三禮歷常侍國子博士文選干寶晉紀總論注引應詹表有望白署空顯以台衡之量尋文謹案目以蘭薰之器四語太平御覽飲食部引王恭誅有昔食麥屑今食豈豆童謠球皆未之搜輯未為完備也

檀道鸞續晉陽秋二卷　廣雅書局刻本

國朝湯球輯南史文學檀超傳超叔父道鸞字萬安國子博士永嘉太守有文學撰續陽秋二十卷隋志續晉陽秋二十卷宋永嘉太守檀道鸞撰舊唐志作注晉陽春秋注當作續春字誤增新志作晉陽秋脫續字晉史編年體凡十一家其撰人則陸機干寶曹嘉之習鑿齒鄧粲孫盛劉謙之王韶之徐廣檀道鸞郭季產也史通外篇雜說劉遺民曹纘皆於檀氏春秋有傳至於今晉書則了無其名章述之譏道鸞編年書不宜言有傳劉遺民即劉驎之今晉書列隱逸傳驎之字子驥世說任誕篇注太平御覽逸民部中興書曰驎之一字遺民史通誤也世說德行篇注陳仲弓造荀淑太史奏德星聚事在漢季而稱道鸞史檀書稱續晉陽秋則自從海西起而哀帝以前之事皆係引者之誤球以哀帝以下之事是道鸞書餘依各書所引錄出分為二卷較黃奭輯本為審也

杜延業晉春秋一卷　廣雅書局刻本

國朝湯球輯舊唐書經籍志晉春秋略二十卷杜延業撰唐書藝文志宋史藝文志同直齋書錄解題曰晉春秋略二十卷唐秘書省正字杜延業撰自王隱而下諸書及諸僭偽傳記皆所詳究而以蕭方等三十國春秋刪緝為此書館閣書目作杜光業案唐志亦曰延業致新舊史他無所見未詳何時人溫公修通鑑有一事用三四出處纂成者參考同異辨正謬誤自撰考異一書明所以去取之故多引此書湯球輯為一卷困學紀聞東坡謂劉壯輿曰陶威公忠義之節橫秋霜而貫白日晉史書折翼事豈有是乎陳忠肅亦曰陶公被誣以晉之刑政不行於庾元規也元規以筆札啗王隱折翼化鶴之事隱與杜延業同為之也球亦從晉書錄入卷中

蕭方等三十國春秋一卷　廣雅書局刻本

國朝湯球輯隋書經籍志三十國春秋三十一卷梁湘東世子蕭方等撰梁書忠壯世子方等傳字實相世祖長子撰三十國春秋郡齋讀書附志杜延業云方等採刪羣史以晉為主附列劉淵以下二十九國通鑑晉元興三年引方等論元帝第三子方諸第四子方矩方乃累第二名之共字新唐志入偽史類方等名誤削等字隋志刊本又或誤作萬等謂方作万再譌万為萬也宋志編年霸史兩類重出史通稱謂篇金行板蕩戎羯稱制各有國家實同王者晉世臣子黨附君親嫉彼亂華比諸羣盜至蕭方等始存諸國名謚僭帝者皆稱之以王變通其理事在合宜小道可觀見於蕭氏者矣章氏宗源謂太平御覽時序部燕王慕容熙后苻氏季夏思凍魚膾兵部蜀王李雄攻譙登於涪城又秦王堅下書曰朕將巡狩會稽又夏王勃勃自號真興元年又吳王皓使劉揞守牛渚人事部秦王苻堅懸珠簾以朝羣臣其稱謂可與史通相證若慕容垂遣其子寶伐魏戰於參合陂姚襄至榮陽與李歷戰於麻田石勒遣石虎率精騎掩李矩三事見御覽兵部皆直稱其名乃徵引所削非方等原本故通鑑問疑亦曰今欲將諸國偏據者皆依三十國春秋書為某主也史通外篇雜說云劉敬叔異苑稱晉武庫失火漢高祖斬蛇劍穿屋而飛其言不經故梁武帝令殷芸編諸小說及蕭方等撰三十國史乃刊為正言既而宋求漢事旁取令升之書唐徵晉語

近憑方等之錄令俗之學者據彼虛詞成茲實錄史傳
之體殊於稗官取小說以資談柄固深中方等之失矣
至於羣客惜在其處方大模擬左氏不足譏也

東華錄二百卷東華續錄四百十九卷家刻本
國朝王先謙撰先謙字益吾號葵園長沙人同治乙丑進
士改庶吉士授編修累擢國子監祭酒奏進所著書加
內閣學士銜往代以本朝國史編年初自宋司馬光稽
古錄元祐初所上止於英宗治平末厥後李燾續資治
通鑑長編凡實錄官文書無不是正旁採異聞參求真
是史裁備焉若杜駉皇鑑纂要則取實訓實錄國朝會
要為注陳傳良建隆編詳於將相大臣除授政事因革
而僅太祖一朝李丙丁未錄全載制詔章疏而僅自治
平丁未迄於靖康童貫之誅明則鄭曉吾學錄為史家
所稱　國朝乾隆二年有刊　五朝聖訓之命　欽定
者有方略則例宣示者有寄諭硃批皆奉　勅編纂成
書其私家撰輯者惟蔣良騏東華錄三十二卷纂自開
國以來迄於雍正頗具條理先謙崇經術治國聞在史
館繙繹乾隆以次撰為續編病蔣氏簡略復自天命迄
雍正視蔣氏所錄加詳
太祖高皇帝朝起明神宗萬曆十一年癸未至天命十一年
八月凡四卷
太宗文皇帝朝起天命十一年八月歷天聰十一年至崇德
八年八月凡十八卷
世祖章皇帝朝起崇德八年八月至順治十八年正月凡三
十六卷
聖祖仁皇帝朝起順治十八年正月至康熙六十一年十一
月凡一百十卷

世宗憲皇帝朝起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至雍正十三年八月凡二十六卷

高宗純皇帝朝起雍正十三年八月至乾隆六十年十二月凡一百二十卷

仁宗睿皇帝朝起嘉慶元年正月至二十五年七月凡五十卷

宣宗成皇帝朝起嘉慶二十五年七月至道光三十年正月凡六十卷

文宗顯皇帝朝起道光三十年正月至咸豐十一年七月凡六十九卷

穆宗毅皇帝朝起咸豐十一年七月至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凡一百卷凡登載 諭旨恭輯 聖訓 方略編排日月稽合 本紀 實錄於制度沿革纂 會典於軍務奏摺取 方略並載 御製詩文集旁稽大臣列傳年經月緯以次刊印 十朝謨烈爍然大備自謂載筆柯則遠追李鄭雖視李燾所謂紀一祖八宗之盛德至善聚九朝三世之各見殊聞旁互參審固有未逮而列聖執中之心張弛之用具載百篇讀是編者可以仰闚於萬一矣

光緒朝東華續錄二百二十卷圖書集成局印本

國朝朱壽朋撰壽朋字錫伯號曼盦上海人光緒癸卯進士改庶吉士散館授職編修自來金匱石室之藏外人不得見王先謙東華錄出而堯舜之典謨文武之方策海內臣民咸得瞻仰壽朋續纂光緒一朝起同治十三年十二月至光緒三十四年十月凡二百二十卷刊於宣統紀元之歲維時德宗景皇帝實錄尚未修成是書雖體例悉仿前編而紀述未能詳備事大體重急於成書崇陵御極三十四年竟中興耆定之功開憲政文明之局上承 丕訓下酌衢言經緯萬端慈孝而盡有非掇輯穿鑿所能完備昔房元齡等進武德貞觀事迹唐太宗更令刊正是不能無待於後人矣

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六十卷浙江書局刻本

國朝黃以周等輯以周字元同號儆季本名元同字緝蓍定海人式三子同治庚午舉人分水縣訓導保中書銜陞處州府教授宋李文簡續資治通鑑長編世鮮傳本康熙初徐乾學呈進者僅至英宗治平而止乾隆中從永樂大典中輯成五百二十卷惟徽欽二紀原本不載又佚去熙寧紹聖間七年之事楊仲良長編紀事本末改編年為紀事體志錄李氏原文而存十之二三原佚百十四至百十九卷後又佚五六七卷朱竹垞嘗云長編所佚具見楊書以楊書補長編而本書可全楊氏之所闕又以長編補之而楊書亦可全光緒六年浙江書局校刊長編無錫秦緗業借湖州陸氏鈔本紀事本末屬以周及王詒壽識一條分輯濮子潼陳議張大昌王宗鼎倪鍾祥繼之楊書所佚六卷曰靖康時事參考宋遼金三史東都事略編年備要北盟會編靖康傳信錄靖康要錄等書餘如岳珂愧郯錄程史王應麟困學紀聞董更良書錄王明清玉照新志揮麈後錄或引長編原文或引長編注語均行采輯元刊本續宋編年資治通鑑題李燾經進宋藝文志及文獻通考傳不載此書之名疑劉時舉所著之十五卷起高宗迄寧宗實續是書雖非真本究出南宋人手亦詳考而分繫之用原書考異之例凡宋人說部文集有可參稽者並附見為紀事本末不書月朔干支考諸李氏皇十朝綱要錢氏大昕四朝朔閏考注於逐月之下分為六十卷名曰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網羅放失使數百年佚亡之書年經月緯首尾完善頓還舊觀亦讀史者考證之林也

王氏讀說文記一卷 許學叢刻本

國朝王念孫撰念孫有廣雅疏證已著録需手編詩三百篇九經楚詞之韵分顧亭林古韻十部為二十部而於支脂之三部辨之尤力金壇段氏與之合而分至祭盍緝四部則又段氏所未及因段書先出遂輟作是書謂社字古音土故从土得聲春秋閔二年傳閒于兩社為公室輔漢書叙傳布歷燕齊叶亦相曹民安其政或全或社白虎通社不謂之土何變名為社別於眾土也皆讀社為土則此字从土聲甚明隋音他果反隋音悅吹反徐鉉以為隋不當从隋聲故改為隨省聲不知隨字亦从隋聲凡支部中从隋聲者古皆與歌戈通是隨字古音徒禾反老子云音聲相和前後相隨之類是也此隋亦音徒禾反與隨聲相近故从隋聲葻从艸風下繫傳有風亦聲三字徐鉉以為葻與風聲不相近而刪之不知風字古音孚凡反與葻聲相近詩彼何人斯四章彼何人斯其為飄風胡不自北胡不自南釋名風兖豫司冀橫口合脣言之風氾也其氣博氾而動物也說文風从虫凡聲是其證風从凡聲故葻从風聲莫日在茻中句下繫傳有茻亦聲三字鉉刪去不知茻古音莫補反與莫聲相近茻今通作莽楚詞離騷懷沙莽字皆讀莫補反又攷九經字樣一書皆本說文其莫字注有茻亦聲三字則說文原有此三字雖為葉無多特為精覈所謂學深許鄭者過徐劉者即此可見其概矣

說文解字斠詮十四卷 嘉慶辛未刻本

國朝錢坫撰坫有爾雅釋地四篇注已著録精於小學是書凡例一斠毛斧扆刊本之誤有宋本所無而妄增者有與宋本并誤致使詞義不順者一斠宋本徐鉉官本之誤有一字而見而實為二字者有兩字相似而前後互易者有因寫者之誤而別為之解者一斠徐鍇繫傳本之誤有以意改作者有不辯其義而妄去其字者有鍇所增加鉉據以改定官本者一斠唐以前本之誤有譌舛相承而正字正音反晦者有始因誤寫後遂因循不改千載相仍皆為所誤者一詮許君之字只應作此解不應以傍解仍用而使正義反晦一詮許君之讀如此而後人誤讀通行而本義反晦一詮經傳只一字而許君有數字一詮經則數字而許君只一字書中謂走走足三部閒有字異而義相近者許君亦就各家諸經傳援殊異釋之如趚踖而引箸是也其詁訓亦本之各家故不必盡同必求其說而分之又或劃每字為是每字為非亦可不必其中雖有數義者乃不得不為辨析亦其著書大意也艸部藪大澤也九州之藪揚州具區荊州雲夢豫州甫田青州孟諸沇州大野雍州弦圃幽州奚養冀州楊紆并州昭餘祁是也謂此本職方氏與爾雅不同爾雅作十藪有周焦穫職方周公所置不應再數及周也其合者六異者三呂氏春秋淮南子兩家所記略同而與職方合者五異者四攷職方揚州具區荊州雲夢豫州圃田青州孟諸并州昭余祁昭余祁吕

書謂之大昭是其所合者也惟冀州楊紆爾雅在秦呂淮南並同是其所合而稍異者也大陸即鉅鹿不應分爲二海隅齊無的地淮南又云申池在海隅攷左傳懿公遊于申池乃近齊國都之所似不得指爲海濱廣斥鄭康成以楊紆爲所在未聞以弦蒲爲在汧高誘則云陽汙在馮翊池陽郭璞則云楊陟在扶風汧縣按地里志汧縣有蒲谷鄉弦中谷是班鄭之義正同今池陽爲西安府涇陽縣地並無高原大澤且從未聞于前說所以郭注爾雅即以弦蒲當楊陟郤又與職方抵互是轉展無依據不如鄭之爲允近世呂書秦之陽華下載高注云陽華在鳳翔鳳翔之稱非高氏所得聞乃後附入者盧文弨邵晉涵一校呂書一注爾雅並據以攷證何耶其言甚辯

說文解字義證五十卷連筠簃刻本

國朝桂馥撰馥字冬卉號未谷其先貴溪人先世爲聖廟灑掃戶家曲阜乾隆庚戌進士歷官長山縣訓導雲南永平縣知縣邃于金石六書之學嘗謂士不通經不足以致用而訓詁不明不足以通經博考諸書作說文解字學取許書與諸經之義相疏證梁書孔子祛傳高祖撰五經講疏及孔子正言專使子祛檢閱羣書以爲義證馥爲說文之學亦取證於羣書故題曰義證專臚古籍不下己意分肌擘理脈絡貫通前說未盡則以後說補苴之前說有誤則以後說辨證之凡所稱引皆有次第取足達許說而止引據雖繁條理自密王筠議其引據之典失於限斷且汎及藻繢之詞而又未盡加校改然馥國閒言從事說文三十餘年常於世事作輟無常前緒已了後復茫然深有感於司馬溫公進通鑑表所云抵牾不敢自保也其謂近日學者風尚六書動成習氣偶涉名物自負蒼雅略講點畫妄議斷冰叩以經典大義茫乎未之聞也足以鍼砭末俗同時桂段並稱治說文者多以二書爲津梁宀部宦寮宦也从宀良聲音郎段謂說文少言音者當作讀若桂謂許書少言音而此有音良久之文鄭注少言音而士昏有婿音細之文此皆二書之僅見者不似段之武斷附說謂哀閔周宣王時既有古文史籀何爲復作大篆曰書契之作所以杜詐譌古文太簡漸有不可一體施者故大篆趨於繁與古文並行猶秦書之有八體各從所宜說文序云太

史籀著大篆十五篇與古文或異至孔子書六經左邱明述春秋傳皆以古文此可知大篆不施於書冊也秦又苦大篆之繁故作小篆小篆出於大篆不出於古文王菉友則謂周尚文故字亦繁縟如大學中庸借壹貳爲一二此何詐僞之可杜且漢官印隨其人益當爲詐僞矣漢尚不杜之何況周之中葉今之書冊固不知幾經改易然其盤災三字皆籀文數桼二文亦由籀文小變之邀字見禮記此亦有所承非盡後人改用籀文許君叙云重一千一百六十三而或體居其半古籀文僅數百字雖古人事簡必不足用是知古籀篆皆同者秖出小篆古籀異者乃出之非許君所識古籀止此其說可相參證本書無爿字而有從爿得聲諸字竊謂爿當爲片與反正爲乏同例沈西雍謂五經文字有爿部音牆九經字樣亦云析木向左爲爿則唐本自有此部不必附于片部也

讀說文證疑一卷許學叢刻本

國朝陳詩庭撰詩庭字令華嘉定人嘉慶己未進士官知縣說文之學至于段桂一縱一橫或開後生之徑術或博羣書之旨趣安邱釋例句讀繫言以集其成其他拾遺補藝咸牖新知著孔廣居之說文疑疑則荒僻不中隙穴詩庭是書於此學爲深如萊菜檅寅窴如表者據爾雅釋文引作菜檅檘寅窴如袠者知窴是窴之譌表是袠之譌聶木葉搖白也楓字訓曰厚葉弱枝善搖一名欇欇此白字是皃字之壞文謂木葉搖皃與善搖義合廣韻欇樹葉動皃卽據說文義說文句法有當如爾雅讀者標木杪末也杪木標末也宜以木杪木標爲句末也二字又爲一句爾雅每以數字訓末一字說文以一句訓首正文一字一句中有當如爾雅作數字讀者如禔安福也振舉救也安福舉救當分作二字讀告牛觸人角著橫木所以告人也易曰僮牛之告鄭易告作梏謂施梏前足也九家易看作告當如鄭加木乃爲貶備手械之爲告正借牛告之義以明之也告之本義謂以牛告神如告朔用餼羊歸格用特禮曾子問凡告用牲幣蓋造字之始當以天子告祭以制字據鄭易義定梏字卽以許氏義定告風字均極精確嘉定言學問必推錢氏詩庭從錢大昕游以學行著於時故發揮講貫具有師法也

說文解字音均表十七卷　皇清經解續編本

國朝江沅撰段若膺由小學以通于經學沅出入其門數十年若膺撰六書音均表析古音爲十七部其第二表以說文解字形聲分隸十七部謂今韻於同一諧聲之偏傍而互見諸部古音則同此諧聲即爲同部故古音可審形而定戴東原語以諧聲字半主義半主聲說文九千餘字以義相統今作諧聲表若盡取而列之使以聲相統條貫而下如譜系則亦必傳之作若膺未果爲嘉慶乙丑乃屬于蘭譜之于蘭本段氏十七部先著說文釋例後成是編第一部陸韻平聲之咍上聲止海去聲志代入聲職德第二部陸韻平聲蕭宵肴豪上聲篠小巧皓去聲嘯笑效号第三部陸韻平聲尤幽上聲有黝去聲宥幼入聲屋沃燭覺第四部陸韻平聲侯上聲厚去聲候第五部陸韻平聲魚虞模上聲語麌姥去聲遇御暮入聲藥鐸第六部陸韻平聲蒸登上聲拯等去聲證嶝第七部陸韻平聲侵鹽添上聲寑琰忝去聲沁豔㮇入聲緝葉怗第八部陸韻平聲覃談咸銜嚴凡上聲感敢豏檻儼范去聲勘闞陷鑑釅梵入聲合盍洽狎業乏第九部陸韻平聲東冬鍾江上聲董腫講去聲送宋用絳第十部陸韻平聲庚耕清青上聲梗耿靜迥去聲映諍勁徑第十二部陸韻平聲真臻先上聲軫銑去聲震霰入聲質櫛屑第十三部陸韻平聲諄文欣魂上聲準吻隱混很去聲稕問焮慁恨第十四部陸韻平聲元寒桓刪山仙上聲阮旱緩潸產獮去聲願翰換諫襉線第十五部陸韻平聲脂微齊皆灰上聲旨尾薺駭賄去聲至未霽祭泰怪夬隊廢入聲術物迄月沒曷末黠鎋薛第十六部陸韻平聲支佳上聲紙蟹去聲寘卦入聲陌麥昔錫第十七部陸韻平聲歌戈麻上聲哿果馬去聲箇過禡段表第一部有茲聲又有絲聲釋例亦然是編第一部有茲聲無絲聲在十二部段表第十七部無妥聲十五部有綏聲釋例十七部有妥聲十五部有綏聲是編妥聲綏聲同在十五部每部某聲某聲不盡與段本同亦不盡與釋例同不自言其所以然讀者不能無疑門人吳縣雷浚略舉首尾疏之餘可類推蓋先後成書學與年進不無異同且當時面質親許駁勘也

說文說一卷 許學龔刻本

國朝孫經世撰 經世一作濟世，字揚齋，惠安人。說凡六篇：一易釋文引說文五十餘條；一說文解字段借攷；一正已本同字同音說；一上巳爲十二支之巳說；一辯顏氏虙義李子賤俗說爲定之說；一諸徑裒字說。王筠釋例錄楊齋假借一篇，謂其文至辯皙，第所論者許君所作之說解，未及許君所錄之文字，自撰一篇佐之，於是文亦多辯正。其謂辟治也，而引周書我之不辟，則以辟避聲同而借之，據馬鄭義而言，篤謂許君所言乃尚書正解。辟治也，推究流言所自起而治其罪也。若云避位，則不應居東。詩鴟鴞言徂東，毛傳東洛邑也，則周公居東亦是洛邑，既居陪京，何言避位？且果係避位，則流言自東來，公居東，經無尺柄以當歸虎之譏，亦不智矣。業已避位，則王疑當釋，何待風雷之警乎？羅人斯得，斯者遲之也，以公之智而須二年乃得，公之仁也。其事彰著而後云得也。此正辟治之明驗矣。故以居東爲東征者誤，罪人未得，無可征也；以爲避位尤誤。周公乃爲流言所撼，忍置王室於不問，此後世不足者避嫌之伎倆耳。說本汪中述學，知馬鄭大儒，立義亦自有誤也。

說文古本考十四卷 滂喜齋栞本

國朝沈濤撰 濤字西雍，號匏廬，嘉興人。經史小學均有論著，以許書自二徐以來列本寖多，或彼此不同，或前後互異，其中竄亂增刪，去許愈遠，參稽考覈，說以訂其是，意在識古本之真面。光緒間潘文勤從繆小山鈔得初行，卷三上脫十一十二葉，卷五下脫第五葉，卷十一下脫十一十二二葉，中多引陳碩甫之說，蓋當旅寓吳中，往楓溪槐里之間也。人部僅材能也，从人堇聲，謂華嚴經音義上引作僅纔也，蓋古本如此，纔即才字之俗，諸書或作裁，或作財，皆才字之假借。才爲草木之初生，而引伸之則凡初義皆得爲才。陳文學潮曰：物終則有始，因其亡卒，其存亦得爲才，國策齊策郡郭僅存，禮射義蓋勵有存者，以羊憧然後釋，免皆其義也。僅單訓才，疑與最初之才不別，故以勞也注之。勞者少力也，何注公羊傳十六年傳僅逮是月，爲勞及是月，又注桓三年僅有年之僅猶勞也，又韋昭注國語周語余一人僅亦守府，同合二者而僅之義始備，其說甚確。今本蓋淺人誤仞爲才能之才，因改爲材，而又加能字以足之，妄矣。又一切經音義卷一引字林云，僅，才能也。呂氏不應誤譔若此，當由傳寫字林者衍一能字，後人又據字林以改說文耳。此引華嚴經音義據北藏本，金陵陳氏所刊據明南藏本，則引云僅纔能也，已被後人以今本竄改，惟纔字尚不作材，則改之未盡也。剖析精當，餘皆言簡而賅，學本金沙書中於段先生之說亦有

不敢從者蓋實事求是之學也

說文諧聲譜九卷　皇清經解續編本

國朝張成孫撰成孫字彥惟武進人翰林編修惠言子顧氏炎武審韻起于說文之諧聲惠言為說文諧聲譜以為形聲者是以考字體之原要聲韻之從違於許書別錄之得各以聲相從求之古人韻語分別部居又為五論以發其旨顧炎武定廣韻二百六部為十江永分十三部段玉裁分十七部惠言謂冬一部也泰一部也脂一部也冬有平去而無上入泰僅有去入而無平上當得二十部而入聲分配則以正紐反紐為則正紐不韻而反紐韻焉故緝合盍葉怗洽狎業乏為一部術物迄月沒曷末黠鎋薛入泰質櫛屑入脂麥錫入支職德入之屋入尤藥入蕭沃燭覺入侯鐸陌昔入魚輯錄未竟而卒道光丙申成孫書瑩州府署卒成之序謂諸家言古韻皆以廣韻標目割裂分合孔雖自建類首而類中復割以廣韻為分合以詩求韻依以易屈以韻別部以部類聲以聲諧說文之字韻書音切概無取焉輯毛詩易屈平之韻為三卷由是以詩中先出字建首絲連繩引之曰中僮薨林巖筐縈蓁詵干篆肆揖支皮絲鳩芼蔞咀凡二十部為表二十卷蔞部別出至部成二十一部則更審附說於蔞部表後及傳編由是而諧以說文之聲為譜二十卷聲之未見于詩易屈者考以羣經子韻而附焉又考以漢人之韻之讀而續附焉卒不可考者別附于後譜書以小篆從許氏也復寫正書為略四卷冠以五論合之目序凡五十卷此本九卷乃龍啟

瑞從成孫從弟曜孫節錄方著古均通說以備考其歌部危字及从危偏旁之字即從成孫說也原書散佚啟瑞子继棟錦副寄江陰刊入經解續編

說文引經攷異十六卷 咸豐二年刻本

國朝柳榮宗撰榮宗字翼南丹徒人以漢儒傳經既分今古文字異者固動以百數即無治今文同為古學字亦錯出良由師授不同讀有歧異許君博綜兼采以入其書用廣異義存師讀自叙雖云其稱易孟氏書孔氏詩毛氏春秋左氏論語孝經皆古文除覈所引率多今文家學據叙所云疑許引易書詩古文皆繫以某氏以為識別今無之者後人刊落之也古文多省假非無正字今文多正字非無省假就許所引撰為攷異究今古文之別明其通假之指師讀之異兼正今本俗書之譌卷一周易卷二至卷五尚書卷六至卷十二毛詩卷十三周禮儀禮月令卷十四十五春秋左氏傳卷十六爾雅孝經論語孟子同里李玉袞序謂凡許引尚書異字孫氏段氏訂為古文者君訂為今文詩則齊魯韓毛多得齊魯詩字皆確有可信諸經文字異者以聲義求之明其通者假借曲證牽參不孫古人以就我古今用字之變俗書為簡之陋層卷瞭然於琨瓚知貫鼎之為昆鼎於螾虵識賓連之訓比連則又於通假之中得經傳從來未解之誼又稱其著尚書解詁多於齋音訓詁中發明微言大義為江氏孫氏書所未及其讀書不主一家之說也

六書轉注說二卷景紫堂全書本

國朝夏炘撰炘字心伯當塗人謂唐以前論轉注者不失古意老字為部首凡老之屬皆受意于老轉相灌注五百四十部之字無不受意于部首之字轉相輸受形聲者就每字取聲故散言之曰形聲江河雖可同謂之水水究不可同謂之江河得聲各不相蒙也轉注者統每部取義故總謂之曰轉注者考同受意于老耆亦同施意於耆考耆考耋耄而各得相通也轉注同意相受之說不主說聲鄭氏樵分建類主義主聲二類已失許氏一首之例至互體別聲互體別義並建建類之意張氏有分轉聲之借為轉注後世多惑其說毛氏晃展轉注釋即轉聲注釋之謂趙氏古則就張氏之說而衍之楊氏慎顧氏炎武以同聲異義者為假借異聲別義者為轉注楊氏桓劉氏泰以合數文成字者為轉注戴氏侗周氏伯琦以字之反側者為轉注趙氏宦光以諧聲之不轉聲者為轉注近世戴氏震段氏玉裁以轉注為互訓戴氏至以爾雅釋詁有多至四十字共一義者為轉注之遺意謂之同意相受可謂之建類一首不可段氏解建類一首直以類字作目字解首字作綱字解如初哉首基諸目皆統一始字為綱故曰建類一首不知建類為部首分曹氏仁虎堅持古訓然混諧聲以言轉注以此合彼而不離其原意者為轉注以此合彼而各自為義者為會意不知建類一首為五百四十部之通例戚氏學標以說文中某與某同意諸字為轉注祇解得同意二字而于建類一首及相受六字無干宋氏駿聲論轉注以許氏為誤又移假借之令長為轉注謬悠甚惟以許氏宗彥江氏聲之說為合是書大旨以建類者即部分之類一意者即部分之首同意相受者謂每部同類之字皆本此部首一字之意遞相授受也謂之轉注者如水之灌注轉相輸受耳指事象形形聲會意書之體轉注假借書之用東原之說確不可易轉注者建字之類統歸一首又部分之首與部分之字同此一意互相輸受如巾之流如川之注所以總貫乎指事象形形聲會意四者而為之經假借者本無其字依聲託事此字之義可假為彼字之用一字之義可散為數字之用所以錯綜乎指事象形形聲會意四者而為之緯一縱一橫而四者皆為所攝同意相受與會意不同合二體以成一字者謂之會意合一部同意相受者謂之轉注第上卷論其旨趣下卷備言諸家之誤至六書次第劉歆班固云象形象事象意象聲轉注假借鄭眾云象形會意轉注處事假借諧聲許謂古聖人畫字之初先從一始一者指事字也有事而後有形故象形次之有形而後有聲故形聲次之有事形聲而後有意故會意次之四者書之體立矣于是經之以轉注緯之以假借二者書之用備矣故六書次第各說不同而許氏之言為不可易云

春秋集傳十六卷　光緒乙亥刻本

國朝汪紱撰。紱原名烜，字燦人，號雙池，婺源人。諸生。博極兩漢六代諸儒疏義，而一以宋五子之學為歸。六經皆有成書。是編斟酌四傳而去取之，時斷以己意。自叙謂所去取一宗朱子之意。朱子易本義祇以易為占筮之書，今之讀春秋者，即以讀史之法讀之，無事深求。此其著書大指。其緒論謂周室之東也，王師不西指於戎，而外戍雒邑之家；王室不降德於民，而下賜諸侯之妾；桓王嗣立，比曲沃以伐其君，寵生擅權，假王師以得其志。是君臣父子夫婦兄弟國人之交失其道，而諸侯時不數之。此春秋所為託始也。禍亂之尋有三道焉：繼世之禍自閨門，強臣之禍自朝廷，戎狄之禍自中國。春秋之亂甚矣，聖人作春秋，乃所以正之也。春秋屬辭比事，或微詞示意，或直著譏貶，其大要在於正倫紀。倫紀者，禮樂之所由興，刑罰之所由立也。夫婦正，父子親，君臣嚴，三者正而庶物從之矣。頗能洞達本原。書中言星無隕，隕非星也；天無石，石非隕也。塵空之所凝，有翕之而升於虛空，翕散而隕。其方隕也，日在地下，耀之則有光如星；為其既隕也，凝而如石。實見隕星五，旦視所隕而得石如其數也。鷁退飛非退飛也，風行高虛，鷁飛過高，遇之不得進，退過宋都，數之六也。人之氣有乖則濁干清，而有數凝於上，故星隕；人之氣逆則虛有異氣，而物為所關。皆人之氣感有以致之，故書凶由人，五六非所占也。於周易內史叔興告人之言發揮最為得要。

春秋左傳釋人十二卷　如不及齋刻本

國朝范照藜撰。照藜字乙青，號井亭，河內人。乾隆丙午舉人，官直隸五河縣知縣。左氏傳載范宣子述其先世，鄭行人公孫揮能辨四國大夫之族姓班位貴賤，以為重。世本散佚之後，若張傑春秋圖譜、車器城邑，馮繼元名號歸一圖，叙官謚名字壽歷紀譜，春秋世譜，宗族名世譜，湯彥齡二十國年表，沈存中春秋紀傳，動多乖謬。本朝馬氏繹史，李氏尚史，顧氏春秋大事表，陳氏春秋世族譜，程氏春秋識小錄，多所致正。是書上自王朝，下而四裔，凡王侯君公以及卿大夫婦人女子，氏族之繁，稱名之異，支疏派別，縷析條分。三桓七穆而外，如晉八卿、宋六官之屬，燦然可數。中若鄭子元即厲公突，即糾；唐石甲父即石癸；祭子家即公子歸生；衛大叔申即大叔懿子；宋華耦比即華合比；楚遠射即沈尹射，皆定為一人。魯有兩公子偃，晉有兩梁宏、兩嘉父、兩士匄、兩箕遺，衛有兩甯跪、兩石圃，鄭有兩洩駕，齊有兩公子鉏、兩賈舉，楚有兩公子申、兩屈蕩，皆分為二人。衛公子朝非宋朝，晉知盈非知罃，鄭子俞彌非渚俞彌，行人子羽乃公孫揮，非十一穆之子羽；公孫段字子石，與印段字子石，名字皆同，非[illegible]；公孫黑肱之子段，渾罕字子上，非游速；昭[illegible]二十七年楚工尹麇乃王尹，非同時兩工尹；匄任之斷為華氏臣；申鮮虞之傳摯，比例潘尪之黨，皆能自申其說。其左邱明，考從錫鬯朱氏，斷為魯人，孔子弟子。或見其叙晉霸之盛，則以為晉人；或見其紀楚

事之詳又以為左史倚相之後不待辯也

學春秋理辯一卷 傳經堂叢書本

國朝凌堃撰堃字仲訥號厚堂烏程人道光辛卯舉人官金華縣教諭咸豐十一年里居殉賊從學請業阮文達於春秋條貫左氏設以周禮深懲鄉壁虛造之言誤學春秋理辯此其第三卷為王朝列國紀年謂古以歲星紀年以干支紀曰歲星與太歲恒相應天官書云以攝提格歲歲陰左行在寅歲星右轉居丑星居丑則太歲在子攝提格十二名主太陰非主太歲也後太陰太歲涵而為一班氏天文志承用史公之文乃曰太歲在寅曰攝提格云云於是太歲超辰之法亡而歲星亦不可紀歲服氏之注左傳鄭氏之注周官於古法猶有紀及之者孔沖遠雖不明于其術然于詩正義以武王伐紂為歲在辛未于春秋正義十二公之首必云是歲歲在某次則先儒相承之古法未盡沒也知歲星即知太歲所在知太歲所在則王朝列國之年可紀故于春秋既表其嬗代興廢尤致亟歲星之辯以存古法春秋凡二百四十年魯莊二十年昭十五年兩超辰故與後人所推甲子昭十五後相差三辰積年愈遠差算愈多東漢後以干配支六十年一轉不復知古有超辰之法但據六十甲子逆推往古雖于積年無異而于五緯之昭昭共見者與紀年瀓不相涉矣

春秋集義十二卷 柏堂全集本

國朝方宗誠撰以春秋者孔子明大義之書孟子所謂天子之事者即王者治世之大義自王者之迹熄賞罰黜陟之義不明於天下孔子因據魯史所記當時之事合於先王之道之事與列為不合於先王之道之事亦與列焉是即所以明先王之大義而使亂臣賊子有所懼莊子曰春秋以道名分名分者即義所在也合則治不合則亂其不合先王之道不守先王之法如朝聘會盟侵伐圍戰納幣送女祭祀卒葬一切禮樂政事違天子之法者皆書之明此乃弑父弑君之漸也春秋推見至隱數凡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交際之事雖小必書所以著亂之自微而至著也莊子曰春秋經世先王之志明五品人倫之義使人人知正倫理篤恩誼然後可經世而不亂據經世道名分之義據事直書屬辭比事之法考究左氏以下數十家之說以求春秋之大義名曰集義於近世桐城方氏苞靜海毛氏士所取爲多意主平直不事穿鑿於先儒所云執天子南面之權與王魯之說擯斥尤力其能盡得聖人筆削之義與否雖不可知而持論則正大矣

春秋摘微一卷 南菁書院叢書本

國朝李邦獻輯邦獻字 上海人晁公武讀書志春秋摘微四卷唐盧仝撰馬端臨通考同中興書目作一卷云凡十二公七十六事仝范陽人隱少室山自號玉川子徵諫議大夫不起晁氏曰其解經不用傳然旨意甚疏祖無擇得之於金陵崇文總目所不載契嵩李氏曰仝治春秋不以傳害經最爲韓愈所稱今觀其書亦未能度越諸子不知愈所稱果何等義也舊聞仝解患公仲子曰聖辭也而此乃無之疑亦多所亡佚云此書在宋時早已殘闕今無傳本楊昌霖從永樂大典編輯杜氏評春秋會義其間蒐采盧說凡六十二事光緒乙亥邦獻從其師鍾氏文烝假得裒輯成書視中興書目十得七八會義於僖襄二公事多所闕佚摘微所遺之十四事或即在其中陸淳學從啖趙宗元稱門玉川束傳抱經昌黎推歎其謂日月之變陰陽常數末代多事符驗相仍聖人謹之以戒懼人君觀災能改即聖人之意也臧孫辰告糴于齊一不登而告糴鄰國責魯無儲蓄以擬凶災無恤民憂下之心兵革力役不息以致荒耗又明人君當謹蓄積節省財用以備凶年也義皆正大實人說經固有不可得而泯滅者矣

說文引經證例二十四卷廣雅書局棻本

國朝承培元撰培元字受萱江陰人爲李申耆高足弟子申耆爲祁文端刻影宋鈔小徐本說文于江陰培元撰校勘記三卷附繫傳後因念許書以引經爲大恉而例最踳駁疑後人所刪改校勘記中已發其凡別纂此書疏通證明冀復許舊由形聲以攷訓詁多所譔正說文引經有今文有古文有異文有證字者有證聲者有證假借作某義者有證偏旁从某義者有證本訓外別一義者有偁說經而不引經說者有用經訓而不箸經名者有檃括經文而併其句者有刪節經文而省其字者有引一經以證數字者有引兩經以證一字者有引讖緯偁周禮者有引大傳偁周書者有引左氏傳偁國語者

國朝吳氏玉搢陳氏瑑雷氏浚柳氏榮宗攷異同明通假于引經之例尚多漏略是書剖析條例以經爲次使羣經古誼藉說文以存其真羣經舊文亦藉說文以存其佚字證明而經義亦明中如謂鞶爲囊帶爲來鞶之鞶飾爲厲帶之鞶者爲紳段大令未免混鞶帶爲一霸月始生魄然也魄霸疊韵爲訓魄陰神也霸以月質言朏以月光言其爲承大月二日承小月三日則一也霸者加人魄之始蘇也鬼部魑讀若詩受福不儺索室毆疫之儺當作魑字今作儺爲借字今詩作那那西夷國名非義蓋儺之同聲借字毛傳云多也乃合不儺二字爲訓儺正義行有節也此云不儺猶云不節不節則多之義也儺爲正字那爲借字後人誤訓那爲多遂有綱之佁字均極分曉又箸有經帶楊檠經粵逆之亂遺書缺盡矣

說文引經例辨三卷雷刻四種本

國朝雷浚撰浚字深之號甘溪吳縣人以明經官廣文取說文引經九百六十有五條分為三科以說文引經之例有三一說叚本義所引之經與其字之義相發明者也一說假借所引之經與其字之義不相蒙者也一說會意所引之經與其字之義不相蒙而與其从某从某某聲相蒼者也異文有正假之異有古今正俗之異正假其字本非一字特以音近相通如大學引書克明峻德書作俊引詩菉竹猗猗有斐君子詩作綠作匪是也古今正俗者如論語不亦說乎之說孟子作悅出則弟孟子作出則悌是也有正字又有假字謂之正假而假字有無正字許君所謂本無其字依聲託事令長是也與正字之假借其義從本義展轉引伸而出故訓詁家謂之引伸而於六書則屬假借有正字之假借但取聲而義不必通如左傳鹿死不擇音其正字當作蔭今作音者杜注所謂古字聲同皆相假借也何謂本義說文所定一字一義是也其義多與其字之形相應故謂之本義說文解字專釋字之本義其說假借者全書二十餘條餘皆在引經中段注知說文引經不盡說本義顧其書多改許書以伸己說或别易一字以為引經會意誠不可為訓鈕氏樹玉云引證之文當同本文亦非說文引經實有不同本文者非段氏所改此書重在說假借一科說會意次之而開卷首說本義江子蘭王貫山說文釋例統論全書山陽吳氏丹徒柳氏嘉定陳氏書論引經浚謂其均不知說文引經有三科而於陳瑑引經攷證斥尤力大指以許君之書說文也解字也所引之經有與其字之義不相應者古字少經典字多假借不盡用其本義許君引其用本義者兼引其不用本義者而字義之直指字音之旁通無不了然後人以詁經之法攷說文之引經無當也

說文外編十六卷雷刻四種本

國朝雷浚撰。魏書太祖紀天興四年十二月集博士儒生比衆經文字義類相從凡四萬餘字號曰衆文經。世祖紀始光二年三月初造新字千餘頒下遠近永為楷式。顧氏亭林謂天興之所集者經傳之所有也，始光之所造者時俗之所行，而衆文經所不及收者也，則知說文所無，後人續添之字，大都出此。浚謂始光詔曰：經歷久遠，傳習多失其真，此殆以不誤為誤，故下云會意不愜，已知有會意，不知有假借，後世妄以偏旁相合，殆作俑於此。梁大同中命顧野王譔玉篇，野王啟上玉篇，有慎藏蒐邪用存古典語，則其書必不羼入北方新字，使不為孫强輩所亂，則衆文經雖亡而字有南北，即玉篇可推而知，而今不可問矣。是編先舉四書中字，次及羣經中字，凡說文所無，鈕氏新附攷、續攷未及者，皆於說文中求其本字，於他書求其通字，疑則蓋闕。而玉篇、廣韻中之常用而不可廢者，亦附及焉。分經字、俗字，名曰說文外編，在說文以外也。別僞體，定正假，悉有根據。謂古人假借之法，取聲不取形，亦不甚取義，其取聲非四聲，四聲起於後世，古不知也，東董送可通為一韻，入聲各有分配，亦讀古書者所當知。其用江鐵君說、籍江先生艮庭徵君說、籍江徵君，浚親及江明經沅之門，用許書稱賈侍中而不名之例也。

說文解字索隱一卷補例一卷元和江氏刻本

國朝張度撰。度字叔憲，又字吉人，號辟非，長興人，刑部侍郎鱗子，以蔭為郎，肆力於古，以不知六書不得謂之識字，不知說文之例不能明說文之誼，作六書易解以求識字，作說文補例以求讀說文。易解即索隱也。其轉注解謂戴東原之說究屬通論，惟誤以爾雅全書為轉注，于注經釋字之例不分。朱豐芑夭反戴氏之案，其大例曰：轉注者一字具數字之用，假借者數字供一字之用。具數字之用者，即各家所謂一字而數誼也，各家以此為假借，朱氏以此為轉注。所謂數字供一字之用者，亦即各家聲近之假借也。各家之假借，聲形誼三者並用，朱氏之假借只用聲，自謂本無其意，依聲託字者是也。抽取各家借誼之一以為轉注，故轉注專用借誼而轉注無聲；假借專重聲借，而假借無形誼。抽假借之借誼為轉注，實關轉注一書，去形誼以依聲，該假借而假借亦復不完。欲嚴轉注之限，而用借誼，實混假借於不分。推用借誼于轉注以混假借，而轉注亦祇徒有其名。批郤導窾，語極分明。其補例有部首遞次之例、部字敘次之例、屬字歸部之例、重文之例、說解之例、用讀若以辨音之例、引書之例，多可補段王諸家所未備。至許書于西漢諸帝諱皆略，自是當時律令如此，不曲為之說也。

說文古籀補十六卷 光緒甲申刊本

國朝吳大澂撰大澂字清卿號恒軒又號愙齋吳縣人同治戊辰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官至湖南巡撫古文廢于秦籀缺于漢學者欲覩三代遺迹舍金文奚取說文言郡國往往於山川得鼎彝其銘即前代之古文皆自相似知許君參稽金刻為多自宋以來三代法物日出其文說文不盡有以形聲求之無不可識大澂少從陳碩父學篆書中年參以古籀喜收藏古金石為說文古籀補依說文部居始一終亥以類相從皆從拓本之真者摹其形得三千五百餘字參以故訓附以己意不分古文籀文闕其所不知也石鼓殘字皆史籀之遺有與金文相發明者古幣古鉢古陶器亦皆小篆以前並錄之舊釋有可從而未能盡愜己意有所見而未為定論者別為附錄濰縣陳介祺嘗欲輯說文統編以一字為一類先列鐘鼎古字次以許氏籀文古文字古文無則前闕文古字不可釋則附各部後存之再次以許氏學各家說又次以古訓詁音韵各家學寶應劉恭冕亦嘗欲本武進莊氏之意將玉篇集韻等所載古文及今所傳彝器秦漢刻石凡古籀諸家體為許書所未收者仍依許部次略存其聲義均未能就是編精擇詳解無巧說衺辭不失許氏遵修舊文而不穿鑿之旨也

說文本經答問二卷 廣雅書局本

國朝鄭知同撰知同字伯更遵義人珍子是書大指以許君之學至 國朝而大顯有段氏作注而益昌明其所闡謹於故訓經義貫穿精博處獨有千古自是絕作學者取資不盡然其偏駮凡有四端一曰好增改本書與前籍二曰專自立體例以繩古三曰前後說無定見每相乖舛四曰不識許書古篆誤尊秦文所為說文考異若上三事往往為之辨析而古篆所關尤鉅因子弟之問反覆推詳以明許書綱領其謂凡文字有兩義三義不同者許君並不以何義為主其先出某義後出某義亦隨意臚列初不謂首訓某某也必是其字之本義後第一曰某某也乃引申假借以作它用何也為造字時果屬何義許君固無從及其人而問之第見經籍中文義兩殊倉雅中古訓各異而究其形體偏旁又岐之兩義三義無不脗合即裒集而注之以明一字有此兩用三用而已又謂全編中凡同音同義之字分析兩見皆為其不止一義蓋許君於古籍中見其兩字文異義同又見其一字文同義異不能必造字時本是一字因各如其義之同異列之此古人著書存疑之慎也持論最通

六書淺說一卷 藝林山房刻本

國朝鄭知同撰以古今文字不外乎形體詁訓音聲若依端緒理之自有旨趣象形者造字之始取象於物如其形而畫之為會意形聲眾字之母說文凡會意形聲字十九在部中象形字一例在部首（[illegible]）象形為文至樸而用文極巧用筆特樸而狀物絕精象形有獨體有兼會意有兼聲有加偏旁有作重形有最初本形鐘鼎彝器銘文酷似其物者即初時造字之象也象形直畫全物之形指事則先畫一物而入一以指其處上下字先畫一橫以當物於一之上下著丨以指之刃字先畫刀形於左旁著一以指之漢書藝文志謂之象事以其文先象物而後指其事也周官保氏注謂之處事謂就字形某處安置一筆以見事也凡字獨體為象（形）指事合體為會意形聲會意者合象形指事之字兩文三文以見意也亦有多至五六文者以手持肉祀神會合三字而得祭之意社者主地之神從土示猶言土神會合兩字而得社之意重形本象形之演文而會意用之則別成字體屮从二屮會成眾艸意林从二木會成眾木意亦有重至三四形者藝文志謂之象意以會意字常合事物之象也登本从豆从癶會上車意而即見兩足上車之象釁本从爨从酉从分會祀竈之意而即見以酒祀竈之象會意中有反形用字意與之相反即反其形以見意也會意字之有聲猶象形字之有聲也既合數字以見意而慮其不足加聲符以定其音有省聲者其所从之偏旁不寫全字止省存數畫或一二筆也形聲者合兩字成文以一旁定其形一旁擬其音也如山水艸木蟲魚各類第加山水等旁而取一同音之字配之故形聲之字特多又有省形省聲以焚之字皆省作[illegible]旁寤部字省去夢字或但省夕字象形指事會意形聲為經轉注假借為緯轉注主加偏旁無論象形指事會意形聲之字但有一義俱可注成一文假借主聲音無論象形指事會意形聲之字但令同聲皆可援為此用其說淺顯易曉最便初學惟轉注之法本乎尹徵君之說謂即傳注與自來諸家及戴段新說俱異未能同條共貫也

名原二卷光緒乙巳刻本

國朝孫詒讓撰詒讓字仲容瑞安人同治丁卯舉人官刑部主事自倉頡作文字而黃帝因之以正名百物古之名今之字也詒讓謂說文九千文以篆為正所錄古文捃摭漆書經典及鼎彝款識為之籀文則出於史篇倉頡舊文亘復識別因據金文龜甲文石鼓文貴州紅巖古刻與說文古籀互相勘校揭其歧異以著渻變之原而會最比屬以尋古文大小篆沿革之大例綜致古文知數名形最簡易而義實通貫倉頡字例斯其肇端為原始數名第一古文字與畫繪同原為古章原象第二書契權輿本於圖象以後定渻變之字稽合異同為象形原始第三許書古籀重文傳寫舛互以金文龜甲文校覈為古籀撰異第四制字之初凡形名之字未有專字者依其聲義沿注於旁為轉注揭櫫第五古文傳寫遺異間出推校形義可說者多為奇字發微第六就古文形聲合於經詁定例者以補許書為說文補闕第七自來小學詮經釋字率奉說文為職志詒讓鉤深窮高思冥契倉籀以商周文字展轉變易之迹上推書契之初軌補正許書之譌闕其志則大其事極難以龜甲文為商時契刻以紅巖古刻為古苗民遺跡篆形奇詭合之古文字例援據甚密惟自序謂書契初興必至簡遲其後品物眾而情偽滋簡將不周於用則增益分析而漸繁其最後文極而敝為趣急就則務渻多故復減損而反諸簡更迭嬗易本於自然或嚴同者異或襲非成構久承用皆為詩律故歷年益遠譌變益眾其論為塙也

古籀拾遺三卷 光緒庚寅刊本

國朝孫詒讓撰 著錄金文原始天水薛尚功鐘鼎款識蒐輯較廣 四庫提要以所釋者諸器之文字改隸字書 乾嘉經儒肇興撢取證金文阮文達續古齋鐘鼎彝器款識所錄既富其考釋精碻率可資為義據吳榮光筠清館金石錄以金文五卷冠首龔自珍為纂釋文亦間合于證經說字之學 詒讓多識古文奇字能析其形聲明其通假取薛阮吳三家之書用字書及它刻互相斠覈依高郵王氏漢隸拾遺例為發凡正讀書三卷 初名商周金識拾遺 後改今名 自謂意必之論未盡刊除 且僅據傳本照畫漫缺或滋妄說 然足證舊時平釋之誤契符經傳者夥 末附宋政和禮器考一卷 於程易疇及文達諸說之疏駁亦悉刊正 為經微室著書之一

說文發疑六卷 後知不足齋刊本

國朝張行孚撰 行孚字子中 號乳伯 安吉人 同治庚午舉人 官兩淮鹽大使 治說文多所啓發 六書指事謂以一字指一事 見其事即可識其字 行孚謂諸家說指事往往與會意象形相溷 然必兩體皆字而可會合兩字之意者為會意 字體雖兩體而或兩體皆非字或一體為字一體非字 但可察見其意而未嘗有兩字會合之意者為指事 此其所以異也 指事與象形亦有定例 其形本可變而以字定其形者謂之指事 其形本一定難易而以字依其形者謂之象形 指事之異於象形者 象形之形有定 指事之形無定也 轉注謂無類先建一字為首 而餘字皆以首一字轉相灌注 行孚謂轉注一門最多歧說 由許氏本文推之 莫堅塙於徐氏鍇繫傳 中明者則江氏聲及許氏宗彥 不外每類立一首字而同類之字從之 可謂要言不煩 其釋雅一篇謂詩之六義一曰雅 大序云雅者正也 劉氏台拱謂雅之為言夏也 夏雅古字相通 雅字與風雅之義絕遠 風雅之本字當作夏 夏字中國人也 以天下言之則中原為中國 以列國言之則王都為中國 劉氏所謂王都之音最正 故以雅名 列國之音不盡正 故以風名是也 鄭氏釋論語雅言所謂正言其音 風與雅之所以別 正以其一為列國之土風 一為王朝之夏音 采自列國及王國之民間者謂之風 陳於王朝而以為美刺者謂之雅 為於郊廟而形容盛德者謂之頌 周初夏音據西周鎬京而言 逮平王東遷

音與地移不復西都鎬京之舊所以夏音不作相傳謂之不能復雅降而爲風豳風七月以其陳民閒之事名之爲風周禮有豳風豳雅豳頌因而定七月爲風鴟鴞託物諷王與小宛小弁板蕩柔桑相類東山愷旋勞歸與出車杕杜相類豳雅也破斧伐柯九罭狼跋周大夫美周公與武酌桓泮水閟宮相類豳頌也自謂雅無依據然與其分七月一詩而爲三及舍豳詩而以楚茨諸篇爲豳雅良耜諸篇爲豳頌說似切近俞樾序謂小學之有益於經學如是蓋亦深許其書也

說文揭原二卷後知不足齋刊本

國朝張行孚撰揭原者揭說文五百四十部爲一切文字之本原而以六書之義散著其中說文以此五百四十字爲部首其餘字皆此五百四十字配合而成始一終亥各有意義行孚謂學者不識偏旁不能讀全書此編以點畫多少敘次偏旁爲讀許書者之初桄所引許書原文以孫刻小字宋本爲主以其書改竄少也王筠識前人字原謂字原推象形指事之文足以當之而五百四十部中多形聲會意之字不得謂之字原行孚謂字之有原猶人之有祖但其字有所孳乳即可謂之原故仍謂之揭原其中明通例疏假借使初學引伸觸類舉一反三彡毛飾畫文也象形徐氏鍇謂古多以羽毛爲飾象彡彡然顧氏謂毛者筆也毛所飾畫之文文成彡彡王氏筠謂毛飾畫文乃儀語象毛髮修飾及畫文之形行孚謂此字乃象毛髮飾畫成文之形蓋毛髮如髭鬢鬚髮等事皆須飾畫成文而其形則彡彡然故其字作彡今須髟等字從之修彰彫彰等字亦從之以羽旄解毛者非以筆解毛者亦非即謂此爲儀語說文亦無一字象二形之例也走從夭許有屈也明訓顧氏謂古謂走在哭下上象大字當從大鈕氏匪石證以隸書走多從犬犬善走行孚謂筆次馬竹次角不盡相象哭泣因乎夭折以夭斫次哭義本相蒙與才次林而次棘一例安得以不相蒙爲疑隸書走從犬乃其波折無意義也初學說文者可尋逐而得制字與用字之所以然矣

春秋三子傳六卷 深澤王氏刻本

國朝毛士撰。士字善人，靜海人，乾隆間縣學生。其書約取公羊穀梁二傳，二傳有未安，補以其父泰初之說，謂之三子傳。三子之稱，未免僭侈。又取左氏及漢唐宋明諸儒之說，謂之諸家解。又取三傳之可疑者，斷以己意，謂之三傳駁語。大旨以全經之本文為主，不泥傳說，以為春秋經文有實有脫有略。經文之外，有不可書、不必書、不足書者。經文之中，時月日爵字氏名人，不盡以寓褒貶。說用趙伯沖春秋微旨之例而稍變之。名棄左氏，實未嘗不用左氏經文，且未嘗不用左傳之事以發義。其詆斥左氏謂非丘明，則沿趙匡之臆說。方宗誠謂熟趙閻如毛氏韓氏之於詩，河間獻王盧尚書之於禮，董子之於春秋，皆所稱千古之宗。近世孫夏峰、鹿忠節說經雖多心得，而不合於聖人之本義者多，而所著春秋集義，乃於士書多所采取，蓋其趙匡之流，獨抱遺經，究厥終始，亦時有精義出其中。與春秋經之旨，有三傳所不得而啖趙見之者，有啖趙所不得而宋元諸家迭相詰難而見之者。自啖趙會傳、陸淳辨疑纂例，宋元以來多為此學，亦時有精義出其中，若如士之獨抱遺經，究厥終始，非雙流劉沅輩所可比也。

春秋恆解八卷 槐軒全書本

國朝劉沅撰。沅字止唐，雙流人，乾隆壬子舉人，選湖北天門縣知縣，改國子監典簿，家居教授，成此編，大率循文衍義，無所考證。四庫提要謂六經之中，惟易包眾理，事事可通；春秋具列事實，亦人人可解。一知半見，議論易生，著錄之繁，二經為最。此書雖未切實有徵，尚覺平易近理，與游談臆說以私意亂聖經者不同。本傳稱其安貧樂道，重宴鹿鳴，易書詩禮皆有編纂。咸豐中林鴻年為雲南布政使，至蜀得沅書讀之，驚喜，求問時沅已死，因受業於沅弟子劉芬，盡購其書去。及罷官歸，遂以其學轉相傳授，閩人稱為西川夫子，蓋自一鄉之善士也。

春秋屬辭辨例編六十卷江蘇書局刊本

國朝張應昌撰應昌字仲甫錢唐人嘉慶庚午舉人官內閣中書以春秋屬辭比事不必立例而義自見屬辭可賅比事條舉件繫原本宋儒由漢唐迄 國朝諸儒之訓釋與羣籍中之涉及春秋者彙輯四百餘家間附按語而高郵孫氏桐城方氏錫山顧氏光澤高氏棲霞郝氏之論說采取為多大抵據辭之同異斷事之是非由是以求筆削之旨本程子之說以傳考經之事迹以經別傳之真偽破屈經從例之弊參考眾說折衷而歸於一是通編六十卷別為卷首上卷列春秋總義下卷列三傳諸家得失胡文定謂王朝大夫列國命大夫附庸之君諸侯之兄弟例書字而書名者為貶杜元凱謂伯仲叔季皆字書字為褒而書名者亦復為貶應昌取方望溪之說謂春秋無書字之法引祿父考父行父以證邾儀父之為名引子糾子儀子臧以證王人子突之為名引蕭叔單祭仲以證紀季蔡季許叔之亦非字先儒據仲子不書薨葬不稱夫人小君又別立宮不祔于姑以為春秋之初妾母不備嫡其後變禮故謹志之應昌取謝持正毛西河牛空山徐庭垣之說引帝嚳四妃唐虞三代各尊崇其生母以證春秋母以子貴之義春秋所書妾母成風敬嬴定姒之薨葬其時皆無嫡在尊其所生乃禮之宜非記禮之變也仲子薨葬本在春秋前非經不書也別宮不祔乃桓未為君隱不得追崇之也又如書同盟舊說曰服異曰同欲曰惡其反覆而書同

顧復初從劉原父黃仲晦同是盟名應昌取吳草廬張棄歎之說以為不能主盟則稱同盟徵實立論無曲徑無陰主自謂折衷各說皆依據前人為之疏通證明吳鍾駿序比諸李鼎祚之易集解衛湜之禮記集說為

春秋鑽燧四卷 曹氏以石倉重葉本

國朝曹金籀撰金籀一名籀字葛民號柳橋仁和人諸生以公羊春秋有孔廣森張惠言劉逢祿窮其奧推穀梁無發明之者著有穀梁春秋釋例穀梁春秋傳微復取三傳之蘊別為著論十六篇名曰春秋鑽燧以春秋者聖人之大能以繼照之明不絕於天地也大指師龔定菴文辭恢詭亦相近其黜周王魯諸篇皆主公羊家說自謂始治公羊於五始三科九旨七等六輔二類之義摘明其家法也改正朔貶天王誅賞諸侯黜陟列國誅聖之說後來滋多皆自謂導源董相實不過塗附龔劉權制壽篇有云殷輅三等周輅五等鄭特牲大輅先輅次輅此殷制也巾車玉輅金輅象輅革輅木輅此周制也周禮春官巾車掌王之五輅以金輅封同姓以象輅封異姓以革輅封四衛以木輅封蕃國有此四等之差然惟玉輅為王所乘車故不以封蓋周時爵雖列五等而車服制度僅分四等孟子所謂子男同一位也殷爵分三等其車服亦止二等當是以先輅封公侯以次輅封伯子男大輅亦不封也王制天子賜諸侯樂則以柷將之賜伯子男樂則以鼗將之王制殷制也賜樂分公侯與伯子男為二等則頒輅亦當分二等何知古者封爵但視所賜何等車何等服而即知為何等爵也於經訓為有據

爾雅補郭二卷 超進齋叢書本

國朝翟灝撰灝字大川改字晴江仁和人乾隆甲戌進士歷官衢州金華府學教授儒者治經宜自爾雅始陸德明謂先儒於爾雅多億必之說乖蓋闕之義惟郭景純洽聞強識詳悉古今作爾雅注為世所重 四庫全書提要云璞時去漢未遠如遂幠大東稱詩釗我周王稱逸書所見尚多古本故所注多可據昺疏亦多能引證如尸子廣澤篇仁意篇皆非今人所及覩其犍為文學樊光李巡之注見於陸氏釋文者雖多所遺漏然疏家之體惟明本注注所未及不復旁搜此亦唐以來之通弊不能獨責於昺陸農師音義不出王氏之學莆田鄭氏多鑿空之說羅鄂州書名為爾雅學實非解經皆不足尚灝生平無他嗜好壹意於書有以古書義質者如操繭絲反覆不竭以郭氏注爾雅未詳未聞者百四十二科邢氏疏補言其十餘仍闕如據參眾家為之補注本之六書形聲取證雅訓不以後世文義推測古人之訓詁於郭注之矜慎邢疏之漏略補正為多爾雅一經正文往往為後人所竄世所傳本文字異同不免訛舛郭注脫落非全本亦有為妄人刪去者是書於古義古訓古音亦尚未盡也

爾雅正義二十卷乾隆戊申刻本

國朝邵晉涵撰晉涵字與桐號二雲餘姚人乾隆辛卯會試第一成進士歸部銓選徵入四庫館除庶吉士授編修官至侍講學士於書無所不讀大興朱筠謂曰經訓之荒久矣雅疏尤蕪陋不治以君之奧博宜與郭景純先後發明庶幾嘉惠後學由是覃思古訓正郭氏之疏辨邢疏之舛自敘謂爾雅為五經之錧鍵據唐石經暨宋槧本及諸書所徵引者審定經文增校郭注仿唐人正義以郭氏為主兼采諸家郭注體崇謹慎義有幽隱或云未詳今考齊魯韓詩馬鄭之易注書注以及諸經舊說確有據者補所未備郭氏多引詩文為證陋儒遂謂爾雅專用釋詩今據易書周官儀禮春秋三傳大小戴記與夫周秦諸子漢人撰著之書用與郭注相證明聲近之字義存乎聲旁推交通申明其說闡揚古訓辨識古文草木蟲魚鳥獸之名詳其形狀之殊辨其沿襲之誤其未得實驗者擇從舊說以近古為徵不為億必之說自謂此書苦心不難博證而難于別擇之中能割所愛頁乃外人竟有病其略者斯事所以難言　國朝治小學訓詁者當以是書與郝氏爾雅義疏王氏廣雅疏證最為精當郭氏注爾雅十八年邵氏且二十八年其用力專且久也附刻釋文三卷於後多所是正錢大昕歎其書之精博不特與邢疏優劣判若天淵即較之唐人詩禮正義亦有過之無不及釋文音義實一書經義考因玉海所載專刻本遂分為二誤矣實應劉玉麐

又徐有邵疏校本雖殘缺亦自精審在功順堂叢書中

爾雅釋地四篇注一卷乾隆辛丑刻本

國朝錢坫撰坫字獻之嘉定人乾隆甲午副榜貢生官陝西乾州州判精於訓詁輿地之學讀張守節所稱晉地道記飛狐岌之說知爾雅釋山之皆山名小山岌大山峘之即飛狐岌與恒山于是注釋地以下四篇錢少詹曰予族子坫引晉書地道記恒山北行四百五十里得恒山岌號飛狐口證峘即恒之譌此證甚當大山宮小山即南嶽之霍則小山岌大山即北嶽之恒審矣岌說文作駁駁馬行相及也山相及有餘亘之象故以恒爲名俗人妄易山旁又亘互隸變易溷故誤讀敘胡官反耳孫季述謂黃帝正名百物禹與伯益主命山川尚書亦言奠高山大川孔鄭訓奠爲定言定其名其名存諸尚書山海經其義存諸釋地諸篇之義既古其所釋皆是夏書山海經之山郭李舍人僅隨文解釋不著所在郭璞注山大而高崧云今中嶽嵩高山蓋依此爲名亦未知其即釋嵩高山錢君考通其類以說河南華以下諸山山大而高崧即嵩山知崧當爲崇銳而高嶠即橋山知嶠爲橋小而眾巋即歸山知巋當爲歸又以加陵爲即柯陵說眾爲即汾原深通古人假音之義季述又以爾雅所紀皆周官之事釋地釋大司徒以天下土地之圖周知九州之地域廣輪之數辨其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之名物職方氏掌天下之圖以掌天下之地辨其邦國都鄙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與其財用又山師川師遼師之所掌也魯哀公欲學小辨以觀于政孔子告之爾雅其意在是周禮之名物必以爾雅辨之大意謂釋詁以下皆在周公之說陸氏以釋詁為周公立說陸氏以釋詁為周公所作釋言以下為仲尼所增為誤錢氏云周禮九藪此云十藪又陽華屬秦疑是後人所益季述謂鄭有圃田圃田在今中牟此新鄭也宗周之滅鄭遷于溱洧圃田屬鄭亦春秋時語釋訓有如切如磋道學也云云是孔子之言其直引詩詞當是子夏之言釋親一篇亦有所增自餘可以類證並書於卷末語皆質核固非好破舊聞也秦漢遞相增益之文亦不為曲說也

爾雅郭注補正九卷光緒乙酉重刊本

國朝戴鎣撰鎣休寧人　欽賜舉人充三分四庫書校對官前有恭擬進　呈序稱漢志爾雅三卷二十篇今篇惟十九鄭樵言出自箋注未行之先爾雅明則百家箋注可廢積思搜討於校勘之餘卒業是編録郭注之全綴陸邢之說復摭羣編兼採舊見為爾雅郭注補正三卷卷分為三共九卷書成于乾隆五十二年粵匪之亂版毀無存邑人韓光鼐重校付梓鎣為戴震族弟釋言桄穎充也引臣鎣兄臣震一條震有爾雅文字考謂舊注之散見者六家皆闕逸難以輯綴而世所傳郭注刪節不全邢氏疏尤多疏漏偶有所記錄之成帙又為任基振爾雅注疏箋補序稱震閱讀周書已而為之者已而不知其然語意不可識偶檢釋故已此也始豁然通乎其詞周南不可休息釋言庥蔭也即其義豳詩蠶月條桑釋木桑柳醜條即其義是書皆未援引學者欲考訂得失折中前古於爾雅萬七百九十一言合之羣經傳記靡所扞格誤何容易翟氏於郭氏補其略潘氏則欲正其失皆非全書鎣書題曰補正亦未能綜核條貫援爾雅附經以經證爾雅而傳合不深也

爾雅注疏本正誤五卷積學齋叢書本

國朝張宗泰撰爾雅一書舊時學者苦其難讀郭注邢疏久列學官而經注疏三者皆譌誤日多陸氏釋文此經為最詳亦多譌字是書五卷第一正經文之誤第二正注文之誤第三正疏文之誤第四第五正音釋之誤惟不言所據之本阮文達謂俗間多用汲古閣本蘇州翻版尤劣搜訪舊本於唐石經外得明吳元恭仿宋刻經注三卷元槧雪牕書院經注三卷宋槧邢疏未附經注者十卷取以正俗本之失條異同定是非為校勘記六卷釋文仍別為校訂宗泰蓋未之見然宗泰自為諸生研究經史寒暑不輟卒年八十有三薛壽為撰家傳稱其尚有周官注疏正誤左傳讀本正誤於讀經者亦不無津逮之益也

爾雅義疏二十卷 孫聯薇校刻足本

國朝郝懿行撰懿行著有春秋說略已著錄生平淡泊故
訓著述十餘種心力尤萃於爾雅彙凡數易其稿而後
成嘗曰邵氏正義蒐輯較廣然聲音訓詁之原尚多壅
閡故鮮發明今余作義疏於字借聲轉處詞繁不殺殆
欲明其所以然然言之既多有所得必有所失矣又曰
余田居多載遇草木蟲魚有弗知者必詢其名詳察其
形考之古書以徵其然否今茲疏中其異於舊說者皆
經目驗非憑胸臆此余之書所以別於邵氏也胡氏培
翬謂於故訓同異名物疑似必詳加辨斷故所造較邵
氏為深宋氏翔鳳謂學者治經必先明古字古言先生
義疏最後成書其時南北學者知求於古字古言於是
通貫融會諧聲轉注假借引端竟委觸類旁通豁然盡
見且會萃古今一字之異一義之偏罔不搜羅分別是
非必反根原阮文達刊入 皇清經解後沔陽陸氏單
行其書皆據節本未為全書或云刪去之文出高郵王
石渠之手或謂錢唐嚴厚民所節咸豐乙卯嘉興高伯
平得厚民子鶴山所鈔足本校阮陸兩本多四之一楊
至堂屬仁和胡珽校刊於吳門未竣為粵賊所毀同治
乙丑孫聯薇重刻焉郝勝於邵久有定論其間小有罅
漏如釋詁祔祧祖也謂此文當祧祖連讀祔必於祧祖
者祖親盡則廟毀祔祭於此以新死之主將入此廟故
祭而屬之也案說文祖始廟也既注始兼兩義新廟為
始遠廟亦為始故祔祧皆曰祖當以祖也二字連句釋

為衣衣皆謂之襟謂背者自匡也衣有背者淮南齊俗
篇隅背之制盡削殺衣領以為邪形下屬於襟若曰背
然也案洪頤煊云說文前作背與背字形相似故誤釋
名襟禁也所以禁御風寒也公羊哀十四年傳反袂拭
面涕沾袍何注袍衣前襟也前讀誤為背猶前誤為首
衣背之義經典無可徵釋獸猩猩小而好啼義疏破段
好作如段小而作小兒且欲倒轉讀郭注如小兒啼可
證案此與上文貍鳳身長須而賊雞竊毛而黃威夷長
脊而泥雄卬鼻而長尾相準無庸改易絕有力駥謂周
禮作龍郭引作駥者欲明此駥彼龍二者相當案說文
無駥字或正字駥俗字或事擬力馬而高大有力能從
戎事則名或周禮廋人職注國馬謂種馬戎馬齊馬道馬
高八尺田馬七尺駑馬六尺馬八尺以上為龍或馬八
尺亦得稱龍周禮作龍郭引之作駥謂駥得通稱龍非
謂龍字可通作駥也郝氏自言有所得必有所失是在
讀者深思而知其要矣

爾雅漢注三卷　問經堂叢書本

國朝臧鏞堂輯　鏞堂一名庸字在東號拜經武進人玉林處士琳元孫太學生漢時注爾雅者曰犍為文學曰劉歆曰樊光曰李巡曰孫炎釋文序錄犍為文學注三卷一云犍為郡文學卒史臣舍人漢武時待詔此釋經之最古者見之陸氏釋文賈氏齊民要術間采於邢氏之疏文選注引爾雅犍為舍人注又引釋詁郭舍人注則舍人姓郭左傳正義詩正義舍人文學並見非有兩人樊光注六卷唐志同隋志三卷京兆人後漢中散大夫樊氏注見於釋文者邢昺疏則載李巡注三卷汝南人後漢中黃門范書宦者傳李巡白帝與諸儒共刻五經文於石即注爾雅之李巡孫炎注三卷音一卷晉世以與武帝名同改稱其字魏志王肅傳時樂安孫炎叔然授學鄭元之門人稱東州大儒顏氏家訓孫炎然創爾雅音義是漢末人獨知反語為反切之學所自始鄭君雅未注爾雅而得再傳弟子如炎然之注正可補其未逮邢疏序云為注者犍為文學劉歆樊光李巡孫炎此魏之孫炎在郭璞前又云為義疏者俗間有孫炎高璉此則唐宋間人陸氏埤雅所引孫炎之說俗間孫炎也郭注本於炎然所輯孫炎然者曾不數處釋文又云梁有沈旋集眾家之注旋約子其書今亦不傳唐人諸書時引舊注鏞堂篤好古義編加蒐輯彙成三卷少從盧召弓游召弓序謂今唯郭注盛行他皆失傳其為郭氏所棄而不取者說頗往往愈勝郭時時之近遠猶大州上之異以吳人解越人之言縱不盡通猶得六七燕秦之士必不逮焉吾不謂李孫諸人之解之盡得然其是者必賢於後人所見此自說經通義書中謂爾雅出于漢世今文之學也委委佗佗三家必作禕字孫郭等據毛詩改之又隸釋八載衛尉衡方碑云禕隋在公此即用羔羊退食自公委蛇委蛇之文而委字作禕與君子偕老篇正合余以爾雅所載皆魯詩于此尤信韓詩羔羊作逶迤有釋文可證洪适以禕隋為韓詩尚辨其非雅知出三家而不能定其為魯今以爾雅君子偕老篇證之信矣釋故（爾雅郭注爾雅作釋詁樊李孫等皆為釋故見音義）陽余也出魯詩陽如之何此爾雅是魯詩之明證鏞堂著有詩考異韓詩遺說及訂譌其說亦足資解頤也

爾雅小箋三卷 南陵徐氏刻本

國朝江藩撰吳縣江聲精於小學說文所無之字必求假借之字以代之藩少承其學為爾雅正字一書考定正文旁通假借不妄改字畫王鳴盛旹以鄭晉涵作疏有年俟其書成出並為訂正未晚也嘉慶庚辰檢舊稾重加刪定鄭疏引毛傳鄭箋說文諸書讀所引之文即知譌字為某字故不復出其誤者正之未及者補之據古本釐為三卷易名小箋舉書作指趣使備覽中如謂遹遵遹當作述說文述循也述字下遵字亦云循也二字相次同義遹述古字雖通用然經之例訓詁互見釋言遹述也則此文當作述黃髮齯齒鮐背耇老壽也此釋詁之事例也耇老互為訓轉注也黃髮齯齒鮐背皆壽考之通稱三者可訓為耇為老為壽推而廣之亦可訓為考又可連文訓為壽考壽耇老壽是轉注之別一例謔浪笑傲戲謔也連文為訓同上例台朕賚畀卜陽予也此乃事例之變釋予字有二訓也予一訓我一訓與台朕陽我也賚畀卜與也不俟不來也不遹不蹟也不徹不道也勿念勿忘也此又一事例也言不俟所俟之人則其人不來矣不遹則知其不循軌矣不徹則知其所為無道矣勿念者人於離別時每云勿念我是勿忘矣此與不戢戢也不尚尚也毋寍寍也同例萲諼忘也此假借之又一例也萲說文作藼或作蘐省文為萲忘憂艸也萲通作諼所以萲與諼皆可訓忘也是刈是濩濩煮之也此又一事例也引詩不釋刈第釋濩故曰濩句煮之也詩釋文引韓詩云濩淪也淪葛如漚麻是濩訓煮毛傳引釋訓文與韓詩義同詩正義引孫炎曰煮葛以為絺綌以煮之於濩猶言煮之於湯中非謂煮之於鑊也皆能得其會通博其旨趣使讀者可以類推隅反自叙謂景純乃文章家於小學涉獵而已邢疏襲唐人義疏之弊曲護注文於形聲略而不言亦未盡善未免高標置已肆意譏彈汪憙孫跋謂非類門之業不能與王段小學書爭席則持平之論也

爾雅匡名二十卷 吳興陸氏刻本

國朝嚴元照撰元照字九能歸安人諸生熟精爾雅說文審曰說文古文家學爾雅今文家學也說文敘稱易孟氏詩毛氏禮周官春秋左氏論語孝經皆古文所引爾雅孟子不列於經故沒而不著謂爾雅有音義異而并訓者有音同義異而并訓者古人之於字訓不因音讀而區別也釋詁篇首訓始篇末訓死兩端其奏篇內次第亦各以類從釋言篇有一字而兼兩義者則聯置一所或字異而義同者則聯置一所有義訓相遞嬗而下者則聯置一所或字義皆異而音同者則聯置一所爾雅與說文不盡合說文系部以賡為古續字爾雅則云賡續也嵩字說文所無據韋氏國語注知古通用崇字而爾雅則云崇高也說文引經與有兩例其引之證成己說者可不煩辭費其引之意在存古文者又一例也古文每多通借許君引之不著於正文之下而在假借者著與本書之故訓並不相蒙引經間有為經作訓此因經義與本訓不合而又非假借故别為之釋又有兩處引經互異者又有引經互異而均知其傳譌者引詩書說亦稱詩書不復標明其引爾雅亦或冠以詩曰爾雅本釋詩曰來部引詩曰不犾不來此釋訓文也馬部引詩曰駫駫牡馬此釋畜文也引經典間有隱括又有引經而不標明某經者間亦自著讀法日部云旭從日九聲讀若勖勖從冒聲旭古讀為好小雅云驕人好好爾雅作旭旭郭氏讀旭旭為好好冒音近好與酒與醜與魏與牡與究與草醜為韻知好與九古音亦相近也二徐不甚通古音其識非聲者多不確作爾雅匡名自暢其說末附佚文一卷於錢段諸家釋善而從亦間糾其失由聲音文字以通訓詁不舍古訓而以意說經以本字正秦人隸書期復三代文字之舊阮文達謂爾雅經文之字有不與經典合者轉寫多歧之故有不與說文合者說文於形得義皆本字本義爾雅釋經則假借特多其用本字本義少二書固相資為用也

爾雅古義二卷 求是堂刻本

國朝胡承珙撰承珙字景孟號墨莊涇縣人嘉慶乙丑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官至福建臺灣道精小學熟於爾雅說文以惠氏棟九經古義未及爾雅遂補撰是書謂爾雅文字多為後人所亂草木蟲魚之名偏旁大半俗增古文又率多改易孫星衍答言諸經之文惟爾雅最多俗字陸德明言宜必飛禽即須安鳥水族便應著魚蟲屬要作虫旁草類皆從兩中若此之類實繁有徒是以不合于篆文不登於許氏墨莊所論蓋同斯旨其儀禮古今文疏義謂周禮故書禮記他本論語異讀有必用正字者取其當文易曉有即用借字者取其經典相承有務以從古者有兼以通今者有因彼以決此者則別白而定所從有互見而並存者可參觀而得其義故所著諸書於語言文字名物訓詁皆審定聲義以存折衷又精研毛詩書中多引毛傳鄭箋以明古訓釋魚鯉鱣鰋鮎鱧鯇以爾雅多釋二名無緣此處單列六魚自亂其例郭注不及舊說之確釋詁基謀也郭注云見詩以今毛詩傳箋無訓基為謀者惟禮記孔子閒居引詩夙夜其命宥密鄭注云詩讀其為基聲之誤也基謀也云云鄭於此訓基為謀與詩箋從毛訓基為始者異蓋注禮先於箋詩此必用三家詩真義郭注爾雅時猶及見之故云見詩孔穎達禮記正義已不能言其故矣此足補邢氏正義之未備釋地南陵息慎先儒皆不詳其地謂息慎即息壤息壤在江陵者似是當南陵之目史記甘茂傳王迎甘茂於息壤此自秦地與南陵無涉吳越春秋州參息慎之說不可用山小而高岑謂古岑濤字通說文岑讀若岑水經注濤者山未名也漢書武帝紀登濤天柱山文穎曰濤音岑濤本山名依字當作岑下文大山宮小山霍小山蓋即此所謂岑也此可補錢氏坫注所未詳其他考證勘契多伸舊注而啟新知乃有謂余蕭客注雅別鈔江藩爾雅正字為補小紅豆山人爾雅古義而設胡氏竊同心異不在漢學師承內是何說也

爾雅古義十二卷 榕園叢書本

國朝黄奭輯鄭康成與爾雅注周禮大宗伯疏誤引之郭璞所稱注者十餘家釋文序録凡十家犍為文學劉歆樊光李巡孫炎郭璞沈旋施乾謝嶠顧野王其居郭後邢疏引舍人注一百八十條樊光注十三條李巡注百四十二條孫炎注百三十六條閒引沈旋集注施乾謝嶠顧野王音注近人彙輯古注率未分繫或有疏漏奭於羣經正義陸氏釋文玉篇古經文選注初學記藝文類聚太平御覽等書左右采獲自文學以下與郭氏音義圖贊並為十家更於諸書所引爾雅注而不詳名氏者有引某氏舊說或曰者為眾家注都十二卷皆注出處自謂受業江鄭堂溯源小紅豆惠氏作九經古義獨爾雅未有成書是編為鄭堂付託欲以續定宇徵君未竟之業其言殊失之夸戴東原嘗言援爾雅以釋詩書據詩書以證爾雅旁及先秦已上凡古籍之存者綜覈條貫而又本之六書音聲確然於詁訓之原庶幾可與於是學誠非奭所能語此也

爾雅犍為文學注一卷爾雅劉氏注一卷爾雅樊氏注一卷爾雅李氏注三卷爾雅孫氏注三卷爾雅孫氏音一卷郭璞爾雅音義一卷爾雅圖讚一卷梁沈旋集注爾雅一卷施氏音一卷爾雅謝氏音一卷爾雅顧氏音一卷爾雅裴氏注一卷 玉函山房本

國朝馬國翰輯玉函山房輯佚書起漢迄唐計六百三十有二種乃乾隆間山陰章宗源編輯至道光間歴城馬國翰得其稿本改序授雕據為己有然序文每引會稽章學誠說稱曰家實齋為讀書者所嗤經部爾雅類十三種大都為臧氏爾雅漢注黄氏爾雅古義所有惟裴氏注為唐裴瑜注撰唐志不著錄宋藝文志中興書目並載五卷今佚國翰從玉海輯瑜序一則芥隱筆記引瑜音一則酉陽雜俎引瑜注一條遼僧行均龍龕手鑑引雅注五條為一卷其書缺譌甚多須據原書逐條刊正彙刻書目所言不誣也

爾雅經注集證三卷 光緒七年刻本

國朝龍啟瑞撰啟瑞字輯五號翰臣臨桂人道光辛丑一
甲一名進士授職修撰官至江西布政使 國朝為爾
雅學者著疏文義以邵晉涵正義郝懿行義疏為尤精
訂正文字以盧文弨釋文攷證阮文達校勘記為最備
啟瑞博采諸家復參己見意在發疑正讀於句讀及
近鄙別字務求謹正凡所易知及無關小學者皆不復
錄是書成於湖北學署就正於潘先溥譚曹參多所折衷
釋山大山宮小山霍又云霍山為南嶽注云即天柱山
潛縣水正義引則孫炎以霍山為誤當作衡山段玉裁經
韻樓集孫氏信爾雅前說而不信後說故謂霍當作衡
郭謂霍與衡皆是南嶽漢武專祀霍山此兼信爾雅前
後二說其載然別衡霍為二山則孫郭一也風俗通不
得其義而牽合之孔沖遠詩崧高疏書舜典與左傳昭
四年正義惑其說謂衡山亦名霍山漢武移其名於天
柱合二山而為一正與景純說相背而誤會南嶽以兩
山為名之句傳合而一之以為衡山亦名霍山是謂以
兩山為名疏矣全謝山經史問荅霍山本一名衡山吳
芮王於江夏而國曰衡山後三淮南分封得江夏者亦
曰衡山蓋江夏本九江之所分故以天柱為望而名其
國則霍山之一名衡山其來舊矣蓋漢家南嶽其在元
封五年以前似原在天柱不在長沙何以知之志曰元
鼎三年濟北王獻泰山而常山為郡然後五嶽皆在天
子之邦惟南嶽是九江之衡山故可云在天子之邦若
在長沙屬王國不得云天子之邦也啟瑞謂段說了
今以目驗之衡山自衡陽至長沙之岳麓中間七八百
里勢衡而長霍山眾峰攢簇惟天柱一峰巍然獨出正
合大山宮小山之義故知二山劃然一名不相假借南
嶽斷以衡山為正爾雅所謂南嶽霍之霍乃後人習於
漢武故事依改經文應劭又從而附會之孫炎之辨其
識卓矣謝山說未深考據吳芮傳從項羽時立為衡山
王都邾高祖五年徙為長沙王都臨湘四傳至靖王差
孝文後七年薨無子國除逮武帝元鼎時衡山正為天子
之地不入諸國與史文合若芮都江夏而稱衡山王者
蓋以為立衡山之祀故從其所望以名國後遂沿而不
改耳不得據此為霍山一名衡山之證正誤析疑明辨
以哲初學謹繹此書爾雅不苦其難讀矣

爾雅正郭三卷光緒辛卯刻本

國朝潘衍桐撰衍桐字孝則號菶廷又號嶧琴南海人同治戊辰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官至侍讀學士光緒戊子視學兩浙以爾雅正郭課諸生參攷舊說得二百四十條自序謂郭注引用有王子雍詩注所作古文尚書孔傳孔子家語孔叢子小爾雅蓋與皇甫士安世紀杜元凱左傳注何平叔論語注相似於兩晉作者之意自謂獨得漢儒未見本則凡音讀通假無所施用蘭陵家法後來居上南學宗派由斯以成引阮文達郭氏後出不必精審之言上求古注合校毛傳方言許鄭著書以正其失釋詁肆故今也謂與下文妥安生也一例詩大雅緜毛詩傳肆故今也思齊毛傳抑鄭箋同此肆字乃今故今二字爲訓猶言所以今日不殄厥慍戎疾不殄皇天不尚也郭注與毛鄭違異艾歷覛胥相也方言覛歷相也漢韵艾歷兩郭相通轉艾歷覛並訓相視之相詩大雅緜聿來胥宇毛傳胥相也胥宇即視宇郭注不引毛傳而引以羊一訓兩讀誤王尚書以艾爲輔相之相歷覛爲相視之相胥爲相保相受之相一訓三讀尤誤類綴原本前關有所迮正其謂孟子趙注尚書曰禹拜讜言用真古文本不作昌王肅僞造大禹謨及皋陶謨益稷乃改讜爲昌遂就雅詁郭引以取讜昌讀爲讜訓當與郭注彊者當值同讀詮義述聞乃分爲當理之當相當之當未允王肅僞造古文武成郭注既引僞古文大禹謨貽劃見也不引僞古文武成而僞爲逸書蓋承用舍人及樊孝孫等舊注而改之未盡禮記緇衣太甲曰自作孽不可以逭爲王肅僞作古文太甲篇所襲取逭逃也注亦見禮記不云見禮記者意中有僞古文太甲篇在也僞書盛行於東晉景純不得辭其咎至云郭注不曉音讀云馬盧鄭家法凡遇羣經所稱名物有與周禮違異者恚據周禮訂正以析衷一是郭注未解此例又云後秦姜岌北方學者已知歲差之故景純習國南學置曆算於不問試謀不爲不中其病與牛以後家法寖亡五代儒林重南輕北景純之學較之馬鄭許服固爲遠遜然詁訓矜慎爲功亦勤此書意在尊古研覈辨難有如讞獄以視焦循沈欽韓集矢征南不足過矣殊於儒者秉虛求釋也

小爾雅疏八卷　鼇峯山房刻本

國朝王煦撰煦字汾原上虞人舉人嵗貢教習官知縣小爾雅十三章漢志列孝經情志附于論語皆爲一卷不著撰人名氏藝文類聚始引作孔叢晁公武謂孔子古文見於孔鮒書晉人僞造孔叢剌取以入其書宋人寫館閣書者又就孔叢錄出遂題爲孔鮒所撰自漢迄唐傳注家皆取以訓釋經義舊注疏淺俗本脫譌有三十八種漢魏叢書孔叢子中新安程榮校本七十六種漢魏叢書經翼門東海屠隆武林何允中合校本說郛卷四內天台陶宗儀校本古今逸史合志門新安吳琯東吳惠棟合校本武林郎奎金朱師賓合校本安以釋名爲逸體雅合爲五雅之一曲阜聖裔孔允植校本煦用東晉李軌略解各本及羣書所徵引者雖校訂正爲體疏證詳許氏說文解字參以玉篇廣韻諸書辨其字母與其雅俗以存古文旁徵漢儒正聲以存古音自秦漢迄于晉唐凡傳注之書有關雅訓者並加蒐輯至于齊魯韓詩賈馬鄭王諸經逸注取證不遺以存古訓戴震謂非古小學遺書大致後人皮傳掇拾而成橫加駁難僅有四科志爲辨正同時錢東垣既勤亦頗信此書據宋咸注本爲之校證謂其借爾雅之未備取訓詁以推詳詮釋過于方言學精超乎博雅古文尚書有閻氏疏證後有毛氏冤詞未可以東原書後之言遽成定論也

小爾雅訓纂六卷　浮溪精舍本

國朝宋翔鳳撰翔鳳字于庭長洲人嘉慶庚申舉人官湖南新寧縣知縣七略有小爾雅一篇班志與爾雅並列其來已古唐以前人引作小爾雅者據其本名有以與爾雅同爲一家作爾雅者有省文作小雅者毛氏說詩鄭仲師馬季長說禮往往合爲特以不著書名後人疑其未審援及廣詁祁大也毛詩其祁孔有傳祁大也箋云祁當作麎東晉尚書君牙傳訓祁爲大禮記緇衣篇君雅曰夏日暑雨小民惟曰怨資冬祁寒小民亦曰怨資注曰祁之言是也爲康成學者恒以此書不合鄭君同乎俗說翔鳳謂毛傳多與小爾雅相傳合鄭君不用小爾雅故兩注皆異讀宜以大義爲長嘉慶庚申爲之訓纂釐析廣服廣器爲卷四廣物已下爲卷五末附考及佚文數條間有與正文重出者廣名諱臥謂之大行翔鳳謂通典引風俗通及魏孫毓議與諸書並以未葬無謚嫌與新君同稱又不可言臥故稱大行行讀如字在所之行其義並與小爾雅同至通典注引或說者與文選宋元皇后哀策文注同彼注云周書謚者行之迹是大行受大名細行受細名風俗通曰皇帝新崩未有定謚故總其名曰大行皇帝行下孟反按通典引風俗通乃彼所引俗說選注所引乃應劭所斷蓋應氏獨出己意讀行如爲德行之行當時並不從之故漢書霍光傳受皇帝信璽大行前注孟康曰大行前昭帝柩前也韋昭曰大行者不反之辭也又董賢傳新都侯葬前以大司

馬季送先帝大行此大行[illegible]正是不及之辭與此諱缺之意亦合史記李斯傳云今大行未發喪禮未終則秦已有大行之稱或說以爲起于漢氏者亦非也疏通證明知是書依循古文與兩漢諸儒門戶不隔甚有備達經義者皆孔叢僞書之竄亂耳或曰小爾雅者後人采王肅杜預之說爲之尤孚誣矣

小爾雅義證十三卷 求是堂刻本

國朝胡承珙撰承珙有爾雅古義已著錄小爾雅原本不傳今存孔叢子中世多謂爲僞書承珙初亦疑其僞後乃斷以爲真取戴氏震所疑四事援引古義一一辨釋復采集經疏選注等所引通爲義證十三卷略存舊帙之彷彿闡執後儒之訾議自序謂小爾雅者爾雅之羽翼六藝之緒餘也漢書藝文志與爾雅並入孝經家揚子雲張稚讓劉彥龢之倫皆以爾雅爲孔門所記以釋六藝之文者然則小爾雅猶是矣漢儒訓詁多本爾雅毛公傳詩鄭仲師馬季長注禮亦往往有與小爾雅合者特不著書名然如說文所引爾雅之琮則固明明在小爾雅矣其中如金鋗之辭公孫之籍請命之禮屬婦之名全符詩書深裨經誼洎及魏晉援據益彰李軌作解今雖不存而所注法言是無郘美即用雅訓是固足以名其學矣唐以後人取以爲孔叢子第十一篇世遂以孔叢之僞而並僞之而鄭氏之注中經李氏之注文選陸氏之音義孔賈之義疏小司馬之注史釋元應之譯經其所徵引槩之今本槩然具存此可見孔叢本多剽取古籍而所取之小爾雅猶係完書未必多所竄亂也豳風以孫碩膚陳奐詩毛氏傳疏謂傳以公孫爲成王而又自申其說云豳公之孫也正義引小爾雅廣訓云膚美也此美周公歸周成王年既長大德又盛美於以見公之輔相成王聖德昭著爲美成王即是美周公也承珙貫通詩義注雅之說與奐略同其可以證明毛

旨者為尤多

小爾雅約注一卷 家刻本

國朝朱駿聲撰駿聲有春秋左傳識小錄已著錄 國朝為小爾雅學者王氏煦有疏錢氏東垣有校證胡氏承珙有義證宋氏翔鳳有訓纂葛氏其仁有疏證宋書較精密以此書既擬入孔叢偽書必有竄亂於習龜及不可強通者略之駿聲亦謂小爾雅十三章最古孔叢一書不見前史殆魏晉人依託而採取小雅入之間如走為我戈為句子戟之屬或者附益亦難悉據其語取陶宗儀說郛何鏜漢魏叢書及余有丁數歐閣本郎奎金堂策檻本陳趙鵠聽應堂本顧文慶大房本胡楷渠同審慎裁補錄為約注一卷於假借通轉之誼詮釋為多四尺謂之仞注謂孟子趙注八尺曰仞包咸論語注七尺應劭食貨志注五尺六寸此云四尺與諸家不同程瑤田通藝錄人伸兩臂為尋八尺言度廣也度深則身側臂曲而為七尺考工匠人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尋仞異文必廣深不同毋也程說精確並是四尺則廣深二仞與洫深八尺不異禮祭義深宮仞有三尺是及廡之牆矣誼會其通而不曲為之說仍本師潛研家法也

小爾雅疏證五卷 道光己亥刻本

國朝葛其仁撰其仁字元朏一字鐵生嘉定人嘉慶己卯舉人官歙縣教諭注小爾雅者隋志有李軌略解一卷軌字宏範東晉江夏人自宋南渡後即不傳嘉祐中宋咸審為之注漏略已甚吳師道國策補注所引有出今本外者則為後人刪節久矣其仁博采傳注旁及他書訂正訛舛不為穿鑿太倉王寶仁研覈遺文附疏篇末自叙謂小爾雅者今孔叢為後人偽託而小爾雅漢志列孝經家本出先秦傳習既久真偽易淆其二謂鍾則釜量之新舊不分四尺為仞則攷工之澮洫同制其他援引或滋傳訛疑皆魏晉以後俗師附益如爾雅瑟兮之美衛武猗嗟名兮之刺魯莊非出元公之手要未可以小疵而議其全體自是通人之論其仁深于小學箋疏粲然阮文達以詳備精審稱之自謂書成二十餘年偶有所得隨時改定較李宋咸注為勝矣

方言疏證十三卷 微波榭刻本

國朝戴震撰震字慎修一字東原休寧人乾隆壬午舉人充四庫館纂修官授翰林院庶吉士揚子雲采集先代絕言異國殊語為方言劉歆求方言入錄不與故七略不載班固次李傳及藝文志亦闕常璩華陽國志云典莫正于爾雅作方言應劭而下籍引日多歆書云十五卷郭璞序亦云三五之篇隋唐志皆云十三卷其併十五為十三在璞注後矣震以古者小學一家列於六藝之末今所存者獨爾雅方言說文解字數家校方言從永樂大典得善本正其舛訛漏略採摭羣書以為攷證得疾足痿不能行猶日勘定不倦校畢未及上進而卒盧文弨謂方言至今日而始有善本義難通而有可通者通之有可證明者臚而列之改正譌字二百八十一補脫字二十七刪衍字十七自宋以來諸刻洵無出其右然其當增正者尚有也又其中有錯簡兩條亦尚有字當在上條之末而誤置下條之首及不當連而連者有過信他書輒改本文音義之有遺者誤改者改正百有餘條孔撝約謂殊方別語絕代離詞皆轉注之指歸亦凡將之墜緒得盧戴兩氏之書逐條詳證之誠治經讀史博涉古文詞者之至章矣劉台拱有方言補校一卷在端臨遺書中

國朝錢繹撰繹字小廬嘉定人大昕從子諸生大昕精研
古經義聲音訓詁之學謂古人音隨義轉故字或數音
一門群從皆治古學是書詳於音訓及郡縣沿革山川
所在謂子雲於方言多俗字太元多奇字其有意指不
必一一考正初别國不相往來之言云者揚子自明作
此方言之指也荀子非相篇文而致實博而黨正謂致
為至黨宜為知言文而不流於建為博而能知其邪正
也相親愛謂之知亦謂之善相親暱謂之善亦謂之黨
知謂之黨不知亦謂之儻以相反為義也解寤謂之黨
昏昧亦謂之曈光明謂之黨朗不明亦謂之儻朗亦以
相反為義廣雅鬱悠思也重言之曰鬱鬱曰悠悠合言之
曰鬱悠憂思積而謂之鬱悠大氣蘊積謂之鬱攸其義
一也轉言之鬱邑亦作鬱悒亦曰鬱埋亦曰鬱伊倒言
之曰伊鬱鬱陶既訓為憂凡一字兩訓以相反為義者
甚多爾雅鬱陶繇喜也又云繇憂也繇字有憂喜二義
鬱陶亦猶是也佚陽雙聲字亦作跌踢文十三年穀梁
傳兄弟三人佚宕中國後漢書孔融傳跌蕩放言廣雅
敝儻卓異也亦作倜儻並為形容之詞盧云佚揚與佚
蕩佚惕劮惕跌宕皆同漢書揚雄傳為人簡易佚蕩晉
灼曰佚蕩緩也正本此戴氏據廣雅劮惕婬也之文改
惕作婸不考之漢書盧說是戴說非也於盧戴皆不局
同自具心得其改汝瀕出天息山由許州郾城縣流入
汝寧府西平縣此古汝水舊道也元末因汝水泛溢為
蔡害于汝寧府舞陽堨斷及明嘉靖中西平亦斷汝水
祗上承遂平灈潩諸水流逕汝寧府城而東下盡汝源
變易今古不同矣亦他家箋注所不及詳也

續方言補正一卷　藝海珠塵本

國朝程際盛撰際盛原名琰避　仁宗御名改字奐若號東冶長洲人乾隆庚子進士累官湖廣道監察御史杭大宗續方言　提要議其耳目之前顯然遺漏又有方言所有而複載者際盛為補一卷校正一卷際盛博聞好古程易疇稱其著才精研鄭興眾手摘鄭注之要區為三卷曰周禮故書考儀禮古文今文考禮記古訓考又著說文古語考引經考於小學具有根柢故是編蒐羅古義校定誤書所謂事小而功鉅者也世駿原書前後類次一依爾雅但不明標其目此書續著駢徵未之排比於提要所舉玉篇等書所引諸條皆亦關方言可以補揚雄所闕者亦未全載則仍未為完備矣

續方言疏證二卷　光緒丙戌刻本

國朝沈齡撰齡字與九江都人監生杭世駿采注疏說文釋名諸書為續方言於三代及漢以前謠俗語言之異類方以從引據典核頗有裨益於訓詁長洲程際盛嘗為之補正齡與劉毓崧同時書中多引其說采摭甚博亦無孫從從我之習謂凡同聲者義無不通於六書雖故多所是正以謂達竟者亦盡之義竟之引申為終文引申之為窮古凡占聲字皆可云書寫竹為之則謂之笘巾帛為之則謂之帖皆見精核劉嶽雲跋云凡一義而有數文一物而有數名大半由于方言方言之不同尤多由于方音五方氣稟有剛柔清濁之殊因之言語有緩氣急氣緩舌急舌長言短言橫口合脣蹙口開脣閉口籠口之別以其音之不同而別擇一字以當之或增制一字以實之蓋雅正之言四方共解方俗殊言惟能通其轉之原而後可以會通不以俗字入書不為望文生訓亦言小學者所不可不知也

校定皇象本急就章一卷 功順堂叢書本

國朝鈕樹玉撰樹玉字藍田號非石吳縣人王伯厚所注急就篇所引皇象本遂出顏監注本上嘉慶辛未樹玉見趙文敏正書急就章出皇象本後又獲明正統間摹宋仲溫合刻石本以之參校下附異同自叙謂漢志著錄小學如倉頡凡將元尚劉恭久已罕見今僅存急就顏監不據皇本或有意改之字茲以趙本為主云樹玉游錢宮詹門精於說文因及金石文字此書以蠡斗參升半卮觛蠡當因蠡斗當如斛以大斗之斗說文作料勺也獨云兩斗三升今作蠡斗參升則重複不辭又祠祀社保叢臘奉蓋因疾病而禱祀鄉閭之社保今改保作稷釋為先農失之其考證皆有依據同時江都陳本禮著有急就探奇自謂取之顏注十二三取之王注十一二注外加箋務使章各有指句各有義而卮言曼語等於郢書燕說可勿論矣

急就章考異一卷 廣雅書局刻本

國朝莊世驥撰世驥青浦人漢黃門令史游以元帝時作急就篇其文多古語古字古韻鄭康成孔穎達注經李賢注史皆引此書所存注解惟顏師古及王應麟本世驥覈其異同箸為考異一卷遷義鄭知同跋謂其本特多紛歧大較因漢音相沿習用章草世罕真書輩遂疑似致生乖刺亦由作者非一數寫而後聲譌誼近偏相章混者有之世驥案證斟酌略無偏駁獨是標舉諸本文義不備解釋亦無龍突且至闕如其正文提皇本為綱以諸本中皇為最早首題下注云用紹聖三年勒石本為據者皇書舊有碑文宋代重刊莊氏蓋見其拓本而未申明又所標玉海本乃宋高宗初艸羅與王易以正書載在篇端者其實所列各本並據玉海是書本無序述似未畢功傳鈔譌脫往往不可卒讀知同實為之訂補也孫星衍嘗言歷代傳摹急就漢有張芝崔瑗魏有鍾繇吳有皇象晉有衛夫人王羲之索靖後魏有崔浩唐有陸柬之時人又多臨本宋有太宗御書黃庭堅李仁甫米文公皆有刻本元有鄧文原明有宋仲溫俞和注之者有後漢曹壽魏劉芳周豆盧氏齊顏之推今所見法帖有紹聖三年勒石本與玉篇所載碑本文字異同皆合則即王應麟所引碑本也序述源流最為詳備世驥正定文字亦頗引其說焉

釋名疏證八卷 經訓堂叢書本

國朝畢沅撰劉珍釋存三十篇見後漢書其書久佚北海劉熙成國釋名錢大昕據吳志以為漢末名士建安中避地交州故其書行於吳韋昭嘗辨其誤據韋昭之辭唐宋人書所引有釋爵位篇今無爵位之目原叙云凡二十七篇後人據見存之篇數以改之也其書參校方俗考合古今晰名物之殊辨典禮之異以同聲相諧推論稱名辨物之意可以考見古音及古人制度之遺沅取羣經及史漢書注唐宋類書道釋二藏校其同異正缺失又益以補遺及續釋名二卷江聲用篆文手書别刊一本釋典藝云譜布也疏證說文無譜字蓋古止用表案史通表歷篇譜之建名起於周代表之所作因譜象形故桓君山有云太史公三代世表旁行斜上並效周譜則譜在表前至說文無譜字當是通用普北堂書鈔引韋昭辨釋名主簿者主諸簿書簿普也聞普諸事也是其證釋兵云手戟手所持擿之兵也疏證謂戟已見上此又區分車戟手戟近複豈手戟别一物故釋之歟矛車上所持也疏證謂考工記說車有六等之數不言戟矛則車上無戟矛也案周禮夏官司兵掌五兵司戈云五兵者戈殳戟酋矛夷矛後鄭云車之五兵司農所云者是也步卒之五兵則無夷矛而有弓矢考工記廬人六建既備車不反覆注六建五兵與人也五兵即上所云戈殳戟酋矛夷矛詩清人箋二矛酋矛夷矛也皆車上有戟矛之證畢說皆未之詳考然大體精博薈萃羣書以校正其文證明其說欲究聲音訓詁者所不可少也

釋名補證一卷 南菁書院藏書本

國朝成蓉鏡撰蓉鏡字芙卿寶應人舉人用畢校本釋名為之補證釋天云天豫司兗冀以舌腹言之青徐以舌頭言之風兗豫司冀横口合脣言之青徐風踧口開脣推氣言之謂今等韻家分牙舌頭舌上重脣輕脣齒頭正齒喉半舌半齒為九音相傳來自西域攷隋書經籍志籍後漢書佛法行於中國得西域書能以十四字貫一切音謂之婆羅門書此即唐僧守溫三十六字母之權輿然志初不云九音來自西域也觀釋名已有舌腹舌頭横口合脣踧口開脣之云西高誘注戰國策呂氏春秋淮南子諸書亦有所謂急舌急氣緩氣閉口開口籠口者然則九音洵中國儒家之學矣糾輿藏棄康誦孫炎然初立翻語晉人以譯西域釋氏之言釋氏之徒因竊為己有謂來自西域用意略同釋州國篇西海海在其西也謂古所傳西海有五一為今之青海漢書王莽傳元始五年羌豪良願獻鮮水海允谷鹽池為西海郡是也一為今之昌寧湖水經注休屠澤俗謂之西海是也一為今之博斯騰泊水經注敦薨之水自西海逕尉犂國是也一為今之裏海漢書西域傳于闐之西水皆西流是也一為今之地中海西域傳犂軒條支國臨西海是也晉書地理志西海郡故屬張掖興平二年武威太守張雅請置攷漢時居延故縣即今額濟納旗在居延海西南故漢書地理志云張掖郡居延居延澤在東北以地望測之青海在旗南魚海在旗東而博斯騰泊裏海地中海相距更遠故之西境絕無池澤可以當西海之目者然則興平中立西海郡亦祇借以為名并無實指成國謂海在其西尚未確攷證精詳足補畢書之未備其餘辨讀名物亦多所補正皆有足據

廣雅疏證十卷家刻本

國朝王念孫撰念孫字懷祖號石臞高郵人乾隆乙未進士改庶吉士散館改工部主事官至直隸永定河道元魏孝文帝太和中博士張揖采蒼雅遺文爲書凡不在爾雅者著于篇其篇目皆依爾雅表上廣雅分爲上中下卷曹憲作訓注分爲十卷避煬帝諱改名博雅其後曹注亡失但存音三卷曲阜桂馥嘗謂治廣雅難於爾雅爾雅主釋經多正訓廣雅博及羣書多異義爾雅有孫郭諸說廣雅惟曹音爾雅爲訓詁家徵引兼有陸氏釋文廣雅散見者少無善本可據念孫師戴東原受聲音文字訓詁遂通說文爾雅時邵晉涵爲爾雅疏段玉裁爲說文注遂綜其經學納入廣雅官御史時注釋廣雅日以三字爲率十年而成書名曰疏證凡漢以前倉雅古訓皆搜括而通證之謂訓詁之旨本於聲音就音音以求古義引伸觸類不限于爾雅說文之外似乎無所不達然聲音文字部分之嚴則一絲不亂此乃藉張揖之書以納諸說實多張揖所未及知者學者比諸酈道元注水經注優於經云自序謂此書凡字之譌者五百八十脫者四百九十衍者三十九先後錯亂百二十三正文誤入音內者十九音內誤字入正文者五十七皆隨條補正廣雅諸刻本以明畢效欽本爲最善凡諸本皆誤而畢本未誤者不在補正之列最後一卷子引之說效范氏穀梁集解子弟列名之例也閩時盧學士文弨有廣雅注釋三卷實未成之書錢徵君大昭誤廣雅疏義

二十卷亦未見

字典考證十二卷　高郵王氏四種本

國朝道光七年王引之奉　勅撰康熙四十七年　勅撰字典四十二卷切音解義一本說文玉篇兼用廣韻集韻韻會正韻其餘字書一字一音一義之可采者靡不詳備其引據諸書自經史諸子以及歷代詩人文士所述考羅博證使有依據道光初引之充　武英殿正總裁召對時從容奏言字典一書當年成書較速纂輯諸臣間有未及詳校者應加校正奉　諭旨與奕繪阿爾邦阿那清安等將原書校看詳加考正再行刊刻引之精於聲音文字訓詁之學手自校勘凡字句譌誤之處皆照原文逐一校訂共更正二千五百八十八條分條注明各附案語照原書十二集輯為考證十二卷是書臚陳訓義於古今形體之辨方言聲氣之殊辨析豪芒使學者備知源流助流政教惟是卷帙浩繁迫於期限引用書籍字句間有譌誤至是細檢原書詳校修改而同文之治咸有所遵守矣

經籍纂詁一百有六卷附補遺　琅嬛僊館刊本

國朝阮元撰治經必先通訓詁古無彙輯為一書者字書韻書之多若唐志天聖太后字海諸葛穎桂苑珠叢顏真卿韻海鏡源其書久逸乾隆間戴震在書局朱筠視學安徽皆欲纂集傳注以示學者未及成編元與孫星衍朱錫庚馬宗槤相約分纂鈔撮群經未及半而中輟乙卯提督浙江學政乃手定體例即字而審其義依韻而類其字有本訓有轉訓次敘布列分門編錄成書一百有六卷又續為補遺攷訓詁賅音讀六藝群書所載甚備實有功經學之書其凡例謂采輯雖出眾手傳寫數過譌誤不免凡取用者宜檢原書錢大昕序謂此書出而窮經之彥煥然有所遵循鄉壁虛造之輩不得騁其說以炫世王引之序謂曉者取古人之傳注而得其聲音之理以知其所以然而傳注之未安者又能博考前訓以正之庶可得古聖賢著書本旨是皆能言纂輯是書之意臧鏞堂跋謂卷帙繁重限於時日未盡覆檢原書而易書詩三禮爾雅字林釋文楚詞等纂稿無科為之審正經子有失載正文者並補錄之校閱之下更隨筆改訂刪煩鉤要分并歸合而條次其先後鏞堂實司校勘也書目答問謂以經為主列諸經目錄文字音義之屬今依小學考入訓詁類

釋繒一卷　燕禧堂五種本

國朝任大椿撰。大椿字幼植，一字子田，興化人。乾隆己丑二甲一名進士，授禮部主事，轉郎中，陝西道監察御史。從大興朱筠學，淹通於禮，尤長名物，博綜羣書，裒以己意，著有弁服釋例、深衣釋例、小學鉤沈、字林考逸外，為釋繒一卷。大綱謂繒帛也。熟帛曰練，生帛曰縞，曰素，曰綃，曰練，曰絹，繒之細者曰縞，曰素，曰纖，曰阿，曰縐，曰綾，曰縑，曰縈，大絲者曰紬，曰絓，曰紨，曰纏，曰絡，曰絹，厚者曰綈，曰大練，曰大帛，繒之有文者曰繖，曰錦，曰繡，曰綺，曰綾，曰縵，無文者曰縵。其通名者縞一曰素一曰鮮支一曰縐一曰縑素一曰絹一曰紈一曰縡一曰縞一曰縠一曰縐綃一曰縞一曰紗一曰縈一曰鮮支一曰縠一曰縰一曰紡一曰縑縑一曰繰紗一曰縠一曰紡一曰縼縠一曰羅羅縠一曰纖綃一曰縑一曰素一曰緇一曰絡綺一曰綾一曰羅錦一曰綺。此其名義可推者也。每條下裒輯經傳史志以為之說，條分義舉，簡要賅括，論者謂爾雅之廣疏，乃禮經之別記。云纑，說文未練治纑也。玉篇結呆也，从麻，後聲。徐鍇曰：後非聲，疑後字譌，當從復省乃得聲。廣雅纑未績之說，纑未治，不必立纑名，非獨失在聲不諧也。廣雅纑，絡，績也。大椿詳矣。王石臞疏證據晉書音若木反，論衡染練布帛名之曰采。書無染練之治名曰穀，麤無染練之治即所謂生絲也。穀與纑通，急就篇師古注絡即今之生綱。緼絡皆為生絲，其義顯矣。

釋服二卷　皇清經解續編本

國朝宋綿初撰。綿初字守端，號礎園，高郵人。乾隆丁酉拔貢生，選儒學訓導，江蘇稱其邃深經籍，尤長於詩。戴震嘗言誦古禮不知古者宮室衣服等制，則述於其方莫辨其用。是書綜先儒之異同，下以己意，援文摘句，尋例析辭。一祭祀朝覲之服，曰冕，曰天子之冕，曰諸侯以下之冕，曰天子冕服，曰諸侯以下冕服，曰冕服之黻，曰冕服之芻，曰冕服之幅，曰冕服之舄，曰冕服之帶，曰爵弁，曰爵弁服，曰元冠，曰元端服，曰玉藻朝元端夕深衣，曰明衣，曰寢衣。一朝聘聽朝之服，曰皮弁，曰皮弁服，曰委貌，曰端服，曰韋弁服，曰冠弁服，曰弁首之制。一口口之服，曰冠制，曰緇布冠，曰髻纓之制，曰衣裳之制，曰大帶，曰革帶，曰佩，曰德佩，曰事佩，曰屨，曰深衣，曰長衣中衣，曰深衣之袂，曰諸服之裏，曰天子之裘，曰諸侯之裘，曰卿大夫之裘，曰士裘，附庶人之裘，曰裼襲之裘，曰裼襲之制，曰袍，曰襦，曰衿，曰褌，曰韈。於端服、元端服及裼襲之別，辨之尤詳。其謂服上得兼下，下不得僭上，為能汲古義之精微，得鄭氏之樞要矣。

釋穀四卷 廣雅書局刻本

國朝劉寶楠撰寶楠字楚楨寶應人道光庚子進士官直
隸三河縣知縣經典稷粱秫儒者多不辨邵氏爾雅正
義以粢稷眾秫為今之小米以秬黑黍為今之高粱程
易疇著九穀考多目驗為有據辨別禾黍稷三種最精
郝蘭皋謂程氏以稷為高粱粟為穀子粟米為粱米蓋
意亦有未盡經典黍稷連言黍為大黃米稷為穀子其
米為小米然稷又包高粱秫者稷之黏者也稻之黏者
亦名秫爾雅之眾秫則黏稷今北方謂穀子之黏者為
秫穀子其米為小黃米謂高粱之黏者為秫秫蜀黍乃
高粱之別名邵氏遂以黍為高粱失之甚矣寶楠疑爾
雅釋草九穀俱載獨於麥不載來牟而載雀麥遂麥二
種皆是荒穀非日用所食九穀考於麥豆麻三穀外亦
多闕略是本稽說廣引群書旁推交通作釋穀其篇韻
以下及諸方言字多別體義亦無徵其有與經史相證
明亦采錄焉黍稷稻粱禾麻菽麥證之經傳明辨以晳
其釋蜀黍戎菽胡豆胡麻之類謂凡物之大者皆得稱
蜀稱戎稱胡而闢齊侯獻戎菽張騫得胡麻之謬蓋凡
物之大者曰王曰蜀曰戎曰胡曰牛曰馬曰龍曰虎曰
鴻物之小者曰童曰妾曰婢曰荊曰楚曰康曰羊曰兔
曰鼠曰燕曰雀古人比事屬詞之通義也

駢雅訓纂十六卷 省不為齋刻本

國朝魏茂林撰茂林字笛生龍巖人明中尉朱謀㙔研究
六書博通聲類取古書駢偶合并之言依爾雅作駢雅
七卷初未有注國朝祝尚書慶蕃嘗屬門人童方立注
有釋詁十卷未竣而卒茂林於道光壬午假得之次第
編輯辛丑成書名曰訓纂分為十六卷提要譏其以藻
井為刻扉茂林謂其自序稱所見異辭所傳寓異辭皆不
刪庭固自言之藻井異義見御覽引風俗通刻扉之說
見演繁露說並與選注異又議其以都御史為大司寇
詹事為端尹尚治俗稱通考所載二名皆龍朔二年改
非俗稱又議其複引爾雅此書本採駢字經史中重言
謰語皆所必錄所收爾雅僻字甚夥不僅歲陽月名五耶
四荒也於原書推闡甚至凡例有云鬱儀博極群書所
據之本今多未見其中不無歧誤分系各條不敢如陳
晦伯之正楊亦不敢如徐遵明之袒鄭景純於爾雅方
言山海經注多云未詳崇賢選注亦然訓纂於各門多
未得其義訓之所在間採他說仍應闕疑亦足見其矜
慎也

別雅訂五卷 滂喜齋叢書本

國朝許瀚撰瀚字印林日照人道光乙未舉人嶧縣教諭

吳玉搢山夫考古書文字之異同取字體之假借通用者系韻編次各注所出為之辨證著別雅五卷瀚嗜金石文字於訓詁尤深道光甲辰張穆石舟以此書屬為校勘石舟歎其精嚴丁晏柘唐與石舟書云先生自言少作不足存見柔餘客語瀚謂委蛇盟體先生所著金石存歷廿事此則卌餘事則此書固在金石存後矣疑此時創稿隨時增益更訂未盡耳不盡少作也書中論假借處或極當或極通今據其通者以通其實則無往不適假借全在聲聲近斷為假借無疑音近通用不在義之同本無其字依聲託事假借之正也既有其字同聲相代假借之變也要皆全繫乎音假借專以音轉注專以義疊字疊韻雙聲用作形容之詞往往不顧本義而惟取同音大抵形容之字皆以音通不能拘其本義故變體最多有爾之而無其字者之而有其字借也者之而有其字而非其音者也者之而有其字而同其音借也凡所平議折中至當光緒戊寅丁艮善繕寫編次題曰別雅訂其曰壽昌案者柘唐子也艮善時樹注一二潘文勤與印林遺著並刻焉

比雅十九卷 藝林山房刻本

國朝洪亮吉撰亮吉究心小學著六書轉注錄八卷復撰比雅十九篇依爾雅之目始釋詁終釋器凡經傳遺言以及老莊管荀逸書白虎通馬班諸史彙輯條貫屬辭比事歸當合一江藩趙懷玉均稱十二卷伍崇曜得是本無卷數據篇第分為十九卷跋謂原本從祖龍中敘出首尾焦爛今凡闕行闕字悉仍其舊其間篇第互移前後重見有釋木釋馬釋草誤入釋詁者爾雅釋親第四釋宮第五釋器第六釋樂第七釋天第八釋地第九釋丘第十釋山第十一釋水第十二此則釋天第四釋地第五釋山第六釋水第七釋人第八釋宮第九釋器第十釋樂第十一釋舟第十二且以釋人易釋親并釋丘於釋山出釋舟於釋水釋地附日月釋人附衣飾釋舟附車釋鳥附獸殆一時未定或有意變通增損茲亦均不敢改云云訓詁有本義有引伸之義展轉相訓者名物象數假借繁多先後積采輯傳寫時有譌漏惜未能覆檢原書為之審正也

拾雅二十卷 嘉慶己卯原刊本

國朝夏味堂撰。味堂字澹人，高郵人。是編取凡文同義異、文近義同、經師別解，詳著於篇，辭取舊注，仍依前雅部居，名曰拾雅。所標補大要有三：一拾雅釋，拾爾雅已釋之所未備也；一拾廣釋，拾廣雅已釋之所未備也，字目見爾雅者不復出；一拾遺釋，拾爾雅方言之所未備也。詁言各條皆循經史子集為次，義訓錯出，不以類敘；釋訓以下則事物類敘，不計原書之先後。本以補前雅之缺，而或有與廣雅複出者，以其語焉而不詳也。所未取有六：一則經傳所已釋，一則自有專書，一則前雅及覆互訓，一則古體字，一則方言說文三倉字不為經史羣籍采用者，一則見於小爾雅釋名亦不復出。弟紀堂為之注，經傳全注義取貫通，聲近義同者本文無采亦有補出，注中者原書之注明云某與某同或云某某通用，故本文不取而注不容略；又有一字同而注語不取前書，取後複書者，以前書無注、後書有注也。味堂自謂同者得其會通，異者博其旨趣，析虛則以聲，貫無徵實則以事。羞之嚴鐵橋審為糾正譌字，宗茂初審定題籤。書出於經籍纂詁、廣雅疏證之後，雖複脫不免，其綴輯亦云勤矣。

周秦名字解詁補一卷 聚學軒叢書本

國朝王萱齡撰。[illegible] 名字相配，王文簡作周秦名字解詁，定以五體，測以六例，多取古音相近之字以為解，宗聲音之統貫，察訓詁之會歸，附後三十一事，以為古訓不可周知，志從蓋闕。萱齡從文簡遊，為解詁補一卷，糾正為晉士為字子輿，用錢唐事之說，謂釋草其萌蘿蕭萌為竹之始生，輿即萮之假借，蕩卯蘊字俱有始義；楚公子貞字子囊，謂易九家注坤為囊，利牝馬之貞，安貞吉，利永貞，故字子囊；楚觀從字子玉，謂玉藻習容觀玉聲注玉佩，集韻瑤璐玉聲也，說文從，隨行也，行必佩玉，從瑤祇作從容，故觀從字子玉；晉楊食我字子石，謂段氏說文注食△米也，从皀△聲，△集衆米而成飯也，石字或借為碩大字，或借為鼫字，食我字見詩魯札；箕字子京，謂古箕荄同字，故箕子孟喜作荄滋，史記與萬物方荄滋，孫子箕佐十京為荄，荄京俱大也；趙李儀字牧，儀乃椒之譌字，禮運鳳皇麒麟皆在郊椒，天官藪牧養蕃鳥獸，椒藪同字，故椒字牧。擧而觸類而長，於詁訓之要在聲音，聲之相同相近者義無不甚相遠，頗能明其要也。然逐條疏辨，自謂蓋闕之義，其不能無得失也。

說文引經攷二卷 咫進齋叢書本

國朝吳玉搢撰玉搢字藉五號山夫淮安山陽人廪貢生官鳳陽府訓導鄭司農深通六經而先明訓詁許祭酒專精六書而並研經義說文所引諸經有文同者有文異者有文異而義同者亦有文異而義亦異者前人往往以其不合于今本訾其紕繆以為譌誤程瑤田嘗謂論語不使勝食氣說文氣作既曰小食也引論語以證之蓋古文氣息字作气加米則為氣稟字與既字相同通然後世於氣字無不讀為氣息者不有說文則論語食氣二字難通其義矣孟子疾首蹙頞頞字說文曰鼻莖也蹙其鼻莖乃與疾首相貫是憂之形於面目者嘉作顰顰字與伸眥連文則可人有所思輒伸眥以蹙其頞頞深憂之容也揲閱持也又云迗四丈也八揲一迗不有說文則易繫傳揲之以四以象四時不知揲為閱持兩手間容五尺矣菏澤引禹貢浮于淮泗達于菏澤不有說文不辨今本尚書菏作河者為轉寫之誤矣凡此之類難遽數之以終其說玉搢盡取說文引經之異同論列考訂於經師授受之各殊篆隸相承之遞變形聲相近之通假頗能得其大概許氏之書古義燦然未能詳稽博辨多所發明於讀經者亦不無裨補也

說文答問一卷 小學類編本

國朝錢大昕撰顧炎武日知錄云自隸書以來其能發明六書之指使三代之文尚存於今日者說文之功為大學者一點一畫莫不奉為規矩而愚以為亦有不盡然者其書所收率多異字又一書之中有兩引而其文各異者欲讀者通其意不泥其迹大昕以叔重生於東京全盛之日諸儒講授師承各別悉能通貫故於經師異文采摭尤備今人視為隱僻之字大率經典正文也經師之本互有異同翻重取其合乎古文者稱經以顯之其文異而義可通者雖不箸書名亦兼存以俟後人之決擇古書簡而有法繇心人未易通曉顧氏謂說文參商星也為不合天文孫星衍與臤善屬書謂參商為句以注字連篆字讀之下云星也蓋言參商俱星名說文此例甚多大昕亦謂讀古人書先須明其義例乃能辨其句讀非可妄議參商二字連文以證參之从晶本為星名非以商訓參承上篆文故不重出朱筠重刻說文序云訓參為商星乃連大書讀即如水部河水出焞煌塞外渤澤在昆侖下之例明參與商同為星非參商亦不知也即用大昕之說[illegible]辨錯綜貫串多前賢所未到嘗言許書傳寫已久多錯亂遺脫徐鉉雖工篆書至於形聲相從之訓不能悉通其他增入會意之訓大半穿鑿附會之書謂其新附四百餘字多委巷流傳鄉壁虛造觀其進表云復有經典相承傳寫及時俗要用而說文不載者承詔皆附益

之乃知增入俗書出於太宗之意鼎臣羈孤疏遠處積忌之嗣不敢引古義以力爭而闇於注中微見其旨此尤平心論事深有見於古人不得已之衷也

說文解字舊音一卷經訓堂叢書本

國朝畢沅輯（說文言從某聲讀若某某其皆四反切前有音隱一卷見於隋志注）以許君之書以文定字以字定聲其立一為耑者皆文也形聲相益者皆字也故云文物象之本字孳乳而生其例有云從某某聲從某某省聲從某從某某亦聲又云讀若某某其時如鄭眾鄭興杜子春及康成之徒注諸經禮高誘注呂不韋淮南王書皆然自反音興而讀若之例遂變反音仿自孫炎李登作聲類亦用之晉呂忱依託許書作字林其弟靜因聲類作韻集韻書實始為唐以前傳注多稱說文解字音隋書經籍志有說文音隱疑即是也次在忱書之下云有四卷不詳撰著姓名及時代為忱以前人所作無疑唐世言文字聲音者多宗許及忱惟顏籀則文字用許聲音用聲類故所注漢書悉就章及匡謬正俗皆無許書音然從陸德明釋文五經文字九經字樣史記索隱後漢書注晉書音義北堂書鈔藝文類聚初學記文選注等書摭錄為一卷許書有徐鉉等校定音並唐韻有徐鍇繫傳音朱翱所加有五音韻譜音則唐以後所改學者疏證以佐古義音切以復古音斯以與許氏合舊則是編洵探本之資也惟所采之書止載書名未標篇第又於諸書所引未及比時往往誤切或俗字為正字亦間有所遺夫曰舊音不審出誰氏曲阜桂馥謂宋書謝靈運山居賦自注云鰻音曼鯉音禮鮒音附鱮音敘鱒音寸袞反鯇音睆鯶音連鯿音篦仙反魴音房鰫音庸魦音沙鮍音居綴反鱨音上羊反鯔音比之反鱧音竹侖反皆說

文字林音據此知音隱在宋以前足以證明沅說也

說文解字通正十四卷 聚學軒叢書本

國朝潘奕雋撰奕雋字榕皋吴縣人乾隆己丑進士官內閣中書（户部郎中）自六書之義不明後生轉寫字體譌變而音亦戾於古顏元孫立通正俗三例定字而舛失偏旁張有以徐鉉刊定說文為真本凡徐所未入及新附字概指為許書許之所無並為正體兩家意在違俗而（[illegible]）未能叅校是非斠量固最其他又或求勝於說文拾鍾鼎之墜文逞鄉壁之小慧名為尊古而實真贗叅半誕妄難憑厥失惟均奕雋以字有正義有通義有正讀有通讀取許氏一書考其古人通用與夫許氏不載審為漏落者並援據徵之以助稽覽籀文奇字見於𦘔文者不復具錄貴復古以證今不鄙近而好異意在使學者明通假之指偏旁之義形聲事意之分因文字而得古音知古訓非侈談復古博稽篆籀古隸譌更正文徒務好奇之弊者比也

說文解字羣經正字二十八卷嘉慶丙子刻本

國朝邵瑛撰瑛有劉炫規杜持平已著錄唐大歷中司業張參作五經文字據說文字林刊正謬失開成中唐元度增補為九經字樣郭忠恕佩觿自記謂干祿書以鉄字從金旁唐元度以弁互見隸省刊謬正誤混說逢逄五經字書不分枝校徵長孫氏則曰可知而不可行驗張司業又云久訛而不敢改而惠氏棟又駁忠恕以示字為視而以視為俗字錢氏大昕亦謂夏英公未通六書之原不能別擇去取故蹖譌複沓較之汗簡為甚程瑤田云說文埻射臬也讀若準周官司裘注制之以為臬釋文臬齊作準毛詩疏引鄭注譌作質且云質者正也是鄭注刊本字畫已譌而尚存其似詩疏更譌而易其文與義不有說文則皆莫知是正之矣瑛抽繹說文致之於經滌偏旁之多舛即點畫之失宜於書體乖違一一標識名曰羣經正字不曰十三經者以逸周書大戴記國語今不列於經亦並引也據說文以明經字之有正不使類譌承謬求便俗而失本真亦甚有功於學者

說文楷字七卷補遺一卷嘉慶八年刻本

國朝王玉樹撰玉樹字松亭安康人乾隆己酉拔貢就職州判嘗權惠州府通判說文自唐宋以來傳鈔互異晉呂忱字林既錯雜不完玉篇為孫愐增刪非希馮之舊今所行繫傳經宋張次立更定毛氏又據以剜改鉉本玉樹精六書之學著說文楷字七卷首敘經歷徵許氏所引古文不為開成石經開元衞包所能次辨體以字證經以經證字如吳澄書纂言謂濟泲已通用誤引南濟北濟之類次審音古無反切恒存古韻世代顯齬析衷於孫愐丁度等書次訂誤正汲古閣之差舛如惠定宇易述仍毛氏之誤之類次數附定徐氏之新增如趙東潛校水經以新附為正文之類次正譌舉偏文俗體而辨之末以許氏五百四十部為目錄而名以序志終焉師董樸園藏書甚富其攷據多所取資條分縷析攷辨綦勤意在正俗求古而推證本文或簡略或未允中亦間有謬誤卷一禂詩曰既禡既禂騶或从馬壽聲玉樹謂今小雅吉日章作既伯既禱考毛傳詩上有臣鍇按三字則詩乃小徐所引非許語卷四乃从丂从夕益至也讀若詩曰我乃酌彼金罍玉樹謂初印本如此今本因同字不當云讀若故獨於此處剜去讀若二字版有空白一說謂所剜去者是从乃二字非是蓋以乃即从丂不應重出也論者謂此憑虛遺言初印本今空白處是从乃二字伊秉綬序唐李陽冰之從子騰集目錄五百餘字刊於石而林罕撰小說隨字出入以運偏旁五

代僧夢英書偏旁五百三十九字考石本火丶部多丂
部仍是五百四十字郭忠恕先與書則曰五百卅九此文
治郭氏之誤而未嘗按籍以攷也

說文古語考一卷乾隆戊戌活字版本

國朝程際盛撰方言楚語謂至為詹小雅六日不詹傳訓為
至詹之為至載於爾雅乃古之方言說文亦多三代及
漢以前語如秦晉聽而不聞聞而不達謂之聹諸條皆為
方言所有所釋字義與方言相同者不一而足逸字殊
音可資證驗際盛既校正續方言復為說文古語考一
卷解其字義多引前言稽譔其說不參己見雅於古聲
古訓確證精疏猶多未逮有待後人之補正然其蒐羅
古義使舊書雅記故俗語不失其方亦頗有裨於小學
也長洲李禔亭謂其功與郭景純爾雅釋詁釋言諸篇
之注等則過譽矣

說文古籀疏證六卷 功順堂叢書本

國朝莊述祖撰述祖字葆琛武進人乾隆庚子進士官知縣是書原名古文甲乙篇變通說文條例說文以古籀合篆文述祖以篆文從古籀視三字石經汗簡古文四聲韻擇其信而有徵者為正字有字見於鍾鼎以意說之而無確據者有鍾鼎所不載以偏旁推測而得者有鍾鼎所載而不得其說者為闕疑字見於說文汗簡古文四聲韻相沿用之其實从小篆羼入者亦備采用為演篆小篆相傳之字沿譌已久大底漢初時習見隸書傳授生徒但取應用又且不經見倉籀古文并非李趙胡毋之舊備列之為辨誤古文舊說本無是義斯高之徒附會刑名家說者悉辨正為復古條理鉤稽觸類引申成一家之學自序謂皇帝造甲子以通卦氣而文字興由文字以求甲子由甲子以求八卦知歸藏納甲之義與周易相輔而行字敘商周彝器如震兌巽艮其字皆取象於月推而廣之名物動植有文字者悉寓至道說文分析偏旁以篆文為主古籀從之或有古籀為部書者亦必篆文所从之字蓋古文久絕能讀者少尚書家伏生亦以今文讀古文與孔安國同漢時皆以秦大篆為籀文特從古籀增損古籀既亡建武時大篆亦殘缺故舍小篆無可依從始一終亥乃文字之所由起其據形聯系不以甲乙但據偏旁亦有不得已而然者鶡冠子云倉頡作法書从甲子即許氏偏旁傳例正以古籀自甲至亥分為二十二部雜以鍾鼎校說文謂鍾鼎有橅篆之失有傳寫之訛有古器之贋不據鍾鼎以改說文不舍說文以言鍾鼎其敘次先古文次籀文次篆文其解說先敘許氏本義次采諸字說次附所先以謹業別之稚不墨守許學而謂說文有轉寫之訛無厘造之妄世所傳爲布字體皆是小篆大抵出於新莽之世莽使甄豐改定古文古文不足應用遂改小篆變其筆法或顛倒上下省去偏旁實無所謂古文者故所采甚少又竟據文志為辨正庚以後如李陽冰諸人所肊改不使雜廁其間謂周秦古書漢人讀漢人書古字古音不能盡載就舊稿可自信者著于篇俟後之君子匡其非竟其緒自是學人之言至謂左氏春秋經劉歆私改者如臺戎殷改畫為殪不明古義逞肊虛造則其家世為公羊之學門户之見隨處觸發者也

說文段注訂補十四卷光緒戊子刻本

國朝王紹蘭撰紹蘭字畹馨號南陔蕭山人乾隆癸丑進士由知縣官至福建巡撫古字之治說文解字者多不能通其條貫考其文理核其譌舛金壇段氏為注三十篇最為顓家既文達稱為文字之指歸肄經之津筏又謂其知者千慮必有一失書成之時年已七十校讐多屬之門下士往往不檢本書未免有誤鈕樹玉諸家曷言糾擊馮桂芬段注考正持論平允實紹蘭是書有訂有補體例略同如元從一兀謂兀聲如元當補聲字本于錢竹汀中和也謂三字當連篆作一句讀與臧姑也渠未也通為一例本于王石臞據玉篇廣韻以駁段蘿俗字之誤據槧擥撕諸字以駁段析从手庸以後人增之誤

據公羊傳知例字不始於當陽據劉向賦知侶字非造於典午據韓子解老篇知體分十三屬之定名據春秋繁露知罰為水音之正字泰山之臨樂是山而非縣不應執漢志之衍文馮翊之洛是雍而非冀不應創許例之曲說知漢書表志侯國名異之例則邛成非沛陰之縣可闡舊說或有改屬之謬知宗賢選注援引之疏則元服之診不應作衲可擇近人校議之說汲水義主交入不應改至專為雖水之雖為獲則持邵氏爾雅正義之平泗水本過臨淮不應改卞下邳郡三之三為二未可正錢氏新斠注地理志之誤皆抉釋詳審確有根據其謂凡某某之屬皆從某非虛指本部而言它部有從某字者皆於此部凡某般之之類尤融貫全書與王菉友

說文釋例相發明族子端履志墓稱是書止六卷胡燏棻所得實十四卷手自寫定遺墨爛然卷目次第一依元本编刊云

說文述誼二卷聚學軒叢書本

國朝毛際盛撰際盛字清士寶山人師錢少詹大昕治說文有年乾隆己丑成述誼一冊辛亥釐定爲二卷述誼者述許君之誼幷述所聞于少詹之誼也許君誤五經異義又作說文解字鄭君注禮家三傳之類於異義爲之駁祭酒受業賈侍中多從古文家說司農兼從今文家說也攷以事類祭天神禮王制正義引異義夏侯歐陽說以類祭天者以事類祭之古尚書說非時祭天謂之類許慎謹案周禮郊天無言類者知類非常祭從古尚書說際盛謂許君之案從古尚書說今說文注乃夏侯歐陽說也祳社肉盛以蜃故謂之祳天子所以親遺同姓春秋傳曰石尚來歸祳𥛱宗廟火孰肉春秋傳曰天子有事𥛱焉以饋同姓諸侯此用左氏說而字作祳蓋古文也際盛謂周禮大宗伯疏引異義古左氏說脤社祭之肉盛之以蜃宗廟之肉名曰膰公羊穀梁說生居俎上曰脤孰居俎上曰膰今說文注從春秋左氏說耳社地主也春秋傳曰共工之子句龍爲社神周禮二十五家爲社各樹其土所宜之木際盛謂禮郊特牲正義引異義許君謹案春秋稱公社今人謂社神爲社公故知社是上公非地祇異義之意與今說文不合異義不从孝經說說文注則从孝經說左氏說鄭駁與說文之注合

肝木藏也際盛謂木應作金月令正義引異義今文尚書歐陽說肝木也心火也脾土也肺金也腎水也許氏案月令春祭脾夏祭肺季夏祭心秋祭肝冬祭腎與古尚書說同鄭駁之許君从古尚書說鄭反是今說文肺金藏脾土藏肝木藏則與異義異而同於今尚書說心字說文作人心土藏一曰大藏土藏即古尚書說一曰者今尚書說聊備之而非所取也且心已爲土藏而脾復爲土藏刊應重複如此當作肺火藏脾木藏肝金藏心土藏乃得今學古學辨析斷斷李北洛序稱其學本於少詹而益精之述誼既長新甫通體亦確鑿可依是書道光甲辰同里王宗涑校錄宗涑及際盛子生甫與博獻生之說幷精徵引已刻未刻諸書叙錄爲嚴可均云許君用古文說故心部云土藏也博士說以爲火藏今此肺脾肝三篆下皆校者擅改耳說文與五經異義互相表裏皆主古文說呂氏春秋十二紀注云一說脾屬木肺火心土也肝金也腎屬水淮南時則訓精神訓注皆同是高誘亦用古文說可以取證毛書也

說文聲系十四卷 嘉慶甲子刻本

國朝姚文田撰文田有春秋經傳朔閏表已著錄戴氏震云文字以聲為主文者所以飾聲聲者所以達意聲在文之先意在聲之先至制為文則聲具而義顯以形加之為字字百而意一意一則聲一聲不變者以意之不可變也今試取所識載就其聲以考之其意大抵可通其不可通者反之而得矣然取許氏之書離析合并系之以聲海寧陳鱣仲魚亦嘗以說文九千言以聲為經偏旁為緯著說文解字聲系十五卷文田以二徐於說文最有功然鼎臣音學極疏凡字以今韻讀之不諧者輒言非聲諧聲多半兼義楚金見義即衍聲字後人釋經一則曰聲相近一則曰聲轉諧聲之法亦不出此兩途金壇段氏皆言合韻曲阜孔氏又創為對轉二說皆不可用乾隆乙巳取毛刻說文然類取聲為說文聲系上下各十四卷甲寅後與嚴氏可均商榷補其闕漏凡字皆載說文為第仍用徐鉉分卷新附姑仍其舊凡鉉本脫聲字以他本參補凡字有隸省有隸變今但稱經典以歸畫一如無偏旁遞生者經文雖異亦不備載較輔韻會引字較多閱其全書皆本繫傳從箱彙謬師借得徐鍇韻譜見其於各部皆有增字頗疑為後人附益黃氏所據或不免此註不采入云

[illegible]

說文校議三十卷 歸安姚氏重栞本

國朝姚文田嚴可均同撰文田與可均同治說文為說文長編亦謂之類考時校定說文誤為疏義嘉慶乙丑撮舉大略就毛氏初印本別為校議卅篇專正徐鉉之失凡所舉正三千四百四十條皆援據古書注明出處疑者闕之期以復許君之舊同時錢坫桂馥段玉裁各自成書不相因襲其謂小徐从皆作從从相聽也從隨行也義別拾亦輯唐人引說文往某從某無作从者謂說文聲兼義者過半大徐不知聲多亦聲而擅刪聲字二百十五此大惑也皆以小徐本實勝大徐逵一曰塞也讀若棹苕之棹謂說文無棹字小徐作棹苕當考朱士端云方言逵騷遑塞也吳楚偏塞曰騷齊楚晉曰逵據此棹苕即逵騷同音通假亦與一曰塞也義合於文選閒居賦注作袀元服也謂唐以前舊本如此又云今不能去取姑仍徐本王紹蘭云是宋元為李注所惑唐人引說文如孔陸諸儒多有不足據者李善注選尤多竄改傳會或以彼字之解强合此文或以它書之訓誤為許書增減異同不可枚舉數即如此條袀字固上引左傳服虔作袀服故引說文曰袀元服假令上引左傳服虔作均服則必引說文曰均元服矣況司凡遐貫疏引左傳明云賈服皆作均是李氏此注不特引說文作袀不可信并其引服注作袀亦不可信當從徐本為是皆足補其漏略

說文經字攷一卷 小學類稿本

國朝陳壽祺撰 訓詁之學發端於爾雅說文與爾雅相為表裏其中所列異文雖有書名半屬經字錢氏潛研堂答問枚舉三百餘字引伸其義以見經師授受多古文古訓許君總羣師之言稽合同異而不偏廢非如今世所傳九經乃漢魏晉儒一家之學壽祺以為有合翻達尚有可樹蓋者復為說文經字攷一卷中如謂囧即元首明哉之明許君云囧賈侍中說讀與明同玉伯申云魏曹囧字元首蓋古文尚書元首明哉明有作囧者故曹氏名字取此賈侍中說當即據古文尚書也登即臺笠緇撮之臺國語吳語唐尚書云臺夫須也案爾雅臺夫須也臺登音相轉詩臺笠即此登即舟鮁字之鮁說文槃引春秋傳曰澤之目槃重文鮁此即左氏傳澤之萑蒲舟鮁守之本字也說文自乃舟之譌左氏傳鮁乃鮁之壞字舟鮁即舟槃謂澤藪之利也許君約傳文故曰澤之舟槃禍即不子禍之禍說文禍引春秋傳曰有空禍案春秋傳無空禍之文禍與裕通穴與禍同訓短衣也魯昭公名禍所謂禍之表繫是也說文空字上穴乃公之壞字下工乃子之壞字窔即東南隅謂之窔窔字爾雅說文窔本或作宧與窔同案說文穴部有宧窔二字皆不引爾雅獨宧字注云宧東南隅謂之宧則宧乃爾雅正字也宧即篆𧨳之𧨳爾雅宧連下文渝字為句𧨳渝即大戴記百艸權輿之謂權輿者艸木之始也𧨳渝正字權輿通借字每舉一義雖不不越直而勿

有嘗謂許君偁易孟氏書孔氏詩毛氏禮周官春秋左氏論語孝經皆古文然如貞從鼎省兼錄京房江之羕矣別臚韓氏嵎夷暘谷經異壁中玉篆瑑猛句捜逸篇論洵所謂博問通人允而有證與錢氏稱許氏命世通儒異於專己守殘黨同門而妒道真者有同契矣

說文檢字二卷補遺一卷 咫進齋叢書本

國朝毛謨撰。謨字詩萬，號吟樹，歸安人。嘉慶己未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官至內閣學士、禮部侍郎銜。徐鼎臣說文韻譜序云：今許學寖衰，書僅存於世，偏旁奧密，不可意知，尋求一字，往往終卷，力省功倍，思得其宜。楚金因取叔重所記，以切韻次之，聲韻區分，開卷可覩。明其書為後學檢字作也。謨為儒檢說文，彙說文所有之字，依康熙字典分十二集，編為一目，俾學者知某字在某卷某葉，成於嘉慶丙子。藤花榭、平津館兩本刊刻未久，但就通行汲古閣本言之，其曰某卷某葉左右者，閣本之次也。姚覲元議其要說文部首，以今隸書筆畫之多寡別為部居，凡形似者悉入其類，不復見元書之舊。土部有坐無垔，烏部有烏而方部無於，或僅收篆文而遺籀古，或轉收或體而遺正文，為之校理重雕，復取許書排勘補正，譌脫別為補遺，置之卷末。此書部分次序與汲長相違戾，且止可檢汲古本，不及黎永椿說文通檢之便也。

說文管見三卷 聚學軒叢書本

國朝胡秉虔撰。秉虔字伯敬，號春喬，績溪人。嘉慶己未進士，以主事用，分刑部，改知縣，歷官甘肅丹噶爾同知。治說文有所得，分別記之，成說文管見凡三卷。子培儲、培濬校錄，從子培系付刊，貴池劉氏重刻。為古人經皆口授，字音相近，字體或殊。鄭康成云：其始書之也，倉卒無其字，或以音類比方假借為之，趣於近之而已。杜元凱云：古字聲同，皆相假借。秉虔謂文字之用，惟假借不窮，經典之中亦假借最夥，有省文假借。尚書懋遷有無化居，化即貨字，貨从貝化聲，故亦省作化。史記弟子傳與時轉貨貲，索隱云家語貨作化，是其證。詩唐風采苓人之為言，為即譌字，譌从言為聲，故亦省作為。孔疏又云字本作偽，釋文亦云本或作偽。偽从人為聲，聲近假借。史記五帝本紀便程南譌，索隱本作南為，云為依字讀。漢書王莽傳作以勸南偽，師古曰偽讀曰訛，是其證。大雅大明其會如林，會當即旝字，旝从㫃會聲，故亦省作會。說文正引作旝。春秋傳曰旝動而鼓，杜注以旝為旃。馬融廣成頌云旃旝森其如林，是其證。此正省文假借也。類能發前人所未發。

說文訂訂一卷 許學叢刻本

國朝嚴可均撰可均字景文號鐵橋烏程人宛平籍嘉慶庚申舉人官建德教諭徐鉉校本說文解字毛晉汲古閣藏北宋本其子扆付梓流傳經脅合始一終亥四宋本及宋刊明刊兩五音韻譜及集韻類篇稱引鉉本者以校毛氏節次剜改之鉉本詳記其駁異之處箋汲古閣說文訂一卷可均稱其援據決擇能令治說文者獲此一編如獲數宋本其有與所見未合者下六十二籤題曰說文訂訂第廿五葉知許高所據毛詩如是之可均謂高誘為盧子榦弟子子榦雖嘗上書請立毛詩左氏傳周禮博士然其學不守章句則高誘所引是毛非毛恐難肊定第六十七葉惠氏定字乃因以改周易集解周易集鄭注及自作周易述皆云亢如其來如其繆甚矣可均謂京鄭易作亢見周易會通所載古易音訓而云繆甚京繆矣鄭繆乎如謂鄭易非晁說之所見宜直攻晁之論如不知惠有所本即繆甚者不在惠矣平議明當書中謂二徐不識字淺筆皆繆鉉之學又遠在不如鍇許沖言重文一千一百六十三今本重文乃至一千二百七十八必因庸妄人校勘逸斷漸增加鉉不學未能刊正而許書遂失其舊今之許書并失徐鉉之舊可均於學無不通尤邃於許氏書自負與識睥睨羣流措詞遂不覺其亢厲也

說文聲類二卷 四錄堂本

國朝嚴可均撰論古音者顧炎武江永戴震段玉裁孔廣森皆有專書顧分十部江多三部段推江又多四部戴分九類孔析為十八類可均以說文諧聲財六之一實逾大半撰說文聲類二篇以聲為經以形為緯偕廣韻二百六部建立標題分為十六類第一之類廣韻平聲之咍上聲止海去聲志代入聲職德古音合為一類與蒸類對轉第二支類廣韻平聲支佳上聲紙蟹去聲寘卦入聲麥錫古音合為一類與耕類對轉第三脂類廣韻平聲脂微齊皆灰上聲旨尾薺駭賄去聲至未霽祭泰怪夬隊廢入聲質術櫛物迄月沒曷末黠轄屑薛古音合為一類與真類對轉第四歌類廣韻平聲歌戈麻上聲哿果馬去聲箇過禡古音合為一類與元類對轉第五魚類廣韻平聲魚虞模上聲語麌姥去聲御遇暮入聲鐸陌昔古音合為一類與陽類對轉第六侯類廣韻平聲侯上聲厚去聲候遇入聲屋燭古音合為一類與東類對轉第七幽類廣韻平聲幽尤蕭上聲黝有篠巧晧去聲幼宥嘯入聲沃古音合為一類與侵類對轉第八宵類廣韻平聲宵肴豪上聲小去聲笑效号入聲覺藥古音合為一類與談類對轉第九蒸類廣韻平聲蒸登上聲拯等去聲證嶝古音合為一類與之類對轉第十耕類廣韻平聲耕清青上聲耿靜迥去聲諍勁徑古音合為一類與支類對轉第十一真類廣韻平聲真諄臻文欣魂痕先上聲軫準吻隱混很銑去聲震稕問焮

恩根古音合為一類與脂類對轉第十二元類廣韻平聲元桓寒刪山仙上聲阮旱緩潸產獮去聲願翰換諫襇霰線古音合為一類與歌類對轉第十三陽類廣韻平聲陽唐庚上聲養蕩梗去聲漾宕映古音合為一類與魚類對轉第十四東類廣韻平聲東鍾江上聲董腫講去聲送用絳古音合為一類與侯類對轉第十五侵類廣韻平聲侵覃咸銜凡冬上聲寑感范去聲沁勘陷梵宋古音合為一類與幽類對轉第十六談類廣韻平聲談鹽添嚴上聲敢琰忝儼檻去聲闞豔㮇釅鑑入聲緝合盍葉帖洽狎業乏古音合為一部與宵類對轉

凡說文無此字而補收者矩識之凡從本類諧聲而轉入他韻者規識之凡應刪之字綫識之自謂通轉之例由張氏惠言發之廣其塞通審厥出入羅往有韻之文皆可讀古人假借之濃無不包考戴氏以蒸之對轉清支對轉真脂對轉東侯對轉孔氏以東配侯以冬配幽以侵配宵段氏謂孔以侵配宵看書以談平配緝合以下九韻合為一部與全書不合又失侵之入併入于談嚴氏合冬于侵謂冬侵一部配幽尤談鹽一部配肴蓋併冬于侵以緝合以下九韻為談之入聲侵與幽對轉談與宵對轉胡秉虔古韻論謂合冬于侵是已幽宵亦當合為一部以與冬侵配談鹽以下聲最斂詞家謂之閉口音本無可轉固不必強為求其配耳

說文雙聲疊韻譜一卷 後知不足齋刻本

國朝鄧廷楨撰廷楨字維周號嶰筠江甯人嘉慶辛酉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官至閩浙總督署陝西巡撫

盧文弨云雙聲天籟也古人制物之名制事之名與夫形容彷彿之詞罔不由是其聲之同部連用者謂之疊韻則又顯而易明惟諧聲者韻罕有專書廷楨於古音韻學所得為深既成詩雙聲疊韻譜復取說文解字專譜聲韻謂許氏以疊韻訓者十之五以雙聲訓者十之一二如天顛之為疊韻尋溥之為雙聲讀者皆曉惟其注語積字長亂中必有雙聲疊韻字以為之主如神下云天神引出萬物引與神韻祇下云地祇提出萬物提與祇韻取諸同部以供指揮金壇作注明為指出因推廣之按部求索一一標舉至段氏所求之音或稍未允如妻字韻當為一部既以妻聲入十五部脂微齊皆灰又以至字聲入十二部真臻先謂至讀如輊聲者是者不敢從以不同部者誣許書譏古音書中如義羅萬屬也大小徐皆作義羅萬段謂不當倒迮楨以下一義字當是衍文循行順也段氏本作循行也注云各本淺人妄增廷楨謂行順也許氏正以疊韻為訓未可遽議皆足以闡明許指補正段說也

說文解字校錄十五卷 江蘇書局刊本

國朝鈕樹玉撰說文自徐李少溫刊定輒有改易毛氏翻刻大徐定本又經後人妄下雌黃樹玉以毛氏之失宋本及五音韻譜集韻類篇足以正之大徐之失繫傳韻會舉要足以正之至少溫之失可以糾正者惟玉篇為最古因取玉篇為主旁及諸書所引互相參校卷帙一仍大徐所編名曰校錄說文引經多與今本不同或一句兩三引往往出後人附益或最括成文或以詩為爾雅以傳說為經悉錄異同以備參考重文今多出者疑皆後人所增以玉篇唐韻所無及重出之字詳於注中更補錄於後篆體或後人增損其與玉篇筆畫少異者說文有而玉篇無者並錄成一篇附卷末新附及羼入諸部一十九文今悉除去注中之字不必盡為說文所有往往經後人從俗改易悉辨附於後[illegible]志音隱久亡徐氏以孫愐唐韻為定一字有兩三音者多不載今以玉篇補所未備兼存異義繫傳采毛氏舊鈔兼錢楚殿鈔本玉篇廣韻采張氏刊本集韻采影宋鈔類篇曹氏刊本韻會采元本經典釋文采葉林宗影宋鈔文選李善注采元張伯顏刊本一切經音義采時刊本兼舊鈔釋文所引往往以他書為說文蓋出記憶之誤非說文漏略韻會引說文多與繫傳合故備錄以正繫傳之譌又引顧千里說韻會引說文頗多改易不如近人所說盡同錯本初依經典釋文體例就正師友以為須載全文重複寫定具見矜慎所著說文段注訂說文新附攷刊行已久是書未刊潘文勤從其孫惟善得稾本以歸文屬之陳壽昌繕刻梁章鉅志墓及惟善舊跋皆謂書名為攷異或從其朔稱之也

說文新附攷六卷續攷一卷　非石居原刻本

國朝鈕樹玉撰說文新附四百餘文多不典張謙中復古編不別白直例為許君正文李燾五音韻譜亦然樹玉一一抉而正之如瑈即璱鋤即鉏墊即墊本後代增加剎即刹拋即抛乃傳寫譌溷打即朾辮即辨勘即戡乃吏牘妄造錢竹汀楢其博稽載籍疏通證明而其字之不必附者數字不當附然如視諸掌羽翼六書為騎省之諍友王箓友謂魏之推當北齊時已歎說文原本不可得見況今日乎以今本無為所記正文重文之數與許君自敘中都數相較溢於原額則今本所有不能概信為許君所收即不得以今本所無概謂為許君所斥且字林雖已佚必有古文正字呂補其缺者亦必有許君别裁偽體呂不知而增者不得云許君所無即非正字若衣服器皿之類則古書是物者即不得云真作某字非石不免迂執要其所長不可沒矣持論最為平允卷六樗即樗樗之俗字箓友謂樗當刪說文樗下云木也玉篇丑居切北方呼臭樗其落葉處正如目亦呼為樗與唐韻同說文樗下云木也以其皮裹松脂或作樗胡化切此即今之樺皮玉篇亦以為二字二音據大徐所引孫愐音切是唐韻亦不誤唐韻九魚下云樗蒲戲又姓秦相樗里子疾樗下云惡木也二字皆丑居切而未收樗字四十禡收樺而無樗恐誤仍樗樺為一即指於此鈕氏亦沿其誤史記樗里子傳注其里有樗樹故名○○作樗里疾知樗之從木不從手而讀則如樺詩七月薪樗釋文亦以樗為樺六書正譌不誤而誤以樗為攄之正字手木之訛六朝以來多有之不足辨也說亦明暫足書為嘉慶六年原刻高宗彤日據玉篇知彤日之彤即彤字此誤作彤蔵即草名又隱匿也匿誤作慝訓樗者當是是斲是度之度斲誤作劉𥟖郤渠有其人乎說文有𣝕此誤从木以死者為不可則已脫為字兩乃肉之訓訓當作譌莊子養生主篇脫生字[illegible]當作纂為纂曬字纂疾纂虐皆當從本補所支木名也所交下當有切字此字當作[illegible]當誤作當陸機草木疏機當作璣疑為𤩽𤩽之別體排當作誹棧車不革鞔而漆之鞔當作鞔皆失於校勘至於說多牽就未盡詳確鄭知同嘗摘其違失附鄭珍新附考中

說文辨字正俗八卷 枝經齋刻本

國朝李富孫撰。富孫有春秋三傳異文釋，已著錄。許君敘篆文合以古籀。篆文者，秦李斯等始改古籀之小篆也。古文者，倉頡古文，即孔子壁中及山川彝鼎之銘也。籀者，周宣王太史籀所著大篆十五篇也。秦有隸書，古文幾絕，又多詭更正文，鄉壁虛造不可知之書，故文字日滋，謬妄益甚。且漢人隸書每任意通借，增減筆畫，經典之文多从隸變，隸易為真，多違古義，六朝每以艸寫，書益多譌誤。今所假借通用，說文自有本字，有得通借者，有不容通借而並為俗誤者，其本義轉蘊翳不可知。有形聲意義大相區別，亦有近似而其實異，後人多混而同之。或有一篆之形从某為古籀、為或體，後人竟斯而二之。經典文字往往昧於音訓，擅為改易，甚與本義相乖。唐人所定五經正義，易用王弼本，不免雜以俗字；尚書本梅賾所上，又為衛包以今文改之；詩、禮、左氏傳及馬班之書，獨略存古字。陸氏釋文、張參五經文字等書，沿襲繆譌，未能更正。富孫以三代文字賴許君以傳，所引經傳皆為古文，其所稱引多本秦漢以前相傳舊誼，又頗採司馬相如、劉歆、揚雄等說，猶得見三代制作之原。參究說文，援據經典，糾繆襲譌，焯然可辨，俾世人知古人制字之根原，古今文字之變遷，世俗承用之謬誤。采摭段注以相證，契二徐之說及後人有相闡明者，並為標摭以廣其義。懋堂嘗謂許君以漢人通借繁多，不可究詰，學者不識何字為本字、何義為本義，故為依形以說古義而製字之本義昭然可知，本義明而其為假借亦無不明。富孫是書大指亦然。其有非常行，洵說文所不載者，不備舉也。

說文辨疑一卷 許學叢刻本

國朝顧廣圻撰廣圻字千里號澗蘋元和人諸生從江艮庭游考定文字能實事求是定其然疑審為孫伯淵刻宋本說文是書於議說文者多所辨正而著其說字禧禮吉也舊說云吉當為告爾雅釋詁禧告也顧廣圻謂此說非也說文禧與釐同字釐字从里故云家福禧字从示故云禮吉凡鼎彝銘假借之於說文本字不可偏執以相竄改說文凡字皆以類相從若禧下吉本為告必將次禧於祰字前後錢坫既書中如謂讀若之與音判然不同說文通體全無言音之例謂今本御覽最多錯誤難可依據凡讀書不可率意讀類書亦不可率意謂選注之雖於全合說文非由於隱括出入即出於傳寫改易所有異同未可據以疑說文或據顯然誤錯之選注輒議並未謂挽之說文即謂學者於說解中本書所無之字皮傳推尋別指一字以改之以此治說文甚易而非也不僅別指一字而必深思其所以致誤之故以此治說文甚難而是也類皆用為發凡俾學者知校讐之義缺脫訛謬不敢輕加雌黃也抱經堂與李申耆言許氏書有奪有贈亦有訛後人可以疏通而不可遲改與廣圻所言說文之為書不容妄議一字同一用意也眾學新用當刻本有甘漢明經序於嚴顧參差之故言之綦詳且五條明著校議不著舊說甘薩謂嚴非儕於此事者校議竅有或乃挾持成見詩與往復得當乃已之語未見此身語頗乎

說文釋例二卷 小學類編本

國朝江沅撰沅字子蘭元和人聲孫優貢生能紹其家學段玉裁作說文解字注多所商榷審欲以說文五百四十部從段氏音均表十七部編之字為之注是書上卷釋音例羅士琳叙謂鄭書之例有本誼有引申誼無假借誼今人習俗相承類多通借證之說文往往不合有一字兩誼今析而二之者有兩字一誼今涵而一之者有別造一字以當本誼而本字反用之引申誼假借誼相近今廢轉習說者有兩字誼絕不相近今沿習互譌者君一一疏通其本誼使鄭書二千年來傳習之譌竄改之非一旦還舊重民作書本指段氏六書音均表以十七部統九千餘字而三代秦漢古音可攷而知君就段氏諧聲表推擇其旨趣凡諧聲偏旁分別部居不同相廁襍間有錯出它部者求之雙聲而得通轉之音其求之雙聲不合或字有數體求之別體之字所居之部而得合聲蓋从假借字得聲从轉注字得聲同一音轉也其晦難辨者蓋之疑不明者闕之中附江有誥晉三之說書成於嘉慶年未棄本藏阮文達家李賓暘从副本傳寫刊行

說文答問疏證六卷 鄦學齋書本

國朝薛傳均撰傳均字子韻甘泉人諸生治小學攻許氏謂段氏時雜臆說錢氏較精審見潛研堂集有說文答問一篇深明通轉假借之義乃博引經史以證之有發明錢義者有補正錢說者會字條云禹貢本字似仍作廥為正與王氏筠禹貢正字合打字條云或當時有假打為丁者許因以證其誤與汪氏中述學合精覈處多可議者什之一二長洲張炳翔跋謂璽字條既駁段說曰著云璽是實字大屋其屋語終欠順則廣為殿之大屋經典亦不當作詺字用而於敕字條云敕擊馬也策馬箠也義有虛實之分此處當用敕不當用策殊嫌矛盾然猶曰申明錢誼也又於經字條云正字當為爰若作經訓為臥几而臥成何詞乎夫易經為爰視錢說固勝但不得以臥几而臥譏之如其說則仍謬段氏之失又何播讀人於飆字條訴北風其北風為朱允即赭則由前一說是通人之論由後兩說乃膠柱之見劉文淇為撰墓志謂予無研藝至偏旁疑似音韻傳訛者必質之君君廣引證佐隨方曉答檢書採核悉如所言蓋肆力而深於古先所成疏證錢氏之書乃其一孔而非君學之盛也

說文韻譜校五卷 叙本

國朝王筠撰筠字伯堅號貫山又號菉友安邱人道光辛巳舉人山西鄉甯縣知縣徐楚金作說文韵譜取便檢討鼎臣為之序稱命鍇取李舟所記以切韻次之四庫提要云鍇所編部分與廣韻稍異又上平聲內痕部併入魂部下平聲內一先二仙後別出三宣一部然魂部之下注痕部附字而宣部則不著錄別分似乎切韻原有此部考唐宋韻部之分合悉有門徑可按推此一部不知所從來或此書部分鉉亦以李舟切韻定之非陸法言之切韻故分合不同李舟切韻唐志十卷佚筠以李書世無傳本而此書猶存其梗概欲知切韻部分以此為捷徑因為說文韻譜校其序例謂所列挍文以本書切腳為次新附字亦與焉或無切腳者概以行韻之字在是部即收之而仍以廣韻為比例如有不同皆明著之篆誤者作篆明之仍注楷書於下亦有兩篆皆出者或有可從或取易於檢校如涷下云又見送部者李巽巖韻譜收於東部故也竦下云已見送部者巽巖收於送部故也倣此今人多以廣韻為唐韻或李氏雜及見此書本書韻釋其異於說文者多同廣韻蓋切韻固然必引以著之知玉篇雜為前輩多傳古訓切韻即漸趨時也知玉篇廣韻皆無是說即不引其異於說文而有本者或成字者必書本文而後駁正之證明之如不成字則直書正字卷一部目自東部至山部凡廿七廣韻則魂部廿三之下徒以痕部廿四為部廿八又

部首之異者閒部以部中之咍為首戢部以部中之欣為
首卷二部目自先部至嚴部凡廿九本書宣部廣韻并
於仙廣韻廿九凡本部併於嚴故其數相符部首之異
者僊部廣韻用其俗體作仙沾部廣韻用其俗體作添
卷三部目董部至范部凡五十五廣韻同其部首之異
者改董為董案古今董字漢印人姓亦作董嘆部廣韻
以部中之麌為首荅部以部中之姥為首綰部以部中
之潸為首獮部改為獮即獮之今體顯部以部中之晧
為首湛部五十二以部中之豏為首又邊其第為五十
三檻部五十三邊其第為五十四儼部五十四邊其第
為五十二范部以部中之范為首卷四部目自送部至
梵部凡六十廣韻同其部首之異者暲部廣韻以部中
之稕為首靳部以部中之焮為首閒部以部中之禰為
首敬部以部中之映為首隥部以部中之嶝為首其次
第之異者陷部五十七廣韻改五十八鑑部五十八廣
韻改五十九釅部廣韻用俗字作釅改五十七卷五部
目自屋部至法部凡卅四廣韻同其部首之異者轄部
廣韻用俗字作鎋法部用部中之乏為首自序謂玫玫
用力為切韻計也據字由傳寫既久闕佚滋多如朱竹
垞翁覃溪兩先生又不屑屑於一書遂使此書不可讀
故補之新附雅多俗字猶於注中明之而本書不與之
字尤多故殊特別之然豈字猶見於小徐本變字並小
徐本不見獨賴此書存則亦安得不尊尚之原書僅二
百番余所校者及百番則其謬誤不可詰也可知是書

據蒲氏鈔及李氏刻本成于道光癸巳此為凌霞傳鈔
霞字子輿號麈遺湖州人

說文釋例二十卷 王氏說文四種本

國朝王筠撰釋例云者即許書而釋其條例猶杜元凱之於春秋也以段懋堂創為通例而體裁所拘未能詳備輯為專書明許君之奧旨補段氏所未備例目繁多曰六書統說曰指事曰象形曰形聲曰亦聲曰省聲曰一全一省曰兩借曰以雙聲字為聲曰一字數音曰形聲之失曰會意曰轉注曰假借曰彣飾曰籀文好重疊曰或體曰俗體曰同部重文曰異部重文曰分別文累增字曰疊文同異曰體同音義異曰互從曰展轉相從曰母從子曰說文與經典互易字曰列文次第曰列文變例曰說解正例曰說解變例曰一曰曰非字者不出於說解曰同意曰闕曰讀若直指曰讀若本義曰讀同曰讀若引經曰讀若引諺曰聲讀同字曰雙聲疊韵曰捝文曰衍文曰誤字曰補篆曰刪篆曰逸篆曰改篆曰觀文曰糾徐曰鈔存曰存疑其自指事至列文變例皆論篆籀自說解正例至雙聲疊韵皆論說解自捝文至末則皆臆說於諸家傳說之衍捝改逸詳哉言之雜論說或有穿鑿其精覈之處有非他人所及者劉喬楠撰志銘稱其遊京師三十年與濮陽葉志詵道州何紹基晉江陳慶鏞日照許瀚商榷治縣有善政亦不廢學自序謂說文積二十年於古人制作之意許君著書之體千餘年傳寫變亂之故鼎臣以私意竄改之謬皆犁然辨晰於胸中始條分縷析為之疏通其訂許氏之誤兼訂段氏之誤論而不斷但以存疑為辭蓋得古人隱略則表明不同即識別之指而無李斯盡罷不同秦文別黑白以定一尊之意也

說文句讀三十卷 王氏說文四種本

國朝王筠撰以說文傳寫多非其人羣書所引有可補苴段氏嚴氏桂氏三家書加之手集所增改者援所出之書以證明之引經典以發揮之而無所增改者但加其舊第欲明其句讀不加疏解用陳雪堂山嵋陳慶鏞頌南言采說文義證說文解字注之說刪繁舉要以成此書兩家未合者乃自考以說之時閱十年稿凡三易薈萃羣言折衷至是初不倚傍於人咸豐戊午刪改增益別為補正十二月卒同治四年其子彥侗依以乘沖故事備遺書進 呈有 旨下南書房諸臣覆閱潘文勤與爲書後稱其學積精全在釋例標舉分別疏通證明能啟洨長未傳奧旨句讀則博采慎擇持平心求實義絕去支離破碎之說自序猶言洨故新積隱率來學蓋見虛心序益有過人也其謂許君自叙其書蓋放太史公自序為之自古庖犧氏至理而董之本是一篇其目錄亦當接連書之自其建首也至知化窮冥發明部敘之事于時大漢聖德可傳言過稽古右文之世當作此書學在永元至篇末自言神明之後能知古義故作此書而其用韻也凡四字分貫聯原為一韻冥明慮中濤方為一韻傳元年甲神辛藩靈瀬門山為一韻能才凝志辭尤之為一韻古人行文用韻不必義既盡而轉韻故能字轉韻義固不盡也中字亦入韻者猶卦彖傳中興成正為韻亦便初學誦習

說文校定本二卷 咫進齋叢書本

國朝朱士端撰士端字銓夫寶應人道光戊子舉人右翼宗學教習安徽廣德州訓導博雅者學游高郵王念孫之門於說文用力最深有說文形聲疏證多致謹篆籀隸楷變遷之失又謂許書經陽冰二徐改竄六朝本不可見唐本不可得後人又改二徐本而益失其真仍就大小徐本參校同異擇善而從意存二徐本以存許書不改原文間有心得祇存案語大指有四一據鐘鼎古文以較許書古籀之版本譌舛一折衷近世儒者所言六書之義研求義例以正增刪改竄之謬妄一據許書正經傳之譌誤並印許書中凡讀若一曰之例以形聲通假一即許書引經書出互見之文撰叙師傳授受淵源進本得其意指依二徐篇次上下十四篇叙二篇成定本凡三十篇嗣以卷帙繁多綴其大略視原書不足十分之一要甚精粹萃在姚氏刻書時逸寫上下諸篇合為二卷其謂許書解本字之義經傳多假借之文唐宋注經每破假借讀之並非改字凡經傳譌誤之文或以形近或以聲近形聲明而經傳譌誤之文皆可正六書之例形聲十有八九故凡从某某聲从某某省聲从某从某某亦聲或取古籀為聲吏以讀若相比況即重文或體亦取形聲大徐不得其說或刪聲字小徐本存聲字較多古籀或省形或省聲或蘇形或蘇聲或省形不省聲或形聲並省未形聲必以許書為主畢望過諸石臞氏諸論為多所與往復辨難者則陳宗彝汪喜孫陳

輅俞正燮咸相陳湖也

席氏讀說文記十五卷借月山房叢書本

國朝席世昌撰世昌字子侃常熟人惠氏棟著有讀說文記謂不第形聲點畫足攷制字之原其所訓釋實佐毛鄭諸家之所未備其所徵引又皆魏晉以前真古文一句一義皆為今日瓌寶世昌推廣其義例先辨形聲字句之體次別古省通借之義其中訓義及所徵引皆根柢漢人經注及馬班二史周秦諸子更參玉篇廣韻諸書一疏證許書之所難解而他書可相證明者二補漏他書引說文而或多或少異于今本者又此部未備而他部注中確可移補者三辨誤注文為後人附會竄亂而確有可據以證其謬誤者又六經字可據說文推得其原而校正者四異義取馬鄭諸儒之訓詁與許君不合者專記僩注未就而卒張海鵬其從舅也屬同里黃廷鑑勘閱商訂逐條繕錄條舉本文次列疏解刻入叢書廷鑑序稱其正自來傳寫之訛糾二徐附會之謬即惠氏之說亦有不盡從者其例言謂字非古而後人習用故祇見于注而不錄其文不得緣注中字疑說文之缺其中亦有應有而缺者不可執一而論雍字與本字不同如邰字注云右扶風斄縣是也者存異字也蓋古今相傳邰或作斄漢地志右扶風斄師古曰斄讀曰邰斄雖非本字而流俗相傳故注中及之字有本義不如此而後人借用通用作別訓者許君于本字下明古訓而于他注中仍俗訓如錢字注鎛也古田器而于貝字下云秦廢貝行錢一以明古義一以從俗解故注中間有

从俗之字不可妄改亦通論也

說文逸字二卷天壤閣叢書本
國朝鄭珍撰珍字子尹晚號柴翁遵義人道光丁酉舉人
官荔波縣訓導　詔赴江蘇以知縣補用未行卒程侍
郎恩澤嘗語以讀書不先識字何以讀先秦兩漢之書
於貴州實始為許鄭之學許君記十四篇字數以徐鉉
本核之文多于九千三百五十三者七十八重文多於
一千一百六十三者百一十六解說多於十三萬三千
四百四十一者萬七百四十二是解說脫漏而正文有
羼[illegible]附鼎臣校定增十九文偏旁逸者尚三十七段六
頗補逸取鉉增者五文又別增三十六而自集韻類篇
上溯唐已前書引在今本外概彩是正文脫漏與解說
等珍求聲音文字之原見段錢諸老書證義舉備而補
正譌脫未有專力為者以古書傳世久遠勢必譌闕但
萬五百字同條共理其從母之字遺去似乎大類然於
經字正俗分隸本原所關已鉅至於生子之文或僅舉
一二或孔及數十一或見遺有子無母尤不可也而言
說文者但還所無不曰某當作某即曰某書當誤引於
明明誤脫之本必强為回護牽就瀏覽條記再四推證
審知漏落依部分錄得凡百六十五文謂之說文逸字
係以解說偏旁所逸本書可定猶取他徵外百二十餘
文益有憑證復有傳本譌旁楚金鼐衍鼎臣誤增及諸
家引他書冒許或引者譌改不應今本譌改不應所引
今行韻譜闌入俗書且三百文不為闌入又懼觀者以
補正缺失執為議論命予知同明其所以不錄之故為

附錄一卷莫友芝後序謂許鄭兩大儒鄭君說字與許異而不得謂為非古使鄭君操筆記字與許必多異同程侍郎見子尹初稿即言欲釋漢已上字不謬六書者別自為篇以輔許作侍郎及子尹皆不及為此與段若膺撰尚書異文謂許君一人之書不能盡天下之字顧澗蘋謂說文一書不過為六書指示發凡字義原不盡於此欲取漢人經注作假借長編而未成皆通論也

說文新附考六卷 咫進齋叢書本

國朝鄭珍撰說文新附四百一字多非古有世多即為說文好古者又不別其為譌寫隸變概俗之不屑道王玉樹說文拈字考附一卷為大略惟鈕樹玉所撰加博辨而仍有疏舛珍以大徐所附十九例是俗書其采自經典者不無一二為三代正文惟著其別于漢或變構于六代之際使說文正字犁然顯出逸者詳前考中不復出姚覲元序稱其引據切洽棲意條貫於文字正俗指其遞變所由闡發通例大端扶植近儒師心綴飾尤中篆當條之末附厥識同釐訂以鈕氏於小學原未深造不守偏旁聲讀以決古今字任意擇摘影射其闕領尤失所主名考新附諸文詁訓音切十九取諸唐韻鈕作既獨標正文削除本注又逐字後全列玉篇偶參唐韻至下已說了不關徐氏因之於徐氏音義亦是否與異同唐韻者置不一辯茲編全列篆注校以唐韻疑者仍之而畢正其音讀之不合古切與經誤者援引兼該蓋竭兩世數十年之攻討盡讀俗之能事矣覲元議其推論有宜補苴者數事手校付刻

說文舉例一卷 許學叢刻本

國朝陳瑑撰瑑字聘侯一字恬生嘉定人道光甲辰舉人父令華進士詩庭爲潛研入室弟子瑑家學精於書數謂錢少詹云說文有舉一反三之例有連上篆文句讀之例嘗本其說作屬經屬句舉例如詩之終善且有終和且平而知眾穉且狂之眾當爲終自堂徂基自羊徂牛而知自土沮漆之沮當爲徂春秋傳毋之謂甚矣能之謂甚矣一之謂甚登之謂甚知書各有例在好學深思克舉其例耳因作說文舉例首舉錢氏二例次說文有解字中存古文而不例重文之例次說文有以形爲聲之例次說文偁經有前後互異之例次說文有讀若之字或取轉聲之例次說文偁經有不顯著書名之例次說文偁經有以經文證字義而所偁經竝非其字之例次說文偁經有取經師說之例次說文而有異文皆經典正文之例次說文分部有兼形聲會意之例次說文分部有非某之屬雖从某而分歸諸部之例次說文分部有不以省文之例次說文有兩部竝收文異義同之例次說文有用緯書說之例次說文本有之字而世俗借爲他用者次說文本有之字與今俗字俗音義不異者次說文解字中所有字不見於正文者次說文有誤偁經文者而以說文分部有有毋毋子之例終焉同里葛其仁稱其所著諸書皆發人所未發陳氏壽祺嘗謂說文引經之例有用正訓用次訓有字止一例引經爲假借者有上下對文輒隨字類聚者有一句數字輒隨字類聚者有不著經名實用經語實係經字者有引某說即係經說者有散見於它字讀法中者可與是書並觀也

徐松龕說文段注札記一卷龔自珍說文段注札記一卷桂馥說文段注抄按二卷 長沙葉氏刊本

國朝劉肇隅輯肇隅字廉生湘潭人諸生道州何氏所藏說文段注為大興徐星伯故物星伯錄龔定菴說於上自識者以松龕別之共七十三事徐識語略謂龔受外祖氏學而有所發明故錄之龔校有記段曰按與成書異者有申明段所未詳者亦有正段失者肇隅條而鈔之凡有松龕別為一紙敘謂讀龔氏記小篇知其邃於小學學出金壇段先生己亥雜詩而翁學本段金沙此自諭其子也桂未谷說文段注鈔一卷補鈔一卷亦肇隅所校錄各條按語有仲正有刊申長沙葉德輝得之京師原有三冊其一為宗室伯兮祭酒所有乃鈔段注上半部此二冊得百五十事葉敘謂其於聲音訓詁之義互相發明尤為有功許氏因並刻之星伯謂說文解字六篇內有數葉無讀者乃有所改定更刻之余見定菴所讀初刻本皆有讀肇隅謂龔云此偏篇條阮尚書先刻之本故有讀謂篇中每句刻點也象部鍵或作祇段注祇訓適以其音同在十六部而得其義凡古語詞皆取諸字音不取字本義皆假借之法也定菴謂王氏經傳釋詞一書無訓詁之所以然言其已然之迹而已蓋取聲者無義注即其義古者未有形先有聲而及其有形也則不為一語助而造字故語助者有本義凡為助者皆假義又謂假借之樞在聲音未有聲不類而可假借者故王懷祖伯申說經皆以聲說之是也此說甚精審

部辥辠也辠其度量不至於亂也段注以疊韻為訓一曰酒潰也段注此別一義潰當為潰之誤若今辥蟹辥蝑之類未谷謂禮法之辥如量而止不能以淫毛詩所謂不辥無歸既辥而出皆是物也孔子所為不及亂者亦以此又云一曰酒潰潰者亂也則詩所謂壹辥日富載號載呶齊是道也韓詩所云齊顏色均眾寡亦即此許於醒下一曰醉而覺也即此解前一義之說又於醬下云酌酒也此辥則謂淫酗之辥也即此解後一義之詞段君欲改酒潰為酒漬似失之泥可謂金壇之諍友矣

六書說一卷 小學類稿本

國朝江聲撰聲字鱷濤改字叔澐晚號艮庭吳縣人嘉慶元年舉孝廉方正被六品冠服六書之說一見周禮注引鄭司農一見班孟堅藝文志一則許叔重說文解字序聲學於惠氏精小學以說文為宗著六書說一首以六書中象形會意諧聲三者是其正指事轉注假借三者是其貳指事統于形轉注統于意假借統于聲眡而可識察而見意則指事者指其形也依形而製字為象形因字而生形為指事同意相受則轉注者轉其意也合兩字三字以成一誼者為會意取一意以槩數字者為轉注比類合誼以見指撝言會合其意也轉注則由是而轉焉如挹彼注茲之注立字以為部首所謂建類一首取一字之意以槩數字所謂同意相受五百四十部之首即所謂一首凡某某之屬皆从某即同意相受假借者循聲而借也諧聲者定厥所从而後配以聲聲在字後者也假借則取彼成文而即仍其聲聲在字先者也以事為名即轉注之同意相受以配合之字為聲所謂取譬相成也凡一字而兼兩誼三誼者除本誼之外皆假借也錢坫謂轉注之說亙古無定解得此足以破其的戴氏震六書論謂世遠學乖罕覩古人制作本始後唐徐鍇謂諧聲最為淺末宋張有以指事為加物於象形之文諸家紛紊謂形不可象則指其事事不可指則會其意意不可會則諧其聲最後蕭楚諸人謂諧聲為轉注蓋轉注之為互訓失其傳且二千年矣聲是書手篆勒石其說轉注實前人所未發顧廣圻嘗依拓本重墨于版國請求六書者所當研究也

小學說一卷 吳氏遺書本

國朝吳夌雲撰 夌雲字得青號客槎嘉定人歲貢生昇力學經常假館錢少詹事廨得發所藏書讀之闚見益廓於許氏說文探索義類時能發前賢所未發錢少詹嘗采其說入養新錄所著小學說于字因聲制聲隨誼轉之所以然無不曲盡王宗涑序謂文字之聲各有其文其字而清濁緩急之異說文諸部有兩讀三讀四讀如迒讀若拾又若郅 西讀若三年導服之導一曰讀若沾一曰讀若誓 正古文以為詩大正字亦以為足字或曰胥字一曰疋記也者數十字其實九千三百五十三文皆然特以世俗通曉不著于篇徐鼎臣較定說文不知諧聲之有正有轉往往删去解中聲字先生還于形聲如太讀他達切也桒二切卜讀博木蒲木北教布支諸說即說文迭正二字之例其他亦並剖析奧賾畢達許君引而未發之指宗涑亦間有足正附于下方如謂其於說文馹驛二解似尚未達凡使人奉書以轉達曰傳故傳有特易誼以人專專六寸簿即所奉之書而使人所乘之車亦即名傳因緩急之通名也左傳言馹言遽似有分別當是按程為馹兼程為遽日夜更代曰日重疊有不連屬而實連屬之意日行馹繞地一周其行度有常馹當並兼此三誼睪吏將目捕罪人說文訓司視譯㡿者尋繹之端緒皆無連屬意但有尋覓意則驛乃秦漢字亙故許君以秦漢之置騎解之馹解云驛以今字訓古字古馹用車故又別之曰傳也以傳之名最為古也其急疾者曰遽或曰驅昭二十年傳乘驅自闕入所以別於尋常之傳也孟子置郵舍舍即宿古者傳遽國中與四竟互相傳報而已故曰置郵郵乃竟上之置非有二也祁奚乘馹以傳召伯宗猶今道遠者得假驛馬今以文不論緩急由驛發遞者皆謂之驛遞驛遞馹疾俗儒之俗說語極精核

轉注古義考一卷 曹氏求實齋刊本

國朝曹仁虎撰。仁虎字來應，別號習菴，嘉定人。乾隆辛巳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官至侍讀學士。讀書能貫串，精於考據。以轉注之義既曰建類一首，則必其字部之相同，而字部異者非轉注也。說文於轉注備舉考老以明其例，而考字從丂得聲，則必其字音之相近，而字音別者非轉注也。故轉注近乎會意，而與會意不同。轉注者以此合彼而不離其原，會意者以此合彼而各自為義。轉注又近乎諧聲，而與諧聲不同。轉注者彼與此屬同意，諧聲者一主義而一主聲。轉注又近於假借，而與假借不同。轉注者一義而有數文，假借者一文而有數義。宋以諸家或混入於會意，或混入於諧聲，或混入於假借。近世又有執訓詁以論轉注者，條列諸家之原文而論其立說之同異，辨其所易混者，而轉注之本位自出。許氏引考老二字證轉注，裴務齊切韻猥云考字左迴老字右轉，本非許氏之旨，趙宧光六書長箋乃誤以左迴右轉為許說，此書極辨其誤，餘亦多所是正。戴氏震嘗言轉注者字之用，轉注之云，古人以其語言立為名類，通以今人語言猶曰互訓云爾。轉相為注，互相為訓，古今語也。別俗異言，古今殊語，轉注而可知，故曰建類一首，同意相受。大抵造字之始，指其事之實曰指事，象其形之大體曰象形，文字既立，則聲寄於字，而字有可調之聲，意寄於字，而字有可通之意，取乎聲諧曰諧聲，聲不諧而會合其意曰會意。由是數字共一用者，其義轉相為注曰轉注；一字具數用，依於義以引伸，依於聲而旁寄，假此以施於彼曰假借。其說頗與仁虎殊異，學者所當參證也。

六書轉注錄十卷　學雅堂藏書本

國朝洪亮吉撰劉歆班固鄭衆皆曰轉注猶言互訓也注者灌也數字展轉互相為訓如諸水相為灌注交輸互受也說文老考也考老也是謂轉注有同部為轉注者亦有異部為轉注者有錯綜其辭者有綱紐其辭者晉衛恆曰以老注考宋毛晃亦曰六書轉注謂一字數義展轉注釋而後可通諸本自明亮吉究心小學以六書自諧聲外轉注最多惟轉注可通訓詁之窮轉注又半皆諧聲剌取經傳中轉注之字以爾雅說文小爾雅方言釋名廣雅為綱旁及訓詁之書迄於周隋以盡其變一曰爾雅本書轉注爾雅與各書轉注二曰說文本部轉注說文別部轉注說文與各書轉注三曰小爾雅本書轉注小爾雅與各書轉注四曰方言本書轉注方言與各書轉注五曰釋名本書轉注釋名與各書轉注六曰廣雅本書轉注廣雅與各書轉注條章理貫若網在綱意以爾雅以下一切訓詁文輸互受無非轉注而且轉注可包假借學者不知轉注則不知假借與比雅同時御纂自敘稱八卷陳慶鏞序稱十冊伍崇曜後亮吉子飴孫求得此本卷數與陳序合蓋後來更定之本也亮吉謂以易言之象及說卦云乾為天天行健乾天也乾健也繫辭云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盛德大業至矣哉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以及序卦一篇皆轉注也慶鏞言經典中有云之為言者如禮記鄉之為言者偁也春之為言蠢也有云之言者如孔子曰駱之言駱駱惡也狀之言淫辟也有單云者如論語政者正也孟子庠者養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徹者徹也助者藉也有云猶者如詩書不下云一猶天也爾下云爾猶彝爾也彝下云彝猶聲也而曾下云曾益也曾即增邑下云匕合也匕即比旋下云允進也允即執也是又以假借為轉注矣爾雅訓哉為始假哉為才也毛傳訓瑕為遠假瑕為遐也其說足相發明

小學鉤沈十九卷 光緒甲申重刻本

國朝任大椿撰大椿有釋繒已著錄施朝榦撰墓表稱所著書有小學鉤沈二十卷實十九卷卷一卷二為倉頡篇卷三卷四為三倉附三倉訓詁卷五為凡將篇古文奇字郭訓古字奇字勸學篇聖皇篇卷六卷七為通俗文卷八卷九為埤倉卷十為古今字詁雜字卷十一為聲類卷十二為辨釋名韻集卷十三為雜字解詁周成雜字小學篇字苑字指音譜卷十四為纂文卷十五為纂要廣倉卷十六為字統韻略證俗音文字指歸切韻卷十七十八為字書卷十九為字體異字苑字類字誥古今字音聲譜證俗文異字音鉤沈起滯於漢魏六朝小學佚書纂輯略備嘉慶二十二年山陽汪文端廷珍跋謂前十二卷王懷祖手校後七卷未及校廷珍屬懷祖子伯申刊其訛誤以成定本附有案語詳稽古訓校正為精大椿學於大興朱先生筠文勤搜典册制度名物文字音韻之屬研精覃思官祠部時砍下居近其家竭日力假藏書誦習後以四庫書館纂修四方奏上遺書從而證定所業云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字林考逸八卷 燕禧堂五種本

國朝任大椿撰。北史江式傳：延昌三年式上表曰：晉世義陽王典祠令任城呂忱表上字林六卷，尋其況趣，附託許慎說文，而按偶章句，隱別古籀奇惑之字，文得正隸，不差篆意也。隋志字林七卷，晉弦令呂忱撰。字林音義五卷，宋揚州督護吳恭撰。直齋書錄解題：字林注五卷，太乙山僧雲勝注。今均散佚。大椿以唐六典書學博士以石經說文字林教士，張懷瓘以為說文之亞，今字書傳世者莫古於說文玉篇，而字林實承說文之緒，開玉篇之先。明修永樂大典時是書已佚。已久字林早傳，則許氏以後顧氏以前六書相傳之脈中闕弗續，爰參數典墳，兼及二藏音義，蒐羅綴集，積累歲年，忱書體例略見於茲。諸家說異，多所考鏡。凡文千有五百，於原書存十之一二。編次皆從說文部分，以陸善經新字林五卷於此書多所補益，其書亦已并附於各部。諸家考證未及載內者，遂條彙集，附刊丁小山所藏記三十八則，並刊於本書之後。程氏瑤田書後歷舉數十條，謂：上證說文，下證玉篇，然則字林之初作也，實足補說文之漏略，而為玉篇之先聲。則今日於散逸之餘為之拾瀋求亡，其功有甚於初作者。更在於足以訂說文玉篇轉寫之譌。章實齋謂：訪君屬疾，近見默所，則方輯字林逸文，散見楮墨，紛擘枕席間，自序謂數縑秘博，耳目易窮，有俟於補遺正誤，初不以所考逸者限之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今本倉頡篇三卷（岱南閣叢書本）

國朝孫星衍撰。星衍字季逑，號淵如，又號伯淵，陽湖人。乾隆丁未一甲二名進士，授編修，散館改刑部主事，官至山東督糧道。沈潛經術，博極羣書，勤於著述。秦相李斯作倉頡篇七章，首始有倉頡句，遂以名篇。漢揚雄作訓纂篇，後漢郎中賈魴作滂熹篇，晉張軌合為三倉，或作五倉。漢閭里師以趙高爰歷六章、胡毋敬博學七章併於倉頡篇，合而數之也。徐鍇以三倉之書皆為隸字，隸字始廣，而篆籀轉微。星衍輯為一書，以倉頡始作，其例與急就同。七略列之小學，揚雄、班固、杜林已下始有訓故。今許君說文解字所稱揚雄、班固、杜林，即倉頡篇；唐人引倉頡三倉多雜反語，實出郭璞三倉注為多，或亦名張揖。依諸書所引，存揖、璞名，餘或古說多不可別。謂倉頡本篆書，班固云文字多取史籀篇，而篆體復異，所謂秦篆。又云倉頡多古字，許君亦云所謂小篆。漢魏隸書盛行，傳寫者或亂其本。今附見

諸部。旁注正文倉頡者，許君所據，特成于眾手，又隨章句成義，多非六書本訓，有異于說文者，有謬于說文者，有長于說文者。用說文部居，博采羣書，粗具條理。乾隆辛丑刊於西安，閱五年所得益多，又以篆刻書體不通於俗，遂復刊於大梁。畢沅序稱其以凸為凹之據，廣韵飼飼為舠船之據，廣雅艪為艬之據，論衡舊為鵝之據，說文麼為磨之據，漢書之類，旁所添注，皆非臆說。甘泉黃奭議其以三倉附倉頡篇為一書，不如任子田以倉頡篇及杜林五倉訓詁、倉頡解詁、張軌三倉、張揖、郭璞三倉訓詁、三倉解詁、張揖埤倉、樊恭倉各自為書，體例為善。其可商者，如鞠，毛丸，可蹋戲者，曰鞠，蹋鞠兵勢也，所以陳武士簡材力也，臣六反，一條見元應一切經音義，是郭注，而孫誤收為倉頡篇；蘗，精米也，今江南謂胏米為蘗，音賴，一條亦見元應音義，是三倉注，而孫又誤為三倉；宂，廣也，一條見玉篇，是倉頡篇，而孫誤以三倉當之；歡，恐懼也，一條

見諸法行經是埤倉而孫亦誤以三倉當之然
亦有孫本采集而任本失載者要之倉雅遺書
亡佚已久星衍善解六書蒐獵精博為好小學
家所行用也

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十卷 嘉慶九年刻本
國朝阮元撰商周鐘鼎彝器其造作之精文字之
古非後人所能及以之考勘經傳數宗刻元鐫
漢魏六朝碑版所得尤精文達嘗于伊墨卿吉
金拓本見一戟其刺直上出于柲端與旁出之
援絜之正中手短且刺與援長相同以為考工
說文之證見山西劉師陸所藏古銅匕首其柄
上有卽匕字參一小枝之所以象形者古匕以
棘桑為之當如此形特柄長可以挽於鼎中謂
詩大東匕以棘禮記匕以桑疏文篆作匕亦象
形得見匕首可知匕形錢坤陳均得古劒柄其
首之鐔乃隆起空中旁有一孔吹之其聲噭然
其莖上之臘作四出長鬣形此臘之所以名臘
鬣鬣然如長鬣者乃考工鐔臘命名之本制本
形莊子書所謂劒夾卽臘也以其夾劒身也戟
圖策馮煖所彈之長鋏卽夾也臘也左傳所謂
長鬣者相卽其義也并日驗手摹作為圖考載
之集中是書以所得各搨本屬平湖朱為弼編

定審釋辨識疑文稽考古籍國邑大夫之名可補經傳所未備偏旁篆籀之字可補說文所未及錢塘嚴杰謂如虎父丁鼎辨弜字乃兩弓相背非兩己相背子雙兕觥云不得以儀禮少牢特牲大夫士之祭無兕觥而遂以觥為罰爵類皆精確特闕涉經傳者輯為二卷刻入學海堂經解中惟未摹篆文不便學者文達嘗欵宋王復齋所藏鐘鼎文別為欵識一書其中如周師旦鼎楚公鐘數譯於是編

繆篆分韻五卷 自刻本

國朝桂馥撰秦書八體五曰摹印漢定六書五曰繆篆繆篆所以摹印屈曲周密有綢繆之象故曰繆篆作篆韻者有王楚薛尚功之鐘鼎篆韻徐鍇之說文篆韻譜李燾之五音韻譜聊蒼紫甯有錄無書夏竦古文四聲韻真偽雜出他如金石韻府六書通篆文集要之類更雜而不倫而繆篆尤絕無專本馥精研六書少時篤嗜古銅印秦漢而下官私符印所見日多因集印文依廣韻次第類聚而詳考之朱竹君學士謂可補八體之一乾隆己酉開雕海甯陳鱣為之繕寫嘉慶丙辰復成補遺五篇汀州伊秉綬手書監刻馥工摹印嘗謂摹印變于唐晦于宋迨元吾邱衍作三十五舉始從漢法元以後古印日出衍不及見近世流弊亦非衍所能逆知因著續三十五舉一卷知篆刻印章雖稱小技而非深于篆籀之學必不能精也

金石文字辨異十二卷 嘉慶十五年刻本

國朝邢澍撰。澍字雨民，號佺山，階州人，官知府。宋時人以金石文類編字體者，有婁機字原、劉球隸韻、洪适隸韻等書。婁氏之書於文字異同，隨字附注，於古音古字多存梗概。國朝顧藹吉合漢魏晉金石，仿婁氏之例，廣為隸辨一書，詳載出處，字句較之宋人所見已多，闕略猶有。金石之好，至長興時與孫淵如有寰宇訪碑錄之刻，以顧氏書祗收隸體，未及六朝以後，且於秦漢篆法未詳，因致定金石，著其文字之異，統以平水韻，為金石文字辨異十二卷。嘉定錢少詹通六書之學，考正訛俗，究篆隸正書繁省流變之原，佳當驗其言，論書中多用其說。何元錫序稱其詳時代以定真原，辨歧分以識正體，為小學家不可少之書，非徒特奇字搜求隱僻自逞矜駙者比也。

汪本隸釋刊誤一卷 士禮居刊本

國朝黃丕烈撰。丕烈字紹武，號蕘圃，吳縣人，舉人。宋洪文惠隸釋二十七卷，為談碑所必資。錢曾謂徐騎省仙有宋槧本甚精妙，後歸毛青城，載歸蜀中。錢塘汪日秀得傳是樓鈔本，讎校重刊，欲正萬曆戊子王雲鷺本之譌脫。丕烈取所藏崑山葉氏舊鈔本，借貞節居袁氏鈔本補全，復借隆慶四年鈔本勘正。其本皆與元泰定乙丑槧隸韻同，而遇宋諱字則缺畫，蓋依宋槧所鈔，與顧廣圻訂諸本之異同，取婁彥發漢隸字源為證，一畫之異，必謹識之。葉本異汪刻者與字源最多吻合，知文惠原書字體纖悉依碑，而汪本則失之遠也。丕烈嘗論文惠為子者史而疏于謹經，彥發長于體勢而短于音訓。錢大昕謂字原入聲屋部遂字下云費鳳別碑虛白駒以遂義作逐，遂當是遯，遯字蓋用白駒詩勉爾遯思之文。費碑元龍字讓虛白駒以遯阻兩句皆五言，婁氏以虛白連文，似失其讀，且誤遯為逐，以

丕烈之論為然段玉裁亦謂洪适書時多誤讀如孔彪碑永永無沂沂即垠字而讀為涯陳球後碑嫣濔繼虞濔即瀰字而讀為泊唐林嗔掩掩難化揜掩印跋尾詳集韵末姥二韵而云音布庵之類蓋於六書音義未深之故廣圻因謂當發疑正讀彙為一編而并條繫件綴其所以意校定者於下丕烈此書意在復舊本面目有他說而不涉舊本則弗及也

筠清館金文五卷道光二十年刻本

國朝吳榮光撰榮光字伯榮號殿垣又號荷屋南海人嘉慶己未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官至湖南巡撫署湖廣總督降福建布政使少好金石文字積所得金文以龔定庵精研篆籀付之校訂復屬陳頌南敦使成書吳子苾出所存以補其不足又秘得瞿木夫金文錢梅溪何夢華常熟蔣伯生兩家金文亦俱歸筠清館與木夫之子申之檢校行款字數概依原本影摹彝鼎至古難定時代只列為商周至秦漢以後有年號可攷依次編入錢笵印泥則附款識之後以積古齋已有專書不必重複字畫間有異同或原銘未全者志為補入其釋義攷訂如商元祀鼎謂春秋今文家說孔子受天命變一為元制正月故春秋建五始今考孔子以前彝鼎文無以元年為一年者無以正月為一月者元年正月百王所同不可得與民變革者也與三科九指質家文家之同異無與董何兩大儒求素王所

記始不得其微言所記始而為之辞周畢中孫子敦謂此西周之世祭文王墓因與畢中之子孫盟而畢孫子為器以紀之也史記大誓曰太子發上祭于畢馬融大誓注曰畢文王墓所在五禮通考言天子謁陵之典三代無之始於漢章帝時梁府有上陵曲因謂古不祭墓誤矣周冊皮父敦謂一月之文此僅見鄭康成說召誥曰二月當為一月不言正月者尚未治定制禮不得言正月也可見古者未治定制禮不稱正

治定功成矣則樂不稱正月者不始孔子作春秋此一月者何新圜也周諸母鼎謂諸母為父妾善君所生之母質家以子貴配食于父父妾非所自出及身祭之不世祭隱二年五年穀梁傳為禮家所詬病以仲子為惠公母隱公祖母隱公正宜孝享王母何得謬引禮家材子祭於孫止之文以待父妾者待祖母皆能根據禮典釋盈經訓惟卷一鬲内言卣謂商周皆有内言之官卷四周伯鉅鼎伯鉅作寶彝用王言出内

使人謂毛裒烝民傳曰喉舌冢宰也傳意周無納言之官宰夫掌百官之復萬民之逆故知仲山甫是冢宰矣然則伯鉅亦冢宰前後差互無所折衷雖所釋說不同無妨並存然必注明何人之說不當自相函矢如此蓋是編雜出眾手未能斠畫一也

隸篇十五卷續十五卷再續十五卷 五經歲編齋刻本

國朝翟云升撰云升字文泉掖縣人道光壬午進士官國子監助教盧氏文弨嘗謂隸生於篆篆有說文蓋集倉雅之學而成自程邈始爲隸書而賈魴以三倉之書亦皆爲隸字漢人碑版大率用隸爲多或讖隸爲俗書所自始考酈元水經注人有發古冢其棺前和題齊太公六代孫胡公之棺唯三字是古餘皆隸字則自周以來隸已與篆並行云升性耽六書尤嗜古隸以自來集隸書者皆以韻分取所得金石以部領字以摹代臨其偏字概準類篇類篇偏字頗異說文而不窠亂偏旁之舊篇內部居式遵手此類篇每疊見數部是書撰以說文各主所屬類篇不收同音假借之字茲仍据偏旁繫之本部而著其所通於終卷目錄取顧氏隸辨偏旁之意而引申之推本說文以篆爲綱凡篆同而隸異者屬爲副以通例以隸爲綱凡隸同而篆異者屬爲所據遺文爲拓本爲可信之據本於諸著錄家無所取舊書成後所集爲續編續編垂成又有所得是爲再續濰縣陳文懿序謂別體駁文兩京不免此書悉爲箸明偶有忽遺猶中緒論非所篤信時復闕疑蓋盛稱其詳審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4 東文22

攈古錄金文九卷 吳氏家刻本

國朝吳式芬撰式芬字子苾號誦孫海豐人道光乙未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官至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銜好金石文字多藏鼎彝碑碣漢甎唐鏡之文是書凡九冊為卷有三每卷又分三冊專集成周以來鐘鼎彝器款識史記封禪書漢書郊祀志注並云款刻也識記也從楊慎說謂鐘鼎文隱起而凸曰款以象陽中陷而凹曰識以象陰多據原器搨本及相傳舊墨本收入

以各器自具之字定為名數由文一二以迄文四百九十又七字各有釋釋各成文又間附以各家之說以流傳古文探討六書推闡經義為主出積古齋鈞清館二書後於阮吳訓釋頗有糾正鑿首陽識及壽曰劉謂書顧命一人冕執劉鄭注劉盖今鑱斧詩破斧毛傳曰鑿屬曰錡木屬曰銶釋文引韓詩則云錡木屬銶鑿屬說文金部無銶而木部有梂一曰鑿首从木同毛義訓鑿同韓義此器正如今木工之鑿求鑿之字與劉音近同部得通用書之劉即詩之銶詩之銶即說文之梂斧也鑿也銶也皆同類故鄭訓劉為鑱斧許訓梂為鑿首說文解字脫劉字廣雅釋器亦劉刀也似即顧命劉字得此搨而字始明於杞伯盈謂說文鎗小盆也廣雅鎗謂之銚說文銚溫器也此器制似盆而銘作盈古者制字召兆多互用說文鞀或作鞉又或作鼗籀文又作磬說文鉊大鎌也又引張徹鎌謂之鉊廣韵鉊淮南呼鎌方言刈鉤江淮陳楚之間謂之

鉊假銚為鉊毛公詩傳已然故雖許氏于銚下引一曰田器以明假借之義于錢下即本毛傳為說于鉊下乃特著鎌訓鉊為大鎌借作銚銚為溫器又別作盈亦猶盤之古文从金籀文从皿於縵尊謂韎市即縕韍玉藻一命縕韍鄭注縕赤黃之間色所謂韎也士冠禮韎韐鄭注縕韍也士喪禮韎韐鄭注一命縕韍是也韎之義有二一曰染韋一入曰韎一曰茅蒐染韎一染名與爾雅一染謂之縓同惟縓為一染通名

韎从韋則為染韋之名其所染者茅蒐茅蒐即茹藘亦名蒨正字作茜綠與韞古音同韎與綠韞古音近說文市篆作韍韐或體作韐市今經傳通作芾韠也天子朱芾諸侯赤市士無市有韐韎市蓋單於赤芾而尊於韎韐於虢季子盤謂文與小雅六月皆紀宣王北伐時事六月儼鎬及方至於涇陽此冦之來路薄伐玁狁至於太原此冦之去路顧胡謂太原即北魏原州今固原州地此盤文曰薄伐玁狁于洛之陽班志

洛水出北地歸德北蠻夷中括地志洛水出慶州洛源縣白於山冦之來也至於涇陽蓋及今平涼鎮原之界而止周之禦冦也于洛之陽蓋駐軍今合水安化二縣境敵壘相距在百里內其地廣平即詩所謂太原顧閻諸君之論此謹之義始大明蓋同時偏訂之人多長於訓詁音韻精於考證雖亦間有踳誤而大體較為賅備光緒二十一年王文敏在南書房奏進焉惟校勘疏舛如同姓誤作周姓之類則其子重春刊刻時未之審也

通俗文一卷 玉函山房輯本
國朝馬國翰輯魏書江式傳式上表云爰采孔氏
尚書五經音注籀篇爾雅三倉凡將方言通俗
文字埤倉廣雅古今字詁三字石經字林韵集
諸賦文字有六書之義者以類編聯顏氏家訓
勉學篇通俗文世間題云河南服虔字子慎造
虔既是漢人其序乃引蘇林張揖皆是魏人且
鄭玄以前全不解反語通俗反音甚爲近俗
阮孝緒又云李虔所造河北此書家藏一本遂

無作李虔者晉中經簿及七志並無其目竟不
知誰製其文義允愜實是高才殷仲堪常用字
訓亦引服虔俗說今復無此書未知即是通俗
爲當有異近代或更有服虔乎不能明也臧玉
琳經義雜記隋書經籍志通俗文一卷服虔撰
敘次在梁沈約四聲李槩音譜釋靜洪韵英之
下則隋志亦不以爲漢之服子慎所撰唐志無
服書有李虔通俗文二卷初學記器物部舟第
一下引李虔通俗曰晉曰舶音泊則阮氏七錄

所言信有徵矣然唐人書中所引皆作服虔御
覽廣韵或譌作風俗通又作風俗論文選嵇叔
夜琴賦嗢噱終日李善注服虔通俗篇曰樂不
勝謂之嗢噱嗢烏沒切噱巨略切名雖不同要
即一書也左傳釋文引通俗文腋下謂之脅臧
鏞堂謂據顏氏家訓知北齊時通俗文題云服
虔以爲即東漢注左氏春秋者魏江式表次在
揚雄方言之下張揖埤倉之上則亦以爲漢之
服虔也晉中經簿及七志無其目梁阮孝緒七

錄始云李虔造試合隋唐志攷之則通俗文一
卷服虔撰係通俗文二卷李虔撰爲當有二書
不可并一抑史志有誤乎顏氏謂河北此書家
藏一本並無作李虔者與阮錄亦不合殷仲堪
引服虔俗說當即此書詩正義于行葦韓奕兩
徵皆曰服虔通俗文至其世先于蘇張然以
前未有反切此類牴牾疑出後儒附竄又顏謂
或近代更有服虔則未敢定如子夏易傳本
韓嬰之字後人誤以孔門弟子當之此書豈于

唐李貞觀初釋元應撰一切經音義采摭頗富茲復廣以羣籍纂錄之庶有裨于小學家署曰服氏仍其舊也鏞堂輯本未見不知視國翰本何若小學鈎沈輯有二卷中有王懷祖校正語可補是本所未詳也

汗簡箋正八卷廣雅書局栞本

國朝鄭珍撰宋郭忠恕汗簡集七十一家法前列其目字下各分注之上中下各分二卷卷末為略敘敘及目錄後來談古文者輾轉援據大抵從此書相販鬻錢氏大昕嘗謂三代古文奇字許書猶存其略其引據經典皆用古文說間有標出古文籀文者乃古籀之別體非古文祇此數字且書中重文往往云篆文或作某而正文固已作籀體矣古文豐而首尾銳小篆則豐銳勻稱重采錄古文而以小篆法書之後人不學妄指說文為秦篆別求所為古文而古文之亡滋甚汗簡可信者多出於說文或取說文通用郭氏不推其本又引它書以實之其它偏旁詭異不合說文者未敢深信珍以溷亂許學而偽託古文者在本書有徐氏新附在本書外有汗簡自宋已還咸耤新附為說文與許君正文比已自謂考奇字莫詳於汗簡而謬俗實多駒其奇詭者至推為遺秦所劫盡在於斯而反命

許書爲小篆先成說文攷附以新附之篆不過舉漢後字加諸先秦猶屬經典通行習用識者辨其非古求得本文則已無他諄汗簡歷采諸家自說文石經而外大抵好奇之輩影附詭託襞轉鉉撮加之自爲裁製變易形體不必其出處有然即或本非俗造舊有自來而世久傳譌動成歧異至有前後差互觸目榛蕪偶有真書出許祭酒網羅之外編中正字寥寥可指屈無補於全文之蹐駁扶其底蘊爲之釐正揭真雁所由來推本詳證各得所當予知同依倒補箋校字付刊使讀者知爲古篆籀之學當先求許氏書鐘鼎雖出可采者十之一至如岣嶁文滕公石室文崔彥裕篆古之類當置不道此等書亦不可漫爲所搖也

隸通二卷 南陵徐氏刻本

國朝錢慶曾撰慶曾字　嘉定人是書據武進費氏傳鈔本校刊自序以不通二篆不能作隸漢人用字例每多通假雖乖乎象形會意之原猶得求倚聲托事之理取金石刻通假之字依說文分部纂爲一編並取各書常用之字不載於說文者攷其本體及義可相通者下一字以別之略載變者各體乖刺過甚雖出漢碑仍從擯棄名曰隸通潛研家學素所服習中如孫耕碑陰孫弘勘隸辨以碑有孫時祖孫世祖孫林祖孫孟祖孫元祖諸人疑爲祖字是正是借究未敢定脩疑篠之變劉衡碑除脩令漢書周勃傳封條侯字作條師古曰地理志作脩今志作脩應劭音條其字本當從條故從條讀脩當脩之誤吮當作究即沇字曹全碑有究牒之仁亦究之變慎變作慎隸辨泥於从貞旁以爲真貞畏音云不敢定爲慎其實變者从貞非竟从貞也隸書變者篆文往往形同他字不可泥視也辨

訂均見允當其陳球碑嬀滿緄虞從疑大令之說費鳳別碑盧白駒以爲未用竹汀詹事之說是書作于同治己巳靖江學舍自言衰朽健忘亂後無書有待於充類也

從古堂款識學十六卷 同文書局印本

國朝徐同柏撰同柏字壽臧號籀莊嘉興人貢生居古履仁鄉為同里張廷濟甥學究金石說古文形義學證經史時有心得著從古堂款識學十六卷款識均依原拓雙鉤釋文為其子士燕手繕同時藏家如同里沈氏雪廬張氏清儀閣葛氏琛路草堂王氏對山草堂張氏古郡書屋張氏吉石羊金樓王氏寶盤齋張氏銅鼓書堂葛氏谿陽詩屋嘉興錢氏味夢軒方氏壺雲

閣寶敦齋秀水文氏三斗鍾齋姚氏鐵如意齋海鹽吳氏張氏石鼓亭寓金堂海昌蔣氏夢華館陳氏十三漢鏡齋蔣氏别下齋揚州秦氏長白試氏壽金盒陽湖孫氏平津館徐氏錢唐夏氏睫巢瞿氏清吟閣石門蔡氏辟徑閣荔香室汀州伊氏諸城劉氏清愛堂蘇州曹氏懷米山房儀徵阮氏積古齋桐城吳氏濰縣陳氏寶簠齋鍾鼎彝器皆得寓目海豐吳氏攈古錄多采其說雖其中訓釋既繁時矜創獲不免牽強附

傅會尚書悖於義通乎六書制兼乎三禮之指

攀古樓彝器款識二卷 同治十一年刊本

國朝潘祖蔭撰祖蔭字伯寅小字東鏞號鄭盦吳縣人咸豐壬子一甲三名進士授編修官至工部尚書謚文勤留心金石文字得有郘鐘四將鑄史頌鼎匽侯鼎盂鼎善夫克鼎輯攀古樓彝器款識僅成二卷自序謂慎擇詳審期於考古證經與萊陽周孟伯悅讓南皮張孝達之洞福山王正孺懿榮吳縣吳清卿大澂相商榷圖狀釋文多執楷說篆釋甲忌乙之敝於史頌鼎謂徐籀莊舊釋殊誤以丁子為兩日以曾為蘇以澤友里為一地名以百姓為人名以顯命為定命皆非釋君百生一節尤多謂於文章直謂鈞清館所錄周觶其尊文與此正同釋尊作觶又以尊之蓋文連上作其并誤以彝字作在背行末迴讀如古印文據史游急就篇傳會觶占由廣為同祖其為其諱朝同胄壬申夏得此器恍然古器文字不可強識所謂考證之學椎輪難工踵事易好也周書顧命七兵戈之外考工不

言其制鄭氏謂戣瞿若今之三鋒矛書中束矢鈒形卣陽文襄據以為說考戣瞿古無確詁自嚴鐵橋見一器其柄有目形又一面亦有目形合二目是䀠字定為瞿吳雲又得一器玫其篆文定為戣尚書二物始知其形文襄訓釋此卣謂上象戣瞿形下三鋒鏃也或是束矢形下象鈒形兩形皆對語為不詳蓋實未見戣瞿二器耳

經典文字辨證書五卷 緝訓堂叢書本

國朝畢沅撰自序謂作是書有五例一曰正皆說文解字所有者也二曰省筆跡稍省于說文者之番鬸之為鬸是也三曰通變易其文而不盭于說文解字殊之為秋鰆之為鶴是也又執不能符于籀篆不得不從隸楷所行升之為昇斊之為盡是也四曰別經典之字為說文所無者也然紂謚別而有據適衆別而難依是亦有例為五曰俗流俗所用不本前聞或乖聲義鄉壁虛造不可知者是也究思典籍析衷南閣編討別指以示專歸考李頻元孫干祿字書無字分俗通正三體其中如虫蟲黃園商商涑涑截然兩字而以為上俗下正又如皃古貌字而云貌正皃通並之為並留之作蓄蠶直是俗字而以為通用宋張有復古編雖篤信說文然所據者乃徐氏校定本如楞揬稱韻塾劇拗辦球皆徐新附字本為李陽冰所加而誤切為正文琵琶乃棍把之譌而以為枇杷凹凸乃窅窊之俗而

以為坳垤誌古書作伆而以為訒妙古書作眣而以為鈌罘與突須與湏形聲俱別而併為一文兩家專以匡俗成編猶多謬誤沅初識元和惠氏棟繼與錢氏大昕戴氏震江氏聲文紏辨時譌去泰去甚較之顏張諸家為能參之詳審之論也

音同義異辨一卷 經訓堂叢書本

國朝畢沅撰沅既作辨正書念經典之文多通假借非必古人字少以一字而兼數義之用皆緣隸寫轉譌避繁趨便易說文解字所有其音同其義同異者別為一編附于辨正之後如求裘古只一字裳常古只一字祀禩本一字周禮別為二爟烜本一字周禮別為二痡疲本一字俗別為二眂悅本一字俗別為二昔腊本一字俗別為二㫺到之卷尾據形著訓雜而不越無僭名陵之恉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汲古閣說文訂一卷咫進齋叢書本

國朝段玉裁撰玉裁有春秋左氏古經已著錄毛氏汲古閣說文初版往往同於宋本剜改乃全用小徐而所取者未必是所改者未必非玉裁與元和周明經錫瓚吳縣袁上舍廷檮徧校宋小字本葉鈔趙鈔兩宋本五音韻譜宋明二刻及集韻類篇小徐繫傳舊鈔善本盡得其剜改所據編為一卷茚昌蒲也从艸卬聲益州云謂本部之側曰䓞艸出吳林山人蓡藥艸出上黨苑出漢中房陵羽部翡翠下曰赤羽青羽雀也出鬱林何不言昌蒲出益州也此蓋以眄下曰秦語退下曰齊語適下曰宋魯語某下曰宋魏曰某相下曰齊人語又睎下曰海岱之間謂眄曰睎瞯下曰江淮之間謂眄曰瞯睇下曰南楚謂眄曰睇皆假其當字之末以著方言之不同是則益州云猶云益州語昌蒲益州呼卬茚五方殊語之不同也瀨郭瀨海之別也凡說文或言屬或曰言別禾部稗禾別也謂別於禾而亦禾之

屬也此名海之別謂別於海而亦海之屬也凡言屬而別在其中言別而屬在其中周禮注曰州黨族閭比者鄉之屬別則屬別詳言也河北播為九河同為逆河入于海與史記夾右碣石入于海皆謂入于勃海非大海也此皆於全書義例融貫分明因以別其版本之是非與徒斷斷於字畫間者異矣

說文統釋序一卷　乾隆五十年刻本

國朝錢大昭撰　大昭字晦之號可廬嘉定人大昕
弟嘉慶元年應孝廉方正科　賜六品頂戴淹
貫經史撰集說釋六十卷為例十一一曰疏證以
佐古義凡經典古義以及星象郡國山川訓詁
歷律器用輿服制度宮室飲食鳥獸艸木蟲魚
之類見於載籍與許合者所必收也二曰音切
以復古音徐鍇本音切用唐孫愐韵徐鍇本用
朱翱所音又有五音韵補十卷鍇所加也三家

並不知古音往往誤讀又許君言讀若某者即
有某音今並補正注中字有疑義及不經見者
悉加切仿經典釋文之例也又說文本有舊音
隋書經籍志有說文音隱顏氏家訓引之唐以
前傳注家多稱說文音某今採附本字之下以
資攷訂三曰攷異以復古本凡唐本蜀本引見
於他書者及繫傳本青浦王司寇所藏宋槧本
暨古書所引有異同者悉取以折中焉四曰辨
俗以正譌字凡經典相承俗字及徐氏新補新

附字皆辨證詳明務合於古別為一卷附於本
書之後五曰通義以明互借凡經典之同物同
音於古本是通用者皆引經證之六曰從母以
明孳乳如完刓髡軏杬蚖沅阮芫黿玩貦祁翫
冠等字皆以元下注云从此若子之隨母以明
孳乳之本許君亦有此例也七曰別體以廣異
義凡重文中之籀文古文奇字皆有所从其有
兩收異部見而許君未言者亦略釋之
經典兩用者則引而證焉八曰正譌以訂刊誤

凡許君不收之字注中不應有此皆傳寫者妄
改又字畫刊刻脫誤者並校正之仍云舊譌為
某今據某書改正不敢憑臆畫筆也九曰崇古
以知古字如鳥部鶴鴟鷚鵰之類經典亦有不
从鳥者此古今字耳今於某字下注云古用某
十曰補字以免漏落如由希免函禰袄留斲靮
敘弁佐麈蓋福罵罩譔劉滿蟊藝朵綷片乘芭
怒料嬲音世夾笙晥肥綦串三十九字从此得
聲者甚多而書中脫落此字有子無母非許例

也今酌補之亦別為一卷附後於許氏本注升
為大字而仍用楷書於自撰統釋附於分行而
比諸經疏原書未刊此其序也

說文字原集注十六卷 乾隆戊申刻本

國朝蔣和撰和字仲叔號醉峰金壇人 欽賜舉
人充三分四庫書篆隸校對官學正說文解字
十四篇其敘目凡五百四十部以母統子次第
相生唐李騰集李陽冰篆書之貫馳題為說
文字原刊石滑州見崇文總目宋僧夢英所書
咸平二年立碑長安學中以師承多謬體畢氏
沅盧氏文弨嘗指摘其失和依說文部敘採取
諸家注解分為正義別義借義辨正成集注十
六卷附其父驥祖振生之說並撰字原表一篇
表說一篇其為表分別部居支節相貫橫而有
直上下相蒙如三字篆示艸字篆中也既直又
橫會歸成部如王字玉字俱从三部而采字串
字俱从八部也篆體或疊出如口部品之下為
龠龠之下為冊也或因類相生如口部有言字
因言而生丵部又因菐而生廾部也或一字分
晰數體如教字之下卜部攴部左右相蒙也高
字之下冂部京部上下相蒙也若意聯形斷眾

部相隔雖以了然者加圈識之平横淵源圈為接脈以虛求實得相因遞轉之由如士字从王者上畫會意而丨从一而從之也又如目之連類為鼻而日之連類為月也分類相次一格之中各有部領又加直畫界明如示不與艸為類艸不與牛為類也於横格中仍分直行順其高下亦與原文相合其表說謂追尋說文敘目之由共分五則上天下地人在其間萬物包舉終以支干至理循環始一終亥復隱括眾解探索古文以理相推因物求類類有部領領有所蒙遠近順逆俱得通會王筠友亟稱其書列所著說文釋例中而為之訂正益精密矣

說文偏旁考二卷 聽雨齋刻本

國朝吳照撰照字照南號青芝山人南城人乾隆甲辰謁嘉定王西莊語以偏旁之學知六書之法衰於隸求古人制字之意必求之說文而偏旁之意不明則說文不可得而通因手自摹寫篆輯成書顧藹吉隸辨于四聲之後另列偏旁為一卷依說文編排指其正變譌謬第其書專為隸而辨篆文轉錄于隸之下是書首說文次重文古籀次隸以說文為主凡原流之故變失譌舛之由縷析條分粲然具見如謂洪範曰貞曰悔說文悔作𠧪从卜每聲後人混作心部之悔𠧪字遂廢不用首卷之首从屮音徹與从艸者不同今俗書相混無別說文豐部豑字下引虞書曰平豑東作隸變以秩代豑豑字遂廢亦閒有考證自序謂歲之家塾以訓子弟云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形聲類篇五卷 大亭山館叢書本

國朝丁履恒撰履恒字道久別字若士晚號東心武進人嘉慶辛酉選拔貢生歷官贛榆縣教諭山東肥城縣知縣說文六書三曰形聲鄭仲師作諧聲說文作形聲見周禮疏晉書衛恒傳親書江式傳漢藝文志注封氏聞見記皆引說文三曰形聲金壇段氏謂指事象形形其形也形聲形其聲也形聲如班志言象聲得其解矣履恒研綜文字音聲盧召弓段若膺莊葆琛舉文皆其師友是書一名說文諧聲類篇以唐韻合之說文形聲復以說文形聲合之經典用韻分古韻為十九部統以十類有分為二有獨用弟一卷形聲部分篇弟二卷形聲通合篇弟三卷論入聲分部弟四卷形聲餘論弟五卷校勘經王懷祖劉申受審定懷祖定古韻凡廿二部質術分為二部且謂質部有去聲而無平上聲緝盍二部則并無去聲履恒復書謂專指祭月別出于十九部中復出至質一部緝盍二部心知其是尚未重加覈討道光己酉常熟龐厚甫為之校讐謂古音自顧氏以經典用韻合之說文諧聲分鄭庠六部為十江氏演之而加密戴段撰受相承孔氏王氏皆有所發明分部互有出入以入聲配隸無準入聲有正紐有反紐今音多從正紐古音多從反紐戴氏聲類表集諸家之大成惟今音古音相閒錯出為未成之書用王氏說別出緝盍為十八部陽類陰類各九部以入聲為樞紐一從陸氏法言所定為正紐一從顧江戴王諸家所定為反紐其轉音之法有五一正轉同部者是也一遞轉同音者是也一對轉同入者是也一旁轉相比相生者是也一雙聲同母者是也先生所定十九部若依王說別出至緝盍三部則與大壑所擬十八部四部分上下者適合惟次敘及入聲稍異其說足與是書相發明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說文通訓定聲十八卷　同治九年補刋本

國朝朱駿聲撰駿聲從錢辛楣游研究許書取說文
九千五百餘文類而區匯之聲母八百八十三
以聲為經以形為緯而訓詁則加詳焉比之為
十八部別之支脂為三別幽宵為二別侯于幽
復別于魚大抵從段懋堂為多別霽質于真以
屋燭承侯又參酌于王懷祖之說以通訓明轉
注假借之例以定聲證廣韻今韻之非古而導
其源於每字本訓外列轉注假借二事各以口

表識字有與本義截然各別者列為別義凡經
傳及古注之以聲為訓者詳列各字之下古
韻錄詩易以下至先秦而止謂形聲字有同母
而異讀者語言之轉即雙聲也有同入而異平
者本為同部即長言短言也數字或同一訓而
一字必無數訓其一字而數訓者有所以通之
也通其所可通則為轉注通其所不通則為假
借象形指事會意者形體之事諧聲者音聲之
事轉注者訓詁之事假借者亦訓詁之事而實

音聲之事人皆以形體言轉注戴東原曰轉相
為注猶互相為訓一字具數義者曰假借數字
共一用者曰轉注江艮庭曰轉注統于意轉注
者轉其意也凡合兩字以成一意者為會意取
一意以聚數字者為轉注二君以訓詁解轉注
駿聲以轉注者即一字以推廣其意非合數字
而雷同其訓凡一意之貫注因其可通而通
之為轉注一聲之近似非其所有而有之為假
借就本字本訓而因以展轉引申為他訓者曰

轉注無展轉引申而別有本字本訓可指名者
曰假借假借不易聲而役異形之字可以悟古
人之音語轉注不易字而有無形之字可以省
後世之俗書如网為田魚之器轉而為車网為
蛛網此通以形而為文网此通以意防為隄障
之稱轉而為郵坊為埤坊此通以形轉而為勸坊
此通以意不得謂之本訓不可謂非本字其重
萬字發明本訓而轉注一法許實誤解許君嘗
曰轉注者體不改造引意相受令長是也語極

專輒未附分部檢韻一卷又取百六韻而構衡之為古今韻準一卷循爾雅之條例貫許氏之說解為說雅十九篇甚便學者是書以聲為主引據之堅過於桂氏義證僅以轉注言人人殊獨剏義例發前人所未發其生平之心得在此其自信之深而不能謂世必尊必信者亦在此也

說文聲訂一卷 漢專學刻本

國朝苗夔撰夔字先路肅甯人道光辛卯優貢生嗜六書形聲之學苦思專壹以二徐治說文皆不達古音楚金謹存兼諸鼎臣則輒刪聲字為祁文端校勘景鈔繫傳宋本別纂聲訂二卷訂正後人妄刪或附益者八百餘事謂牡當作从牛土聲牡字在詩還三章與茂道好韻信南山雖有駜與酒考韻可證段注求土聲而不得謂當作士非也虜从毌虍聲謂虘虍聲讀者言知虍不得為虜聲六書故引唐本作虔省聲當從之小徐謂虍音呼於虜為旁紐亦非叙从叉古聲謂古非聲古應占字之譌老部者從老省占聲宋小字大徐本譌作古聲可證姚氏聲系嚴氏聲類俱叙列古下使叡叡遞從之字盡入患虞部非脂从肉盾聲徒忽反謂忽與盾聲不合當是忽之譌巾从冂丨謂丨下當補丨亦聲此及尹申字皆當補丨亦聲始得與引字同從丨聲也憲从心目害省聲謂害非聲詩憲字六

月韻安軒閑原棄柔韻稱難崧高韵香嘽稱害不得為聲當是契字書契也當作從心目契省六聲析疑解滯精審之處甚多大指以六朝五代以來傳刊說文者多非其人人每以周沈音韵改許君聲讀古籀倒亂及省聲亦聲之類言之綦詳期復許君之舊雅褒鐵亭決商有過當其事精固並時無兩也

說文聲讀表七卷 道光壬寅刊本

國朝苗夔撰以顧處士所立古音表十部宗綱已具然病其太密而戈麻既離兩音不應別立一部戈麻本西音周人未嘗有也說文林之為言微也春秋說題辭作麻之為言微也漢儒訓詁義兼聲既以微字釋林與麻知古人讀從林必在支微部說文戈从弋一今本一下無聲必傳鈔者以今韻而刪之春秋宣公八年葬我小君敬嬴公羊穀梁二傳並作頃熊熊何以不從嬴

收耕清青而在東冬顧氏謂熊當入蒸韻及檢說文熊从炎省聲則又當收侵覃炎乃存諸後人寫廿作大故譌從雙大集韻熊與雄並收十六蒸因悟雄從隹厷聲者聲心部應从雅聲夫子傳易於泰比未濟三用應字皆與中功從窮終韵熊與雄所省之聲乃紹本東冬部中字於是并耕清青蒸登於東冬部并歌戈麻於支微部以七部隱括羣經之韻成一家之學爲祁文端寯藻爲刻說文聲訂及是書字以聲從韵以

部分東冬鍾江耕清青蒸登第一支脂之微齊佳皆灰咍歌戈麻半尤半第二魚虞模侯第三真諄臻文欣元魂痕寒桓刪山先僊第四蕭宵肴豪幽第五陽唐庚第六侵覃談鹽沾嚴咸銜凡第七舉平以該上去入自序謂以聲定韻韻準之以三百篇經絡之九千字文非許不錄見陳頌南齊陳氏韶舞樂器銘款釋週黍吻即調七韻知周人七韻即唐虞三代之遺於經證外得此確證王文敏懿榮嘗云古器文字不可臆識附會近人釋齊侯罍得週黍吻三字韻與字家附會為周七吻甚于說古無歌麻者及得齊侯中罍則又為逆黍始三字七韻不能成為定論夫蓋為變此書而發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唐寫本說文解字木部箋異一卷 同治二年刊本

國朝莫友芝撰友芝字子偲號郘亭晚號眲叟獨山人道光辛卯舉人截取知縣治許鄭之學同治改元從曾文正公安慶得唐人寫說文解字木部之半篆書百八十有八字與兩徐本篆體不同者五說解二千有二十餘字增損殊別百二十有奇栝桓諱闕而柳卯不省例以閱成石經不避當王之昂在穆宗後人書友芝謂此吾西州漆書也取大小徐本通讐異同其足按補者本之脫譌印證諸儒之致訂者夥至數千事譔箋異一卷柤楧椎檄檔篆是本作杞椇樺櫱篆檄省聲不省綦篆下上易左右形聲展轉小歧古書極有把柜樺椎截然兩體聲義各足直是正漏其說解殊別之善段嚴校注多與闇合偏旁小殊其違易見更有二徐遺落他用引不及者其每字音紐一再或三不知即音隱否今行繫傳音出朱翱鼎臣校定自取唐韻皆不如此音之古為之存逸訂譌此柙所以盛嚴虔光藏可均

曰論語疏引檻一曰圈下有以藏虎兕四字蓋校者由檻義下移此文芝謂許正據論語說柙字廣韻柙檻也所以藏虎兕也出說文則隋唐本皆然不由校遂嚴說非㯳夜行所擊擊木也謂夜行御覽引作行夜擊木御覽引二徐作擊者手部擊訓擊段依廣雅廣韻改為斫取皆於㯳無當唯集韻數部擊在數切擊也若與相證存以備致凡所箋疏語簡義核文正為校刊以行儀徵劉毓崧南滙張文虎友芝子彝孫皆有跋毓崧攷唐人避諱之例甚詳

說文諧聲孳生述一卷 積學齋藏書本

國朝陳立撰立有公羊義疏已著錄古人同聲之字必是同部取三代有韻之文證之說文諧聲大柢體合立以聲音之原起於文字說文諧聲則韻母也姚氏說文聲系部次不分無所取擇且於會意諧聲不無歧誤因刺取許書中諧聲之文部分而綴敘之以象形指事會意為母以諧聲為子其子所諧又即各綴於子下不立部首而以一二為目其部分以顧氏為主而參以江孔戴段諸家其一部曰東鍾江二部曰冬用孔義三部曰支佳四部曰脂微齊皆灰五部曰之咍尤之半用段說六部為魚模虞之半麻之半七部曰真臻先八部曰諄文欣魂痕九部曰元寒桓刪山仙亦段義十部曰蕭幽尤之半十一部曰宵豪用江義十二部為歌戈麻之半十三部為陽庚十四曰耕青清十五部曰蒸登與入之藥鐸之半錫之半歸十一部陌昔鐸之半參之半附六部則仍冀山之舊十六部曰侯虞

之半用段義其轉虞入侯則用江說十七回侯
韋凡十八回談鹽添咸嚴銜用孔義而去之祭
泰夬廢入之月曷末鎋薛為十九部則戴義緝
葉帖合盍洽狎業乏獨為一部為二十部則用
孔說其入之屋燭附十六部沃覺附十部則亦
用孔說麥與昔錫之半附三部職德附五部則
用段說質術櫛物迄沒沒屑附四部則用孔說
而去其曷月以下其有子母異部或取雙聲或
由韻轉亦分注於各部下以免歧惑江部蕭尤

書後謂其分古韻十九部擘究於聲之相轉母
聲而子屬之較段氏十七部尤完备狎加一部
二部十七部十八部本孔氏而分為二十九部
獨立一部不隨顧氏合侯臨而一之皆不苟同
惟入聲十九部有與十八部互收四部之入聲
或有轉入十九部者尚有未決武進丁履恒形
聲餘論謂有同得聲字分收各部者有與所以
得聲字不同部者有字可兩讀應兼收二部者
有字可讀應專收一部者有得聲之字形近相

譌應改正者有得聲字應從古文偏旁補入者
其說較五書為詳

說文雙聲二卷疊韻二卷 持志齋遺書本

國朝劉熙載撰熙載字伯簡一字融齋江蘇興化人道光甲辰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累官左春坊左中允於音韻小學有心得以六書教難知者莫如諧聲疊韻雙聲皆諧聲也許叔重時雖未有疊韻雙聲之名然河可疊韻也江工雙聲也孫炎以下切音下一字為韻取疊韻上一字為母取雙聲許氏實開之徐鉉注說文字音以孫愐唐韻音切為定要之許氏之聲本有可為切由古人制字其中本具字母也如江字許云工聲注古雙切善用許之本聲易為工雙切正切江字如脂字許云旨聲模字許云莫聲孫氏業取其音以為母矣至如虞吳聲佳圭聲殷身聲蕭肅聲宵肖聲爲以許聲加孫韻皆可為切而一切雙聲之字可以類求撰說文雙聲韻借孫氏母即用許氏之聲以雙聲不外乎清濁二聲之從類及開口齊齒合口撮口四呼之相通學者固皆知之因是編以契許氏之聲因許氏以契古人制字之音庶無負諧聲之本指其說文疊韻釋例謂言古韻須先明今韵音讀說文聲與字編內皆讀古韻或有以今韻讀字以古韻讀聲者當轉字以從聲以今韻讀聲以古韻讀字者當轉聲以從字若讀字與聲皆未合則當兼轉之遇字與聲古屬通韻者則曰通古屬一部者則曰並歸某韻其非徑通而由他韻為通者則曰轉通若不在此數而許氏取以為聲則曰協用協用有一定部分於各篇後附之以備著古韻大指與說文相發列為首卷興於光緒丁丑戊寅間

說文引經攷證八卷 武昌書局刻本

國朝陳瑑撰瑑有說文舉例已著錄以說文所稱諸經雖經傳寫移易而證以他書漢經師之訓詁七十子之微言大義往往而在由文字以究聲音由聲音以通訓詁研經之津逮識字之指歸也其兩部往往互異亦有一部互異者非互異實兼存耳其兼存之文有似異而音同者有音近而義通者皆證之本書博引諸說洵少所闕于父兄者為引經攷證八卷示部祠春祭曰祠品物少多文詞也仲春之月祠不用犧牲用圭璧及皮幣不備經瑑謂某文今見月令仲春部雖字引明堂月令蔡邕以月令為周公所作不宜與雜書紀錄並行因旁貫互注撰為章句然後漢書本傳不及此隋志載有十二卷唐志已不著錄故其書久佚今小戴記所傳乃呂覽十二紀之一錢唐事曰鄭注月令多引今月令以證文字異同疏家謂不入禮記者為今則呂覽是也今呂書具在與鄭所引亦不盡合蓋漢志

有明堂陰陽二十三篇在記百三十一篇之外此禮記四十九篇小戴傳之劉向錄之鄭君注之其別出于明堂陰陽者則謂之今月令矣說文所引之明堂月令蓋即鄭所謂今月令也今本月令作孟春之月祀不用犧牲用圭璧更皮幣太平御覽引白虎通物微故祠名之春秋繁露四祭祠者以正月始食韭也俱與說文之義相發明井部荆罰罪也易曰井法也今雜卦傳云井通也一切經音義二十引易記云井為荆法也瑑謂廣雅釋詁井灋也後漢書竇武傳注井者法也初學記引風俗通云井法也節也言法制居人令節其飲食無窮竭也井法之義其來已古沈季壽云春秋元命包曰荆字从刀从井井以飲人人入井爭水陷於泉以刀守之割其情欲人畏懼以全命也初學記引說文曰刀守井也飲之人入井陷之以刀守之割其情是許解荆字與緯合矣今本說文不同而荆下次㓝字云造法㓝業也易曰井法也五字當

在𠛬字下後人誤竄於刑下因刪刀字并之𠛬
徐堅所見本尚不誤也疏通證明極見塙當

兒笘錄四卷 第一樓叢書本

國朝俞樾撰 四庫提要謂周伯琦說文字原六書正譌推衍說文者率參以己意者亦率錢大昕書謂徐鍇於諧聲之義例不能盡通妄以意說刪以字說溷觽於此盧文弨亦謂楚金所釋隨文變易初無一定之說章鐸證引不離改竄經文蓋文字之學至本朝而始定一尊說文解字之書多古言古義有不易得解者不敢用其私智小慧妄為穿鑿是書以許君生東漢時去聖人遠於古人造字本意未必盡得竟有未安處乃訂正寫為四卷書中每曰許君所徵引未足據曰許君誤記而有此說不可為訓曰許君泥于師說失其本意於一貫三為王推十合一為士之說皆力為駁詰蓋作於同治建元之歲尚在中年意氣方盛之時雖有精到之處不能掩其詞氣之鄙倍晚年進學當亦悔其少作矣

說文論正二十四卷 稿本

國朝王育撰。育字石隱，號莊溪，太倉人，與陳瑚確菴、陸桴亭世儀為同方友。明亡後隱居講授，不改衣冠，自作生壙曰香雪藏。是編於許氏說解悉仍原本，而部次則以建首字分韻編次，其論正逐義分疏，為文三十餘萬言，閱十寒暑成書二十四卷。敘文總論雜說置諸卷首。桴亭序稱謂準之說文以正其體，參之六經四子周秦以上之書以周其用，鈞之古今論說字學之書以證其異同。確菴序稱其不專己以鄙古，不徇古以傳譌，不變形以取義，不曲義以從文。順治壬辰三月寓嘉定西隱寺，陳遴碩庸記其說字大略，謂宗廟之禮犬曰羹獻，故字从犬，鬳讀若憲，鼎屬，置犬于鼎以進之，故以鬳為聲，犬為物之大，鼎小不足以函之，其體當露于上，國因假借為獻也。宗廟獻琛賢者之事，因假借賢也。論語曰文獻是也。初字从衣从刀，制衣為文教之始，故从衣刀，所以裁之始。字从女台聲，台我自稱也，以女配我，夫婦也。夫婦為人倫之始，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也。國之从或，或字古國字也，从口从一从戈，口古方字，地方也，一法也。先王建國以五等之爵而制其地，大國方百里，小國方四六七十里，方五六十里，皆有一定之制，故从一，戈兵也，謂設武以守之，此會意之書。凡國邑必有界，因假借為畛域字，後人文為分別，因加土作域為邦域之域，加口于外作國為家國之國，至或字本文反假借為未定之詞。其假為未定之詞何也？建國本以為民，有德則君之，無德則奪之，無一定之勢，故借其字。自謂推古聖賢造字之本指，根於六義，證以五經，會其領要，以成一家之書，其精到固當與戴侗、周伯琦、楊桓、魏校之右也。稿本未刊，有傳鑑崖精舍、博士泉莊諸印記，舊藏歸安姚凱元子湘表霽齋，後歸福山王氏。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惠氏讀說文記十五卷 小學類 借月山房彙鈔本

國朝惠棟撰。棟字定宇，號松崖，元和人。學士士奇子。縣學生員。乾隆十六年舉經學篤信善道。於經史多所論著，易學尤邃。小學本爾雅六書，故本說文。國朝經師經義多證以說文，為說文學者或攷訂以正譌，或引申以見義，貫通融會，異派同源。惠氏此書專門所昉。一字下云：道立于一，故吾道一以貫之，即太極在易，惟乾之初九，即乾元也。神字下云：神也者，妙萬物而為言者也。是引出萬物之謂。物字下云：易卦起中孚，中孚者復之始也。在辰為子，在星為牽牛，在卦為復。復之初九，乾元也。乾元，萬物資始也。天地之數始於牽牛，故物從牛，勿聲。味字下云：易二五為中和，二五為中，相應為和。本字下云：易之六爻，以下為本，上為末，與此合。綿字下云：易有象傳，當从綿。綿者古文作綿，全為綿，析為爻。爻古文作肴，遂取諸物也。亞部彖豕走也，與易彖字無涉。易彖辭之彖當作希，从綿者古文，隸也。全為隸，析為肴。今綿者作希，肴省作爻。後人遂不識爻希之誼。古學之亡，不始魏晉，其來久矣。无字下云：通於无者，无當作元。春秋緯云：元者端也，氣泉無形以起，有形以分，窺之不見，聽之不聞。何休公羊注云：元者，氣也，無形以起，有形以分，造起天地，天地之始。是无通於元之誼。其偁易孟氏，下云孟氏易為西京之冠，其說本乎。用字下云：易勿用，勿用占詞，卜中乃可用。此皆漢易之微言。齋字下云：易聖人以此齋戒，虞氏以顨絜齋，猶絜齋洗心曰齋，本諸莊子，韓康伯異端宗人，遵之。㐬下云：易離九四㐬如其來如，焚如死如棄如。言不孝子當焚殺而棄之。流下云：亦衍。突，故流从㐬，㐬訓突，易突為王弼遂改，所訓字云突。下云突本作𠫓，古易為王弼所改，後人知有突，不知有𠫓矣。周禮殺其親者焚之，故易有焚如之刑。害字下云：言从家起，家人言有物則不害矣。長下云：逸象傳云勿用取女，不可與長也。逸陰消之卦，陰消陽則亡，亡者長之反，故云倒亡

也水字下云古文坎卦之坎作☵与巛略同故云中有微陽之氣水坎同字故坎為水閩下云具數於门中也易坤以閫綜虞注云閫閾也閫藏萬物坤字下云晉語子犯曰有此以為戌申手所以申土也位又在申故云所以申土闡明許義具饒名理其他證以經義者皆与所著閩易述九經古義古文尚書考左傳補注明堂大道錄諸書相參互推其字具字下云具其无人俗作闃闃字下云說文昃部有闃字即古文闃字後人不攷妄增闃易闃其无人本作闃或作𨵦推王弼作闃俗從之說文昃犬視皃从目从犬非大張目也前後立說不同當是未成之書中有江氏聲枝正語其侍與弟子也棣謂易巽卦改作巽乃王弼之妄段氏說文巽下注引江氏之說謂伏羲文王作巺孔子則作巽巺而小篆乃作巽巺為卦名巽為卦德許所見易惟此為未為風為長女之字作巺云云今此說不見書中蓋未足据

說文解字注匡謬八卷 咫進齋叢書本

國朝徐承慶撰承慶字夢祥元和人乾隆丙午舉人官至山西汾州府知府匪石鈕氏有段氏說文注訂承慶以鈕書所說詞指多不宏達且不免專己守殘此書攻瑕索瘢甚於鈕氏比諸劉炫之規過吳縝之糾繆句梳字櫛摘發無遺其舉例十有五曰便辭巧說破壞形體曰肊決專輒說更正文曰依它書改本書凡它書引說文与本書不同者不加審察必以本書為誤改從它書曰以它書亂本書據它書異義改說文之解文凡黃公紹所增易概指為說文原本主韵會而不深信說文曰以意說為得理曰擅改古書以成曲說曰創為異說誣罔視聽曰敢為高論輕侮道術曰似是而非曰不知闕疑曰信所不當信曰疑所不必疑曰自相矛盾曰檢閱麤疏曰乖於體例書中多以錢氏大昕之說為長其謂段說轉注非建類一首之指最為精確惟段氏謂自倉頡造字時至唐虞三代秦漢以及

許妌重造說文曰某聲曰讀若某某者皆條理一合不紊故既用徐鉉切音又某字志之曰古音第幾部後附六書音均表俾形聲相為表裏洵屬謂段氏注古書而襍以己書大非體例未免吹求太甚然謂讀字注詳言讀字之義最為明通學者可賴然於古之訓詁而得讀書之法又歷舉若干條謂其識見所及咸有義理論說多有依據所呈正者如某某字皆有義據俶定書所訂其可據者若干條蓋傳說文者多非其人致有錯誤致需訂定功亦足偉於段氏精核之處未嘗一概抹摋也

說文新坿通誼二卷道光甲辰刻本

國朝毛際盛撰錢大昕嘗云說文新坿徐鼎臣奉詔增入非得已也如經典通用某古通用某皆示有不必坿之意有業自糾正者際盛學於錢氏綜貫經史詞章金石尤邃於形聲訓詁根據先儒謹著矜慎凡徐氏違失及可旁通博引古籍疏證明自謂所不明者十二三學者貴能闕疑無取肊說然古今雅俗之別經典異同之處略備於是同郡王宗涑撰平日所聞博致詳說附著按語稱字用錢說稱者爾也考于七翮為最近故稱爾後人因加示旁古讀爾如昵故或為昵珈字引詩亦珈鄭箋珈之言加也當如鄭箋作加字咸有義據環下云錢少詹事說義當作深未知其的於師說亦不苟同謂蓀即荃字引漢書景十三王傳遺達荃葛服服虔音蓀楚詞荃蕙化而為茅一本作蓀莊子得魚忘荃崔音孫云香艸可以餌魚疏曰荃蓀也九歌蓀橈蓀壁皆一作荃此類亦見精審池字下謂池

治之池當用沱徐鍇説是段氏水部增一池篆不綜彩原委别是非勢以俗儒之説羼入説文甚矣識字之難也所見極允宗涑校補遗書深惜其學未竟而早世焉

讀説文解字小箋四卷謝氏賭棋山莊鈔本

國朝梁運昌撰運昌字曙里一字鏤雲號竹泉長樂人嘉慶己未進士改庶吉士散館授編修士成從同年陳詩庭見錢宫詹讀説文法因推廣為小箋道光甲申訂定成書為許書通例第一變隸失真第二聲畫會元第三文字刊誤第四文義異同第五音讀尊訓第六簡末疑字第七小字拾遺第八偏傍異讀第九篆隸通文第十脱遺議補第十一新附指歸第十二徐書糾繆第十三羣言清溷第十四古文重出第十五古籀或文第十六引經異文第十七經典孳文第十八方語摭遺第十九别部拾字第二十錢氏讀本不可見運昌所理董門逕森然人不逮於所往每謂許君讀若義例簡嚴論當徐氏依孫愐唐韻為音雖於許氏所言讀若某者頗相牴牾而有所不暇顧且許君既言某聲復言讀若必其所讀與某聲稍異非此澄明便恐錯誤今依某聲為音韵則許君讀若一語乃贅矣音切既

謬至執此以疑許聲此關音旨沆切則云𨽍非聲不知𦈡謂弓往來利關謂户開闔利非有二義即亦非有𦤶聲又若艸部芙既脱其先訓除乃音烏老切金部鑿已迷其重文徐乃音古回切後人以音訓皆不同即有疑為笑為鑿者亦不敢用致令注中屢見之字及𧶠沒其正文不明轉注之理遇音聲稍遠者輒多所指摘未有發明徒滋紛糾運思参致訂正主於不背許書其用陳詩莊及吳氏雲說不沒人善謝章鋌稱其安貧守約篤其生平梗概於課餘續録復以此書有功許君重録副本以冀其傳惟以竹汀讀法分析部居其例亦啟於繫傳而君無[illegible]攀氏一概抹擬之為氣質用事也

說文疑疑二卷許學叢書本　6月

國朝孔廣居撰廣居字千秋江陰人孔子七十世孫以說文解字中頗有疑義積成二册補遺訂墜時發前人所未發而好奇太過讀書不多論六書次第則舍許而從班[illegible]論音韵依顧氏十部之例而又泥等韵切音之法據石鼓之誤文而未見籀招致日月之象形而致疑許書[illegible]當後齋謂許學自唐李氏陽冰至故明趙氏宧光為一派趙氏長箋於許書十不得一趙本書家非小學經學家也　本朝乾嘉諸老為一派惠徵君棟唱許學江段桂鈕起著書此外諸家有魯衛邾莒之別同為許氏功臣近之別出一派用鐘鼎文校許書其極意處幾欲駕許而上之舊藝野言并為一談在所宜屏若廣居者雖自稱段氏玉裁江氏聲皆所親炙意欲諍許藝實蹈趙園南劉所云善野言而悍舊說者矣

諧聲補逸十四卷 嘉慶癸亥志學堂刊本

國朝宋保撰。保字定之，號小城，高郵人。以徐本說文多失六書諧聲之指，爲諧聲補逸，計卷十四。一依說文次第，舉文補聲三百有九，古籀重文補聲八百卌有六，凡一千一百四十五。自序謂古無聲書，說文雖字書，實兼聲書，文字形義皆統之聲，我義取其聲近者，以明義之所歸。凡聲同則雖形不同，而其義不甚相遠。許君于古籀重文，皆于有聲者著其聲，今多闕而不載，非許氏之舊。自謂毋穿鑿，毋附會，毋求多，毋伉穷，所謹取謹必表諸是。深信段若膺合音之說，謂緝畀聲从畀聲之字或从其形聲从㠭得聲者無古音在止海部內，如允从吕聲，耎讀若畏，偄从而聲，㬉讀若沔，从𦔻聲，便如之，反从耎聲，皆之咍與元寒相關之理。周氏學海書稱引之，王念孫稱其分別精審，攷究確當，王引之稱其凡所發明，咸與廿一部相合，而能觀其會通。姚文田與定之書，謂嚴鐵橋說文聲類，推類言聲，更詳且夥，又別爲聲類十六表，嘗與辨論六書之一爲諧聲，便知必有不諧之字，若推類言聲，則唐韵二百五部無不可通，無復疆界。竊疑古時音隨方變，故孳生而益多，即如辨之一字，或讀如戰，則角旁從單；或讀如振，則角旁從辰；或讀如志，則角旁從氏。好古者彙而同之，乃覺偏旁皆不類矣。顧亭林以詩之不協者爲方音，允屬通人之論。去古已遠，博辨無徵，只可就經文所有爲證，庶不至於穿鑿傅會，嚴亦無以相難。保謂亭林於音之不可通者，悉指爲方言，姚篤信之容面質孫星衍，亦謂欲分會意指事二種爲一冊，會，合也，兩字合而成義爲會意，故皿蟲會意也，反正爲乏，指事也。當時諸人所見均未能盡同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殘本說文續議九卷 原稿本
國朝嚴章福撰。章福號秋樵，歸安人，可均從弟。縻
生嘗為可均編校詩文，精小學。烏程縣志稱其
著有說文校議議，可均說文校議所未詳者，作
說文訂四十六條，守嚴疑闕殆之義。章福此書
意殊其缺，題曰續議，僅存其卷十一上至卷十
五上。此書霰地气發天不應，下文霧天气下
地不應曰霧。爾雅釋天天氣下地不應曰雺，
地氣發天不應曰霧。爾雅雺字不誤，誤者霧字。
釋文雺或作霧，蓋言霧為雺之或體，知亦雅原
作雺。又云霧本亦作霧，蓋言別本作霧，知原作
地氣發天不應曰霧。玉篇霰天氣下地不應也，
霧地氣發天不應也，亦其證。釋名霧冒也，此言
自上而下為霰。霧霜作蒙，日光不明，蒙蒙然也，此
言自下而上為霧。霰音務，霧音蒙，霰淫霧乾。霰者
者天气下也，天气下地應之為雨，地不應為霰。
霧者地氣發也。霾即黃沙，凡下黃沙必大風，次
土乘風而起，蒙蔽日色，天應即消，所謂霾也。議

改霰下云天气下地不應曰霰，又改霧下云地
气發天不應曰霧，并改爾雅云地氣發天不應
曰霧，數議為審諦。闉，城內重門也，謂當作闉闍
城曲重門也。出其東門疏引為此，此引說解不
連篆文。文選謝宣遠集別詩注、顏延年始安郡
詩注引闉城曲重門也，此連篆文，不連首二字。
謝希逸宣貴妃誄注引闉城闕重門也，亦為此，
惟曲誤闕。校議出其東門疏誤作釋文，始安作
始興。宣貴妃誄實云城闕，不云城曲，校議連引
之亦誤。故凡考据事必究其原，余為此役，未見
原書概不敢下筆。余兄未嘗不如此，而猶有此
失，難保是書之不誤也。特記之，為淺獵者戒。其
言深切著明，使人知古書之難讀，引證之易誤。
莠下云秀聲，揚下云播或从秀，謂秀為漢世祖
名，許君所稱上諱者也。蒸下云茅秀也，兼下云
雈之未秀者，說解中不避秀字。又福下云祐也，
嫉下云莊敬兒，武下云楚莊王，據此知許君惟
篆文言上諱，亦不廢其字，其他不避焉。禮曰臨

文不諱許君亦猶行古之道耳持論亦通

說文字原韻表一卷 許學叢書本

國朝胡重撰重字鞠圃秀水人精于小學嘗校干祿字書及惠氏校本說文為素與錢泰吉所稱是書自序謂許氏五百四十部中凡讀某某者六十六條是漢人舊音鼎臣本用唐韻翻切與許讀不盡合巽巖本依集韻編部而翻切仍用唐韻有與鼎臣本異者徐李之改許音有平誤作上者有平誤作入者有去誤作入者有同為平聲而誤音者有同為上聲而誤音者有同為入聲而誤者一一理董復取顧藹吉周震榮吳照蔣和諸本校勘異同仍依集韻列為橫表而注許氏篇目上下于旁先正其體後審其音置始一終亥之徐氏本始東終甲之李氏本以此表比校極便尋求成于嘉慶辛未與陳硯南所編說文部目分韻大指略同張炳翔謂與集韻目次有不盡合者為之改正炳翔又刻有馮林一說文部首歌孫世徵參之音釋附見其目於此不具錄也

說文解字段注攷正十五卷　丁卯景印本　存目

國朝馮桂芬撰桂芬字㠇甫又字林一號景庭吳縣人道光庚子一甲二名進士授職編修擢中允同治六年以團練善後功加四品銜晉三品說經宗漢儒精研小學嘗手摹宋本楚金韵譜敘而刊之以段注引書率不著卷數篇名及三傳某年又輒仍前人引用之文間與今本不同或古本有而今本無或為古有今亡之書多不著何書所引引書可删節不可改竄段氏所引有改竄者有删節而致不瞭者或據一說某應改作某即特所引書徑改所作某緣新原文旁徵所引諸書徵首徵末謹其同異攷補而訂正之文字訓詁核正舛互所見有出鈕樹玉徐承慶王紹蘭諸家之外者段氏於許本文以鉉本為主間有鍇本及他書所引桂芬於鉉本用孫刻鍇本用祁刻門人元和管禮耕為之參校段氏重訂毛詩故訓傳釐次傳文而書撰異正晉唐之妄改桂芬於段氏此書即以段氏治經之法

治之力求其是凡所駁正皆有依據非故為攻瑕索疵者比也

說文經字攷十二卷 鈔本

國朝周學汝撰學汝字禮傳初名學濂烏程人道光丙午舉人同治元年五月湖州陷與在籍道員趙景賢同日殉難學汝治許鄭學謂說文九千餘字無闕奪於古今文字無所不該自六書之學荒始有以經所有說文所無為疑者撰說文經字攷舉經某字當說文某字皆于聲求之亦有聲絕相遠形似致誤者別據漢隸正之服膺錢大昕事段大令高郵王氏父子然不苟同

折衷羣儒以求其是如禮學記呻其佔畢注佔視也謂佔與覘音義皆同經義述聞讀佔為笘以其與鄭君說異置之爾雅釋山左右有岸㕎口㕎及潛研堂答問曰㕎蓋㡯之譌說文㡯閑也山左右有岸如戶之閑故以得名嚴氏匡名引集韻以證其說他如段懋堂改為㕎王石臞改為㡯兩字仍說文所無孫淵如欲改為庱皆不取爾雅釋詁齂息也據一切經音義集韻諸書定為喟之重文姚文僖曰玉篇齂大息也與喟嘳

音義同又耳部聵或作聲知嘳齂同字是也書多方亦惟有夏之民叨懫曰欽謂懫字見大學鄭注則懫與疐同詩豳風狼跋載疐其尾許所據作躓是疐與躓通禮記籍疐為躓書籍躓為疐其例一也改從足為從心此漢後俗字唐石經攷枝字皆从木枝為治因之具有歲刻意故以為跂枝字漢人言枝體意相類近儒別求枝之正字皆置之哂者欲之俗矧者致之別二字不同曲禮上笑不至矧藉致為斷說文齗齒本

也故鄭注云齒本曰矧大笑則見釋文矧本作哂郎桐南惑於釋文此矧字亦以欲正之其說支離鬻作粥者俗字作鬻者樂記假鬻為育而致誤鈕匪石乃據篇韻以非懋堂郎桐南錢獻之均為錠本所誤爾雅以綆釋縫是縫綆為一物郝蘭皋改縫為縫以說文及輿服志校之皆與綆為二物不可通志云縫綆之間得施玉環此全與爾雅無涉郝韋合之尤誤段懋堂知縫為璲之俗不知璲亦遂之俗說文蟻蠭次蟲

當為蟻類故古蟻多作蛾虫部蟿蠽化飛蟲从蚰我聲或作虫作蟻此別一字而或體作蛾由蛾與蛾羅之蛾易混爾雅釋蟲有蛾羅注以蠶蛾釋之段郝皆不以郭說為然是也博稽群言鉤心致覈皆閎朗有條理德清戴望嘗從學於論音韵得聞顧江以下分部疏密同異為撰墓表惜本迻寫未精誤字衍文編目皆是當求善本並檢所引原書為之詳校以成完書

說文逸字辨證二卷 光緒乙酉刻本

國朝李楨撰楨字佐周善化人大徐修定說文據播偏旁說解增十九文金壇段氏歸安姚氏各有所補以廣其義鄭氏珍說文逸字增一百六十五字於前賢所錄間有更決亦皆持之有故推尋古今挽誤之由參究彼此離合之理詳哉言之是書以其多違許指未深究許君所以棄取之意為之辨說蓋以左證謂說文所收之字盡收入玉篇古逸叢書舊鈔卷子玉篇殘本多有野王案語當為原書凡錄說文之字多引許解知大廣益本字增注備由孫強輩刪奪語下不引說文有譱善無譱字癍字顧書亦不收皆不當補入其說致確其議鄭氏增歓纂鎖篆增口部咬石部礒山部嶆馬部駝門部闌皆誤發出字林北户錄誤為說文與馬部騞虫部蛞同皆有見蓋學者於許書不敢一字出入不免過於謹嚴習篆籀者凡大徐未錄之字妄為假借又多鄉壁虛造鄭書實斠其平但所錄確有依據

者固多間涉疑似者亦自不少稽書自序所云隸俗孳衍歷久益淆是說之參記唐本互著同異大徐所見羣臣家藏有古文稱諸部文有累增豈無遺奪徐羣懿溯亡之後補苴攟摭以權多寡者之圭撮無失時克臻茲據臣新附取識後世述字所采按語雖詳頗亦有誤非敢詆毀前賢求衷至是而已亦篤論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六書類纂九卷 光緒辛卯刻本

國朝吳錦章撰錦章字　興山人甯官湖南是書以類纂輯說解專取原文其難曉者酌加案語指事取段氏之說謂指事之別於象形者形祇一物事賅眾物故一舉日月一舉上下指事亦得象形蓋有事則有形由形以見意故指事之文或稱象形者象其意耳實與專象形者不同獨體成文為指事合體成文為會意合體之字固有屬指事者不拈隸之會意則雖合兩文三文而成字者皆應歸指事中六書之興以象形為最古自書體屢更全失本形取許書分別其形自可貫通其義象形與指事各文多為部首尤為形聲會意諸法所自出六書所統之字形聲為最多有左形右聲右形左聲上形下聲下形上聲在中在外分置上下左右並有合數字而成聲所轉皆形聲兼會意者粗舉梗概會意之文與指事易混許君之例必兩文三文各有實義彼此參合者乃為會意若一文有實義

一文無實義及所配不成但見其家者則皆指事之字轉注一法戴東原主互訓之論桂段宗之朱氏駿聲以引申為轉注自信究逼前賢信如其說九千餘字無引申之義者幾何段本書說解轉者運也注者灌也必主於建類一首同意相受形聲之字皆合兩文而成轉注之字或取其意以配聲或取其聲以配形彼此之意宛轉灌注而究有一未成形者合之如江河之例迴不相符孫淵如曾文正皆知此意言之未詳取許書字彙錄之異無戾於轉注之指假借一法以一字作數字之用而所用者實無其字所謂依聲託事者也至本有其字而以他字代之及音義相近互相替換在此作某在彼作某是為通用不得謂之假借所舉皆有聲而無字之字一借形轉聲一借形不轉聲一引申轉聲一引申不轉聲第引申之義與本義有別亦依聲託事而假借之一端也是為原體篇次多為備旁攷次補逸次彙文類似考十九為建首之文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其下編則分析本字通假次正譌次雜說末附字學尋源一卷自序謂從懷甯鄧女白讀問少白故李申耆高足弟子通六書守家法故錦章此書端緒分明頗便初學謂段氏專主互訓為轉注而概以省聲為形聲許君叙例之說遠有所受未可輕議其篤信好古亦有所受之也

說文古語攷補正二卷 萬喜廬刻本

國朝傅雲龍撰。雲龍字懋元，德清人，官兵部郎中。嘗著順天府志、方言，以許鄭家法皆以今語釋古，其時方言今為古語，爰取洲程氏說文古語考頗為簡略，俗語之合六書者，許氏引語以說解形義，半由聲起者，無所發明，為之刪三補十有八，正其舛與譌與略者一百六十有四，釐為二卷。釋女部衛人與婢妾姦曰姘，氏部巴蜀名山岸脅之旁箸欲落墮者曰氏二條，最精。李越縵謂其爬梳剔抉，可以資糧小學。其椎齊謂之終葵，廣本椎作桲，謂下無之葵下有也。襤下程引爾雅布褐而紩之謂襤，是小爾雅文，覩一斛當在鬲部，前自糾其失，嘗欲華。國朝說文家言之精者，紬繹所未盡，由形而聲而誼，成一家言，曰說文解字故，蓋未之見也。

揚雄說故一卷 大鶴山房全書本

國朝鄭文焯撰。文焯字俊臣，一字叔問，號小坡，高密人，隸正白旗漢軍。光緒乙亥舉人，官內閣中書。嘗刺許書中二十七人之說，各為之故，為說文引羣書故二十七卷，未成。成揚雄說故一卷。許君所稱司馬相如、揚雄、杜林三家，其書久佚。文焯謂班志自注入揚雄、杜林二家二篇，即揚杜兩倉頡訓纂，而雄所作止一篇訓纂，以其擬倉頡，故并為三倉。方言皆集輶軒使之言而為之解，訓纂皆記倉頡篇之字而為之說。訓纂本續倉頡，以倉頡攷訓纂，其記字必有說解可知。訓纂與方言同出雄手，以方言例訓纂，其體例必無出入，可知其說故。謂許君首探卜書以徵甁之舊文，次取揚說以存類之異訓，又列從彖以明類之或體。又謂雄作訓纂，本彔表裡之說通倉頡讀，則訓握之擊當即訓聿之擊。許君以本書之文存其說，又謂許君以繒帛為互訓，又引揚說以釋籀文从寧者，者曹寧从聲轉

辛則辭通也甘泉賦上天之縡當即謂卹祀丹書告神者為宗廟之禮一也善注引詩謂縡與載同蓋以意擬其音訓潘文勤嘗稱以攷博綜經史此書大指謂昧夫許例不可治許書不即許書所采諸說條疏其異同得失之故亦終不能明許例惜其未結卒業也

說文字通十四卷道光十八年刻本

國朝高翔麟撰即許氏書中有見于他書其某字即為今某字者援引詮釋名之曰字通翔麟為錢大昕門人為卷二引錢氏曰說文無復字蓋即復字復狃也孫奭曰狃忕前事復為也春秋傳曰復諫違卜謂諫不從復為也後人改从心旁卷三謂实應从宀者得聲人幼為冥壯為耆老為實実之言實謂曖昧無知也錢氏說卷五謂攷工記妢胡之笴注笴為筍杜子春曰笴當為笴笴讀為稾說文無笴字石經本作笴笴與筍形相近與稾聲尤近是笴為筍之譌錢氏說彝俗作登錢氏曰說文讀若者皆經典通用之字訪于豆于登爾雅𧯞豆謂之登本是彝字而相承以登降字代之故訪云讀若登同豆登聲相近故彝有登音廣韻有䜲無彝而䜲猶从登未戾六書之旨後人妄造䜲字并讀若登字亦改從金斯非許氏之舊矣又說文無僻字卅即僻字周禮兩圭有邸注僻而同邸疏引王制臥

則傳釋文礼記傳字昌遮反周礼傳字昌絹反
並与舛同音錢氏說卷七旭讀若勖三字疑銍
所改訪旭日始旦釋文旭說文讀若好字林呼
老反尒雅旭旭蹻蹻郭注旭旭呼老反疏引訪驕
好好釋之是旭本好音也書憲持雅旭音勖又
忽老切隋人猶存此音唐以後人不復知矣錢
氏說又昆同也从日从比徐鍇曰日日比之是
同也聲傳本有聲字比類聲相近毗或作𤗆昆
由比得聲取相近之聲也大徐刪去聲字非皆

日無色也从日从並徐鍇曰日無光則遠近皆
同故从並此會意傳寫誤有聲字其說亦非普
从並聲古音並如旁旁讀曰為傍聲普讀旁聲亦
近漢泰室闕銘並天四海即普天普从並聲也
錢氏說文幦周礼司服希冕鄭讀希為絺希即
古文絺也古文絺俗从巾今說文有帢無希蓋
傳寫偶脫去錢氏說卷八偶桐人也桐今注
桐字乃相字之譌中庸仁者人也鄭康成讀如
相人偶之人儀礼注廣言相人偶齊國策注偶

相人也魏彪注全據說文為訓是所見本猶作
相字錢氏說卷十㾱安也訪田㾱㾱夜飲錢氏
田說文無㾱字此即㾱也詩㾱㾱夜飲韓詩作
愔愔說文作㾱㾱洞簫賦清淨㾱瘱㾱瘱猶言
愔瘱㾱愔聲相近故知㾱為愔也卷十一沺水
吏也錢氏曰注吏乃文之譌廣韻蹜沺水文縣
也易物相雜為文凡从丑之字紐紐皆為雜文
則沺為水畜矣木華海賦葩華蹈沺蹈沺即蹈
沺卷十二娓順也錢氏曰此古𡤥字也說文無

𡤥字古文微与尾通堯典孳尾史記作字微論
語微生畝漢書作尾生晦是娓即𡤥也𡤥古美
字訪誰侜予美韓詩作娓可證二字之通凡此
皆述師承並是書通假太濫往往正俗不分以
致未免踳盭查元係序稱所聞于陳仲魚者曰
六書轉注假借皆由諧聲會意屠轉相通非為
焉已也盖即隱下箴砭

說文通訓定聲補遺一卷 朱氏羣書本

國朝朱駿聲撰。所著說文通訓定聲為生平心力所萃，栞版後嘗自校勘，復補八百餘條，書於簡端。中如履部勿下云：雜帛以白素飾其側，如我朝八旗正者四即通帛，鑲者四即襍帛也，非赤白者。聿筆下云：今理藩院所行西藏文移，以油漬年久之竹削為三稜，以其尖作字，當為古之遺製，予蓋悟始安兔毛。壯部狀下云：或曰借為呈，今下所奏於上曰呈，曰狀，一也。此亦如許書宣訓室，室𡪫訓王者印之比，多據漢制為說也。光緒八年，子孔彰校刻遺書，錄補訂之文，仍依豐升臨謙頤孚小需豫隨解履泰乾屯坤鼎壯十八部別次一編，俾習者易於檢校焉。

六書假借經徵四卷 夫停山館叢書本

國朝朱駿聲撰。以假借者六書之用，假借因乎聲，不審古音，末由據也。上古字少，故有假借，典籍中十居二三。解經者輒望文生義，以借字作正字，遂至傎於古訓。駿聲依字疏證，僅成學庸論孟四卷。大學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命也；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過也。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菑必逮夫身。謂命為慢，古文作命，以形近而譌；謂下民惡之所謂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逼借為禍害也。言不善不遠，禍且及于國家，不但怨之而已。蓋謂好惡顛倒，則禍并及其身。其說至為聳動。孟子以羊易之，謂忘惕之惕，正作易，象形，難易、慢易之易借為毀輕侮之文，易變易借為傷，支傷也。易从秘書說日月為易，則晝夜代明之義，諸注為交易變易亦通。至周易之易，從古誤讀，當為金易之易，傳寫譌譸。夏后首艮，故曰連山；商人首坤，故曰歸藏；周人首乾，故曰匍易。周者，者匍之借

字言市六爻皆易也周易訓詁爾訓編易从日
从一一象雲勿者開展意訓雲開見日故為会
易之易自謂此說駭人聽聞然猶羊之于書甚
矣人之好怪也至知好色則慕少艾取閻百詩
顧大申之說以六書假借之法引申旁證惟恐
其不足取信尤為蛇足

廣說文答問疏證六卷 廣雅書局栞本

國朝承培元撰培元有說文引經證例已著錄是
經通假之字或以聲同或以聲借或以聲轉或
以引申義或以轉注義習用通假而本義寖失
正字亦寖廢凡通假之字皆有正字不能改六
經之文以求合乎說文之專訓然必明乎正字
之訓而通假之義始可定培元以錢氏說文答
問發明此義薛子韵為之疏證而說或未備廣
之以補其闕自為疏證自易書詩三禮左氏傳
公羊傳論孟爾雅大戴記及國語國策史記漢
書莊子淮南鴻烈解凡八卷如謂剸即譔尊而
光之尊剸減也為禮記撙節退讓之正字尊而
光桱猶言損而大也與卑而不可踰同義古剸
字借尊為之如儒行尊讓有如此鄉飲酒義所
以致尊讓及尊讓則不爭謂謙退也經義述聞
以傳縛當之皆借字闟卽慎而無禮則葸之葸
闟智力少也智力少則遇事退沮故鄭注曰慤
彀皇疏曰畏懼過甚㐫也皆智力少之引申義

潛研堂以認爲意認思之意乃今思字讀去聲
之義唯荀子借爲懼義然非正義莊子苶然疲
役戓作薾此正闡之省文漢刑法志鰓鰓親都
偲與葸同爲闡之俗體皆非許書所有說皆明
辨以皙承學之士如六藝羣書之字說文皆有
其本義正文經學小學相爲表裏而後偏旁之
殊訓故之異有所塙的矣

說文解字注箋二十八卷甲寅補刊本
國朝徐灝撰灝字子遠番禺人著有通介堂經說
毛詩故訓傳與鄭箋互有同異詳略疏密是非
是書命意蓋本諸此以段氏合韻之說不可爲
訓自是確論孜字下引周書云孜孜無怠段注
謂伏生二十八篇本無大誓民間後得大誓博
士習而讀之合爲二十九篇此今文大誓也孔
安國得壁中古文有大誓馬鄭王皆作注與今
文字戓異如此及稽下渓下所引皆古文大誓
也唐孔穎達賈公彥謂枚賾本十三篇爲真古文
則不得不謂馬鄭王所注爲今文大誓矣箋曰
段謂伏生二十八篇本無大誓是也又云孔安
國得壁中古文有大誓則大誤按伏孔皆無大
誓故民間得而獻之若本有之則何煩博士讀
說教人藝文志言孔安國得壁中古文以考二
十九篇得多十六篇所多者舜典汨作九共大
禹謨益稷五子之歌允征湯誥咸有一德典寶
伊訓肆命原命武成旅獒冏命也壁中無大誓

亦明其經師授受異文甚多豈得盡指為壁中書馬鄭王所注即民間所獻因與伏生之書合為二十九篇故謂之今文段氏取使其說謂馬鄭王所注為壁中古文大誓而世以為今文者乃孔賈目之何其謬耶其言甚辯丁字下云段以互訓為轉注大誤許云轉注者建類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異部互訓非建類一首明矣說轉注乃造字之法豈可以訓詁之注釋當之繫傳謂善耆耋等字取類於老松柏因受壽於木江漢同主於水如此則轉注即是諧聲六書僅有其五論雖極中肯綮惟謂戴仲達以轉注為轉注如反上為下反ナ為又反正為乏之類為獨得轉注之解不足信信書中多采戴侗之說此與段氏過信黃公紹韻會相似皆偏見也

說文籀文考證二卷 郋園小學四種本

國朝葉德輝撰德輝字煥彬號直山一號郋園湘潭人光緒壬辰進士官吏部主事以說文一書字則參以古籀誼則博采通人不考古籀不知文字遞嬗之因不繇通人不知故訓相傳之古說文敘稱郡國往往於山川得鼎彝其銘即前代之古文是鼎彝銘字可證古籀宣和薛氏之書僞造雜其間木刻傳雕易滋形誤楊升菴補綴石鼓文滋人疑竇近世攷藏家毛公鼎周頌敦齊侯罍盂鼎之類古奧精深經師學子精研博考於古籀多有徵信特參稽眾說以證許書卷首冠以說籀五篇繇籀文从宀德輝謂書堯典禋于六宗馬注精意以享也鄭注禋之言煙周禮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注禋之言煙周人尚臭煙氣之臭聞者本書宀部首文讀深屋也蓋古者禋祀上帝必于郊郊禋于壇無屋宗禋於廟有屋故繇从宀者宗祀配帝也其說不如王國維謂大鄗室古文煙則繇乃从室

聲林書許言从宀者謂比蒙文增一宀非謂其字从宀也國維有史籀篇疏證頗為翔实推篤信段虔書契有據以疑說文為傳寫之譌者此如莊述祖嚴可均之書欲以鼎彝銘字補許書之遺俟糾許鄭諸儒之繆誤同為通人之蔽也

說文二徐箋異二卷 宣統元年印本

國朝田吳炤撰吳炤字伏侯號潛山江陵人光緒壬寅舉人二徐為許氏功臣作有後先異同互見段玉裁嘗謂二徐異處當臚列之以資攷訂吳炤師其意攷之羣書折平定議語無偏重李滋然跋謂如祐蒙說解取大徐之从示从右而辯小徐從示右之非謂与武信會意有別文下說解以大徐之又持十為是以小徐之手持十為非蕢蒙重文㕟說解以大徐之引古論語有荷㕟為是以小徐之重文下引經仍同正蒙作荷蕢者為非蘭蒙說解以小徐之夫容為是以大徐之芙蓉為非箋之重文箋說解以小徐之箋或從妄不從大徐之箋或从女糾蒙說解從小徐之會意兼聲不從大徐之專主形聲結蒙說解大徐漏三斗二字則據漢律以正之寤蒙說解以二徐之有信省信信皆為言之誤字而據春秋傳李寤字子言元應書引倉頡篇覺而有言曰寤以正之琳蒙當從大徐本於球後辯小

徐之鐵於部末為非而引為書尔雅以正之皆平允據當其謂二徐各有所本亦各有所見諸書所引或合大徐或合小徐不必據此疑彼亦不必過信他書疑本書亦讀書有得之言

說左一卷 乾隆辛巳刻本

國朝宋在詩撰在詩字雅伯號宜亭晚號野柏老人安邑人康熙辛丑進士選庶吉士改吏部主事官至鴻臚寺卿雅學詳當明樞達理為高安朱文端所重薦督四川學政年逾稀仕養親家居左圖右史老而彌篤所著諸書樸实說理干令外史議歷詆諸家獨歸美左傳乾隆戊寅子鋻官南雄通判就養南遊於左氏傳觸類引申多深造自得之言淩江謝定序謂以衛宗武所云橐蝎闡秘研精極微猶之駭寶為器蓋以零金碎玉而加追琢之工鋻字丰墉傳潛邱之學著有為書攷辨

讀左質疑二卷 涇川叢書本

國朝趙青藜撰。青藜字然乙，號星閣，涇縣人。乾隆丙辰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歷官山西道監察御史。乙未年七十五，日課一篇，不三月而書成。隱公十一年薨，杜曰實弒，書薨又不地者，史策所諱也。閔公薨，杜亦曰史策諱之。劉原父以為仲尼新意，非史策舊文。胡傳因之，以為舊文必以實言。陳止齋於閔之弒，且引傳文，謂魯春秋固書曰慶父弒公于武闈，聖人修之曰公薨，諱之也。青藜謂當從杜氏，史本諱惡，古制也。若果書其實事，既已在前，何必改推，既如是以書之矣，必改從其實，揚國惡以沽直名，不可也。為尊者親，夫子亦因之而已，欲蓋彌彰，君子亦務其實而已。著曰亦既諱之，而以不葬不地為弒例，甚何所別於子野哉。析義甚精，從孫紹祖謂其書穿穴於二百四十二年之中，而千古以上之人心，善相對而面質，讀書而能得古人之心者也。

春秋本義十二卷 金陵叢書本

國朝吳楫撰。楫字川南，江浦人。是書以經證經，以左邱明受經於孔子，以左氏之傳發明本義，於杜注多所匡正。謂春秋者聖人之微言，左氏傳者發明聖人之微言，疑於傳者皆其不能明經者也。左史文義受人攻擊者，皆其用意極深不可輕忽者也。凡弒君者與於諸侯之會則免討，非以權予列國，正以見弒君之賊，諸侯所不齒也。乃當時諸侯甘心助亂，而為賊黨，故桓弒隱也而修好于鄭，鄭伯與盟于越；翬殺子惡而以濟西田賂齊，齊侯與會于平州，皆春秋之所惡也。稷之盟非會宋莊公也，莊公非弒君之賊也，乃共立華氏而使之相宋公也，其傷害名教甚于會篡弒之君，故大書成宋亂以著之。成者，完全之也。宋有亂，不能討而反完成之，觀桓之賓賂大廟，恬不為怪，此成宋亂所以大書特書而不諱也。衛獻得罪於臣，非得罪於民，其出君者衛臣而非衛民，既曉毋乃為孫甯作說客以

迎合蜀僵之意孫林父樹黨於晉其所善晉大
夫凡二十人自是晉定衛亂而霸業衰為臣執
君而綱常壞師曠之言實為作傳左氏書此所
以慨世變之所由起異日魯遂昭公晉侯雖欲
正其違而士鞅為之隔閡政在家門為春秋之
大變蜀僵所謂定衛亂者非定衛君乃定衛臣
也諸侯之成宋亂也春秋書之大夫之謀定衛
也春秋削之此即欲蓋而名彰求名而不得之
義類也其說洞見表裏昭析無遺卷末謂訪已而

作春秋所以存王者之迹竊取周公之遺法筆
削以成經而王迹乃亘古而不廢當時天下不
知有天子久矣春秋作王迹存而天子之事見
天子不能以空言為賞罰則史氏之是非乃所
以明天子之事是非所關甚於賞罰春秋所載
百世不能改亂賊安得不懼發明孟子亦精

左官異禮略一卷 蛾術堂兩節書本

國朝沈豫撰豫字小專號補堂蕭山人文學生治
春秋最深嘗蒐輯服注是書取左氏所官制與
周禮異者條舉纍鈔謂三百六十至周大備宣
平以降列侯命卿以外多樹名號宋多稱師楚
多稱尹晉多稱軍彙輯其名殊而實似者大宰
司徒諸官卿士師傅各職與夫周官國語尚書
風詩名職相同者未之及與程廷祚春秋職官
考略沈彬左傳職官兩書有官必錄者體例各

別程氏間有遺忘并杜注不詳何職而程氏概
目為官如襄二十六年子太叔為令正以為令
正之官取而辨之僖三十一年臧文仲適晉
宿於重館韋昭謂重館人守館之吏豫謂館者
侯館周制畺有寓望謂寄寓之樓可以觀望亦
曰候館館有積遺人掌之其官中士下士而賓
客霸旅則委人以稍匃之蓄聚供之凡軍旅之
賓客館焉文仲魯卿卿行旅從所謂軍旅之賓
客委人之官與遺人等然則重館人者委人也

文五年傳晉陽處父聘衛舍於甯嬴嬴謂賈逵孔晁以甯嬴為逆旅大夫周則未聞有此官劉炫以為逆旅之主庶民而已古之賓客不舍於庶民之家秋官國有賓客野廬氏令其徒聚欜以宿衛焉凡有節及有爵者至則為之辟而誅罟翔窺伺之姦然則甯嬴者野廬氏也宗稷辰為作傳稱其曾客齊魯燕趙見經師輒与質問學行足為一郡學範云

讀左評餘一卷史伯平所著書本

國朝史致準撰致準字伯平陽湖人同治中嘗官雲南自謂篡時讀左傳有疏解數十條大半遺忘就所憶者錄之有云左氏於兵事最詳其於陳法亦甚備如繻葛之戰為魚麗之陳先偏後伍伍承彌縫此平原而兼山澤之地有車徒之利也尤莫善於鄢陵之役楚壓晉軍而陳無布陳之地矣范匄之謀曰塞井夷竈陳於軍中而疏行首車徒馳騁仍寬然有餘也司馬法車十

五乘為一偏徒以伍言車以偏言鄭人賂晉侯廣車軘車淳十五乘皆以一偏為數也戰於邲蔿言楚君之戎分為二廣廣有一卒卒偏之兩偏十五乘偏之兩則三十乘為一卒杜以百人解之非是申公巫臣以兩之一卒適吳卒偏之兩因名卒為兩以一卒三十乘適吳也舍偏兩之一言偏為兩之一留其半一偏十五乘於吳也於舊解外別具心得又謂晉於是乎作爰田爰田即原田與人之誦曰原田每每舍其舊而新

星謀周官一易再易之田也說文作趄皆同音假借謂園圃地以与民晉於是爭作州兵五州為鄉謂为一鄉所賦之兵者今令一州賦之亦非为是重賦特假以為名示彊耳晉之彊自獻公以来今更征繕以益彊示文公霸業之所由基也甯都魏禧嘗謂古今御天下之要備於左傳为陰鋁陽爰田州兵之謀皆古今定变大略致準為依知此意矣

說文引經異 四卷 鈔本

國朝程際盛撰際盛初名炅有說文古語攷已著錄吴玉搢有說文引經考戴東原有說文引詩考山西吴克用說文引經考異互有詳略是書取說文所引經典裒為一書有文同者有文異者有文異而義同者亦有文異而義亦異者計十三經附以逸周書國語逸論語老莊楚詞山海經与丁小山桂瑑田甯權威書尚書多證之王鳴盛後案瑑田謂为禹貢浮于淮泗達于河說文為菏澤字今禹貢作達于河雅達菏澤者終亦達河然九州貢道相次者文𦍒作達河實乖義例爾雅四極西至汃國說文云西极之水也今尔雅作豳風字字或作邠邠地近安得云極耶由言之說文所載碎金片羽古義燦然戴東原嘗謂尔雅說文其異義處互有得失如衛風深則厲說文厲作砅釋之曰履石渡水也而尔雅則以衣涉水繇帶以上為厲此說文之得尔雅之失際盛自言有未及訂定者闕疑以俟

異日匡益不言亦達人通例也

說文假借義證二十八卷 光緒乙未刻本

國朝朱珔撰珔字玉存號蘭友又號蘭坡涇縣人嘉慶壬戌進士改庶吉士散館授翰林院編修歷官侍讀復降編修遷右贊善是書假借者本無其字依聲託事此正義也如同一語此書作此字彼書作彼字可假借彼書作彼字彼字又作他字可轉借此字作彼字又作此字可互借某字訓此字彼字亦訓此字可通借某字訓此字彼字訓他字他字又訓此字可轉借每字各有所釋本義固可通借或他書別釋一義而所釋之字即可借或所釋之字與本義合亦可通借所引書注或云某當為某某本作某故書某為某或云某與某同某與某古字通皆可假借或偏旁同或反切同或雙聲或疊韵或韵部通皆可假借各書中某字借此字彼字亦借此字可兩借某字連借二字可連借某字已借此字又借彼字而借彼字與借此字義同亦可兩借此處兩字與彼處兩

字或音通或義通亦可連借解經家或云某即此字或云某應作此皆可假借陸氏釋文云某本作某皆可假借此廣義也假借以音義皆同為正或借音或借義或義相成相近或音相轉相近皆可假借錢坫十經文字通正書李富孫說文辨字正俗皆明此義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於轉注假借二義旁數博引而非專書是書專言假借采取羣經史漢周秦諸子以及漢碑蕭選暨 國朝各家之說疏通其義而證明之說文有讀若讀為之例讀為者借其義讀若者借其音亦有不論者但視其義以為假借字之重文注云某或从某而字近於重文者則為或體著說文所無之字則為異體假借間亦稍或體書中雅云某又作某而與本字義實難通或為某字之譌或為各本之異則注非必假借或兩字雖分部而實為一字亦不在假借之列段氏注亦言假借此書無與之合間亦有與之異者故多引其說詳稽攷證耄年始克卒業孫

之婿詳加校訂并補成凡例刻於章江

說文經典字釋一卷 光緒癸未重刊本

國朝高翔麟撰翔麟字文瑞號芾堂吳縣人嘉慶戊辰進士改庶吉士散館授編修官至湖南衡永郴桂道少從錢大昕游嘗語以字各有音音各有義先形事者就可見以起意也有形事即有聲附聲見意而意多字少以假借為多足書於經典相承之字說文類引異者廣援互證以通其說與戈順卿南權增益十餘義自序謂并重書如釋文所引詩辨辨兮左傳瘯瘰皮肥也史記索隱引欄大木柵也御覽引鋺豆飴也又引髻結髮也之類今說文所無月幹等字唐本少有之而徐本不之載蓋鼎臣專憑肥見新附又多屏棄楚金繫傳根据獨詳核較大徐為長故其說所采最多惠定宇說易振恆山之義最精翔麟未來知其於此學未深分隸各經則便於初學之講貫也

說文分韻易知錄十卷 光緒五年刊本

國朝許巽行撰巽行字六葵號密齋華亭人乾隆壬午副榜貢生官安徽南陵縣知縣仿徐楚金說文韻譜李仁甫五音韻譜自東起甲止將部首字編分四聲其有形體微異而訓義各殊或一字兩用而今古異文或音義訓詁各本不同經典相承辨難釐正則取張參五經文字唐元度九經字樣諸書互證逐字纂注重文別為卷帙亦分四聲系以部首新附字增一加字聲韻區別分易於檢閱又作分畫目錄為初學檢字之一助元孫嘉德為之校栞宗稷模傳鎮其熟精選理九次校讐所注說文形聲音韻致極精備歷宰劇邑其治行亦頗有可紀也

文字蒙求四卷 王氏四種本

國朝王筠撰筠於說文之學融會貫通是書大指於童蒙識字時令知某為象形某為指事而會意者即合此二者以成之形聲者即合此三者以成之說解取其簡恒見者不加音切提綱挈領以給童蒙之求前二卷列字率以類聚後二卷依說文本次首象形有天地類之純形人類之純形動植物之純形衣服器械屋宇之純形一字象兩物者由象形字省之仍象形者避它字而變其形者為其形不能顯白因加同類字以定之是謂以會意定象形以會意定象形而別加一形者兼聲意之象形似會意之象形全無形而以意聲為形者次指事有純體指事以會意定指事者即意即事者兼意兼聲兼形者即所从之意而少增之以指事者省象形字以指事者形不可象變而為指事者亦借象形為指事而兼意者次會意有順遞為義者有並峙為意者有即字之部位見意者疊二成字者疊三四成字者兼指事者兼象形者於會意外加一形者从其字而變其字之形者省文會意者反文會意者倒文會意者意不在字中轉在空白之外者所从三字不成意轉由所从之字之所从與所从之字以得意者會意兼聲而聲即在意中者於會意之外別加聲者字無聲不得不謂之會意實則各自為意不可會者闕疑者次形聲有楷已變篆者為它字之統率者聲音隱僻及聲不諧者从省聲者都凡二千三十六文條分縷析不徒為訓蒙之捷徑讀九千文者可以此導其先路也

說文審音十六卷 浙西部舍刻本

國朝張行孚撰卷一古音原流考卷二切字要例卷三九聲總倍圖說卷四廣韻古分十二部說卷五同音類聚凡例卷六東冬鍾江四字同音類聚卷七真諄臻文欣魂痕先耕清青蒸登侵十四字同音類聚卷八猶侯幽三字同音類聚卷九元寒桓刪山仙覃談鹽添咸銜嚴凡十四字同音類聚卷十支脂之微魚虞模齊佳皆灰咍十二字同音類聚卷十一蕭宵肴豪四字同音類聚卷十二陽唐庚三字同音類聚卷十三歌戈麻三字同音類聚卷十四質術櫛物迄沒黠屑職德緝合盍葉帖洽狎業乏十九字同音類聚卷十五屋沃燭覺四字同音類聚卷十六月曷末鎋薛麥錫藥鐸陌昔十一字同音類聚缺佚四卷存者十有二卷顧氏分韻為十部江氏分韻為十三部段氏分韻為十七部皆合平上去入分部是書分平上去為八部入聲自分三部是為古音十一部前八部以平聲分部而

以上去二聲分屬之列注於下後三部以入聲分部備列諸字解說於音類韻分合之迹條分縷析復列倍聲圖為一書之綱領縱橫分析列為十二層相次共為十一部俞樾序謂其先定雙聲之例凡平上去三聲之字與本字之入聲為雙聲必得字為當字之入聲故得當雙聲也灼字為章字之入聲故灼章為雙聲凡平上去三聲不同而其入聲同者亦為雙聲必根字廣字入聲同為革字故根廣雙聲也隆字閣字入聲同為勒字故隆閣雙聲也任舉一字以此求之或得雙聲三十餘字或得四十餘字次定疊韻之例凡一韻之字必分喉舌脣齒鼻五聲以東字當以通字為疊韻皆舌聲也而廣雅以喉聲之紅切之則不合矣以真字當以春字為疊韻皆齒聲也而廣韻以舌聲之鄰切之則不合矣此疊韻之不可移者也古人用韻有用其本音者有用其雙聲者如基字南山有臺篇與臺萊為韻其本音也緇衣篇與紑俅等字為韻其雙

聲也教字車攻篇与苗罝嵩旄為韻其本音也桑
扈篇与觩柔求為韻則其雙聲也用其本音者
吾從之用其雙聲者吾不從則古人用韻似有
出入而實無出入豈獨用韻雖字之所從得聲
者亦然許氏說文但言某聲而實有從其本音
者有從其雙聲者自來以字之同聲者即為同
部未可謂知音也其言昭然著發矇行手於此
事用力甚深是書刊成三卷而卒書忠節祖綴
拾手稿校梓以傳觀其自言某字字玩索聲聲
吟哦務使喉舌唇齒之聲一無所遺然不知每
聲有餘則正聲与餘聲相涵清而條理紊又云
既定字母則於諸字之聲必玩索吟哦又云由
疊韻轉再由雙聲轉其脈絡精難尋覓遺編叢
殘訛佚其注釋異同詳略前後參差固非定本
況古韻之學辨析至微歷來專家其分合析併
互相出入未有折衷遽謂其得不傳之秘而咸
此必傳之書殆有待於考正也

說文段注撰要九卷 金陵胡氏刻本

國朝馬壽齡撰壽齡字鶴船當塗人官南陵縣教
諭夙究許學服膺段注舉其論說撮要鉤元其
義類凡九曰誤字曰譌音曰通用字曰說文所
無字曰俗字曰假借字曰引經異字曰引經異
句曰異解書滅於原注而注中徵引古誼屢卷
燦然惟原稿非清本字句之倒置字體之互易
奪誤尚多張炳翔嘗議其卷一岐字注漢書地
理志奪郇祀志匈奴傳六字下郇祀志皆作岐
岐山是也當作而岐山字地理志皆作岐古文
郇从枝誤作支鼠字注賦家用猶猴字誤錯在
釋字下當作釋為美須顏辭賦家用猶猢字而
辭又誤書豪字注許書二曰豪形六字宜在度
許固必作豪形之上誤錯在人字下卷二豎樹
柦注臣植都切十二字上下語氣不貫當是衍
文卷三騊留流注皇侃二字應在礼記之上騊
誤騮下作緇黃三字衍卷七涼彼武王誤作諒
下毛詩作涼四字疑衍讀者當再復校原書也

說文佚字攷四卷 光緒丁亥刻本

國朝張鳴珂撰鳴珂字公束號玉珊嘉興人官江西奉新縣知縣以鈕本注解中有其字而篆文遺佚者不少雖其間不無後人校語羼亂非糾重原文然劉由希晶等字決非後起因隨筆記之博采諸書援據辨論分類編次一曰原佚二曰隸變三曰累增四曰或體五曰通假六曰沿譌七曰匡謬八曰正俗九曰辨誤十曰存疑自大徐補十九字於許書桂氏義證於每部下附載為多李蒓客謂其不可據者半鄭子尹說文逸字別擇謹嚴而善化李楨復為之辨證析衷一是誠難言之是書惟列前人之說不自論斷間附案語於慎不同黃巖王子莊乃謂許書之外如石鼓文繹山碑鍾鼎款識之類宜各彙為一卷以補汶長之遺則浩博無涯涘之言非鳴珂意亦非治許書者所亟也

說文蒙求六卷 協聲叢書本

國朝劉庠撰庠南豐人此書為初學識字而作許書有一字數義以一曰或曰別之者有數字同音同義者有同音同義而訓微別者有古人假借為今所不知者有古人所常用而俗所不經見者纂為第一卷今通行之字有用籀者有用古文者有用篆者有用或體俗體者纂為第二卷假借之字各有本義有求其說不得而以為古字通者有以假借為本字且並非假借而承譌踵謬亦并至不可究詰者纂為第三卷小篆由古籀出隸楷則有由古籀出者有由小篆出者有古今字異及偏旁同而讀若義不同者辨正為第四卷許書偏旁部目及各部字有形似者有隸楷之變篆不似而隸似者辨其音義之異為第五卷許書反對之字及重文成字者摘取為第六卷於古今之用疑似之辨古籀隸楷之遞變或體俗書之錯出古今異義通用之類考訂譌正謬體約義賅與李富孫說文辨字正

俗大指略同非如字學舉隅之類第使於習干祿書者比也

文字蒙求廣義四卷 江楚書局刻本

國朝蒯光典撰光典字禮卿合肥人光緒癸未進士改庶吉士授檢討累官江南淮揚海道候補四品京堂王氏菉友文字蒙求欲令童蒙識字知某為象形某為指事而會意字即合此二字以成之形聲字即合此三字以成之於說文全部提綱挈領執簡御繁為訓蒙之捷徑光典以其書綱舉目張名為蒙求實則要刪非能讀其句讀釋例者不能盡通其說而諸書又汗漫不便誦教援爰與陳生義南略補注語采各家之說以相證成不下已意以省紛擾就古今異字略引端緒以資隅反光典嘗從馮桂芬劉熙載汪士鐸諸人問業訓詁目錄之學無不究覽故雅音義之事自有專書掇拾而成不及朞月而簡明諦審足為安邱之功臣而向學之善本也

公羊墨史二卷 周孟侯全書本

明周拱辰撰。拱辰字孟侯，桐鄉人。明經。明亡遁跡，屢徵不起。公羊傳祭仲行權、衛輒拒父、季姬遇防請己、叔術妻嫂、辭賢之類，何休墨守而康成發之。拱辰治公羊，不為句解字析，特見大義，於廣川董子明於天人相與之際，上下動恤撥亂反正之旨，時有發明。宣公初稅畝，冬蝝生，傳曰幸之也。幸之者何？猶曰受之。云爾中之曰幸之者，非幸其不為災也。善曰：微此王心其不悟乎。山崩免舞以示天警，而夏商卒亡，桀紂之心不受也。意謂受災則知儆而自省，不罪歲而行仁政矣。成公會吴于鍾離，申傳言自近者始之意，謂用貴治賤，用賢治不肖，必自治而後可以治天下。始之者，責其始也。以祭仲廢立為忠于始而不忠于終，紀姬歸酅，為葬于姊不失為節。齊人濟酅，謂紀亡二十八年矣，所謂碩氏之義，桓惠取之，曹不能救，故書曰齊人忌其盡也。夫子欲存酅以存紀也。曹羈三諫其君不聽而去，責其

不能格君臨敵而去之，雖曰見幾不懟乎？武謂宋襄非文王之戰，陽處父為晉殺以戒不塞失臣。潞子為善而卒亡，以為潞子之善特自以為善，自以為善不善矣。沙隨執大夫，傳謂以幼不恥。拱辰以為不恥乃恥也。傳謂尊屈完以當齊桓，賤得臣以避晉文。拱辰謂于盟其要盟也，則大夫之于戰則賤之，其義一也。駁正公羊而實有合於春秋之旨。錢儀吉序稱其察時勢而為進退，本人情以定褒貶，名曰墨史，殆取繩墨誠陳不可欺以曲直。間釋文義，如傳言漷移以為漷水灌邾田，漷隨田而移，於解詁隨水而移者更推明一義，而金之魚以張之，不用圉署舊說，而以張為射，與臧僖伯之言合。近世孔氏通義、劉氏條例皆未見此書，而恭暗之也。

公羊臆二卷 大字本

國朝張憲和撰憲和平湖人官湖南永綏廳知縣是書漢宋兼採博綜眾說頗有心得隱元年注文王周始受命之王故假以為王法憲和謂假以為王法者謂以文王之道為後王法引大戴禮盛德篇言明堂之制而或以為文王之廟樂記祀乎明堂而民知孝鄭注文王之廟為明堂制於頌顯事尤合詩四牡傳周公作樂以歌文王之道為後世法陳碩甫云春秋法文王與詩意相表裏隱二年傳譏

始不親迎也憲和謂使逆親迎當為一禮而二事親迎為六禮之終嚴使逆為親迎之先河使卿士大夫逆于其國至而親迎之使逆當至其國親迎當在本國親迎之禮達乎天子不越竟之制通於大夫程子曰親迎者迎於其所館豈有委宗廟社稷之重而遠適他國以逆婦者與傳意合譏不親迎譏不親迎於本國也詩稅於農郊毛傳農郊近郊齊在衛東夫人入竟舍于東郊待以朱幩為人君之馬飾此就公親迎夫人

而言極三年傳諸侯越竟逆女非也知親迎亦不越竟隱七年傳母弟稱弟注有親厚異於羣公子之說憲和謂母弟何以稱父之適長為世子母弟即次適世子臥而無子世子即位死而無子當立次適次適當立則庶孽之覬覦絕嗣君子孫相承則次適為別子立為先君之族大宗之祖凡先君所出之子孫皆宗之百世不遷故曰大宗僖五年傳母弟與世子並言可見母弟之稱為有繼體之義非為當知親厚也定元

年傳定哀多微辭主人習其讀而問其傳則未知己之有罪焉爾憲和謂公在乾侯書以存君明臣子當憂納之所以警後世之為人臣者也定無正月傳明微辭注以謂昭公出奔國當絕定公不得繼體奉正切責昭公所以警後世之為人君者也傳以定有罪焉何也公羊師說定即昭子當從在外定既遭喪又即奉喪歸國討而戮之國即不絕國不絕則定國繼體奉正者喪歸正棺然後即位元年之正月固可書則於

季氏孱弱忘恥昭公絶于出奔又絶于子之不
自强則定之罪也微辭者為昭公諱亦為定公
諱也定五年注仲遂以貶起弒是不貶著其逐
君者舉君出為重故從季辛起之强衛孫甯喜
和謂舉君出為重与衛侯衎出奔不書孫林父
甯殖逐君舉君出為重同義君被臣逐乃必絶
之何也春秋之作以文王之法示後之王者為
人君者憂惕厲自强不息如有跋扈之臣君必
能逐之然則逐君者之罪反輕耶非也晉荀躒

先會季孫遂唁公以季氏逐君明矣故得從季辛
起之所謂不待絶而善惡見者也哀二年傳父
有子子不得有父也三年傳伯討也憲知謂不
立蒯聵是廢之立輒則他人不敢殺蒯聵是其
子也蒯聵以輒為其子已可返國而有之不知
國為靈公之國為子而見廢不得有父之國也
蒯聵出奔自絶於父為蒯聵者負罪終身不敢
歸國為輒者當使問不絶或迎而事之乃蒯聵
以兵入戚蒯聵入戚輒不即避位春秋於圍戚
事以討詞書之蒯聵之罪顯矣輒之罪著未顯
冉有子貢所以疑而問也然与方伯之得討著
曰方伯則當討之輒為子則當避位也夫子論
夷齊所謂游夏不能賛一詞也輒避位而聽國
人立公子郢國仍靈公之國与夷齊交讓而立
其中子同乃為得仁議論均極透闢其他析衷
羣言亦均有義據而無偏宕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讀公羊注記疑三卷 大字本

國朝張憲和撰何邵公公羊傳解詁多引讖緯其所謂黜周王魯變周文從殷質之類傳無明文憲和謂董子正本之義通於諸侯諸侯得稱元年不必王者注以託王為說故多詞費公羊傳實無此義凡此皆傳為注累聖人修春秋託王者之法於魯國之史所謂不若見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注謂託新王受命於魯則滯矣託王法與內魯自兩義傳所云內其國是在魯內魯

在晉內晉之意所云王者即所託王者之法王法在聖人筆削之中內魯為君子尊親之義錄內而略外外言率內言莅外言朝內言如聖人以魯人修魯史故當尊魯親魯褒貶詳略皆王法所託不待王魯而後見王魯則與王法悖矣文王以聖德受命故假以為王法周嗣王頒朔於文王之廟文王不改元制正月者非文王也方陳受命制正月之事傳無此意傳但言周正注言改正朔言三正蓋正朔三而改之說然正

朔三而改為夏商周之已事三統以夏為正後王當行夏時不再改但以改元建號為改正朔三正並言與通三統之言相傳非經傳之意注言改莫大於正始是也以氣訓元故以元字屬天傳無此意傳言元年者君之始年以正始者為人君者之事乃王者之法也春秋魯國之史君子修之託王法為所託者魯史故內魯非王魯也注言託新王受命於魯故褒儀父非也王者之法當褒儀父為其慕義覲賢也傳所云

王者即春秋所託王者之法非以王魯言聖人修春秋樂道堯舜之道以俟後聖不必言改周受命定哀多微詞聖人之時中也不必畏時遠害未著竹帛以前師說口授相傳亦不必言聖人前知自隱以下於君皆有微詞君臣之禮也定哀則惟譏二名故曰多微詞元年春王正月傳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也正二月無事則二三月當繫春秋既繫春則月上當加王字以明王者承天制法之意注謂存二王之後使統

其正朔非也注以王二月王三月為通三統故
於二月去王謂春秋之道亦通於三王然存三
統者天子存二代之後猶尊賓也春秋託王法
於魯非託王於魯魯奉周之正朔安得通三統
春秋魯史當一王之法不可通也夷狄能修禮
於中夏故進之稱人聘魯不可言慕王化亦不
可言受正朔杞即於夷不復可為王者之後故
黜之不可以黜杞生王魯之說莅盟來盟之類
皆尊內之辭注言新周故宋以春秋當新王言

王者言王魯皆非也書公子年以憂內錄春秋
之親內也猶言內吳異也內大夫得敵君春秋
之尊內也猶內稱聘言名內大夫會外諸侯也
注言王者大夫亦非也曹大夫以憂內錄即得
敵君晉衛大夫從同憂內故得敵君亦親內尊
內也注以謂隨從王者大夫得敵諸侯亦非也
注有王魯之說故以內大夫為王者大夫而有
不從王者大夫稱使云云非也內大夫得敵君
得敵他國之君也內大夫不可當君使不敢擬

己國之君也須以當絕自春秋所託之王法注
經有使乎大夫於王法須以書當絕則仍託王
於魯之說也內其國天子則內京師及裁內諸
侯則內其境內內其國者躬自厚而薄責於人
故曰自近者始此王者之法即聖人修春秋所
託意也注言先正京師就天子言而諸侯當先
自正可知是也乃云假魯以為京師非也於傳
文春秋王者皆治內其國非內魯也春秋託王
法於魯為後王法非以當時之魯為天下法也

王法自近者始故內大皆言吳即躬自厚而薄
責於人之法凡傳言春秋皆言一經通例見者
不復見亦猶通例也非專指內所改作尤非專
指一人之事哀十四年西狩獲麟注云河陽冬
言狩獲麟春言狩者變周之春以為冬去周之
正而行夏之時魯史奉周之正朔王正月大一
統春秋闡義於行夏時義並行不悖其寓於春
秋者四時祭用夏正首月十月蠟不託異之類
不於此經春字見之為注說與王正月義悖部

以言為漢制作聖人撥亂反正垂示萬世不得言為漢據讖緯為說其非不足辨矣此其記疑之大指皆與所著臆說互相發明

春秋左傳杜注校勘記一卷 皆蘭堂藏書本

國朝黎庶昌撰庶昌字莼齋遵義人廩貢生官川東兵備道杜氏春秋經傳集解日本秘閣唐卷子本有金澤文庫記庶昌借以校勘成記一卷卷子本中舊校或據摺本或據正義或據釋文異同畢具并存卷首題式尾跋以見大略唐鴻學謂出文武諱誤奪并有攙入釋文正義者有本非異同校時未審者然卷一首行旁有服注題云隱公左氏傳解誼第一則此本寫時及見服注其中有與釋文合者有與他書所引合者有與阮本合者有異文優于今本者有異文不如今本者足資攷證庶昌奉使日本搜羅宋元舊籍好寫精雕葉昌熾審言譏其誤東游所見古籍悉寫宋槧爲數家珍皆未能詳閱而疏臚錄之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爾雅新義二十卷 三間草堂刻本

宋陸佃撰。佃字農師，山陰人。受經於王安石，以不附新法入元祐黨籍。宋史有傳。有埤雅二十卷，四庫全書已著錄。子宰作埤雅序云：既注爾雅，乃賡此書，爲爾雅之輔。直齋陳氏云：爾雅新義二十卷，陸佃撰。其於是書用力勤矣。自序以爲使郭璞擁篲清道，跂望塵躅可也。以愚觀之，大率不出王氏之學。頃在南城傳寫，凡十八卷，其曾孫子遹刻於嚴州，二十卷。四庫提要謂僅見于永樂大典中，文句訛闕，亦不能排纂成帙。朱竹垞經義考則云未見。謝山云曾見之，惜未鈔。今旁求不得，毖逸特謂嘗見影宋寫本，後有太原閻徵君跋語。江鄭堂輯余古農撰注雅別鈔，專攻是書及埤雅及蔡卞毛詩名物解等書，就正於惠松厓。松厓因陸佃、蔡卞乃安石新學，人知其非，不足辨。古農瞿然。是編乃丁小山於京師購得，從宋刻依樣影鈔，凡二十卷，殆即子遹之所刻。仁和孫志祖謂農師之學源於荊

公，說經間有傅會，然其博洽多識，視鄭漁仲注實遠過之。且其所述經文，猶是北宋舊本，可以正今監本之譌謬。釋天之四氣和謂之玉燭，與李善選注相符，監本作四時，非也。釋丘之當塗梧丘，監本譌作塗；釋草蘮蒘，字不作蒘蒘；與石經釋文本合。釋鳥之鸞白鷢，監本誤分楊鳥爲二字，皆可據以訂正。嘉慶戊辰蕭山陸芝榮用仁和宋大樽校本鋟版，以廣其傳。阮文達揅經室外集有提要一首，紀其原委甚詳，亦稱其所據經文皆當時最善之本。如釋言楮柱也則作楮柱也，皇華也則作華皇也，釋天河鼓謂之牽牛則作何鼓，釋水河清且瀾漪則作灡漪，釋草萍蓱則作苹蓱，莩麻母則作李麻母，卷施草則作卷施莫，蘽舍則作櫻蘽舍，釋木痤椄慮李則作痤椄慮李，釋鳥烏鵲醜則作烏鵲醜，並足以資考訂。至其句讀，亦有不同。釋木樸枹者謂櫬，采薪以謂字絕句，大樽校云注疏本謂字在下，孫舍人本作棠，讀與此同，謂樸之枹者

4英2/26

者名彙也說文彙作𢑥亦即字本從胃得聲故
謂為謂也見錢氏答問陸氏彙自裹正義也又
曰謂之而後知新義也但未改字耳釋蟲蝗蛹
蟹蟹以蟹字連下莫貈為句大樽校云蚕他典
切與蠶字音義各別不知何人改作蠶字用自
唐人已有之廣韻蠶字注云俗作蚕今云尤而
後眠則亦誤作蠶字解至毛刻注疏本蓋上均
本竟改本文蚕為蠶字又莫貈螳蜋蛑連下文
虰字為句大樽云今所行各家本俱是蟷蜋蟹
蚕句莫貈螳蜋蛑句虰蛵負勞句翟氏灝尔雅
補郭云虰蛵負勞郭氏以此四字為一科本自
說文楊雄方言乃云螳螂謂之虰則虰宜合上
螳蜋蛑而此以蛵負勞三字為科矣翟氏說與
此正合惟以蚕莫貈為句未詳其校定頗為精
審

隸韻十卷碑目一卷攷證一卷 江都秦氏刻本

宋劉球撰宋洪氏适區別漢隸為五種書曰釋曰
纘曰韻曰圖曰續惟韻書不成今隸釋隸續不
絕於世讀書附志隸韻七卷止第三卷第八卷
僅存婁機漢隸字原韻類其字蓋所以補文惠
之缺文惠盤洲集書劉氏隸韻云予初見劉氏
子隸韻紀元凡隸釋碑刻無一不有驚其何以
廣博如是及觀其書乃是借標題以張虛數其
間數十碑初無一字至他碑所有則編次又甚
疏略古碑率多模糊辨之誠為難予因作隸釋
目為之嘗孔宙碑韓敕孔龢王純碑孫廉凍餘
文理判然此書乃以歆作欽以麋作糜此類亦
不一漢人專以假借為事韻中略不表出學者
何考焉劉球此書凡十卷載入宋史藝文志為
藏書家所罕見商邱宋氏僅得兩卷張得天藏
為創獲江都秦恩復得宋拓石刻本十卷末有
御書應奉沈亨刊七字為明館清齋吳廷所藏
華亭董文敏定為德壽殿本未確然為當日奏

進後奉刊之本無疑書中孔宙碑以畞作畝王
純碑以麋作麋鄐陽所識一一具在恩復後序
謂此外如蜀君碑陰友作支校官碑以畀作卑
唐扶頌以韋作韋郙閣頌婁壽碑以愛作㤅此
皆采錄時之失嗣於范氏天一閣中復得殘本
碑目一卷及劉球奏進表末篇別為一表以此
書自宋南渡以來數百年間晦而復明嘉慶十
四年墨書諸版加以考證附諸卷末球碑目所引
諸碑凡二百六十一種存於今者四十七通石
亡而重刻者四通石已亡而有舊拓本者七通
較球所見之本不及四分之一阮文達四庫未
收書目謂球當日採獲之勤編次之多闗洪氏
之緒啟導字源之先路為功亦非淺也

方言疏證補一卷 高郵王氏遺書本

國朝王念孫撰戴東原從永樂大典得方言善本
因廣搜羣書籍之引用方言及注者交互參訂
正譌字二百八十一補脫字二十七刪衍字十
七逐條詳證之念孫嘗從授經為之證補初別
國不相往來之言也今或同而舊書雅記故俗
語不失其方而後人不知故為之作釋也戴云
雅記故俗謂常記故時之俗郭注雅介雅也以
雅記對舊書失之介古爾字各本訛作小檽下
云釋詁釋言之屬當作介雅甚明此條自明其
作書之意謂舊書所常記故習之俗所語本不
失其方而後人不知是以作方言以釋之郭不
達其意以為指介雅釋言亦失之丁小雅云漢
書敘傳函雅故通古今故為詩魯故韓故之故
與詁同雅當如郭氏解若以雅為常下節古雅
訓古常也尤不成辭且舊書亦不類漢人句法
盧紹弓云丁說是也書雅當連文記謂記載故
謂訓故俗語鄉俗之語念孫謂此當以舊書雅

記為句故俗語不失其方為句雅者故也謂故
記也舊書故遺指六藝群書而言俗語謂故時
說俗語既言舊書又言故記故俗語者古人之
文不嫌於複也言舊書故記中所載故時俗語
本不失其方而後人不知故作方言以釋之耳
下節古雅二字正謂舊書雅記郭以此為爾雅
以彼為風雅皆失之古雅二字正當訓為古常
古常之别語謂舊時列國之方言耳僖二十年
公羊傳門有古常晏子春秋雜篇重要古常古
常二字何以不成辭漢書河間獻王傳皆古文
先秦舊書劉歆傳皆古文舊書舊書二字何以
不類漢人語善謂故為訓詁之詁而以書雅連
讀記故連讀則真不成辭矣以舊書雅記故連
讀則愈不成辭矣解釋極明然所謂戴氏之書
尚有當增正者又謂小雅於此書采獲稗益之
功最多王氏此書尤精核過人晚年以精力表
績未能卒業為憾也

爾雅一切注音十卷 木犀軒叢書本
國朝嚴可均撰題曰歸安嚴萬里鐵橋纂輯其舊
名也是書輯犍為舍人以下眾家之注及郭注
並撰所為音義圖讚纂為一書加之校訂殊便
讀者其考證經文如釋詁胎始也胎本或作殆
毛詩傳豳風傳殆始也正義云釋詁文憮壬大也
憮本或作撫鄭注周禮腊人云憮與大亦一也
疏云釋詁文壬本作任毛詩邶燕燕傳任大也
正義云釋詁文膴厖有也有本或作甫子毛詩節
南山傳膴厚也長發傳厖厚也正義並云釋詁文
暱近也暱亦作昵書十一卷泰誓傳昵近正義云
釋詁文引孫炎注亦作昵昵文選注同假已也
假或作瑕詩思齊傳瑕已也正義云釋詁文釋
言疾壯也壯本作莊詩思齊傳疾莊也正義云
釋言文祺祥也謂祺當作禎詩維清傳禎祥也
正義云釋言文俴淺也俴本或作踐詩東門之
墠傳踐淺也正義云釋言文柢本也周禮典瑞
引作邸本也握具也本或作屋詩權輿夏屋具

也正義云釋言文釋詁所斷謂之定鄭注周禮
考工記車人引作句欘謂之定胥謂之切鄭注
周禮大宰云珠曰切賈疏云蓋司農讀尒雅本
胥作珠也釋天夏曰復祚謂書高宗肜日傳詩
絲衣箋公羊宣八年解詁引尒雅俱無此句公
羊疏云諸家尒雅悉無此句郭本有之疾雷謂
之霆舊本並作疾雷為霆霓蓋傳寫之誤據北
堂書鈔一百五十二卷引改正釋鳥鶅鵋老扈
傳正義二十九云鶅鵋老扈鴳舍人李巡孫炎

郭璞皆斷老上屬扈下屬唯樊光斷鶅鵋為句
以老下屬邵晉涵云諸家釋九扈之名者俱有
老扈不獨樊光然說文云鶅鵋老也又云老扈
鴳是則鵋老之名其來已久不得以上屬者為
非疑下文扈字上舊有老字後人誤以為重衍
而去之耳可均謂邵說是也古時經傳別行蓋
隸重文作二易生脫誤此當據各家及說文以
鵋老斷句下文當據賈逵服虔杜預左傳注作
老扈鶅鴳邢昺謂樊光本以老下屬唯鵋不重

然左傳正義引賈逵謂舍人樊光同是樊本實
重鶅字邢疏誤也其攷證舊注者釋器一羽謂
之箴孫炎云蓋誤郭璞云凡物數無不從一為
始謂孫意以一羽不當別為制名故云誤也鄭
注周禮地官引尒雅文亦謂一羽則有名蓋失
之矣釋樂宮謂之重云云劉歆云云玉海載徐
景安樂書引劉歆云云謂劉歆之說漢書律歷
志取之与釋文文同而玉海所載尤為詳備故
附錄之釋木樸枹者舊注云樸棗也說文木部

樸棗也徐鍇曰尒雅方說諸棗而連屬云樸枹
者則注解者自然以此為棗也許慎所引尒雅
在犍為以前而今學官所用及鍇所引是晉郭
璞注所引所以与許慎不同也釋蟲蝝蝮蜪漢
書五行志引劉歆說以為蚍蜉之有翼者食穀
為說文虫部引劉歆說蝝蝮蜪蚍蜉子疑即尒
雅注其攷證郭注者釋詁妥安坐也郭璞云禮
記曰妥而后傳命今禮記無此文士相見禮云
妥而后傳言釋言饋餾稔也郭璞云今呼餐者

修飲為饋饋均熟為餾者修均三字據訪正義十七之三卷引增者修雷作音修髦罽也郭璞云髦音貍三字從訪正義十八之四引增釋草虉南浩芁郭璞云零陵人祖日貫之為樹郭璞注山海經云零陵人植而日灌之以為樹此注祖日貫之疑有脫誤釋畜狗四尺為獒郭璞云公羊傳曰靈公有善狗謂之獒也公羊宣六年傳云靈公有周狗謂之獒何休解詁周狗可以比周之狗所指如意郭引作善狗疑傳寫誤可均博聞强識精攷據之學故其說皆有義據也

續廣雅三卷道光乙巳刻本

國朝劉燦撰燦字星若鎮海人經義考有唐人劉伯莊續爾雅宋陸農師著埤雅 國朝沈彤有釋骨任大椿有釋繒董蘂舟有釋祀卷施閣集有釋舟釋歲問經堂叢書有釋人[illegible]陳仲魚有釋禮劉寶楠有釋穀又有本車劉圖解而為釋車者燦有釋物燦嘗著嚴氏詁緯補義以鼓詁訓多本毛傳於訪義未確者著其解如趙廣宋訪細之例其釋親釋宮釋天篇尤采擇精確聽王氏僭經之失名為續廣雅定海黃式三儆居里王望為之考訂儆學標序稱其搜葺經傳及儒先遺訓補前人所未備惜未能自注其所出

廣釋名二卷　學雅堂叢書本

國朝張金吾撰。金吾字慎旃，別字月霄，昭文人。補博士弟子員。訓詁原於聲音，自易論、禮記已有其例，如乾健也，坤順也，政者正也，刑者侀也。及孟子庠者養也，校教也，序射也之類。劉成國釋名二十七篇，大暢厥旨，因字釋義，從音求義，多以同聲相諧。金吾以其釋親屬而不及夫，釋樂器而不及琴，釋周弁夏收而冔則缺，釋秦晉吴越而蜀不載，識有如序所云未能究備者，輯諸經傳注及諸子緯候等書凡劉氏以前暨同時諸儒著述所及見者，就原分之目，依類廣之。自序謂名之言鳴也，言命則義得兩通；亭之言留，言止則說可並存；易含三義，必合簡易、變易、不易，而其說始備；詁有三解，必合志也、故也、詞也，而其義始全。凡原書未釋，如東風曰條風之類，已釋而訓解有異，如天顛也之類，博考羣書，備其訓釋，注明出處，以便覆檢。古今音異，清濁輕重往往不合，如元命包以地訓易，白虎通以蕭訓戮，似與諧聲不協，蓋古雖易地三字同音，易平聲即夷，故地可訓易；蕭從肅得聲，肅戮聲相近，故蕭可訓戮。書輯斷自漢代，體例謹嚴，比類相從，雜而不越。魏晉後諸儒訓詁有與釋名相類者，如尔雅釋文引晋太康地記釋揚州曰以揚州漸太陽位，天氣奮揚，履正含文明，故取名焉之類，擬作續釋名，未成。金吾藏書最多，淹通六籍，遭家禍，撰著與儲藏俱為族子攘去，黃廷鑒撰傳謂為造物所忌，良可惜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小爾雅補義一卷 同治癸酉刻本

國朝王貞撰。貞字彥明，號月池，婺源人。取宋咸注加以補釋，以按字別之。如謂方言郭注引面愧赤曰赧，今本無其文，意此或有竄易。方言首謂之閣，閭後曰紬，紬即閤閭也。紬，江東呼為梔，此恐顛尾二字互譌。漢書注、文選注亦互有得失。埤雅引兔之所息謂之窟，彘之所息謂之埸，今脫誤。仞尋皆八尺，說文仞伸臂一尋八尺，此曰四尺，鄭元曰七尺，應劭曰五尺六寸，並非。禮元纁五兩，以兩為束，兩兩卷之，二丈雙合則成匹，匹十卷為五束，以應天九地十之數，與此異焉。廣雅龠二曰合，合十曰升，升四曰梪，梪四曰區，區四曰釜，釜十曰鍾，鍾十曰斞，庾十曰秉，秉十曰筥，筥十曰稯，稯十曰秅，與風俗通義逸文兼二十四。解詁異雅，篇帙不多，於此書譌脫校訂為審。致段氏說文解字注謂王肅諸人並云仞八尺，淮南子覽冥訓則云七尺，程氏瑤田通藝錄說仞甚精，定為七尺，自當未見其書也。

爾雅直音二卷 天壤閣叢書本

國朝王祖源撰。祖源字蓮塘，福山人，官四川成綿龍道。為爾雅音者有孫氏炎、郭氏璞、施氏乾、謝氏嶠、顧氏野王、曹氏憲、釋智騫、毋氏昭裔、無名氏音訓、薛氏敦之便音，今皆不存。陸氏德明釋文以釋音義，邢氏正義附刻二卷，多所是正，錢氏大昕嘗為之補。惟童子就學不諳反切，往往以方音求之，音讀益譌。乾隆時有直音之刻，祖源以其頗多譌舛，有改舊本正文者，釋地西至於邠國，據說文所引改邠為汃；釋邱厓內為隩，外為隈，據李巡釋文之本改隈為鞫，雖有依據，然注疏本皆作邠作隈，自由漢晉以來師授不同，文字互異，二本並行，不得以為俗本之誤而輒改之。有臆改正文者，有正文沿誤俗本者，有漏音者，有誤音者，皆據注疏本釋文及類書補正重雕，以課家塾。卷末附考多據鄭氏樵之說，汪師韓嘗駁正之，似不必援引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古籀餘論三卷 乙巳刻本

國朝孫詒讓撰。史籀十五篇為古篆之樞紐，說文據所存九篇存其異文，許君以後馬鄭諸儒即不復徵引，馬國翰輯本頗有違失，陽湖莊氏作古籀疏證，論者議其專輒，為一家言，吳大澂說文古籀補及詒讓所著古籀拾遺不以銓釋籀文為主，第多記古器異文，吳氏明于形體，孫氏於訓詁假借所得為多，錢唐薛氏、儀徵阮氏、南海吳氏三家書皆有所補正，嗣得海豐吳氏攈古錄金文，以其校錄閎博，釋文精審，有足正其舊說之疏謬者，亦復校訂吳錄之失，間發新義，并錄為二卷，刻者改為三卷，自謂所見無叀鼎、季娟鼎、克鼎、毛公鼎、井人鐘、奎父鼎、趩尊、師趛鼎、穴卣、戈叔朕鼎，辨證難字，治此學逾卅年，如齊侯鎛鐘、𤼈狄鐘、師龢父敦、趞曹鼎、無斁鼎、乙亥方鼎，皆吳子苾所未見，所觀拓墨眾千種，然必謂倉頡遺文於此不隊，固未易言，乾嘉大師以稽古為職志者亦初不僅此也。

倉頡輯補斠證小篆二卷 李氏三種本

國朝李滋然撰。滋然字命三，號樹齋，長壽人，光緒乙丑進士，官廣東知縣。小學書以倉頡為最古，孫氏星衍、任氏大椿、馬氏國翰、陶氏方琦先後纂有成編，吳縣王仁俊更訂遺文，復得二百二十餘事，加之疏證，滋然以其標名補輯，校錢有任、馬二家均已采錄無異文者，有原文並無異誼，或因轉寫譌舛，散見偶有異同者，有援引唐本玉篇羼改斠證，未合，與疏釋作小篆二卷。仁俊原序謂倉頡所訓無多假字，以說文求之本字為之斠證，滋然謂并重撰輯，說文博采古說，二十九家字畫一遵斯篆，倉頡篇為李斯所訂，古字實多，雅原書久已羼書，徵引不無羼亂，孰此以定倉頡所收盡屬假字，未免武斷，許氏遵修舊文，綜形聲義而并釋六書大例而外，指義尤繇，若以所引篆文悉屬本字，尤乖許指，其會仁俊書凡所辨駁，自比陳左海之於翁覃谿，諸諍友具徵直諒。

校松江本急就篇一卷 王忠慤公遺書本

國朝王國維撰國維字靜安亦字伯隅號觀堂海甯人州學生以薦直南書房 賞食五品俸謚忠慤明正統四年吉水楊政得宋葉石林所摹皇象章草急就篇刊石松江府學以元宋仲溫本補其闕字明季顆帖重摹無釋文無宋補字道光中三山陳氏雪峰獨抱廬重刊有校改嘉慶初孫伯淵岱南閣所刻與松江石刻本同顧千里所錄洪筠軒所摹皆出孫本乾隆中

內府以趙文敏章草本及俞紫芝釋文刊於三希堂法帖與葉本同源鈕匪石所錄楊州汪氏藏趙文敏正書本文字多與葉本趙章草本合玉海附刊王伯厚補注本爲顏本宋太宗以鍾繇書急就章較草書刻石王氏以皇象碑本顏本黃山谷本李仁甫本朱子所刊趙本校之顏本宋御書本及唐時日本僧空海臨晉人本與葉本大異即三本亦自相異國維以葉本出皇象宋太宗御書本出鍾繇空海本出衛夫人或

王羲之而顏監注本則兼綜各本顏注行而魏晉以來舊本廢王氏補注出而唐宋舊本亦廢顏監所見有鍾繇皇象衛夫人王羲之所書崔浩及劉芳所注深寧所見則惟皇象碑本敦煌所出漢人隸書急就百餘字與皇象章次正同皇本尚存先漢之舊鍾顏則有竄入之章以文字言則皇本屢經傳摹不能無誤鍾顏二本亦有改字是書以葉摹皇本爲主合校諸家定其得失其謂岱南閣本孫序云出宋講前題史游

名末題紹聖三年春王正月摹勒上石於卷末復謂之紹聖摹勒皇象本又言其本存一千三百九十九字與松江所刊葉本字數正合則云出宋講者固非即紹聖三年摹勒之款亦不可信辯駁極當[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春秋燬餘四卷 榕村全集本

國朝李光地撰光地字晉卿號厚菴又號榕村安溪人康熙庚戌進士改庶吉士散館授編修官至文淵閣大學士諡文貞承纂周易折中深通理數平生撰述之書甚具春秋篇以康熙乙酉燬於火孫清植掇拾燼餘纂輯成書有在榕村全集及語錄春秋目中未經錄出者亦得補點勘授梓隱四年衛人立晉解云州吁者王不能殺諸侯不能殺而使衛人殺之王不能為衛立君諸侯不能請於王為衛立君而使衛人立之故書曰衛人立晉傷其無王法也夫其罪衛人擅立也微莊四年紀侯大去其國解云紀侯不名不奔曰大去其國與其不下齊也與其下齊則於義甚矣易曰震來厲億喪貝躋於九陵勿逐七日得古之人太公是也又曰震往來厲億無喪有事古之人周公是也居下位則可遠辟以圖存在上位則宜無失其有事不喪匕鬯者無喪有事者也喪貝以躋陵勿逐而復得者權也紀侯去國合於太王之義矣而於所謂七日之得無聞焉雖然賢於服屬甚而囚虜者也發明經義析理甚精其謂蔑訓詁者無師滯章句者無得 聖祖御定諸書多委光地參定焉

春秋比事參義一卷　潘經峰四種本

國朝潘相撰相字經峰安鄉人乾隆癸未進士官
山東濮州知州方坐溪春秋比事首王室伐救
終闕文條目八十有五事同而書法互異者條
列於簡相以讀正義之言謂孟子多與春秋相
發明好辨王迹兩章言春秋所由作尤為親切
以方氏義例未盡別為條目名曰參義一曰魯
僭王禮二曰楚僭王號猾夏三曰晉僭王權四
曰王者博廣典禮之迹之熄五曰王者命德之
迹之熄六曰王室討罪之迹之熄七曰其事則
齊桓晉文八曰其文則史各有論說其謂惟天
子得稱元年魯侯國安得改元書元年罪魯僭
也非以為正始而大之義雖本公羊家何氏說
然春秋制章即記魯侯之僭恐非聖人之用心
改白虎通云春秋元年春王正月以即位改元
位也王者改元即事天地諸侯改元即事社稷
春秋桓文宣成襄昭哀并有其文班氏所用以
羊說與何氏異焉斯亦謂天子為天下[illegible]共主

五等諸侯出作屏藩入為卿士依然臣也一統
天下咸奉正朔同軌同文安有諸侯改元之理
即曰國自有史亦必大書天子之年而分繫其
事孔廣森則謂古者諸侯分土而守分民而治
有不純臣之義故各得紀元于其境內陳立謂
玉海[illegible]引樂資春秋後傳云惟王者改元諸侯
改元汾王以前未之有也考桓二年左傳云惠
之二十四年又云惠之三十年是東遷之前諸
侯已有改元者矣繇之何休云惟王者受命改
元立號其言必有所受之至言春秋託新王于
魯故因以錄即位明王者當繼體奉元養成萬
物則曲為之說也

春秋尊孟一卷 潘經峰四稀本

國朝潘相撰。橫渠張子謂惟孟子能知春秋，京山郝氏專主孟子，以乘晉楚為三傳，國相本此意，參互深繹，謂尊孟子及說春秋，題曰尊孟。書中謂僖公十八年以前為齊桓定書、救衛、存邢、侵蔡、伐楚、盟首止、會葵丘之事，僖公三十三年以前為晉文納王、請隧、戰城濮、盟踐土、以臣召君、以陪臣盟王臣、執曹伯、復曹伯、執衛侯、復衛侯，專政橫行，鬧晉國一百五六十年攘奪王權之事；而僖公之僭行郊禘，作為頌詩，儌善大宗，遠籍姜嫄后稷，近及大王翦商、文武之得天下，因自詡其荒淮徐、懲荊楚之事，與檮杌所紀伐鄭、滅弦、圍許、滅黃、敗徐、伐隨、盟鹿上、執宋公、伐宋、獻捷、滅夔、圍宋，其僭王無憚之事亦極詳。為晉乘、檮杌、春秋之史，其文惟此為盛，王迹之熄亦惟此為甚。夫子竊取其義，筆之削之，以維王迹者亦惟此為備。孟子舉三史而不及齊史，然桓之未為熄王迹也，但始其事者齊桓也，故曰其事則齊桓晉文。此其全書大旨。文筆庠利，言之成理，然往往失之過苛。提要謂郝敬春秋直解曲筆深文，務求瑕釁，主一義以說經者大都不免此病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左傳古今分年考一卷　曲園雜纂本

國朝俞樾撰以紀事之定例必冠以年月然事必有其緣起如隱五父如鄭莅盟在十二月而其事不始於十二月故先書陳及鄭平鄭伯使宛來歸祊在三月而其事不始於三月故先書鄭伯請釋泰山之祀以泰山之祊易許田左氏之傳本非年各為篇彙連為文初無閒隔後人合傳於經每年必以年建首年以前所有文字割編上年之末於是文義多不可通如云十九年春遂城而居之無上文則所城何地居者何人九年春王正月乙酉使賊殺先克無上文則使者何人五年春原屏放諸齊無上文則所放何人古人無此文法樾一一為之訂正以存左氏古本之舊與翁方綱春秋分年系傳表用意略同於文義無可損益也

春秋日月考四卷　味義根齋全書本

國朝譚澐撰澐湘潭人是書用曆法密率推算春秋月日自隱己未迄哀壬戌二百四十餘年間逐日定朔逐年南至及經文所書日食內外傳所言經度皆詳推而備考之光緒丁丑刊于郴州學署案嘉定陳瑒嘗依錢氏所衍三統術作春秋歲星算例謂春秋二百四十二年當始甲寅終乙卯據太歲與歲星推之實終丁巳歲乙卯後三年以莊之二十三年昭之十五年兩值超辰之歲也而今本春秋之始己未終庚申者由不知太歲應歲星均有超辰之法澐乃謂西漢之世左氏未置博士傳者頗少不免為劉歆輩所增改歆所造三統曆屢經史以就私文後漢陳尚書令陳忠稱其欲以合春秋橫斷年數損夏益周考之表紀差謬數百其自序又謂曆法之亂甚於春秋之時蓋諸國各自為曆正朔置閏有不同豈於推朔步氣先後參差左氏記事則精誤歷則謬杜預作春秋長歷曲徇傳文

而不能正其失且置閏又非歸餘於終自謂推
步詳審其月正有不建子者則知當時歷術之
乖其甲乙有前後相違者則知當時史家之
誤不知劉子駿以三統術說春秋故亦曰春秋
歷依錢氏所衍三統術以算春秋歲星乃經生
之實學非步算之末技也

說文理董後編六卷 盋山圖書館石印本

國朝吳穎芳撰穎芳字西林仁和人自號臨江鄉
人研精小學尊許氏之說謂今本說文取一字
為篆書而細書為注其實許氏說文上下相連
皆當作大書如鷸黃為倉庚之名後人不知乃
誤讀為黃倉庚也又許氏所列文字間有未備
每於說中見之如某字从某則所从之字可以
補正文惜鄭氏夾漈之著書務與先儒為難詆
諆過當而持論互有所偏取徐楚金繫傳袪
妄疑義諸篇未深通志六書略王貫齋正始之
音六書說方密之通雅說文概論顧亭林日知
錄論說文一一討論之為說文理董久未刊布
王昶撰傳稱其續學篤行安貧樂潛成理董四
十卷謝啟昆小學考作三十卷譚獻見其殘稿
前編四卷後編六卷稱其為儒師卓爾獨照闢
先後來江戴王段其書滿家而引端開山約畧
具此是書僅後編六卷為原稿之副本七也盋
山圖書館影印糾彈羣書力尊許說轉注之說

既取其全又云轉注之義有五王傳所謂轉注之義尤闡其要楷寫本頗有脫誤未得原稿為之斠補也王傳又稱其因說文而考制字之原分字之類為六曰觀象於天曰觀法於地曰近取諸身曰遠取諸物曰視鳥獸之文曰與地之宜各溯其原之所從始而沿其孳生之流成文字原流六卷今未見

說文徐氏新補新附攷證一卷 積學齋叢書本

國朝錢大昭撰大昭有說文統釋序已著錄統釋為例有十一曰疏證以佐古義二曰音切以復古音三曰攷異以復古本四曰辨俗以正譌字五曰通義以明互借六曰從母以明孳乳七曰別體以廣異義八曰正譌以訂刊誤九曰崇古以知古字十曰補字以免漏略此書攷證徐氏補錄十九文附益四百二文為統釋六十卷之一道光乙巳大昭孫師璟以全書卷帙繁重先梓此卷大昭與兄大昕以經義相切磋學極精博大昕嘗謂新附內增入俗書出於太宗之意慮猜忌不敢引古誼以力爭而闕於注中微見此旨所著說文答問每引大昭說大昭此書亦多引大昕說志字下據江氏聲說謂志字从心之亦聲乎六書不謬劬字下引江說劬亦可用痀曲脊也有劳義於王氏鳴盛孫氏星衍說亦多徵引惟寘字下引惠氏棟曰寘古通用示易坎上六寘于叢棘劉表寘作示范甯引曰從用徵

經示于裁棘庶嗚示我周行箋示當作寘鄭注中庸云示讀為如寘諸河干之寘此則經傳異文非謂寘即示字不當據以為改經也

廣雅疏證補正一卷 殷禮在斯堂叢書本

國朝王念孫撰念孫注釋廣雅善以古音求古義旁推交通段氏玉裁謂讀疏證如入武陵桃源取徑幽深而其中曠朗刊成後覆加勘定補正五百有一事細書刊本上或別箋加入書中書眉端行間朱墨爛然朱筆補疏有念孫案三字為石臞親自勘定其補自文簡者則冠以引之曰引謹甚詳學海堂經解淮南書局重刊悉據原書未見此本光緒庚子漢軍黃海長蕙伯編刻於淮安丁巳王國維刊入雜誌戊辰上虞羅氏重加校錄以校正各條皆出自石臞朱書為文簡所清寫墨識則文簡尚未清寫者也故仍署石臞名愊臆滿也注臆噫即愊臆之轉下改小雅楚茨篇我倉既盈我庾維億億盈亦語之轉也易林乾之師云倉盈庾億漢巴郡太守樊敏碑云持滿億盈是億即盈也我黍與與我稷翼翼翼翼猶與與也我倉既盈我庾維億維億猶既盈也此億字但取盈滿之義而非紀其數與

萬億及秭之億不同傳以萬萬爲億箋以十萬
爲億皆失之襄二十五年左傳今陳介恃楚衆
以憑陵我敝邑不可億逞億逞即臆盈言其欲
不可盈滿也文十八年傳云侵欲崇侈不可盈
厭意與此同盈與逞古同聲而通用左氏春秋
昭二十三年沈子逞穀梁作沈子盈左氏傳渠
盈史記作渠逞又左氏傳昭四年逞其心以厚
其毒新序善謀篇逞作盈皆其證也杜注訓億
爲度逞爲盡皆失之補儀變陰衰也注義字亦

是傾衰之意下補大戴禮千乘篇說司寇治民
煩亂之事云作於財賄六畜五穀曰盜誘居室
家有君子曰義子女專曰媄飭五兵及木石曰
賊以中情出小曰閒大曰諜利辭以亂屬曰讒
以財投長曰貸以上八者皆寇賊姦究之事義
即鳩義姦究之義也剖析精審如肉貫串蓋生
平專守經訓自壯年好古日有課程至老不倦
成書後猶刪定不遺餘力如此也

說文五翼七卷光緒八年重栞本

國朝王煦撰煦有小爾雅疏已著錄是書一曰證
音謂古無所謂四聲唐李陽冰宋徐氏兄弟乃
以四聲讀說文求無關隔難矣今旁證經傳暨漢
魏詁訓定厥本音櫽其蕪陋一曰證義謂說文
傳寫失真北齊時顏之推已不見原本采漢魏
傳注暨金石諸書有關字義者加之致訂許注
援据賅博義詼隱臨輒用詮解三曰拾遺謂徐
鉉于注義及叙例偏旁刺取一十九文分補諸

部挂漏什九爰復逐加點勘以說文補說文恭
檢字林玉篇廣韻諸書辨其字出早晚毋使溷
淆一曰去復謂說文重出徐鉉標注一十八文
時有踳駁据古今文字悉爲訂正又舉其脫漏
者若干文一曰檢字謂說文部居秩然然其字
有雜在此部而附見于彼部者亦有一字兩次
偏旁互相出入者今各据偏旁類爲標舉其
不合六書者雖偏旁近似不登其古籀偏旁雖
以歸部者不列入題曰說文五翼嘉慶戊辰叙壂

訂擬梓書中謂從鄭注經多云讀若某高誘注呂覽有緩氣急氣之說何休注公羊傳有長言短言之義古一字含數音雖無後世紐列紐變聲疊韻諸名例而實則備之兀音五忽切亦音魚厥切莊子兀者王駘兀者叔山無趾皆以兀為跀足字是兀有月音之證虞論小車無軏說文作軏云从車兀聲是元兀同聲之證公羊傳曰春秋伐者為客伐者為主何休注上伐字注云讀伐長言之伐人者也下伐字注云讀伐短言之見伐者也準此而推是兀長言之為元元短言之為兀元从兀得聲無可疑者信可為許書羽翼矣

親屬記二卷光緒丙戌貴陽陳氏椠本

國朝鄭珍撰白虎通義引禮親屬記文出釋親篇逸禮篇名張稚讓所謂叔孫通撰置禮記不違爾雅者也朱子輯儀禮經傳通解及爾雅釋親是書攷禮徵合古今名稱網羅而散列之稱名举類博采羣書分注出處間有案說謂經傳絕無父母在而自稱之考妣者顧亭林氏所引易書皆非自謂其父故可通言古以顯考為高祖妻稱自韓魏公祭式易皇考皇妣為顯考顯妣及元大德間禁稱皇字而世稱皆用韓公至今不改珍致力於許鄭二家之書求古宮室冠服車輿之制多釋禮經於喪服五等隆殺先定其所主名兼糾正釋親差互禮家經之謬解經之暇綴成是篇編題以經記舊名別嫌明微持論俱有根據凡三代所無後世通見稱號如舅妻曰妗之類即本親外姻之名漢晉已降隨俗增加稱謂至夥為之彙举無遺外如宋世俗稱姑曰姑母姑夫曰姑父從母之夫曰姨父悖亂不經

皆不登載门人貴陽陈榘補綴列行子知同後序稱爾雅所言較以儀禮表服經傳印如九族名稱凡同高祖之子孫夫婦男女自族曾祖父母已下四世例加族字曾祖之子孫夫婦男女自從祖祖父母已下三世例加從祖字禮經條例故自朗晰遍釋親於此而行輩羣人之稱往往傳寫歧誤以致瑶田程氏說表禮於高曾子孫稱族稱從祖者時或移混而亂服制等差即邵氏郝氏疏爾雅時且不能圓悟駁文殊為之諱是書親疏井然簡明無疑誤學者所宜周悉也

說文職墨三卷 南菁書院叢書本

國朝于鬯撰鬯字香草南滙人許書有段桂嚴王四家博大精深各極其勝是書則後出補苴罅漏多所發明謂从隹与从鳥之字同偏旁者皆同字也段氏力辨雁鴈為兩字殊属無謂雨部霣雨也巳謂此雨字与下文靁風雨土也之雨同雨者自上而下之謂自部隕從高下也霣亦從高下之義故訓為雨桂義證謂此雨字當為靁段氏直刪此雨也三字皆不審此雨為動字也嚴氏說文校議以凡言闕者皆轉寫斷爛校者皆加闕字記之小徐等指為許語皆承李陽冰之誤巳謂氏部氒小徐本云家本無注而大徐本亦曰闕此闕字為校者所加之明證王氏釋例有非字者不出於說解一例巳謂凡象形之字不出非字則義不明其或可明者固不必出而必執其不出者以例其出者為悉是後人所加者是或刪或改所定句讀本極為張皇滿乱中其失王釋異部重文所舉甚詳巳謂許氏列

書文皆有所本如書古文作某今文作某之類而無所本雖明知其同字而必異其處此見其謹慎之意闡發尤精其是正本書者如謂有字當以左傳昭二十年是不有寡君也之有為本義引伸為有無之有其不宜有一義最遠不得執春秋相爭且春秋之有為不宜有亦以羊一家之說而後人踵襲謂家字蓋从豕非豭从豕古亥豕二字無別子夏辨三豕為己亥亥部云古文亥為豕與豕同是也許說亥字之形云一人男一人女从乙象裹子咳咳之形此正一家之象亦足備參考也

春秋疑義錄二卷通行本

國朝劉士毅撰士毅棗强人是書作於雍正辛亥成於乾隆乙丑自序謂孔子因國史而作春秋其間孰為舊文孰為新例必親見國史始能知之左氏親見國史簡而明信而通推以理而可據參以勢而可行公羊新周故宋穀梁日月為例啖趙諸家憑臆說經治春秋者必自左傳始錄經義之疑而頗有資者得若干篇謂誥誓不及五帝詛盟不及三王然中古以還忠信衰薄歃血要神以請携貳亦不得已詩譏屢盟春秋貶屢盟惡其非禮者而已諸儒乃舉春秋之盟而一切惡之非所施於後世之天下也桓元年公即位程子曰桓公弒隱自立不天無王之極故書春王正月以即位以正其罪士毅謂桓雖有罪而継隱居位以沒其身相継有國者皆其子孫則成君于魯久矣為魯人者念隱之弒則賊在必誅念桓之成君則法在必廢且五始之書諸公所同獨以為天道王法治桓公鑿矣無

宣二年晉趙盾弑其君弑君者寔太史歸獄于盾士穀謂盾既獲罪嗾獒速去其分乃徘徊境上明示族黨以逡巡待救族黨生心而靈公不可保矣是啓其黨以弑而待之也惡莫大于弑君刑莫重於討賊弑君之賊聽其漏網特因寔獲我心幸其黨之弑而芘之也首惡之名不盾之歸而誰歸劉敞謂越境乃免非孔子之言傳意以盾既越境●免趙黨息心當無弑君之禍縱其弑君亦非盾有啓之越境之免免于被弑

君之名非免于不討賊之實也筆鋒穎利頗能得古人之用心哀十二年用田賦士穀謂魯之變法者三初稅畝增田租也作丘甲益甲兵也用田賦廣軍糧也家語季康子欲以一井田出法賦下文云以丘則足矣是魯之舊賦以丘起數今欲以井起數加多於舊國語田鰥寡孤疾有軍旅之出則徵之無則已其歲收田井出稯禾秉芻缶米不是過也先王以為足注云其歲謂軍旅之歲為田賦發論而弟及芻米之數則

所益者軍糧而已車馬甲兵米之益也孟子論冉求不田賦甲倍他日而田賦粟倍他日則田賦之主粟顯然可證於賈逵杜預范甯胡安國陳君舉季康之說皆加辨駁亦足以資考訂

春秋集義五十八卷綱領一卷圖說經考二卷 小草廬刻本

國朝吳鳳來撰鳳來字九成浦江人乾隆庚辰進士官廣西象州知州南宋東萊呂氏多治春秋居仁有集解伯恭有類編博議左氏說傳居金華是曰婺學其後金氏許氏遞相傳習元季吳淵頴以春秋領鄉薦鳳來其裔孫也是書務通經旨不廢傳亦不盡從傳經傳更相發明博採古今之說而條貫之本 欽定彙纂 御纂直

解之旨而詳明之大略如杜諤會義集錄評點以便初學末附圖說著其受姓封爵核其疆域列各省府州為之綱其氏族則以陳氏曙峰之書因氏族譜之舛訛本孔氏正義旁參諸經傳注疏焉後學刻於卷末以備考訂以視諸暨胡序春秋簡融專為科舉考試錙銖之用者為遠勝矣

左傳通釋十二卷道光九年刻本

國朝李惇撰惇字成格一字孝臣高郵人乾隆庚子進士注選知縣治經通敏尤深於春秋三傳之學嘗作春秋解義為汪中持去子培紫向索不得惟左傳通釋存遺稿五卷釋國第一釋世系第二釋世族第三釋雜人第四四卷全卷五邑地卷六山水闕臨卷七天文災異卷八卜筮卷九官制兵制卷十書數書音六卷闕補長曆第十一全卷十二附錄凡例典禮闕書中謂杜

氏春秋長曆原書備至今尚在不應錯謬若是之甚曆之大者首在置閏春秋閏法錯謬已極而失閏再閏之說轉有明文固非徒法之疏密正朔不須官之廢失使然顧震滄有朔閏表及長曆拾遺表明為補完杜氏之書而復多不用其說又深信趙東山所引長歷仍加辯正不知長歷惟載在正義者可信此外本無足憑今依杜氏之說將此百餘條披列其閏使後之學杜氏之學者有所考且惇好歷算得宣城梅氏書

盡通其術也。嘉定錢泳亭齊石爲識者所爭推也

春秋三傳駁語十卷　蓮池志局刻本

國朝毛士撰。士有春秋三子傳，已著錄。唐陸淳述啖趙兩家攻駁三傳之言爲春秋集傳辯疑，一字一句有意求瑕，宋孫復等遂有盡廢三傳之說，劉敞駁三傳之義例，葉夢得春秋讞駁三傳之典故，至於前代經師加以推鞫之目，元程端學併斥左傳爲僞撰，必欲使天下無可信之古書，而說春秋者皆得以無師瞽說，枵腹而談褒貶，自謂斬斷葛藤，獨闢蹊徑，經術之衰於斯極矣。士生乾隆之朝，經學昌明之日，無論漢宋兩家，大都論必持平，言必據典，乃以生長北方，老死牖下，無師友之講習，於先儒書多未之見，取左氏公穀三傳條列駁辯，成爲是書。無論其有合與否，而空言易騁，流弊無窮，深澤王肇晉序乃比諸張自超、焦袁熹，謂得聖人簡易明白之旨，何其傎也。

春秋三傳義求二十四卷 鈔本

國朝吳敏樹撰。敏樹字本深，號南屏，巴陵人。道光壬辰舉人，官瀏陽縣教諭。與同里方矞軒同治經學，為學官，舉博士文學，修治章句之職。謂唐以前三傳分而藏於專家之例，唐以後三傳合而亂於鑿空之言。三傳者，經之所自傳，而左氏者事之所主，凡經之有其文者，不可謂無與於義；傳之有其事者，不可謂無與於經。左氏陳事多而主於史，善讀之可以多通於經。公羊、穀梁之所以言經，人或未能察其意，詳察切究，徧具是書，名曰春秋三傳義求。以隱元年公及邾儀父盟于蔑，公羊傳意謂邾本微陋，而與魯盟會，為漸進，爾何休乃有春秋王魯，首褒儀父之說，大誣。公羊桓十八年公薨于齊，謂魯桓見戕於齊，諸家有謂人不能討，而天誅之者，此於經論則可，不可以說經。一國之君被戕，鄰國此魯臣子所痛憤，亦古今之大亂也。曹氏雖甚惡貴鄉公之禍，君子不以為辜，各詰其實而已。成十八年晉弒其君州蒲，寧溪方氏正傳家稱國以弒君無道之謬，敏樹極謂是經不以欒書主弒，盡靈公為誅趙盾不克而被弒，弒君者獨盾一人，厲公則欲盡去諸强臣而為諸強臣所弒，獨僅與欒書同任其逆，即士匄、韓厥之屬，形勢利害相倚，亦不得謂不與其事。春秋大夫書國殺者殺之自其君，以當國者君也。弒君稱國非其當國之大臣，而誰稱國以弒，而諸卿之共為賊逆見晉之強家據國，厲公之所由弒，皆見靈公時政專趙氏，此傳政在諸家考之，左氏盡見其實，持論尤極透闢。敏樹以古文名，博觀周秦兩漢之書，謂桐城方侍郎通論直解，比較經文，頗多通曉，而疏於左氏，每失事情，非逮一先生言以自域者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春秋四傳詁經十五卷 光緒戊申刻本

國朝萬斛泉撰斛泉字清軒興國州人歷主讀陽崇正書院上海龍門書院興國疊山書院光緒二十八年賞五品卿銜三十年卒年九十有五以世之讀春秋者多讀傳而忽於經本欽定春秋傳說彙纂輯為四傳詁經以經為主兼採各家之說間附己意大致取發明書法或時勢之異或處倫常之變而得輕重之權晉遇穀師胡傳譏其以喪服興戎是書刪去之而引

陸氏淳曰晉文公未葬晉襄用師不書曰子而曰人何也曰諸侯之孝在乎保其社稷而知其民人者也晉為盟主諸侯服之久矣秦不哀其喪而襲其同姓則先父之業隳矣故聖人為之諱許其以權變禮異乎匹夫之孝也具見斷制雅於三傳節錄成編而簡明平正猶見大意與舍傳以求經者不同斛泉學行端純耄勤不倦感家國之多故於尊君卑臣扶弱抑權亂賊據春秋履霜堅冰貴防其漸之義為兢兢也

重訂穀梁春秋經傳古義疏十一卷釋范一卷起起廢疾一卷 渭南嚴氏刻本

國朝廖平撰平字季平井研人光緒己丑進士官教授凡例謂范氏集解不守舊訓以王制為春秋舊傳參以西漢先師舊說從班氏為斷凡所不足乃下己意注所不盡更為疏之疏中引用實事以史記為主間亦用左董子治公羊禮制與本傳實同凡微文孤證本傳先師無說今悉取之杜氏公子譜本于劉子政世本是本傳師

說今亦用之先師說相關之處多引孝經易詩書禮樂為說今仍其義以明六經相通之實何君解詁引用京易韓詩博士之學本同一家今仿其例凡本傳佚義取博士說補之大指以發明古誼推原禮經為主所謂素王二伯大義時出已見與柳興恩之大義述鍾文烝之補注宗旨不同平會試出錢唐張先生預之門為之作序稱其注疏之外別撰大義屬辭比事條而貫之並綴以表旁及三傳異同辨駮何鄭糾范釋

范甯不加詳終之以諸國地邑山水圖外篇都
為五十卷可謂勤矣其穀梁大義一卷以
素王為主其中如改制三世親魯故宋黜杞尊
周二伯八方伯大卒正外事狄進退諸侯皆從
之今學以王制為宗齊魯詩皆魯國今學劉子
受魯詩師從之今子先師外凡今學者經師說統
歸為王制注疏復詮釋公羊纂述左氏修定舊
業會通三傳自謂於魯學家法不敢稍踰夫古
人注經例不破傳　國朝經學崇尚專家然樸

學之士求勝昔賢湛思孤詣往往意過其通力
務膚淺輒成僻謬本興獨狂淨陋信心蔑古者
同譏不可不防其漸也謂周禮古學王制今學穀
梁素王畫從新制春秋改制救弊周禮不合其說者
先儒之專守者多矣其釋范弁言謂人之為學所
以求不止此以中有餘凡已所昧求決於書一語之中
不為遼損則潛心有得之言可使學者知讀書之
不可苟也

寫本春秋經傳集解四卷　鳴沙石室古籍叢殘本
國朝光緒間敦煌出春秋經傳集解唐寫本二卷
六朝寫本二卷敦煌自漢至唐為中西交通要地
道人文極盛光緒庚子敦煌縣南千佛洞佛龕
崩塌古寫本故書雜記畢露頗多此殘卷四甲
卷存僖公五年世字作廿書是初唐寫本而丙
典民不缺筆不可曉乙卷存襄公二十七年至
三十三年唐諱皆不避出六朝手丙卷存昭公
二十七年至二十八年諱丙不諱民殆寫於武

德初年丁卷存定公四年至六年唐諱皆不缺
筆亦六朝寫本取以校宋以後槧本異同甚多
惜僅得全書之什一上虞羅氏景印於鳴沙石
室古籍叢殘中前此宜都楊氏藏有古寫本春
秋集解桓公殘卷十八年傳冬城向注引詩定
之方中及此系正中也二中字作由缺末筆之
下半避隋諱乃隋寫本日本石山寺藏昭公一
卷日本經籍訪古志載楓山官庫藏古寫本全
帙卅卷今歸宮內省圖書寮此種雖無關於學

術之輕重而殘篇故紙未始不可以資甄勘
也

寫本春秋穀梁傳集解一卷 鳴沙石室古籍叢殘本

國朝光緒間敦煌出春秋穀梁集解起莊公十九年盡閔公二年前佚數行後題春秋穀梁莊公第三閔公第四合為一卷又後題龍朔三年三月十九日書吏高義寫又記用紙數及字數為當時官府寫本六朝以來穀梁集解分卷十二每公為一卷此莊閔合卷陸氏音義于莊公十九年下注傳本或分此以下為莊公閔公合卷與此本合其經注與釋文別本合者如十九年傳不以難介我國也今本介作邇釋文邇本又作介廿三年經書伯亦姑今本亦作射釋文射本或作廿四年傳棗栗鍛脩注取斷斷自脩勅今本作整釋文作脩飭注本或作勅或作整廿七年傳衣冠之會十有一注傳元年會于打今本作檉釋文檉本亦作打廿七年杞伯來朝注蓋時王之所黜也今本黜作絀釋文絀本亦作絀卅年傳以齋終也注齋潔也今本齋作齊釋文齊本亦作齋閔元年公及齊侯盟于路姑今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本路作洛釋文洛姑一本作路姑二年夫人姜氏遜于邾今本遜作孫釋文孫亦本作遜其中有與宋本合者與唐陸淳宋張洽所見本合者又有不見釋文而可確定此本是而今本誤者上虞羅氏景印並记其異同於羣經點勘中

左氏會箋三十卷 明治三十六年刊本

日本竹添光鴻撰光鴻字漸卿

日本治左氏者有中井積德增島固太田元貞古賀煜龜井昱安井衡海保元備光鴻晚出欲集其成以舊鈔卷子金澤文庫本春秋經傳集解為底本參之石經與宋本而經注之有異同者一一疏明博采古今諸家論說融會貫通申以己意如秦穆姬屬賈君爲杜注賈君晉獻次妃賈女也箋謂唐固以賈君為申生妃得之申

生穆姬同母弟故屬其妃其精核多類此所引國朝人則顧炎武王夫之魏禧萬斯同萬斯大毛奇齡方苞張自超江永惠棟顧棟高姜炳璋朱元英趙佑姚鼐段玉裁王念孫引之梁履繩焦循阮元崔述雷學淇沈欽韓錢綺高澍俞樾具載序中見於經論者有洪蘭春曾鏞散見注中者不在此數以議論發揮大義考據出于獨得為主自序謂經以載道道原於人心之所同然以同然之心求同然之道何必容彼我之別

於其間具見大指金澤文庫本者音博士清原氏參北條氏幕所授諸經之一源出六浦金澤文庫在今神奈川縣久良岐郡金澤村北條實時所創建也是書存于文庫德川氏收入紅葉山文庫今則為御庫物光緒請於祕府校其異同所對校宋本一為閩民字本蓋北宋監本一為正中二年覆宋本當元泰定一為江戶亮本嘉定六年所刊一為興國軍學本嘉定九年刻

說文補考一卷又考一卷 原刊本

國朝戚學標撰學標字鶴泉太平人乾隆庚子進士官河南涉縣知縣改寧國波府教授著有漢學諧聲用說文明古音論聲一本許氏由本聲以推變聲既列本注旁搜古讀以為之證復以言說文者尊徐氏兄弟鼎臣工篆法楚金長於據於古聲皆未之究故偏主會意謬云六書之中形聲最淺末又謂鄙近傳寫多妄加聲字然楚金通釋尚多存疑鼎臣任意刪削殽亂舊文其原讀若某聲與時違輒復去之諧聲雖精辨正仍不能不襲其訛因求得楚金書細為讎校附他所見為說文補考一卷又考一卷多辨正二徐謬誤末附正文脫佚見注字注文參用今隸字謂後人傳錄攙入俗書或原文用古篆注參今隸使人知曉如古冰字作仌凝字作冰艾注冰臺也衉注羊凝血也設从古篆作艾仌臺衉羊冰血豈能責人之解且如許君淮南子注多與說文本解不同舊詁相承習用易曉何必

便廢持論亦通

春秋名字解詁二卷 經義述聞本

國朝王引之撰引之有字典攷證已著錄白虎通人必有名何所以吐情自紀尊事人者也或旁其名為之字者聞其名即知其字聞字即知其名蓋名賜字子貢名鯉字伯魚禮記疏引盧氏禮注云古者名字相配引之用小學說經用小學校經因聲音以審文字因文字以察訓詁謂名字者自昔相承之詁言義相比附詁訓之要在聲音不在文字聲之相近者義每不甚相遠欸

古人名字音韵之相比附以觀聲音訓詁之會通定以五辭測以六例詁訓列在上編一百五十五條名物分為下卷一百三十三條名字相應故訓所存而古義不可周知者姑闕所疑春秋內外傳人名凡注以某為某而今未知其審者左傳人名有仍異而實同者列於後王肅家語所列名字異於他書者皆不可信不以羼入其名解詁者漢汲令王文山小學為漢官篇胡廣為作解詁蓋劉熙釋名之辭也

說文校議議三十卷 吳興叢書本

國朝嚴章福撰。章福有說文續議，已著錄。可均說文校議專訂大徐之誤，章福以其不無遺憾，正誤補闕，自道光甲辰迄咸豐丙辰，五易稿而成書。校議帝字下云古文諸上字已下皆後人校語，是書謂許書重文皆附見於說解中，不出篆諦。或見于本篆下，或見於他部所據之偏旁下，校者輒據說解增補篆文，而又廣捜古籍今俗雜出，皆非許舊。又謂說文聲兼義者十有七八，不言亦聲而義在其中，凡言亦聲者皆本部首聲。如茻部莽从犬从茻，茻亦聲；半部胖从半从肉，半亦聲；若此類皆許原文。至一部吏、示部祏、玉部琥類，皆後人校改。相維推闡，以竟一家之學。可均校議卅篇，凡三千四百四十條，章福所議得三千五百九十餘條。相與商訂者有周氏學濂、汪氏曰楨、戴氏宗洛、許氏槤、蔣氏維培。所見之書有王南陔之說文段注訂補、錢可廬之說文統釋、江叔澐之經史子字準繩、徐謝山之說文段注匡謬及珊林之說文統箋，蒐采極博辨，雜極精，多為前人所未道。沈家本序稱其字字之訓尤為獨出，然尚有未盡。小徐本說文亥為豕與豕同意，亥篇引亦有意字，是古文亥豕二字意同而非一字。王氏云小徐祛妄篇引李陽冰說古文亥本象豕，減一畫是字，形尚微不同，故曰同意。然則大徐本無意字者非也。呂氏春秋言史記三豕渡河，子夏以三豕為己亥，是此二字相似，故易譌。段氏謂二篆之古文實一字，亦非也。文當云从匕亥，自亥譌為豕，讀者不得其義，遂疑其聲，遂改為豭有聲耳。其是非同異，仍有待於後人之審定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一 經部

讀說文記一卷 古均閣遺書本

國朝許槤撰槤字叔夏號珊林海甯人道光癸巳進士官江蘇徐州府知府權糧儲道精治六書撰纂說文解字統箋以祭酒某薛為準仍將鉉鍇所列音注鉉注各字之下其與祭酒齋讀違戾者取周秦先代有韻之文參稽比校是正其失未寫定竄亂散佚是書條記所得校錄鉤稽務盡曲折詁字下云詁者古也古者故也說文作詁訓詩作古訓漢書藝文志又作故訓注字異而義同段氏謂詩曰詁訓不成語當為詩曰告之話言六字謬𢜬字下云𢜬憸古字通書立政憸人釋文本亦作𢜬蓋𢜬為本字憸為叚借字相時𢜬民今詩無此文即商書相時憸民集韻𢜬說文疾利口也引商書相時𢜬民知古文尚書作𢜬說文引作詩曰蓋傳寫誤也於古文簡籍先師亦多徵引金石文字寢饋研精羅致海內已刻未刻諸書而以鈕樹玉王筠釋例句讀為絕詣惜所著書不盡傳

小學鉤沈續編八卷 光緒壬辰刻本

國朝顧震福撰震福字竹侯江蘇山陽人諸生唐書藝文志載小學諸書倉雅以下裒然尚存五季之亂中就散佚興化任子田剌取往籍所引古字書排比為小學鉤沈海寧陳氏小學拾存歷城馬氏玉函山房輯佚書最為精博然成於晚歲不無遺漏震福就諸書所引而任氏所未及者仿其體例輯為續編有補任氏已引之未備者有正任氏已引之誤者有與任輯字同義異字異義同者任輯切韻僅十數則今博採諸家有陸詞切韻孫愐切韻郭知元切韻王仁昫切韻祝尚邱切韻釋氏切韻裴務齊切韻麻果切韻李審言切韻蔣魴切韻惟張戩考聲切韻輯存五卷另編刊行任氏從元應一切經音義輯諸字說今從慧琳一切經音義輯者倍蓰於前蓋比來日本所出諸逸書多引古籍佚文任氏多未之見也

讀通鑑綱目條記三卷 嘉慶年刊本

國朝李述來撰述來字紹仔武進人儒籍仁和嵗貢阮元視學浙江時所取士朱子綱目非自成之書又非已成之稾編次掇輯刊寫失真其間牴牾往往而有明武進陳伯載著集覽正誤張英公亟稱之為之標摘以傳世述來以汲綱目所見諸本有御批通鑑綱目本元本明正德福州本嘉靖本萬歷本陳仁錫本疏通疑滯纂次條記有省通鑑原文而文義蹇晦者有增原文而與上文不復相貫者有仍通鑑之誤而失檢者分注中引胡氏致堂說有不度時事橫生吾見非朱子意者集覽諸書雖因事旁及無典本篇研尋訂正較正誤所得為多其攷古所謂河西有三王豹處于淇而河西善謳兗河之西也魏獻河西地于秦謂自鄭濱洛以北至上郡朔河之西也漢武帝削河西斷匈奴右臂為今之甘肅金城河之西也古所謂河南者有三河南曰豫州一也蒙恬擊匈奴取河南地謂今之河套

二也涼州諸郡獨金城在河南故乞伏乾歸稱河南王三也古所謂河東有二河東曰兗州一也秦昭王以王稽為河東守二也古所謂山南有二信陵君書山南山北大行之南也唐山南道華山之南也嶺南亦有二晉安帝隆安二年南涼收嶺南五郡胡注嶺南謂洪池嶺南也五郡謂廣武西平樂都澆河湟河也苻堅末姚萇收嶺北乃九嵕山之北而洪池嶺之北亦稱嶺北唐嶺南道則五嶺之南也古所謂南陽亦有三左傳晉於是乎大啓南陽此河內修武大行山之南也孟子一戰勝齊遂有南陽齊魯以泰山為界泰山之南也史記南陽西通武關鄖關此即今之南陽府嵩山之南也疏析甚精故書中尤詳於地理惟至漢昌邑王有罪而止蓋未卒業之書

小腆紀年二十卷 光緒四年刊本

國朝徐鼒撰。鼒字彝舟，號亦才，六合人。道光乙巳進士，改庶吉士，散館授檢討，在籍辦理團練，加贊善銜，官至福建福寧府知府。恭讀純廟實錄，謂史臣不當斥明三藩為偽國，御製勝朝殉節諸臣錄序謂史可法、劉宗周、黃道周為一代完人，命儒臣於通鑑輯覽之末附紀福王年號，撮敘唐、桂二王本末，銓次死事諸臣，命史館編明季臣劉良佐等百二十餘人為貳臣傳，吳三桂等二十餘人為逆臣傳，所以正人心、維世運。而私家忌諱，稗史傳聞，時地舛誤，忠佞混淆，紀載紛紜，不可究詰。鼒原本正史，博采舊聞，為小腆紀年附攷一書，參攷各省郡縣志、諸家詩文集，參互推勘，訂正訛闕。自崇禎十七年莊烈殉國，至康熙二十二年王師取臺灣[illegible]，明史所未及載者，年經月緯，攷據詳明，[illegible]加以論斷。鼒初嘗為唐四傑之文，又與上元梅伯言、句容陳東人友，故其書翔贍有法也。

孔子年譜輯注一卷 萍鄉文氏刊本

國朝江永撰，黃定宜輯注。永字慎修，婺源人，歲貢生。定宜字半溪，龍州人。永著鄉黨圖考，有孔子年譜一篇，生年從公羊、穀梁傳，月日從穀梁。又有先世考、始生至為委吏乘田考、母卒考、學至適周在魯考、適齊及魯不仕考、仕魯考、去魯周遊考、歸魯至卒考。定宜輯諸家說為之注，附錄伯魚之母非出母說。年譜哀十年夫人幵官氏卒，昔人因檀弓記伯魚之母死期而猶哭，夫子謂其甚，因謂孔子出妻。豐城甘紱馭麟辯其無此事，云檀弓載門人問子思曰子之先君子喪出母乎，殆指夫子之於施氏而言，非謂伯魚之於幵官也。叔梁公娶施氏，生九女，無子，家語後序所謂叔梁公始出妻是也。施氏無子而出，乃求婚於顏氏。施氏卒，夫子為之服期。孔子雖有兄孟皮，妾母所生，孔子實為父後之子，在禮為父後者為出母無服，孔子從其隆而為之服。慎修以甘氏說有功聖門，載鄉黨圖考，定宜

謂妻服有繼母慈母若為被出之前母礼經無之孔子從其隆而子思從其殺礼無不可然於子上之母未必同其情事也亓官氏卒夫子為妻伯魚為母皆為期服皆以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祥外無哭此自父在為母之制伯魚雖從父禫而除猶申心喪三年天性之親哀至則哭不自知其甚也夫子以礼裁之耳漢韓勑礼器碑遺蹟章章後人敬仰以出母絶族誣之悖矣於孔氏疏達緣子上之母節有子之先君子喪出母句謂伯魚母出重悝妃謬辨正甚精

疑年錄四卷 海鹽吳氏刻本

國朝錢大昕撰大昕淹貫經史稚微文瑣節考證必詳撰有洪文惠洪文敏陸放翁王伯厚王弇州年譜各一卷復考古今名人生卒年歲核其壽數取左氏有與疑年之義名曰疑年錄得三百餘人大抵多殫研經史與詩古文辭名家及書畫知名之士海鹽吳思亭得其稿為之校訂原本不易一字偶有闕失附注下方雕版以行此雖無當於著述亦學者不可闕之書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儒林傳稿四卷 檽園叢書本

國朝阮元撰元於嘉慶十四年由浙江巡撫奪官
以編修在文穎館行走十五年遷侍講兼國史
館總纂創立儒林傳謂史漢始記儒林[illegible]撰諸周
禮師以德行教民儒以六藝教民兩漢名教得
儒經之功宋明講學得師道之益故理學經
學一併同列合師儒之異而持其平惟期記述
學行奉乾隆三十年勅修國史諭辨儒林為
緣起以顧棟高冠於傳首此外以年分相次采
獲諸書樓續成文雙書各句之下以記來歷
不杜撰一字以國初為始王夫之黃宗羲所著
收入四庫為國朝書欽定續通志能未
胡三省馬端臨列入元代儒林傳之例列於傳
中自順治至嘉慶之初共傳四十四篇附傳五
十餘人仿明史載孔穎曾孟於儒林之例列為
孔氏傳以存史記孔子世家之意已入大臣傳
者不載為序稱聖人之道譬若宮牆倫物訓詁
其門徑也門徑苟誤跬步皆歧安能升堂入室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學人求道太高卑視淺近譬猶天際之翔出於
堂屋之上高則高矣戶奧之間未實窺也或者
但求名物不論聖道又若終年寢饋於門廡之
間無復知有堂室矣蓋講學經者豈可不立品
行講學者豈可不治經史相譏互詬欲蔽維均
識不刊之論也

吳門耆舊記一卷 道光丁酉刻本

國朝顧承撰承字燕謀號碑經長洲人布衣治詩古文尤長于易與顧廣圻澗薲顧蓴少卿蒓三顧既窮不忘遺佚不恨年八十猶為童子師此書就所識者記其學行歸愚詩派則有李繩勉百竹(訂)學派則有張德榮充之蔡雲鐵耕朱甕季次之流則有彭績秋士理學別派則有彭紹升二林汪縉家南程心碩在仁易學則有何學韓哦松工書則有吳三錫秋村吳錫敷菜香毛懷意香李福備之江西詩派則有陸屺古香緣古文則有陳純貞白林衍潮孟韓工詩則有徐華雪亭陸墅善夫書允泰研香善鑒別書畫古器物則吳大瑞士英能畫則有沈涵此山杜厚拙齋顧嵩庭史學則有陳鶴稽亭疇人則有龔論宗衡樂善則有貝潢五泉為文純樸古澹可備志乘之擇

周公年表一卷 同治十年刻本

國朝牟庭撰庭一名庭相字陌人棲霞人為今文尚書之學與文登畢氏珣相後先庭因說周公之壽九十九歲金樓子同庭因而考其生卒之年謂文王四年周公生周公四十六歲文王崩周公五十九歲武王伐紂周公六十四歲武王崩成王三十五年周公薨成王五十一歲崩周公薨已三年矣庭所著書五十餘種多未手定遭亂亡佚雪泥書屋遺書目周公年表附同文尚書洛誥後門下士多傳鈔故有單行本其次子房嘗刻於湖州同治五年福山王文敏得手稿於掖縣林年貽家以湖州本校之表前無小字原起五行表後無史記云云及太公呂公年歲六行文字亦互有異同會稽趙之謙舊藏漢陽葉氏寫本取以互校則與林氏藏稿悉合知湖州本乃同文尚書初稿之未刪者葉氏寫藏乃從手稿錄出為最後定本文敏方授韓國朝登州先喆說經之書念此(棘)東各本歧出幸

見定稿校正重排推表中引詩東山章三本皆坿載詩切原文湖州本並誤入年表訪切一書首尾完具移藏其威某家與撰表屬兩事無須夾注謂其時刻同文尚書當仍編洛誥篇後也

續疑年錄四卷 海鹽吳氏刻本

國朝吳修撰修字子修號思亭海鹽人從錢辛楣詹事游為刻其疑年錄又以瀏覽所及撰為續編得四百餘人中如劉子政卒年以卒後十三年王氏篡漢推之郭林宗年四十二水經注云年四十三建寧二年正月卒後漢書本傳亦作四十三今從蔡邕所作碑賀季真生年以天寶三載賜鏡湖剡錄漢年六十六推之記景仁年八十一司馬光撰傳不書卒年今據蘇軾撰墓志丁鶴年生年以壬辰年十八推之邵仲深生年以孝宗嗣位進大學衍義補年七十一推之湯孔伯年六十一徐乾學撰墓志云五十九今據傳其見精覈惟以褚才回到劉越石謝安石之間則大誤矣毛聲庭亦未校出可謂失之眉睫

補疑年錄四卷 欽本

國朝錢椒撰。椒字頤春，號澥薌，平湖人。錢吳兩家之書，輯古今人生卒之年，頗散見於史籍碑版，未著錄者尚夥。椒輯為補錄，得四百餘人。孔文舉後漢書列傳書壽不書卒年，以通鑑建安十三年八月操殺大中大夫孔融推得之，攷據精確，不減前書。吳錄參閱者為宋葆淳帥初、趙魏洛生、孫星衍伯淵、伊秉綬墨卿、趙曾北嵐、秦恩復敦夫、江藩子屏、瞿中溶木夫。補錄參閱者為楊文蓀芸士、翁廣平海琛、毛慶善對美、翁大年叔均、李同黙菴、褚逢祿仙根，陸心源復為之校正。椒有見山樓詩，又嘗刻其鄉先輩李介節遺書，亦有行誼之士也。

歷代名人年譜十卷 通行本

國朝吳榮光撰。榮光有筠清館金文，已著錄。是書本太史公年表之例，起漢高祖元年，迄國朝道光二十三年，書其紀元，以大一統，而劃據僭號附焉。月以繫時，時以繫事，以帝紀之要，薈萃史家列傳載記之言，約為時事，系名人生卒年月及其謚法爵號，前後編次，附存疑生卒年月無攷者為一卷。惟詳略失當，舛誤亦多。如會稽商盤，字蒼雨，號寶意，自是一人，乃於康熙四十年記商蒼雨盤生，五十年記商寶意盤生，乾隆三十一年記商寶意卒，年五十六，三十二年記商蒼意卒，年六十六，殊不可解。晉江陳慶鏞序稱其終始條貫，合上下千百年，補夾漈、鄱陽所未備，誠為溢美之言。

三續疑年錄十卷 存齋雜纂本

國朝陸心源撰。嘉定錢氏疑年錄之作，大抵詳於儒林文苑，姚姬傳序所謂有關於天下之盛衰道德之顯晦者，則略焉，未得錢吳纂輯之旨也。心源益以名臣大儒氣節文章之士，旁及書畫隱逸之流，而以女士釋道之通文事者附于後，得一千二百餘人。自序謂與律附史傳無所表見及雖有一藝之工而萬事瓦裂為世詬病如范雲蔡京之流，概從屏斥，尚有限斷。中如年分失次，韋誕王廙諸人列于蘇緯劉璠劉晝之後，薛收薛稷諸人列于歐陽詹魏暮諸人之後，王回張先列于劉安世劉弇之後，米玉郭奐諸人列于陳基王禮之後，雜廁不倫，蓋隨時補入，忽于刊布，未及重加編排也。

海東金石文字記四卷瑣記一卷 手稿本

清劉方綱撰。方綱有兩漢金石記，已著錄。案自梁元帝集錄碑文為碑英一百二十卷，是為金石文字之祖，自後踵而作者，代不乏人。其書或有關郡中利弊，或有資於考證。蓋古人著作託金石以垂久遠，然金石有時而銷泐，反不若木刻之能壽世。此金石文字諸書之有裨學術，固非淺鮮也。方綱年甫入冠，已入詞垣，而精心精學，宏覽多聞，是書以新羅百濟高麗自陳唐至明以來石刻錄編成帙，卷一陳唐，卷二唐後梁後周，卷三後晉遼金宋，卷四明，皆以時代為次。每卷於目錄每題之下注年月撰書人名，正書楷隸大楷行書行楷，後附瑣記一卷，皆與海東史事有關切者，蓋有待於考訂之資，一如兩漢金石記後之班馬字類附記例也。前後無序跋，似是未經編訂完竣之書。全書皆依石刻之文字寫之，後說明原石寬窄尺寸行款，現存字數，字之大小，並博稽朝鮮史略、高麗史、冊府

元龜、集韻諸書，為之攷證。書首鈐有大興翁氏石墨書樓珍藏圖籍朱文大方印。書中和州藥師寺碑後有丁巳冬十月蘇齋記二行，聖德大王神鍾之銘後有嘉慶二十年大興翁樹崐手識。考李元度國朝先正事略，方綱于嘉慶十九年重預瓊林宴，賜二品卿銜，時年八十二，又四年卒。丁巳為嘉慶二年，方綱時年六十四歲矣。蓋是書為其晚年所作，子樹崐繼之，特方綱殁于嘉慶二十三年，此書則斷自嘉慶二十年，方綱猶及見之也。洪亮吉北江詩話云：有誤傳翁閣學方綱卒者，余輓詩云：最喜客談金石例，略嫌公少性靈詩。蓋金石為其專門，詩則時時欲入考訂也。檢復初齋文集考證金石碑版及題跋書畫之作為多，可見其嗜好之篤，志向之堅矣。兩漢金石記成於乾隆五十一年，前於此書三十年，蓋是書為繼金石記而作者。惜身後門戶衰落，手蹟散亡，無好事者為之收拾補刊，為可惜耳。樹崐字星原，幼承家學，克紹箕裘，

而後世名之不彰者，豈即所謂名父難為子歟。

自堂存稿十三卷 宋刊元明修補本

宋陳杰撰。杰字燾甫，豐城玕谿人。四庫著錄永樂大典本四卷。此十三卷題賜進士豐城玕谿陳杰燾甫譔，弟進士陳霖憲甫錄。裔明楊士奇等文淵閣書目、張萱內閣書目均不詳卷數。焦竑國史經籍志、黃虞稷千頃堂補宋書目所載卷數並同。至盧文弨宋史藝文志補自堂存稿十三卷，注云今四卷。則當時四庫館從永樂大典裒輯之本也。其後沈叔埏頤綵堂集、朱緒曾開有益齋讀書志、丁丙善本書室藏書志著錄，皆止四卷，不復知此十三卷本人間尚有流傳。而杰字燾甫者，竟沿誤以為壽甫矣。厲鶚宋詩紀事卷六十六引陳杰字壽夫，分寧人，淳祐十年進士，制置司屬官，有自堂存稿。然僅錄其題梅壇毛慶甫雲悅樓一詩，云出梅仙事實，則尚未見原集，故所載爵里語焉不詳。黃虞稷補宋書目亦云杰字壽甫，豐城人，淳熙十年方逢辰榜進士，官至提刑。考淳熙當理宗時，下距咸淳度宗時凡中歷數十餘年，上距杰第進士時已在百歲外，未必有如是壽考，其或淳熙為湻祐之誤歟。黃氏所言當有自出，惟杰之生平所歷始末，既無史傳取證，復無他書紀載，茲專就集中各詩有年月間注事蹟者參攷之。四言古詩春日江永諸篇注云端平以來作，是為理宗之初。曉登吳山二首注云淳祐甲辰，是為理宗淳祐四年。鄉會題和靖祠注云湻祐庚戌，是為理宗淳祐十年。除夕注云余己未歲同江心諸老宿荆江口，是為理宗開慶元年。斗牛山登高注云辛酉年，是為理宗景定二年。乙丑元日壽昌上表，是為度宗咸淳元年。又余以甲寅冬過弋陽石橋，戊辰正月重過。按甲寅為理宗寶祐二年，戊辰為度宗淳祐四年。據其重過西湖感事諸詩，蓋為宗之遺老。如和韻歸張遇父詩卷注云贛舊同官，又黃孟博辭往鄂渚贈別有回頭我自愧鱸蓴之句，似是久留荆鄂者。又和大閫出

櫱齋詩、作于淮南并提要所引宣撫隨州府詩拼沂楚三千里、離淮第一程、定為先宦楚幕後官淮幕、乃提要引此一詩、此本間有脫葉、致成缺壁、詩又有與節東歸和同幕送行之作、云宜黟西陛愧在中、又有請代詩云郡小凋殘最、以暨乙丑元日壽昌上表綜上觀之、則是曾為幕僚、曾為郡守、書前自序結銜題咸淳甲戌十望、賜進士第朝奉大夫提點江西刑獄兼制置參謀前工部郎中陳杰燾甫識、是其歷仕荆淮之間、一生出處賴此可見端倪、今和郭應酉詩自稱扶憊效死、客自航（杭）來談江上師潰及京城非才誤著極為不平云云、并附錄郭詩而注曰郭后赴崖山則當宋之亡、猶自目擊、故發為詩歌、語含悲憤、不無禾黍故宮之思、所以題宣和御畫、及詠涂家屏風詩、深致慨歎、殆有類乎汪元量之為人、今集十三卷末附汪元量挽自堂公詩、想見二人之想契合、此亦可以窺其志節矣、廼賢金臺集載讀汪水雲詩集序、南歸特切主瀛國公、福王、平原郡公、提刑陳杰、與宮人王昭儀清惠以下廿有九人、分韻賦詩、以餞其行、而集中無一詩與元量往來、則杰詩當宋之亡、或多散佚也、原書為宋槧、歷經元明修補、中又參以活字印數葉、板口參差不齊、至為草率、其第六卷末葉答李道士詩、重見十三卷尾、當為補板時未細檢之故、又第三卷七葉割去下半葉、第八卷遺落首葉、第五卷詩首編失題、間有板片漫漶、字畫磨滅處、前咸淳甲戌劉辰翁序、杰自序、并集內詩句空白、似出刪削、殆語涉元代忌諱、後人為特諱耶、既不獲同此一本、無從是正矣、四庫輯本、近胡漱唐列入豫章叢書、取校此本、亦可借補一二缺字、然胡本之詩有為此本所無者、疑與此本失葉之詩相合、而此本失葉處有存半首在下葉者、細按詩句、全與胡本多出之詩不同、或是館臣疏略、羼入他人之作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 宋末人

也至閒驥記閒驥賦二篇其記末云使其子棋書而刻之明為棋父所作非杰之文故此本不載提要致其為棋作而不知已刊入鹿皮子集其鹿皮子集既經著錄曾不檢閱可見當日館臣從事之草率則胡本多出之詩更不足信矣館本冬至攝獻于郊一首有眉批四行云杰官止郡守不應有冬郊攝獻之事詳詩意蓋投贈亞獻者題下疑有脫誤云云檢此本卷九載有此詩前尚有連攝獻官宿湖山一首注云供檢討職館本有冬至攝獻于郊一首而無連攝獻官宿湖山一首宜乎不知杰官檢討固可預于攝獻者也朱緒曾云自堂之詩學方回萬里尤喜稱之又云自堂為回之從受詩法者其年必長於回今自堂集中與劉須谿鄧中齋徐子蒼謝疊山倡和無一字與方回往來蓋回以嚴州降元大節已虧故回屢借自堂為引重而杰鄙回之為人也云云今檢此本卷三有和虛谷二

首又和虛谷蛛網（下半葉失去此首止存〻上首）朱氏僅見館本未窺全豹故如是云然文文山被執不屈死弟璧以惠州降元在後世固無損于文山之忠義則回之降元又何悉于自堂耶自堂詩不脫江西習氣而風姿秀挺視宋末諸家較有格調是可與周密草窗韻語六藁並為宋人集中不可多得之秘笈矣

七錄齋文集六卷 明崇禎閒刊本

明張溥撰溥有詩經注疏大全合纂已著錄明之末年中原雲擾大江以南文社極盛最著者艾南英倡豫章社衍歸有光之說而暢其流風陳子龍倡幾社承王世貞之說而滌其濫觴溥與張釆倡復社聲氣更衍幾遍天下是書前有周立勳序稱其意量和雅文理粲備體法詳掩治世之言陳子龍序稱其正不掩文逸不踰道蓋溥以博洽見稱嘗編刻漢魏六朝一百三家集行世故其為文無

窒塞艱澀不可句讀者由於多見古書薰蒸沈浸吐屬自無鄙語譬若世祿之家天然無寒儉之氣也昔桓譚見揚子雲善為賦欲從之學子雲曰能讀千首賦則善為之矣溥固不止讀千篇文宜其善於為文也是書首卷論略如治夷狄論備邊論任邊將論備倭論女直論諸篇皆論當時外患有關治術又不能僅以文士目之矣溥年止四十而卒以倡社嗣東林為執政所惡未克盡其才惜哉集以七錄名者蓋溥幼時讀書必手鈔鈔已朗誦一過即焚之又鈔如是者六七始已右手握管處指掌成繭冬月手皸日沃湯數四後名其讀書之齋曰七錄遂以名其集云

鶴漢文稿不分卷 稿本

清王鳴韶撰。鳴韶初名廷諤，字鶴起，西莊光祿鳴盛之弟。以有田在太倉之鶴灘，又號鶴谿子。錢大昕潛研堂集鶴谿子墓志銘，稱其眉目如畫，舉止有名家風度，濡染家學，又稱其侍二親甚謹，而學日益進。學使戶部侍郎夢麟公賞其文，以廷諤名補新陽學生員，後乃改今名。性落拓澹于榮利，而好為詩古文，兼工書畫云。今觀集中鶴谿書目書後、蘭亭五種跋、徐宗琦畫卷跋、張復

畫山水跋諸篇，知其富于儲藏，浸淫于古人者深，宜其列名藝苑，自足成家矣。其答諸雪堂書論嘉定文章之脈，不敢信為壞于明之四先生，曰：前明中葉文章之家，當以歸熙甫第一，掃除一切，屢受獨造，向使其形似于史記、漢書、昌黎、柳州，何以為熙甫？蓋其獨居安亭江上，村翁里老多為之作，惟時弇州獨主夏盟，且不屑郄呰視之，而誰知宗熙甫者，惟吾嘉定四先生能自得師，文章之脈正而周，詳而明。吾謂其開嘉定之文脈者也。又曰：今之學者必以古人為法，不屑師四先生，是也。四先生誠不足師也，然謂四先生不以古人為法則誤矣。法古人豈將襲其狀貌哉？惟于古大家無一似，乃其善學古人者也云云。議論透闢，筆如游龍，至理名言，不愧作者。又有答述庵方伯及與錢竹汀學士書。竹汀本秦晉之親，述庵為切磋之友，往來交好，故其學有師承，洵無愧于光祿難弟。是稿凡文一百九十二篇，首有竹汀題記，稱其文之妙處有三，曰

不俗，曰不腐，曰有物，較之吾鄉四先生，殆有過之無不及也。又有朱春生題記，稱先生之文長於考據，熟於援引，胎習經史，而出之歐陽氏之門戶，其一種純古澹泊之味，實寢食于震川先生得來，略以吾鄉四先生論，邊幅較濶大矣。錢朱皆以其鄉賢四先生比況。四先生者，唐時升、婁堅、李流芳、程嘉燧也。業自明[illegible]太倉王弇州傳北地信陽之說，以秦漢之文倡率天下，無不靡然從風

相與剽刧古人氣焰甚熾、熙甫獨抱唐宋諸家遺集、教授生徒、力相牴抗、雖以弇州之高名盛氣、終無以奪之、時升早登熙甫之門、文得其傳、與里人婁堅程嘉燧稱練川三老、又並李流芳稱嘉定四先生、與熙甫皆有淵源、而能融會貫通、紹熙甫之緒、鳴韶根柢經史百家、得力于唐婁程李諸集、沿洄以溯熙甫、故其為文能得熙甫之神韻、所謂不入虎穴、不得虎子、以其介於國朝作者之閒、固無忝焉、至書畫之工、又其餘事耳、

周禮鄭注正字考十二卷 手稿本

國朝葉德輝撰、德輝字奐彬、號直山、亦號郋園、江蘇吳縣洞庭山人、以湖南湘潭縣學附生中光緒乙未科本省鄉試舉人、壬辰成進士、觀政吏部、保陞員外郎、加四品銜、乞養歸、是書成於光緒丁未、前有自序、稱鄭君注三禮、往往改易經字、然儀禮止今古文之異、禮記為小戴一家之言、其例至簡、可得而明諭也、惟周禮有故書、有古文、有古書、有或作或為、有杜子春、有鄭大夫、有鄭司農、有禮家所據之本、既各不同、音讀訓詁亦因之而異、鄭君有從者、有不從者、從者存其舊文、并其解誼、時有以表明之、此漢儒相承之家法也、不從者改易其字、別下己意、如毛詩傳箋之類例、此鄭君獨創之家法也、注中分讀如讀為當為而三、讀如擬其音、或用本字、或不用本字、音有同有不同也、讀為改其字、音同義不同也、當為則校定其字之誤、如云某字誤某聲誤是也、竊于音讀、則以譬況出之、蓋鄭注於名物制度攷究大備、雖宋儒攻擊其好引讖緯為一失、然其訓詁莫能踰越、且鄭注

之精深，全在改字，知其改字之故，則於文字聲音訓詁，一覽可以貫通，將使人人能讀古書，不至妄有疑義，故一一為之考其原委。書中如瘍醫以五氣養之，注，五氣當為五穀字之誤也一條，謂賈疏釋曰，云五氣當為五穀者，以其氣非養人之物，又疾醫之有五味五藥五穀相將之物，故破氣從穀也。或有謂五氣不誤者，引內經岐伯曰，天食人以五氣，地食人以五味，以證此五氣，其說似也。然上疾醫以五味五穀五藥養其病，則此當為五穀五藥五味明甚。鄭君改

氣為穀，是也。師氏掌國中失之事，注，中，中禮者也，失，失禮者也。故書中為得，杜子春云當為得，記君得失若春秋是也一條，謂史記封禪書，康后與王不相中，索隱引三倉云中，得也。呂覽行論以中帝心，高誘注，中猶得。周勃傳，勃子勝之尚公主，不相中，即不相得。杜從故書，蓋古訓也，故鄭君不改。泉府，買者各從其抵，注，鄭司農云抵，故賈也，玄謂抵，實柢字，柢本也。本謂所屬吏，主有司是也一條，謂牴柢聲同，說文木部柢，木根也，从木氐聲。鄭君之意，以抵即柢字，借抵為柢，恐讀者不分晰耳。掌客牲三十有六，牲十有八，注，牲當為腥，聲之誤也。腥謂腥鼎也。於侯伯云腥二十有七，其故腥字也一條，謂腥注聲近而誤，後受牲禮注，牲亦當為腥聲之誤也，與此同。說文肉部腥，星見食豕，令肉中生小息肉也，从月从星，星亦聲。前天官內饔，豕盲眡而交睫腥，注，腥當為星，聲之誤也。禮記內則，豕望視而交睫腥，注同內饔，鄭君於彼改腥為星，是兼采許義矣。本經據上文腥二十有七，故知此牲字當為腥。云徵引精核，簡略詳明，頗有助於考證，其他稱是者尚夥。檢

其全書，要非同講學家之空言辯論也，以視段玉裁周禮漢讀考，殆有過之矣。全書依宋岳珂家塾本分十二卷，與隋書經籍志合，亦為有見云。

儀禮鄭注正字考十七卷 手稿本

國朝葉德輝撰德輝有周禮鄭注正字考已著錄業漢儒治經最重師說考據之學至乾嘉諸儒而大昌明既博且精不昧於多聞闕疑不誤於碎義巧說德輝以江蘇人流寓湖湘無鄉曲之見開湖南考據學之先河可謂有功士林矣是書大旨以紬繹鄭注注文博考而研究之備采經傳周秦諸子司馬班范兩漢儒書兆傳經文存其舊誼為之互證不事繁徵又以詁訓淵源不外爾雅說文爾雅為毛詩之根源說文為古文學之遺說小學為經學之關鍵不通小學不足以言治經書中士冠禮兄弟畢袗注古文袗為均謂說文衣部袗玄服从衣㐱聲袗或从辰淮南齊俗訓尸祝袗袀袨高誘注袀純服袨黑齋衣也司馬彪續後漢書輿服志云郊祀之服皆以袀玄袀袗二字篆相似故誤作袀然袀袗裖皆同部本可通用故袀亦作均左僖公五年傳均服振振服虔注均服黑服也漢書律曆志五行志中之上引左傳皆作袀服振振知袀與均無別也呂覽悔過今袀服回建高誘注

袀同也兵服上下無別故曰袀服以袀訓同與鄭注袗訓同一也衣裳同也即上下無別也聲義皆可互證又眉壽萬年注古文眉作麋謂大戴禮王言孔子愀然揚麋荀子非相篇伊尹之狀面無須麋漢故北海相景君碑不永麋壽皆以麋為眉與此古文同又詩大雅巧言居河之麋爾雅釋水注引作居河之湄釋文亦云麋本作湄釋鳥麋鴰釋文字林作鶥皆眉麋通用之證又士相見禮偏嘗膳注今云呫嘗膳謂釋文呫音貼穀梁有呫血之盟呫嘗也今穀梁廿七年傳作啟血無呫嘗也惟玉篇口部呫字引穀梁同知六朝穀梁古本作呫也說文無呫字食部鉆相謁食麥也从食占聲然義不相近且呫與偏聲不同例不通用竊以為呫乃品之誤字周禮天官膳夫品嘗食注品者每物皆嘗之禮記玉藻命之品嘗之然後唯所欲注必先偏嘗之疏品猶偏也據此則此經古文作偏今文作品偏品音義同故相假借呫品因形近而訛穀梁自作呫釋文所見儀禮本品誤作呫遂引穀梁證之于是一誤再誤不可解矣援據奄博

無可訾議、推其例以治羣經、殊途同歸、將無一書不貫通、無一字無來歷、其於漢儒師法之傳、固未有以異也、涇縣胡承珙儀禮古今文疏證、不專攻鄭、金壇段玉裁僅成士相見禮一卷、篇帙寥寥、似難與之抗手矣、特燕禮主人盥洗升媵觚于賓、注媵送也、今文媵皆為騰、謂自媵行而倚賸俱廢、與媵皆為騰之義、釋解不明、案大射儀媵觚于賓、注媵送也、古文媵皆作騰、公食大夫禮眾人騰羞者、注騰皆作媵、媵送也、易咸卦滕口說也、釋文虞作媵、疏引鄭康成云、字作媵、媵通也、詩小雅百川沸騰、玉篇引作沸滕、文選傅武仲舞賦滕觚爵之斟酌兮、李善注引儀禮曰、騰觚於賓、又曰小臣請媵爵、鄭玄曰、今文媵皆作騰、武仲漢人、據今文也、是媵騰滕古皆假借通用、由於三代以前字少、故有由一字而假借為無數字之用者、兩漢以後字多、諸經初由經師口授、而後著于竹帛、故聲同而字不同、遂又有由無數字而假借為一字之用者、明乎此而後可與言治經矣、然此特千慮一失、學者取其長而去其短、斯善矣、

禮記鄭注正字考二十卷 手稿本

國朝葉德輝撰、德輝有周禮鄭注正字考、已著錄、案德輝於三禮之學、寢饋最深、嘗謂六經皆有禮文、欲通羣經、必先通三禮、欲通三禮、非精通鄭注不可、又謂三禮為鄭氏完書、洵有用之不竭、取之不盡之蘊、其論治經之法、謂當取本經文前後參考、或以前證後、而知後者之說、引據不誣、或以後證前、而知前者之說、攷訂可信、更取他經文旁稽互證、融會眾說、獨具別裁、此可見其篤守師承、不失漢儒家法也、是書作于光緒丁未至戊午、又加訂定、積十餘年、數易稿而後成、於古音古字、皆為之分別疏通、使無疑似、復援引諸史百家之文、互相參證、用工至勤、宜其賅博精要、在近時說禮之家、最有根柢、惟其中檀弓杜蕢自外來句、鄭注杜蕢或作屠蒯、不知漢書古今人表正作屠蒯、集韻十一模、杜姓也、晉有杜蒯、劉昌宗讀通作屠、月令審端徑術句、鄭注術周禮作遂、不知學記術有序、術當為遂之誤也、水經注引作遂有序、左傳文十二年、秦伯使術來聘、漢書五行志作遂、詩定之方中釋

文引鄭志曰、術讀如遂事不諫之遂、曾子問、不知其已之遲數句、鄭注數讀為速、不知史記賈生傳淹數之度兮、徐廣曰、數速也、漢書作淹速、禮運故聖人耐以天下為一家句、鄭注耐古能字、不知周禮大宗伯正義、古者以耐字為今之能字、能字為三台之字、後世以來廢古耐字、以三台之能替耐字之變而為能也、又更作三台之字、詩小雅、各奏爾能、釋文、能、徐奴代反、大雅柔遠能邇、釋文、鄭奴代反、左傳襄二十一年、欒盈為公族大夫而不相能、釋文、徐音乃代反、北堂書鈔三公引春秋元命包曰、能之為言耐也、注、耐古之台字也、耐今之能字也、漢書鼂錯傳、其性能寒、趙充國傳、漢馬不能冬、西域傳、不耐飢渴、顏師古注並云能讀曰耐、又必先有事於頖宮句、鄭注字或為郊宮、不知公羊傳注、魯人將有事於天、必先有事於頖宮、釋文頖本又作郊、玉藻、玄端而朝日於東門之外句、鄭注端當為冕字之誤也、不知大戴禮諸侯遷廟禮、盧辯注引玉藻曰、元端以祭、孫炎云、端當為冕、元冕祭服之下也、又一命緼韍幽衡、再命赤韍幽衡、三命赤韍蔥衡句、鄭注讀幽為黝、不知詩小雅隰桑、其葉有幽、毛傳、幽黑色也、釋文幽於糾反、曹風候人、三百赤芾、毛傳、一命緼芾黝珩、再命赤芾黝珩、三命赤芾蔥珩、釋文黝於糾反、黑色、鄭讀幽為黝、本於毛公故訓也、明堂位夏后氏之綏句、鄭注綏讀如冠蕤之蕤、當為緌、有虞氏當言緌、夏后氏當言旂、此蓋錯誤也、不知釋名釋兵、綏夏后氏之旌也、注旄竿首其形燊燊然也、是有虞氏言綏也、與鄭說合、喪大記君大夫鬊爪實於綠中句、鄭注綠當為角聲之誤也、不知古角字並音綠、漢四皓角里先生、荀悅漢紀作禄里、漢書江式傳、宮商龣徵羽、龣即角也、角綠聲相近、故角誤為綠也、孔子閒居、至於湯齊句、鄭注詩讀湯齊為湯躋、不知王應麟詩考、引韓詩外傳正作湯躋、鄭君所據蓋韓詩也、後漢書鄭本傳、從東郡張恭祖受韓詩、故注禮多依韓說、如此之類、未免疏於考證、然除此數條外、全書精義為多、百瑜一瑕、固不足以害其大旨也、

續修四庫全書 經部 禮類

經學通詁五卷 手稿本

國朝葉德輝撰。德輝有周禮鄭注正字考，已著錄。是書一卷列古今漢宋經學家派別，始西漢今文，終東塾。二卷論治經師說，曰四知、曰五通、曰六證、曰十戒。三卷治經各書目，曰經注疏解總刻類、曰漢晉宋元五經注總刻類、曰漢唐經注單刻本類、曰唐宋經注疏單刻本類、曰注疏單刻宋元本類、曰注疏列本類、曰宋人經注單刻本類、曰五經古佚注輯本類、曰諸經漢注輯本類、曰國朝論家注疏本類、曰羣經參考書類、曰史部參考書類、曰子部參考書類、曰集部參考書類。四卷歷代經師事傳，始伏生，終陳澧。五卷經學緒言。蓋光緒丁未應張之洞兩湖存古學堂總教習之聘，將以此書為教授也。書中增入博野顏元、李塨、曲阜孔廣森、孔廣林兩派，以之洞為北人，不欲顯分畛域，實則顏李於宋學猶旁門，何足與於經學。二孔受學於戴震，為南學入北之先，不足云一派，故後來定本則去之也。德輝寢饋東漢許鄭之學，承其父浚蘭公之訓，服膺朱熹、顧炎武之為人，故此書於朱熹三致意焉。居恒謂自鄭玄

而後，學問之博、識見之卓，無如朱熹。朱熹疑東晉古文尚書，則閻若璩、惠氏父子之開山也。陰符、參同契釋文皆有考異，則乾嘉諸儒校勘學之先導也。朱學之後輩有王應麟、黃震。應麟著困學紀聞，震著黃氏日鈔，則諸儒考訂學之鼻祖也。應麟又有鄭氏易、三家詩考，則諸儒輯佚學之所自出也。朱學之所以可貴，不在其空談心性，而在其實事求是。又謂不讀書不可言學，宋學末流誠有不讀書之歎，言漢學則迫之不得不讀書，此周勢之必然者。然宋人如朱熹，何嘗不讀書，應麟、黃震更何嘗不日日讀書。至理名言，無偏無黨。夫康雍以來考證輯佚之學，實濫觴於宋末王應麟一人。應麟為朱熹再傳，是今之漢學皆朱熹學也。戴震、紀昀、江藩猶入反操入室之戈，是豈飲水思源之義。且近代經學大師，炎武及吳中三惠外，必推婺源江永。江之學亦出朱熹，其實事求是，更先於乾嘉諸儒。紀昀纂修四庫全書，於江所著各書推許備至，何獨於宋學一概末蘖，時有微詞，此亦好為門戶之見也。德輝此編，較陸德明經典釋文

簡要切近，持論平允，百年迷霧，曠若發蒙，以視陳澧之兼采漢宋，志作調人者，會乎遠矣。同光以來，今文公羊之學大倡，其意正欲導人不讀書，以易行其邪說，怪誕虛誣，流為風俗人心之害。是書誼主匡救，力挽狂瀾，又不僅經學入門所必讀也。

六書古微十卷 觀古堂叢書本

國朝葉德輝撰。德輝有周禮鄭注正字考，已著錄。案說文之學，乾嘉大為昌明，校注詮釋者毋慮數十百家，其中以段玉裁、王筠、桂馥三家為最著。然段則精覈雖多，而竄改舊文，實足貽誤後學；王氏句讀，書尚明晰，未為精深，釋例則說多拘滯；桂氏義證，近于類書，本為未卒業之作，其餘諸家，以為互證之資則可，若云精密，固自鄶也。德輝此書於指事象形之字，辨之甚明，於同字假借、同聲假借引申最洽，是皆治小學、讀說文之人自來未經深考者也。後附釋人、釋尖、釋習諸篇，皆前人未經道過，開闢叢殘，信許氏之功臣矣。特書中指事，故本書三部首云：从三數从上，應有天地人之道也句，方知三數即天地人，釋人包部首，已于未成形是也。首下應有象人褢妊已在中句，已字應作㠯字，方與上變而為㠯文連貫，此或校勘漏略，不足以害此書大旨也。卷八闕字，前人稱引皆云四十七字，德輝命其從子啟勳檢補，斠聆實畧多五字，合之實五十二字，可見其不人云亦云，不為稗販者所誤矣。德輝嘗謂說文非字學，乃漢學，五百四十部首可斷其非倉頡之

原文增易之字、大半由假借而孳乳、注解意義、與漢儒經傳訓詁本同、大抵各有師承、別爲異義、不必許書是而他書非、如許慎鄭玄同時巨儒、而其說解文字形聲往往彼此歧異、說文解字、广部庌、廡也、从广牙聲、周禮曰夏庌馬廡、堂下周屋、从广無聲、而周禮夏官圉師注、玄謂庌廡也、廡所以庇馬涼也、木部槸、木相摩也、从木埶聲、而考工記輪人則無槸而固注、玄謂槷讀如涅、从木熱省聲、豐部有丟豆之豐滿者也、从豆象形、一曰鄉飲酒有豐侯者、而儀禮大射禮有豐冪用錫若絺注、

玄謂豐以承尊也、說者以爲若井鹿盧、其字从豆、進聲、若此類者、義訓形聲、皆不相合、可知西漢諸儒距蒼頡造字時久、原文屢變、不一致、望文生義、亦事理之常、故其造作此書、不拘守於一家之言、循其迹以求六書之正義、探造字之本原、固無以議其後矣、前有孫宗衡序、後有受業劉肇隅跋、左念康跋、從子啟勳跋、敘述此書大旨甚詳、劉跋稱德輝解篆籀、不信金器銘辭、以爲金文非如說文有徐鉉徐鍇兄弟專門校勘、可以取信、又謂近世阮元吳榮光吳雲潘祖蔭、雖考訂精嚴、然其真其僞、不能千人共見、即如莊述祖說文古籀疏證、嚴可均說文翼、吳大澂說文古籀補、意在補說文之闕佚、其實與許意絕不相符、故此書全文概不闌入、雖爲獨具卓見、然其說文籀文考證一書、引金文相發明者多、是德輝三十年前所不信者、三十年後始信之、可見其虛心向學、非徒好逞異說、妄下己意、墨守陳言也、啟勳、字定侯、又字更生、著有說文繫傳考證已著錄、

釋人疏證二卷 觀古堂叢書本

國朝葉德輝撰。德煇有周禮鄭注正字考，已著錄。是書大旨以孫星衍釋人全取說文中身體之字，分類成文，所以補雅訓之闕，孫馮翼釋人則以十幹分部，故取二家之說，訂訛補闕，為之疏證，不獨有功小學，於醫家鍼灸、法家檢驗亦有所裨益，非獨(僅)許氏一家之學也。書中女陰謂之也，注說文也，女陰也，从乀象形，乀亦聲。謂顏之推、王筠、孔廣居直言其鄙謬，為非以為許君必有所救其說，是也。易曰男女構精，萬物化生，聖人且不諱言，何能以鄙謬責許氏，蓋上古之世，無宮室之美，無衣冠之飾，人民穴居野處，知識簡陋，耳聞目見，先在人身，故舉凡人身體之字，或象其意，或象其事，或象其形，或象其聲，發於黃[illegible]之性，蘁畫為記事之文字，所謂甲象人頭，乙承甲象人頸，丙承乙象人肩，丁承丙象人心，戊承丁象人脅，己承戊象人腹，庚承己象人臍，辛承庚象人股，壬承辛象人脛，癸承壬象人足，其餘如眼耳口鼻、臟肺胃腸，無不應有盡有，一點一畫，皆出於自然，造後識別，日繁，文字因之而增加，許序所謂依類象形，謂之文，形聲相益，謂之字，孳乳而浸多矣。故許君校定說文，敘揚雄訓纂篇，亦幾增半，其中非必蒼頡之舊文，蒼頡亦非必皆古文之舊也。特許君去古未遠，當時周已博采通人，囊括古今，以成一代之文典，為六藝之指歸，循其迹以推尋，猶可得始製文字之精意，後世去古遠，通文字之孳乳，隨時代而𨼆滋，人類知識語言亦隨文字循環而增進，安可據以為非難許氏，是蓋俗儒啚夫，玩其所習，蔽所希聞，不見通學，不覩字例之條者也。

書林清話十卷 觀古堂刻本

國朝葉德輝撰、德輝有周禮鄭注正字考、已著錄、是書於宋元以來官私坊刻之得失、原板翻板修板之分、鈔本之異同、刻書之工價、以及刻書牒文、校勘諸人姓名、板刻名稱、或一板而轉鬻多人、雖至坊估之微、凡有關於刻書一類之事、無不類聚條分、注明原委、蓋四部之書刊刻盛於趙宋、而備於元明、諸家藏書志目題記、或有此而缺彼、或有一刻而缺其他各刻、此書彙聚各家藏本於一編、搜採鴻博、考證詳明、足以廣異聞、而

資疑助、非僅備於考訂也、首論刻書之益、以為積書與積陰德皆兼之、而又與積金無異者、則刻書是也、且刻書有子孫因之世食其祿者、有亂世因以保家者、是又與張之洞勸人刻書說所謂凡有力好事之人、若自揣德業學問不足過人、而欲求不朽者、莫如刊布古書一法之意、各明一義矣、其論宋刻書多訛舛、更足以破後來佞宋者之惑溺、至謂元皇慶壬子余氏勤有堂刻集千家注杜工部詩集、後其板歸廣勤書堂、附以文集二卷、後又轉售金臺汪諒、但改印記牌名、使非德輝富於儲藏、何能得此中竅穴、數特其論明毛晉汲古閣刻書、謂昔人謂明人刻一書而書亡、吾於毛晉、不能不為賢者之責備、業德輝從子啟勳拾經樓藏書題識著錄春渚紀聞、毛扆手校宋本後有扆跋云、本從鈔本付梓、後得宋本校訛補脫、而板已質人、未得校改印行、蓋晉當日忍秘冊之失傳、急於流布、後值鼎革家落、板已質人、得宋本而無力校改印行、亦事理之常、何能以此苛責毛晉、又論明安國之世家、謂希范曾孫紹傑輯希范年譜、述其先世印書、為不明

晰、蓋國所印之書、初學記為刻本、顏魯公集則活字印本、非初學記亦活字印也、業拾經樓題識書錄初學記、即為安氏活字本、雖德輝自序稱、盡一人獨賞之物、不如千人共見之物之足徵信、非秘藏亦非稗販、固不欲貽人口實焉耳、不知安國之有活字印本初學記、其緣希范年譜已言之、雖自來藏書家志目罕見著錄、何妨即以家藏本相證明、是則所謂不貽人口實而反滋人口實矣、然統觀全書、至為賅備、見聞既博、考證尤精、其津逮來學之功、固非淺鮮也、

書林餘話二卷 活字排印本

國朝葉德輝撰。是書為書林清話刻成後所輯，前有序云，以前所採宋元明人及近今諸儒說部筆記涉于刻書之事者，未得編次收入，又己所論述，為前所遺者，略事理董，分為上下兩卷，名曰餘話，謂不足以續前話也。書中於刻書闕文，如用白匡或墨塊，論之頗詳，曰用白匡者，必出古書鈔本，而刻本因之，用墨塊者，則出宋時刻本，在校者猶有訪求善本待補之意，非若白匡之已成闕文無從校補也。又論刻板有雙線單線、白口黑口、魚尾耳子等名，極為精覈，此皆諸家題跋文中以為無關要義，不詳其義者。其實宋板多雙線白口，宋末麻沙本多單線黑口，至元相沿成例，仍尚黑口，明初沿元之舊，成宏間多黑口，嘉靖多從宋本仿刊，故多白口。一朝有一朝之風氣，一時有一時之好尚，此則研求板本學者所應知，不得謂之無關要義也。至論楊守敬留真譜，謂留真二字之名稱不善，應易名為書範，即本蜀銅書範之義，尤見其精心績學，確有根據，非枵腹空談者所能望其項背也。

夢篆樓訪碑錄二卷 手稿本

國朝葉德炯撰。德炯字容皆，江蘇吳縣洞庭山人，流寓湖南湘潭，遂寄籍焉。諸生，通篆籀之學，工詩古文。是書大旨以孫星衍寰宇訪碑錄、趙之謙補錄二書就外闕漏，取家藏金石諸刻加以補證，並益以新出土為星衍之謙所未見者，編為二卷，閒又徵引羣籍，糾正宋趙明誠金石錄之外謬，所錄上自夏岣嶁碑，下至明墨選堂集帖，凡一千四百餘種。書中漢廣漢縣令王君神道，德炯謂此縣竹令也，宋洪适隸釋云繳雜篆體，縣字作白下木，略與縣字相混，故趙明誠誤作廣漢縣令，而謂其借苓為令也。又此本無年月，明誠誤合劉讓閣道題字為一碑，故以為建寧元年十月造耳。又漢無極山碑，德炯謂顏之推家訓曰，詩有渰萋萋、興雲祁祁，當是興雨，趙明誠謂顏說無據。案漢書食貨志作興雲祁祁，與韓詩外傳及呂氏春秋務本篇同，後漢書左雄傳作興雨，李善注靈臺詩曰，毛詩曰興雨祁祁，然則作雲者韓詩，雨者毛詩，固不可謂顏氏為無據也。又漢都鄉正街彈碑，德炯謂

趙明誠曰都鄉正街彈碑莫知其為何碑洪适曰水經平氏縣有南陽都鄉正衛彈勳碑趙氏誤認衛為街遂云莫曉其何碑均為疏漏案周禮地官里宰以歲時合耦于鋤鄭玄注鋤者里宰治處也若今街彈之室賈公彥疏曰漢時在街置室檢彈一里之民故碑文曰愛恤民隱為民約自是之後黎民用寧吏無苛擾之煩野無愁痛之聲又曰臨時慕顧不煩居民碑在汝州昆陽城中惜文字磨滅過多不能成文然其為檢彈里民繇役數條勸導之碑固無疑義也又

漢司空掾陳君碑額德炯謂洪适曰此即蔡中郎所作太邱第三碑也碑中自有太邱名字趙明誠作太邱次子諶碑誤矣案後漢書陳寔傳父子並著高名每宰府辟名常同時旌命恐父子皆當以司空掾色也明誠不能認碑故指為諶耳援據詳博深足為考證之資非惟可補金石家之闕漏即解經讀史者亦均有所裨矣

北游文存一卷 活字排印本

國朝葉德輝撰德輝有周禮鄭注正字考已著錄是書為辛酉寓京時所作文三十餘篇其中或考證經典或辨別泉幣或精研金石或概論詞曲或詳究五行不僅文章典則高雅亦多關於考訂之資後有門人蔡傳奎跋稱其於學無所不通信為篤論又稱其生平不喜龔定盦之文又不喜談墨子然其為張彥雲作定庵年譜外紀序陳詒仲作墨子正義序皆隱約其旨有娭外之音大抵自珍之文以好用釋子書

之故致文體不潔識者詆為旁門墨子以節用兼愛節葬之旨為孟子所斥況晦有年且覽其文章固亦辯士其書非必墨翟之文殆其門人小子所記錄耳德輝非之識為有識書中與舒貽上論星命四書鴻博奧衍於五行生成之數天地自然之理推闡靡遺於五星日月之會出沒之患吉隆之喜均能索解其所以然此即聖人知命之術非德輝之閎博誰能窮其根源蓋星命之學出於易家談命必兼星漢王充論衡塙信其有里理故虞仲翔注易主卦氣鄭玄注易主

文長皆星命之本也文韓詩外傳疏證序說先集證序新序集證序皆以其合於以經證經之例故極贊許之與非德輝胸羅萬軸爛熟經典何能得此耶肯綮至其為文則無一字無來歷書卷之氣流溢行間不必繩以宗派家數亦無愧古文家之正法眼矣造句選辭之雅飭又其餘事耳

山居文錄二本 觀古堂刻本

國朝葉德輝撰德輝有周禮鄭注正字考已著錄葉德輝論文不主宗派以為文以載道事理通達雖隨手粘搆自有義法可循果其經史諸子百家文集積累在胸則其為文必簡古而有法度大抵非本原經術精熟義理決無佳文德輝以閎博之才研思經義於漢唐注疏皆能爬梳抉摘獨出心裁故其文章不主宗派而自有宗派可循讀其全書無不文從字順無一語詰屈聱牙典雅贍實不蹈剽竊摹擬之習其歲寒居士制藝序漢石刻孔子見老子畫像跋論文字源流書論鐘鼎彝器文字書論古篆書論刻印書金文豐貝蓋三字通用考多有裨於考證江西文廷式謂湘中為常州派學者惟德輝一人蓋以孫星衍張惠言相期許也此為丙辰以後還蘇州洞庭山中之作從子啟藩編刊於壬戌仲夏跋稱此外尚有與友人論事書十數篇推論古今國家興亡之數人才消長之機以其與學術無關故皆不入錄云此可見其編次之宗旨矣至古韻通說書後謂最不喜古音今

音之爭辨、正韻叶韻之糾紛、尤可為後世舍田芸田、耗用心力者下一鍼砭。蓋人之名物、必先有音、有音而後就其所名之物造之為字、其字即以原呼之音而定為聲。聲有清有濁、有輕有重、有長有短、有疾有徐、有高有下、此則四方分域、各表其音之不同、豈一地一域之音所能統攝、是天下有方音無正音也。九州之大、以何地音為正、以何地音為古、此人所不能指定者矣。且古音即前古方音、展轉遞變而成今音、故古音有存者、有亡者、然何者尚是古音、則又無從指定矣。至於積字成句、積句成文、詠歎長言、而後成韻。韻者均也、說文土部、均平徧也、从土勻聲、本無音韻之義。蓋文字至於平徧易誦、而韻自寓其中、三百篇中、民俗之作為多、初何嘗如後世詩文集家之尋檢韻書而後下筆耶。

覯古堂駢儷文一卷文外集一卷　觀古堂刻本

國朝葉德輝撰。德輝有周禮鄭注正字考、已著錄。案國朝以四六名者、推宜興陳維崧及江都吳綺、二人均原出徐庾。維崧泛濫於初唐四傑、以雄博見長、綺則出入樊南諸集、以秀逸擅勝。後章藻功欲以新巧勝二家、遂直為別調。然其思綺堂集、亦頗見稱於時。乾嘉時仁和袁枚、錢唐吳錫麒、寓單行于偶儷、異曲同工、一以疏爽勝、一以整飭勝。近日南皮張之洞合二家而學之、遂成一時作手。大抵駢文本分兩體、一文選體、一徐庾體、文選用字、徐庾用典、用字者、漢魏兩晉諸家、其源與古文合、用典者、齊梁陳隋初唐四傑、沈博絕麗、遂與古文分途。德輝天資高邁、記誦亦博、負其縱橫排奡之氣、長於駢文、其墓志碑記、尤近唐人、不失六朝四傑之舊格、精切而有本原、由於貫穿典籍、不止涉獵浮華、故運筆行文、無不隨心所欲也。後附文外集一卷、均遊戲之文。夫名士風流、不拘細行、詞人常態、綺語難除、韓偓香奩、不入內翰、而自別行、黃之雋集唐人之句而為香屑集、自成一體、刊除庶不乖風雅之正、著錄亦可為揮麈之資、特以文章各有體裁、編錄亦各有義例、既未溷而為一、集外別行、故併存之、以備文章之別體云爾。

觀古堂詩錄十二卷 觀古堂東刻郎園詩鈔本

與朝葉德輝撰。德輝有周禮鄭注正字考、已著錄。是書凡分九集：南游集一卷、則辛亥避亂游南嶽、舟行無事、途中和杜工部經花石戍空靈岸晚州等而作也。朱亭集一卷、則寄寓朱亭山中、與謝家鈺倡和之作也。集中十憶詩十首、於時局滄桑之候、而于書畫碑帖泉幣刻板之眷戀、情見乎詞、其殷殷好古之心、有足多者、詩之工拙固不論也。書空集一卷、則壬子以後所作、中多懷人之詩。歲寒集一卷、則亦辛亥避亂時、感物懷人而作。漢上集一卷、則甲寅避兵漢口、與日友酬倡而作。于京集一卷、則甲寅重寓都門所作也。還吳集四卷、則自丙辰自庚申避暴吏之侵、寄居蘇城時所作也。浮湘集一卷、則壬戌家居時所作也。北征集一卷、則辛酉北游京師客中所作也。德輝於漢魏以下迄於有清乾嘉詩文專集藏庋甚富、覆績有年、雖詩不恒作、而功力甚深。從子啟勲稱其平時不欲以詩文名世、故所作恒棄擲不存、此為錄亦啟勲兄弟者、編刊于己未仲秋。其詩出入騷賦、極芬菲悱惻之思、駘蕩而不失於輕佻、縝密而不失于獺祭。嘗謂不工五古五律、最長者七古七律七絕。七古學兩家體、一學昌黎、一學梅村。七律學宗元人者多、學義山者少。七絕則兼取遺山漁洋、皆正宗也。長沙王先謙每稱其詩為得正法眼藏、良非虛美。大抵德輝才華絕世、華貴雍容。律絕多得力於玉谿山谷、古風多得力于老杜昌黎、而自成其體。長篇險韻、出奇無窮。平時每謙稱詩不能工、比于時文之難、深入則尤艱苦閱歷之言也。集中十憶詩、三根詩、置之翁方綱張廷濟兩家之間、固無愧色。宜乎早負盛名、為當時名流所推重、執耳騷壇。今讀其詩、聲調風趣、兼而有之、殆其涉于考據考深、固無施而不可耶。德輝死于丁卯三月匪亂時、人以其弔禰衡詩亂世人才刀俎物為其詩讖、不知此蓋寄慨之詞、並為衡惜耳。然文人名蹇、是古今有同慨矣。

覲古堂文稿四冊未分卷 手稿本

國朝葉德輝撰。葉德輝平時與及門諸子論文，于宋則推崇朱子，明則歸有光，國朝則方苞、姚鼐、張惠言，謂皆粹然儒者之言，可以引為師法。若言精美，則推汪中述學內外篇。湘人則取湘陰郭嵩燾，謂其充實在曾國藩之上，巴陵吳南屏山林之體，不足比列也。觀其持論，具見其造詣淺深，宜其文章具有本源，不失矩度。集中辛亥以前所作，大都酬應之文，然明白醇實，固非澤于古者深，不能有此典雅也。辛亥以後所作，陳氏庚燠衢州孔氏夫子夫人楷象考、十二支長字古文多象劉翁致與貴仲深書、徵賞齋秦漢古銅印存序，皆有裨於考證。其餘金石題跋，精覈為多。蓋德輝學問長於考據，文辭是知卷軸在胸，偶爾發為文章，無不神與古會。至道咸六名臣畫像記，自注云此文極綜錯變化之致，若平鋪直敘，為六公作傳，真宋伯也，蓋為其精心刻意之作，直可接跡歸方，故自許甚高，毋怪其睥睨一時矣。且德輝家藏先德諸集，日夕寢饋其中，不待讀他氏之書，已足馳騁一世，何況兼之以博覽，安得不為一代巨儒。特名高者大謗亦隨之，故恒不滿人，而亦恒不滿於人也。然其才藻，則固非同時諸人所能幾及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

石林遺文二卷 手稾本

宋葉夢得撰。國朝葉德炯輯。夢得有春秋傳，已著錄。宋史藝文志載夢得有石林集一百卷，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亦載石林總集一百卷、年譜一卷。國初虞山錢謙益絳雲樓書目補遺中亦有之，其餘諸藏書家志目皆不載，殆久已無傳本矣。此本為夢得裔孫德炯所輯，僅從文獻通考及縣志所載，錄出編為二卷。蓋踵其兄德輝石林遺事而作也。夢得以文學侍從之臣，為南渡功臣之冠，日與諸名士文酒唱和，其零章斷什，往往散見諸書。如景定建康志、宋名臣言行續錄所載褒忠廟記、致奠楊忠襄公祭文，吳郡志所載吳郡本朝牧守題名碑記，此本皆未收入，未為完備。然夢得在南宋初號曰能文，典則高雅，可與陳與義肩隨。陳振孫稱其平生所歷州鎮，皆有能聲。王士禛居易錄稱石林晁氏之甥，及與元祐張文潛游，為詩文筆力雄厚，猶有蘇門遺風，非南渡以下諸人可望。平生邃於春秋，觀建康集中答王從一教授一書，可見其梗槩。其推重可以想見。原集既已無存，則此裒輯之編，僅存什一於千百者，亦不能不錄，備一家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

消夏百一詩二卷　覲古堂刊本

國朝葉德輝撰。德輝有周禮鄭注正字考，已著錄。是書成于光緒丁未，蓋舉其家藏明以來名人劇跡便面畫冊如千葉而作，名曰消夏百一詩，則踵宋丑鑿古百一詩之例也。始沈周，終何維樸，注中採輯諸賢遺聞佚事，足以論世知人，非僅收藏家可以援據資考證也。案題畫之詩，始於杜工部之李潮八分小篆歌、畫馬、畫松、畫山水諸作，元虞集以奎章閣學士鑒別書畫，本其職事，故集中題詠書畫為多，若專以詠畫詠便面成書，則始于德輝也。自序云：書畫誠為小道，然觀漢武梁祠、孝堂山石室畫像，可以考上古宮室衣冠之制度，聖君賢臣名人列女之事蹟；觀毛詩豳風圖、書無逸圖，可以知農家之月令，稼穡之艱難；觀宋人龍宿郊民圖、清明上河圖，可以覘北宋汴京全盛之風俗，南渡以後人心之去思；至於一動一植、一鱗一介，無不可以資多識而助博物。至理名言，洵為確論。蓋後世去古遠遠，欲考古制，端賴前人紀載。夫漢唐注疏，注不能明者，疏則繁徵博引以明之；疏不能明者，則圖表以明之。此六經圖之所以足資參證，與注疏並重也。北宗之畫，臺閣衣冠，筆陣方嚴，有漢石刻畫像遺意。昔馬融、鄭玄每以時制況周制，賈公彥亦以唐制況周制，則以北宗之畫而考古制，固可融會貫通，本非德輝一人阿私之言。且德輝於何維樸詩注中云：余謂君畫直與顏魯公書所謂折釵股、屋漏痕者同其消息，洵南宗正脈。自序亦謂百一之中，惟何詩孫觀察以生存人而存絕學，故殿後焉云云。則固又非持一己之見，專尚北宗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

古泉雜詠四卷 觀古堂刊本

國朝葉德輝撰、案隋志所載顧烜錢譜、唐志所載封演以下諸家錢錄、均已散佚無存、傳于今者、惟宋洪遵泉志一書而已、然洪氏于異布品多稱上古、未免無稽、而神品奇品更屬懸擬無據、識者惜之、自後踵而作者、代不乏人、偶有會心、各擅其勝、德輝早心茹古、入手選泉、舉其收藏、按時分詠、考訂同異、辨別真偽、大都根據典籍、無一語鑿空、又以精於許書、多識古文奇字、審定詮釋、無不犂然當於人心、此書成於光緒辛丑、為其中年之作、書中謂古文增省皆有意義、如齊刀中之厺厺化皆省文也、厺為㚉之半、厺為奆之半、即圜之省、化為貨之半、古化貨通也、推之厇易乚厺化、安陽為肴文、節墨夕乚厺化、節墨為即墨之增文、夕又邑之省文也、宋人誤以為古九、固非、今人或以為杏北、又以為法貨、又以為寶貨、古貨去貨、皆非也、貨古本作化、書皋陶謨懋遷有無化居、化居即貨居、疑古相承有此語、史記呂不韋傳曰、此奇貨可居、語即本此、自偽傳以易居釋之、而古義湮矣、又云、刀有一品作一刀字者、余讀為刀環二字。古環字自來圜譜均釋為明字刀、非也、刀環取於去而復還之義、即流泉布布之例、余所見明字刀、其明字變書不一例、增省繁簡、各以意為之、然終不得釋為明字、且有一品面文平列一刀二字者、然則讀為刀字、非凡揣矣、析點畫於毫芒、通形聲於訓詁、既可刊偽傳之野文、復可搜六書之奧秘、蓋考據為其家學、賞鑒本其緒餘、殫見洽聞、足資佐證、皮錫瑞序稱其斟酌三倉、提挏百氏、又稱其通經史之古義、正金石之遺聞、洵非溢美、雖其以古泉分詠、非詩家正道、然亦可以多識骨董之名、至其徵引賅備、有關經史、則錫瑞所謂龍背四足、孔僖之傳堪稽、背有三釘、憲宗之紀斯合、又不徒為博物之資已也、

觀畫百詠四卷 觀古堂刻本

國朝葉德輝撰。德輝有周禮鄭注正字考已著錄。此爲德輝舉其所藏所見之著名劇跡，上至兩漢石刻，迄于元明國朝，加以評論，以七言絶句詠之，並自注爲之考證。書中謂天堂地獄之說，實濫觴于離騷招魂，至六朝崇尚浮屠，演爲實事，以地獄入畫，不必始于張孝師、吳道子，謂董逌廣川書跋所載，爲疏于考據，雖言之近理，然亦究無確切顯證也。又謂古人一藝成名，聲施後世，其精神必有獨到之處，令人不可學步者，故雖同時僞作門客代筆，自不能逃明眼人之勘證，此則非多見古人書畫，不能有此慧眼，言之較易，行之實難耳。受業左念康跋稱師恒言賞鑒之事，當與考據之學相參。從子啟藩跋亦稱，若託於有韻之文，兼以考訂之學，則伯父此作，實足爲賞鑒家之指南，至詩學功深，又當別論云云。其著書之意，粲然明白，故此書抑南宗而崇尚北宗，以北宗如儒家之漢學，言之有物，不能託之空談，其重規疊矩，人物衣冠，可考古製，樓臺界綫，必準折算，動植飛潛之物，亦必象形惟肖，極體物之能事，固非南宗諸家，僅以雲山爲供養也，此則與董其昌之推尚南宗，各明一義矣。至徵引浩博，考證詳明，固非王世貞所能專美於前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

蘭汀存稿八卷　明刊本

明梁有譽撰。有譽字公實，順德桂林人。嘉靖庚戌進士，官刑部主事，移病歸，年三十六卒。明史藝文志梁有譽比部集八卷，即此蘭汀存稿，追題其官者名殊而實一也。有譽與李攀龍、王世貞、謝榛、吳國倫、徐中行、宗子相結社，以倡和為樂，都人無不標目七子焉。當有明聲氣之廣，氣誼之盛，無過前後七子，而前七子以李夢陽為魁首，後七子以李攀龍為魁首，此自來選詩家之定論也。自夢陽等倡言復古，謂不讀唐以後書，所為詩文，

遠則宗漢魏，近則取盛唐。李攀龍等繼之，文體為之一變，遂成一時風氣。在創始一二人學博才高，又據壇席高位，聲氣所及，靡然從風，縱其人雖有異才，欲與角逐中原，不得不就其軌範。其後學者摹擬太過，剽竊成風，啟虛聲浮響，轉輾即為人攻擊之資，胡應麟謂其少深沈之致，陳子龍謂其有摹古太似之譏，皆切中其弊。國朝錢謙益謂有譽通籍後，即與王李結社，其為詩詞意婉約，入社即移病去，又捐館舍最早，雖參與五子七子之列，而于叫囂剽擬之習，熏染猶未深也云云。謙益于前後七子好為吹求，指摘不遺餘力，而於有譽與有褒辭，殆亦是非之公有不可泯者歟。六七八卷為文，大都酬應之作，以言氣格，亦遜成為明人之文，無足深論也。前郭棐傳云，時嚴嵩當國，其子世蕃欲覘有譽，有譽恥為褻狎，遂謝病歸。然則有譽不僅以詩古文名，即以人品論，亦孤高絕俗之士，較之湛若水之序矜山堂集，稱頌其功者，是誠有霄壤之別矣。四庫全書前七子不錄王九

思、王家相，後七子不錄吳國倫、徐中行、梁有譽，而以吳集列入存目，與徐中行比倫，又有取于宗子相。此集則並存目而不載，豈當時未見歟？抑屏棄不錄歟？竊謂官撰之書，固應別裁偽體，然如前後七子自成宗派，自為一時風氣，苟收而不備，則其中之遷流變化，又烏從而定其是非耶？是則四庫去取之上，余有所不解矣。

快雨堂題跋八卷　道光辛卯汪氏刊本

國朝王文治撰。文治字禹卿，號夢樓，丹徒人。乾隆三十五年殿試第三人及第，官至臨安府知府。案文治以能書名海內，楷法褚河南，行效王蘭亭，天然秀發，較劉鏞、梁同書殆有過之。而其鑒賞之識又卓絕一時。收藏家得其片言，輒為增色。此為文治題跋歷朝碑帖名賢真蹟法書名畫之作，大抵吳門汪心農家藏物為多。心農子承誼裒輯成帙，並搜文治他所評識，彙而刊之。間附評語及前人題識，鼓琅琊王澍虛舟題

跋而徵變其例也。李兆洛序稱其持論婉嫿，不循常流，神理時出元章、山谷之外。姚鼐志公墓稱其少年為文尚瑰麗，至老歸於平淡。蓋文治年未五十，即耽禪悅，精于楞伽，本為位業中人，雖墮入文字業障，而性靈不昧，歷劫猶存。其詩通佛果，動鬼神，嘗自言其詩字皆禪理也。故書中論書，恒以禪語比況。其論董其昌書曰：余嘗謂晉人書如如來禪，唐人書為菩薩禪，宋人書為祖師禪。自晉而後，雖宋風不墮，然無有敢稱佛者矣。惟明董文敏料(崇)證書

禪，直入自在神通遊戲三昧，其殆辟支佛乎。菩薩雖造最上乘，而不能稱佛；辟支雖非最上乘，而不能不稱佛。此關階級，未易為新發意菩薩道也。可見其精熟涅槃，故評書作詩，皆有靈境，盡古今之變而自成一體。至其推崇其昌，可謂備至。且謂其深入右軍之室，以右軍神髓現顏米變相，正如菩薩應願作梵天主。況醉後援筆疾書，更是自在流出，妙哉(遠)至此乎。又謂其直追二王，當與顏魯公分鑣，使米南宮讓席，元以下無論已。其佳處全在天真，

故率爾落筆者愈妙。其實其昌書法全得力於歐北派(以)工夫為骨，所以能卓然自立。一生服膺元章(米)無垂不縮、無往不收之語，以為此八字為真言無等呪。故其真蹟在人間者，神明規矩，無一筆奔放之弊，為世人所稱。而或者以其不知碑學少之，譬如禪宗，終非正法眼藏，亦持平之論也。文治殆不免阿私所好矣。

重續千字文二卷　明毛氏汲古閣影宋抄本

宋葛剛正撰，并篆注。剛正始末未詳。據前淳祐八年自序，字曰悉卿，元吾邱衍學古編載續千字文，葛剛正書，字法極好者，未及剛正之仕履，固莫得而攷也。惟此書注中有伯祖丞相文定公邲配享光宗皇帝廟庭，繪像于閣，剛正忝在從孫之列，則剛正為江陰文定之裔孫矣。江陰縣志葛勝仲字魯卿，即此書注中所稱皇祐二年進士，朝散大夫，待其公韓作墓誌之文康公也。志載葛邲字楚輔，文康孫，謚文定，即剛正所稱伯祖也。而選舉志無剛

正名，藝文亦遺，志不及此書。宋元以來官私書目均未著錄，殆當時傳本甚希，故人多未之見歟。是書踵梁周興嗣次韻千字文，宋長洲侍其瑋續千字文而作，重續云者，再續侍其瑋之書也。全書仿其體製，為四言韻語，例亦不用複字，視周侍二書，文徑尤纖仄，而联綴皆有典可覈，自謂俱詮詁注，俾誨蟄幼，能發童之蒙，信不誣也。毛扆汲古閣珍藏秘本書目載宋板重續千字文云：世間絶無，並不如有是書，而篆書精妙，真奇書也。毛藏後盡歸泰興季振宜滄葦，而其延令宋板書目，未見著錄此書，

則宋板亡佚久矣。此為毛氏從宋板影抄，大題標篆書重續千字文五字，次真書同，蓋釋標題篆書書名也。次篆書水雲清隱丹陽葛剛正撰、并篆注，次真書一行同，亦釋上行篆書也。次本文篆書四字句一句一行，二行以下真書釋文二句，以下則注文也。全書真書體兼歐柳，字法勁秀，篆書玉筋文整齊勁挺，在當時必精工書者所摹，非傭書手筆也。收藏有洞庭席鑑玉照、道州何紹基子貞、湘潭葉啟勳定侯等印，流傳三百年之久，毫無破損，殆其精神刻苦，足以

自傳，故若有鬼神呵護其間者歟。聊城楊氏海源閣刊本改篆書為真書，改重續為三續，並佚自序，失葛氏之舊矣。

宋紹興秘書省續編到四庫闕書目考證二卷 觀古堂刊本

國朝葉德輝撰。德輝有周禮鄭注正字考，已著錄。宋史藝文志云：高宗移蹕臨安，乃建秘書省于國史院之右，搜訪遺闕，屢優獻書之賞。于是四方之書稍稍復出，而館閣編輯日益以富。當時彙次書目，得四萬四千四百八十六卷。至寧宗時續書目，又得一萬四千九百四十三卷，視崇文總目有加焉。此宋秘書省藏書之緣起也。王應麟玉海云：紹興初改定崇文總目、秘省續編到四庫闕書。淳熙四年十月，少監陳騤言，乞編撰書目。五年六月九日上中興館閣書目七十卷、序例一卷，凡五十二門，計見在書四萬四千四百八十六卷，較崇文所載多一萬三千八百十七卷。復參三朝史志，多八千二百九十卷；兩朝史志多三萬五千九百九十二卷。閏六月十日，令浙漕司摹板。又云：十七年，鄭樵按秘書所頒闕書目錄集為求書闕記七卷、外記十卷。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云：秘書省四庫闕書目一卷，亦紹興改定，其闕者注闕字於逐書之下。此紹興改定秘書省闕書目之始末也。續

宋會要載大觀四年五月，秘書監何志同言：慶曆間集四庫為籍，今按籍求之，十才六七，宜頒其名類于天下，總目之外，別有異書，並借傳寫。紹興十二年十二月，抄發。盱眙軍向子固言：乞下本省，以唐藝文志及崇文總目所闕之書，注闕字于其下，付諸州軍照應搜訪。此紹興採訪闕書之源流也。蓋當時崇文總目成後，而所闕之書既多，遂著為此書，頒行天下，以資搜訪。鄭樵亦據以作求書闕記。為至於編於何人，則當時奉敕官撰之書也。書中有見於崇文總目者，則或卷數多寡、書名之不同，蓋恐其本非一書，必待訪求後加以參證，可見其編撰之矜慎矣。且此目自宋浙漕司刻板以後，別無刻本。宋人官撰目錄存於今者，崇文總目已非完書，惟此目為最古，固考證家之所必稽，然曆來藏書家均祗鈔本流傳，學者無由共見。德輝以丁氏遲雲樓鈔宋本，倣大興錢侗攷證崇文總目之例，據宋人官私志目、舊唐書經籍志、唐書藝文志、宋史藝文

志、王應麟玉海引中興書目、尤袤遂初堂書目、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晁公武郡齋讀書志、通志藏目錄、勘其書名異同、卷數多寡、部類異同、一一詳載之。晁志原有衢袁兩本、今但據衢本、俾讀者易于檢尋、非於晁訂宋志之外誤於古書存亡、亦藉以資考證、固治目錄學者所必要之書、亦足以覘趙宋一代朝野崇文之盛治也。鄭樵通志略藝文略引四庫書目云、乃禮家之一類、四庫書目見於禮類、又見於兵家、又見於農家、又見於月鑑、而今本無月鑑一類、則此目尚有闕佚矣。

通志堂經解目錄一卷 沈氏刊本

國朝何焯編。焯有義門讀書記、四庫全書已著錄。案通志堂經解、崑山徐乾學健庵得章丘李開先中麓家藏書、益以常熟毛氏汲古閣、寧波范氏天一閣二家藏本、編刻於康熙十五年。其時遼陽納蘭明珠當國、子容若成德愛才好客、鄉試出乾學之門、遂受業焉。乾學以此板歸之、為之作序、盛推其校勘之功。觀于乾隆五十年上諭、有成德借名、乾學逢迎權貴之旨。姚際恆古今偽書考于子夏易傳下、亦云今崑山徐氏新刻有之。是此書當時並非出于成德之手可知。且所採諸家、偏于朱子一派、門戶之見既深、故林栗周易經傳集解、業已寫樣付刊、竟以其書與朱子為難、遂燬其板、且校刊殺速、校者太倉顧湄伊人本以詞學名家、非通經儒士、竄亂移易、訛謬滋多、頗為焯所譏評。特其所云有不盡可信者、如元胡炳文易本義通釋、非從汲古元本、係據明嘉靖精本重刊、蓋此書經兵燹亡佚、其九世孫珙及弟珍蒐遺書、得上下經而闕十翼、乃復彙蒐諸集中以補之。（案嘉靖元年刊本僅上序有此語）仁和丁氏善本書室藏書志載有此書云原本

殘闕、九世孫珙雜採他書所引舊說補完、別輯雲峰文集中易義一卷、嘉靖元年知郡武府事新安潘旦命鄧教諭玘校而傳之、並有其前後撰序、九世孫珙亦有後序、云通志堂本首有珙輯錄雲峰易義、春其為出自明時輯本而佚潘胡諸序、可知焯蓋未詳審耳。程端學春秋本義元時本有兩刻、一刻有句讀圈點抹、一刻無之。江陰繆荃蓀小山編京師學部館善本書目載有此書、云元刊本、半葉十行、行大小二十一字、黑綫口、經文提行、首行題春秋本義卷幾、次行某公下雙行小注、是書見元史儒學傳、而舊本流傳絕少、四庫而外、僅見通志堂經解本、據邵懿辰半巖廬書目引何焯曰、元刻有句讀圈點、甚精、東海盡刪去、今以此本證之、殊覺不然、云蓋焯之所見、不必即乾學據刻之底本也、凡此皆不免失於疏舛、然其中精核處亦多、不必以一二挂漏為譏矣。

通志堂經解目錄一卷　粵雅堂叢書本

國朝翁方綱訂。方綱有兩漢金石記、已著錄。通志堂經解刻于康熙十五年、凡白紙初印、板心無通志堂三字者、均崑山徐乾學刻成時所印、後以板歸納蘭成德、始于板心下方補刻通志堂三字。姚元之竹葉亭雜記云、通志堂經解、納蘭成德容若校刊、實則崑山徐健庵家刻本也、當時海宇鏡清、宗元舊槧流傳甚夥、乾學成德同居顯要、徵集散易、遂成經學之大觀、可謂偉矣富矣、顧搜羅卷帙至一千數百卷之多、而精者寥寥、不足供經師治經之用。嘉定王鳴盛西莊曰、子夏易傳、今所傳本多至十一卷、是宋人偽託、通志堂彙刻經解以此冠全書、無識之甚。長洲何焯義門於其目錄頗致譏評、信非苛論。方綱以焯為隨手校閱、有所未盡、取原書審核、作為此書、顧其中訂正者不過三數條、合訂、刪補大易集義粹言下云、按大易粹言今考定是宋方聞一撰、宋史藝文志作曾穜誤也、考宋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大易粹言

十卷、如溫州溫陵曾穜獻之集、朱彝尊經義考亦作曾穜、引張嗣古跋（案四庫全書著錄此書為宋嘉定癸酉張嗣古修補鄂州郡齋本）曰、右史易粹言、前太守曾君穜命郡博士方聞一所裒輯者也、蓋此書本為方代曾輯、亦如通經表之一題畢沅一題洪亮吉者相同、論者各據一本、固不必各疑為誤也、方綱復初齋文集經解目錄序云、徐氏所刻通志堂經解、近有以不全本別為目錄以瞞人者、故不得不就其原刻次第略舉卷帙原委錄為目、以備檢查云、然揭陽丁氏持靜齋書目著錄之宋孫莘孫老（覺）春秋經解十五卷、望江倪氏江上雲林閣書目著錄之宋無撰人春秋年表一卷、陽湖孫氏祠堂書目著錄之成德校儀禮正文十七卷、陽城張氏據以重刻于撫州本禮記後之唐陸德明禮記釋文四卷、均為方綱所未載、則此目不得謂之為賅備矣、

佳趣堂書目不分卷（讀古堂刻本）

國朝陸漻撰、漻字其清、吳郡人、其始末未詳、案序錄之學、所以考一代典籍之存亡、私家之藏、所以補一朝館閣之闕略、譬如入五侯之廚、雖不得遍嘗其鯖膳、而覽其食譜、不猶愈於過屠門而大嚼乎、此藏書之所以書有目錄也、是目首列置書年歲、始于康熙十四年、終于雍正八年、以一生精力搜羅宋元舊刻精鈔名校、悉具斯目、各書目下、或注某年所收、其有檇李曹倦圃溶、秀水朱竹垞彝尊所贈及己所贈于人者、亦皆于書下注明、特其於書名卷數撰人姓名某人所校所鈔雖記載綦詳、而於分門別類尚未釐定、似是隨筆編記之書、不過聊備記錄者、故各類多有不相屬之書、其蹤跡固可尋索也、觀其置書述略云、典衣節食、或手自鈔錄、或倩人代鈔、六十餘年無一日之間、則其好書之癖、可謂深入膏肓矣、今此目有空白一二行者、有空句至十餘行者、意蓋求其書而不得、故留餘行以待填補耳、然則以漻好之之勤、四部之書猶恨不備、則聚書誠大難矣、王文簡士禎居易錄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史部　目錄類

謂竹垞說、吳門陸醫士其清家有洪炎玉父集、元人鋭與權易啟蒙小傳、顧阿瑛玉山雅集、又阿瑛選張伯雨詩、皆毛氏刻十元人所不載、長洲何義門焯亦推重之、是其名動公卿、實以身繫文獻之故、非虛聲能盜也、曹溶彝尊既與先後訂交、而彝尊晚選明詩綜、猶賴溶之藏書、得以補生平所未見、故溶雖足迹不出里巷、名乃達於京朝、其視金俊明王聞遠、固同為隱君子中第一流矣、宜乎收藏家重其藏印之書、如何校毛鈔、豈非其精神有以傳之久遠哉、

孝慈堂書目不分卷 觀古堂刻本

國朝王聞遠撰、聞遠字聲宏、號蓮涇、吳郡人、黃丕烈士禮居藏書題跋記續錄稱、余所收王蓮涇家藏書最多、就中有孝慈堂書目分門編類、敘次頗詳、以之求蓮涇所藏、雖久散之本、按其冊數之多寡、紙色之黃白、幾如析符之復合、可知書籍貴有源流也、蔣光煦東湖叢記、蓮涇居士王叔子、著有金石契言、敘其知交七十七人、皆時人逸士、是則聞遠廣書之富、知交之廣、久為士林所欽、固非僻陋寡聞者可比、宜其藏書為人珍貴、書目至今流傳、較之藏家無目、及身而遺書星散、名姓翳如者、不識為幸事耶、經部分十八門、於四書之前、仍立論語孟子兩類、蓋欲略存古例、用意頗深、又以明人所說大學中庸皆為四書而解、非為禮記而解、仍附四書之末、不列禮記類中、亦為有識、家語雖為王肅僞作、非漢志之舊、實記孔子言行弟子遺事之文、別立續語一門、蓋謂其續論語而作、四庫全書以其不在誦習之列、出之儒家、此不明乎義例者也、史部

分三十三門其遺逸一門僅收井中心史忠義集宋遺民録之屬頗為光協蓋風勵臣節扶植綱常之義也惟子部分二十四門其藝術一門本足以兼括石刻書畫而必各分一類以碑刻與書隸入經部僅以畫類收入此門殊嫌瑣碎未為平允豈碑刻與書非藝術之一端乎集部分八門其詔誥一門唐志列於史部明黄虞稷千頃堂書目始移於集部次於別集則以文章為重失漢魏朋臺之義矣奏議自為一門始於元馬端臨文獻通考盡論事之文要不與當時政事有關非以才藻見重今列入集部未免不知重輕然其收藏既富於書之卷數冊數葉數撰人姓名某人序某人跋某人鈔本某人刊本某人藏書某人校過綿紙觀訂二紀載以資互考雖藏久散失無餘猶可按圖索驥得以略見秘書之名數並足以考見歷代校本源流則亦考古者所不廢略其舛駮而取其賅贍可也

補寰宇訪碑録五卷失編一卷 同治三年刊本

國朝趙之謙撰之謙字益甫又字撝叔號悲盦亦號思悲翁浙之會稽人是書以天下碑刻依時代先後編次而各注其篆書正書分書年月姓氏某地某人所藏于下起無年月秦漢訖元別以滄州至侶樵國均滄州金石志中所著録者補得數十種合題為失編附卷末蓋踵陽湖孫星衍淵如寰宇訪碑録而作所以補其闕遺也惟書中攷訂疏舛如唐宋尊銘乃篆書非八分書也宋戚石銘乃行書非正書也又如漢羣臣上壽刻石大興劉位坦考左側有口口原空判官都久閭明達題名者為北魏人書之謙據以列入後魏不知此乃唐人題名有潞州刺史李官名可覆按也唐宮闈令戚速軍監軍西門珍墓志云王元佐文元和十三年七月廿日王元佐署名從姪稱舉不可曉不知此乃鄉從姪鄉貢進士元佐文西門下尚有大夫二字乃官銜非姓也既誤士為王又誤以西門為姓無怪其不可曉矣吳縣潘伯寅祖蔭稱此書乃之謙少作後深悔之天津樊文卿彬稱之

謙倨傲多詐，言不足信。又稱此書鈔自溫晴舫(太谷孟元長志吉)、劉子重(大興劉銓福)、沈均初(南潯沈樹鏞)等寓，又益以高麗碑目成此書、誤處甚多，非其自得也，徒貪高價耳、永明周季貺星詒稱之謙此書、據劉喜海(諸城劉燕庭)三巴青古志、蒼玉洞題名考、海東金石苑、沈濤(嘉興沈西雍)常山金石志等書，益以翟云升(東萊翟文泉)隸篇碑目，及同時各家藏目，抄撮而成，故多舛誤，人亟亟付梓，漏闕彌甚，家無片瓦尺木，而欲萬間廣廈，俄頃而成，有此事耶、是此書成于抄襲，故所記碑地考之未詳、石之存亡亦未得其實，在漏略草率，宜其為諸家詬病所叢。然此書本集長洲顧湘舟沅、積谿胡荄甫澍、仁和魏稼孫錫曾諸人之力，搜輯而成，樊潘亦同為助訪之人，自序言之甚詳，皆當日富于收藏以金石名家者，何其疏略舛謬至此，蓋急于成書之過也。特樊潘既助之成書，忽于書成後特有微詞，殆其中有幽終疏末之事，鏃且之謙自記云刻既竣，魏稼孫自閩中寄書來，孫氏錄漢孔宙碑，不及碑陰，君補錄書仍未及也，務多之蔽，必忽近圖遠，是一大疏漏、

顧後懲戒，他[illegible]類是，為之憮然，謹記以志吾過，則之謙此書，已審慎至再，天下石刻，非足迹所至，僅憑他人紀載以相稗販，未有不以訛傳訛者，不僅之謙此書而然也，且其行之後，續撰無人，其用心勤至，亦頗有可取者，故錄而存之，以不沒其會粹之功焉。

杜工部詩評十八卷　杭世駿手鈔本

國朝屈復撰。復有楚辭新注，四庫全書已著錄。仁和杭世駿詞科掌錄：蒲城屈復見心，號悔翁，布衣。乙巳丙午之間，來游西湖，居紫陽山道觀，以所注漁洋秋柳詩徧謁名流。荆江東瑞章集古詩，晚游京師，弓刀侍衛之徒，皆從受業，頗有詩聲，遂自尊侈。論詩則詆訶老杜，注騷則掊擊紫陽，每為士大夫所鄙。袁枚隨園詩話：屈史赦岸自號悔翁，出必高杖，四童扶持。在京師見客南面坐，公使學詩者入拜床下，專改削少陵，喜詆太

白，以自誇身分，耳食者擬死奉若神明。又云：方望溪刪改八家文，屈悔翁改杜詩，人以為妄。余以為八家少陵復生，必有低首俯心，而遵其改者，必有反復辨論而不遵其改者。要之，抉摘于字句之間，雖六經頗有可議處，固無妨二公之舍其田而芸人之田也。據此，則世駿、袁枚均甚不滿於復，而于其改削杜詩亦未嘗全以為非。是世駿且錄其評點杜詩，至與士禎相等。（案此書前有世駿手跋，云並錄士禎、屈復兩家評點，旁鈐堇圃二字朱文篆書方印）足見前輩虛心下氣，不以門戶意見，沒其是非之公。

復於杜詩用功至深，故能指摘其疵纇，所謂不入虎穴，不得虎子也。舊有明王世貞、王慎中、國朝王世禎、宋犖、邵長蘅五家評本，早已刊行。此則僅此傳鈔秘蹟，于五家外又添一家，豈不多增一番眼界乎？然唐詩有初中晚之分，宋詩有浙派江西派之目。以學初唐者而評晚唐人之詩，以學宋詩者而評唐人之詩，派別即自不同，仁智各有己見，彼以為是，我以為非，既不能强人以從我，更何能強我以從人。古今評注杜詩者毋慮數十家，大抵牽

涉時事，則不免於傅會，專事評論，則不免於空疏。能作為互助之資，不能奉為天經地義，至理名言也。善乎杭世駿之言曰：馮鈍吟右西崑而黜西江，周己夫西崑沿於晚唐，西江盛於南宋，今將禁[illegible]之不為齊梁，禁齊梁之不為開元大曆，此必不可得之數。風會流[illegible]，人聲因之，合三千年之人為一朝之詩，有是理乎？持論通達，可為後世抉摘字句人非我是者痛下鍼砭矣。

疎香閣遺錄四卷 觀古堂刊本

國朝葉德輝編輯其祖姑小鸞遺事並傳記題詠而作、小鸞字瓊章、又字瑤期、吴江人、天寥葉紹袁之季女、橫山葉燮之女兄、生於明萬曆四十四年、歿於崇禎五年、年十七歲、未嫁而卒、葉紹袁當明鼎革時、隱於浮屠、與其室沈宛君宜修、暨子女輩怡情書史、一門風雅、冠時、小鸞生而早慧、工詩能文、著有返生香一卷、刋入午夢堂全集行世、其生前事蹟、歿後靈蹟、及其遺聞佚事、久為文人學士所艷羡景仰、歌詠散見諸

家集中、德輝裒集成編、首小鸞遺像、則從祠堂本縮臨摹刻、次疎香閣玉簪珮、則吴江縣令兗平王佛雲壽邁訪修墓址、得于近處農家、次疎香閣眉子硯、則亦壽邁得於袁浦市中、當時曾以拓本徵題、刻有硯緣集行世、次小鸞墓圖、則亦壽邁倩人所繪、並按圖誌分記、使後之憑弔者、知所問津、德輝據以重刻、首卷紀年、如年譜之例、蓋摘取天寥年譜、年譜別記、及其母沈宛君撰傳、涉于小鸞之事、或家事者錄之、二卷傳記、為小鸞小傳、及他書所記事蹟、雖各家紀載甚繁、非蹈襲、即沿誤、唯擇其言之雅馴者錄之、三卷冢墓、則墓圖兆域、及重修緣起、碑刻俱載焉、蓋其墓為咸豐時王壽邁及其裔孫戩甫、乃湊重修樹碑、立案於是、小鸞遺蹟、至今為過客景仰、憑弔流連、四卷題詠、則前賢及近代名人題詠遺像、與遺物之眉子硯、搜輯頗為宏富、述祖德之清芬、資後人之參證、讀袁枚詩話、不致誤為粵人游戲仙人、亦得長留遺蹟於後世、則此輯之旨、不其美

歟、

天寥年譜一卷續一卷別記一卷甲行日注八卷　吳興劉氏嘉業堂刊本

明葉紹袁撰、紹袁字仲韶、吳江人、天啟乙丑進士、觀政兵部、改南京武學教授、轉國子助教、陞工部虞衡司主事、庚午乞養歸、在家十四年、而明社屋、入山為僧、改號天寥道人、年譜作于崇禎戊寅、時年四十九歲、續譜成于乙酉、時年五十七歲、後事具甲行日注、止於順治戊子九月二十五月、正六十歲、距易簀前僅二日耳、紹袁生勝國末季、年負才華、一家夫婦子女、工詩能文、有唱和之樂、久為吳中佳話、顧乃室家多故、妻女慘亡、陽九重逢、篤病交迫、譜中敘次字字傷心、至今讀之、猶覺當日情景之淒黯、人生罹此、其何以堪、差幸其生前則妻女同證真靈、歿後其子橫山燮以循吏兼文苑、衣鉢有傳、當時奉為儒宗、後世禮之欒社、其孫元禮舒崇垂虹佳話、恍惚魏晉間人、至今逸事流傳、膾炙人口、書香繼世、流澤孔長、代有賢子孫、為湖山生色、汾湖靈秀之氣、鍾毓于紹袁一家、天雖阨之於生前、似猶慰藉于身後也、譜中載登萊有忠義十萬、不肯從賊、又不肯從清、遣四人間關千里至南都、求朝廷虛名劄付、以振義旅、而奸臣馬士英索賄[illegible]萬金、四人大慟而去、是可與錢澄之田間集所紀馬阮之事足相參證、當時羣奸蔽天之罪、公論自在、何所逃於天地之間、又譜中載金陵大盜徐復假稱中山王裔、衷四履名莊、誤信之、尊為上客、遂致毆轉上矜、因以兆禍、劉承幹跋謂徐宏基襲封魏國公、金陵失守、率拏避至吳江趙田之袁進士世奇家、樹幟起義、勒村富助餉、凌紳士陸醇儒之弟、醇儒憤乞師於黃蜚舊部、得三百人、焚袁氏宅、宏基投分湖葉氏、葉縛而致之陸、殺之、並其妻拏、而袁氏屋焚家燬矣、閩中賜謚莊武、此譜以大盜胥稱中山王裔、亂世真偽莫辨、亦心傷袁氏為宏基受累耳、按此事見沈彤吳江縣志五十九舊事、引大事記、然附注云、按明史徐達傳、弘基卒、謚莊武、子文爵嗣、又南都搢紳錄甲申秋弘基守備南京、乙酉春無其名、疑大事記所云非弘基事、姑錄備考、又按大事記云其子年十五、方被圍時、登屋發三矢、殪三人、已

而被執亦叢射而死田陸籍來家貲裝兩巨艦以去而明史有子文爵亦不詳其在吳江起義事則沈彤縣志識疑洵為有見然則此譜以為大盜冒名必真確矣蓋紹來多親得於見聞紀載本無曲筆是皆可為博考參稽之助有裨於史學固非淺鮮也

石林遺事三卷附一卷 道光辛亥觀古堂刊本

國朝葉德輝撰德輝有周禮鄭注正字考已著錄是書以其先德夢得仕蹟著述雜事編次為三卷而以投贈詩文附焉其採輯諸書如王明清揮麈錄岳珂桯史姚寬西溪叢話一一注明卷數於下讀者可以覆案而於夢得事業學術一覽可以全知葉夢得為紹聖舊人徽宗時嘗司綸誥於朝章典故夙所究心文復博通羣籍以詩古文名詩則工於變化風格遒上思力沈摯能卓然自闢蹊徑文則簡嚴密栗高雅典贍猶有北宋之遺風而其藏書之富著述之多並世殆無其匹宜乎為當時名流推重惜其所撰述失傳者頗多佚事遺聞紀載殊嫌散漫葉錄成書以資考鏡固為賢子孫之責然非德輝之博聞強記何能秉筆而成之其表揚先德之遺徽當與津逮來學之功並重不得以其為一家之家乘而忽視之也其著述一卷考證詳核尤為有關文獻固不能僅以徵引繁富稱之矣

明葉紹袁一家夫婦子女之詩文也。紹袁有天寥年譜，已著錄。業此書明崇禎刻本十種，首鸝吹集二卷，附梅花詩，紹袁室沈宜修作，宜修字宛君，沈璟所撫女也。次愁言，並附一卷，紹袁長女紈紈作，紈紈字昭齊。次返生香，並附一卷，紹袁季女小鸞作，小鸞字瓊章，又字瑤期。次百旻遺草，並附一卷，紹袁仲子世偁作，世偁字聲期。次窈聞一卷、續一卷、徵仙錄，紹袁悼小鸞作。次伊人思一卷，紹袁室宜修選同時名媛詩文作。次秦齋怨一卷，紹袁悼其室宜修作。次屺雁哀一卷，紹袁輯諸子弟兄女兄弟作。次彤奩續些二卷，紹袁輯諸名媛弔紈紈、小鸞兩女及已悼兩女作。此外有靈護集一卷，紹袁三子世傛作，世傛字威期。鴛鴦夢一卷，紹袁次女小紈作，小紈字蕙綢。瓊花鏡一卷，紹袁為小鸞徵仙錄追影而作。徵仙錄今不傳，或即瓊花鏡之異名。都十二種，蓋各種廼先後陸續付刻，彙印多少，故不同也。乾隆

戊寅，紹袁四世從孫恒椿者重行選刊八種，後有跋稱：先虞部公手定十二種付梓，曰午夢堂集。丙子秋，杜門習靜，補其缺，訂其訛，共得鸝吹、香雪吟、伊人思、愁言、鴛鴦夢、返生香、窈聞、窈聞續八種，謹付諸梨，閱再寒暑而告竣。其靈護、百旻續些、秦齋怨四種，以語多悲寂置之。是當時所行全集無屺雁哀、瓊花鏡，而所謂十二種者，較之崇禎刻本，乃析窈聞、窈聞續而二之，香雪吟即梅花百詠，原本附鸝吹之後，而此亦別為一種，以舊本十二種校之，實只六種，而所據本多鴛鴦夢一種。宣統辛亥，紹袁裔孫德輝參校崇禎、乾隆兩本，編次付刊。其瓊花鏡一種，乃道光末年吳江縣知縣宛平王壽邁所輯硯緣集彙刻本，後有紹袁八世從孫乃溱者跋，稱為午夢堂集之一種，不知崇禎、乾隆兩刻何以未及列入，疑莫能詳也。紹袁生勝國啟禎末季，目擊朝政昏黷，退隱林泉，一門風雅，冠時足以優游晚景，而乃室家多故，骨肉凋亡，日坐愁城

貧病交迫兼以運丁陽九感憤哀傷禾黍狄風滄桑故國河山風景擧目淒凉家國遭遇之窮未有如貽哀之甚者然天畀貽哀以芬芳悱惻之文心天必置貽哀于鬱邑欷歔之時地屈原愁思而發作康衢痛哭而名成使貽哀生長太平作爲詩文不過歸唐附八家之末流何李振七子之浮響安有此哀感頑艷之筆傾倒古今顧刻者乃以語多悲寂少之詎足以知貽哀之深也耶

田間文集三十卷 康熙間刻本

國朝錢澄之撰澄之有田間易學四庫全書已著錄案澄之爲文磊落英多詳盡簡潔與戴名世文同一風氣是知桐城一邑以文章爲二百年海內主盟其由來漸矣長洲韓菼序稱其文明理辭達意雅不欲附一家絶去塗飾單行孤詣本非虛美集中有關末明文獻者如太白劒集序秦人掘李自成祖墳得枯骨黃毛腦後一穴有赤蛇生角因函其顱骨並蛇腊之以聞而自成以敗是可補野史之不詳並可徵亡明者之有天意存焉然莊烈固非亡國之君也文學劉臣向墓表甲申之變南渡立國馬士英阮大鋮用奸亂政益修舊怨與大獄凡東林復社計一網盡之可見馬阮小人行徑蔽天之罪實足以促明之亡書有學集後謂余過虞山拂水山莊示之以詩曰半生出處滋多議一代文章定許傳而虞山自言其詩文載在有學者遠過初學集今一再讀之似不盡然蓋深惜謙益之晚節不終而有學集中實無達

無遠過初學集之文本非其由衷之言耳、大抵澄之所載多親得於見聞其於阮大鋮雖以世戚通家去之若浼於錢謙益雖文字契好、亦謂其如此讀書不如不讀（澄之次子所輯年譜有此語）生平直道、不肯阿私可以概見不獨其文之足傳其紀載之事之可爲信史亦足以傳矣、集中田間集自序曰錢子游十年歸、歸十年始有廬、廬在先人墓傍、盤瓜田盈畝爲之環廬田也、故名曰田間云、澄之生際衰明、目覩群奸之植私背公、祖國淪亡、慷慨悲憤、鼎革後、隱居田間、有首陽之風、集首爲夷齊論、是可以覘澄之之志、其氣節有足多者矣、乾隆禁燬書目、列入軍機處全燬書、集經禁燬、故四庫全書並存目亦無之也

田間詩集十四卷　舊抄本

國朝錢澄之撰、有明啟禎之際、君子小人雜還並進、元黃水火恩怨相尋、大抵置君國而爭門戶、獨澄之以諸生奔走國事、間關於閩贛粵桂、參與軍謀、國變後南奔、以僧服終、案澄之在閩則以黄道周薦、試授推官、在桂則以瞿式耜薦、御試授庶吉士、又從黄道周學易、傳其緒餘、道周式耜均以不屈殉難大節凜然、澄之師友相承、故其詩文多慷慨悲歌、有故宮離黍之感、其間關愁歎之狀、備見於詩、微而顯、隱而敦、哀而不怨、眷懷故主、終始不渝、自序云、吾詩悲非世所樂聞、其聲往往激楚也、又曰夫詩言志、我遭遇如此、欲不悲得乎、其志節可見、則不徒詩之足傳矣、杜蔭明人詩品云、錢幼光（原字）秉鐙（原名）禁罔潛蹤、麻鞋間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屢變而不窮、要其脈深得香山劍南之神髓、而融會之、錢牧齋取其詩入吾炙集、蓋深好之也、韓菼田間文集序云嘗讀先生之詩、沖澹深粹、出於自然、度王孟而

及陶矣。今觀集中之詩，多以才藻見長，其悲楚激昂之音，則由家國傷心，多所感憤而致，觀其全體，不僅出入香山、劍南已也。集為其子鎏祖所編，別有左子直潘蜀藻刊本，編為十卷，詩五百八十首，較之此本多，節刪其悲憤之詩，殆為時諱，不足以覘澄之之本志，故以此本著錄，亦數崇風教、扶植綱常之義也歟。

孟子劉熙注一卷 觀古堂叢書本

漢劉熙撰。國朝葉德輝輯。熙有釋名，四庫全書已著錄，提要云：熙字成國，北海人，于其始末未詳。案隋書經籍志載劉熙注孟子七卷，唐書藝文志同，李善注文選、裴駰集解史記、顏師古注漢書，往往稱引其注。至宋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始不著於錄，則其亡佚當在五季之亂矣。國朝周廣業、馬國翰、宋翔鳳均有輯本。德輝以唐馬總意林、梁顧野王玉篇及釋慧琳一切經音義所引，三家輯本均失采錄，即文選注、史記集解、漢書注所引，為三家所漏載者，並為搜討，輯成此書。又以劉熙後漢書無傳，其事迹略見于三國志韋曜、程秉、薛綜、許慈等傳者，知其為當時大儒，故輯其佚注，並為事蹟考一篇，附之卷首。蓋熙中平中徵為博士，尋除安南太守，後避寇交州，故程秉、薛綜、許慈俱從之游，伏滔論青州才士，先稱衛而後劉熙，衛卒于建安中，則熙卒尚在其後，當在吳赤烏年也。德輝自序謂此書表章漢儒注經之功，而補陳范二史之闕，洵非夸誕，序

中並謂周本有牛山一條，馬本不錄，考牛山注見續漢書郡國志劉昭梁人所引非劉即趙，與趙不合，可知爲劉，且潁川郡注引孟子注嵩高之北未稱何人，而史記集解引稱劉熙注，以茲類推，則劉昭所據與集解同矣。辨別精確，固讀孟子者所應知，雖殘珪斷璧，亦所謂過屠門而大嚼，雖不得肉，聊且快意也。今以其有裨於經義，特附之四書類焉。

天山自敘年譜一卷 舊抄本

明鄭鄤撰。鄤字謙止，小名奶孫，號峚陽子，武進人。天啟壬戌進士，選庶吉士。鄤性耿介，工詩能文，旁及禪玄，與文震孟、陳仁錫齊名，有三詞客之目。是譜爲其自敘，本文集中之第十六卷。鄤以在明一阨於客魏，再阨於溫體仁，卒之死于門戶之禍，其詩文集乾隆時列入軍機處奏准全燬書，故傳本極罕，差幸尚有此譜流傳，得藉以考見鄤之行徑。觀譜中自敘，天啟二年文震孟疏刺客魏，留中不下，鄤即繼之，疏引武廟時權璫之燄，神廟時姦輔之壽蠹，蓋有所喻，幾罹不測。又敘天啟六年，都中盛傳六君子傳及黃芝歌出文鄭之筆，禍且不測，諸君子之過者，予皆不避形迹，周旋送之。又敘崇禎八年，抵京見朝時，雖明知己與文同患同年，文溫方相搆，及見溫於朝房，與體仁答辯，高談闊論，不避忌諱，忤觸體仁。人謂其自恃文名，自取慘禍，誠哉斯言，而其一生大節，不避權貴如此，可以見其大凡。葉向高稱其爲三吳名士，並謂滿朝耆舊無不重其爲人，孫慎行

與之商確易義至譽之曰邵堯夫黃道周自謂文章氣節不如鄭鄤復為文以志其墓於福王南渡之時是鄤當時本負盛名為清流所推重陳繼儒序其集曰子瞻自言平生以口舌得禍盡言行傷危邦有道則可邦無道則不可天聾地啞豈曰侍兒意者文昌之師乎崟陽子訪予予嘗以此語薦之譜中自敘亦云余肝腸太熱口語太直取嫌取忌叢謗叢疑是鄤之口直取尤名高得謗不獨繼儒知之特相箴規即鄤亦何嘗不自知之特其侍

才傲物鋒鋩太露有不可止遏者固不料禍發如此之速更不料不死于瑞而死于體仁也至鄤之杖母奸妹則鄤東城生日詩有云三娶孤女媼婦翁亦有無媳還盜嫂從來毀譽本如斯萬憤百憂真草草讀此則可不須言而自解矣豺狼當道安問狐狸永叔多帷房之謗文山來歷服之譏人高張賢士無名自昔已然亂世人才刀俎物不僅為彌衡一人惜也

書目答問不分卷四川原刻本

國朝張之洞撰之洞字香濤又字孝達又字香巖號壺公一號無競居士南皮人同治癸亥進士官至體仁閣大學士卒謚文襄是書為其督學四川時舉以訓士者於經史子集四目外加以叢書目別錄國朝著述諸家姓名略凡七類華陽楊叔翹銳曰此目出江陰繆小山荃蓀之手實非之洞也書荃蓀固之洞門下也雖仍四部之舊與四庫分類出入多有異同大致本之孫星衍祠堂書目參以隋志崇文

總目其分正目附錄亦本孫目內編外編之意而變易其名稱其分古子古史二門尤為提綱絜要裁斷眾流不倍于古不戾于今大體最為詳慎經部主東漢史部消去歲時多以說部子書入之雜史子部以周秦諸子列古子前以雜家書與貫者入儒家儒家分經濟理學考訂為三屬集部於汪洋大海中存居朝名大家有傳本者北宗之西崑南宋之江湖但采擇其精華明季之臺閣公安竟陵皆在屏棄之列前後七子之聲調去短取

長皆有別白原書例不錄宋元刻舊鈔惟取明以來國朝諸儒校刻善本斷自光緒乙亥以前以此書成于光緒初元也惟各書撰人刊刻年月時有舛誤卷數間有缺略雖屢經校補仍有未盡之處湘潭葉煥彬德輝謂其中最為闕典者各書下注載原刻本或通行本乃共同之辭其書究為何時何人所刊行不可知也一注中偶載元號又不記年月歲名如明之嘉靖萬曆皆享國四十餘年我朝康熙乾隆皆享國六十餘年其中歲月有初中晚之殊刻本有

先後之別今略而不具使閱者摸索不得其詳亦一蔽也凡國朝人著作及詩文集有及身自刻者有友人代刻者有子孫彙刻者故有單行本叢書本之不同目中多未分辨至集部全不載刻本或不知其卷之多少亦似草草成書隨手濫寫者是可怪也啻閱此目誠哉其言然甯波范氏天一閣積數世之搜求乾隆修四庫全書本帝王之權利以言美備尚不盡然之洞于各書多所闕疑本限于聞見自序云京師藏書未在行篋蜀中無從借書訂補俟諸

異日固實情也曲阜孔繼涵刻孟子趙注于乾隆三十六年韓岱又刻于四十六年以同鄉其里之人事止越十年之久而岱跋竟不知繼涵已刻于前歷城馬國翰玉函山房輯佚書中列趙岐孟子章指二卷謂本之毛鈔亦竟不知有鄉先輩繼涵岱二刻則時刻之不能盡知盡見已可概言何况刊刻非出一人一地一時安能求全備於此苛責之洞是蓋不然矣

藏書十約一卷 觀古堂刊本

國朝葉德輝撰。德輝有周禮鄭注正字考，已著錄。是書專論藏書之法，曰購置、曰鑒別、曰裝潢、曰陳列、曰鈔補、曰傳錄、曰校勘、曰題跋、曰收藏、曰印記，與虞山孫慶增從添藏書紀要頗自相類，而精審過之。前有辛亥冬至前一日自序，云：頃者山居避難，編目告成，因舉歷年之見聞，證以閱歷之所得，述為十約，以代家書，子孫守之，去之，余固不暇計矣。蓋國變後隱居木亭鄉中所作。書中論鑒別之道，以為不通目錄，不知古書之存亡；不知古書之存亡，一切偽撰鈔撮、張冠李戴之書，雜然濫收，淆亂耳目。此目錄之學所以必時時勤考也。又論校勘之派別曰：鄭康成注周禮，取故書杜子春諸本，錄其字而不改其文，此死校也；劉向校錄中書，多所更定，許慎撰五經異義，自為折衷，此活校也。又論書經校過，必繫以題跋，或論其著述之指要，或考其抄刻之源流。蓋德輝生長華閥，早負才名，藏書既富，鑽研遂深，故舉凡書中得失，無不別具會心，議論精覈，動中肯綮，洵足為購書藏書者之導師，並可藉得讀書之門徑，不致誤入歧途，固不必如簡明目錄煩邵懿辰之手批，述古敏求，學朱彝尊之所得，有功於士林，固甚大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 目錄類

游藝卮言二卷 觀古堂刊本

國朝葉德輝撰。德輝有周禮鄭注正字考，已著錄。是書成于辛亥十月，蓋繼藏書十約之後而作也。書中舉平生之所經歷、書史所記往事、舊聞，述為十篇：一曰法書，二曰名畫，三曰辨別，四曰考證，五曰裝潢，六曰收藏，七曰藏規，八曰記錄，九曰避就，十曰帖刻。自序謂凡事無閱歷則不能知其利蔽之淺深，無學問則不知其途徑之左右，蓋書畫雖藝術之一端，唐太宗之好二王書，宋徽宗之收六朝畫，好尚既各不同，要亦時可以引人入勝。此書論購求收藏書畫之法，大都艱苦有得之言，明張應文清秘藏之流亞也。其論法書曰：余並宋元而不敢染指者，則以蘇黄米蔡已為收藏家之口頭禪，松雪伯幾亦久為士大夫之特健藥，臨仿偽造千萬化身，明人詞翰傳世亦大有人，下逮國朝書家，各成門戶，如其有心物色，日積月累，不難塞屋汗牛。夫豈知書畫二譜多收六朝唐人，吳榮光辛丑消夏記、陶樑紅豆樹館書畫記兼取近代，宋元日見其少，不得不以明人遞珍，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理固然已。宋元既能臨仿偽造，明清何獨不然？使其鑒賞非虛，別具隻眼，則偽者一望即知，否則高士奇之鑒別唐刁光胤寫生花卉册，同時且見譏於彭元瑞文勤，畢澗飛以八百金購翟大坤摹高房山春雲曉靄圖，徒為後世笑柄。蓋技藝之流，多喜依託古人以神其授受。書畫之值日貴，則作偽者之術愈工，以他書之真蹟跋文割裂而移于偽卷之後者有之，以名家之劇蹟改題他人之姓名者有之，以舊時流傳之絹素鈎摹名蹟者有之。翻身鳳凰，本飛凫人之慣技；奪胎狐狸，乃畫鬼之恒情。是在真知真好，精于鑒賞者，多見古人書畫，庶乎可以言收藏。盡信書則不如無書，明張泰階寶繪錄之偽造多品，李開先畫品之不辨黑白，自欺欺人，於收藏何補。然此書持論精審，援據亦博，讀其書，既可以知作偽者之出奇無窮，復可以知懷璧之足以賈禍，未始非收藏家之圭臬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子部 藝術類

峚陽草堂詩集二十卷 康熙甲辰刊本

明鄭鄤撰、鄤有天山自敘年譜、已著錄、鄤十六歲即以能詩名、其贈滿震寰太僕三縣詩、當時爲文震孟所稱誦、後以黃道周歌忤魏忠賢得禍、搜捕逃匿、家人以其原稿盡付水火、故其少作盡逸不存、後繫錦衣獄中、嘗手自刪定舊刻詩、合前後獄中草、成十六卷、止于崇禎十一年戊寅、以授其子珏、珏又以續得之詩至己卯授命前一日、一百六十八首、分爲二卷、並國風賦一卷、楞嚴偈一卷、共計二十卷、編目付

之其弟梳梓行、即此本也、集未分體、亦未分類、據珏識云本鄤之意旨也、前有黃道周、馮舒兩序、辨鄤之無罪、又有陳仁錫序、稱其詩格高妙、陳繼儒序稱其詩遠者高清、近者孤冷、又稱其不操七子之音、大約以元魯山詩法爲開山祖、如子瞻海外偏愛陶柳詩、其剛介之性情、英特之風格、故純似之、觀集中初入翰林言志詩■有求皆自戒、無欲稱至剛、一意不可亂、千人莫敢當、椒蘭馨自責、瑾瑜畫軒黃、一淄寧得白、矢致千秋傷、思賢入夢寐、懷古多慨慷、荏苒三十年、初衷詎能忘、其剛正不阿、以卓行自勵、本非繼儒溢美、審閱全集、其游名山大川之詩、數溢筆墨、洗發性靈、固非盡出標榜、即論其人、以元德秀相比、庶幾儗於其倫、蓋亦寓有辨冤之意也、當明季詩道冗雜、如鄤者不沿曆城之浮響、亦無公安竟陵纖詭幽冷之音趣、可謂蟬蛻獨矣、至楞嚴偈一卷、本旁涉雜學、蓋明季士大夫流於禪者十之八九、鄤亦未能免之矣也、王紹徽東林點將錄、四方打聽邀接來賓

頭領十二員中、列地異星白面郎君翰林院庶吉士鄭鄤、而陳鼎東林列傳、臚故諸人事蹟頗詳、不及於鄤、惟黃道周傳中附見其逮爭爲鄤辨誣、道周自稱其文章氣節不及鄭鄤、固極推崇之、能事亦可想見鄤之爲人矣、是集乾隆禁燬書目列入軍機處奏准全燬書、故傳本極少、夫既阨之於生前、以門戶賈禍而致死、似猶欲摧殘於身後、燬滅其集、以翳如其姓名、文人命蹇、固如是耶、

巢林集七卷 乾隆甲子汪氏自刊本

國朝汪士慎撰。士慎字近人，號巢林，新江人，流寓揚州。善墨梅，工詩。馮金伯國朝畫識、張庚畫徵續錄、李斗揚州畫舫錄均載之，而不詳其事實籍貫。今得此集，乃知其為富谿人，浙之桐廬縣也。少壯時嘗在江淮吳越間，徧歷山水之勝。集中劉覽之作，頗為超越。性復嗜茶，故陳章題其像曰：好梅而人清，嗜茶而詩苦也。其詠茶諸作，稱心而出，抒所欲言，皆能各盡其妙，以自成一格。此集為其手寫付刊，均古今體詩。詩中往來之人，如丁敬、金農、馬曰琯、厲鶚之流，皆一時高尚博雅之士，濡染有自，故其詩沖澹，無江湖風塵氣色，體格亦為近古，不落凡俗。特士慎本以梅著，詩非所習，故才分差弱，亦頗乏圓熟流利耳。集中挽俞以三詩云：彌留不改清狂癖，指向梅花別故人。自注云：既死復甦，猶搴帷看余所寫壁上梅花。蓋乾嘉間工畫梅者，以金農、羅聘、童鈺諸家為最著。金、羅沈凝，雖徑相同，而皆以繁密勝；童則疏枝老幹，著花無多。士慎則在不疏不密之間，極暗香疏影之妙。宜乎為人傾佩，死猶戀戀，本非夸誕也。

二娛小廬詩鈔五卷補遺一卷詞鈔一卷 嘉慶壬申刊本

國朝尤維熊撰。維熊字祖望，長洲人。乾隆己酉拔貢生，授淮南訓導，官雲南蒙自知縣。此集為其友人吳江郭麐、朱春生、鎮洋彭兆蓀所選定，錢唐陳鴻壽序而刊行之。補遺一卷，則吳周鈴以向藏維熊手蹟編選付梓者。有彭兆蓀臺表稱其風前義方，長擅才華，奇章秀句，風飛川涌。詞翰之外，兼長幹局。晏為節府延典戲奏，在官無一年，郭所之譽洽于萬口。郭麐樊餘叢話稱其詩如單椒秀澤，不屑附麗，少坡陀漫衍之觀。彭、郭所評，皆就其廣文時作而論。其後宦遊滇徼，跋涉舟車，沈鬱激昂，頗得山水之助，其體又一變矣。陳鴻壽序稱其詩詞於行役羈旅、登臨憑弔之作為尤工。吳周鈴跋稱其直抒懷抱，而不涉豪放；細貼景物，而一歸渾雅，者固非淨夸溢譽也。嘉興沈濤銚廬詩話：長洲尤二娛廣文維熊，端江花船詞：心字香熏心字衣，爐灰撥盡始微微。歎來一似收香鳥，守定羅襦總不飛。今集中無此，殆兆蓀、郭麐以其績放意過其通，故刪之歟。大氐一朝之詩詞各有體裁，一家之詩詞亦各有面目，而選者往往各具手眼，各立門徑，本文士之通病也。

後漢書補注二十四卷 嘉慶八年李氏刊本

國朝惠棟撰。棟有周易本義辨證，已著錄。是書惟標所補注之句，蓋經傳別行之古法，猶司馬貞史記索隱之式也。以范史為主，雜引諸書，考究訓詁，引證故實，時下己意，本裴松之之注三國例也。棟初輯漢事，會最採摭羣書，闕於列傳諸人佚事者，錄為上中下三卷，蓋即此書底本也。陽湖孫星衍祠堂書目著錄惠棟後漢書訓纂二十六卷，卷數不符，名稱亦異，又不知為鈔為刻，注未載明，無由斷定。惟棟注王士禎漁洋精華錄亦名訓纂，與此書同，豈此書原名訓纂，後改為補注，又刪併為二十四卷耶。甘泉江藩漢學師承記稱棟以范蔚宗後漢書缺略遺誤，范書行而東觀漢紀、謝承、薛瑩、司馬彪、華嶠、謝沈、張瑩、袁山松諸家之書皆亡，乃取初學記、藝文類聚、北堂書鈔、太平御覽諸書，作後漢書補注十五卷。嘉定錢大昕潛研堂集棟傳所載同。本書前錫山顧棟高序稱乾隆歲甲戌，元和惠子定宇以所著後漢書補注二十四卷見示，丐屬為之序。寶山李保泰跋稱先生不自留稿，門下士如先生用力於此者久，從所閱後漢書本上葺錄排纂，釐為十五卷，流傳吳下，並非傳書。焦孝

焦親晤江艮庭聲，文云然。文，先生高第弟子也。然則二十四卷為棟手定之本，其十五卷則棟門人葺錄而成者也。古人著書必數易稿，即一名稱，亦審核再三，既見下筆之矜慎，又覘欽學之精勤，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為學之道，閱歷如是。惟書中仍不免有牴牾疏陋之處，如引雜事秘辛，既謂其未可取信，何後又復屢引之，且其書為明人楊慎偽作，與史舛繆，久為學者所譏，何書中間又採用慎說，未免有妨體要。又如鄭興賈逵等傳，遂為諸儒宗一語，本指興與逵而言，興傳云世言左氏者多祖于興，逵則傳其父業，故范書有鄭賈之學，行乎數百年中，遂為諸儒宗之語，至為顯明，何以謂鄭為康成，蓋棟篤守師承，漢儒中惟一康成為所服膺，是亦門戶太深之過，未及細審也。然其据摭繁富，較杭世駿之補注三國志有過之無不及，其擷精審，亦較世駿之蔓引雜說者為謹嚴。其天文五行等志，尤精鑿不刊。蓋惠氏世守古學，棟弱冠即專研經史，貫串融鑄，為世絕學，考核其快處，真若撥雲霧而見青天，固不必以一短掩其大體，是在好學深思之士知所擇取焉耳。

祠堂書目内編四卷外編三卷　嘉慶庚午刊本

國朝孫星衍撰。星衍有尚書今古文注疏已著録、星衍勤於著述、性好聚書、此編爲其藏書總目、凡分部十二、略曰經學、曰小學、曰諸子、曰天文、曰地理、曰醫律、曰史學、曰金石、曰類書、曰詞賦、曰書畫、曰説部、自序發凡起例、體例精審、蓋通漢略隋志之鄭、變崇文文淵之例、體近著述、不能僅以書目視之也、書中或一書而兩刻、則兩本並存、仿尤袤遂初堂書目例也、惟諸書分録、頗有未當者、内編如章冲春秋左傳事類始末、乃變經裒爲史裁、於筆削之文、渺不相涉、而列之於春秋、林鉞漢雋、乃鈔撮漢書詞語、供士子場屋遣詞之用、于史學尚且無關、何能列之小學、李誡營造法式、係自來工作相傳、經久可用之法、其規矩繩尺、可爲後世範圍、本攷書考工之屬、而列之農家、楊侃兩漢博聞、本摘録前後漢書、簡擇其字句故事、列爲標目、而節取顔師古注及章懷太子注列於其下、本史鈔也、或類書也、而列之正史、釋道世法苑珠林、久隸釋藏、既從唐志併佛書於道、則當列入道家、而附於類書之末、其餘如樂府解題古樂府之入樂類、雜騷草木疏之入爾雅、六韜之入儒家、南方草木狀之入農家、越絶書、建康實録、洛宫舊事之入地理、通鑑答問、唐鑑之入編年、隆平集、吾學編之入傳記、黄氏日鈔、紀要之入史鈔、五家宫詞、竇氏聯珠集、文心雕龍、東萊左氏博議之入别集、東京夢華録、桂海虞衡志、入蜀記、中吴紀聞、嶺表録異、嶺外代答、武林舊事、夢粱録、涉史隨筆之入説部、又如外編徐晉卿春秋經傳類對賦、爲詞學屬對之書、當入類家、不當列之經學、袁采世範、於砥礪末俗、極爲篤摯、劉荀明本釋、皆講學之語、持論醇正、陳淳北溪字義、詳論四書字義原委、引證暢達、袁袠世緯、指陳時弊、切中無隱、皆儒者立身行己之言、不當列之雜家、陳亮三國紀年、名爲紀年、實史家論斷之體、不當列之編年、董史皇宋書録、乃記宋代能書人名、非志藝文、不當列之書目、大抵但循名目、未檢本書、星衍以考據名家、儲藏亦富、見聞亦廣、而類例至此、眞不可解之事矣、至以宋學諸經列之外編、殆有彼哉之意乎、蓋國朝漢宋相爭、堅持畛域、有徐乾學、納蘭性德之崇朱子、而又有紀昀、戴震之攻朱子、有江藩之漢學師承記、而後有方植之之

漢學商兌，黨同伐異，無復是非之公。星衍此編，
本致述淵源，以數家塾門戶之見不化，毋怪其
然矣。

平津館鑒藏記書籍三卷補遺一卷續編一卷 道光庚子刊本

國朝孫星衍撰。星衍家富圖籍，多蓄舊散閒人家所藏善本，借
鈔無虛日，金石文字搨本、古鼎彝、書畫，靡不考其原委。嘗書
籍為其鑒藏者十類，意欲次第編錄金石書畫，而卷逮屢成
此編，其標目固甚顯明也。此編皆載其宋元明板及舊鈔
精本，每書皆著其刊刻年代、人名、前後序跋、撰人、行款、字
數、收藏家印記，極為詳備。自序謂余參籌東省，駐節安
德，與江左一水相通，因擇要用書籍，校訂撰述，為鑒藏記
以備考，則前三卷是也。又謂此外家藏舊板尚有可觀，
俟歸里後續記，為後編，則後二卷是也。儀徵阮元撰星衍傳，

敘其乾隆五十九年升郎中，京察一等，次年授山東兗沂曹
濟道，嘉慶元年署按察使，四年丁母金太夫人憂歸里，九
年奉旨仍發山東以道員用，十年補山東督糧道，十六年
引疾歸。自序書目謂嘉慶甲子歲再官東省，始從運
道載古書，校以宋元善本。此編自序則謂藏於家祠，不
為己有，恐後人無所稽核，故為之目，又為鑒藏書記以備
考。甲子為嘉慶九年，此編成於書目之後，當在十年、
正官山東督糧道時也。書中明板類史記目錄後木

印、為書賈剜去、東二十行、行十八字者、明嘉靖四年震
澤王延喆仿宋黃善夫本、而去其震澤王氏刻梓六
字篆書牌記也、玉台新詠字畫精工、與宋本無異、葉
三十行、行三十字者、明崇禎六年吳郡趙宧光仿宋陳玉
父本、而去其趙跋也、長洲葉昌熾云余見元本顏氏
家訓、有星衍跋云、過南陽湖舟覆、書數十簏俱沈
濕、顧千里告余、何義門家藏書亦皆沈水、此有義
門跋、蓋兩經水厄矣、其藏印曰孫忠愍侯祠堂藏
書、不獨此編未載、祠堂書目亦未入錄、書目自序、
謂遭母憂南旋、倉皇捆載、卷帙狼籍、時河漫南
陽湖、遇風沈舟、損失大半、則此書經嘉慶四年之
厄猶存、以印文考之、則嘉慶九年編目時、尚未散
佚、不解當時何以遺未入錄、以此推究、恐其漏
載尚不止此、亦足見編目之難矣、

廉石居藏書記內外編一卷 道光十六年陳氏刊本

國朝孫星衍撰、星衍藏書既富、搜擴尤精、此書皆載其佳
本手所題識、後人綴錄未經排編、嘗陳宗彝從其子竹
廉處假歸、即星衍書目內外編例、分類排次為二卷、刊
行之、題廉石居、星衍五松園額也、書中陳祥道禮書、謂
宋人考古之書、多參臆見、不能深悉許鄭制作原流、
反以為繆、周不足取、莊子則謂此本畫周氏太極圖於卷
端、附會大宗師篇太極之說、則宋元人之不經、是宜削去、
朱文公五朝名臣言行錄、則謂卷端有道統傳授圖及
伊川涑水多載語錄、殊失體馴、豈載朱文公言道理自
孔孟沒、便無人理會得、及至程子、始推廣其說云云、涉於
標榜、且置漢唐名儒於何地、呂祖謙呂氏家塾讀書記、
則謂宋時經學不逮漢唐者、以臆說無所師承、朱文公
亦知宋學無師傳、則有門戶分爭之弊、後之學宋人以
為出於漢唐諸儒上者、蓋贅說也已、王圻諡法通攷、則
謂宋人絕不讀古書、其所著必無可觀、極詆宋人著作
之不足信、周漢學家門戶之見、然謂宋人絕不讀古書、
則未免過激之言、不得為確論也、至吳郡沈辨之野

竹齋刊韓詩外傳、辨之名與文，明嘉靖時吳郡人也。犀衍以野竹齋牌記刻于至正序後，遂誤以為元本，未免失考。然其於陶宏景真誥則言人陽也，而後於陰非致福之道，明鄭鄤因此罹於極刑，周氏冥通記則言此書略似真誥，卒皆紀夢及神怪之詞，聖戒索隱行怪，傳言矯誣鬼神，蓋仙真授受、地獄託生之說，本佛數中至鄙至陋者為之，其荒誕不經，鑿空依託，無非欲神其說以惑人，犀衍糾之必力，深得立言之旨。要至其全書詞旨辨博，饒多精理，固後學之津梁，

亦稽古者不可少之書也。宗彝字仲虎，江寧人。

次網錄六卷 同治八年刊本

國朝葉廷琯撰。廷琯字紫陽，號調笙，一號苕生，晚號卜如老人，吳縣人。廩貢生，候選訓導。廷琯少時即以才藻見賞于仁和陳雲伯文述，以女妻之，一身繫吳中文獻者四十年，著書刊書為時傳誦。粵匪亂後，由滬歸吳，獨閉戶勘書，孜孜不倦，平時勤撰，又校刻遠祖宋葉夢得諸書傳世，澤之清芬，淘藝林之佚事。是書考訂經史碑帖書籍，辨證頗為該洽。曰吹網者，取宋釋惠洪述佛印禪師語，如吹網欲滿，非愚即狂之語也。中記所見諸古書考

據源流，論斷得失，自其所長。至紀曲禮稷曰明粢，謂曲禮若有此句，許叔重禾部齋下宜引之，而竟未及，此可為古本所無之一證，則今本禮記不見於說文解字者頗多，何能以說文所未及者，遂可定此句為古本所無耶。又紀錢謙益與瞿式耜子女聯婚事，謂錢宗伯與瞿氏聯姻，實出宗伯之母顧太夫人意，云瞿某為汝事去官，須聯之以敦世好，後行聘時，柳姬欲瞿回禮與正室陳夫人同，而瞿僅等之孺詒之生母，柳因蓄怒，至乙酉後，宗伯已納款，忠宣方在桂林拒命，柳

逸唆錢辦婚云、而汝齋遺事載順治乙酉五月、柳夫人勸牧翁曰、是宜取義全大節、以副盛名、牧翁有難色、柳奮身欲入池中、持之不得入、長洲沈明倫館于尚書家、親見其事云、則如是知勸謙益死節、豈有因小忿而唆謙益負義乎、且廷璐係從常熟許伯緘廷誥處見瞿昌文撰其呈陳夫人年譜、摘鈔本中有此事、廷誥云原本為海虞某氏所藏、極為秘密、則此書本藏謙益之家、如是必曾寓目、豈有不加刪潤、而任其流傳、資人口實耶、蓋記憶偶誤事所恒有、小小疏舛、不足為累、要其多引古書、互相參證、狐白之裘、固非一腋、其網羅會粹之勤、亦未可遽沒也、

鷗陂漁話六卷 同治八年刊本

國朝葉廷琯撰、廷琯有吹網錄、已著錄、是編皆其雜考典籍、以及遺聞佚事、靡不各有根據、如文衡山名璧、證以其先名奎及徵明之字、俱與壁宿義近、似應作壁、為是大興翁方綱復初齋集載文衡山畫自題、壁亦不作璧、可知初名本取星宿之壁、從土不從玉、不誣也、又如吳日生名明史作易、而他書或有作昜者、證以其祖格衷甲行日注丙戌夏至日、書羊於易之揲蓍曰、易則其名、又以說文引秘書說日月為易、則名易、而字日生、義蓋取諸此、則作易無疑、可定作昜之誤、援據精審、信為確論、又如辨湯文正致徐侯齋札之偽、證以居易堂集偶書侯嬴事後論姜肱及寡婦人二段、並集有答王兵備田汪二知縣等書、則侯齋少年以志節自持、豈六十外遇湯公而反毀節、未免厚誣高賢、頗足以芳鏡得失、又如徐元歎外孫肩宴年譜、證以府志及元歎遺像上題記、知為許洽所作、並知其曾於康熙辛未在吳縣、借名沈洽遊庠、後來嘉慶庚辰進士歸班知縣大鏞、其子也、表歎先哲於大獻有徵、又如溫體仁家書、證以烏程張秋水鱸鄉館詩話所載、知督師袁

崇煥之獄、實由體仁逢君之惡、讒譖而成、可為讀史者論世之助、又如黃陶庵集外詩、本從丹陽葛啓公集中所載錄之、可以考見南都末造情景、不特為黃集補遺也、其他辨證之處、可取者尤多、烏程汪曰楨稱其精密和平、為儒者實事求是之學、勘驗斯篇、知非溢美矣、

師竹齋集十四卷 嘉慶七年家刻本

國朝李鼎元撰、鼎元字味堂、號墨莊、綿州人、乾隆四十三年進士、官宗人府主事、與兄調元、弟驥元、有綿州三李之稱、此集編年而不分體、始甲申、終庚申、甲申為乾隆二十九年、庚申則嘉慶五年、蓋其奉使琉球後、手自編定、而刊行之、故集中皆其精華也、青浦王昶蒲褐山房詩話、近日綿州稱三李、以墨莊為最、意沈摯、辭警拔、筮仕後、索米不足、遠遊江海、所過名山大川、發其抑鬱無聊之氣、拔地倚天、三吳士大夫以英挺自命者、未能或之先也、庚申初夏、余在武林、墨莊奉使琉球、過訪講舍、予謂君天才奇偉、又佐以域外之觀、海涵地負、當有駭心而怵目者、及使還、余已老病家居、未見所作、本集前有祖序、稱其由齊魯入吳越楚、奔走趣數千里、又往還蜀道、足迹幾遍天下、耳目所見與山水所歷、往往於詩發之、詩自曹劉以逮高岑、下至韓蘇、無不仿、亦無所不似、而得之少陵者多、序作於嘉慶四年、皆就其未奉使琉球以前諸作而論、其後持使節、歷奇險、則奇氣噴溢、一變而為壯麗之音、如海山出雲、時有可采、信乎山川能助人也、集中載鼎

元奉使琉球，閣命則嘉慶四年八月，出使則嘉慶五年二月，正使則趙介山文楷，鼎元副之。是時儀徵阮元爲浙江巡撫，趙則主講西湖詁經精舍，故元集中有與兩星使倡和詩。阮亨瀛舟筆談附鼎元和元原韻曰：停閒海水接天流，始信乾坤到十洲，故友欲邀仍作客，書生奇遇是以封侯，心情自許無波井，蹤跡真成不繫舟，百頃鏡湖容小住，風塵難得是茲遊。此詩甚工雅，而今集中無之，可見其刪汰之嚴矣。至其詠琉球草木詩二十四首，皆述耳目所見，得未曾有，天或俾翰墨以發其奇，宜閱其集者，如讀異書也。

皇明近代文範六卷 明萬曆三年刊本

明張鏊選。鏊字山泉，盱江人，其始末未詳。是編選錄明人之文，分道理、精實、英華、經濟四類，僅成道理、精實兩類，而道理一類佔五卷，不獨英華、經濟兩類缺焉，即精實類亦似未經完竣也。所錄自陳獻章至許穀，凡六十人，每篇皆有圈點評語，而以總評冠每篇題下，以議論正大、章法句法可觀，有氣魄昌沛者入道理，分三類：曰記，曰序，曰雜著；以就題發揮，精緻切實，不可移易者入精實，僅成記類。萬曆三年益藩一齋刊行之。明史藝文志未著於錄，黃虞稷千頃堂書目載之，卷同，而不詳其字及履貫，蓋亦未見此書，以傳聞入錄也。案明季之文體凡數變，自洪武以來，運當開國，多昌明博大之音；成、弘以後，安享太平，多臺閣雍容之作；正、嘉以後，李夢陽、何景明倡言復古，尊天下毋讀唐以後書，學者從風響應，文體一新；啟、禎之際，公安、竟陵，新聲屢變，文章衰敝，莫甚斯時。大抵二百七十年中，主盟者迭相盛衰，偏袒者互相左右，諸家選本亦皆堅持畛域，各尊所聞，明文衡、文海，網羅宏富，固明代文章之淵

要然文衡選自程敏政，偏重道統，文海出自黃宗羲，又子意在徵文考獻，不在選文，比于唐之文粹、宋之文鑑，未免繁冗。此編所選，上不足以接軌文衡，下不足以媲美文海，推羅欽順，攻王守仁之學者也，而與守仁同錄，程敏政文格頹唐，陳獻章文不入體，皆不免龐雜之譏。然數多則簡擇難精，世近則是非未定，榛楛未翦，則亦勢使之然耳。

悅親樓詩集三十卷 嘉慶三年刊本

國朝祝德麟撰。德麟字止堂，海寧人，乾隆二十八年進士，官監察御史。許宗彥鑑止水齋集杭董園別傳載其許奏世駿或有誹訕一事，足見德麟落井下石，遇事吹求，其人品心術大概可知矣。至其為詩，專主性靈，袁枚隨園詩話數數稱之，其氣類相合也。張維屏聽松廬詩話稱德麟詩以性靈為主，亦能驅遣故實，蓋欲力追其鄉先輩查初白，及其房師趙甌北兩先生。翼與袁枚友善，又復齊名，德麟出翼之房，宜其流遯相同矣。然慎行之抒情運意，翼之運典如數家珍，則固非德麟所能到也。袁枚主張性靈，力詆沈德潛之崇尚格調，兩家門弟子篤守師傳，不免互相訾謷。大氐尚格調者失之太拘，主性靈者失之太放，平心論之，尚格調者必以溫柔敦厚為教，不失風雅之遺；主性靈者必以恣肆跌宕為能，殊乖比興之旨。持性靈之詩能啟人神悟，使讀者意洽情融，學之者易于成章，於是人爭愛之，不自知其蕪雜纖佻，踰越軌範也。

一瓢齋詩存六卷、舊雨集二卷雍正甲寅、乾隆辛未先後刊本

國朝薛雪撰、雪字生白、號一瓢、長洲人、昭文蔣寶麟墨林今話、稱其託醫以養親、母氏年老、晨夕侍奉、有司薦之不應、工繪事、墨蘭尤精妙、集中有題蘭款古體一首、題蘭絕句四首、可知寶麟之言不誣也、吳縣石韞玉蘇州府志藝術、稱其居吳郡南園、多學能詩、精醫、與葉桂齊名、生平與桂不相能、名其所居曰掃葉莊、以寓意、每見葉處方而善、又未嘗不擊節也、是集板心題掃葉村莊、蓋為其手自編刻、一卷為古體、二卷為長詩、三卷為五律、四卷為七律、五卷為五絕、六卷為七絕、曰一瓢者、蓋取顏回自樂其樂之意、故以自況、因以名集也、其舊雨集二卷、則乾隆辛未五月招宴諸名士於水南園之作、仁和袁枚隨園詩話云、乾隆辛未歲、在吳門、五月十四日、薛一瓢招宴水南園、座中葉定湖長楊、虞東皋景星、許竹素廷鑅、李客山果、汪山樵俊、俞賦拙來求、皆科目耆英、最少者亦過花甲、惟余才三十六歲、是夕大雨、未到者沈歸愚宗伯、謝淞洲徵士而已、葉年八十五、虞年八十有二、俞六十有九、次月一瓢再招同人相會、則余歸白下、竹山還太倉、客山死矣、主人之孫壽魚、賦詩云、照眼芙蕖半開落、滿堂名士各東西、今集中與宴諸人詩具在也、雪受詩於葉橫山燮、燮詩以生新深三字為宗、平居以杜韓蘇三家教授其門人、蓋以新城王士禎神韻之說、不免失之虛空、故託辭排范陸之失、以隱砭士禎、雪得燮傳、淵源有自、特其詩生新而不深、由其才力不逮耳、然新穎可誦、固不愧詩人之詩矣、

抱珠軒詩存六卷吾以吾鳴集鈔一卷 乾隆庚申庚午先後刊本

國朝薛雪撰。是集前有康熙庚申徐士林序，庚申為十九年。據舊雨集，乾隆辛未雪年七十一，辛未為十六年，則雪之生當在康熙二十年，序蓋誤乾隆為康熙也。王豫江蘇詩徵引阮元江蘇詩事，稱其學詩於葉橫山，宗法特正，尤精岐黃，世稱名醫。丙辰鴻博曾舉試，今鮮有知為詩人者，蓋以醫掩耳。贈汪山樵詩有曾共金門獻賦時，而今兩鬢各成絲之句，其明證也。雪與試鴻博，罕見諸家紀載，阮據其贈汪詩，斷其曾與斯舉。案此詩載一瓢齋詩存，集中並有雍正甲寅元旦春長詩一首，則其金門獻賦，當在雍正甲寅以前，其非屬之乾隆丙辰鴻博，可斷言也。吾以吾鳴集鈔，效杜工部同谷七歌，有句云少年曾試蓬萊宮，自注聖祖南巡，試內廷供奉於蘇州郡學，白年尚少，亦預盛典。蓬萊宮借喻鑾宮也。聖祖南巡在康熙四十二年癸未，則雪二十三歲，曾與汪山樵與試內廷供奉，故贈汪詩云然。元未見此集，致誤載也。雪與沈德潛同學詩於葉燮，德潛謂其能詩，而以醫自晦，故其醫業至今猶為人傳習，而詩名反為所掩也。然趙執信有言，詩人則斷人情勢利，有不期然者矣。

凌雪軒詩集六卷 乾隆甲子刻本

國朝徐夔撰。夔字龍友，號西疇，長洲人，廩膳生。夔為何焯入室弟子，當時為同里惠士奇、沈德潛所稱。士奇督學粵東，邀夔往客。德潛與之訂文城南結社，是其師友淵源，皆一時耆宿，宜其耳濡目供，必有異於依草附木之人。今觀集中詩，僅僅修潔有餘，而才力並不充足。大氐吳中詩人多與德潛相近，尚聲調格律，而主康音。德潛宗奉王士禎，士奇之父周惕本士禎門下，故夔為士禎近體詩箋注，復為士奇子棟精華錄訓纂所資，沆瀣相同，幾成吳中宗派。然其為詩，詩變化少而無深趣，故不若主發性靈者之風靡一時，引人入勝也。沈德潛國朝詩別裁集稱夔負才高俊，詩學昌黎，後醉心義山，格律一變。集首有鄧泰所作小傳，稱夔筆力雅健，原本風騷，凌躐漢魏，出入於三唐，皆阿好之言，非篤論也。陳文述舒位詩壇點將錄列為水滸步軍協理頭領之兩頭蛇，不知何所取譬。或者當時以重焯、重士奇、德潛者，並重夔友歟。

從古堂款識學一卷　徐士燕手鈔本

國朝徐同柏撰。同柏字壽臧，一字籀莊，嘉興人。是書為其所釋彝器銘字，淹貫經義，穿穴字書，非深于古者，深恐不能辨其隻字也。後附毛公鼎圖之重寶，自來以來金石家所收古器，無此與重命辭。同柏為之詮解訓釋，極為精碻。周當與典謨訓誥同不朽矣。李遇孫金石學錄云：徐同柏張叔未孝廉之甥，好古識奇字，叔未每得款識之難辨者，屬其細意融貫，即豁然通解。吳大澂愙齋集古錄屢稱引其說以相參證，則同柏之考核精博，久已見重藝林。趙之謙曾刊有此書，云得之京師，為同柏隨取題識，偶存者為器凡八，而張氏清儀閣物居其五，較之是編惟周頌敦兩本重出，而釋文互異，餘則彼有此無，此有彼無，蓋彼為釋其舅氏張廷濟清儀閣藏器銘字，此則釋濰縣陳介祺簠齋藏器銘字也。書中周頌敦釋文注云：清儀閣藏有史頌敦，與是銘為一人之器，文史頌敦有名蘇者，是銘有尹氏，知頌乃孝王至宣王時人，並詳頌敦及史頌敦考。是同柏此冊釋文猶在釋清儀閣銘字之後。

今冊後題咸豐四年甲寅夏五嘉興八十者徐同柏籀莊釋文一行，蓋為其晚年所作也。之謙謂同柏年七十餘卒。子士燕字穀孫，能詩，此冊為士燕手錄，字迹雅與其父相似，洵善繼善述者。同柏二字避家諱，減末筆。而當時同柏年已八十。張鳴珂疑年賡錄：徐籀莊同柏八十六，乾隆四十年乙未生，咸豐十年庚申卒，則之謙云同柏年七十餘卒者，誤也。

石屋和尚住嘉興當湖福源禪寺語錄一卷 明宏治二年刊本

元釋清珙撰。清珙字石屋，姓溫氏，蘇之常熟人，生于宋咸淳八年，依本州興教崇福寺為僧，後遊淮陽西峯湖州道場，元至正壬辰示寂于嘉禾當湖之福源禪寺。蓋亦厭棄世事，遁入空門，與遺民之有託而逃者其事不同，詩多閒適之作，雖未脫蔬筍之氣，而罕覩興亡之感，其明證也。是錄并山居詩，為其門人至柔所編，一刻于元沙門來勗，再刻于明洪武十五年釋滌章，三刻于宏治二年釋林坡，此本是也。錄中有叙覲王公大臣好此道者極多，至於談道之際，倜倜嘉人，頗已悄入針砭，又有翰林丸峯學士來栽山中清話，則其當酬應雜還於當時公卿大夫間，蓋遂跡亦老於世故人情者。四庫全書別集類存目有石屋山居詩一卷，不著其名，謂其詩不脫釋家語錄之氣，因使去後附元旭塔銘，無從著其名字，僅附明末徽州歲，不能考其行業。案宋代緇流能詩者眾，其有集傳於今者九僧、石門、參寥，詩皆不工，蓋工詩則非高僧也。釋家本以佛典為內學，儒書為外學，則清珙不脫釋家語錄之氣，毋怪其然。較之釋盡至之入空門而深與文士同臭味者，固自有別也。

金陵雜詠不分卷 嘉慶甲子刊本

國朝王友亮撰。友亮字景南，號葑亭，一號葑町，婺源人，以貢生中乾隆三十年順天鄉試，官至通政司副使。此乃其詠建康故蹟之作，分山巖、川梁、城市、第宅、園亭、祠廟、寺觀、陵墓、宮詞、雜物十類，計題二百三十一，詩二百六十三首，每首題下皆有注，簡略而明晰。蓋踵高啟姑蘇雜詠，而稍變其面目者。詠中魯子敬墓，為舊志所不載，可以補郡乘之闕。其餘如山川之麗崎、第宅之沿革、園亭之幽邃、文獻之盛衰，讀其詩，則二三千年來事蹟，靡不羅列胸中，不能屢以詩乘月之也。曾極百詠金陵，則以南渡君臣之無意中原，獨抱托歌詠以寓意，故詞旨悲壯，多磊落激昂之音；友亮其乾嘉文治昌明之時，涵濡雅化，歌詠太平，全以模山範水為工，無國家興亡之感，措詞修潔，新聲有韻，尚不失為雅音。且金陵為六朝都會，繼以南唐、有明，俱稱繁盛，雖迭更兵燹，層樓傑閣，廢年為酒肆僧寮，而王侯將相、才士美人，荒塚殘碑，猶歷歷可數。國朝文人學士登臨憑弔，類不乏人，然如蔣士銓、袁枚

所詠不過數篇，無關考證。友亮此作，較為詳贍。不論其詩之工不工，自孫吳以來金陵典故，藉此可以得其梗概。後陳文述《秣陵集》一書，蓋即踵此書而增益之也。雖文述才思橫溢，錦繡紛披，勝友亮，而友亮採掇名目，臚敘大凡，其於地志考據，要不為無助，故文述亦稱引之。閒創者為其難，踵事者為其易，亦勢所必然者也。

紅豆村人詩稿十四卷 隨園全集附刻本

國朝袁樹撰。樹字豆村，號香亭，錢塘人。乾隆癸未進士，官廣東肇慶府知府。鴻子，枚從弟。本其家學，專主性靈，務從其才力所至。香奩一體，在明王彥泓之上，蓋其以閨艷之才寫宕往之致，故有悲必娟，無語不香，亦國朝不可多得者也。大氐詩發乎情，而至風之變，桑中洧外，列在三百篇中，是香艸椒苓本不失風騷之傳，固未可以綺羅脂粉之詞概斥為淫艷也。其兄枚《隨園詩話補遺》三：香奩詩至本朝王次回（按彥泓明天啟時人，枚以為本朝人，誤），可稱絕調，惟吾家香亭可與抗手。其無題詩皆妙。余戲謂詩中境界，非親歷者不知。集中湖樓觀雪詩云：壓雪萬山巔，觀黑一湖水。首句人人能道，次句古人所無，所謂非親歷其境者不知。斯誠足以當之矣。蔣寶麟《墨林今話》稱其善山水，題畫諸作皆能發揮旨趣。《隨園詩話補遺》十稱其詩才清婉，近月從澳門寄詩來，殊雄健，信乎江山之助不可少也。然則樹又不止工于香奩一體矣。惜其累於畫，又為貧而仕，未克盡其才能專力于此耳。不然，小倉紅豆之目，視聯珠二妙，于古人豈多讓哉。

青嵝遺稿二卷 乾隆辛巳刊本

國朝戴錦撰。錦字度堅，吳縣人，諸生。詩壇點將錄以為清風嶺舊頭領錦毛虎者也。是稿為沈德潛所選編，前有德潛序云：披揀精擇，得五百餘篇，梨於剞劂，費先梓十分之六，則此非錦集之全，其詩固不止此也。錦詩沖和平淡，溫柔有至，較徐夔茂雪軒詩為矜鍊，近體亦較近唐音。其入蜀諸詩，無豪放壯麗之氣，蓋其拘于格律，是偏修絜詞句之間，不使有半個字飛顏，與德潛同一宗派。全書經德潛評讀圈點，所取者皆唐音。王昶蒲褐山房詩話稱青

嵝詩以入蜀為第一，世人輒以杜少陵、王新城為比，然不知少陵由秦階經桔柏渡而至劍閣，新城乃從鳳翔、寶雞經漢中以至廣元、寧羌，陸路不同。若青嵝取道歸州，穿夔巫入成都，即吳漢伐公孫述之路，亦即放翁入蜀、新城出蜀之路。其地雖皆屬天彭井絡，而山川形勢迥殊。放翁雖有鐵馬西風大散關之語，其後封爵渭南，而南北棧實未嘗攀及之，故諸公摹寫山水，各擅其勝，論詩者乃并為一談，宜見笑于通人也。昶為德潛門下，本其師法，衣鉢相承，故其於錦詩推挹甚至。袁枚隨園詩話乃獨稱其別家人一聯曰：點檢篋中裘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

葛具，預知別後寄衣難。蓋枚主性靈，與德潛之尚聲調者相反。錦遺稿中如此類者本不多見，然可見詩家之各有偏嗜。要大氐古者選家，其短處全在以己律人，而不能各隨人之所長以為去取，故讀者每以不窺全豹為不得廬山真面，洵信然也。此原刻本，同治中其玄孫朝彥以原板修補印行，並附跋云：有續集二卷，刻板藏于家，洪楊之亂，板燬不可得矣。

抑庵遺詩八卷 同治庚午刊本

國朝吳鼒撰。鼒字及之，又字山尊，號抑庵，全椒人。嘉慶四年進士，官翰林院侍講學士。王昶蒲褐山房詩話稱其胸載二酉，力富五丁，所作駢體，沈博絕麗，少為石君司農激賞，而詩才亦以韓孟皮陸為宗，鬭險盤怪，句奇語重，五言長古尤足以推倒一世。鼒文集不傳，詩集為鮑康校刻，中多闕疑之處，則以原稿殘字塗乙不可辨識故耳。康跋稱鼒出朱文正公之門，才力富健，文正每承旨撰擬文字，多屬之鼒，晚年悉檢歸之，曰：固不欲亂我之真，亦不欲掠人之美也。張維屏聽松廬文鈔稱其詩文敏捷，思若泉湧，沒後全集未見，厪於選本中得其一鱗片爪耳。王文治見鼒焦山聽潮歌，贈鼒句云：座中齒弱才無敵，海上詩成句有神。則鼒本以才藻見稱士林，顧其等身著述，以諸子先逝，遂致零落無存，詩集則以付之其女，婿有詩才，得以流傳於世，此本是也。集中家問梅書扇見贈題詩述懷自諗云：詩人只有化工憐，與維屏松軒隨筆所載，一生不幸稱詞客，同為憤慨之詞。其不欲以詩人自見，而詩乃獨傳，後世李桓耆獻類徵列鼒于詞臣，夫豈鼒之本意也哉。鼒自謂少作多豪氣，似坡仙，梁山舟亦以坡谷相期許，蓋其縱横奔放，則意生新，其淵源固出乎蘇軾。王昶湖海詩傳選錄其詩，如放生招同志題放大雪鳴畫冊、貽贈詠明趙忠毅公鐵如意，均用軾韻者，集中疊用軾岐亭韻至十六首之多，則其宗法可以概見矣。

月令章句四卷 觀古堂叢書本

漢蔡邕撰。國朝葉德輝輯。邕字伯喈，陳留人，官至左中郎將，事蹟具後漢書本傳。德輝有周禮鄭注正字考已著錄。案隋書經籍志著錄此書十二卷，唐書藝文志無之，別有戴顒月令章句十二卷。考宋書顒傳不云作有此書，而隋唐以來舊籍如杜臺卿玉燭寶典、蕭吉五行大義、虞世南北堂書鈔、李匡乂資暇集，多引邕章句，絕無言及顒者。隋志亦無顒月令章句之目，則唐志之誤，無待辨矣。蓋由顒有禮記中庸傳二卷，相連傳寫致誤耳。常璩華陽國志，戴景鸞亦作有此書，後漢書本傳同，而隋唐志均不著錄，諸書亦未有引及景氏者，則其書亡佚當在邕前，然可見隋唐盛行唯邕一家之說矣。邕自序以光和元年余被謗章，罹重罪，徙朔方，於憂怖之中晝夜密勿，昧死成之，則邕此書作于漢靈帝時，年四十六歲矣。夫以邕貫五經，參以群書，觀其于天文律歷加詳，援合周、不在鄭玄之下，雖間有異同，固未可執彼以絕此也。國朝輯邕此書者有蔡雲、馬國翰兩家，詳略互見。德輝是編較為詳慎，所引玉燭寶典最為晚出，則雲及國翰所未見也。德輝自序稱夫其第稱月令章句，與夫引蔡邕云、蔡氏云、蔡伯喈云而未指為章句者，雖可斷其說為此書，然不據諸書所引原文原題，亦無以存真而祛惑，故書中所引逸篇遺句載在他書者，皆一一注明原書卷第，俾讀者得以覆檢，而備參稽，雖不能如隋志十二卷之數，約略得其二三，其搜訪薈萃之勤，固未可沒也。蓋自古書有輯佚之例，而亡者以存，輯書殫抉擇之勞，而存者多偽，使皆藏明來歷，無假借、無影附，則一字千金，庶可以信今傳後。德輝此作，洵足以當之而無愧矣。

疑雨集四卷 康熙丙辰侯氏刊本

明王彥泓撰、彥泓字次回、金壇人、官華亭縣訓導、博學好古、喜作艷體小詩、纖情不露、遣意新柔、深得唐李商隱遺意、明黃虞稷千頃堂書目載此書為六卷、次于天啟之末、明史藝文志無之、孫星衍祠堂書目載此書四卷、與今本同、集首侯文燦序云、先生既沒、其遺孤尚幼、詩幾散軼矣、而故友殷仲子君蔵之巾笥、屢欲售之剞劂、後因循未果、蠹蝕塵侵、又幾散軼矣、而今尚有錄而存之者、嚴繩孫序云、本集願未有鋟板以傳者、侯子蔚髏讀而賞之、是加校定、付之剞劂、由是先生之詩顯然於天下矣、是此集在明時本未刊行、至侯文燦始得傳鈔舊本、刻于康熙丙辰、論者謂香奩之詩、多流宕艷冶、不止陶潛之賦閑情、殊乖風雅比興之旨、沈德潛選明詩別裁集、雖袁枚作書諍之、亦擯斥不錄、蓋以此也、然變風變雅、聖人不廢、又何必定以一格繩之乎、錢謙益列朝詩集未載、朱彝尊靜志居詩話、王士禎漁洋詩話、袁枚隨園詩話、均極推重之、則德潛殆不免村夫子之見矣、惟袁枚屢稱其為本朝人、孫星衍次其書于士禎之後、則誤矣、案此集編年而未分體、始乙卯年、終壬午年、集中戊辰年新歲竹枝詞注云、是歲崇禎元年、新天子更化、朝野欣然、有更再生之喜、上推至乙卯、則為萬曆四十三年、下推至壬午、則為崇禎十五年、集中於是年下注云、六月十八日戌時長逝矣、哀哉痛哉、廿二日聞訃、後記此其青衣啟祥來說、據侯文燦序、彥泓此集為其故友殷仲子君蔵之巾笥、而集中寄懷殷仲之詩屢見、並有和于氏諸子秋詞詩、則此注為殷仲手筆無疑、彥泓殆沒于斯時也、當天崇之際、君子小人互相水火、在朝則為朋黨之爭、在野則為筆舌之爭、洵至宗社淪胥、猶蔓延詬爭之不已、觀集中自悼歸途自數愁遣及述婦病懷悲遣諸詩、則彥泓不獨憂傷國事、而且感賦鼓盆、蓋者以香奩之詩寄託其抑鬱之氣、感時傷事、尚頗得風人之旨、不能以其多綺羅脂粉之詞、取所短而遺所長也、

丁辛老屋詩集十二卷 乾隆丁未刊

國朝王又曾撰。又曾字受銘，號穀原，秀水人。乾隆十九年進士，官刑部主事，乞假歸。案又曾以能詩見稱於浙，當時與錢載齊名。休寧曹自鋻曾選刻其詩于新安，為卷二十。後其子復乞錢載閱定此本，編年而不分體，刻于鄢陵官署。十一、十二兩卷則以所作詞附焉。國朝當開國之初，人皆厭明季王李之膚廓、鍾譚之纖仄，談詩者競尚宋元，王[illegible]士禎以清新俊逸之才，主持東南壇坫，天下翕然應之。後五十年而又曾與載繼焉。梧門詩話稱又曾以橋外錫簫寒食路，柳邊蟲鼓酒船窗青句見稱時宰。今此詩不載集中，則以編訂時有所去取也。蒲褐山房詩話稱又曾極為汪文端公、陳文勤公稱許，性善飲，談笑風生，神情瀟灑，雖飄泊江湖，而東南長吏，胥接者多，賦詩鬥酒，凡十餘年，卒憔悴偃蹇而歿。作詩專仿宋人，信手拈來，自多生趣。休寧曹農部自鋻選刻其詩，予復再刻之，皆不及十之四五，而審擇未當。其全集六百餘首，予曾點定，今尚存其家，則此非又曾之全，其詩固不止此也。湖海詩傳選錄其詩，如和循初用韋蘇州自蒲塘驛迴駕經歷山水韻、趙仲穆雙松水榭偕乳巢聲石況飲西湖、晚登南屏至登葊憩山亭觀唐匡家人卦、張穆畫馬行、涼夜冒雨況西湖小飲、琴鶴樓[illegible]岱，皆此集所未載。其蘭王李詩則各選其一，蓋選家各具手眼，各有偏嗜，固未可執彼以繩此也。集中有雅雨虞和虹橋修禊詩，則又曾亦曾與盧見曾詩友文讌之盛矣。其詩大都信筆直書，天骨開張，無擣句坿章之習，無宋末江湖之派，而瓌奇不遇，偃蹇憔悴，無哀感之音，無憤懣之語，雖清老蒼秀，尚難與載抗行，而其取材于衆所不經見，用意于前人所未及發，華沉穠為又曾之所獨到者，則載亦當斂手下之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

敦拙堂詩集十三卷 乾隆乙卯刊本

國朝陳奉茲撰奉茲字時若號東浦德化人乾隆庚辰進士
官至江蘇布政使當時與蔣士銓曹埛號稱江右三家而名不
敵其盛者則以奉茲宦轍所至久在蜀邊罕與中原士大夫
通聲氣其集不甚流播故耳姚鼐為志墓稱其自壯入蜀至老
受任不得歸乃取鄉地自號東浦以寄思士皆稱東浦先
生其天才高厲作詩專法杜子美論者謂朴厚之氣殆
无媿之平生經歷多異境舉凡所為詩凡千首曰敦拙
堂集首有鼐序云自秦漢以降文士得三百之義者莫如
杜子美子美之詩其才天縱而致學精思與之並至故為古今
詩人之冠今九江陳東浦先生作詩一以子美為法其才識沈毅
而發也嚮以闊其功力刻深而出也慎以肆世之學子美者恆有及
為洪亮吉稱其詩如壓雪老梅愈形嫵媚王文治稱其詩鑿幽造
險怵目劌心洵杜少陵入蜀以後境界非淺學所能望見吳鼒
稱其詩沈鬱頓挫獨崇浣花觀諸家所評皆以奉茲純乎
學杜而不參以他家今觀集中之詩閎麗瑰瑋無流連光景之
詞可謂皮骨兩得亦國朝之卓然挺出者也惟其中間有用意過
深之處然亦字句之小疵瓦礫沙石固不足為大海累也

春融堂集六十八卷 嘉慶丁卯刊本

國朝王昶撰昶有金石萃編已著錄昶以從征緬甸及兩金川前
後在軍九年於乾隆五十八年冬以病乞休上鑒其老允之諭以歲暮
寒俟春融歸明年歸名其堂曰春融堂初昶在京師與朱筠互主
壇坫有南王北朱之稱又與王鳴盛吳泰來黃文蓮趙文哲錢大昕曹
仁虎稱吳中七子名滿海內外歸田後往來吳門賓從益盛古文
宗昌黎眉山議論考覈甚辨而不煩極博而不蕪精到而意不竭
蓋其歷宦多從戎旅馳驅異域周覽萬里因以畢見殊聞之事
與境以發其瑰偉之辭詩宗少陵兼谿詞宗白石玉田規律謹
嚴典贍詳實盡其湛深經術於學無所不窺乃出其緒餘觸事
觸物隨手抒寫無不神與古會且昶遊沈德潛之門故詩文皆
有先正典型不愧一代作者而等身著述有其過之積金石文
字數千通書五萬卷晉主婁東敷文兩書院所至朋舊文讌
提倡風雅欽定通鑑輯覽同文志大清一統志等書奉敕與
纂修事又奉敕刪定三藏聖教經咒編譯佛典深于禪
理者不及也至所選湖海詩文傳鈔于家絃戶誦文章
功業炳著一時求之古文中豈易得哉

七子詩選十四卷 乾隆癸酉刊本

國朝沈德潛編德潛有竹嘯軒詩鈔已著錄是編選輯其門下士吳地詩人之詩凡七家一曰耕養齋集二卷王鳴盛撰鳴盛有周禮軍賦說已著錄二曰古香堂集二卷吳泰來撰泰來字企晉號竹嶼長洲人乾隆廿五年進士召試賜內閣中書三曰賡二齋集二卷王昶撰昶有金石萃編已著錄四曰聽雨齋集二卷黃文蓮撰文蓮字芳亭號星槎上海人乾隆十五年舉人官泌陽知縣五曰婷雅堂集二卷

趙文哲撰文哲有娵隅集已著錄六曰辛楣吟藁二卷錢大昕撰大昕有聲類已著錄七曰宛委山房集二卷曹仁虎撰仁虎有刻燭集已著錄七家之中惟泰來淨名軒集文蓮聽雨集仁虎詠典齋集傳本殊希頗賴此刻以存文氏鳴盛詩如霽日初出精雲滿空泰來詩如便服輕裘僅堪適體昶詩如盛服趨朝自矜風度文蓮詩如太常法曲究係正聲文哲詩如宮人入道未洗鉛華大昕詩如漢儒傳經酷守師法仁虎詩如珍饌滿前不能隔宿雖

諸家詩品各異而旨趣畧同彙為一編固非標榜門戶濫盈卷帙者比也或者以德潛拘于聲調夫之或偏然詩三百篇仲尼山所定其論詩一則謂歸于溫柔敦厚一則謂可以興觀羣怨原非以恣肆跌蕩為能自騁才藻也德潛此輯所取者雅正和平要不失風人之正軌又何足為是選累乎

湖海詩傳四十六卷 嘉慶癸亥刊本

國朝王昶撰。昶有金石萃編，已著錄。自元結撰篋中集，而同時交游之詩，滙於一編。自高仲武編中興間氣集，而詩人之品題附於一編。自姚合編極玄集，而兼具小傳，始焉。昶本括之汰取菁華，祖仲武之品題，矜慎類合之敘傳，爾明編爲是集，以科第爲次，其間布衣草帶之士，則以年齒約略附之，而門下士並所見焉。終以方外。始康熙壬辰，迄嘉慶癸亥，人不必取其全，詩不必求其備，意在借詩以存交，俾有裨於論世知人，視陳維崧篋衍集、王士禎感舊集，多至一倍

有奇。亦云富矣。國朝康雍兩朝，文治光華，震爍今古，乾嘉繼盛，論者謂比隆漢唐。諸文士歌詠太平，涵濡雅化，王士禎以神韻之詩，風靡一時，沈德潛崇尚格調，袁枚專主性靈，兩派競行，時起時伏。昶承德潛衣鉢，暢衍宗風，故是書全以聲調格律爲主，所取者皆唐音。洪亮吉北江詩話譏其病在以己律人，而不能各隨人之所長，以爲去取，似尚不如篋衍感舊之不拘一格。然昶之詩文本如盛服趨朝，自矜風度，故其宗旨已定，不肯隨人轉移。其短處固在以己律人，其長處則在能閱歷百家，自成門戶，正不必論甘而忌辛，是丹而非素也。至其搜輯遺軼，綴爲詩話，博采幽隱，傳之千秋，斯爲詩家得失之林，亦一朝詩派源流之考鏡矣。雖諸家不必藉選本以傳，更不必以選者之去取爲輕重，[illegible]其會粹之功，固未可沒也。

湖海文傳七十五卷 道光丁酉刊本

國朝王昶撰。昶於嘉慶癸亥既選詩傳，復於乙丑手輯是編，蓋以我朝人文號為極盛，當時海宇承平，公卿縉紳各以壇坫主盟，迭執牛耳，而遺文逸獻，藏者無多，迺本詩傳之例，就生平師友及門下士所作，彙為一集。惟詩傳本以科第為次，此則取分類之例，一類中又各以命題體製為後先，蓋為其晚年所手定，未及付梓而卒，其孫紹基刊行之。雖諸家各有專集單行，而傳中所錄之賓光、蘭陳、纘史、貽直、程景

伊、余慶長、韋協夢、黃之紀、樓儼、楊揩諸人，或遺稿未刊，或流傳甚罕，雖限于範圍太狹，不能盡其所長，然嘗鼎一臠，終勝于過屠門而大嚼也。且故書雅記，文獻既湮，諸家詩文集之流傳，本非一二寒畯所能遍閱，而藏書好事者，或亦不能並蓄兼收，故讀是編，雖不能盡備一朝之文，然自康熙中葉以訖嘉慶初年，大率具此矣。至其為書，徵文獻，重實學，頗近考據一派，姚椿《國朝文錄》，蓋即以此書為嚆矢也。書中詩文集敘，非可以考見派別原流

與其人之性情學問者，不登；寺院園亭，僅在點綴林泉，流連景物者，不登。採擇既嚴，別裁亦當，數十年傳誦藝林，不虛也。至其不收駢儷之文，本姚鉉刪文苑英華為唐文粹之例，不知散體之變駢體，猶古詩之變律詩，但當論其詞義之是非，不必論其格律之今古。杜甫一集，近體殆半，論者不能謂其格卑於古體而刪除，獨於文則古文四六判若鴻溝，是亦不充其類者矣。

孤兒編三卷 汪氏原刊本

國朝汪喜孫撰。喜孫後改名喜荀，字孟慈，嘉慶丁卯舉人，官懷慶知府，傳其家學，長於考據。是編乃述其父中學行之作，謂之孤兒編者，喜孫生九歲而中沒，志哀也。中本以狂狷名，同時人紀載之文往往言之過甚，喜孫一一辨正之，生皆援引當時人語以相佐證，是亦仁人孝子之用心也。案：汪中文雄一世，凌轢萬口，素傲睨，好詆譏，不喜宋儒性命之學，至有舉其名者，必痛詆之，於時流不輕許可，卒以忤蔣士銓見阨，偃蹇終身，蓋其恃才傲物有以使之然也。特士銓題焦山瘞鶴銘詩有注疏流弊事考訂，鼷鼠入角求蹊徑之句，則其招忤固自有由。至其詆方苞為不學，惟阮元敍錄本述學婦人無主荅問文後載之，其手定本固經刪削，殆以其語意過激也。而尊之者必欲傳之，激而反詈，非中之過矣。江藩漢學師承記稱中以乏嗣少歡，劉逢祿禮堂授經圖記稱中晚而得子，慮為俗學所困，乃自次其藏書數萬卷，畀之然冀詒謀，故喜孫學有根柢，文章爾雅，不愧作者之林，中可謂有子矣。程序伯詩云：自古才人如棄婦，從來名士少佳兒。觀此可以為之解嘲，且可為學人下一轉語。[illegible]昌于身而不昌于子，中則昌于子而不昌于身，豈亦有數存乎其間耶。

子彙三十四卷 明萬曆五年刊本

不著編輯者名氏，板心上刻萬歷五年刊五字，間有各書首尾間有潛庵子跋，紀年丁丑，萬歷五年也。是書首儒家，凡鬻子一卷，唐逢行珪注；晏子春秋二卷；孔叢子三卷；賈誼新書二卷；陸賈新語二卷；小荀子申鑒一卷；唐皮日休鹿門子一卷。次道家，凡文子二卷；關尹子一卷；唐王士元亢倉子一卷；鶡冠子陸佃解一卷；黃石公素書一卷；唐司馬承禎天隱子一卷；唐張志和玄真子一卷；無撰人名能子三卷；齊邱子一卷即化書。次名家，凡鄧析子一卷；尹文子一卷；公孫龍子一卷。次法家，凡慎子一卷。次縱橫家，凡鬼谷子一卷。次墨家，凡墨子一卷。次雜家，凡子華子二卷；劉晝劉子二卷。明史藝文志不載，范懋柱天一閣書目有之，亦不載編輯者名氏，蓋亦未知潛庵為何許人也。考梅鷟南雍經籍考載子彙二十四子，司業周子義校刻，九百四十三面，則此為周子義所編刊，潛庵蓋即子義之別號也。孫繼皋宗伯集吏部侍郎謚文恪儆庵周公行狀云：公名子義，字以方，儆庵其自號也。嘉靖乙丑進士，改庶吉士。公故嗜書，窮日夜讀不休。隆慶六年升南國子司業，攝祭酒事。萬曆六年升北祭酒，所訂正書梓在南

雍者、有周禮、史記、五代史、而子彙、則所自編輯者也、然則是書、正子義為南京司業兼攝祭酒時所編刊、信有徵矣、行狀不言其又號潛菴、殆略之也、所據多係善本、惟墨子、晏子、有刪併移易處、則不免明人習氣耳、甲鑒改為小荀子、亦嫌杜撰耳、至以鶡冠子、黃石子、齊邱子、列入道家、而以偽書鬻子、列入儒家、取冠全書之首、尤為拙陋、可謂無識者矣、諸子四庫全書均已著錄、此本蛇足、因子義覆輯刊刻、別立總名、姑存其目備考焉、

泰泉集六十卷 明萬曆癸酉刊本

明黃佐撰、佐有泰泉鄉禮、四庫全書已著錄、初佐官南京國子監祭酒時、曾手自編定其詩為十卷、嘉靖壬寅其門人李時行刊板於嘉興、後其子在中在素在宏彙輯遺稿、合而編之、刻于萬曆癸酉、前有嘉靖廿一年張璧及萬曆七年陳紹儒二序、一至三卷賦、四卷騷辭樂章琴操樂府、五至十四卷詩、十五卷對策、十六卷符命頌序錄、十七卷箴上、十八卷箴下贊銘頌謠祝辭字辭、十九二十卷奏疏、廿一廿二卷書啟、廿三卷問對設論、廿四卷策問、廿五至廿七卷論議、廿八卷說、廿九卷原解辯攷述禁諭、三十至三十三卷記、三十四卷至四十三卷序、四十四卷題跋、四十五四十六卷圖經、四十七卷碑、四十八卷神道碑、四十九至五十四卷墓表、五十五卷墓表誄、五十六五十七卷傳、五十八卷行狀、五十九六十卷祭文、佐詩體頗正而取材大、陳格雜贅、高而氣少奔逸、文則章疏切實、體裁雅潔、亦多有道之言、蓋其博極羣書、篤守洙泗之學、而不以聚徒講學名、故所論述皆有根柢、黎民表稱其操履端謹、模範嚴整、居無惰容、燕無媟語、宜其平生、

王言不苟、類其為人、正嘉之際、學問嶄岐、而佐獨恪守先儒、不為高論、可謂篤實之君子矣、四庫全書著錄李時行刊本有詩無文、提要所載佐春[illegible]大醉言志詩、此本亦有之、而無自注、則館臣所謂是將以嘲風弄月之詞、而牽合於理學者、殆不然、矛、史稱佐弟子多以行業自飭、而梁有譽歐大任黎民表詩名最著、是集前有民表行狀、後有大任後序、或者注為其所刪歟、朱彝尊靜志居詩話稱嶺表自南園五先生後風雅中墜、文裕力為起衰、如黎維敬梁公實輩、皆其弟子、嘉靖中南園後五先生、二子與焉、盡嶺南詩派文裕實為領袖、不可泯也、然則佐可傳者、又不僅在區區詞采間矣、

述學三卷 汪氏初刻本

國朝汪中撰、中有廣陵通典、已著錄、中博綜典籍、諳究儒墨、中年輯三代學制及文字訓詁制度名物、有係於學者、分別部居、為述學、屬稿未成、後力以撰著之文掇其精者、手定是編刊行之、此第一次刻本也、後阮元敍錄文選樓本二卷、不分內外編、刻於嘉慶戊午、此第二次刻本也、後其子喜孫編刻宋小字本、內篇三卷、外篇一卷、刻於嘉慶乙亥、前有王念孫序、與阮本篇數相同、蓋即析二卷為四卷耳、此第三次刻本也、後嚴杰就阮本刪訂為二卷、視阮本經義中少明堂通釋上中下初次稿本三篇、又少雜文之無關經義者十數篇、而多釋服冕之用、荀卿子通論、大學平議、贅瘦說、嬪于虞、講學釋義、釋夫子、釋屬、字義釋郢、答人問郊特牲、答劉端臨書十一篇、刻于嘉慶戊寅、即學海堂經解本、此第四次刻本也、後喜孫就小字本增入補遺別錄、為六卷、彙編入汪氏遺書、字改元體、刻于道光癸未、此第五次刻本也、後揚州書局重刻元體字本、前王念孫序、後方濬頤跋、刻于同治己巳、此第六次刻本也、後伍

崇雅堂叢書亦據元體字六卷本重刻于光緒乙亥，此第七次刻本也。諸本之中，以嘉孫初刻宋小字四卷本為最精，以後刻元體字六卷本為最詳。阮本以糾雜散失為主，故明堂通釋三篇亦附存之；嚴本以經義為主，故凡無關經義者概不入錄。阮亨瀛州筆談稱中才高忤物，精博絕倫，江藩漢學師承記稱其母老家貧，中年乏嗣，戚戚少歡，歎世人之不知，悼賦命之不偶，著弔黃祖文、狐父之盜頌以寫懷自傷，而俗子以為譏刺當世，蓋其褱才不遇，牢

騷悲憤，往往於言行間見之。又以博辨自詡，見文章必摘其類，故恒不滿人，亦恒不滿於人。蔣士銓主講席於揚州，乃以女子之嫁，母送之何門相詰難，翁方綱載之復初齋文集考訂論中。又與方苞議禮相詬，至詆為不學，載之阮本婦人無主答問後注中。王士禎之與趙執信角，閻若璩之與汪琬角，皆其才力足以相敵也。中之忤士銓，詆苞，何莫不然，則其文章學問可略見矣。然孫星衍為中作傳，論其論明堂石鼓為不合，發移易齊文集中試其釋媒氏文論奔者不禁

以為著之令以恥其民，試為失言。杭世駿序稱其哀鹽船文驚心動魄，一字千金，而曾燠駢體正宗、姚燮駢文類苑均擯不入選。江藩酷愛其自序文，而郭嵩燾恒言其局量褊小，方厚卿詆其嘆老嗟卑，是則膾炙人口之文，亦有不能盡於人意者矣。

復初齋文集三十五卷　道光丙申刊本

國朝翁方綱撰。方綱有兩漢金石記，已著錄。是集考證金石碑版及題跋書畫之作為多，或究其原，或正其失，言簡而賅，皆於本文互相發明。至金石諸文，訂謬辨異，尤足以資經史參證。良由茹涵既富，故根柢槃深。集中神韻論三篇，蓋以王士禛拈神韻二字，固為超妙，但其弊恐流為空調，故特拈肌理二字，欲以實救虛也。又與桂未谷論所作說文統系圖，謂不當以吾邱衍列入，案桂馥違此例時，當時各家題字言人人殊，大氐雕蟲篆刻，壯夫不為，邱衍學古編本以王俅顏叔夏、姜夔、王厚之諸家譜錄踵而為之，雖私刻小印，非精於六書之法者必不能工，而以之列入統系圖中，殊嫌太濫，其說是也。至其自朱子為考訂家，蓋以楊復之禮圖，陳淳之字義，黃震之日鈔，皆本於朱門者也。王應麟、馬端臨之博聞多識，皆朱門之善學者也。故考訂之學必推朱子，雖朱子亦以考訂名。而我國朝乾嘉學派者，固當以朱子為鼻祖，是漢學宋學分流合原，更不本於洙泗，殊途而同歸也。方綱生平同翔館閣，適際昌期，值文運最隆之時，從容載筆，乾隆廿四年，以一等第五名列入編檢，引見，上諭掌院學士舒赫德曰：此人學問甚好。今觀是集，才學富贍，詞采精潔，其簡在帝心，不偶然也。方綱詩集尤可刊行。惟文集未刊，沒後其門下士始為開雕，然其佚稿未刊者尚多也。

復初齋詩集六十六卷　嘉慶甲戌刊本

國朝翁方綱撰。方綱有兩漢金石記，已著錄。是集乃方綱所自定，按年編次，始乾隆壬申，終嘉慶甲戌。首曰課餘存稿，則初入翰林時作也。曰藥洲集，則督學廣東時作也。曰青棠書屋稿，則住孫公園時以有合歡一株，因以名是卷也。曰寶蘇室小草，則得宋槧施顧注蘇詩及天際烏雲帖時作也。曰秘閣集，則文淵閣校理秘書時作也。曰石蘭集，則到國子監之任，與石鼓蘭亭相近時作也。曰校軒集，則長詹事府時作也。曰秘閣直廬集，則分日入直文淵閣時作也，其同直所作者亦在焉，故又名秘閣唱和集也。曰桑梓掄才集，則典京闈副考官時作也。曰晉觀樓集，則官京師時作，以藏晉大觀帖故名也。曰谷園集，則視學江西時作，以瓣香黃庭堅，冀集故名也。曰石墨書樓集，則由贛回京時作，以得化度寺碑真本也。曰小石帆亭藁，則視學山左時作，私淑士禛，因以名其詩卷也。曰蘇齋小草，則由東回京時作也。曰嵩緣草，則官鴻臚時作，以得嵩山石刻及蘇軾書嵩陽帖故名也。曰有鄰研齋稿，則得蘇軾

研拓本時作也，曰石畫軒草，則晚年所作也。方綱享年最高，著述甚富，性耽吟詠，隨地隨時，無不有詩。乾隆三十八年充四庫全書纂修官，得以盡窺中秘，故其學問皆有根柢，詩則不唐不宋，自成一家，以古人為師，以質厚為本。葆雅屏聰松廬文鈔稱其論詩拈肌理二字，以實救虛，故集中之詩，幾于言言徵實。洪亮吉北江詩話謂其詩如博士解經，苦無心得，蓋其自諸經注疏、史傳攷證以及金石碑板文字，皆貫徹岸溢于其中。雖生平

辭香杜甫、蘇軾，服膺元好問、王士禎，而自為之詩，亦有不能盡與之合者，則以考訂為之累也。亮吉晚詩曰「最喜客談金石例，略嫌公少性靈詩」，洵定評矣。惟集中為明趙文毅五世孫玉槐以玉航銀船向山左顧衡齋易文毅友許劉子國贈文毅兕觥七古一首，後八句云「顏公奉觥向君笑，趙叟頃心誓將報。兕觥多年逢故人，叟泣還鄉告家廟。昔人贈觥事偶然，今日還觥世更傳。譜出兕觥新樂府，壓倒米家虹玉船。」兕轉闕生，頗有使筆如古之妙，則其詩亦

有聞見性靈者，惜乎不多見耳。至其題詠金石書畫之作，雖非詩家正軌，然亦可以多識骨董之名。詩固不成其集，則不可不覽。經生非必嫻辭賦，文士非必有經訓，人各有能有不能，固不必一一求全矣。原刻本祇六十六卷，其門人侯官李彥章續刻四卷，世鮮傳本。漢陽葉志詵重刻於粵東，傳本亦希。江陰繆荃蓀又從方綱手稿搜得詩七百數十篇，釐為二十四卷，吳興劉承幹刻之嘉業堂叢書中。

來恩堂草十六卷 明萬曆癸丑刊本

明姚舜牧撰舜牧有易經疑問四庫全書存目著錄是集為舜牧所自定其子祚端梓行舜牧於四書五經皆有疑問大都遊談無根惟說詩差善是集有詩經疑問序又有重訂一序則其用力較深也文則平正通達不事錘鎔猶講學家之格論文則好醜成敗原委顛末尚為纚然論性理則以洛閩為的家訓一卷皆深于世故多閱歷之言警世錄一卷皆錄前言往行寓勸懲之旨嘗曰做人要存心好讀書要見理明其宗旨可以槩見其自叙年譜儼然以所著四書五經疑問能窺見聖之心足以羽翼經傳則其大言不慚自為標榜欲揚雄之擬經尤為僭妄也四庫全書別集類存目載康熙癸丑其曾孫渰頤刊本樂陶吟草三卷而無此書館臣云據渰頤後序所列乃詩文全集此本有詩無文豈佚其半耶則似當時未見此書故不知僅文集有十六卷也然四庫於易經疑問提要云迨年過八十又重訂詩禮二經及此書並載所著來恩堂集中乾隆禁書總目亦列是集於四庫館奏准抽燬書則是見而未收何提要前後不相照應如是耶書中卷一裁訂文綱要領間出小論序有五代中國而夷狄魚肉胥戕乎人命宗興南失四百年而奄奄弱息終陷於蒙古無復世界之語卷八代人題楊某總兵遼東卷有北虜猖狂有遏請無厭之心之語卷十論高宗無復可揮有但看當日金虜之情要求無已之語又論加秦檜太師有洪皓在金曾以蠟書報虜之情之語又論明宗立弟為皇太子有夷入中國宜中國之可立弟為皇太子耶之語卷十二元仁宗論中書省臣有夷狄之有君誠然哉之語宜四庫館臣視為偏謬奏請抽燬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

容甫先生遺詩五卷補遺一卷附錄一卷 汪氏刊本

國朝汪中撰。是集爲劉台拱點定，其子喜孫據以鋟木。補遺一卷則喜孫所輯也。又錄顧𨭉、黃景仁、鄭虎文、楊芳燦、孫星衍、程瑤田、劉逢祿、王引之投贈哀輓之作，爲一卷附焉。中博洽羣書，精研經史，生平多諧謔凌轢時輩，人以故短之。早歲喜爲詩，三十以後絕不復作，故篇帙無多，而吐屬嫺雅，不爲流連光景之詞，蓋其本原經術，而才力又足以運掉，故能鎔鑄變化，惟意所如，而格律一軌於正。樂鈞稱其規撫漢晉，取法唐人；朱彬稱其清韻出塵，迥非時流所及；洪亮吉稱其如病馬振鬣，時鳴不平，信篤論也。集中周生刻印歌自註云：此詩作於庚寅之冬，自後少作，篆刻之學始覺其言之過也，不知爲知，用誌吾媿云。則其性情雖孤傲，而虛心向學，不強作解人，於此可以見其大凡。茂際堯謂自來經術古文詞佳者，往往掩其詩名，則王昶蒲褐山房詩話謂詩非中所長者，殆此之謂歟。至其爲文，則合漢魏晉宋作者而鑄成一家之言，淵雅醇茂，無意摹放，而神與古會，宋以後無此作手。故所著述，學良友搜之於前，賢嗣刻之於後，海內承學之士靡不交口譽之，數十年來屹然爲儒林巨擘，固無忝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

從政錄不分卷 道光中汪氏自刊本

國朝汪喜孫撰。喜孫有孤兒編，已著錄。喜孫爲中令子，承名父之後，能盡通其家學，博覽羣籍，於文字聲音訓詁尤所究心。是書多經世之言，且有裨于掌故。書中說經之文，亦非章句之儒所能比，其精潔。述學一書，百餘年來爲學者稱誦，喜孫秉承家學，別出機軸，自成一家言，固云善繼，實足濟美矣。近世文章家前推汪容甫，後推龔自珍定庵，兩君者皆有文士之子，以世其家者也。然自珍文行務于恢奇，其子橙效孔，乃益之以詭誕；中文行近于孤峭，喜孫乃得之爲峻潔，弓冶箕裘，擇術可不慎耶。喜孫有且住庵詩文稿，不傳，傳者惟此耳。雖不能盡其所長，然亦可以略覘造詣，鳳毛麟角，固不必以全體而見珍矣。

次而備至史記屈原列傳不獲世之滋垢條漢書馮奉世傳其先馮亭為韓上黨守條則與考異重見無所補正殆偶失之未檢不足以害其宏旨也

諸史拾遺五卷 潛研堂全書本

國朝錢大昕撰是編凡三國志晉書一卷宋南齊梁陳魏書南北史唐書一卷五代史一卷宋史一卷遼金元史一卷亦考異刊成後續有所得撰為此書沒後其門人李賡芸校訂而刊行之者也晉書後附修晉書詔一篇唐書後附嘉祐五年編修刊修提舉及校對校勘銜名暨崇寧五年董衡進勅唐書釋音序則與考異體例稍異亦所以補前書之未逮也其與史漢分為二書者以三史卷帙居其半也所考皆引據稍核而博贍通貫與考異相同有宋志五等封國攷五代史相表猶考異有漢書侯國表修唐書史臣表例也國朝評史之書群推王鳴盛趙翼二家然鳴盛則馳騁議論意見橫生翼則類敘事實少所發明其實事求是詳審精密要當以大昕為最鳴盛與翼固未可以同年語也

三統術衍三卷鈐一卷 嘉慶六年刊本

國朝錢大昕撰、大昕有聲類、已著錄、此書推步術以劉歆三統曆為最古、蓋即因落下閎鄧平之法而增修、以說春秋者、班固修漢書、即資以成律曆志、後之注者孟康李奇則言之不詳、劉歆林文炳則妄下己意臆駁、遂多、而無名氏之推漢書曆志術一卷、見於隋書經籍志、陰景倫漢書律曆志音義一卷、見於舊唐書經籍志者、俱已失傳、後世雖宏通淹雅之儒、遂有不能兼攻算事者矣、是書就漢志所錄劉歆之說、取舊所不注及注而不詳者、推而明之、蓋大昕于天算之術、所得甚深、實兼中西之長、通今古之奧、於三統四分授時大衍、皆能深究其本原、復廣采諸家之說、疏通其大義、反覆引伸、以暢其旨、於賈服杜預孔穎達諸家訓釋經傳之說、皆有以決其牴牾、阮元序稱其有功經史、何國宗稱為今之賈逵、不虛也、書中如中月相求術、不知六扐當為七扐、則約分之數不合、金水晨夕數、不知東九西七子母之故、則差分之義不明、五步段目、不知晚誤衍字、則不能句讀、八十一章章首日名、不知從橫行列之次、則不可循覽、此皆未經前人推定、至大昕始發其蒙、三統大義、蓋至是無遺蘊矣、至於歸邪於終之說、千載聚訟、大昕則以經證經、謂古閏月不盡在歲末、如秦後九月之法、百四十四年超辰之術、東漢人已失其傳、大昕則據劉歆本文、決知太初改元太歲當在丙子、而非丁丑、尤為獨抒心得、精博絕倫、大氏推步之學、因已具之法、而更推未盡之奧、前人智力之所窮、正後人心思之所起、故其術愈闡愈精、後來居上、況大昕學貫天人、知識加人一等、故欲明春秋與漢書者、必皆致信于是編、豈徒闡劉歆之說、正志文之譌而已哉、後附三統術鈐一卷、無鈐各著九數、而普之自元法鈐統法鈐、以迄二十八宿鈐、凡五十一鈐、與前三卷相次而備云、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子部 天文算法類

輯古算經細草三卷 嘉慶癸亥寫刊本

國朝張敦仁撰。敦仁有撫本禮記鄭注考異，已著錄。是編以王孝通二十術，頗不以深淺為次第，自太史造仰觀臺以下十九術，皆以立方除問數，奇賾術易隱，秘讀者或不能驟通。惟以立天元解之，則其中條理秩然。蓋立天元一術，廣大精微，無所不包，大之而躔離度數，小之而米鹽凌雜，凡他術所能解者，立天元皆能解之，他術所不敢解者，立天元獨能解之。自古天文家若郭守敬所造授時術，號為最密，而其求周天弧度，以三乘方取天，亦用立天元一術，則其為用，可謂神矣。歐邏巴西法易其名曰借根方，用之於九章八線，皆隨所用而無不通。然自元以來，疇人皆株守立成，習而不察，至明遂無有知其法者，故唐順之與顧應祥書，謂立天元一，漫不省為何語。應祥演測圓海鏡，分類釋術，自序亦云立天元一，無下手之術。此阮元疇人傳所以深惜明代算學之凌替也。國朝修明律數，探賾索隱，自梅瑴成於赤水遺珍中，詳解借根方法，即古立天元一法，研求算術者，遂能略得其端。倪敦仁于斯術，頗有心得，以古算書多有細草，而孝通書獨無，因為步算細草，分附原書二十術之後，洵足以發揮古人，箴砭俗學，非若劉孝孫之于張邱建，卿依術而衍其數也。書成于嘉慶癸亥，自為小引，而寫刻之時，方權知蘇州，屬李銳覆校，並為之跋。後陳杰著是書，則為圖解音義，雖其用心之善，而誼之極至，固敦仁為之嚆矢也。

緝古算經細草一卷圖解三卷音義一卷 道光癸未龍氏敦人閣刊本

國朝陳杰撰。杰字靜菴，烏程人。嘉慶末考取天文生，任欽天監博士，為上官所倚重，後官國子監算學助教。是書以張敦仁細草未愜于心，因為之按以珠盤，別為細草一卷，又為之指畫形象，直探法原，別為圖解三卷，又為之證引經傳，博採訓詁，是正其傳寫之舛譌，搘合各本之同異，別為音義一卷，皆覃思切究，洞悉源流。敦仁細草分附經內，故有三卷之多，是編則經文及注自為一帙，冠之卷端，已附記緝古原書後，茲不重出。書成于嘉慶乙亥，後于敦仁十二年，自為之序及例言。道光癸未龍萬堂序而刊行之。蓋立天元一法，見於宋秦九韶數學九章大衍數中，厥後元李治用之於勾股方圓，郭守敬用之於弧矢，歐邏巴之借根法亦從之出，而神明變化，不可端倪，學者驟欲通之，茫無門徑之可入，故明顧應祥謂為無下手處。其造測圓海鏡分類釋術，別用句股帶縱求之，而盡削李冶之細草，此後人所以有循枝葉而失本根之誚也。敦仁以沈潜之學，運奧邃之思，杰又出以精銳之筆，讀緝古而不讀此，則思困而不能入理格而不能出矣。與敦仁細草雖有見外見內之殊，然其為算學家之圭臬，則固相等也。

元史藝文志四卷 嘉慶丙寅潛研堂全書本

國朝錢大昕撰。蓋取當時文士撰述，錄其部目，以補元史之闕，而遼金作者亦附見焉。以隋唐以來志經籍藝文者，大率用李充經史子集四部之敘，分經為十二類，史為十四類，集為八類，其兼采遼金者，亦本隋志兼補前代例也。其集部制誥後增科舉類，書名下題撰人字貫略履者，則本黃虞稷千頃堂書目例也。案虞稷偕倪燦修明史藝文志，兼及宋遼金元四代，以補史志之闕。後知史館不用燦稿，因取底本加以增訂，改其標題曰千頃堂書目，而別行。盧文弨以其搜采雖富，而體例不及倪書之正，得燦底稿，合吳騫校本及張錦雲元史藝文志補，互相訂正，分宋志補一卷，補遼金元志一卷，刊附羣書拾補中，而有明一代書目未曾校列。是書前有大昕自記云：元史不立藝文志，國朝晉江黃氏上元倪氏因承修明史，並搜訪宋元載籍，欲裨前代之闕，終格於限斷，不得附正史以行。大昕向在館閣，留心舊典，以洪武所葺元史冗雜漏落，潦草无甚，擬仿范蔚宗歐陽永叔之例，別為編次，更定目錄，或刪或補，次弟屬草，未及就緒，唯世系表藝文志二稿，尚留篋中。吳門黃君蕘圃並為糾其踳駁，證其同異，且將刻以問世云，則是書之成，固蕘圃為之佐。蕘圃為黃丕烈字，士禮居中藏書甲於吳下，則

非悉據舊目、未見原書者比、宜其精審也、雖其謂虞稷與燦承修明史、殊為舛誤、而又以宋已有志、亦不稍及、因不若虞稷與燦兩家之周密也、且取兩家合是書攷之、大都詳略互見、後之人欲考遼金元典籍者、當合三書求之、庶無掛漏之失矣、

元史氏族表三卷嘉慶丙寅普鍾刊本

國朝錢大昕撰、大昕有騭類已著錄、案元史蕪陋、久為學者所識、顧炎武謂食化貨選舉二志、皆案牘之文、朱彝尊謂列傳既有速不台矣、而又有雪不台、既有完者都矣、而又有完者拔都、既有石抹也先矣、而又有石抹阿辛、阿塔赤忽刺出兩人、既附書於杭忽思直脫兒之傳矣、而又別為立傳、蓋宋濂王褘本非史才、承修諸人、又皆草澤迂生、不語掌故、於蒙古語言文字、素所未習、而成書之期、又促、故舛謬滋多、大昕因搜羅元人詩文集、小說筆記、金石碑板諸書、考其得失、審其異同、欲別為編次、以成一代信史、後恐有違功令、改為元詩紀事、屬稿未成、先成是編、及藝文志、皆舊史所未備、大昕特報補之、夫考氏族於遼金難矣、而於元為尤難、遼有耶律蕭兩族、金雖有白號黑號之別、然皆繫姓於名、猶不至于混淆、元之蒙古據陶九成輟耕錄所載、有七十二種、又有色目三十一種、但以名行、不兼稱氏、其見於史者、僅十之三四、而譯字無正音、紀載互異、讀史者病焉、大昕以元之氏族、有似異而實同者、有似同而實異者、于正史雜史之外、兼取碑刻文字、廣搜博采、仿唐書宰相世系表例、取元代譜系可考者、臚列成表、疑者附之、上卷

蒙古中卷色目、下卷部族無考者、屬稿始于乾隆癸酉七月、成于庚子五月、幾及三十年、其用力可謂勤矣、門人黃鍾取而刻于嘉慶丙寅、為識其後云、

石渠隨筆八卷 道光壬寅文選樓叢書本

國朝阮元撰、元有經籍纂詁已著錄、是書為其官詹事時、入直南齋、與王杰、董誥、金士松、沈初、彭元瑞、玉保等、于乾隆辛亥奉　敕續編內府儲藏書畫為石渠寶笈時、隨筆所記、元不穿作畫、而獨精畫理、其提學浙江時、爭舉畫試、見所撰定香亭筆談、至其平日論書、則見其所撰研經室集北碑南帖論、故其鑒別、至為精審、不肯人云亦云、如元之四家、以倪瓚畫最為世重、而其論倪畫、則謂他人畫山水、使真有其地、皆可游賞、倪則枯樹一二株、矮屋一二楹、殘山賸水、寫入紙幅、致身入其境者、索然意盡、其論董邦達山水、推為國朝第一、謂其屋宇皆整齊界畫、無作草草茅廬者、蓋北宗法也、殆其主持漢學、多尚考據、觀其稱宋人摹顧凱之洛神賦、為有漢石室石闕遺意、稱宋人及文徵明畫司馬溫公獨樂園圖、不依溫公集中獨樂園記之文、畫之、為布置大謬、可以知其意趣之所在矣、蓋北宗畫樓臺亭閣、一門一逕、皆有準繩、如儒家之漢學、言之有物、不能託之空談、宜其於蕭疎淡遠之倪畫不之取、與曆來收藏家持論相反也、惟書中考證疎漏之處、亦所不免、如張僧繇夜月觀泉圖、云上有虞集書唐張僧

跡夜月觀泉圖九墨字、鈐宣和之寶、劇神迹也、玉池上王覺斯題跋二段、沿宣和標題之誤、以僧繇為唐人、御製詩為辨析為梁人、即宣和畫譜亦列僧繇於梁代也、緊宣和畫譜、既列僧繇為梁代、則此宣和御題以為唐人者、可决其為贋蹟無疑、或者元以曾經御題、不敢非難、故微露其意、非失之未考歟、然知盧鴻一草堂十志圖、尚沿明張丑清河書畫舫、國朝安岐墨緣彙觀續錄之誤、截去一字、為盧鴻、未經更正、又知唐刁光允寫生花卉冊十圓幅、同時款元瑞知聖道齋餘筆記之云為僞蹟、高江村贈於鑒辨、誤以為真、今入內府云云、元謂黃荃師事光允、以荃柳塘聚禽圖較之、似有出藍之譽、不知刁圖非真筆、此則千慮一失、雖不足為全書之玷、亦不必為之諱言也、要其大旨、以藝術必與學問相通、非屢以為玩好之物、固高於他人一等矣、

養新錄二十卷嘉慶九年刊本 餘錄三卷嘉慶十一年刊本

國朝錢大昕撰、大昕有聲類已著錄、是編皆考證劄記之文、不分門目、而編次先後、則略以類從、前三卷皆論經史、四卷五卷皆論小學、六卷至九卷皆論史學、十卷論官制、十一卷論地理、十二卷論姓名、十三卷十四卷論古書、十五卷論金石、十六卷論詞章、十七卷論術數、十八卷論儒術、十九卷二十卷為雜考證、大旨與顧炎武日知錄同、而經世時務之略、概不一及、則與炎武大異、其曰養新錄者、大昕之祖、嘗取張子厚詠芭蕉詩、願學新心養新德、長隨新葉起新知之句、以名其讀書之堂曰養新、大昕因以名是書、以示不忘祖訓也、大昕六經百家、無所不通、凡經義之聚訟難决者、皆能剖析源流、文字音韻訓詁地理氏族金石、以及古人爵里事實年齒、莫不瞭如指掌、尤精算術、通中西兩法、所言皆有據依、而於所見古書、言之更悉、所著皆精確中正之論、即瑣言賸義、亦非貫通原本者不能、引證與博、詞藻古雅、洵考據之專門、固宋元明以來、所未有也、前有自序、蓋大昕自少至老讀書所得、隨筆記之、以成是編、為其一生精力所聚、其記誦之博、考核之精、與炎武日知錄誠難軒輊、故書成後、阮元即取以付刊、而為之序、極推許之、其後續有所得、別記一編、名曰養新餘錄、則大昕沒後、其子東

塈取遺稿繕錄清本，即依前錄次序，分為三卷，識後以授梓人者也。

潛研堂文集五十卷 嘉慶丙寅刊本

國朝錢大昕撰。大昕有聲類，已著錄。是集為其所自定，首賦、末祭文，凡分十四類。沒後三年刊成，冠以小像及贊，段玉裁序之。卷四至卷十五為經史問答，別無行本，附入集中，猶全祖望結埼亭集例也。大昕始以辭章鳴一時，既乃精研經史，因文見道，于儒者應有之藝，無弗習，亦無弗精。在吳門時，與沈彤、惠棟游，而推闡其舊訓，故其學一軌於正，不參以佛老功利之言。其文尤非好為古文以自雄壇坫者比也。中有所見，隨意抒寫，而皆經史之精液，渟古澹泊，非必求工，非必不求工，而知言者必以為工。

其傳而能久，久而愈箸者，蓋以此也。其中庸說、冕衣裳說、古同音假借說、秦三十六郡考、嘉靖七子考，皆援據典核，考證精密。其論易先天後天之說，論虞氏之卦之說，論鄭爻辰之例，論孔壁書增多二十四篇，康成既親見之，何以不為之注，多所訂證，尤足以補注釋家所未備。其論詩毛傳多轉音，非究貫蒼雅者不能也。其論孟子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力闢先儒以為記者之誤之非是。辨太歲太陰之各別，辨衛文公非宣姜子，舍左氏而從漢書古今人表，雖未必盡為定論，然各尊所聞，亦足見其用意之不苟矣。至其辨古今之音韻，以及考正[illegible]天文輿地草木蟲魚靡

不傳綜集雖不尚詞華而足以羽翼經傳其實學有足取者儒者之文固與文章家言又別論矣王昶為志墓稱其文法歐陽文忠曾南豐歸太僕從容淵懿頗有其文讀其全集信非阿好也

潛研堂詩集十卷 乾隆庚寅刊本 詩續集八卷 嘉慶丙寅刊本

國朝錢大昕撰正集為其所手定自為之序刻于乾隆庚寅續集則其沒後弟大昭所編序刻于嘉慶丙寅者也大昕幼即工詩雅不欲以詩鳴世然其才大能兼眾人之長猶之所治之文雖無意于成家而自然成家也少與王昶王鳴盛吳泰來趙文哲曹仁虎黃文蓮精研風雅同游沈德潛之門為吳中七子之冠王昶為志墓稱其詩格在白太傅劉賓客之間阮元為撰傳稱其詩清而能純質而有法黃在東謂其溯漢魏出入唐宋不以摘擿塗抹為事不以纖縟佻巧為能蓋其儲藏甚富於漢魏六朝唐宋元明詩文集靡不經目而諷於口過耳而闇於心故其詩有先正典型不愧一代作者惟以精于兩漢之學且肆力于考訂於吟咏之事不免略有分心自序謂不常作詩偶有所作亦復不工觀其正集誠有才力綿弱筆不達意之作續集則春容淵雅渢渢乎盛世之音其弟大昭序稱其優遊林下日事丹黃意有所得觸而成詠性情之蕭曠議論之確覈實有過于少壯時蓋其澤于古者深有根柢有興會律益細功益深讀者幾不知為考據家言可見其涵泳之雍容矣集中四月廿有六日重游泮宮有句云三本杏闌當立腳四先生往孰差肩四先

生、杳、唐時升、婁堅、李流芳、程嘉燧也。雖擅詩名，固不逮大昕百一，似難與之抗手矣。

宋遼金元四史朔閏考二卷　潛研堂叢書本

國朝錢大昕撰。大昕邃于史學，精于推步，于諸史朔閏尤所究心。是編以宋遼金元四史甲子不殊，而朔閏互異，求之正史及稗官雜史，證以金石文字并名人詩文集，倣元修遼史天文志有閏考朔考之例，著為是考，將及成書，而沒。其門人李銳、從子侗及東垣續成之。蓋四朝時憲屢有更改，置閏朔遂爾不同，遼與五代及宋各自為術，而遼之耶律儼、陳大任雖同用祖沖之大明術，又復時有牴牾，而其牴牾之所以然，其詳不可得而考。大昕於中西數理剖析至精，用以觀史，自太初、三統、四分、中

至太衍，下迄授時，朔閏薄蝕凌犯進退強弱之殊，指掌立辨，悉為扶摘而考定之。據其從子東垣跋稱，李銳假抄時增補五十八條，侗又將正雜諸史覆加編次，並博稽載籍，參互考訂，釐補十之七八，又以紀志雖書干支，逆推即可以知月朔，其餘則以此書之記甲子，證以他書之記朏望而朔明，記所增者千三百十八條，侗卒，東垣補增及以前後朔推得者又一百二十六條，而後是書燦然大備。然則此固錢氏一家之學，宜其精覈詳明也。而阮福序刊是書云大昕因四朝時憲朔閏互異而作此考。若至元十四年滅宋之後，無所謂互異，且是時用郭守

敬授時術朔閏不忒何考之有銳侗東垣未達此意遂並推至至元以後之閏朔及明而止今删至宋德祐二年而止付之梓人云是此考又經福刊行時加以删訂者凡此一書經三數人手服而後成其足資考證也固其宜矣銳著有天元句股細草侗及東垣著有崇文總目考證福著有孝經義疏補均已著錄云

百川書志二十卷 觀古堂刊本

明高儒撰儒字子醇自號百川涿州人官武弁是編以其家藏書分編為目凡分經史子集四志經志分十六門史志分二十一門子志分三十門集志分二十七門間有注崖略者亦皆習見之語無所發明其條目尚為明晰頗嫌瑣碎經志別立道學一門以收語錄不知宋史道學乃黨錮之變例當時誣之為偽學何能襲用其名稱史志別立外史一門以收傳奇本樂府之濫觴厥品頗卑作者弗貴是則與王圻續文獻通考以西廂記琵琶記入經籍類者同一失論撰之體裁不可訓也子志於儒家之外別立德行家崇正家二門亦未免叢雜不倫至其於明人著作或稱國朝或稱大明或稱聖明或稱聖朝體例亦殊不一惟其稱國朝者多統同之辭稱大明者多敕纂官修之書就原書元號上標題稱之皇明皇朝者則臣民私撰序刻或冠于官銜之上或加于地名之前隨手標題繫多而未已未暇整齊其意義固可推求也集志每門下多附載人名集名或記卷數或不記卷數此則當時存目待訪之書也黃虞稷周在浚同編徵刻唐宋秘本書目載此書二十卷云儒涿州人志其家藏書知晁公武足例王

士禎居易錄云、高儒者、武弁也、家多藏書、有百川書目、則當時尚有傳本可知、乾隆時修四庫全書、何以遺未著錄、豈以其無所攷證、擯斥不錄歟、前有嘉靖庚子自序自跋、蓋即編訂於斯時、以武人而好儲藏、誠不可多得者、錄而存之、未始不可也、

汲古閣校刻書目一卷 道光辛丑小石山房叢書本

明毛晉撰、晉字子晉、原名鳳苞、常熟人、諸生、崇晉家富圖籍、以校書刊書為務、傳誦風雅、好事、功在藝林、是編皆載其校刊諸書、每書詳記葉數、蓋存目以備考查者、其刊布之多、與印行之廣、則固前古所未有也、而其校刻說文解字一書、使元明兩朝不傳之本、一旦復顯於人間、其有功於小學、尤非淺鮮、顧後世每謂其刻書書之功、不能掩其謬種流傳、貽誤後人之過、四庫全書總目校要、譏其津逮秘書多收偽本之蕪雜矣、孫從添藏書紀要、譏其十三經十七史之校對草率

矣、段玉裁汲古閣說文訂序、譏其說文解字之一再剜改為譏 見鸞下矣、黃丕烈士禮居題跋記、譏其陸游南唐書之多舛誤矣、湘山野錄之多脫落矣、李文山集之多譌異矣、葉德輝郋園讀書志、譏其孔子家語之多臆改增刪矣、綜觀諸家所糾、誠有刻如不刻之弊、累考葉啟勳拾經樓紬書題識、春渚紀聞附載晉子扆手跋、則其殷殷好古之心、每得秘籍、急於傳刊、往往前所據刻之底本、不及後得之宋本之善、欲校改而板已質人、固非舍善本不從而傳劣本可知、此則大可為晉解嘲者也、至津逮秘書、當時本晉收得胡震亨

所刻秘冊彙函火後殘板增補改編其僞本諸書如歲華紀麗、瑯環記皆震亨原刻則所收蕪雜潛盜固不在晉矣

汲古閣珍藏秘本書目一卷 嘉慶庚申士禮居刊本

國朝毛扆編扆字斧季精于小學晉子最知名者是編為其手寫當時擬售之潘耒未成而售之季振宜非其藏書目錄也所載皆宋元佳本精抄名校以及其書之價值得書之源流靡不詳備閱其目知入五侯之廚鯖膳畢陳可以想見汲古閣當日風雅之盛不禁令人心醉神馳矣書中影抄宋本禮記集說謂世無其書今崑山所刻後半部為顧伊人紊亂次第幸賴此本猶存衛公之舊國語謂與世本大異如晉我先王世后稷之與史記合而不脫王字戰國策謂乃高誘注與世行鮑彪注大不同其中如今日不兩明日不兩方與蚌字叶韻今作兩者謬甚宋版陶淵明集謂與世本夐然不同如桃花源記中欣然規往今本誤作親謬甚五柳先生贊注云一本有之妻二字與列女傳是其妻之言也合北宋板孔氏家語藥酒苦口利于病與鹽鐵論合皆考證精確惟家語一書光緒中葉曾有同文書局石印本及貴池劉氏刊本書中瓌字闕筆此宋孝宗皇子特諱名可證其非北宋板東坡居士折角玉印亦僞作也蓋人有癖好則有偏嗜不能以疎漏責扆矣觀其後識欲以刊刻諸書之心並託於耒其流溥

古籍之盛心固令人欽企無已宜為今日藝林佳話也

風俗通義逸文一卷 光緒十年潛研堂全書本

國朝錢大昕撰案隋書經籍志風俗通義三十一卷注云錄一卷應劭撰馬總意林亦云三十一卷而新舊唐書志俱作三十卷蓋不并錄計之故與隋志異也宋王堯臣崇文總目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晁公武郡齋讀書志皆作十卷與今本同則已亡其二十一卷矣乾隆時四庫館臣從宋重修廣韻及永樂大典載意林所引采拾姓氏一篇編為一卷惜未付聚珍板印行是編為大昕就匡謬正俗史記索隱通典通志容齋隨筆初學記太平御覽藝文類聚文選李善注諸書所引摭撏而成均十卷外之所遺也孫志祖盧文弨又重加訂補雖未能盡復其舊然碎金斷璧固自可珍要亦嗜古者所不廢也惟宋唐慎微經史證類本草十四引風俗通云獺多食棣蛟能畏棣尚遺未采入即唐釋元應一切經音義所引亦多失檢未收頗為漏略至原書三十卷篇各有名今自十篇之外書佚而篇名亡大昕據太平御覽續漢書五行志考得論數與異兩篇名其他固莫能詳也然考蘇頌校正風俗通義序云皇霸正失愆禮過譽十反聲音祀典窮通怪神山澤十篇之外其餘篇名之見于意林今本意林無之者曰心政曰古制曰陰教曰辨惑曰析當曰恕度曰嘉號曰徽稱曰情遇曰

姓氏、曰諱、篇曰釋忘、曰輯事、曰服飫、曰喪祭、曰宮室、曰市井、曰數紀、曰新秦、曰獄法，凡二十目。合之今存十篇，適得三十之數，與新舊唐志合。御覽所引論數，蓋即數紀篇。大昕據續漢五行志所增災異一目，則未必然也。

恒言錄六卷 嘉慶十年阮常生刊本

國朝錢大昕撰。案中國版圖遼闊，語言風俗，大氐隨時隨地而變。更三代以上，有方言、有古音。其後蠻夷通道，侵入蠻語。五胡亂華，雜以胡言。迨用之日久，語言襲之，行文亦襲之。周秦諸子、史漢以後，至于南北各史，亦皆襲之。唐以來古文義法行，此等方言俚語，遂少見於文人紀載之書。然唐宋詩家，尚多有沿用之者。至說部、傳奇、雜劇，則襲用更多，而其辭之意義，固不能詳，且未有從而考其來歷者。大昕負高世之學，博及群書，以一物不知為恥，作為此書。凡常言俗語，皆著其所始。或考之於經，或徵之於史，以及諸子百家，靡不旁搜博采。其例立一標題為綱，而備引諸書以證明之。凡分十九類：曰吉語類、曰人身類、曰交際類、曰毀譽類、曰常語類、曰單字類、曰疊字類、曰親屬稱謂類、曰仕宦類、曰選舉類、曰法禁類、曰貨財類、曰俗儀類、曰居處器用類、曰飲食衣飾類、曰文翰類、曰方術類、曰成語類、曰俗諺有出類。據採極廣，故考證掌故、訂正音義者，亦錯出其間。集腋成裘，啟人神智。其蒐羅之勤，當與博洽之功並重矣。屬稿已定，未經刊行。沒後，其仲子東塾舉以俾阮元，元因付其子常生校刊之，並與張鑑間加補注，而為之序，稱自服虔通俗之文不傳，此道幾成絕

嚮音、非大昕孰克成之、誠公論也、

洪文惠年譜一卷 嘉慶丁卯潛研堂全書本

國朝錢大昕撰、大昕有聲類、已著錄、案适字景伯、初名造、字溫伯、亦字景溫、饒州鄱陽縣人、皓之子、以詞科起家、累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為時名臣、未幾乞退、起浙東安撫使、奉祠卒、謚文惠、著有隸續、盤洲集等書、事蹟具宋史皓傳、是譜乃大昕就其所著各書、間參以咸淳臨安志、會稽志、四朝聞見錄、宰輔編年錄諸書、捃摭而成、端末頗具、簡而有法、譜中述提舉洞霄在乾道四年、官觀文殿學士、非資政殿學士、淳熙初元以資政奉祠洞霄者、乃其弟遵也、可以證朱彝尊洞霄宮提舉題名記之誤、又述子九人、皆詳其官秩、可以補宋史本傳之闕、雖篇帙寥寥、其有裨於考證、固非淺鮮、惟述适工於儷偶、其弟邁嘗舉所草張浚免相制、王大寶致仕制、浙東謝表、生日詩詞、謝啟諸聯、載於容齋三筆、考皆未按年采及、殊為疎漏、又述父皓薨於南雄、在紹興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日、卒後一百而秦檜亦死、載於盤洲文集、述自撰小傳、及皓行述、足訂宋史皓傳所稱檜死皓還之誤者、亦未加以考據、殆其集傳世甚稀、大昕或未之見耶、至其餘所紀、則大氐繁簡得中、信而有徵、不能以一節之謬、棄其全書也、

洪文敏年譜一卷 嘉慶十二年潛研堂全書本

國朝錢大昕撰案邁與其兄适遵承籍家學並擬詞科世有三洪之目其卒也邁諡文安邁諡文敏事蹟具宋史諸傳是譜亦大昕就邁所著容齋五筆夷堅志二書參以繫年要錄玉海祠山事要諸書采輯而成顧且獨遺文安殊不可解王昶為大昕志墓江藩為大昕作記所載大昕著述均無适遵二譜之名而本書前後亦無序跋蓋其不甚關意草創從速故人不甚知之且譜中所記不免少有牴牾如野處類稿二卷自序云甲戌之春云云竟係之紹興二十四年三十二歲下檢稿中謁晉照塔詩又有庚戌紀年上推則高宗建炎四年庚戌邁僅八歲耶其早慧能詩亦不應詩句中有重來寓目之語下推則光宗紹熙元年庚戌不應編及後來之詩且容齋三筆紀紹興十九年在福建貢院與葉梅叔所作詩正在甲戌之前而集中並未載蓋書賈割取朱松韋齋集首次二卷偽立書名以湊入名賢小集中非邁自編之詩也大昕於所著養新錄中謂此集不出文敏之手又以稿中有呈元聲和愚起草三兄及懷含弟逢年時歸發原詩與文敏兩兄字全別為益可疑而于此譜乃又不白別之何也然譜中所載乾道四年六月除大中大夫集賢殿修撰宮觀及嘉泰二年以端明殿學士致仕未幾卒補闕正訛多足與宋史本傳參證學者取其長而棄其短可也

弇州山人年譜一卷 嘉慶丁卯潛研堂全書本

國朝錢大昕撰。自古文集之富，未有過于明王世貞。其摹秦仿漢，與七子門徑相同，惟其無書不讀，無學不通，大而朝章掌故，靡不熟悉，小而詞典書畫，靡不兼精，則前後七子皆所不及，而其忠孝傳家，又足為儒林師表。大昕既輯洪适、與遊陸游、王應麟四譜，又以世貞一生出處，備見于其四部稿中，從而采摭事蹟，分年編繫，作為是譜。粲然有條，成可徵信，頗不鄙于支蔓，洵有功于先哲者矣。門人李賡芸取而合刻於嘉興郡齋，時嘉慶十二年，賡芸正官嘉興知府也。世貞與王錫爵同姓異望，一為琅邪，一為太原，兩家世澤緜遠，代有聞人，大昕又嘗作有二王氏世系表，賡芸跋稱別入卷，新錄者今未之見，蓋已佚矣。國初以來，諸儒以道德經術、史地天算、文字聲韻、金石詩文專精者固多，兼擅者尚少，惟大昕能兼其成。觀其采輯五家年譜，則其寢饋於五家者深，其學成之有緒，概可見矣。

潛研堂金石文跋尾六卷續七卷再續三卷三續六卷 潛研堂全書本

國朝錢大昕撰。大昕精研經史，尤嗜金石，是編蒐羅金石文字，始三代，迄元，計二千餘種，經跋尾者八百六十餘篇，當日每得二百餘篇，門弟子輒為轉寫流布，先後共成四集。其再續、三續兩集，因無再字、三字，各於卷首行以下以利字、貞字別之。跋中考訂經史，辨別小學，旁及天算，引據博贍，足資佐證，固無愧於歐陽、趙、洪也。惟後魏中岳嵩陽寺碑所稱之太后，當是指臨朝稱制之宣武靈太后也。高湛墓志銘孝靜詔語臨難殉軀，奄從非命，當是追敘其孤城獨守，或受傷而歸之事也。敬史君顯儁碑陰民望，當是郡人著者之稱也。齊董洪達造像銘，忠流[illegible]外，[illegible]當是无外，非天外也；吾樂憂悲，當是苦樂，非吉樂也。唐道因法師碑，儀書郡望，書字者蓋其時能文而名不甚顯著，故詳之也，而通獨不書者，則其時歐陽詢以法書名世，人人知其郡望，故題銜曰渤海縣開國男，猶是襲父封爵，故略之也。濟度寺尼法願墓志，法願為瑀女，梁武帝六世孫，不言六世而云六葉，避太宗諱也。凡斯之類，皆不免疎于考核，然卷帙既多，均旁考諸書，參證其得失，偶爾疎漏，勢使之然，本不足怪也。蓋前人之失，當者後人得而舉正之，再後之笑人者，方且日出而未有

已雖以朱子之先師毛奇齡猶得以譏其後此聖門所以有後生可畏之語也大昕所著十駕齋養新錄潛研堂文集考證金石者尚多合而觀之錢氏一家之學全矣

潛研堂金石文字目錄八卷 嘉慶十年瞿中溶校刊本

國朝錢大昕撰大昕酷嗜金石文字孳孳收集因舉生平所閱經史子集證其異同考其得失說諸心而研諸慮著有跋尾先後編行王昶金石萃編至全引其文以資考證是編以家藏拓本跋尾未及其半因仿歐陽氏集古錄之例統有跋無跋者以時代年月次序合編為八卷因時有增補及身未經梓行至沒後其婿瞿中溶許仲叔始取以付刊以見其搜羅之富與紀載之勤惟跋尾所載如唐開元十四年十一月銀青光祿大夫口憲墓志貞元十五年貞元無垢淨光塔銘乾寧四年正月升僊廟興功記王夫人墓志四種後周顯德六年七月匡國軍節度使贈太尉白延遇碑尊勝陀羅尼幢二種吳越竹林寺石幢一種後蜀石經左傳殘字一種宋龍興寺鑄金銅像菩薩并蓋大悲閣序熙寧四年十月張琬題名又八年十月米黻五言絕句元祐七年顏魯公新廟記元符已卯程閎中等題名浯溪黃庭堅題名紹興九年二月連南夫等題名淳熙間蘄忠武王韓世忠碑又戊午孟冬范至能題名淳祐丁未李艮等題名又辛亥仲春蔡杭題名姑熟帖留忠宣帖十三種金大定戊申孟冬馬丹陽滿庭芳及歸山操一種元至元二

年三月濟南孟公神道碑、至大三年四月徽州路儒學指揮、延祐二年四月嵐山州重建海寧禪寺記、又三年十二月廣州路銅漏壺題字、後至元元年中順大夫竹溫台碑、又六年十月重新粧鑾聖像記、至正十四年三月濟南郡宣懿公張宓碑、又二十六年正月開平縣界石八種、皆不見於是目、蓋其隨時編定、取多而未已、挂漏之失、斷不免耳、至其與考異標題偶異、如漢魯孝王刻石、祝其卿墳壇刻字之類、年月互異、如漢中嶽太室神道石闕銘、唐晉祠銘之類、不勝縷舉、要其可為觀古之一助、學者參互讀之可也、

弱水集二十二卷 乾隆壬戌賈克昌刻本

國朝屈復撰、復有楚辭新注、四庫全書集部楚辭類存目、此乃其所著詩集、其中樂府詠史諸作、生面別開、而古意盎然、五古則詞意渾勁、橫直、近體直接韋莊、不盡空箸、而其論詩於賦比興之外、尊以寄託為主、故其獨得之處、亦自不凡、平生專詆訶杜甫、蓋其用功于杜者深、故能知其甘苦得失也、又嘗箋注李商隱詩集、故所作韻語、頗出入二家之間、而寄興清遠、能不掩其神韻、惟以性秉迂僻、妄自尊大、又負其溯詩、教為高論崎行、或不暇檢點、貽議者以口實、故尊之者半、

毀之者亦半、平心而論、其詩本出于杜甫、而兼有李商隱之長、其春日秋日諸詩、可謂神韻而得者、要不可厚非也、杭世駿詞科掌錄云、其流傳之詩、有不必為之題、（如書中花蛺蝶最十 水中世字多至嘉）、有不可通之句、袁枚隨園詩話云、其尊段制少陵、譽詆太白、以自誇身分、耳食者抵死奉若神明、山左顏懋倫心不平、獨往求見、即問曰、足下詩有書中乾蛺蝶二十首、此委巷小家子題目、李杜集中可曾有否、屈默然慚、人以為快、其指陳流弊、可謂切中矣、然偶爾游戲、好逞才情、譬諸五都列肆、百貨具陳、眞偽駢羅、良楛淆雜、而名材瓌寶、未嘗不錯出其中、

知其失則可矣、因而盡廢其集、則非通論也、且其評讀杜詩、世駿且手錄以與王士禎並傳矣、其改削杜詩、枚以為少陵復生必有低首俯心、而遵其改者矣、是二人雖甚不滿於攙、亦未嘗全以為非、且世駿錄其楊苑七律三首於詞科餘話中、其寄託遙深隱指同時應詔諸人而作、胸襟之超曠、不得不目之為高人矣、

古今偽書考一卷 嘉慶乙丑知不足齋叢書本

國朝姚際恒撰、際恒字立方、號首源、新安人、諸生、少折節讀書、毛奇齡頗數服之、著有九經通論、不傳、是編取世所傳偽書、分經史子三類、而考證之、凡經類十九種、史類十三種、子類三十八種、又有真書雜以偽者七種、有本非偽書、而後人妄託其人之名者、凡一種、有書非偽、而書名偽者、凡二種、有未足定其著書之人者、凡四種、子類中釋道二氏之書、槩不及焉、集類中以別集、人難以偽、古集間有一二附益偽撰、不足稱數者、亦未之及、其今世不傳與夫瑣細無多者、皆所不錄、其有前人辨論精確者、悉載于前、以見其非出於私說、大氐取撮於馬端臨文獻通考宋濂諸子辨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諸書為多、研索參訂、頗有裨於考證、惟其中如關朗易傳、不引及陳師道後山談叢何薳春渚紀聞邵博聞見後錄、所云阮逸嘗以偽撰之稿示蘇洵之語、定其出自逸手、殊嫌疎陋、又如孟子孫奭疏、出於宋邵武士人之手、朱子語錄云、蔡季通識其人、又云全不似疏體、不曾解出名物制度、祇繞纏趙岐之說、至趙岐所用古事為比、疏多不得其根據、朱子所云、切中其失、亦失檢未收、又如飛燕外傳、聯類及於雜

東祕辛、媛沈德符敝帚軒剩語知即楊慎所偽作而以為王世貞撰、又如忠經卜居馬融所作、註以為漢馬融、故定為偽書、又如晉史乘楚檮杌、據王偉忠以來刻吾衍采原在閣及諸子、崇次為書、所以補二書之闕、非有心於依偽也、凡此皆不免小有舛誤、然讀書而不能辨別書之真偽、必且誤入歧途、是編精核者亦多、固非絕無根據者、雖其淵於聞見、未能廣搜博徵、而辨偽之文、應無專著、椒始者難工、踵事者易密、未可概以襞積識之、至列杜律虞注於子類、則以不另立別集類故耳、周中孚鄭堂讀書記謂其不明著書體例、過矣、

李滄葦藏書目一卷 嘉慶乙丑士禮居叢書本

國朝李振宜撰、振宜字詵兮、號滄葦、泰興人、順治丁亥進士、授蘭溪令、歷刑戶兩曹、擢御史、是編乃其家藏書目、詳載宋元板刻以至抄本、幾於無所偏略、後附經解目錄、即徐乾學所刊通志堂諸書也、蓋振宜之書、半得之汲古閣毛晉家、半得之述古堂錢曾家、合二家之藏、有宋元本之富、有其目中某翁跋者、錢牧翁謙益也、當時文禁森嚴、故於跋而削去其名、宋高誘注戰國策、據汲古閣珍藏秘本書目所謂從絳雲樓北宋本影寫者證之、則當是北宋板之有謙益跋矣、至

其顛倒脫落、舛謬滋多、甚有因脫誤幾不知其為何書者、同不僅編次無法也、黃丕烈取而刊之、不亦慎乎、然丕烈跋稱今滄葦之書已散失殆盡、而無從他處得之、證諸此目、尤足符節、方信藏書不可無目、且書目不可不詳載何代之刻、何時之鈔、俾後人有所徵信也、又稱向得汲古閣珍本書目以為得未曾有、業已付梓、又稱季氏書半出錢氏、而古書面目較諸錢氏所記更詳云云、蓋以是目可與汲古述古兩目互證、俾人人知其書之尚在人間與否、及其授受源流、固應相輔而行、故借瞿中溶黃錫蕃兩家藏本互勘、著其異同、正其

訛脱，並舉所藏所見者，注其歸宿之地，於各條下手寫刊行，刻板既成，復加校補，而附於後，其用心可謂勤於嗜古者，何可偏廢歟。

藏書紀要一卷 嘉慶辛未士禮居叢書本

國朝孫從添撰。從添字慶增，號石芝，虞山人，家多藏書，有上善堂書目行世，其與過臨汾同編之春秋經傳類求十二卷，見於陳揆稽瑞樓書目者，惜無傳本。是編皆紀藏書之要，凡八則，第一則曰購求，第二則曰鑒別，第三則曰鈔錄，第四則曰校讎，第五則曰裝訂，第六則曰編目，第七則曰收藏，第八則曰曝書。於購書藏書之道甚詳，且備識書林之座右箴，非真知篤好者，不能得此中三昧也。首有小引，謂聖賢之道，非此不能考證，數年以來，或持橐以載所見，或攜筐以志所聞，念茲在茲，幾成一老蠹魚矣。蓋其寢饋有年，故所論皆中肯綮，宜乎收藏家奉為枕中鴻寶也。舊無刊板，黃丕烈得於郡中陳氏，陳氏則得之金可塚家，可樑為檀之孫，故此書本附於文瑞樓書目之後者，而顧修刻文瑞樓書目時，何以遺此未刻，豈是時已歸諸陳氏，而修未見歟。陳揆稽瑞樓撰也。然則是編之得流傳，固在於丕烈，為藏書家所珍庋矣。丕烈刻之，則瑰秘本不敢自私耳。

文端樓書目十二卷 嘉慶辛未讀書齋叢書本

國朝金檀撰。檀字星軺，桐鄉人，諸生，後徙嘉興，又徙吳。自幼嗜古精鑒，藏築文端樓以貯異書，是編為其藏書總目。依四部次序，各分子目。惟門類離合頗繚，未允。如立古文隸賦四六尺牘四目於子類，其字學詩韻二目各一種，於小學家，而并印篆法帖考書畫考三目同入子類。其分隸諸書，亦多未當。如文心雕龍藝圃擷瑛之列入子書，文廟考孔宅志東野志三遷志之列入儒家，大氏全不師古，強作解人。然其於歷代名人諸集以朝代為後先，視唐宋二志之標亂，較為清晰，

體例可云最善。至於明人詩文集著錄頗富，并詳其籍貫仕履，頗有資於考證。蓋用黃虞稷千頃堂書目之例，亦可謂能擇善而從者矣。其從孫德輿以桐花館訂正之本屬鮑廷博刊行，未成。嘉慶辛未又以屬之顧修，刻入讀書齋叢書，前有楊煃述其緣起于卷首，後有其曾孫錫鬯跋。德輿亦富儲藏，博雅好古者。是此目之得以流傳，實有賴於賢子孫之能表章先德也。否則雖插架縱橫，琳瑯滿目，其不至名姓翳如者恐未必然耳。檀著有高青邱詩集注，疏釋精博，見重士林，蓋得力於家藏之書居多云。

羣書拾補初編不分卷 乾隆庚戌抱經堂叢書本

國朝盧文弨撰。文弨有儀禮注疏詳校，已著錄。文弨性喜校書，自通籍以至歸田，凡經傳子史，以及說部詩文集，一經披覽，靡不丹黃。即無善本可勘，同異亦必釐正字畫而後快。嗜之至老彌篤，嘗自笑如猩猩之見酒，不虛也。是編凡經八種，史十四種，子十二種，集五種。史內宋史藝文志補，補遼金元藝文志二種，則有書而總目不載，蓋二編之書，未及刊全，故附初編以行。盧書中易經注疏、周易略例、尚書注疏、史通、鹽鐵論、新序、說苑、申鑒、列子、韓非子、晏子、風俗通、新論、潛虛、鮑

照集、韋蘇州集、元微之集、白氏長慶集、林和靖集十九種，則或以宋本、元本、抄本、明刊佳本、名人校本、道藏本，統全部各為校正，並補其遺；其餘則或校正一二篇，或補遺補脫補闕一二條。惟禮記注疏，則從宋本校正八篇。風俗通後附逸文，則取之錢大昕也。大氏文弨家富儲藏，校讐精審，凡所校定，必參稽善本，證以他書，即友朋後進之片言，亦必擇善而從。錢大昕序謂其棄藏刻於世無益，盡刊則力有未能，因擇其最切要者，仍別條繫梓而行之。蓋闕補亡，其嘉惠來學之心，固非淺鮮。惟宋史孝宗本紀脫第八葉，云據元本補全，而不

知田況傳亦有脫文、未經補錄、不過自來藏書家均誤以明朱英刊本為元本，故祇知孝宗紀之有脫葉、而不知朱本於田傳、固有脫文、文弨所見、恐亦朱本、是則由於元本之希、不能以踈漏責文弨也、

墨緣彙觀錄六卷 光緒乙亥粵雅堂叢書本

不著撰人名氏、惟自序題松泉老人、伍崇曜跋以文端田致有松泉老人之稱、又以江賓谷昱亦稱松泉、不能定其為誰撰、考趙魏竹崦盦傳鈔書目、載此書云、安儀周撰、又考楊以增楹書隅錄北宋本孟東野集云、安岐字儀周、麓村其號也、亦號松泉老人、天津人、顏所居曰沽水草堂、學問宏通、極精鑒賞、收藏之富甲於海內、著有墨緣彙觀、亦一時博雅好古之士也、則是錄為安岐所撰、似可徵信矣、錄中晉陸機平復帖下云、此卷余得見於真定梁氏、則梁相國清標也、王羲之袁生帖下云、余得於松江王氏、則王相國鴻緒也、宋僧巨然雪圖下云、乃太倉王煙客所藏、後歸崑山徐氏、憶甲午歲十二月余在吳門、時久雪初霽、顧維岳從王峯携來、與石谷同觀於吳江舟次、明陸治松壑閒屋卷下云、又一梅石水仙雙鈎圖、水墨紙本、精妙絕倫、為余所收得、張司寇得天見而愛之、遂以為贈、董其昌山水方冊下云、為王相國携至都門、相國沒、其孫挽人求售、時余有捐工之役、未得一見、至今猶在夢寐、又山水方冊下云、外戴乃得天張文敏為余所題、據其所紀、則其時南時北、而在江南之日為多、且嘗奉手名流、與

南北收藏家、皆通聲氣、王石谷翬生於明崇禎五年、其在吳江舟次與岐觀巨然雪圖時、在康熙五十三年甲午、年已八十三歲、據是錄自序題乾隆壬戌、而序中有忽忽年及六十、回憶四十年所觀、恍然一夢等語、則作者當生於康熙二十二年、年祇三十二歲、苟非博雅好古、諸老何能與之周旋、揚鍾義雪橋詩話續編五云、安麓村善古詩、鑒賞古籍、不爽毫髮、頗為當代推重、幼魯嘗館於其家、法書名畫、相對品評、日為撫玩不置、安氏貽以端溪研、自麓村沒、所寶盡矣、幼魯錢唐符曾字也、觀此則岐固一時雅人、故其評論書畫、具見學有本原、自云有捐工之役、則亦非寒畯之士、有可斷言者矣、至翁樹玉匪石自記、謂其為明珠家人、周芸皋內自訟齋文集、謂其為朝鮮人、業鹽於天津揚州、多富收藏、盡以歸國、案明珠當國在康熙二十一年、後至二十七年為郭琇劾罷、其時作者始生五六齡、安有為人家人之理、檢陶樑紅豆樹館書畫記、陳白陽古詩十九首卷、有朝鮮安氏圖書、安氏子靜鑒定、安氏小跡、天章珍藏諸印、是朝鮮安氏別有其人、樹玉所言、得之書賈錢聽默、芸皋所言、不知來歷、蓋傳聞之辭、而論者不考、乃至誣此雅人、亦云妄矣、

金石錄補二十七卷 道光戊戌別下齋叢書本

國朝葉奕苞撰、奕苞字九來、號二泉、一號半園、又號鳳雛、崑山人、諸生、康熙己未舉博學鴻詞、見擯歸、築半繭園居之、徜徉林壑、集秦漢以來金石博刻、參互證辨、細加隸釋、詳核為古所未有、是編凡古器物銘跋尾一卷、自夏大禹衡山碑迄阿呵題書跋尾二十三卷、集異一卷、傳疑一卷、標記一卷、前有自序云、余少喜臨池、得墨碑百本、審其拓偃之勢、而知師承所自、妄欲搜訪隱僻、以補趙氏之遺、王子宛仲出其所藏二十卷、種予舊蓄二十餘種、皆漢唐舊碣、為趙氏所未錄者、仿其例、作辨正跋語、以誌一時之見、嗣是有得、即續書之後、附凡例有云、漢碑自隸釋後、遺者絕少、予所錄不止補趙、且以補洪、三國六朝、亦無幾、姑俟博訪、今觀其書、蒐採賅博、敘述詳明、洵足以補趙洪之闕、非自誇也、惟其中頗有考訂疏舛者、如漢郃陽令曹全碑、雖後書黨錮傳、序熹平五年永昌太守曹鸞以上書棄市、黨錮五族、與碑事相合、而全為鸞兄弟、傳無明文、碑亦只言遭同產弟憂棄官、未云兄也、又漢孔子見老子畫像、孔子手已執雁、則不得又有一雁、蓋漢畫于石之空隙、皆以鳥獸填補、此亦同例也、孔子後捧冊而立者

敬叔」為下一人、則豎子耳、孔子適周而不言見於何地、碑肰老子與孔子皆下車、相對致敬、則拄地若俯者、心篤、所謂擁篲郊迎之禮也」、然其跋尾至四百四十餘通、不能以一眚掩其大體、後附集異傳疑禪記三卷、徵引精贍」、固嗜古者不可少之書也、至唐李白酒樓記、後晉齋二跋、號國公楊花臺銘後紀逵傳一跋、皆補是書之所未詳、雖不知從何本闌入、存之亦有裨」於研索也、晉齋則仁和趙魏、箸有竹崦盦金石目、已著錄、

十六長樂堂古器款識考四卷 嘉慶元年刊本

國朝錢坫撰、坫有說文解字斠詮、已著錄、是編凡商器七、周器二十二、秦器一、漢器八、莽器七、北魏器一、隋器一、唐器二、共四十九器、分為四卷、其云幾寸幾分者、用漢建初慮虒銅尺、仿自曲阜孔氏也、前有自序云、念諸器物中有足證文字之原流者、有足辨經史之譌舛者、皆有裨於學識、因寬其捐異見所藏弆者、剟為一編、鼎彝盤爵尊卣、隨手記之、不復次第、至於泉刀小品有可發明史書者載入、否則不載、魏晉至唐時者並附焉、蓋仿博古集古及薛尚功法帖諸書之例、舉其形製文字、一一為之考釋」、其於一物一器、必硜硜據經據史、務令得其至當、中如周豐飾罍尊、周匕」首、秦金師比、漢鳩杖、皆考據精審、極為賅洽、至周太祝鼎、釋□為祖罕二字」、案阮元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載此鼎云、禽字見薛氏款識敔敦銘、考周禮屬禽饁獸、舍奠祖禰、乃甸祝之職、而祝號之事、太祝領之、故曰太祝禽鼎、此薦禽獸之鼎也、而曰禽鼎者、周禮庖人注云、凡鳥獸未孕曰禽、鳥獸之肉入之腊人則為乾豆、此以新殺者薦之宗廟、故實之鼎也、吳式芬攈古錄載此鼎釋同、吳大澂說文古籀補禽字亦引太祝禽鼎字□

字」又引王伐鄦侯鼎「□」云古文禽字皆以爲禽是其明證。錢氏禽𣪘亦載「阮氏欵識禽字與此正同，則不得釋爲祖罕二字矣。周癸子𢑴釋「□」爲「于丙」二字。案阮氏欵識載格伯簋「□」字，吳榮光筠清館金編載格伯𣪘「□」字，攈古錄載格伯𣪘「□」字，「□」字篆畫不同，皆禺字之變體。「□」即釆字，說文釆部首云辨別也，象獸指爪分別也，讀若辨，「□」古文釆。又本部番，獸足謂之番，从釆田象其掌，蹞番或从足从煩，𠯑古文番。又𠃧部首云獸足蹂地也，象形九聲，尔雅曰狐貍貛貈醜其足蹞其迹𠃢。今爾雅釋獸貍狐貒貈醜其足蹯其跡

内。按蹞蹯本字爲番，上爲獸指爪，下爲獸掌，合而成番，而獸之迹爲内，是禺上从釆从田，皆取獸指爪獸掌爲義。疑禺字古文作禺，僅于此器中一見，可實也。禺谷地名，山海經大荒北經夸父不量力，欲追日景，逮之于禺谷，此或偶襲其名耳。禺偶同聲通用，攈古錄釋「□」作偶，蓋以其旁ㄱ爲亻字，然偶谷禺谷實無異也。漢魚鷺洗釋「□」爲二年二字，非也。案阮氏欵識載此洗釋同，然本元年二字相聯貫，以「元」字之下體爲年字之上渚筆也，漢鏡漢瓦漢磚文多有此例耳。漢大泉五「十」范當釋爲大富千萬，漢吉祥通用語，而釋爲富人六

萬，亦非也。然百醇一駁，究不害其宏旨也。如周芳仲𣪘強爲之說，改釋爲簋，亦賢知之過，略其外駁而取其賅贍可也。

泥花拜石軒鏡銘集錄二卷 嘉慶二年刊本

國朝錢坫撰。坫少而穎敏，承其家學，有過人之資，精於考核。是編上卷載漢鏡十三、六朝回文鏡一，下卷載唐鏡九、漢鏡二，共二十五鏡，皆其所藏弆者，摹其花紋銘識而考釋之。内有漢八卦鏡、漢方諸葛鐵鏡、唐飛霜鏡、唐五岳四神鏡、唐雙犀鏡五種，但有花紋而無銘識，則以製造標奇存之。其體例與古器款識相同，而分為二書者，各以類聚也。昔朱文公不知十二相屬起於何時，孫星衍曰：若考漢鏡，則知之矣。論衡、抱朴書所言不誣也。則是編者，固博古者所取證焉。江藩漢學師承記錢大昕傳，附載坫所撰諸書，未及古器款識及是編，則以成書在後，或未之見歟。唐鑑學案稱大昕族子塘與其弟坫相切磋於聲音文字，皆有神解，則其考釋古器銘文，宜若可以徵信矣。

史姓韻編六十四卷 嘉慶元年刊本

國朝汪輝祖撰。輝祖有元史本證，已著錄。是編合廿四史列傳附傳之人，標姓彙錄，依韻分編，著其梗概，以資尋覽。其一人而見二史三史者，分行注之；同姓名者，書其占籍別之。其遼、金、元三史中標名不著姓，及姓須譯改者，俱依韻另編為一卷，而以明史中名姓類三史者附焉。潛翁、野王二老，瞿硎先生之類，姓不可考者，別為佚姓一類；皂旗張名佚而姓不可稽，古州樵夫名姓俱佚者，均附焉。釋老同異端也，道士有姓，而沙門之姓不著，故以釋氏類之。男女宜有別也，故公主列女各以類編，而不以姓分，另為二卷，而殿於後。惟奈良玉獨編於姓，遵史例也。蓋是編叔始于鮑廷博，而踵成于輝祖。自謂所以備讀史者之稽檢，非為傳中人詳世系也。然其自序云：編錄之時，遇其人勳節燦著，傳目雖不標名，亦必附載於篇。儒林、黨錮、孝友傳序之所錄者，縣不敢遺。雖非為傳中人詳世系，而賢臣名將，或并其先人後裔，牽連及之。若外戚若權奸，往往亦附所自出，竊於是寓勸懲之意焉。則書中固有兼詳世系者矣。第就史傳姓名，排比聯貫之以韻，無深義也。[illegible]自序文云：顧時方有元史同姓名之錄，唐以後採錄稍[illegible]詳而

南北史以前諸多漏佚、竟全史而益之、行有完書、庶幾俟諸異日乎、此亦自爲解嘲之辭、要其全書無大發明、較遜也、知萬姓統譜、旁及郡縣志書者、殊嫌搜羅未廣、無補實精神、正爲是編道也、今以其行世已久、姑錄存之、

鑑止水齋集二十卷 嘉慶二十四年刊本

國朝許宗彥撰、宗彥字積卿、號周生、德清人、嘉慶己未進士、官兵部主事、宗彥九歲能讀經史、善屬文、王昶愛其才、以積卿字說載春融堂集中、嘗曰、讀書人第一須使此心正大光明、澄清如止水、故名所居曰鑑止水齋、因以名其集焉、是集一至八卷爲古今體詩、多清婉之致、絕不類考據家言、九卷爲詞、格調清深、饒多逸趣、十至十六卷爲書序跋書後放說記解辨原釋議雜說論、可以考見學術、皆精金之言、其禮論治論諸篇、稽古證今、明通達政體、十七至十九卷爲傳碑墓表志銘行狀哀辭祭文贊敍、事有法、意簡而明、二十卷爲賦及駢體文、詞華典贍、本足擅長、其文雖不多、要皆別具神識、異乎他人之累牘連篇、王昶蒲褐山房詩話稱其深於古文、本之於宗之南豐明之遵巖、理實而氣空、學充而辭達者、非阿好也、案嘉慶己未會榜得人之盛、論者比如鴻博大科、是科朱珪充正總裁、副之者劉權之文寧及阮元也、珪曰是科經學則有張惠言等、小學則有王引之等、詞章則有吳鼒等、兼之者其許宗彥乎、其爲當代推重如此、惟其好用古地名官名、以文其雅飾、尤好與人辯難、並詆諆當時崇尚漢儒者之

非而又好與鄭學為難，乃阮元為之傳，謂其能持漢宋之平，豈公道哉。至其寄荅陳恭甫同年書，謂使孔子生於今世，其所學者，不過由明溯宋而止耳，當不遠追三代，蓋欲文其舍漢儒之訓詁而轉有取於宋明人之説之陋，不得謂非狎大人侮聖人之言者矣。然其持論雖不可以為訓，其集則固可以不朽也。梁紹壬兩般秋雨盦隨筆載其自譔挽聯云，月白風清，其有意斗量車載，已無名，是能了然於去來者，可以知其志之所存矣。

戴簡恪公遺集八卷 道光丙午浙江刊本

國朝戴敦元撰。敦元字士旋，號金溪，開化人。乾隆癸丑進士，歷官刑部尚書，贈太子太保，謚簡恪。事蹟具國史本傳。是集為其門人吳鍾駿屬胡次瑶所編，刻一至五卷古今體詩六卷集蘇句一百七十三首，七八兩卷詩餘。吳振棫杭郡詩輯續稱其奉諱南旋，與郡之錢孝廉詩、曾倪秀才稻孫、李布衣堂、王丹生槐及吳興嚴修能元照，結吟社于秋鴻館。服官之日，則一意政事，斷絕詩酒，決獄明允，朝野欽服。潘諮撰別傳稱其平生惟喜讀書，居京師部事畢，歸坐一室，窺其室，積塵漠漠，坐臥處皆亂書，無完軸者。陳康祺郎潛紀聞稱其官司寇日，朝士呼為破敗書廚，以公萬卷羅胸，而麤服敝車，外觀極寒儉也。蓋其姿稟殊絕，讀破萬卷，偶爾託之詩歌，書卷之氣溢于楮墨。當時與許宗彥俱號醇儒，宗彥之學，自經史詩詞而外，小學、祘術、醫方、梵夾，靡不涉獵；敦元樸學專工注疏，詩詞非其所習，故不及宗彥之格調清深，才華富贍，而舂容和雅，渢渢乎盛世之音，與宗彥亦各擅其長焉。其廉潔自持，歷官復有惠政，所至有聲，自少至老，不計得失，亦竟無得失，遇人脱略，人信其簡樸，無有訾謗之者。雖不以詞章名世，斯

亦足以傳矣。詩以人重，敦元之謂也。

己未詞科錄十三卷嘉慶十二年刊本

國朝秦瀛撰。瀛字淩滄，一字小峴，晚號遂庵，無錫人。乾隆三十九年舉人，官至刑部右侍郎。是編皆紀康熙己未鴻博特科所徵士諸人傳略也。卷首為上諭及部議，卷一為紀事，卷二至卷八為傳略，卷九至卷十二為叢話。蓋據李集鶴徵錄而益廣之，間有攷證，附以案語。錄中諸人志傳墓名有可考者，悉行載入，其所著書有採入四庫全書提要者，載於志傳墓名之前。其他遺文軼事，靡不捜錄。復據全祖望詞科摭言，增所未備，旁徵傳引，條理井然。至章貞、董俞、宗[illegible]等俱未與試，鶴徵錄入之與試之列；又如黃宗羲、魏禧，并未膺薦，鶴徵錄入之患病，行催不到之列，皆照原目，並附案語辨之。又此編辭不就者，顧炎武等十二人，後期未試者，方象瑛一人，舉不及期者，姜宸英一人，補遺辭薦不就者，周容、錢肅潤二人，則皆鶴徵錄所無也。其書賅備詳明，洵詞科之鉅觀，足備昇平之佳話者矣。朱彝尊嘗謂同時薦舉諸人，皆著作之才，不可無傳，蓋其遇者，事功文章，固在人耳目間，不遇者亦皆蘊積非常，傳人之盛，為曠代所未有，於是以見聖治昌明，非徒備故家文獻已也。是科主試者四人，葉方藹居其一。鶴徵錄引

某說、謂奕芭才名出方靄上、方靄忌之、抑不入第、是編叢話引二碳山人筆記、力辨其無此事、書中亦未采及某說、紀事慎重、信有卓見、不獨援引博洽、為足稱也、宜乎法式善稱其以辨晰勝矣、

海少集三卷 乾隆辛巳鮑廷博刊本

國朝厲鶚撰、鶚有遼史拾遺、四庫全書已著錄、鶚詩於王士禛朱彝尊兩家外、能獨闢畦徑、自成一家、當時湯右曾杭大宗全祖望、靡不推服之、曾自編刻其康熙甲午至乾隆己未之作詩詞、為二十卷、四庫全書總目著錄之、提要稱其吐屬嫺雅、有修潔自喜之致、絕不涉南宋江湖末派、蓋鶚博聞強記、早入揚州馬曰璐曰琯兄弟小玲瓏山館詩社、盡讀所藏秘書、故見之於詩、皆領異標新、令人傾倒、四庫全書收國朝人集最嚴、惟鶚與沈彤果堂集並載、可以知其去取之意矣、是集即游仙詩三百首、其曰悔少集者、蓋有取乎揚修悔其少作之語、以名其集也、曰游仙詩者、則游思囈語、雜以感慨、湯顯祖所謂事之所無、安知非情之所有者也、前有康熙癸巳自序、則成書在其自編樊榭山房集之前一年、以少作未編入全集而別行、故又名集外詩也、其詩語帶煙霞、有雲愁海思之遺、所謂雲雜仙心者矣、[illegible][illegible]康熙庚寅成詩百首、為杭大宗持去、序而板行之、癸巳復續二百首、藏篋衍中、乾隆辛巳、其子志黼、以付鮑廷博鏤板傳之、而跋於後、王祖蒲褐山房詩話云、樊榭下世、葬於西溪王家塢、因無子嗣、不久化為

櫟菴、後四十餘年、何君香渚游西溪田舍、見草堆中、與樹皮柩入月上粟生在焉、取歸、偕同人送武林門外于灣黃山谷祠、掃洒一室以供之、予為題其楹、李方湛、蔣炯、陶琛諸子皆有詩詞記之、考錢大昕疑年錄、鶚卒於乾隆十八年癸酉、是集刻於乾隆二十六年辛巳、鶚不獨有子、且能傳其先澤、細選湖海詩文傳、頗能搜集掌故、此則考訂之未審、未免失言矣、特不知鶚之栗主、何以在西溪田舍間、豈志翻浮沒而無子嗣耶、陳鴻壽亦刻有是集、前有引云、此集為游仙詩三百首、其託意不可知、聞舊有董浦先生一序、亦未之見、此本乃鄂人所傳鈔者、亟為梓而傳之云、無鶚自序、卷上後癸巳暮春自題及西溪漁者自題七絕二首、又卷下首再續游仙詩百首自序、則非傳鈔是本矣、但據鴻壽跋、竟不知鶚子已刻于前、以同鄉共里之人、事止越四十餘年之久、而竟茫然不知何也、豈當時印行不多、流布未廣歟、然細以未見此書、不知其有子、鴻壽以未見此本、不知其託意、則不獨其詩之足傳、亦有裨於掌故、錄而存之、所繫豈淺鮮哉、四庫未收、亦未存目、蓋未之見也、

南園詩選二卷 袁枚刊隨園全集附刻本

國朝何士顒撰、士顒字南園、諸生、張維屏聽國朝詩人徵略云、江南江都人、符保森正雅集云、江蘇江寧人、考王豫羣雅集、袁簡齋大令云、金陵有兩詩人、一為陳古漁、一為何南園、陳詩矯健、何詩清婉、則其確是江寧、非江都、維屏誤矣、是集為袁枚所刻、板藏隨園、故附行于枚全集之後、其詩主性靈、與枚派相近、而又與之交好、故枚數數稱之、詩話中亦錄其詩頗多、惟其以處館為生、頗有貧士依人之苦、無暇博覽羣籍、于學力則有餘、于才華未免稍弱耳、至枚稱其書因補齋隨時展詩為留刪、盡數鈔之句、則與張啟人之書為重翻多析弃、詩因待酌暫存雙者同一旨趣、似不若其望晴一首云、颳都有意收殘暑、雲尚多情戀太陽、莫怪人間無易事、一精天且費商量、未經前人道過、之有餘味也、

學古集四卷詩論一卷 嘉慶十三年刊本

國朝宋大樽撰大樽字左彝號茗香仁和人乾隆四十二年舉人官國子監助教其詩初刻有牧牛村舍外集半傳于世皆少作也是集乃其手定之稿猶子純熙刻之篇什雖少皆其菁華蓋自擇自詩甘苦自知得失亦自知較之選家各有偏嗜者固自不同也龔自珍三別好詩一吳駿公梅村集一方百川時文一宋左彝學古集其題學古集云忽作泠然水瑟鳴梅花四壁夢魂清杭州幾席鄉前輩靈鬼靈山獨此聲其推重大樽可云備至吳錫麒序稱其化去遺篋存詩四卷

學古集凡擬古歌謠為雜體一卷擬漢魏六朝為五言古詩一卷擬太白為七言古詩一卷擬王孟諸家為五言今體詩一卷式之以古畫之以今抉剔精純粹然不雜可謂善矣則其日與古作者相劘切日以古作者自期許故格高調雅馳騁於漢唐之間自寫胸情標淨一切極其言外之趣而得乎象外之神由其自放於山水之間類乎古之逸人浪仙超舉塵埃之表人品已變而高詩亦與之俱變耳原其所以變則集中固自言之矣詩論一卷語多沈著而尤有警切可以教人者大都深造之言可謂能發風人肯趣也已

海門詩鈔十三卷 嘉慶戊午刻本

國朝李符清撰符清字仲節號載園廣東合浦人乾隆四十八年舉人官開州知州是集編年而不分體首為翁方綱法式善洪亮吉張問陶趙希璜宋湘馮敏昌諸人題辭嶺南自梁佩蘭陳恭尹屈大均三家後風雅寥寥士大夫習饜膏所為詩文恒不脫傖父之氣符清受詩法於方綱力追正始于是以詩雄于粵中而為當代詩人所推譽矣葉德輝郎園讀書志稱其七古七律獨擅勝場七古學杜波瀾老成一篇之中字斟句酌無不穩圓之韻七律首尾一氣銜貫化去

對偶之迹學如轉圜意態極新或不能求新則于句法中研煉精純以避甜熟之習全詩律體功力較七古尤深皆慘澹經營而作也五七絕皆直起直落有水到渠成之妙似又有得于東坡遺山者誠定論也集中五十初度詩在庚申六月以後庚申為嘉慶五年則其生當在乾隆十六年辛未是集始丙申為乾隆四十一年終壬戌為嘉慶七年則自二十六歲至五十二歲之作也觀集中鬱林遇雨可見其自有肺腸衡山道中則全本唐音漢江東風一夜吹微雨岸草萋萋綠到船則佳景佳興宜其于粵派中能獨樹一幟雖綮簡之才

思敬提、亦難與之抗手矣、張晉曾仿王士禎漁洋精華錄之例、選刻其詩三卷于吳門、然選者各具手眼、讀之殊不厭人意、故置彼錄此焉、

教經堂詩集十二卷 原刻本

國朝徐書受撰、書受字尚之、武進監生、由四庫館議敘曆官南台知縣、此集皆編年為次、始於丁亥、迄於癸丑、凡二十七年之作、其紀年皆用爾雅歲陽歲陰之名、從古例也、首有八十二歲叟袁枚序、案、姚鼐志枚墓、枚卒於嘉慶二年、年八十二歲、則此集當在嘉慶二年以前、癸丑為乾隆五十八年、丁亥則乾隆三十二年矣、又有杜玉林序、稱其錄詩斷自年十七時始、則其生當在乾隆十六年辛未、雖集中未經紀號、固可推索得之也、畢沅選吳會英才集、錢維城編刻毗陵七子

詩、書受其一也、書受為學人曾孫、學有根柢、與同里趙懷玉楊倫齊名、集中古今諸體皆斂才就範、氣清詞腴、中以覊愁恨有四方之役、其羈旅道塗所作、牢愁激楚、（此處有闕）枚序謂其少絓外之音、味外之味、況序謂其悱惻纏綿、意由心發、孫兆淮花樓錄詩話、謂其近體穠麗、頗似漁洋、五古訴諳、不讓子才、皆就其少年所作而論、集中幾經刪汰、成為一色筆墨、故與諸家所評、不甚相似、而其有才不矜、仍不掩其筆舌之妙、學有功候、與盛錦之詩律謹嚴者、所造固不自同也、陳文述舒位戲撰乾嘉詩壇點將錄、以水滸傳錦毛虎配錦、而以書受副

之、併為一談、以詩論未免擬於不倫、或者其以人論乎、

弇州史料前集三十卷後集七十卷 明萬曆甲寅楊鶴序刊本

明董復表編、前集三十卷、四庫全書傳記類存目、提要云、皆採掇王世貞文集說部中、有關朝野記載者、裒合成編、非集非史、四庫中無類可歸、約略近似、姑存其目於傳記中、實則古無此例也、蓋其所收、祇前集而無後集、如援著錄通志之例、則當入之雜史、何例、則當入之別史、知援弇山堂別集之例、則當入之雜史、何謂無類可歸、殆未見全書、為此臆斷之辭、不足信也、是書初名明野史彙一百卷、明史藝文志雜史類載之、下注稱萬曆中董復表彙纂諸集、為弇州史料者、則梓行時所改名、而後集俱非史傳體、故別出之、不以亂前集也、復表以當時史學之富、無踰世貞、置之詩文集中、反為所掩、其他傳錄、又以避忌秘之、因揭出與諸秘錄、彙為此書、前集凡表序二卷、考志十六卷、世家四卷、傳八卷、共三十卷、後集凡傳八卷、志狀碑表故實十三卷、序記一卷、吳往哲像贊四卷、碑板雜記一卷、劄記題跋一卷、章疏議策二卷、國朝叢記六卷、筆記二卷、觚不觚錄一卷、序說一卷、皇明三述二十卷、史乘考誤十卷、共七十卷、總為百卷、然祇拶撮之錄、無所考證、特世貞弇山堂別集、于朝章典故、敘述詳明、足補有明累朝實錄之闕漏、是

集則皆明時諸人本傳、及碑銘狀表、均有裨于掌故、可供讀史者之參稽、後之修史者、就而增損成帙、則當較旁搜野史稗官所述為可徵信、其四史料者、可以知其命意之所在矣、至皇明三述、即盛事述、異典述、奇事述也、與史乘攷誤、則均別集中所有耳、胡維霖墨池浪語、譏是書竟以為出于世貞手定、而忘其為他人所編、信口雌黃、不自知其持論之輕率矣、

安祿山事迹三卷 觀古堂刊本

唐姚汝能撰、其始末未詳、據卷首標題、則是曾官華陰縣尉也、唐書藝文志雜史類、載此書三卷、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同、唯汝能作汝龍、稍異、而皆不言為何許人、其里貫不可考矣、是書敘祿山始生至僭號被殺、並及安慶緒史思明史朝義事、較正史紀述為詳、分綱列目、皆有論議、惜前後無序跋、不知作于何時、司馬光通鑑考異、舉劉唐書歐宋新唐頗采其說、雖微有異同、而無大出入、惟光纂考異、所採有幸蜀記、天寶亂離記、河洛春秋、薊門紀亂諸書、則其異同、蓋參合各有所據也、顧幸蜀記等書、今皆不傳、惟此尚是唐人舊帙、固考古者所當取證矣、四庫全書未收、亦未存目、阮元亦未進呈、光緒甲辰、繆荃孫得鮑廷博藏本、以秦恩復藏抄本、校其訛謬、復據新舊唐書通鑑所采者、為校記一卷、附焉、葉德輝據以編刻于唐人小說六種中、此本是也、考高宗純皇帝詔開四庫館、采訪天下遺書、據阮元知不足齋鮑君傳、廷博曾命其子士恭、由浙江進呈書籍六百餘種、何以當時獨遺此書、豈以其訛誤過多、非善本歟、

繪圖列女傳十六卷 知不足齋藏板印行本

明汪某撰、佚其名、新安人、前有汪庚序、謂為道昆作、庚歙人、為道昆鄉里後進、其言必有據也、道昆名在後五子中最高自標置、以憚詞壽張居正父七十、見稱于時、由是名大起、後官兵部左侍郎、與王世貞有兩司馬之目、事蹟具明史文苑列傳附世貞傳、書中稱引太函、即道昆之集名也、是編明史藝文志不載、道昆本傳亦未言及、前後無刻書時序跋、以道昆萬曆丙戌所刻宏明集廣宏明集字體證之、殆亦萬曆中刻矣、書中紀年、止于萬曆癸酉、則在癸酉以後也、其書以明高皇后謂劉向列女傳宜加討論、儒臣承詔輯為三卷者、其書世罕得見、因增輯為是編、其紀述五事、則歙郡為多、而一郡之中、又以程氏汪氏為獨多、於向之本書去其頌義、而繫以己說、於向之輕信者正之、善而未盡者推論之、并刪去孽嬖一門、自有虞二妃、以迄明之能烈女、凡三百十二則、不分門目、而以時代為次、雖變亂大書、條理尚為井然、文亦典雅可喜、仇英各為補圖於前、卷首大題下、不具撰人名、而有仇十洲補圖五字、十洲名英、字實父、太倉人、移居吳郡、善畫人物鳥獸山水樓臺之類、秀雅鮮麗、尤工士女、神采生動、為明時工筆之傑、是書圖畫精美、剞劂極工、未及印行、鮑廷博購得舊板、倩盧文弨汪庚等序行之、時乾隆四十四年孟夏也、至增輯者之名、則不知誰何、所列去文弨亦嘗徧考之、而卒未得、姑從闕疑可矣、然明志明傳之不載者、則以刻成未印、世未見之、不能因此遂疑為非道昆所撰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 傳記類

楊太眞外傳二卷 觀古堂刻本

宋樂史撰。史有廣卓異記，四庫全書傳記類存目。是編採輯津陽門詩、長恨傳、開元天寶遺事、幸蜀記諸書而成，敍楊妃事迹，迄孝明之崩，作於太平興國年間。其時南唐周后入朝，西蜀花蕊內侍，其著是編，殆有深意存焉，非徒拾楊妃之故事，且懲禍階已也。晁公武郡齋讀書志傳記類楊貴妃外傳二卷，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同，而祗一卷。惟范成大石湖集所載題名及卷數均與此同，則當時所見本互異耳。史以博覽見稱，精于考核，又直史館，多見秘書，且其時去唐未遠，所紀為得其真，故歐宋修唐書，頗取資于此，在當時固以信史目之矣。然有與正史互異者，如武惠妃之卒，歐宋據實錄紀年，云在開元二十四載，此傳則以為在開元二十一年。又元琰妻李氏本贈涼國夫人，此傳則作梁〔涼〕國，而後文有世重封梁國夫人之語，其誤可知。蓋唐時封號多以族望，梁國為李姓十二望之一耳。然如封元琰濟陰太守，及陳倉縣令薛景仙進號國夫人之類，則歐宋略而不載，此傳頗詳。雖間有疎失，或者傳寫之訛，要其稗益闕遺，實可資史家之考證也。咸豐中胡珽曾以活字排印，在琳瑯秘室叢書第五集中，印行不多，值粵匪之亂，板亦散失，故傳本極希。此為葉德輝從明顧元慶四十家小說本重刊，所以存天寶之佚事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 傳記類

奉天錄不分卷　龍萬育敷文閣刻本

唐趙元一撰。元一始末未詳。所紀德宗朱泚事，自建中四年十月泚涇原叛命起，至興元元年七月克復神都止。雖前後不及一年，而紀月繫日，始末具詳。自序雖不具年月，然稱德宗為皇帝，蓋即作於其時也。書中於忠臣義士身死王事者，咸悉載之。其承危伺隙與時浮沈者，其徒非一，正史備書，故闕而不錄。其志懷問鼎者，不使漏網，直筆直言，無矯無妄。毋疑多用儷語形容之，又引詩書語贊歎之，于敘事之中間以論斷，深得左史遺意。繆荃蓀疑其為渾瑊幕僚，同在圍城之中，故紀載推重，詳於他人。雖出於揣擬之辭，然是書所紀事蹟出於正史外者頗多，咸足以資博覽。雖間有詳略不同，要可彼此互證，似非僅據傳述者筆之，或曾目擊，果如荃蓀所言也。惟中間有所失者，如朱滔自王號冀，而以為燕；嗣滕王湛然從元宗入蜀在天寶十五年，而以為預建中是役；盧杞貶新州司馬，而以為澧州，皆與史不合，未免言之未當其耳。紀駕次駱谷，誤入別徑，忽見蘭若，則涉于神怪，或有不實其耳。紀號朱泚為熱熱堯舜，號希烈為當年桀紂，而未及源休號[illegible]文迫鄭侯，則所錄尚有未詳耳。然新唐書本紀及朱泚、李希烈、

哥舒曜傳，采用其說頗多，則所紀雖叢薾相參，究非鑿空妄說者比也。且其紀渾瑊埋伏漠谷事，漠谷近奉天城下，新唐書采入朱泚傳，以為長安；又如劉洽白塔戰事，紀步卒桂少清與洽問答甚詳，亦采入李希烈傳，以為洽少不利，不聽少清引還，可以正歐宗之誤。如竄改在歐史未出以前，與既出之後，於史學要不為無助也。新唐書藝文志、宋王堯臣崇文總目、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宋史藝文志、明楊士奇文淵閣書目，皆載其名。自後藏書家罕見著錄，四庫館臣從永樂大典唐字韻鈔出，未及進呈。徐松得其稿，以付龍萬育刊行之，此本是也。後秦恩復又從萬育本，以其書截然四紋，似即原書四卷，遂據唐宋志分為四卷，兩次校刻之：一在嘉慶末年，一在道光三年也。兩本字句有互異者，則以道光所刻，曾以常熟張氏本參校故耳。萬育本書眉上有校語，多以新舊唐書、通鑑等互勘，出於孫爾準手，頗足以資考覈，秦本所無也。故以此本著錄焉。按是書唐志、陳錄入雜史類，宋志入傳記類，然其書實小說體，與安祿山事蹟、平巢事蹟相類。四庫全書總目新唐書提要謂其蒐及小說，正謂此類書耳。

唐人小說六種九卷 觀古堂刻本

國朝葉德輝編、德輝有周禮鄭注正字考、已著錄、是刻凡明皇十七事一卷、唐李德裕撰、即四庫全書總目著錄之次柳氏舊聞也、一楊太真外傳二卷、宋樂史撰、一梅妃傳一卷、一李林甫外傳一卷、均無撰人、一高力士外傳一卷、唐郭湜撰、一安祿山事蹟三卷、唐姚汝能撰、前五種用顧元慶四十家文房小說本重刊、後一種用繆荃蓀雲自在龕叢書本、並原刻校勘記附之、明皇十七事、後天寶中、安祿山來朝、上特異待之條、及天寶中、上於內道場為兆庶祈福一條、均元慶本所無、則德輝從明人所刻五朝小說本補入、又據以撰考異一卷附焉、至陶九成說郛中次柳氏舊聞、與明皇十七事分目重出、兩本字句殊有異同、德輝則以說郛原本久已失傳、今世所行為陶珽重編之本、故於其異處即顯然訛誤、亦但校記以存其真、不至失古本渥略、無竄改之弊、尤為有識、而其所採六書、於明皇召亂之故、一覽可以全知、最便讀史者之考鏡、洵其為新舊唐書所取資、間有可資互證者耶、今分著於錄、而存其總名於此、以備好古者校刻古書、倣此行之、固亦讀書之快事也、

蕘圃先生年譜二卷 光緒丁酉江氏刊本

國朝江標撰、標字建霞、號萱圃、一號師鄦、一號笘誃、元和人、光緒戊子進士、官至湖南提學使、是譜詳敘黃丕烈校書刻書、以及所作祭書得書諸圖、編年繫月、頗可考見其著作年月之前後焉、大旨以士禮居題跋記、蘇州府志、獨學廬稿諸書所紀、編次成帙、間附按語、加以考訂、首附丕烈六十三歲像、則從丕烈象元機詩思圖題詞冊中重摹刻入者也、丕烈藏書之富、甲於吳中、其收宋本書、自乾隆五十七年大戴禮記始、是時丕烈年三十歲、其編求古居宋本書目則在嘉慶十七年、是時年五十歲、計二十年之中、所獲宋本書至一百八十餘種、時當國家累葉承平、處吳中文化最盛之鄉、故其收藏美富、而又獨具卓識、鑒別不差毫釐、阮元嘗曰、今宋本書無黃氏鑒藏印者、終若闕然可疑、洪亮吉別藏書家為五等、而列丕烈於賞鑒家、其為通儒碩學所推重如此、同時如袁廷檮、顧廣圻、孫星衍、吳騫、錢大昕、鮑廷博、皆以藏書名、借瓻還瓶、使者無一日之間絕、流風餘韻、傳為藝林美談、觀譜中所載、其蹤蹟固可放見、而丕烈之無日不以題跋諸書為事、亦足覘其學行之所鍾矣、惟丕烈自號見其諸書題跋者尚

有承之侄翁、獨樹逸翁、龜巢老人、小千頃堂主人、諸名、譜中遺未編入、又丕烈之卒、考瞿中溶自訂年譜云、八月赴蘇掃墓、知黃蕘圃於十三日作古、往哭之、是譜祇知其卒在道光五年八月十八日之前、七月二十六日之後、亦失之疎漏、然考百宋遺聞者、固當以是譜資參證矣、

水經注箋四十卷　明萬曆乙卯刊本

明朱謀㙔撰、謀㙔有周易象通、四庫全書易類存目、酈道元水經注、徵引極為博贍、惟以傳寫既久、譌誤相仍、經注混淆、為世詬病、是書為酈注尋源、采隱頗為淹貫、雖不能盡復舊觀、然鈎稽考證之功、固未可沒也、其書為孫汝澄李克家所同纂、李長庚刊行之、書中校改之字、與宋本合者、或署己說、或署汝澄說、或署克家說、則未免不脫明人標榜之習耳、又如穀水又東逕土嶠北、所謂二嶠也、案春秋正義、俗呼為土嶠石嶠、其阨道在兩嶠之間、汝澄以土嶠為西嶠之誤、則讀書猶未徧耳、又如所據為吳琯古今逸史本、而以宋槧黃姬水本校注於下、無異重繙吳本、亦失之未竊耳、然其有功酈注、又實視見宋本為班、稱其精審之至、楊守敬稱其開闢叢殘多、挂刋林、皆定論也、四庫全書著錄永樂大典本、提要稱自明以來、絕無善本、惟朱謀㙔所校盛行於世、而舛繆亦復相仍、今以大典所引、各案水名、逐條參校、頗還舊觀云、其書為戴震一手所校、其中校改之處多、與趙一清注本相同、故世有戴竊趙注之說、所引宋本、又與是書大半相同、殆其又經竊此本、因掠其美、恐其書傳世、後人得以比勘其是非、欲其湮沒

無關，使後人少得贓證，故並存目而不載，實無解於人言。因有大典藏、身使後人無從定其罪案。然提要既云以大典本參校朱書，則不得誣為未見明矣。又云朱謀𤩽所校盛行於世，則當時傳本必多，其為擯棄不錄，有可斷言者也。錄而存之，亦足以考見四庫去取之旨焉。

開有益齋讀書志六卷續一卷 光緒庚辰翁氏刊本

國朝朱緒曾撰。緒曾字述之，上元人，道光壬午舉人，累官浙江秀水孝豐知縣。有循聲，好讀書，藏書甲於江浙，後載歸金陵，佚於粵匪之亂。是編皆紀其家藏書籍，仿晁公武郡齋讀書志之例，擷書中大旨，疏其崖略，而精核過之。蓋其於書無所不覽，言成典則，以表微扶佚為先，大而經訓儒術、典章法制，次者亦多識往行前言，為徵文考獻之資，旁涉校讐，亦多精審，深有得於目錄家之原也。惟其中間有考訂未審者，如分門古今類事，謂為宗如璋之父所著，案四川通志進士表載如璋眉州人，崇寧五年進士，是書成于乾道五年己丑，上距崇寧五年六十三年，即如璋早達，亦在八十歲以外。據其書卷八先大夫龍泉夢記云：如璋不才，虛服璽黌，誠不敢忘，謹鐫于石，以報神貺。政和七年三月日宗如璋記。明為如璋自記其夢之辭，標題稱先大夫，則子述其父之辭也。其後教授荊山夢記，即採蒲成臨之文，同則非如璋之父所纂，乃如璋之子所依。緒曾誤矣。又如自堂存稿，謂自堂乃回之所從受詩法，其年必長於回。今自堂集中與劉須溪、鄧中齋、徐子蒼、謝疊山倡和，無一字與回相往來。蓋回以嚴州降元，大節、

已觳，故回屢惜自堂為引重，而素鄙回之為人也。業拾經樓題識載宋刊。足本中有和回之詩，緒曾所藏為館臣從永樂大典輯錄而成，固非其全，而為此測度之辭，不足信也。然分門古今類事載於宋史藝文志、千頃堂書目、補宋者均不知作者為何人，自堂存稿則足本久亡，人多未見，不能以疏漏譏之矣。錢泰吉曝書雜記、朱述之藏書所紀有宋刻胡輯增廣箋注簡齋詩集，為此志所無，殆其書在金陵已付劫灰歟。劉壽曾跋載其子崇嵊之言曰：咸豐癸丑粵寇陷江寧，先君子方官浙中，概收藏之灰燼，因取旅次所存數十篋日夕關覽，擬其大旨，筆於別簡，其假自友朋者亦為題記，無空言也。則是編固非緒曾之全矣。續志一卷，則其子從所著研廬筆記中錄出者也。

開有益齋金石文字記一卷續一卷 光緒六年刊附刻讀書志後本

國朝朱緒曾撰。上至魏曹真碑，下至國朝錢文端書耕織圖詩，凡二十九種。後海寧州戰志一篇，則得自沈師濟，因讀書志已刊成，無可補綴，故坿于此也。緒曾有開有益齋集，未分卷數。咸豐辛酉冬，失于粵匪之亂，王福祥從寧波得其讀書讀金石諸序跋，以致其子桂模，別題今名，屬劉壽曾依類排比而刊行之，然不過全集三之一。此又讀書志三之一耳。其書以金石之文推證史傳，尚為精審，雖未全載碑文，而舉凡與史傳有關者，靡不徵引，加以考訂。惟天發神讖碑即吳天璽紀功碑，亦名三段碑，考吳志及許嵩建康實錄，皆謂天璽元年吳郡言臨平湖得石函，中有小石，青白色，長四寸，廣四寸，上刻皇帝字，於是改元天璽，立石刻於巖山，紀功德云。又考碑後另石有宋元祐六年胡宗師題云：予因游府南天禧寺，寺門之外有石三段，半埋於土，竊疑以為天璽元年巖山紀吳功德段石岡之碣，因觀之果耳。因輦置漕臺後圃籌思亭云。則紀功碑因石斷為三，故俗稱三段碑，又以碑中有天發神讖文字一行，故又取以名其碑。緒曾謂紀功碑與三段石為二，又不能定其即為天發神讖碑，未免失之疎耳。續

記載東林寺題名、宋仁宗賜呂夷簡飛白書石刻、朏米芾蘇軾新王題名三種、雖篇帙寥寥、皆與史傳有闕、亦足以資參證也、

百宋一廛賦注一卷 嘉慶乙丑士禮居刊本

國朝顧廣圻撰、黃丕烈注、廣圻字千里、以字行、號澗蘋、元和人、乾隆乙卯補博士弟子員、丕烈字紹武、號蕘圃、一號蕘夫、乾隆戊申舉人、是書為丕烈嘉慶壬戌遷居縣橋時構專室貯所有宋槧本書百餘種、顧蒓額其室曰百宋一廛、凡宋帙與殘本皆在焉、屬廣圻為之賦、而自注之、於嘉慶乙丑手寫刊行、蓋自明豐坊為華夏作真賞齋賦、敘錄所藏書畫書籍金玉古玩之屬、本前人大抵七發之意、而實之為文賦中之變體、是書則又本真賞齋賦、而略變其例、以專載宋本書為事者也、書中於宋本之行款字數、以及其本之優劣、皆為某氏舊藏、原原本本、靡不縷列、因研求目錄板本學者不可少之書也、其稱佞宋主人、則丕烈自名也、曰思適居士、則廣圻有取于邢子才日思誤書更是一適之語、以自號也、

求古居宋本書目一卷 觀古堂刻本

國朝黃丕烈撰乾嘉以來藏書家當以丕烈為一大宗嘗欲輯為所見古書錄分宋槧元槧毛鈔舊鈔雜舊刻五類惜散佚不傳平時每得奇書往往繪圖徵詩頗極一時之盛蓋自毛晉錢謙益崇尚宋元動誇秘笈丕烈繼而集其大成先以所得宋本書百餘種於嘉慶九年屬顧廣圻為百宋一廛賦自注刊行復于十七年并續得之宋本編為是目雖殘帙亦載為據其自題云百宋一廛賦後所收俱登此目內有賦載而已易出者兹目不列而目中見于賦載者約居其半則自題之語殆未必然也惟目中所載至一百八十七種之多後于作賦且七年宜所得倍于前矣訪百宋遺聞者此其淵藪也書向無刻本葉德輝得吳大澂藏詳致目有賦無者七十五種賦有目無者十一種縷舉於後屬雷愷手寫而刊行之目中諸書或經繙刻或散於南北收藏家琳琅神采無非丕烈吉光片羽之留遺其一生精力所聚百年後猶使考古之士得以按籍而話其遺聞書以人傳人亦以書傳矣

蕘圃藏書題識十卷 繆荃蓀編刻本

國朝黃丕烈撰丕烈在嘉道間為吳中藏書家其書多得之毛氏汲古閣錢氏絳雲樓王氏孝慈堂而他姓名本亦間出焉是編皆載其所藏之書手所題識於板本之後先篇第之多寡音訓之異同字書之增損及其授受源流繙摹本末下至行幅之疏密廣狹裝綴之精粗敝好莫不心營目識條分縷析非惟好之實能讀之也且其兼及藏書印記先輩佚聞亦莫不精審確鑿蓋其實事求是甄亡剔隱一言一句鑿別古人所未到而筆諸書既非如直齋之解題又非如敏求之骨董能於書目中別開一派雖文筆頗多蕪累而溯古佞宋之趣時流露于行間宜其題記藏印之書至今為人珍重也惟其於汲古閣本說文不知一再剜改致家傳訛者為毛晉之子扆殊為疏漏又如梁公九諫跋不知賜書樓之為明葉盛藏御書之處又如草莽私乘跋不知江上李如一之為貫之後以字行即得月樓主人也又如北山小集跋不知黃氏淮東書院之為黃琳為金陵收藏家之表表者皆失之未審然其聞見既博辨別尤精但以板本而論亦可謂之賞鑒家矣百騂一駁固不必求全責備于丕烈也至顏氏家訓與

續訓應運不運偶文安文粹不應列入陶杜詩選後一跋誤列於與古器評下則編者之過也其他訛謬尚多王大隆舉正之編入續錄讀者參互觀之可也

蕘圃藏書題識續錄四卷雜書一卷 王氏刊本

國朝黃丕烈撰王大隆輯丕烈有百宋一廛賦注已著錄大隆字欣夫原籍秀水寄籍吳縣因家焉是編以繆荃孫輯本歷從常熟瞿氏鐵琴銅劍樓聊城楊氏海源閣歸安陸氏皕宋樓仁和丁氏善本書室諸家所藏者編次成帙刊行之未克廣搜博采復從松江韓氏長沙葉氏吳興張氏上元宗氏鄧氏所藏為荃孫所遺及未見者編為四卷又輯其文為雜著一卷附焉其中間有與荃孫本複出者或糾其繆誤加案語以訂正之或補其脫文據墨蹟以是正之所以備考宗歷故實者之參證也至雜著中辨正舜德館記之為鵠刻援引浩博極為精審不能僅以賞鑒家目之矣其求古精舍金石圖序云古人一事一物必有精神命脈所繫故歷久不敝然世遠年深不無顯晦之異又有待於後人之網羅散失參考舊聞此古之所以貴乎求也觀此可以知其志之所在矣故其一生精力皆消磨於求古宜其為東南收藏家之冠也

嶽麓書院圖志十卷 明嘉靖二十年刊本

明陳論撰。論始末未詳。是書明史藝文志不載，祁承㸁澹生堂書目有之。虞稷云山長，則論曾主講席於斯院矣。考湖南通志人物志引四川通志，載論字思魯，攸人。天順中官巴州訓導，師事增城湛若水，邃於易學，遠方來者雲集，教誨不倦，卒於官。士為立主於學祀之。則論天順間又曾為四川巴州訓導，且卒於官矣。是書前有正德甲戌陳鳳梧序，稱宏治間鳳梧督學參政兩至其地，因以院志屬攸生陳論集次爲書，成付知府陸相梓置院中云。則宏治中論尚在嶽麓，安得有天順中為巴州訓導，且卒於官之理。通志誤矣。書為鳳梧屬論所修，始於宏治，成於正德九年。時論尚為學生，非山長，虞稷亦誤矣。案書院之始設，在宋開寶八年朱洞為郡守時，祥符八年周式為教授，真宗賜額，遂與嵩陽、睢陽、白鹿並稱四大書院。繼以朱熹、張栻二子講學之故，流風遠被，稱小鄒魯者數百年，遂相承以為古蹟。宏治中通判陳綱、同知楊茂先重建而表章之，參議吳世忠倡議改建於舊址之左。時論以斯院肄業之生，撰為是志，故其於書院興廢、山水古蹟、藝文，靡不考訂精詳。在明人雜地志中，可謂具有條理者矣。附刻兩碑釋文，及諸家辨論之作為一卷，則嘉靖辛丑重刻時所增入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 地理類

湖南通志三百一十六卷光緒十一年刊本

國朝兵部尚書都察院右都御史湖廣總督李翰章等監修、同治七年開局採訪、十三年編輯、光緒五年開雕、十一年刊竟、印行、大體循康熙中欽頒河南通志成式、酌加損益、恭錄諭於卷首、而總為十有五目、曰地理、曰建置、曰賦役、曰食貨、曰學校、曰典禮、曰武備、曰封建、曰名宦、曰職官、曰選舉、曰人物、曰方外、曰祥異、曰藝文、別以雜志附卷末爲每一目中、又各分子目、以綱統目、以簡御繁、條理尚稱明晰、凡為圖九十、為表二、為卷三百一十有六、視舊志增倂不一、所引諸書、皆具列原文、標列出典、頗為精詳、書中間有案語、以參考同異、亦均典核可取、大氐仍舊文者十之七八、新增者十之二三而已、其武備志中增水師團練二目者、則以粵匪之亂、楚南首攖其亢、在事者創綠長江水師、卒以平亂、各屬團練鄉勇、旣以自衛、復相率荷戈、出境援勦、助成大勳、國朝征討、皆用八旗勁旅、及各省綠兵、川楚剿匪、始參以鄉勇、迨粵匪起、而楚勇湘勇、立功遍天下、蓋兵制之一變、故別立此門、以著戰績、而資考鏡也、惟名（人傳之。均是桐柏子撰，趙明誠金石錄漢桂陽太守）宦漢周昕桂陽太守周府君頌云、歐陽公集古錄云、府君字君光、而名已訛缺不可辨、圖經但云周使君、而亦不著其名、後漢書又無傳、遂不知為何人、而曾子固言、嘗得此碑於知韶州王之才、之才以書來、言曲江縣圖經、周府君名昕、字君光、則永叔云圖經不載其名者、蓋考之未詳也、今此本雖訛缺、然究其點畫、殊不類昕字、二公所說、旣不同、而韶州圖經、余家偶無有、皆未可知也、當考之、下有注云、余後見市中印本歐陽公廬陵集、別有一跋尾云、周公名憬（憬）、頗近之、則其名昕名憬、均在疑似之間、不當直以為昕矣、又葉集古錄跋尾云、按韶州圖經云、後漢桂陽太守周府君碑、按廟在樂昌縣西一百一十八里武溪上、武溪驚湍激石、流數百里、周府君鬪此溪、下合眞水、桂陽人便之、為立廟刻石、是其於水道有化險為夷之功、桂陽之（人）德之者此也、亦未採錄、僅曰人德之、地理水道、亦未引及、蓋全書卷帙旣繁、編輯非出一手、偶爾疏漏、勢所必然、不能以此相責詰也、

絳雲樓書目四卷道光庚戌粵雅堂叢書本補遺一卷光緒壬寅觀古堂刊本

國朝錢謙益撰。陳景雲注。謙益字受之、號牧齋、一號蒙叟、晚自號東澗遺老、常熟人、明萬歷庚戌進士及第、官禮部尚書、以失身二姓、為士林所輕、所著之書、復在乾隆時禁燬之列、故傳本極希、此為其家藏書籍總目、區分類聚、頗為清晰、其別立僞書一門、亦為有識、所載皆宋元板、大氏得之劉鳳、錢允治、楊儀、趙用賢四家之藏為多、其於有明制書實錄、國紀與政諸書、搜采頗備、則欲資參考、以國史自任耳、其曰絳雲樓者、蓋有取於紫微夫人詩、乘飈侍食寢、齊宇攜絳雲之句、故以名其樓也、曹溶題詞、謂其吝惜不肯借出、盧有單行之本、遂使後不見於人間、予深以為鑒戒云、然閻若璩因學紀聞箋、謂謝承後漢書、牧齋云方少師於史館攜去、問之其後人、亦不可得、則曹溶之語、恐不盡然、而世人祗解借書、不解還書、亦毋怪謙益之不肯借出矣、欽定天祿琳琅書目、宋本漢書、有謙益跋云、庚寅之冬、吾家藏書、盡為六丁下取、此書却在人間、則絳雲樓之燬、當在國朝順治七年、錢曾寒食夜夢牧翁詩、自注云、絳雲一燼之後、所存書籍、大半皆趙元度脈望館校藏舊本、公悉舉以相贈、季振宜延令宋本書目、載抱朴子、楊子方言、法言、禮部韻略、戰國策、十家老子道德經集注、會解諸書、有某翁跋、某齋題者、皆謙益藏書、因文集森嚴諱之、然則當時絳雲樓之書、固未嘗盡付炬火也、考謙益初學集、絳雲樓上梁、以詩代文、編年在崇禎癸未、去國亡一年、則斯樓之建、距其燬時、相去纔八年耳、詞場老宿、不過數年、國破家亡、故宮禾黍之悲、身世滄桑之感、胥于是寄焉、豈僅雲煙過眼、供後人之流覽也哉、其書舊無卷數及撰人姓名、同里陳景雲為之詳注、援引博贍、考據精審、惟醫書類醫說十卷、張杲季明撰、非張景也、景雲誤矣、此為伍崇耀從吳門得吳翌鳳秘籍叢函寫本、校勘入粵雅堂叢書、丁日昌持靜齋書目、載是目七十四卷、蓋以一卷為一類、分析言之、非有多於此本、惟補遺一卷、則此本所無也、葉德輝刊之書目叢刊中、與此本并傳、今亦錄而並存焉、景雲有三國史辨誤、四庫全書正史類著錄云、

靜惕堂書目一卷光緒壬寅觀古堂刻本

國朝曹溶撰。溶有崇禎五十宰相傳、四庫全書傳記類存目。此編皆載其所藏宋元人詩文集，宋自徐鉉騎省集以下，凡一百九十六家，元自元好問遺山集以下，凡一百三十九家，間注卷數、撰人名字、仕履頗詳。其中注四庫書目書名撰人卷數者，則後來校者所增，非其原注也。其鼂无咎雞肋集下，有王烈業者，則黄王烈蕘圃經其寫目也。王士禎池北偶談云，曹秋岳侍郎好收宋元人文集，嘗見其靜惕堂書目，所載宋自柳開以下，凡一百八十家，元自耶律楚材以下，凡一百十五家，可謂富矣。今此目較士禎所見，宋人集多十六家，元人集多二十四家，則後編最足之本矣。紫溶絳雲樓書目題詞云，余念古人詩文集甚夥，其原本首尾完善、通行至今者，不過十二三。自宋迄元，其名著集帙者，及今不為捜羅，將遂滅沒可惜。其流通古書約云，彼此藏書家，各就觀目錄，標出所缺者，約定有無相易，各齋所鈔互換，有功於書人，蓋其以異書秘籍，為人家藏，往往寄篋罰為命，舉世無從寫目，更無由共知。絳雲一炬，尤具戒心，使其名具目中，俾人人知其書之存佚，幸而有好事者，猶足意或互相假鈔，或捜求重刻，於擴增聞見之中，寓闡揚幽潛之意。後朱彝尊潛采堂宋金元人集目，即踵此目而作，溶固為之嚆矢。考宋元文獻者，要所必稽也。

經效產寶三卷續編一卷 光緒七年日本仿宋刊本

唐昝殷撰，續編一卷，則周頲所纂也。殷、頲始末均未詳。衢本晁公武郡齋讀書志，產寶二卷，云殷蜀人，大中初白敏中守成都，其家有因免乳死者，訪問名醫，或以殷對。敏中迎之，殷集備驗方藥二百七十八首以獻。其後周頲又作三論附于前云云。則殷固大中初成都名醫也。日本森立之經籍訪古志載是書宋槧本，題唐節度隨軍昝殷撰集，不記刊書年月，檢其板式為南宋本無疑。殷署名次有相國白敏中家藏宋本一行。案敏中為居易從弟，以大中七年特進成都尹、劍南西川節度副大使知節度等使，事蹟具唐書居易列傳附敏中傳。則殷蓋當時隨敏中於軍所，集與公武言合矣。袁本晁志載是書云偽蜀昝殷撰，年代似不相符。敏中大中間已有名於蜀，下距偽蜀幾六十年，縱其壽考在九十百歲以外，而其為敏中節度成都時隨軍所纂，不屢宋本題銜可證，亦與唐史列傳可互證也。則衢本晁志為得其實矣。惟其云大中初，則固誤也。是書新舊唐志均不載，宋紹興中官撰續編到四庫闕書目、王堯臣崇文總目始著于錄，作三卷，云無撰人。宋史藝文志同，云昝殷撰，均無續編，亦無經效二字。蓋當時所傳均非此本也。森志所藏南宋本，亦無續編，而有經效二字，疑為南宋書坊所加，以表其藥方之備驗也。是書凡二百六十一方，續編周頲救急方論二十一，產後論十八條，與公武所見稍有異同。醫方傳抄者多，或者頲續時有所增訂歟。

類編長安志十卷 舊鈔本

元駱天驤纂編天驤始末未詳前有大德戊戌王利用序稱京兆教授駱飛卿長安故家也書首亦題京兆路儒學教授駱天驤纂編則飛卿其字長安人曾官儒學教授矣又有元貞丙申自序題藏齋遺老序云老眼昏花中間多所脫略訛錯更竢好古博雅君子攷而正之云按元貞丙申為元成宗二年上距宋亡祇十七年耳其時已自稱老則藏齋其自號為宋之遺民矣是書以宋敏求志卷軸過多故事散布州縣難以檢閱乃取而去其繁蕪撮其樞要增入金元沿革門分

類聚故曰類編其書雖以古蹟為主凡州郡之變更城郭之遷移以及山川名勝宮室第宅邱陵冢墓與夫古今興廢之殊名賢游覽之作靡不備錄又附之以紀異辨惑而以石刻終焉全書分二十四類類又各分子目條理明晰敘述亦詳蓋古蹟之源委必稽諸地志地志之紀錄必訂於鄉書天驤家本長安從游前輩周訪鄉老於周秦漢唐遺址無不登覽耳聞目睹具載靡遺所採地理叢編三輔會要今且無有知其名者金元詩文所載尤夥尤足以資參考也元時開成路儒學教授薛延年曾校正付刊明時板存南國子監後燬於

火故傳本極希四庫未收阮元亦未進呈此則從元本影寫者案宋元舊志南則四明臨安吳郡三山嚴州會稽赤城鎮江建康新安毘陵嘉禾存者尚多北則宋敏求李好文長安二志外惟此書耳雖其於金元沿革故事分門條繫非地志體裁然凌雲之材固不以寸折為病也

湖南通志二百一十九卷 嘉慶庚辰刊本

國朝湖南布政使翁元圻等監修、金石一門、則布政使理問瞿中溶纂、餘則湖南副貢黃本驥所纂居多、案舊志統言湖廣、合南北二省為一、湖南分省自康熙三年始、其有專志則自乾隆二十一年始、桂林陳宏謀實主其成、即以湖廣通志為藍本、疏漏特甚、此本於嘉慶二十一年丙子開局編纂、迄乙卯告竣刊行之、總為四十四門、金石則楚南少究心者、為中溶所獨任、遵乾嘉儒者金石書成例、而不循前人通志舊例、甄錄賅備、攷證精審、蓋秉其外舅錢大昕之學、淵源有自、故能獨臻美備、為從來輿地志所未有也、各門成于眾手、中溶以尚未修志、往往苟簡脫略、於正史所載之事、挂漏甚多、因倡議先以二十二史分讀摘錄、再旁搜記載可信之書、補遺訂謬、用力頗深、故視陳志賅備多矣、其於明以前備補至二百有餘、職官姓名、所補亦夥、且各注所引原書、人物之後附以義僕義役、搜採既博、體例亦善、深合史裁、誠通志之正軌也、惜乎長沙省城尠藏書之家、所采書籍大半中溶插架中物、不但宋以後集部罕見、即建炎以來繫年要錄、三朝北盟會編、續資治通鑑長編、宋大詔令、宋會要、太平治迹統類諸書、皆未寓目、則由僻在偏隅、挂一漏萬、勢所難免耳、至人物陳論、謂其貴天順中為四川巴州訓導、卒於官、不知其宏正間尚在長沙嶽麓書院肄業、曾撰院志印行、安得有天順中任巴州訓導卒於官之理、雖沿舊志之訛、而書中金石為碑考、謂嶽麓志自攸水陳論編輯之後、凡古蹟興廢、鉅細畢詳、則當時已經寓目、而未加以訂正、不能不以疏略責之矣、

兩浙金石志十八卷 道光甲申廣東刊本

國朝阮元撰。元有經籍纂詁，已著錄。案元督學兩浙凡三載，兩任浙撫幾八年，退食委蛇，不廢著述，故其於浙中金石諸刻，搜訪摹搨，頗窮幽遠，又復愛才好士，羅致名儒宿學於幕中。於時有趙魏、何元錫、許宗彥相與搜訪考證，增益勒成是編。迨道光四年督粵，重加訂定，並删去鐘鼎錢印之不定屬浙物者，計得秦漢至唐初一卷，開元丁巳至唐末一卷，五代一卷，宋九卷，元六卷，總六百五十八種，刊板通行。發凡起例，皆極精核，使考古者得有所稽。惟卷六載宋張南軒手書李經碑跋，題熙寗壬子八月壬寅書付種慥，時寓鄧之慶寺居東齋南軒書。案南軒名栻，字敬夫，廣漢人，卒于淳熙七年，年四十八，見朱熹晦庵集右文殿修撰張公神道碑，則其生當在紹興三年，上距熙寗壬子六十一年，不但南軒未生，即其父浚亦尚未生耳，可謂疎漏甚矣。然其始則遍錄浙人之詩數千家，成兩浙輶軒錄刻之，又訪兩浙帝王賢哲之陵墓，加以修護，成防護錄刻之，復以其餘力及此，其嘉惠兩浙之心，不能以一眚掩之，惜當時未及成通志，殊為闕典也。

關中金石記八卷 經訓堂刊本

國朝畢沅撰。沅有經典文字辨正，已著錄。案關中為三代秦漢隋唐都會之地，碑碣之富，甲於海內。沅以屢任巡撫，兩署總督，故裒輯陝甘各屬前後所得金石文字，起秦訖元，計金十三，凡三石七百八十一，共七百九十七，鈎稽經史，決擿同異，條舉而件繫之，成于陝西巡撫任內，於乾隆辛丑刊行。錢大昕稱其正六書偏旁以糾冰英之謬，按禹貢古義而求漢瀆之源，表河伯之故祠，紬道經之善本，以及三藏五燈之秘，七音九弄之根，偶舉一隅，都超凡諦，自非多學而識，何以臻此，本非諛詞，宜王昶編金石萃編幾於全錄其文以資參證也。惟北魏松滋公元萇振興溫泉頌，謂本傳稱萇襲爵松滋侯，例降侯，賜父陵伯，降侯為伯在孝文大統十六年。案元萇傳，魏書與北史文同，降侯為伯，孝文時制，以非太祖子孫，王降為公，公降為侯，侯降為伯子男，萇之始封祖上谷公紇羅，乃神元皇帝之曾孫，在降封之例，事在孝文太和十六年，其云大統者誤也。又唐高唐縣公馬周碑，謂以治為持，避高宗諱改。案新書百官志注，高宗改治書侍御史為中丞，以避帝名。文獻通考云漢宣帝元鳳中，感路溫舒尚德緩刑之言，季

秋後請讞時帝幸宣室齋居而決事令侍御史二人持書持書御史起於此魏晉以下歷代因之皆作持書別無治書之名即高宗避諱是避嫌名改持書為中丞非改治為持也特其搜羅廣博鑒別尚為精審後之人欲考關中金石者要必知此取資焉固不煩他索也

常山貞石志二十四卷 道光壬寅刊本

國朝沈濤撰濤有說文古本考已著錄是編乃道光壬寅濤官正定知府時作也正定古常山郡故其所錄碑刻以常山為名并以常山為限始周迄元凡二百五十餘種仿隸釋之例全錄碑文證以經籍史志暨歷朝金石之書鉤稽參譔為跋尾於小學經學史學皆有以稽譔同異是正淮別不屢評詞章之美惡點畫波磔之工拙已也助其考覽者武進湯璥任邱邊浴禮也以篆隸諸體摹寫全文者南樂段錫田也任校讐者錢唐張復如舉宗全枝也其中碑刻為前人所未著錄海內金石家所未經見者十之五六可謂勤且博矣惟東魏凝禪寺三級浮圖碑頌後題大魏元象二年歲在申二月乙未朔口口五日己酉造刊俱訖案歲在申乃庚申之歲為梁武帝大同六年西魏文帝大統六年即東魏孝靜帝之興和元年也通鑑梁大同四年戊午東魏碭郡獲巨象送鄴改元元象大同五年己未冬東魏城鄴以新宮成改元興和蓋孝靜以天平五年獲象改元元象乃頒詔於戊午而改元於己未元象元年十一月鄴都成改元興和乃頒詔於己未而改元于庚申此碑猶以庚申為元象二年者殆刊於奉

詔之前耳、乙未朔下當是越十二字、是月五日己亥、梁武耕籍田、十五日己酉、則是碑告訖之日也、濤以歲在申為誤、亦足見考證之難矣、

山木居士外集四卷 曾氏家刻本

國朝曾九皋撰、九皋原名仕鵬、字絜非、乾隆辛卯恩科進士、官山西夏縣知縣、卒於任、事蹟具國史文苑傳、附朱仕琇傳、九皋學本儒先、躬行實踐、不為聲韻之學、獨留意於古文、少與仕琇游、從受古文法、由劉大魁而溯方苞、以上至曾王、故其為文醇茂雄深、極為雅潔、合于歸方正軌也、此集乃其所自編、第一卷議說策問策對記事書題雜文、第二卷書簡、第三卷序記、第四卷碑文墓表誌銘家傳行狀、都七十九篇、鄧傳安稱乾隆己酉傳安受知于大興翁覃谿大鴻臚、為拔貢生、與曾純之習之兄弟同年、因得拜見其尊甫絜非先生、承以已刻之山木居士外集見惠、越四十年、守官海外、延先生孫應祥為記室、乃得借全集鈔本而讀之、洵哉心平氣和、仁義之言藹如也、據傳安所云、知此集即初刻正集、非全集、襍刻之外集也、曰外集者、乃自謙之辭、意謂其文不足當正集、先刻此外集云爾、張之洞書目答問列此集於不立宗派古文家、而不詳其卷數、蓋未之見也、九皋歷官有善政、以循良着稱、安民備荒、亦皆犂有成真、其經濟頗有足傳、今觀此集、其平生規畫、猶可見其本末也、

強恕齋詩鈔四卷 乾隆壬申刊本

國朝張庚撰。庚性嗜畫及詩，少從錢南樓受六法，故于山水特工，直入董巨倪黃之室，而能自成一家，當時戴文進、藍瑛一派盡行，自畫徵錄出，畫家皆知六法正宗。詩則新穎可誦。魯亮恭序稱其五古原於三謝，流衍於曹陸左，絕三張。七古則遠宗沈范，近稱北地。五律多以古運，七律純以氣行，不執一家。王西樵褐山房詩話稱其五七言古體，娘見古人堂奧。杭世駿詞科餘話稱其以古調自鳴，不工律體，試日棄去，就湖北蔣學使幕，萬循初有詩送之，句云：「山人好詠詩，作古不作律，所法魏以前，作五不作七。」觀諸家所評，可以知其詩之大概矣。此為嘉興知縣豐潤魯亮恭選刻，非其全稿也。錢泰吉甘泉鄉人稿謂其與文端公總角交，稿藏壽畫堂，泰吉於舊櫝中得之。又謂其稿至乾隆壬戌止，蓋在刻詩前十年，全稿尚夥，不可得見。李調元文集瓜田集序云：「經穗一帙，鏗鏗道古，他古文詞詩賦及倚聲，通為全集，其門人濟陽令胡君德琳為授之剞劂，今■故人已逝■。」云叢刻于身沒之後，為全集最足之本。據蔣泰敘畫徵錄，稱其康熙乙丑歲生，是集刻于乾隆十七年壬申，庚時年六十有八。錢儀吉補疑年錄載庚乾隆二十五年庚辰卒，年七十六，則六十八歲以後之詩，是集固未嘗有，不廑甚為選刻之本也。惜瓜田集傳本極希，無即此已足擅場，毋怪隱客山之欽焚香讀之矣。

强恕齋文鈔五卷 乾隆丁丑刊本

國朝張庚撰。庚有通鑑綱目釋地糾謬，四庫全書編年類存目。庚年二十七歲，即以授徒吳江，研究注疏史漢及唐宋大家之集。歷游魯燕梁楚，所至人傾心尊奉，求為碑板之文。蓋其學問淹博，即率爾操觚應酬之作，亦無不質有其文。李富孫稱其文簡老樸實。李引樹稱其生平游歷公卿間，多與賢豪長者交，嘗主吳興李太守李署，其室曰涌來軒，其為時所推如此。是集即李為之訂鈔付梓，前有乾隆丁丑沔陽李公堂序，庚時年七十三歲，蓋晚年定本也。雖篇帙寥寥，大氐皆其菁英，無收載太濫之病。特其兼工六法，為陳書之表姪，學有本原，其詩文之名轉為其畫所掩，而是集又傳世頗希，故其所著畫徵錄則家有其書，為書畫家評騭鴻寶，而於其文幾無有人稱道之者。雖王昶選錄其文於湖海文傳中，然不過什百之一，固未足盡其所長，終不若讀其全集之能見其造詣淺深也。

白雲草堂文鈔七卷 嘉慶癸亥刊本

國朝呂星垣撰。星垣字叔訥，武進人，貢生，官新陽縣訓導。是集凡論一卷，序一卷，書一卷，記一卷，傳一卷，墓表碑銘行狀一卷，文跋考辨議說銘一卷。前有洪亮吉序，言其文則不名一體，其上者則敬通問交、士衡辨亡也。其次則皇甫持正之寺碑、孫可之之書壁也，至表關懲勸，旨寓抑揚，麗澤千萬言不止此。又君之自命，而人亦以此推君者矣。蓋其時值四庫開館，得以盡讀館書，演迤深浸於古人，又以游蹤所至，講求地理、山川、武備、鹽法、民俗、吏弊，于畫指陳洞見原委，故其發之為文，奇正醇肆，有己出之義法，而多所獨到也。集中每篇之後附刻諸家評語，孔墨不相用論，董鈺稱其柳河東精語，直追子長。王介子方伯古文序，程晉芳稱其無意規撫昌黎，自然入室。復張瑞書觀察書，袁寶堂稱其用筆盡抑揚反覆之致，最近東坡。論事諸書，河南城守尉廳壁記，孫星衍稱其雄直勁峭，直追先秦。吳孺人傳，趙懷玉稱其狀難寫之情，有無往不收之妙。是既商集中得意文字。文林郎狀君墓志名，汪中稱其柳州峭勁，昌黎雄宕，兼而有之。代盧轉運使諭勸杭州民改葬停厝文，廣蒐博其

詞嚴義正、氣體純乎漢人、盧氏杞田條約致崔旻亭稱其筆意峻潔廉悍、直凌柳州半山、觀此可以知當時之品題矣、大氐其文規橅韓柳而取徑于震川、端肖具足以自導、固不必藉諸家之評為輕重、淆明人標榜之習、貽譏後世也、

白雲草堂詩鈔三卷 嘉慶癸亥刊本

國朝呂星垣撰、星垣尚有游越游梁游燕諸鈔、橋多散佚、後其門人陳灌芳敦慶曾掇拾整理、尚得古近體詩三十餘首、未曾梓行、此則星垣使其門人選錄百二十首、屬阮癸生作序、序末、復增入數十首並詠史詩二百三十首、訂為三卷、於嘉慶癸亥刊行之、蓋其自經選擇、託之門人、故集中之詩、清推逸艷、不名一家、皆其竭意經營之作也、星垣為錢維喬兄弟外甥、何無忌酷似其舅、同時如錢保洪亮吉孫星衍曾仁虎程晉芳、皆與之詩文酬倡、為毗陵七子之一、尤長於詞曲、以嘉慶己卯萬壽填康衢新樂府傳奇為世所稱、洪亮吉北江詩話云、呂司訓詩好奇、特不就繩尺、曾用七陽全韻作柏梁體見貽、多至三四百句、末二句云、乾坤生材厚中央、前後萬古不敢望、頗極奇肆、然古人無此例也、余亦嘗贈以長句、末四語云、識君文名已三載、才如百川不歸海、銀河倒注、弱水西、努力滄溟欲相待、亦頗寓規於獎云、呂又有句云、桃花離離暗妖廟、又題博浪椎圖云、人間十日索不得、海上大嘯波濤聲、蓋好奇不肯作常語如此、按今集中無七陽全韻柏梁體一首、亦無題博浪椎圖詩、然第三卷全為詠史五古、

為前人集中所無、是亦好奇之一證、始其學本海貫、負其縱橫排奡之氣、欲以奇麗爲同時諸人之上、不自知其踰越軌範也、然非胸有全史、固未能運用自如、偭師馳突、終能自成一隊、談藝者亦能廢也、

寶綸堂文鈔八卷 嘉慶二年戴殿海刊本

國朝齊召南撰、召南有歷代帝王年表、已著錄、召南學問奧博、經術湛深、自天文律歷以至山川疆域、險阻要隘、靡不瞭若指掌、又深知古今治亂得失、通習掌故、入史館、綜覈文章學術、一時罕與儔者、歷充大清會典一統志、續文獻通考、纂修官、校勘經史、定通禮、著述之富、不啻等身、詩文本其餘事、然根柢既厚、枝葉自榮、文多謹守唐宋宗傳、不染詞科習氣、其輪進經史、剖子論者、以爲真德秀大學衍義、不是過焉、生平遭際昌期、出入禁闥、幾三十年、值文運昌隆之日、從容載筆、執貴一時、官禮部時、高宗純皇帝、於寧古塔得古鏡、以來歷未詳、問朝臣莫有對者、召南具悉源委、並其款識、以對、上大悅、諭左右曰、是不愧儒學鴻詞矣、天語褒嘉、遂成定論、今讀其集、大氐理醇詞正、具有本原、其上邀知遇、固不僅在文字間矣、浙江臬使秦瀛嘗取其文剞之、見王昶蒲褐山房詩話、傳本極希、此爲其門弟子戴殿海所編刊、蓋召南沒後二十九年、是集乃出、既非召南所手定、於去取之間、未必得其本意、或有不欲自存而存者、未可知也、其文皆合道、固無煩於選擇、方足以傳後也、

賓綸堂詩鈔六卷 嘉慶十三年刻本

國朝齊召南撰。是集為其門人戴殿海所編刊，凡六卷。召南博聞強記，久負海內重名，後主敷文講席，凡十餘年，崇勵實學，士譽甚美。年十二，登巾子山，有句云：江水連天白，人煙滿地浮。中山山上望，一覽小東甌。識者以為公輔器，蓋詩占身分，往往有之也。召南為詩，搦管即就，若成誦在心，一篇一什，排比鋪張，爛若雲錦。晚喜集句，李杜韓蘇詩，若出一手。讀杭世駿嶺南集，即集七十餘首，讀錢陳羣香樹齋續集，即集十首贈之。世駿為志墓，稱其敏捷非諛言也。集中詠漢武七言云：親承文景昇平業，開闢唐虞未有天。到底英雄老能悔，輪臺一詔是神仙。久為談藝者稱誦。而其詩多沈博絕麗之語，瑰偉英奇，往往通篇無一用典之句，而經史百家之韻藻，尤溢于行間儷數。高宗純皇帝名入內廷，天音賡唱，歌詠昇平，故其詩格亦進而益上。袁枚隨園詩話云：壬寅過天台，齊侍郎召南亡久矣，其昆季延余小飲，捧侍郎全集高尺許，乞作序，盡半日之暇為之翻擷，見其鴻富美不勝收云。殊為可疑。年譜錄齊次風召南六十六，康熙四十二年癸未生，乾隆三十三年戊子卒，壬寅為四十七年，召南沒後十三年矣。是集刻于嘉慶十三年，編訂時已有所刪棄，則又非枚所見召南詩稿之全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

西莊始存稿三十卷 乾隆三十一年刊本

國朝王鳴盛撰。鳴盛有尚書後案，已著錄。是稿一至十四卷為詩，十五至三十卷為文。王昶湖海詩傳所選耕養齋集，即其冠首者也。蒲褐山房詩話云：茲所錄者，皆其手自審定，寫以貽予，云則是稿固鳴盛手自編定，託之門人，即此可證矣。鳴盛才學橫軼，雄於屬文，敏而好學，勤於著述，退居吳下，日以經史詩古文自娛。嘗取杜少陵詩句，以西莊自號，學者稱西莊先生。名滿天下，與王昶等相倡和，有七子之目。沈德潛以為不下嘉靖七子焉。又與惠棟交，講經義，知訓詁，以漢儒為宗。垂歲論詩，則溯源漢魏六朝，宗初盛唐。中年出入香山、東坡，晚年獨好玉谿生，謂為杜少陵以後一人。王昶謂其以才輔學，以韻達情，粹然正始之音，非虛憍恃氣者所及。文宗遵巖、震川。錢大昕謂其紆徐醞厚，用歐曾之法，闡許鄭之學，一時推為巨手。蓋其精研經史，於學無所不通，初為沈德潛入室弟子，既而旁涉宋人，後復守前說，於明李夢陽、何景明、王世貞、陳子龍及國初王士禎、朱彝尊，咸服膺無間，故其精益多師，終歸大雅也。江藩漢學師承記稱其手定詩集為二十四卷，蓋其晚年最足之本，而其手定之文若干卷，則記載不詳。此其詩文全集，刊於乾隆三十一年，李斗揚州畫舫錄所載當時所見，即此稿也。雖非其詩文之全，而又皆其四十五歲以前之作，存之亦足以見一斑，固不必定窺全豹，嘗鼎一臠，終勝於過屠門而大嚼矣。

西堂全集六十一卷 乾隆甲戌刊本

國朝尤侗撰。侗字同人，一字展成，號悔庵，一號艮齋，晚號西堂老人。西堂其讀書之所也。江西長洲人。順治戊子拔貢生，除永平推官，坐事降調。康熙己未召試鴻博，授檢討，歷官侍講。是編凡西堂雜俎一集八卷、二集八卷、三集八卷，剩稿二卷，秋夢錄一卷，西堂小草一卷，論語詩一卷，右北平集一卷，看雲草堂集八卷，述祖詩一卷，于京集五卷，哀絃集一卷，擬明史樂府一卷，外國竹枝詞一卷，百末詞六卷，性理吟二卷，湘中草六卷。侗才學富贍，復多新警之思，少為明季諸生，即有聲庠序。初著臨去秋波那一轉制義，流聞禁中，世祖稱其為真才子。後入翰林，進平蜀詩文，聖祖見其名曰：此老名士。位雖不尊，天下羨其榮遇焉。雜俎諸作，多少年綺靡之詞，在史館作明史樂府百篇，雖擬李東陽，而往往寫出其上。又常作外國竹枝詞百首，尋尚才情，時近溫李。歸田以後，倣白居易，流於太易，雖街談巷議，可入韻語中，遂近或以游戲視之，比於王世貞之評唐寅。四庫全書總目不著於錄，亦未存目，豈以其諸作體近俳諧，擯棄不選歟。然其文辭超軼，詞采清華，四十至六十時，其詩闢闔動盪，軒昂頓挫，實從盛唐諸公而出，其上邀兩朝聖人之知，不偶然也。

扶影樓詩集九卷 康熙癸巳查慎行刊本

國朝汪繹撰。繹字玉輪，號東山，常熟人。康熙丁丑進士，殿試第一，授修撰。是集為其門弟子查慎行所刊，集中近律為多，華貴愉揚，自是承平雅頌。國朝景運昌明，人才蔚起，繹躬際昌期，又復年少高科，簪筆雍容，典雅詳實，在同時諸人中，其勁秀似在湯右曾之上也。而右曾以文光果詩蒙聖祖賜和，為千古儒者之榮。其集四庫全書總目亦經著錄，而是集則並存目而無之，當時採訪之漏歟，抑具去取之謹嚴歟。然繹與慎行既為師弟，又本故交，雖沆瀣不同，源流自異，慎行所著敬業堂集篇帙至數倍之多，即其善於抒情，未見有出藍之勝，亦經四庫著錄，趙執信有言，詩人祇論官閥，毋亦人情勢利，有知是耶。袁枚隨園詩話載繹歸計未謀千畝竹，浮生只辦十年官之句，謂其自登第至卒恰十年，竟成詩讖。云詩今載集中，題為庚辰臚傳後赴順天府宴，馬上得句云云。歸舟試筆，忽憶前語，遂足成八絕，此為第七絕。據前慎行序云：特命居家食俸，校刻全唐詩，丙戌七月書局未竣，而公訃忽至。是庚辰至丙戌，未十年也。若以丁丑成進士計之，則又未免过曲。殆傳聞失實，枚未細考耳。繹詞贍敏，篇什最多、

無私亳鄙於清弱、自古美人如名士、不許人間見白頭、蓋為繹誦歟、

己畦詩集十卷殘餘一卷 乾隆癸未二弁草堂刊本

國朝葉燮撰、燮有江南星野辨、四庫全書已著錄、國朝詩人沿明季鍾譚餘習、病在荒幻、既又矢口南宗、家石湖、戶劍南、病在纖佻、王士禎以清新俊逸之才、以神韻縹緲為宗、天下翕然應之、燮乃奮起與之旗鼓中原、其時士禎頗以聲氣震動一世、燮獨勇然肆志講學里中、名其室曰獨立蒼茫、是可見其志矣、其論詩主生新深、平居以杜韓蘇三集教授其門人、蓋以士禎神韻之說、不免失之虛空、故託辭救范陸之失、隱砭士禎、未可知也、張玉書序稱其詩鋪陳排比、頓挫激昂、類少陵、詰屈雄奇、陳言剗落、類昌黎、吐納動盪、渾涵光芒、類眉山、洵燮詩定評也、至其性伉直、知寶應縣、卓著循聲、其時縣苦兵差、作詩諷諭、今殘餘稿中諸作、猶可想見其愛民之心、是固足以傳矣、何況其主持東南壇坫者幾三十年、門下弟子如沈德潛、文章沈灌、流風所被、逾百年而不衰、觀士禎寓書於燮曰、眾人之詩、术以緘為目、歷不能行、狃據負之乃行、是必假他人之目為目、他人之足為足、先生鎔鑄古昔、卓然成家、庶為斯言之立云云、後見德潛之詩、賞之曰、橫山門下尚有詩人、其推重如此、是燮雖與士禎異趣、而士禎固未

嘗不引為同調也，要其諸作，意必鉤元，語必獨造，寧不諧俗，不肯隨俗，戛戛於諸名家中，能拔戟自成一隊者，固不必藉士禎為輕重也。康熙甲子曾有刊本，歲久殘失。至乾隆癸未，其曾孫貽九、玄孫叔藩，訪求原本，重為補刻，此本是也。當特本與文集合刊，其文集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存目而無是集，去取之旨，誠有所不解矣。

汪文摘謬一卷 乾隆三年觀古堂刻本

國朝葉燮撰。燮有江南星野辨，四庫全書已著錄。國朝文學以汪琬與魏禧、侯方域為三大家。然禧則才學縱橫，未歸純粹；方域則磊落英多，頗嫌踔駁；惟琬湛深經術，盤紆清鎮，但其病在淺泛矜夸，力弱不能健舉。當時與燮交好，名復相埒，燮因列著其失，以規正之。持論平允，頗中其病。蔡澄雞窗叢話謂此書為因燮豔琬之應舉鴻博，恚為琬所賣，修怨而作。陳康祺郎潛紀聞三筆則謂燮以琬名太高，意氣太盛，向不滿於其文而作。案燮性剛直，其筆實應也，以強項落職，同時因與陸隴其同列白簡，自謂榮於遷除，其胸襟可以概見，則其不至因豔生恚，而修怨有可斷言者。康祺之言，或為得實也。但琬性狷急，動見人過，交游罕善其終，又好詆訶，見文章必摘其瑕纇，故恒不滿人，而亦恒不滿於人，其與王士禎相忤也，見之居易錄中；其與閻若璩相詬也，見之潛邱劄記中。四庫館臣謂從來勢相軋者，必其力相敵，士禎、若璩不與他人角而與琬角，琬之文章學問可略見矣。然則燮不與他人角，而能摘琬之謬，琬懼而介燮客友修好，竟不敢與之角，則燮之文章學問，更可見矣。是讀琬文者不可不手此一篇也。

雅雨堂詩集二卷 道光庚子曾孫樞刻本

國朝盧見曾撰。見曾字抱孫，號雅雨，德州人。康熙六十年進士，官兩淮鹽運使，嘗葺蘇隄于使署，日與詩人相酬咏。一時文讌甲于江南，趙翼有詩記之云：虹橋修禊客題詩，傳是揚州極盛時，勝會不常今視昔，我曹應又有人思。其一時風雅可想見矣。是集為其曾孫樞所編刻，跋稱雅雨公手所自著詩八卷，文十餘卷，惟塞外詩有板本，餘雖編定，悉遭回祿，天下惜之。則當時所傳者僅出塞詩集，王昶湖海詩傳所選錄者，皆是也。而是集無塞外詩，則以當時刻此，尚有板本行世，故未編入也。袁枚隨園詩話云：盧雅雨轉運揚州，以漁洋山人自命，嘗賦虹橋修禊詩四章，一時和者千餘人，余偶未見，而先生原唱余亦不甚愛誦也。及其致仕留別揚州詩，竟成絕調，真所謂歡愉之詞難工，感愴之言多妙耶。然則膾炙人口之詩，亦有不必盡如人意者矣。惟虹橋修禊詩和者至七十餘人，編次為三百餘卷，煌煌巨帙，尚有流傳，不僅鐫刻精工，亦且為一朝文獻所繫。士生數十百年後，慨想當時風雅，道昌同有生晚之感，而其詩之雍容和雅，至今猶可想見四海昇平之景象焉。

雅雨堂文集四卷 道光庚子曾孫樞刻本

國朝盧見曾撰。見曾愛才好士，風雅冠時，人有一藝之長，無不延納，一時名士趨之如雲。嘗為四川洪雅縣令，故以雅雨自號。慕其鄉王士禎風流文采，故前後兩任兩淮運使，各數年，又值竹西殷富，接納江浙文人，惟恐不及，而是時地主馬曰璐、曰琯及張四科、易諧、成輿，扶輪承蓋，一時文酒之盛，今古罕儔。復修小秦淮虹橋二十四景及金焦觀，以奉辛未、丁丑高宗純皇帝兩次宸遊，愛古好事，百餘年來所罕見。後以厲其僚屬高鳳翰署儀徵，為制府構陷，目為結黨，且列參贓款，攖怒聖明，遣戍軍臺，三年救歸，游陟再任，豪情好客，不減昔年。未久致仕家居，眷遇日衰，卒覆嚴遣，籍沒以卒，蓋命為之也。集中有上宰相書，力辨被參之誣，中有見曾官居三品，曾受兩朝拔擢之恩，粗有能名于大江南北，而獨蒙不白之咎，横被曖昧之謗，幽憂鬱抑，死不瞑目，古構白及可蹈，區區之名節不可辱，試思見曾任兼鹽關，如其甘為不肖，盈萬累千，唾嗟可得，而乃毫收書儀茶果，刻減從匠工食，馱內從無鹽商饋送一錢，則見曾之硜硜自守，亦可知已云云。蓋其好賢如緇衣，愛才如性命，一時東南方聞之士，無不輻輳于揚

州豪華聲技之盛未免不有因羨而生妒者名高才大詩亦隨之此古今所以有同慨也是集為其曾孫樞編刻本凡四卷據樞跋稱其手編文十餘卷早付劫灰此蓋其燼餘耳然見曾之手采繫人思矣姓名播人口矣區區一集之存亡奚足為見曾輕重哉

味經書屋詩稿十二卷 道光十一年嘉蔭堂刊本

國朝張燮撰燮字子和一字兔友常熟人乾隆癸丑進士歷官浙江鹽紹台海防兵備道燮少時即欲以辭章名世詩稿皆其手自編輯每集必標以名目或數年一集或一年數集迨觀察浙東以舊勵建樹吟詠遂少然亦間有作焉此為其孫蓉鏡所編以集中向列初枕傷逝岫雲聽鸝等子目乃諸卷或有或無其有者仍之無者則以編年為次凡得古今體詩一千餘首都為十二卷刊行之可謂當矣後附其子定球定珣行狀稱其愛書籍家藏至數萬餘卷手執一編丹黃雜

施文章原本經術詩境冲和不尚浮靡自少經歷蜀道及壯而西上太行南探禹穴以及塞外諸奇景無不見諸歌詠積篇甚夥云可見其無時無日不以詩為事也集中之詩吐屬自然語語若探喉而出而清轉華妙之處時有真氣往來胸中有數萬卷書之人自非尋常專以詩名者可比前有顧莼序稱其不繩一體不律一家達其情而不佻於正循乎法而能化其迹數語足以盡之平生欲仿楊萬里一官一集惜乎天不假年一麾出守遽卒於任未獲償其志願差幸清芬之誦有人此集得以流布海內猶而可想見其風雅之高懷雅

容耳筆、賡歌太平之盛焉、孫原湘爲志銘、稱其著有味經書屋文集若干卷、今已不傳、然集中聖駕親詣盛京展謁三陵禮成恭紀謹序、聖駕五幸江浙恭紀謹序、及代子告戶部尚書曹文埴擬撰皇上御極六十年國慶恭紀謹序諸篇、典贍華貴、詞旨溫厚、亦無忝於作者焉。

筠心書屋詩鈔十二卷 嘉慶丙寅刊本

國朝褚廷璋撰、廷璋字左莪、號筠心、長洲人、乾隆二十二年召試、賜內閣中書、二十八年成進士、官至翰林院侍讀學士、降六品銜乞歸、是集爲其門弟子徐祥雲所刊、敘云歲乙丑公至邗上、得筠心書屋詩鈔廿冊、卷、王少司寇爲之敘、蓋先生所手訂、因請政于桐城姚姬傳先生、就原編更訂之、併爲十二卷、以付梓人云、則此爲姚鼐所編訂、曾有去取、非廷璋之舊次矣、王昶蒲褐山房詩話、稱其懸徵絕倫、詩初學青邱、既學元白、旨遠詞文、卓然大雅、所選明詩傳錄其詩頗多、蓋其古近體詩、雅近唐音、不失溫柔敦厚之旨、纏綿悱惻、莫非根柢於雅頌之義、觀律雖嚴而少變化、固與相同一軌範也、其進詞館、充方略館纂修、於準夷回部山川風土、最爲諳悉、故集中所作西域十二首、按圖考索、形勢瞭然、符葆森寄心盦詩話、稱其賦西域詩爲古人所未有、可補地志之缺、非阿好也、然較之親至塞外者、終少蒼莽悲涼之氣、故詩則工矣、以視唐人塞上之作、則實有未逮焉、葉德輝郎園讀書志、稱其磁州至邯鄲道中七律一首云、可想見其久歷名場有倦焉知還之意、宜

其於降官以後，絕意仕途，不赴銓選也。昭槤嘯亭雜錄云，先恭王酷心推重，鯁和相秉權時，先生以其非科目中人，不以先輩待之，和相嫌然，以考事中之，改官部曹，先生終身不謁銓選，曰，此膝不為權臣屈也。然則其絕意仕途，乃其所以保持氣節，亦有足稱者矣。至謂其為吳門七子，詩宗盛唐，無宋元卑靡之習，嘗修西域同文志，諳習新疆古蹟，所作詠古諸詩，音律尤蒼涼合格，則未免過譽矣。而吳門七子亦無建樟名，蓋誤記也。

尊水園集略十二卷 順治庚子刻本

國朝盧世㴶撰。世㴶字德水，別號紫房，德州人。前明天啟乙丑進士，授戶部主事，知世將亂，無意仕進，請歸養母。母歿服闋，補禮部，旋改御史，巡視漕運，移疾歸。入國朝，即家拜御史，徵詣京師，託疾不起，卜居平原，自號南村病叟。讀書劇飲，佯狂肆志以終。是集一至四卷為古今體詩，五至十二卷為文。詩則清迥絕倫，一遵杜甫；文則根柢義理，粹然儒者之言。宜其早負海內文望，與錢謙益齊名也。王士禎漁洋精華錄論詩絕句，杜家箋注太紛拏，虞趙諸賢盡守株，若為南華求向郭，前惟山谷後錢盧，即指謙益與世㴶而言也。牧齋初學集讀杜小箋略云，德州盧戶部德水刻杜詩胥鈔，寄余俾為其敘，德水北方之學者，奮起而昌杜氏之業，使三千年後，渙然復古人之總萃，紬繹腹笥，漫錄若干題，曰讀杜詩寄盧小箋，明其因德水而興起也。然則謙益之注杜詩，固世㴶為之嚆矢，而其於世㴶亦甚推重之，無間言也。鈕琇觚賸稱其營杜亭，設子美像，自稱杜亭亭長，著杜詩胥鈔，云是諸家皆稱其用力於杜詩者深，宜其全集學杜者十之八九也。盧見曾山左詩鈔不錄

其詩殆以其爲前明遺民歟。案謙益以入仕國朝，進退失據，爲士林所譏。世濯則於立身大節，明白周正，皭然與日月爭光。雖其著述不及謙益之多，名亦不及謙益之播於人口，然以品節論，固高出謙益之上遠矣。以人則必傳，而况其文乎。以文則必傳，而况其人乎。二語足以盡之矣。

霜紅龕集十二卷舊鈔本

國朝傅山撰。山初名鼎臣，字青竹，後改名山，字青主，一字仁仲，一字嗇廬，陽曲人。前明布衣。康熙己未以給事中李宗孔、劉沛先薦試鴻博，未與試，授内閣中書，託疾歸。是集詩八卷，文四卷，前後無序跋，首有蛾眉叟朱文方印、道州何氏收藏白文方印，蓋何紹基家藏鈔本也。鐵林文獻徵存錄山傳所載卷數與此同，則此爲山集定本矣。乾隆丁亥劉贊曾刋行之，分體十類而無卷數，又有詩無文。當時與吳雯蓮洋詩鈔合刻，四庫全書總目雯集既經著錄而無是集，擯而不選歟。

抑傳本甚希，當時未曾採進歟。山工詩能文，善山水，幼讀十三經、諸子史，如宿通者。崇禎中以詣闕白袁繼咸冤，稱義士，時人目之曰衆瑜魏勁。爲平生雅不喜歐陽公以後之文，曰是所謂江南之文也。今觀集中文，頗能拔俗自立，而樸野處亦時有之，于歐公粹然儒者之言，似尚不能追步。諸體詩則乏風騷之韻，視雯之超妙雄駿，亦有未逮。是集之幾至湮沒，不若蓮洋詩鈔之一再有人傳刻，職是之故歟。然其堅辭鴻博，恥食周粟，有首陽之風。甲申鼎革後，隱于醫，尤精女科，所著女科調經保產諸書，至今奉爲千金要方，衆仲景孫思邈

一流，固不必以詩文傳。要其蕭然物外，自得天機，雖顧炅武，亦自謂不如，又不屋高行奇節，足以立儒廉頑，爲足稱也已。

七經樓文鈔六卷 同治九年馬佩玖刊本

國朝蔣湘南撰。湘南字子瀟，固始人。道光乙酉拔貢生，甲辰補虞城教諭，不就。案有清考據之學，盛於乾嘉，發源於江浙。北方學者本屬寥寥，湘南于極盛難繼之時，崛起中州，說經鏗鏗，直欲奪東南之席。一時耆宿靡不交口譽之，相與商榷議論，辨學術之異同，張其馨嘗言湘南微特河南所無，即吾江浙亦未一二見也。又述林則徐之言曰：吾不意汝竟有此潤門生。其名重一時如此。決符孫序其詩，稱湘南著十四經日紀數十萬言，不鑿空，不泥古，則其用功于經籍者本深，故其文典雅翔實，而能獨出心裁。又善於敘事之文，由韓歐以上窺史漢，大體亦爲雅潔。嘗自謂於文惟服膺龔自珍、魏源，而其治經則一以許鄭爲宗，不敢於自珍與源今文學派之橫流狂易，亦可謂羣而不黨者矣。前有王濟宏序，稱其專心治經，主關中書院講席，再主講同州書院，學益純，議論益淵大微，特抗衡古人，直破其藩籬而换之，以升堂入室，非同里尊其鄉人之見也。張之洞列是集於集部考訂家，而不詳其卷數，次于梁玉繩清白士集之後，陳壽祺左海文集之前，蓋知其名而未見其書，故不知其爲道光時人，應列左海文集之下也。

厚石齋集十六卷 原刻本

國朝汪孟鋗撰。孟鋗字康古，號厚石，秀水人。乾隆三十一年進士，官至禮部主事。汪氏裘杼樓藏書之富甲於浙西。當時朱彝尊、潘耒皆往來其間。文柏、文桂以詩名海內。森則嘗營業以當吟寫，築華及之堂，以燕兄弟賓客。稽古好事，風雅冠時。孟鋗為森曾孫，日夕搜討於家藏典籍，耳濡目染，且與古人為伍，故好詩能文。又與金德瑛為莫逆之交，親得其指教，詩格益進。復與萬光泰、王又曾、錢載相劘切，於叢書稗說考核精詳，翩然自異於衆。詩多傲岸自喜之概，不拘拘於摹唐

仿宋，純乎書卷之氣，洋溢於行間。而其造句有時用典，有時不用典，雖或戛戛獨造，一若出於自然，下筆滔滔，川流泉涌，不啻出其積軸，傾篋倒囊以示人，由于滿腹琳琅足以供其驅策，斯固一時作手之雄已。

春暉閣詩鈔六卷 道光十六年刊本

國朝蔣湘南撰。湘南有七經樓文鈔，已著錄。湘南所著有關中集、江上集、燕臺集、梁苑集，未經編次，為門弟子所鈔存，而與人酬倡之作不在焉。此為湘南就四集之詩，自大梁錄寫送洪符孫閱定，符孫嚴為刪汰，取其完善者二百餘首，而為之序。潘鋕基後搜得其春暉閣初存稿，選數十首合為二百首，編次川行，不分體，不編年，據鋕基序，蓋湘南夙服膺符孫之詩，故乞其選定也。其時湘南固已專意治經，不甚為詩矣，惟集中篇什雖少，一一皆其菁華，雖學人之詩，

不必以詞采勝，然其綿纏愷惻，溢於音調，本原經術，無累寫摹擬之嫌。雖其不欲以詩自鳴，亦不可得矣。湘南嘗自言其詩初學三李，後師杜、韓，久乃棄各家而為自己之詩。又言古詩人惟昌黎通訓詁，故押韻愈險愈穩。訓詁者，治經之本，亦治詩之本也云云。其宗法可以概見，故集中諸作鍊字諧聲，通假縱橫，瀾翻其精，卓固得力於韓愈為多。惟其中道棄捐，遂入考據，未免成專門之業。談藝者惜之，方知任大符之不以學問掩其性情，詩人學人兼擅其美者，固未易易也。

排山小集八卷續集十二卷 乾隆甲午刊本

國朝朱楓撰楓字近漪一字排山錢唐人以子家濂成進士遂絶意進取請于學使以青衿終焉詩迄於乾隆甲午即刻於其時年已八十蓋爲其晚年定本也楓在其子成寧任時所居地與秦之阿房漢之未央諸宮不三四十里於是遍訪故宫遺址誅茅披礫時有所得遂刊秦漢瓦當圖記五卷流播藝林蓋亦嗜奇好古之士也然其詩沖淡和平無私虆矜才使氣之習則以其教子成名獲祿養享大年所處境地有以使之然也楓讀書砥行無師自成據丁

丙丁申杭郡詩三輯則其稟承於母教者爲多陳皓序稱其爲西泠耆宿是其不以金紫重而金石詩詞自足名家矣末附其弟榆青岑遺稿一卷榆字岑來一字青岑諸生少工詩善琴能屏去俗韻三十後志于實學取四子書參宗元以下諸儒之説而折衷之獨居一室不解衣就寢者三年汪積山惟憲贈句云一榻清于打坐僧蓋紀實也年七十一卒見楓撰青岑山人小傳云即弁于遺稿前者

蓮龕集十六卷 雍正十三年于士緘刊本

國朝李來泰撰來泰有石臺集十五卷蓮龕集四十卷據國史本傳皆燬于火後人搜集僅得其半今所存者十六卷云四庫全書别集類存目蓮龕集十五卷江西巡撫採進本與國史本傳所載及此本卷數不合豈當時採進者爲燬後搜存之半館臣爲編次貳帙耶此爲其子士緘所刻以紀年冠首第一卷爲璿璣玉衡賦二至四卷爲古今體詩五至十六卷爲文蓋燬後删存之本也紀年即其自撰年譜始明天啓四年甲子訖康熙十九年辛酉其卒也在康熙二十年

壬戌年五十九蓋其舉博學鴻詞時年已五十四歲矣沈德潛國朝詩别裁集曾燠江西詩徵所録來泰之詩頗多均未有出於此本之外者則其所見皆此本矣王士禎稱其璿璣賦爲冠場之作雖彭蔆門少宰壓卷亦當遜之德潛稱其文窮極彫鏤詩獨以平正通達行之能者固不可測是其文詞早經前輩論定而其肆而能醇華而不靡不拘拘於一格值文治光華之日多太平黼黻之音李集鶴徵録謂其賦雖波瀾壯麗遠遜迦陵士禎不善四六故其言失當周中孚皆考據家論詩又郎門外此蓋一時興到之言殊未足以知來泰

也前有黄石齋所作李傳及雍正乙卯李廷友序蓋即刻于

是時距宋泰之沒五十四年矣

竹嘯軒詩鈔十八卷 雍正三年王汝驤刊本

國朝沈德潛撰德潛字確士號歸愚長洲人廩生乾隆丙辰薦舉博學鴻詞四年成進士官至禮部侍郎予告歸加尚書銜贈太子太師謚文愨生平讀書等身自為諸生即以詩名大江以南及登第以後蒙名史館秉筆講幃以文字結主知膺殊獎時值文治昌明每應制賡倡迭和風格老成屢荷蒙御藻親擷遂成定論是集為其未通籍以前之作始康熙庚辰終雍正癸卯時年已五十矣王汝驤序稱其淳古淡泊發於自然蓋其專主唐音得温柔敦厚之旨不失風雅之遺知紀

鮑笙簧皆正聲也其後門下士王鳴盛錢大昕趙文哲王昶曹仁虎吴泰來黄文蓮號吴中七子主持壇坫者幾百年承其衣鉢暢衍宗風生前則有好文之天子為之褒揚沒後復有出藍之門生為之沆瀣此誠千古詩人未有之奇遇也當其編訂是集時自分此生終老牖下不過留此數卷之詩以存沒世名稱之意初不料至六十六歲而始達未十年而位至春卿又優游林下者二十餘年壽至期頤而逝宦海內詩為盛事吳中傳作美談矣蘋繼輝郎園讀書志謂從來人主之權能與人爵未必能與人壽觀公之九十七而薨然後

知蒼蒼者有意鍾美于公以昌萬古詩人之局而皇上與天合德公之年與恩俱亦有異之為而為者嗚乎此豈人力哉蓋其命運有以使之然也德潛别有歸愚詩文全集則其通籍以後陸續編刻已著於錄是集雖官編入全集錄存其目所以見初戢之義焉爾

歸愚詩文全集六十七卷 乾隆見模家刻本

國朝沈德潛撰德潛未通籍以前嘗自編訂其詩為竹嘯軒詩鈔十八卷刋於雍正二年是編凡年譜一卷文鈔二十卷文鈔餘集六卷詩鈔二十卷詩鈔餘集七卷浙江通志圖說一卷矢音集四卷歸田集一卷黃山游草一卷台山游草一卷南巡詩一卷八十壽言一卷九十壽言一卷說詩晬語二卷都六十七卷則通籍以後併前刻詩鈔重編陸續刋刻初本各自為集迨刻竟全稿彙為茲帙印行案德潛以晚達受純廟特知皇上四巡江南每一晝接必加一官賜一詩至四十餘首其他賡和往來中使肩項相望不可枚數鄉里復旦之歌卷阿矢音之什賡颺稠疊往昔所無而其因事納規觀矢音集中和和詠柳絮詩則念萬姓之無衣和驗骨圖詩則慮權奇之隱伏和觀打魚則思物命之宜留和各省告豐則恐文具之無實和擘藍御筆則陳山左鴻哀和豆班集則壽金隄蟻穴隨所攄寫皆有古大臣忠愛之忱而純廟賜詩有云笑予結習多難遣嘉汝臨文不忘箴不獨君臣之間魚水契合而恩遇之隆亦為從古詩人所罕有殆德潛之樸實有以格天之深歟至其文學汪琬詩宗葉燮中年皆有變化文

則由玩以上溯歸方而以唐宋八家爲歸宿詩則古體本源漢魏近體效法盛唐入手于杜甫次及韓愈蘇軾李商隱元好問下至高啟李夢陽何大復王士禎皆能兼綜條貫而取其長嘗自進其全集高宗御製敘言以李杜高王爲比此固德潛之績學能文榮膺稽古而人臣私集得以上邀天獎題詞洵歐陽修所謂聖賢相遭萬世一遇者矣

四百三十二峯草堂詩鈔十八卷 乾隆癸丑刊本

國朝趙希璜撰希璜字渭川長寧人乾隆四十四年舉人官安陽知縣是集即其手訂編刻于縣署者粵嶺南處瀕海之域爲互市之場士大夫薰習獷音所爲詩人恆不脫傖父之氣希璜以清空超拔之才掃盡塵氛官安陽時即有仙史之目又以讀書羅浮山噓吸雲煙故詩無塵土氣也其詩才氣奔放五七古學蘇軾近體學陸游雖工候未到則以牽于吏事無暇研鍊不能成專門之業耳然其天馬行空不可羈勒之概置之同時粵人馮敏昌張錦芳宋湘黎簡諸家中亦可謂之卓然挺出自足名家者矣洪亮吉北江詩話謂其詩如橐駝駕車終難就範誠定論也張維屏國朝詩人徵略謂其爲長寧人乾隆四十四年舉人王昶湖海詩傳小傳云其爲惠州人乾隆三十九年舉人長寧屬惠州籍本同也據是集前龍溪李威序云希璜乾隆甲午以副榜貢生貢入國子監甲午爲三十九年又有洪亮吉題詞七古一首稱希璜爲兄同年考北江年譜亮吉以乾隆三十九年中副榜則希璜亦是年副榜威序云云是矣後四十四年恩科鄉試希璜始中式舉人昶蓋誤以其中副榜之年爲其中式舉人之年不及維屏言之審也

綖庵內集十六卷外集八卷 乾隆甲午刊本

國朝劉綸撰。綸字眘涵，號綖庵，武進人。諸生。乾隆丙辰舉博學鴻詞，召試賜第一，授編修，累官至文淵閣大學士，加贈太子太傅，卒謚文定。案國朝兩舉大科，府值國運休明之日，英才碩彥，應運而生，故得人之盛，今古罕儔。綸以諸生而冠倫魁，彬彬為選首，為儒生不世之殊榮，又不數年躋列卿，超走禁闥，遂參撰席，屢炳文權，其黼黻鴻猷，固際一時之盛，而於萬機叢脞之暇，性嗜詩古文辭，文則本原經史，取法六朝，詩則頗學高啟，自有精神意氣存乎其間，雖未能以吟詠為事，若思力索以求工，然內集所載大科應制諸作，清華典麗，根柢宏深，一賦拱經之心，尤為諸藝之冠。其備蒙恩眷，本非偶然。至其立朝風度，端謹尤堪飾美。在內閣府十載，明良契合，裹贊雍容，遇事直陳，無所依附，當時與劉墉並望，桐同故時人有南劉中堂、東劉中堂之稱。生前則自奉儉約，沒後則囊橐蕭然，其上進知遇，又不屢存文采，間其集四庫全書總目未著錄，亦未存目，而流播藝林至今，為學者所推重，可見其精神足以感動後人，生其景慕，固不以四庫著錄不著錄為其軒輕也。

尹文端公詩集十卷 儀徵阮氏刊本

國朝尹繼善撰。繼善字元長，號望山，章佳氏，滿洲正黃旗人，大學士尹泰子也。雍正元年進士，官至文淵閣大學士，卒謚文端。事蹟具國史本傳。繼善歷任封疆，晚歸臺閣，敭歷中外幾五十年，承先啟後，三代平章，史冊所罕覯也。生平性耽吟詠，篇什最富。是集為畢沅、嚴長明所選編，僅什之二三。爾寔袁枚得與館選，繼善持之甚力，故具師弟淵源，訓和尤密。枚詩主性靈，頗為一時風氣所向。繼善詩亦不尚事雕琢，運用自知，千篇萬首皆若信手拈來。其在河南最久，沾溉閭閻亦深。集中載其入覲詩，直以民隱具陳，寓規于頌，有古大臣風範。蓋其早入詞林，多與前輩勝流相倡和，故議論體格具有淵源。又遭際殊知，時承恩訓，得以明達治體，洞悉物情。沖和雅正，無叫囂之音，亦不蹈纖仄之習，所謂和聲以鳴盛者，殆無愧。鐵保熙朝雅頌集稱其沿溯中唐，而以劍南石湖為主泉，婉約恬雅而切近，運情深有思致，可以位置于南施北宋之間。集中寄內詩云：不言家事知余苦，頻寄征衣檢汝賢。誠儒者近道之言，不似太平宰輔詰氣，殆即保所謂恬雅而切近事情，深有思致者歟。大氏施閏章之詩溫柔敦厚，一唱三歎，

得風人之旨、宋琬之詩、則才情儁麗、撫時觸事、多淒清激宕之音、而韶雅有味、詩外有詩、固當為權善屈一指也。

王磬山房詩六卷 嘉慶庚午刻本

國朝劉大觀撰。大觀字正孚、號松嵐、山東章邱縣人、乾隆四十二年拔貢生、官至山東河東道、署布政使。是書以編年為次、凡古今體詩五百餘首、始乾隆五十四年、迄嘉慶十四年、凡二十一年、皆通籍以後之詩也。其詩之目有六、曰嶺外集、則乾隆己酉至庚戌二年之作也、翁方綱為之序、稱其詩天機清妙、寄託深遠、曰灘江歸櫂集、則辛亥至癸丑二年之作也、曰留都集、則甲寅至嘉慶癸亥十年之作也、吳蘗為之序、稱其詩清雄磅礴、不主故常、曰邗上集、則甲子至乙丑二年之作也、阮元為之序、稱其詩體格蘊藉如漁洋、曰迴帆集、則亦乙丑之作也、曰離城集、則丙寅至己巳四年之作也。案大觀始仕瀋陽、循聲懋著、洊登牧守、晉蹟仕途、李斗揚州畫舫錄、載其與林蘇門書、知其在官以不廢吟咏為適意、七言則蕭閑刻峭、生面別開、五言則格高有味、清瘦通神、於故里不主李攀龍之格調、亦不專主王士禎之三昧也。其客揚州、遍游名園諸山、以及游覽西湖諸勝蹟、極乎天台雁蕩之間、晏謙北墅園鈔載其答書、有今以衰朽之年、跧伏于野王城下之語、則其罷官後尚流寓河南彙色

河聲，故其詩於峻峭之中，時露雄直之氣，信乎江山之能助人矣。置之乾嘉作者之間，無愧色也。

兩當軒詩集二十卷附錄六卷（同治癸酉活字本）

國朝黄景仁撰。景仁字漢鏞，字仲則，武進人，諸生。少與同里洪亮吉齊名江左，有二俊之目。後同受業于朱筠之門，有樣鶴之稱。其詩於昌谷、山谷二家外，別有會心。古體則冥心孤詣，往往出于筆墨蹊徑之外；近體則凌厲奇矯，不主故常。而其家世貧寒，託口四方，又復屢躓春闈，羈于一第，致胸中抑塞磊落之氣，時流露于篇什之間，乃以歷游，是越得遍覽山川水木之勝，一洗盪其心胸，故有沈鬱清壯之音，而無長歌當痛哭之病。集中有懷李白詩云：「青天明月下，何處不相思。

欽太白樓中詩云：風流彷彿樓中人，千一百年來此客。」居然以白自命，故袁枚隨園詩話、亮吉北江詩話，皆謂其詩似之。然集中奔放奇横之句，實不多見也。初翁方綱選其詩五百首，編為八卷，曰悔存詩鈔。嘉慶二年劉大觀刊行之，後趙希璜選其詩，編為十四卷，曰兩當軒詩鈔，詞二卷，曰悔存詞鈔。嘉慶四年刊行之。至二十二年，鄭炳文補足續刻，後道光四年吴修又重刻為十六卷，曰兩當軒詩集，未竣工。至十五年蔣光煦刻成之。而道光十三年許玉彬亦有刊本，曰兩當軒詩鈔十四卷，竹眠詞二卷，皆非景仁詩集足本也。此為其孫

志述所編，乃其全稿，一至十六卷為詩，十七至十九三卷為詞，二十則遺文一卷也。據咸豐八年李錫疇跋，當時未及刊行，同治癸酉集珍齋以活字印行，坊肆通行，皆此本矣。然則景仁雖坎軻不遇於生前，而其詩集乃一再雕于生後，謂非其精神足以感動後人，使人生其景慕，又烏能歷久不滅哉。

秋樹讀書樓遺集十六卷 道光丙申家刻本

國朝史善長撰。善長字仲文，一字誦芬，號赤崖，吳江人，諸生。國朝以來詩人輩出，乾隆時沈德潛受詩法于葉燮，主持壇坫者數十年，于是長洲一派，天下推為正宗。王昶為德潛弟子，故所主者皆唐音。善長雖從昶受詩法，而七古則才情跌蕩，近體亦傲岸不羣，全不落長洲窠臼。蓋其時袁枚方以性靈之說倡靡一時，士大夫正苦法律拘束之嚴，於是一倡百和，莫不喜脫羈紲而逞奔馳。善長則以一生橐筆戎間，罕與江浙詩人交，近雖同邑如郭麐、袁鴻有詩名於海內，而集中無一字一句與之酬和往來。其隨父客秦隴，則其詩鏗鏗激楚，有北地之風；其隨軍沉於戎幕，於時苗民未靖，楚氛旋興，則以目睹焚哭之慘，形之篇什，雖非天寶亂離之年，而有杜陵呻吟之苦。隨時隨地，其詩境頗隨之而變遷，足以囿於性靈，終未能別樹一幟于長洲、倉山兩派之外，鼎足而三。至集中懷人詩五十餘首，大氐皆沉幕中人為多，則以其久處湖廣督署故也。要其為詩清新俊逸，本無慚于大雅。洪亮吉北江詩話稱其詩如春雲出岫，舒卷自如，亦善長定評也。至舒位、陳文述比之如張塤，亦似難乎其為伯仲矣。

趙璞菴全集三十六卷　乾隆己酉家刻本

國朝趙文哲撰。文哲字損之，號璞菴，上海人。乾隆二十七年舉人。三十八年從討金川，與溫福同死難，追贈光祿寺少卿。是集凡娵隅集十卷，媕雅堂詩集十二卷，續集四卷，別集六卷，詞三卷。其別集五六兩卷，則文也。刻於乾隆五十四年。紫文哲大節彪炳天壤，固不待藉詩文以傳不朽，而乃早負才名，詩文並美，沈德潛吳中七子詩選之刻，即其一也。平生刻苦吟詠，詩筆最健，故所作亦多。其游宦在川滇西南邊塞之區，詩格跌蕩清奇，得江山之助。王昶為志墓，稱劉文正公統勳、劉文定公綸、今大學士于敏中皆嗟異其才，于學于文無不通，尤以詩詞名天下，善析人情，寫物態，為人作進御奏記文字，深淺輕重，各愜所欲，又捷且工，是以游諸公卿間，無不親愛者。蒲褐山房詩話稱其砥礪於唐宋元明本朝大家名家，無所不摹效，亦無所不工。而吳嵩梁石谿舫詩話稱其詩清而不佻，華而不縟，壯而不粗，豪而不激，七子中自述菴詩外，無其匹也。是當時傾倒同聲，無不以詩壇主盟相推許。生為詩伯，死為國殤，氣節文章，皆足以爭光日月，讀其集者，能無高山仰止之思哉。

綠天書舍存草六卷　嘉慶戊寅阮氏刊本

國朝錢楷撰。楷字宗範，一字裴山，嘉興人。乾隆五十四年進士，官至安徽巡撫。楷濡染家學，幼即工詩，兼精篆隸山水，得王鑑原祁法。典試蜀中，嘗遍寫所經山水，曰使車紀勝圖，阮元題句有云宦似漁洋曾入蜀，年同三十九，天將靈境付詩筆，一百餘年入君手，其推許如此。楷早登樞要，職綰絲綸，出領疆圻，劬勞鞅掌，公餘退食，本無暇于為詩，而乃風雅性成，所交皆當時名士，其家世清華，門業本盛，故發為歌詠，盎然詩書之氣，溢于字裏行間。又以遭際昌辰，所覯皆雍熙景物，集中鼓吹昇平，黼黻廟廊，大都溫然雅頌之聲，又復風格清超，典雅縝密，臺閣山林二體，古難兼擅，楷乃兼而有之，蓋本之以性情，擴之以游歷，亦有清一代清才之目也。是其為楷沒後，其母以全稿授阮元，為刪存六卷，編刻于廣州，而以板歸其嗣子承志焉。

瓶水齋詩集十七卷別集二卷 嘉慶乙亥巳氏刊本

國朝舒位撰位字立人號鐵雲大興人乾隆五十三年舉人
位有舉倫令兩集二卷宗思仁曾刊行之得本頗希是集為
巳光諸先輩所刊案位以春闈屢蹟遂無心仕進專事吟哦
少隨其父翼官粵西父沒遂家吳中已而移居湖州遍交當
時名士士大夫開府東南者靡不競相羅致以精于音律
為禮王所重趙翼跋其詩云開徑如鑿山破下語如鑄鐵成
無一意不奇無一語不妥無一字無來歷能于長吉玉溪之
外自成一家龍雨樵跋其詩云他人之詩有六家鐵雲則兼

有三長他人之詩有四聲鐵雲則兼有五音他人之詩有唐
宋元明鐵雲則兼有離騷八代其為前輩心折如此觀其與
陳文述戲撰詩壇點將錄以同時詩人配以水滸頭領或切
其才藝或肖其行誼或論其性情苟非深悉諸人顛末未足
其比擬於倫則知其於同時諸家之詩無不寓目無不畜納
交而鑪錘在手博洽而才筆又足以達之故能奇博縱橫
絕一世諸體中七古為最七言近體亦研鍊精純戛戛獨造
無一語拾人牙慧詠懷古蹟才筆尤健由其刻意彫鏤日日
以詩為身心性命之事宜其歷久之必傳法式善嘗作三君

詠以贈之推其與孫原湘王仲瞿鼎足今試取原湘之天真
閣集仲瞿之煙霞萬古樓集互勘則掄元之選要必推位為
首屈一指也葉廷琯鷗陂漁話云余見其手書古文稿一帙
名瓶水齋雜俎文僅七十篇體兼駢散大而碑版序記小而
贊跋簡札名言雋旨一以逸氣行之絕不依附唐宋人藩籬
無慚一代作者不分卷次部類以作文之歲月為先後蓋晚
年編輯而未終者也則其才大學富固無施而不可不能屢
以詩壇健將稱之矣

哭硯集一卷 乾隆己亥刊本

國朝曹仁虎與其同年友在京邸為消寒會，相與酬和之作也。其會旬日而一舉，會必有詩，或拈韻，或分題。始乾隆庚寅，迄癸巳，得詩一百十餘首，編而刊之。集中賦物之作，則清新而瀏亮；詠古之作，則磊落而激昂；疊韻之作，則排奡而妥帖。譬之宮商合奏，絲竹齊鳴，渢渢乎中和之音，而無嫥壹之調，所謂和其聲以鳴國家之盛者矣。其相與酬和者，仁虎而外，為王杰、吳玉綸、沈士駿、褚承謙、謝啟昆、余廷燦、胡翹元、鄒庚曾、劉校之、儲秘書、金雲槐、吳壇、陸錫熊、張書、邵日榮、禹人龍、馮應榴、陳步瀛、沈琳、阮葵生等凡二十一人。詩家專集，惟仁虎宛委山房集、啟昆樹經堂集、錫熊篁村詩集尚有流傳，其餘如杰之葆醇閣集、玉綸之香圃詩鈔、承謙之蕉雨集、秘書之緘石齋詩稿，俱佚不存，其餘并有集無集亦不可考。殘篇斷句，獲此尚足以窺見一斑，而同題共韻之作，比而觀之，亦可以知仁虎等才力之強弱與意旨之異同，較之散見諸集者，尚為易於互勘，談藝者亦深有裨也。

刻燭集一卷 乾隆己亥家刻本

國朝曹仁虎、王昶、趙文哲、吳省欽、省蘭、嚴長明、沈初、陸錫熊、程晉芳、阮葵生、董潮、汪孟鋗、陸燿等唱和之詩也。考卷端吳玉綸序，則編而成集者仁虎也。仁虎字來殷，號習庵，嘉定人，乾隆二十六年進士，官至侍講學士。昶有春融堂集，文哲有璞庵全集，省欽有白華詩鈔，省蘭有聽彝堂偶存稿，長明有嚴冬友詩，初有蘭韻堂集，錫熊有寶奎堂集，晉芳有蕺園詩集，葵生有茶餘客話，孟鋗有厚石齋集，均已著錄。潮字曉滄，海鹽人，乾隆二十八年進士，改庶吉士。燿字朗夫，號青來，吳江人，乾隆十七年舉人，官至湖南巡撫。案漢武柏梁詩，說者謂聯句所由昉，自後宋歐陽修有禮部唱和集，載於宋史藝文志，而書不傳。傳者有鄧忠臣等同文館倡和詩，見於四庫全書總目。大氐時際承平，躬逢盛世，諸文士從容談讌，游戲於筆墨閒，雖一時之謌詠，亦後世文獻之徵。是集為仁虎等乾隆甲申至丙戌在都門各種聯句之作，矜奇鬭巧，句詡絕出，然風華綺麗，尚無詭於醇雅，深厚宜乎傳誦海舶，日本國相以餅金購之，為藝林嘉話也。至於諸詩風格相近，無大優劣，雖後來仁虎等或膺卿貳，或校秘書，或奉使馳驅，或而

難金川、及榮歸故里、遣詣既各至異宦途亦自不同、而存此一卷之詩、亦足以覘其時士大夫之風流儒雅、國家詩教之盛焉。

種榆仙館詩鈔二卷 道光甲辰趙氏刊本

國朝陳鴻壽撰。鴻壽字子恭、號曼生、錢塘人。嘉慶辛酉拔貢生、官江南海防同知。以古學受知於阮元、與從弟文述同從元於浙江巡撫任內、有二陳之目。性好交游、宰溧陽時、名流麕至。有桑連理館主客圖、為世所稱。時倣時大彬法、自製砂壺、各題銘款、人稱之曰曼壺、後世競相效法、爭寶弆之。平生於詩文隸古篆刻外、兼好六法、意興所至、生趣盎然、而無所不精、乃獨以曼壺為世傳誦、亦一奇也。郭麐靈芬館詩話、浙江兩陳、余與曼生最初相識、後又交于雲伯、曼生才藝可了十人、詩宗太白長吉、灑然而來、不屑屑于字句、而標致自佳、嘗以手稿一卷寄余、後乃悔其少作、以為不足傳、而亦不樂與時流爭名、尊前酒邊、閒一涤翰、差取快意而已、故其詩全以神韻為主、不以鍊字鍊句為工、隨意抒寫性靈、自然暢朗、有時才麗以壯、亦不可及。嘗謂詩文書畫不必十分到家、乃時見天趣、其平生大旨具在是矣。雖其詩不及文述之富、然況濤飽廬詩話、張維屏國朝詩人徵略、符葆森正雅集、袁潔蠡莊詩話、皆數數稱之、又復工書善畫、尺縑寸楮、至今人爭寶藏、多藝多材、亦一傳人矣、何況聯珠競秀、兄弟同以詩名耶。

敔原堂初集十卷 嘉慶八年家刻本

國朝查初揆撰、初揆字伯葵、號梅史、海寧人、嘉慶甲子舉人、官薊州知州、是集皆其未通籍以前之作、手自編刻、一至八卷詩、九十二卷則文也、其曰初集者、意將有所續、則可由二集以至於五六集也、初揆為人迥介、雖極困窮、恥事干謁、且抱負卓犖、深譏沈鐵、其論詩大旨主乎消納、嘗謂嚴滄浪香象渡河、羚羊挂角、祇是形容消納二字之妙、世人不知、以為野狐禪、金元以降、冗弱之病、正坐不能消納耳、觀此可以考見其宗法、故其詩專主妙悟、而騰踔變幻、不能以一家名之、錢大昕稱其為詞壇飛將、又曰可以代興田查前輩、實音非徒虛譽也、今觀其詩、組織繁富、鍛鍊刻苦、雖未足以抗手田叟、即其綿至運意、善於抒情、亦未見其能希蹤慎行、然集中詠落葉詩云、低頭一笑渾相識、見汝春風綠上時、則固未經前人道過者、亦可謂一時才士矣、至集中語句無酸辛窮困之況、則又未嘗以境遇為詩之累、殆所謂妙於消納者歟、文則秀麗雅健、不行俗谿、要不失六朝四傑之舊格、固亦卓然名家、宜乎阮元、法式善、郭麐、屠倬序其集、皆亟稱之也、

淵雅堂編年詩稿十八卷續稿一卷外集二卷 嘉慶中刊本

國朝王芑孫撰、芑孫字念豐、號惕甫、一號鐵夫、長洲人、乾隆五十三年召試舉人、官華亭教諭、芑孫人品孤介、絕倫離處京華塵壒之中、而能超然物表、館穀之外、不名一錢、雖金盡裘敝、不自恤也、嘗與法式善、何道生、張問陶、楊芳燦琴歌酒賦、為南北時望所推、書仿劉墉、具體而微、詩清矯拔俗、不為靡靡之音、葉德輝郋園讀書志稱其近體學李商隱、而遜其艷、五古學杜甫、而遺其深、七古似元人薩天錫、五律甚少、蓋專於賦得特、故集中佔二卷之多、編為外集別行焉、而詩格遒上、一氣渾成、其未入館選時、本以此體擅長也、張維屏聽松廬詩話、謂魚山王鐵夫之詩、皆學韓而得其骨之重、鐵夫學韓而得其氣之盛、又云法時帆祭酒題王鐵夫詩集云、渣滓除已淨、字字出瘦硬、匪緣續書精、要得行氣盛、二語道出鐵夫詩佳處、又云鐵夫執樸十二首、學杜而得其神骨、其于芑孫推許甚至、本非阿私之言、秦瀛志其墓、謂其以詩鳴於時、特簡傲不肯從諛、遇公卿若平交、人以是病鐵夫狂、吾謂鐵夫猶耳、則其人之不肯隨波逐流、介然無所苟、故其詩時出入郊島之間、意所孤詣、有不可攀者、殆知其人矣、而其生

硬之處不脫江西之習亦以此也詩稿編年始於乾隆辛卯迄於嘉慶丁卯皆六十以前之作續稿始于乙亥迄於丁丑則六十以後之作也

思補齋文集四卷 舊刊本無年月

國朝劉星煒撰星煒字映榆號圃三武進人乾隆十三年進士官至工部侍郎是集一卷賦十三篇二卷頌八篇三卷序二十二篇四卷雜文十八篇前後無序跋當是佚脫也星煒負沈博絕麗之才當時與吳錫麒曾燠同以工為駢儷之作見重士林王昶選其文於湖海文傳列之篇首吳鼒選其文於八家四六列之第一可見其時之品評矣大氐集中賦頌諸篇水堅取材亦寬然視明盧柟諸人皮剝膚附以為古者有上下牀之別其他序記書啟名貴光昌盡去國初諸人浮侈之敝卓然自足名家蓋其致力於班孟堅徐孝穆王子安三家最久而才氣書卷又足以副之故清轉華妙有非他人所能幾及者也

秋紅丈室遺詩一卷 咸豐元年刊本

國朝金禮嬴撰。禮嬴字雲門，號五雲，一號昭明閣內史，山陰人，王良士妻也。禮嬴幼嫻翰墨，自歸良士，建益以詩文書畫相商榷，志趣高遠。二人亦自負不凡，性喜佳山水，吳越幽勝之區，探索殆盡，故其畫得游覽之助，能師心獨運，妙參古人。卜居吳門，與良士同以傭筆自給，尤著名者為建安七子圖、謝芳姿秋風小影，見之同時諸人題詠，靡不推崇，知其技藝足以名家，固不必以詩文相引重已。然讀其集，悲哀歡愉，怨苦思慕，悉有婉折抑揚之致，深合乎風人之旨。惜年僅三十六而卒，未底于成，差幸留此一卷之詩，供後人之諷誦，不能壓以書畫家同之也。蔣寶齡墨林今話稱其身後，仲瞿錄其所作各絕，云：梅子酸心樹，桃花短命枝，可憐馬塍月，孤負我來時。自覺驚魂不得留，梅花開後月辭樓，斷腸株有梅花樹，種好梅花不白頭。門外桃花開未開，童奴來報滿回栽，桃花有個該開處，拍手庭邊看去來。前二首多清靈淒婉之致，後一首尤見徹悟。今三詩均載集中，則知此固禮嬴詩集之全，蓋即良士編訂之本也。

篔谷文鈔十二卷 道光乙未刻本

國朝查初揆撰。其詩文初刻有菽原堂集，皆未通籍以前之作也。是編為其晚年所手定，並刪汰其前所刻者合為一帙，方廷瑚為集資刊行，時在道光十五年，距初揆沒後一年矣。前有廷瑚序，言之甚詳。初揆文筆雄秀，工為偶儷之文，其在西湖詁經精舍也，每賦一篇，必為儕輩所推，凡行省祈禱祭祀之文例，皆屬吏為之，阮元則必出初揆手，而後用之，取其宏麗雅健，有非他人所能及者。其文沈浸于六朝，而取精于四傑，學贍才富，足與敦兆蓀相抗衡，而信手拈來，字字皆成珠玉，則又非兆蓀所能媲美。阮亨稱其以氣韻勝，不以塗澤為工，蓋其於文非若其作詩之專好也。亨又稱其嘗與屠琴隝太守倬、胡秋白學博元杲偕同人讀書於清平山麓之拂塵庵，以文史相劘切，所居之室曰小檀欒，梅史為之序。今集中有圖贊并序一篇，除倬與元杲外，尚有范崇階、殳三慶兩人，而倬僅以詩名，元杲與崇階、三慶則沒世無聞，是知初揆之文章學問，足以動人。其集初刻于生前，海內以爭覩為快，身後又有人為之重刻，戶誦家絃，斯亦可見立言不朽之效矣。

賞谷詩鈔二十卷 道光乙未刻本

國朝查初揆撰。是集為其古近體詩，皆通籍後三十年之作。手自纂編，方廷瑚為刊行者也。其詩不專一家，主于以學輔才，以文飾情，高華沈著，惟恉所向。五七古不唐不宋，皆能別出心裁，無意為而作者。阮亨瀛舟筆談稱其詩文皆擅勝場，詩主滄浪，持論以如鹽著水，味在無味，雖極鍛鍊，要歸自然。集初刊成，人爭傳之，當時法式善則自都中移書稱賞，幾大斯則有二百年以來無此作手之歎，其名重一時，則其才力有以致之也。屠倬稱其嘗謂唐書元載傳胡椒八百斛，他物稱是，舉小包大，立竿表景，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予聞特其說求之古人，北宋以上，溯乎漢魏，如印印泥，不失累黍，非伯揆之窮微索渺，何能及此，則其凝鍊功深，故能深造有得，其不肯寄人籬下，自名一家，由於博學多才，融會眾有，而鑪鍾在手，大氐出於自然，無浮光掠影之獘，雖未及王士禎之秀骨天成，要亦一時才士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

大雲山房文稾初集四卷二集四卷言事一卷 同治二年刊本

國朝惲敬撰。敬字子居，號簡堂，江蘇武進人，乾隆四十八年舉人，官至富陽縣知縣。是編乃其所作雜文，皆敬手自編定，前有自序及通例二十五則，以明撰述及所以去取之旨。總目後又列編年目錄，初集始于嘉慶元年，迄于十六年，凡文一百六十篇，二集始于十七年，終于二十一年，凡文九十六篇，按年分隸，可作年譜讀也。嘉慶丙子曾刻於贛州，板藏故里，燬于咸豐庚申之亂，同治二年其從子世臨重刻于楚南，此本是也。卷端有吳德旋行狀，述敬之言曰：吾學非漢非宋，不主故常，故其說經之文，能發前人所未發，然觀其文，善於敘事，而短於說經，蓋其於陰陽名法儒墨道德之書，既無所不讀，又兼通浮理，其治古文也，得力於韓非李斯，與蘇洵相上下，近法家言，敘事似班孟堅、陳承祚，雖嘗與張惠言商榷經義，而精研未深，殆之洞書目荅問列之陽湖派古文家，而未許其於經師佔一席，非苛論也。行狀又稱其聞張惠言之沒也，慨然曰：古文自元明以來漸失其傳，吾向不多作者，以有惠言在也，今惠言死，吾當併力為之。自稱其文自司馬子長而下無北面者，故文皆雄駿高古，奇氣縱橫，自序謂歸功

於游覽、右所謂以江山萬里之助、揚其才歟、宜其一新斯藝、足與桐城文派齊驅並駕也、至其所欲有為於天下者、雖不竟有所施設、然後人讀其集者、未始不可以知其志之所存也、

自靖錄考略八卷外編一卷 咸豐戊午王氏刊本

明高承埏撰、承埏字寓公、一字澤外、嘉興人、崇禎庚辰進士、官至工部虞衡司主事、是編皆載崇禎甲申迄順治戊子殉難臣民、各為之傳、詳其籍貫官爵年月姓氏、至于學問經濟世德文章、廣搜博採、極為精覈、卷一卷二列京師崇禎甲申殉難、凡二百四十八人、卷三先列畿輔甲申殉難、凡一百七十三人、後附戊辰迄癸未殉難、凡七百四十六人、卷四列江南崇禎乙亥迄順治丙戌殉難、凡三百三十七人、卷五亦列江南崇禎辛未迄順治戊子殉難、凡八

百零二人、卷六列浙江順治乙酉迄康熙丙午殉難、凡四百四十五人、卷七先列江西崇禎癸未迄順治戊戌殉難、凡二百七十六人、後附江西順治乙酉改進外省殉難、凡十四人、卷八先列福建崇禎戊辰迄順治己亥殉難、凡一一百九十九人、後附福建海外順治戊子迄康熙癸亥殉難、凡十一人、外編所載正祀烈婦凡九人、未旌烈婦烈女凡二百零三人、朱彝尊為表墓、稱其輯自靖錄、紀崇禎以來殉節諸臣、迄歲丁亥止、佑紀續之、沈銘彝序稱其卒於順治戊子正月、此書末卷載及癸亥臺灣平之日、則

長公佑妃所續也、王逢長凡例云、烈婦烈女間有專傳、原本附列於各州縣後、茲特彙為外編云、則是編本名自靖錄、其子復加增補、外編則王逢長所彙也、書中於國朝忌避、概已改定、其於欽定勝朝殉節諸臣錄中所有、已經卹贈者、亦為標明、未經卹贈者、亦為注出、則亦逢長校刊時、加以考證也、素自古代嬗之際、其敢身殉故國者、每多蒙以惡名、而野史流傳、往往多黨伐之見、觀承埏病中自述、有句云、惟將前進士、慘淡表孤墳、此是書之所以作、而亦是書之足以傳也、舊刻于江寧、值書禁嚴時、秘不敢印、置復壁中、乾隆丁酉、承埏曾孫士敦、作令山左黃縣、其婿范璐恐有諱忌、取板燬之、原本十六卷、今此本僅及其半、故編中紀錄死事、除京師、畿輔外、惟江南、浙江、江西、福建、僅有登載、餘者闕如、雖殘篇斷帙、而一代忠臣義士、烈婦烈女、未發之幽光、得以彰顯於後世、非徒足資考證、於世道人心、亦有裨益也、不能以其殘闕、而忽視之也、

寫韻軒小藁二卷 嘉慶甲子刊本

國朝曹貞秀撰、貞秀字墨琴、休寧曹銳女、長洲王芑孫妻也、是集詩文各一卷、為芑孫所裒刻、前有芑孫序云、其未嫁以前之作、山人無所改、既嫁有作、或經山人點竄、或竟山人代為之者、時時都有、因集已流落人間、今亦概與存錄、俾後人有所據以攷焉、是集中諸作、或均芑孫之所為、而託之貞秀者、雖可以想見其當日閨房唱隨之樂、然因此遂開後世婦內之亂、古人曰、婦職曰中饋、固不必以文重也、何況其不文乎、惟貞秀承其父教、頗擅書名、至今尺素流傳、人爭寶重、蔣寶齡墨林今話稱其父銳、善山水、生三女、長墨琴、善書、次硯史、能文、季澧香、善寫生、是其父女善畫工書、惟硯史能文耳、亦證貞秀之不能詩文矣、其曰寫韻軒者、則以唐人所載吳彩鸞寫韻以書見賸、人有求芑孫字者、必兼及貞秀、輒自署曰寫韻軒、大學士劉墉因為題其所居之室、芑孫遂以名其集也、

賞雨茅屋外集二卷 嘉慶壬申刊本

國朝曾燠撰、燠字庶蕃、號賓谷、江西南城人、乾隆四十六年進士、累官兩淮鹽運使、事蹟具國史本傳、燠自梵莢東南、遂蜚聲淮海、乾隆壬子曾編其所著駢體文刊行、吳鼒為之序、後以纂述滋富、於嘉慶壬申重訂此本、凡賦四篇、序十五篇、記六篇、書一篇、啟一篇、碑銘四篇、墓志銘三篇、雜文一篇、吳蔗鶴為之序、燠前後兩主淮揚鹽政、居維揚幾二十年、繼軌漁洋雅雨、文讌殆無虛日、嘗輯刻江西詩徵、網羅文獻、功在藝林、而其為文、發源魏晉、切劘齊梁、觸手生姿、極清辨華妙之勝、晚年尤多傑作、出語驚人、蓋其值運會之盛、則徵為瑞露卿雲、學識之閎、則發為佳詞麗藻、華實相宣、兼擅其美、觀集中駢體正宗序云、古文喪真、反遜駢體、駢體脫俗、即是古文、跡似兩途、道當一貫、其一生大旨數語可以得其端倪、而其寢饋功深亦如此、可見矣、吳鼒選刻其文於八家四六、雖列于第二、非阿好之私、然未盡其長、似不如此之足以窺其全豹、知其造詣之淺深也、

賞雨茅屋詩集二十二卷 道光丙戌刊本

國朝曾燠撰、燠風雅好事、任都轉時、闢題襟館于邗上、與一時賢士大夫相唱和、較之西崑酬倡、殆有過之、乾隆乙卯曾手訂其詩為十八卷刊行之、嘉慶己卯又自刪繁汰為十五卷、削板重刊、會丁母憂、遂未蕆事、迨再任兩淮鹽運使、重檢舊稿、合以近作、續付手民、編為十六卷、門弟子王嘉祿為之校字刻成、而跋于後、時在道光三年、此本為二十二卷、其二十一卷中有贈宗室豫本詩、注云道光丙戌進士、以詩就正、丙戌為道光六年、據國史本傳、其卒在十一年、則此為燠最後編刻、足本定本矣、燠性嗜詩、至老不輟、自漢魏六朝三唐兩宋以及同時聞人專集、彙葉不分畛域、不屑附和、而獨見精能、辨晢其得失、嘗與黃培芳論詩云、江浙固多才、然尚有落派者、惟粵人詩能以古為法、各闢生面、不可及也、故其為詩、能融會諸家、清深華妙、兼綜眾美、袁枚稱其獨喜唐音、洪亮吉稱其如鷹隼脫韝、精采溢目、郭麐稱其長篇平格適如其意、集中古體多於近體、然七絕風神瀟逸、能於阮亭竹垞外別標一格、沈濤稱其漢陽柳枝詞有園客獨繭、天衣無縫之妙、包世臣稱其以世家子居華膴清要者數十年、未嘗屑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

逆失意之境，而其為詩，頗深悉民間疾苦，微言激射，頃挫沈鬱，絕無珠翠羅綺之氣，與其筆端，詠山境，望岱峇，意遠深有寒峻，尋家所不及，筆標輝稱，其清華高遠之致，時流露于吟嘯之中，故全集詩境不高，而雅容揄揚，吐屬自然，名貴兼之，閱人多，閱世久，時多見道之言，是諸家之於鄉詩，無人不寓目，當時已有定評，然其獨到之處，固全在微言激射，有見道之言，讀其集者，當知所以別裁矣。

卻埽齋倡和集二卷 乾隆癸酉刊本

國朝鄭方城與其弟方坤同撰。方城字則望，號石幢，福建建安人，雍正癸丑進士，官新繁縣知縣，有偃雅，方坤有蔗尾集，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存目，是編為其兄弟倡和之作，才情藻麗，華藝交揮，據方坤國朝詩鈔小傳云，當髫齔之歲，先生已積學工文，藉甚邦國，三冬文史，嘗從講業，迨弱冠，薄有文名，先生色喜，引以為友，每花晨月夕，須麗迭奏，一字未安，推敲竟日，風雨對牀之樂，自謂不讓前哲云，故集中無不穩之韻，無不妥之句，皆由於千錘百鍊所得來，方坤又稱其有蘇泉書屋詩鈔，云其詩有根柢，有興會，根柢原於學問，興會發於性情，二者兼之，而又天骨森秀，才鋒側出，故能銜華佩實，大放厥詞，世人皆以韓蘇目之，而精華妙大致於坡仙為近，入蜀後藻思綺合，不名一格，惜其全集無傳，後世無由共見，而當時亦無他家選錄，賴此尚可以窺見一斑，存其梗概，是固方城不幸中之大幸也。

測海集六卷 嘉慶己卯家刻本

國朝彭紹升撰。紹升字允初，號尺木，長洲人。乾隆二十二年進士。是集彭紹升手自編定，首卷為列朝聖德詩七篇，二卷為思賢詠一諸王貝勒九篇，思賢詠二賢相十五篇，三卷為思賢詠三名臣三十九篇，始孟喬芳，終佟鳳彩。四卷亦思賢詠三名臣三十二篇，始范承謨，終鄂世隆。五卷亦思賢詠三名臣三十三篇，始姚啟聖，終謝濟世。六卷思賢詠三名臣十三篇，始孫嘉淦，終李南暉。思賢詠四布衣十九篇，思賢詠五世德四篇。嘉慶己卯其孫蘊棻復規刊行之，首列引用書目七十一種，凡名公鉅卿德行、政事、文章之美，旁推及於隱才、樸學，繼之以先人世德，人各一敘，人各一詩，首詳其仕履籍貫，簡而有法，洵足為考據之資。蓋其家世清華，躬逢聖世，燕居趨庭，獲聞金匱石室之藏，而又得交四方賢傑之士，見聞既廣，考覈亦詳，其採用之書，如三朝天政記、史館叢稿，則內府秘藏，非人間所能共見。他如方苞望溪未刻稿、惠士奇紅豆莊稿，則後世無傳，藉此尚可略窺一二。特書中引用均未注明，斯則不免得中之失耳。至其為詩，則本於家法，體格清瑩，近於寒山、擊壤者多，所謂道人之詩，不可以格律繩之也。

觀河集四卷 道光癸未刻本

國朝彭紹升撰。是集為其所著古今體詩，手自編年分次，始於乾隆丁丑，迄癸丑，凡三十六年之作。沒後其孫蘊棻刊行之。其曰觀河者，蓋取佛在祇桓精舍為波斯匿王說法，問今觀此恒河與昔童時觀河之見有童耄否之語，因以名其集也。前有自序云：予年十八始為詩，積年所作既多，編為二集，一名測海集，專錄列朝聖德詩及思賢諸詠，一名觀河集，大都感物興懷，永言成韻，其間天倫之離合，人事之進退，道術之從違，具可考而知焉。其旨趣可見矣。紹升初慕賈誼之為人，思赫然樹功烈，後讀儒先書，尤喜陸王之學，嘗與汪縉、羅有高等游，大閱藏經，居深山習靜，欲以徹儒佛之樊，故其詩湛深禪理，多見道之言，不著人間煙火，而又兼有格調，選詞鍊句，足見功力之深。知其能於佛學、詩學貫徹玲瓏，非僅偏於一派也。梁同書貽氏名人尺牘小傳：尺木為侍講定求曾孫，尚書啟豐子，壯歲即集浮屠氏之學，禮佛不下樓者四十年。符葆森寄心盦詩話稱：尺木自閉關以後，所作詩如出兩手。四庫全書總目著錄其祖定求南畇文集，稱其根柢於姚江，而能參酌朱

陸之同異各擇其善無門戶之見紹升世其家學引儒入元雖戴震移書苦辨之然不能折也蓋其宗旨已定不肯隨人轉移其詩一以唐寒山宗擊壤為宗所由來者漸已

宛委山房詩集不分卷 舊鈔本

國朝曹仁虎撰仁虎字來愚一字來殷號習庵一號漁庵嘉定人乾隆二十六年進士官至侍講學士錢大昕為志墓稱其所著有宛委山房春槃瑤華倡和秦中雜稿蓉韶鳴春諸集又有蓉鏡堂文稿二十四氣七十二候考轉注古音攷王和為撰傳稱其存詠與齋宛委山房春槃秦中雜稿甎影刻燭炙硯蓉韶鳴春諸集而今世流傳刻燭集則其與王和等各體聯句之作也炙硯集則其與杭世駿等消寒雅集分題所得各詩錄為一編者也是集首有大昕序稱其古風近體流

播人間海外異域尊有傳其稿者而全集未傳於世歲丁未習庵卒于粵東官廨其子臣晟扶櫬南還詢其遺稿頗有散失搜訪而次第之得若干卷云則仁虎詩文生前未經刊行已多亡佚矣此本首有宛委山房朱文方印曹仁虎白文漁庵朱文對方印不分卷帙亦無目錄蓋其家藏鈔本編輯未成者也集中諸詩亦無有出於沈德潛七子詩選及和之湖海詩傳所載之外者惟較今本七子詩選多有改竄似出仁虎手筆知其用功甚深愛好之心與惜名之心無一時或懈其改處之佳不佳固當別論也仁虎博極群書刻意吟咏

初宋四傑，風華綺麗，壯而浸淫於杜、韓、蘇、陸，下逮元好問、高啟、何景明及國朝王士禛、朱彝尊諸人，橫空排奡，才力富有。一洗粗率佻巧之陋，而格律醞雅，醞釀深厚，七律尤高華雄渾，獨出冠時。於時詩道龐雜，或仿白居易，或仿黃庭堅、楊萬里，或至仿袁宏道，率以流易佻巧為能。及仁虎詩出，乃奏金石以破蟋蟀之鳴，宜其同時諸人咸相退避，舟車所至，求詩文者屨滿戶外也。

竹葉庵文集詩二十四卷詞九卷 乾隆五十一年刊本

國朝張塤撰。塤字商言，號瘦銅，吳縣人。乾隆三十年舉人，官內閣中書。是編裒其生平之詩，隨所游歷，各為一集，凡南海集二卷、西征集一卷、熱河集、饋集一卷、鳳皇池上集九卷、南歸集一卷、渡渭集一卷、秘閣集四卷、乞假集二卷、賜研堂集三卷，附載紅櫚書屋擬古樂府二卷、林屋詞七卷，編年而不分體。詩始於乾隆庚寅，迄於乙巳十六年之作，凡一千四百七十六首。其庚寅以前六十四首，附存於卷六卷十鳳皇池上集中。詞起於康熙壬辰，止於乾隆壬戌三十一年之作，凡五百三十四首，皆其自為排比付之梓人。自古所謂立集名以楊萬里一官一集為最，而查慎行隨筆立名，其數倍之，議者遂謂其傷於煩碎。塤詩不及慎行之半，而立名若是之多，蓋其無時無地不以詩為事，藉此未始不可以覘其進境，固不必以煩碎譏之也。塤才情倩麗，破語獨臨，後學山谷、后山，沿徐渭、袁宏道之習，時流露於楮墨間。少與蔣士銓齊名，士銓以排奡勝，塤則以清峭勝，家數固自不同。嘗自言吟詩刻苦，為鍾譚家數所累，故刻意求新，不屑屑為尋常聲律之語，力矯其蔽，於晦澀之作，多半芟除，雖不能卓爾名家，亦可謂不落凡俗

吳又工於詞，穠而不膩，鮮而不靡，巧而不佻，曲而不晦，間入蘇辛，終歸周柳，似勝於其詩，故沈德潛為刊行之，而未及其詩也。

抱經堂文集三十四卷 嘉慶丁巳刊本

國朝盧文弨撰。文弨有儀禮注疏詳校，已著錄。文弨幼承庭訓，復得外王父馮景之緒論，已知學之所向。長則桑調元、堉而師之，於是學有本原，不為異說所惑。官京師，與戴震友善，始潛心漢學，精於校讐，數十年間勤事丹鉛，垂老不倦，藏書既富，著述益宏，其夜被將來早為士林景仰。是集目後有徐鯤識云：乙卯之春，抱經先生整比自著文集，刻成二十五帙，尚未定卷次先後，先生遽歸道山，鯤君以文力任剞劂，藏工孫頤谷侍御相與商榷，釆選指示體裁，又與桑學廉、與林定標目之例，去取嚴審。又云：憶先生嘗言前輩文集有係後人編次者，體例多未盡善，故於垂暮之年手編付梓，以及見書成為幸，乃此志未遂，留恨而沒云。則是集本非文弨所手定。嚴元照悔庵學文識其編次芟汰有不可解者，頗中其失。惟元照云刊成五十卷，據鯤云其續刻十餘卷，當謙讓梁君曜北定之，當時尚未刊成，豈元照所見非此本歟？[illegible]集中訂正經史，辨別異同，序跋諸篇皆極詳贍，核實。其覆秦味經校勘五禮通考各條書、答秦西巖問母在為妻杖否書、與友人論無服之殤書，於禮經服制多所考訂，尤為精審。其傳

銘酬應之作亦通暢修潔無不雅馴由其肄業典籍之日多集雖不尚詞華實學本有可取固不能僅以文章家目之矣其名艳經者取昌黎贈玉川子詩語也

碎璧園遺集六卷 乾隆乙卯刊本

國朝顧敏恒撰敏恒字立方號笠舫無錫人乾隆丁未進士官蘇州府學教授楊揆之顧立方傳稱其著有笠舫詩稿古文駢體等集傳本頗希此為楊揆合其駢體文詩詞于乾隆乙卯裒刻印行其時敏恒已没有年矣袁枚隨園詩話最稱其昭明太子廟碑然其麗製不止此篇然枚所見敏恒之文惟此為最早故特加紀錄也枚又稱其詩有韋孟遺意知其天才俊拔詩文無所不工蓋其沈酣卷軸驅使自如故文則字字珠璣言言錦繡沈博奥衍足以摭軌六朝詩則清美淵深真而不朴華而不綺晚以羣從夭亡因而鬱鬱不免多哀感之音則其屬于性情其降年不永蓋亦有所由來也詩集前有楊揆小傳稱其詞華婉麗有玉田夢窗格韻是其餘技亦足以抗迹古人使其獲享遐齡其著當不止此然曾燠選其文於國朝駢體正宗畢沅選其詩於吳會英才集不待讀其全集已可考見其工詩能文唐人有一卷之詩足以名家者固不必以多為貴也何況遺稿至六卷之多哉是亦可以傳矣

南野草堂詩集七卷 乾隆五十七年刻本

國朝吳文溥撰。文溥字博如，號澹川，嘉興人，貢生。阮元定香亭叢談謂其關中華闔游編為直逼古人，又謂嘉興有二吳，吳文溥可謂登高能賦，吳侃叔可謂博學多聞。沈濤匏廬詩話謂其為近日浙中詩人第一，關中閩海諸草沈鬱蒼涼，尤為獨絕。是文溥為浙中詩壇老宿，久為前輩所推崇。其詩五古以沖淡制勝，七古以健挺見長，皆得唐人風味，正始之音也。袁枚隨園詩話補遺云：秀水詩人吳文溥別十五年，今秋復來，詩已付梓，讀之轉多窒礙，不如從前之明秀，信境遇之累人，而師友之助不可少也。阮亨瀛舟筆談云：集中詩于少作多刪去，蓋文溥早歲多猥麗新艷、性靈灑落之詩，後入畢沅戎幕，優游歌詠，一變而為雅正和平，集為其所自訂，盡刪其綺靡之詩，間載之南野堂筆記中，而未編入全集。在文溥則以為有傷風雅，在枚則以為明秀之音，嗜好各有不同，不能持彼以繩此也。惟定香亭筆談、瀛舟筆談、隨園詩話所錄諸詩，今集中大半未收，即筆記中亦不書，全有其刪汰之嚴歟？亦二書刻成後之作，未經續編歟。

晚學齋文集十二卷 道光庚子刻本

國朝姚椿撰。椿受學於姚鼐，文得桐城之傳，無不理充於中，聲振於外。觀其所撰國朝文錄，知其用功至勤，而用心尤密，故於文章之精蘊，皆能貫穿蘊積於胸中，落筆時則法度謹嚴，無踳駁奔放之弊，而覃思經義，闡達疏暢，固淵乎懿乎粹然儒者之言也。其其初以活字排印於杭，為六卷，曰通藝閣文集，蓋本之其刻詩之題名也。椿貽書莊芝階，謂古文壯歲後始為之，遷云由道通藝，有所未敢，屬芝階重編目次，曰晚學齋集，訂為十二卷，于道光庚子刊行。後有門人楊象濟跋，言之甚詳。蓋其詩賦則早年致力，頗深得王昶之傳，一以格律為主，多本唐音，後昶勸其知古知今，積為經濟，毋以摘句尋章，搜辭矜奇，至獨角麟類萬牛毛，故從鼐學為古文。辭其詞旨溫厚，雅正和平，淵源有自也。至文錄一書，頗近考據一派，不盡桐城之傳，則其意在章獻徵文，以書傳人，固不必篤守師說已。

通藝閣詩錄八卷 道光癸巳刊本

國朝姚椿撰椿字春木一字子壽江蘇婁縣人諸生椿於詩不甚愛惜所作輒棄擲不存其王芑孫吳錫麒為之點定者亦未留稿後彭兆蓀以此相責始錄而存之手自編定為八卷於道光癸巳梓行皆其嘉慶己巳以前之作也前有自序云予十歲許以全唐詩出入懷袖間丁卯別惜抱先生金陵西上篤以杜詩之學於是復加研求為知其詩學功深取法于唐人者多也郭麐靈芬館詩話最稱其大龍湫靈巖送毛生甫赴閩劉松年十八學士圖望黃山諸家詩為頫挫淋漓直入唐人之室由其本原經術胸中有數萬卷之書故能融會諸家拔戟自成一隊五古則自樹風骨沈鬱磊砢七古則慘淡經營清新圓潤自蜀還吳後正值潢池冦警直書所見有少陵香山新樂府之風王昶蒲褐山房詩話稱其才情宏放如天馬凌空不宜羈勒由是而充之則所謂詞源倒傾三峽水筆陣橫掃千人軍足以繼吾鄉趙升之張棠時而起者殆有殊異也

芙蓉山館文鈔一卷續一卷 嘉慶乙丑刊本

國朝楊芳燦撰芳燦字才叔號蓉裳無錫人寄籍金匱因家爲貢生官戶部員外郎芳燦詩文少即華贍試江寧見賞於袁枚彭文勤視學江蘇大異之字以兄女趙懷玉為志墓稱其所著有真率齋稿十二卷芙蓉山館詩詞稿十四卷駢體文八卷行世今所存者詩鈔八卷詞鈔二卷文鈔二卷蓋其散佚殆逾其大半矣芳燦驚才絕艷工於四六之文上掩溫邢下儕盧駱世謂盈川復生嘗曰色不欲其耀氣不欲其橫沈博與纖斯儷體之能事已盡其以四傑之才思兼六朝之采色金聲玉振錦繡花團其詞藻瑰麗由於貫穿典籍不止涉獵浮華故其不由科第起家而朝廷有大著作必以屬之在當時固無其偶也李光度國朝先正事略稱其與修會典公餘擁書禊讀務記覽為詞章後主講杭及關中書院數年入蜀修四川通志主錦江書院云是其春風時雨沾溉無窮而考獻徵文功垂藝苑又不能僅以文章家目之矣

桐花吟館詩稿十二卷詞二卷　嘉慶丁卯刻本

國朝楊揆撰。揆字同叔，號荔裳，金匱人。乾隆四十五年召試，賜舉人，官至四川布政使。揆早負才名，與其兄芳燦有二難之目。詩初學長慶，隨福安康征廓爾喀，後出塞數千里，耳目所見，得未曾有，於是境益日險，句亦日奇，駸駸乎入杜韓之室，得其雄麗之氣，而無澀拗之弊。蓋造化奧區，久而必發，窮荒戰地，天或俾翰墨以發其奇，故其異境天開，詩格與之俱變，字外有力，紙上生芒，與簪毫佩玉、雍容華要者，固自不同。洪亮吉評其詩如滄溟泛舟，忽得奇寶，其學有功候，方之芳燦，一細一險，旗鼓相當，未可軒輊也。葉德輝郋園讀書志云：方伯兄弟懷雕龍繡鳳之才，挾畫日凌雲之筆，才情藻麗，華萼交輝，然皆不由科第起家，遭遇極其奇特。已農部君以縣令入貲為郎，典冊高文，凡朝廷有大著作，必首推君。詩則瑰麗閎深，不愧作手。方伯詩縋幽鑿險，又復魄力沈雄，山川之助，得自窮荒勞苦之思，出以坦易，當富貴中人詩所未有者也。是知難兄難弟，其才不讓於郊祁，聯珠之集，接跡風人，洵藝苑之美談，詩家之盛事也。

芙蓉山館詩鈔八卷詞鈔一卷　嘉慶乙丑刊本

國朝楊芳燦撰。芳燦秀絕寰區，早負文譽，趙懷玉為志墓，稱其四歲即能讀唐人古今體詩八百餘首，稍長為詩，時得佳句，蓋其自少即寢饋唐人吟詠之中，故發為詩歌，靡不妍華，箏目無論五七古近體，皆能擷采於濃麗溫柔一派。吳嵩梁石溪舫詩話稱其才華絕世，與弟荔裳方伯早負盛名，十年以後，詩律益細，藻采不凋，七古近體擅場，五言長律尤為絕調，七古嗣響四傑，七律抗衡西崑，排律妙處以義山之工麗，香山之纏綿，加以沈宏開合，具體少陵，不襲其貌而得其意。每逢佳題，殫思以就，迴波舞雪，振羽沈宮，聲情之美，往往移人。洪亮吉評其詩如金碧池臺，炫人心目。今讀其詩，冥心孤詣，往往出筆墨蹊徑之外，可意會而不可言傳，則得之少陵者為多，而綺麗濃情，有時或感時傷事，得風人之旨，則得之義山者亦多，詞取妍華而不乏興象之致，則其得力于西崑也。至其詞清折婉麗，兼有夢窗竹山之妙，則王昶所評為允當矣。大氐絕其精華，如嗅鮮葩，色香味三者俱佳，真足令才人學人一齊拜倒，其不由科第而能執耳騷壇，非偶然也。

王夢樓詩集二十四卷 乾隆己卯刊本

國朝王文治撰文治有快雨堂題跋已著錄此為其所著古近體詩凡二十四卷晚年手自編訂梓行者文治早負詩名能盡古今之變而自成一體其深純精粹遠過肩流其時袁枚早年引退以詩為江浙間氣韻之盛天下翕然宗之文治繼其後而聲華與相上下枚稱其詩如細筋入骨高唱凌雲其工力之深才力之足以相敵即此可見故枚亦推重之而無間言蓋其詩雜禪趣兼於內典取徑獨別故能傾倒一時嘗自言吾詩與字皆禪理也洪亮吉評其詩如太常法曲究係正聲未嘗以其好用釋子書之故概其為旁門則以其能得摩詰之魂在乾嘉詩人中能別闢蹊徑自名一家也韓承烈說跋載淨豐宮仙女請其作催妝詩事雖近誕然觀其行無遠近必以歌伶自隨而客去樂散默然禪定夜坐曾未嘗至席持佛戒日食蔬果其卒也趺坐室中則其本位素中人適入文字業障而性靈不昧歷劫猶存其詩通佛果通鬼神或者當時真有其事未可知也

抱山堂集十四卷 嘉慶辛酉刊本

國朝朱彭撰彭字亦鐵號青湖錢唐人諸生彭博洽羣書尤熟於掌故嘗撰吳越古蹟考若干卷南宋寓居錄若干卷足以傳後惜不戒於火致使文獻無徵又撰湖山遺事詩二卷搜采西湖軼事考證詳明其詩古體則矩矱從容今體則聲情高遠有修潔自喜之致無矜才使氣之失悟知醇粹一本唐書規西泠諸子翛然遠其王昶蒲褐山房詩話云西泠自金江聲厲樊榭杭堇浦汪槐塘後大雅將衰青湖獨承其後以詩法指示騷壇每言浙江明季多學鍾譚漸亦子正自雲間陳卧子先生司李山陰力求復古後如西泠十子皆奉司李之緒餘西河毛氏幼承賞識亦承其宗即竹垞太史初亦並效唐音百餘年來浙中詩派實本雲間至康熙中葉小變其格吳孟舉查初白出競為山谷誠齋之體杭堇浦學者翕然從之而武林兼學唐宋無所取裁故青湖專以歸愚宗伯別裁諸集傳示學者於詩學自為有功蓋自江聲以後西泠詩派屢變而皆未脫宋人門戶彭獨振以唐音故四方名士從游者眾當時抱山堂之名直與隨園並峙是知其才力固有以異於人而足相敵也至其湖山遺事詩郭麐靈芬館詩話亦

濤鈍盧詩話皆徵引之惜今世無傳本未窺其全豹然嘗鼎一臠固尤愈於過屠門而大嚼也

竹初文鈔十二卷嘉慶十三年刊本

國朝錢維喬撰維喬字曙川號竹初武進人乾隆二十七年舉人官鄞縣知縣維喬家世清華博綜典籍脫迹翔悅享幽棲之樂垂三十年平生詩酒流連為當時名流推重而春闈屢躓未嘗以金紫縈心畫得巽甫之傳茂密峭秀兼擅其勝此為其所作雜文取法震川以上窺韓歐不僅疏通暢達且能沈潛反覆得其義法之所以然蓋其經史諸子百家文集積累在胸故造句選詞無不雅飭其文一以法度為主不肯稍軼于矩矱之外故佛經偈語亦未嘗牽引其說全無才雜縱橫未歸純粹之弊源流極正本自可傳昌黎廬陵雖未易言接跡震川無愧色也

竹初詩鈔十六卷 嘉慶十三年刊本

國朝錢維喬撰維喬為錢文敏維城之弟早負鄭虔三絕之稱家學淵源不廢吟咏於書無所不讀尤好仙釋家言嘗題山贈句云史兼仙佛隱藝絕畫詩書蓋紀實也卷首有洪亮吉序謂其才最高五言法魏晉六朝歌行則自初唐以迄北宋諸家無不涉獵近體則尤近大曆十子雖心摹古人而于古人之外別有一種幽奇窈秀之氣耐人尋味余尤心折之趙懷玉序謂其詩出入李杜參之以東坡其思深其學博故興會所至不名一家末有袁枚跋謂今人七言從唐人入手者多韓蘇從宋人入手者多一覽到底竹初先生深于李杜而略于蘇黃所以獨臻上乘學者當以為法云案國朝詩人皆厭明代王李之膚廓鍾譚之纖仄於是談詩者競尚宋元而宋詩質直流為有韻之語錄元詩綺豔流為對句之小詞維喬所宗者盛唐雖熟於其典而未嘗拉雜堆砌宜其為同時諸人所推重矣後附鸚鵡媒乞食圖傳奇雖有金元雜劇風味然游戲之作究不能附刻並行今析出別存茲不具錄焉

是程堂詩集十四卷 嘉慶十九年刻本

國朝屠倬撰倬字孟昭號琴鴟一號潛園錢唐人嘉慶戊辰進士由庶吉士改江蘇儀徵縣知縣擢九江袁州府知府倬工詩善畫鄉舉後讀書清平山中與一時名流以詩文相鏃厲阮亨瀛舟筆談載其弱冠登第獻才卓犖以詩就正余兄兄題其首簡云稿中諸詩皆有宗法精思雋句頗自不凡年力甚富所願進而不已焉知其所至耶按琴鴟之詩自抒性靈不專派別有是程堂集繼入詞館今為名翰林矣蓋其以詩就正阮元時尚在未通籍以前知其早歲即以詩名為元所推譽雖前輩宏獎後進要其才力固足以動人也郭麐序稱其詩氣抗以爽音大而宏不名一家之學而發揚蹈厲有幽并烈士河朔少年之風則其晚年學益日深詩格為之一變已造其進境矣集為其手訂大氐風骨清矯在東坡山谷之間題畫之作尤為雋妙而其生平豪情壯氣不可一世之概又復時發其筆端集中大雨至拂塵寺云山上白雲山下水水聲只在隔山聞看來雲水無分別便是青山亦化雲其一種鳶飛魚躍活潑潑地之妙非才思橫軼恐不能到此境也

卷施閣詩集二十卷附鮚軒詩八卷更生齋詩十卷詩餘二卷

乾隆嘉慶先後刊本

國朝洪亮吉撰。亮吉幼承母教，以詩古文名，少與同邑黄景仁詩歌倡和，時人目為洪黄。是集皆其手自删訂，編年始于乾隆乙亥，迄于嘉慶癸亥，凡二十五年之作。其曰卷施閣者，蓋取爾雅卷施草拔心不死之語，因以名其集也。曰鮚軒詩，則以漢書地理志會稽鄞縣有鮚埼亭，南越志璅鮚腹中有蟹子如榆莢，合體共生，俱為鮚取食，以寓其幾徒負米慰母，與莢蟹之早出暮入相類，故集中皆其侍母時之作也。曰更生齋者，則自伊犁戍所歸，自號更生居士，遂以名其集焉。其詩奇思獨造，迥出常情，五古歌行傑立一世。王昶稱其五古仿康樂，次仿少陵，七古仿太白，嘔心鏤肺，總不欲拾前人牙慧。袁枚稱其詩學韓杜，秀出班行。沈濤稱其醉翁亭詩，全奪胎廬陵集中贈沈遵詩。張維屏稱其贈友諸什，情溢於文。蓋其於唐宋大家諸集，終日寢饋于中，不覺有時相似。其未達以前，於天都華嶽，皆極其顛，故詩多奇警。及登上第，持使節，其詩精進于前。及至萬里荷戈，身歷奇險，又復奇氣噴溢。大率出之于親歷，故自少壯至老，絕無頹唐之筆，信乎山川之

能助人也。亮吉嘗撰北江詩話，有倣鍾嶸詩品、畫品之例，評隲同時諸人之詩，而自謂其詩如激湍峻嶺，殊少回旋。張祥河謂其為謙詞，以其妙於回旋，乃益見峻嶺之不可及，可謂亮吉知己矣。

卷施閣文甲集十卷補遺一卷乙集八卷續編一卷更生齋文甲集四卷乙集四卷續集二卷 乾隆嘉慶先後刻本

國朝洪亮吉撰。亮吉與孫星衍論學相長，沈深經術，世有孫洪之稱。工駢體文，根柢於漢魏六朝，其朴質處似蔡中郎，遒宕處似鮑參軍，爾雅則似唐張燕公。平生嘗舉荀子語為人戒，有暇日所以窮日讀書，老而不倦，深嫉浮屠氏之學，故文字中所用皆經史小學訓詁，不涉雜家異氏之書，蓋其茹涵既富，運以獨到之精神，無不奇氣縱橫，淵雅深厚，而思深好學，筆又足以達之，劉勰所謂英華出於性情，則其志行氣節有以使之然也。惟集中自敘所著書，與他人說經之書，多以偶說述其宗旨，則數典繁碎，傷氣格而破體例，究非所宜。至貴州水道考，則與贍詳覈地理為其專門也。江藩漢學師承記云：嘉慶四年藩遇君於宣城，談次偶及輿縣，君云在江都，藩據文選注赤岸山之證當在六合，藩又謂太平寰宇記、鄧艾石鼈城白水陂事不見於史而已，並未言無此事也，君忽寓書於藩，謂輿縣實在江都，而鄧艾事樂史本之元和郡縣志，豈可疑為無此事者，纚纚千言，反覆辯論，蓋各尊所聞。本漢學家之獨詣，此不足以為亮吉病，亦足以見其立言之不苟矣。卷施閣集為其通籍前後之作，更生齋集則其天山放歸時之作也。據其曾孫用懃跋，亮吉曾於櫰廬彙次手鈔遺文二卷，署為續集，以別於前刊之書。又云更生齋詩文集刊至嘉慶癸亥止，皆曾大父手自刪訂，始付剞劂云。

芳茂山人詩錄九卷嘉慶戊寅平津館刻本

國朝孫星衍撰星衍有古文尚書馬鄭注已著錄星衍著述之富不逮等身詩則非所留意故未嘗存稿棄刻此為其沒後其弟星衢裒輯平日所存編為澄清堂稿二卷續稿一卷濟上停雲集一卷租船詠史集一卷岱城絮萼集二卷治城遺集一卷治城集補遺一卷凡九卷蓋捜羅於叢殘之中未能次其先後惟略以類相從耳其詩初學太白昌谷以奇逸勝晚年冲和靜穆頗近香山當時與洪亮吉齊名鄉里有孫洪之稱錢維城選刻其詩於毗陵七子畢沅選刻其詩於吳會英才集中惜其中道棄捐未竟一新壁壘其贈袁枚詩有句云等身書卷著初成絕地通天寫性靈我覺千秋難第一避公才調去研經其生平大旨于此可以見其端倪故亮吉作詩評一百餘人見北江詩話惟星衍獨加少日二字曰孫觀察星衍詩如天仙化人足不履地蓋以其晚就金石有傷風雅也袁枚隨園詩話余嘗謂孫淵如云天下清才多奇才少足下之詩天下之奇才也又云句讀淵如詩歎為奇才後見近作鋒鋩小頹詢其故緣逃入考據之學故也此詩錄九卷少年之作為多才思橫溢無愧奇才而其中濃艷絕倫之作求之古人集中亦不可得宜乎其詩為同輩中第一即此已足稱雄壇坫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

甌北詩集五十三卷嘉慶壬申家刻本

國朝趙翼撰。翼有廿二史劄記，已著錄。是集皆其所作古近體詩，隨年編次，自古詩集之富，宋有陸游、楊萬里，國朝則查慎行及翼。觀翼所撰甌北詩話，知其自唐宋以來諸大家集皆能窺涉其津與其論列諸家，吳偉業、後獨舉慎行，則慎行詩之空靈變化，翼性與之近也。孫星衍為志墓，稱其高才博物，既歷清要，通達朝章國典，尤邃於史學，所為詩無不如人意所欲出，不拘唐宋格律，自成一家。蔣士銓為作序，稱其詩得江山戎馬之助，以發抒其奇，興酣落筆，百怪奔集，故奇恣

雄麗不可逼視。袁枚則謂其忽正忽奇，忽莊忽俳，稗史方言皆可闌入。葉德輝郎園讀書志謂其集中七律尤為擅場，其運典如數家珍，而不覺其為排偶之句，此等處似猶勝于蔣、袁兩家。蓋甌北負長江大河之才，百怪魚龍，皆為其所包孕，有時一瀉千里，奔騰萃薦，駭心怵目，若行乎其所不得不行。甌北之所長在此，同人之傾倒亦在此。箴我朝卓然一大家云。集中五言論古諸作，發抒太盡，於一唱三歎渾厚含蓄之古法，幾不復存。七言古詩，時見劉滑，惟五七律多工巧奇警之句，足與慎行抗衡，在同時諸人中，固可謂首屈一指者矣。

甌北詩鈔二十卷嘉慶庚辰刊本

國朝趙翼撰。翼詩初刻全集為五十三卷，庚辰年乃刪存十之三四，手訂是集，分體重編，列行之間，附以袁枚、祝德麟、李保泰諸家評語。凡五言古詩四卷，七言古詩四卷，五言律詩二卷，七言律詩八卷，絕句二卷，都二十卷。翼詩千變萬化，層出不窮，其才氣橫溢，力足以辟易萬夫，而刻意生新，不斤斤於格調，精心孤詣，可以直邁古作者堂奧，而自成一家。其詩話中論詩獨舉查慎行，然王士禎之高秀，朱彝尊之深厚，衡之慎行實所未逮，惟當兩家並峙之時，慎行乃能陶冶性靈，自

闢門徑，以與之鼎足，頡頏其間，此則慎行所以為不可及。翼可謂獨具隻眼矣。考乾嘉之際，袁枚、蔣士銓主盟壇坫，聲氣盛於一時，翼乃以組織精緻崛起其間，以與袁蔣齊名，其獨具隻眼于慎行者，可以覘其意旨之所在矣。張舟跋稱全集乃隨年論次，古今體散布於卷帙中，長篇短章，參差錯出，尚難使各體精神一一顯露，不如分體刻之，則一體有一體之工力，承學之士得易識指歸云。然[illegible]年編次，可以考見其進境，且知造詣之淺深，舟所云云，未足據為定論也。

香蘇山館詩集三十六卷嘉慶二十三年刻本

國朝吳嵩梁撰嵩梁字子山號蘭雪東鄉人嘉慶五年舉人候補國子監博士改內閣中書是集凡古體詩鈔十七卷今體詩鈔十九卷西江靈秀之氣代毓聞人自明以來稱詩者眾而卓然傑出號大家者蔣士銓後嵩梁起而繼之初從翁方綱學入都後與王昶法式善遊自是遍交海內名流唱酬無虛日授受具有源流學問具有根柢王昶稱其詩如天風海濤滄滄浪浪足以推倒一世豪傑王文治稱其詩才湧如潮精艷於月音節之妙可被管絃洪亮吉稱其詩如仙子拈花自饒風格袁枚稱其詩神機流轉一片清光本非過情之譽亦非阿好之私姚元之竹葉亭雜記載琉球人以得嵩梁詩為珍寶梁紹壬兩般秋雨盦隨筆載高麗使臣得其所著詩集一龕以梅花供之稱為詩佛蓋其詩沿六朝規格則似唐之溫李其清婉處與長慶為近而下匹梅村才華艷發吐納風流有藻思綺合清麗芊眠之致而無江西生硬粗獷之習其名動四裔譽滿南北不偶然也郭麐靈芬館詩話稱其兼工詞令為金荃之亞是則才人之筆固無施而不可者矣

百一山房詩集十二卷嘉慶二十一年刊本

國朝孫士毅撰士毅字智冶號補山仁和人乾隆二十六年進士官至文淵閣大學士卒謚文靖事蹟具國史本傳朱珪為撰家傳云公生平酷愛石有米顛之癖嘗督學黔中見山澗五色石如拳如指如馬如蛇如梅竹枯木者雖雕鏤繪畫工巧不能過下與命僕夫拾以歸擇最佳者一百一枚貯之書齋署曰百一山房暇則寄意吟詠與杭堇浦吳西林諸老輩相砥礪故詩文獨能出機杼云按士毅揚歷中外厪著戎功名在史宬原不必與文人爭壇坫之一席而奮嗜吟詠至老不衰往往於羽檄交馳之暇長篇大作揮灑淋漓學術深醇詞皆平正典實有先正遺風一代平亂之臣應運而生者其氣象固終不侔也集中五七古渾厚沉雄骨體高尚五七律不作唐以後語七律尤高華典贍精光昱然言情之作又極凄婉蓋其才氣縱橫而又工于研錬無一字一句不出以矜慎所存詩雖只十二卷皆能出其胸中之所有絶不依傍前人故功業未能掩其文章不愧作手宜乎當時朋舊無不交相推許其為詩壇主盟也集為其孫均所刊距士毅沒後二十年矣

嚴冬友詩集十卷 宣統三年觀古堂刻本

國朝嚴長明撰長明字冬友號道甫江寧人乾隆二十七年召試賜內閣中書官至侍讀是編為葉德輝所彙刻曰歸求草堂集六卷則其乾隆辛未迄癸未凡十三年之作也曰秋山紀行集二卷則其官內閣時扈蹕木蘭沿途所作也曰金闕攀松集一卷則其庚辰游岱嶽之作也曰玉井搴蓮集一卷則其乙未游嵩嶽之作也長明藏書二萬卷金石文字數千通日夕吟哦其中嘗謂學者曰士不周覽古今載籍不遍交海內賢俊不通知當代典章遽欲握筆撰述縱使信今亦難傳後其自命如此故其為詩無不鴻博氣怡而法家神清而韻和詩律極細詩功亦深宜其為當時詞壇名宿所推挹沈袁枚為序其集嘗相傾倒也德輝郎園讀書志稱其詩自通籍至官侍讀止隱寓編年之意詩筆雄健責之以典籍益之以國故擴之以江山之助故宏肆而深刻能入詩家堂奧惜入關中及歸廬山以後其詩不傳無從窺其全豹本書首有序云先生詩自召試至官內閣其境前後不同詩亦隨時而變秋山紀行寫塞外光景至今讀之朔風秋草如在目前其游嵩岱二嶽之作則鑱刻造化驅策山靈尤為有山水以來未見之奇作云雖不免過情之譽要其詩致清遠善能借古人意境轉進一層固不失為一代作手徵惜其不能造意造句是以尚難方駕古人其集久版無人為之表章刊布殆以此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

有正味齋駢體文二十四卷　嘉慶十三年刊本

國朝吳錫麒撰。錫麒字聖徵，號穀人，浙江錢唐人。乾隆四十年進士，官祭酒。錫麒本以工于駢儷見稱於時，自其沈博瑰麗之才，驅使卷軸，無不如意，中所欲言，而又不矜奇，不恃博，詞必取于經史，體必準乎古初，能合漢魏六朝唐人為一爐而冶之，胎息既深，神采自王，而詞旨溫厚，典雅和平，則其生際昌期，境地有以使之然也。同時袁枚亦工四六，枚以疏秀勝，錫麒則以整飭勝，鴻篇鉅製，駸駸乎與古作者抗手，故士大夫造門乞文者，屨趾相踵，外國使臣亦知其名，高麗至出兼金購其全集，廠肆為之一空，翼經屏松軒隨筆稱其名重中外，詩文集鋟板，賈人漁利致富云。故其集則刊本頗多，名則膾炙人口，家絃戶誦，已及百年，此為其家所刻，蓋錫麒手自編訂者，故率爾操觚之文多未闌入也。

有正味齋詩集十六卷外集五卷　嘉慶十三年刊本

國朝吳錫麒撰。是集為其所著古今體詩，外集則其南北曲也。浙中詩派自朱彝尊查慎行後二十餘年，厲鶚杭世駿起而振之，及杭厲殂謝，嗣音者遂少。錫麒以雲蒸霞蔚之文，合雪淨冰清之作，馳聲藝苑，獨出冠時，既工駢儷，兼善倚聲，而詩才超妙，能融貫漢魏六朝三唐，而博之以宋人之意趣，故音格高而無浮響，功力厚而有深思，格律森嚴，步伐齊整，賦得體則純用唐法，兼有眾長，瑰麗雄奇，别闢蹊徑，館閣風氣為之一變，由其于詩功用力至深，故能臻此絕詣，為同時諸人第一也。惟其詩雕琢過苦，研鍊過深，往往掩其才氣，洪亮吉北江詩話評其集如青綠溪山，尚未蒼古，是已。至於以其餘技度曲倚聲，清深華妙，細膩熨貼，亦復接跡玉田，嗣音白石，勝于其詩。大氐錫麒文比詞勝，詞比詩勝，故當時其詩詞稱道之者少，論者謂其為文所掩，殆其然歟。

五百四峯草堂詩鈔二十五卷 同治甲戌刊本

國朝黎簡撰。簡字簡民，號二樵，順德人，貢生。嶺南自三家後，簡驥起冠時，十歲即能詩，李文藻令潮陽，見而奇之，曰：此必傳之作也。故其足跡不逾嶺海，而名動於大江南北。洪亮吉北江詩話云：作詩造句難，造字更難，造意造句則非大家不能。近日順德黎明經簡頗擅此長。惜年甫四十而卒，然所存諸詩，尚足以睥睨一世。王相蒲褐山房詩話稱其詩峻拔清峭，刻意新穎，言人所不能言，五言七言多未經人道語。張維屏聽松廬文鈔稱其由山谷入杜，而取鍊于大謝，取勁于昌

黎，取幽于長吉，取艷于玉谿，取瘦于東野，取僻于閬仙。錘焉鑿焉，雕焉琢焉，於是成其為二樵之詩。黃培芳香石詩話稱其羅浮詩，能獨闢生面，而水簾洞一首，喜寫難狀之景。七言一句數層，極頓挫之致。今觀其詩意境幽峭，吐屬深警，戛戛獨造，刻目怵心，似非經營慘淡，不能成一語者。而才思敏捷，長篇短什，揮灑自如，由其天姿既高，而又深造有得，故雖鮭幽鑿險，若出天成，洵可謂一時才士矣。惟其奇崛而或失之劖鑿，為可惜耳。

香聞遺集四卷 乾隆三十三年刊本

國朝薛起鳳撰。起鳳字家三，號香聞居士，吳縣人。乾隆二十七年舉人。居常好為詩，吳德旋初月樓聞見錄述其與彭紹升論詩之言曰：詩，志之所之也，未有不端其志而能為詩者。求端其志，莫先於知道矣。孔子讀詩三百篇，獨賛鴟鴞、烝民為知道，然則為詩者亦求為周公、尹吉甫其人而可也。又曰：古聖賢人尚矣，次焉者其惟志士乎。志士之詩，吾於近世得二人焉，曰謝翱，曰杜濬。其志潔，其思苦，其音哀，平生大旨具在是矣。紹升稱其詩思深味隱，耐人尋索，嘗欲嗜一世之人

復儒佛之樊，游大同之宇，雖終鬱塞以死，而語言文字之存，可考而知也。大氐其詩心境空明，得佛家真諦，形之歌詠，固自可傳。故紹升為錄而刊之，惟其持論甚高，而未得騷人之旨。古人以詩觀風化，今人以詩寫性情，須知笙鏞笋簴俱不可廢。國風、雅、頌，夫子並收。謝翱、杜濬皆遭遇非時，目覩祖國淪亡，發為哀怨之音，以見志。幽傷悲苦，境地使然，若其生際昌期，而必一如起鳳所言之哀怨，則是無病而呻吟，何在而見其真性情哉？試觀劉誠意覆瓿集，皆元時之作，則多抑塞發愁之音，其披遭遇聖明，發為詩歌，則如大塊噫氣，飄飄乎

開國之音可見詩本性情固不可以強己蓋起氏生性孤冷遁入禪門與紹升有同好放言高論初未計及信今而傳後也

惕甫未定稿二十六卷續一卷外集四卷讀賦卮言一卷（嘉慶刊本）

國朝王芑孫撰芑孫少負才名以縣學生獻賦行在欽賜舉人考取咸安宮教習年滿引見以教職用選華亭教諭嘗欲買田築莊於楞伽山因號楞伽山人客京師館董誥家六年客睿邸又六年中間往來梁國治王杰彭元瑞諸家為代削草故雖未登朝籍而朝廷有大典禮文章之事未嘗不操筆於其間其論古文謂必極其才而後可以裁於法必無所不有而後可以為大家自非馳騖於東京六朝沈博絕麗之塗則無以極其才而所謂法者徒法而已以徒法而語於文犬羊之鞹耳觀其持論具見其造詣淺深故其為文不拘拘於桐城法度而胎息於秦漢諸子兼採於漢魏晉六朝之菁華讀其讀賦卮言一書可以知其寢饋於八代之功深矣又嘗謂宋以後歐曾虞范數公之文非不古也以視韓柳則其氣質之厚薄材境之廣狹區以別其蓋韓柳嘗從事於東京六朝韓有六朝之學一埽而空之融其液而遺其滓遂以實絕千（[illegible]）而不慊於柳亦由方氏所漱於東京六朝者淺故不足以知之其論方苞之弊頗中肯綮故方文雖雅潔而變化無多然芑孫之文雖能得韓柳

之樸茂奇崛、而於古文之義法、研究未深、其曰未定稿者、自謂志其願學之心、蓋亦自知其未足以抗跡古人也、

松壺畫贊二卷 光緒庚辰番禺刊本

國朝錢杜撰、杜原名榆、字叔美、號松壺、仁和人、按察使錢琦子也、候選主事、是集皆其所作題畫之詩、初刻於金陵隨園、再刻于南陽、三刻于武林、道光庚寅程庭鷺即隨園板補刻五十餘首、重梓于吳門、板均散佚、庚戌庭鷺得杜自定稿本再刻之、即此本所由出、此為徐琪手書精刻、潘祖蔭滂喜齋藏板也、杜家世鼎盛、訓出過庭、故學有淵源、工書善畫、生平足跡幾遍天下、以畫名于一時、詩非其所留意、然常以讀畫寄邱壑之情、復以遠游獲江山之助、詩遂揮灑淋漓、自寫生趣、神思散朗、意句自深、雖不以苦吟取工、而積心邱壑、名利兩忘、供養於雲煙之中、寄興於町畦之外、胸次本無塵累、故所作亦不琢不雕、自然拔俗、蓋其以畫之餘事、溢而為詩、而又能得畫外之趣、不必限以繩墨格律、自高超妙清曠、亦教外之別傳矣、[illegible]郭麐靈芬館詩話云、題畫之作、別是一種筆墨、或超然高寄、寓想雲思、或記物興懷、山心水夢、故工詩者、未必知畫、能畫者又未必工詩、求如雲林石田詩、先生蓋亦寥寥矣、余所交知、惟鐵生最工此體、後又得錢叔美松壺畫贊與鐵生可謂異曲同工、不僅詩中有畫、誠確論也、

板橋詩鈔四卷詞鈔一卷道情一卷家書一卷題畫一卷 手書自刻本無年月

國朝鄭燮撰。燮字克柔，號板橋，興化人。乾隆丙辰進士，官范縣知縣，改調濰陽，以歲飢為民請賑，忤大吏，罷歸。燮詩詞書畫皆曠世獨立，自成一家，其視古人，亦罕所心服，性疎放不羈，日事詩酒，與騷人野衲作酹鄉遊，書法以隸楷行三體相參，古秀獨絕，所畫蘭竹石，則峭倩別致，詩詞則不拘體格，興至即成，頗近白居易、陸游，故時人有鄭虔三絕之目，而三絕之中，有三真曰真氣、真意、真趣也。是集為燮所自定手寫付刊，卷端自序云，余詩格卑下，七律尤多放翁習氣，好事者促余付梓，自度將來未必能進，姑從諛背直，慚愧汗下，可謂不自滿者矣，然其詩取道性情，務如其意之所欲出，流露靈府，蕩滌塵壒，視世間無結轖不可解之事，即無梗咽不可道之詞，故述事言情，往往惻惻動人，得興觀羣怨之旨，其題畫之作，更別饒逸趣，能使讀者心曠神怡，後世有效其體者，不流于江湖，即近于村野，所謂學我者死，是不可以遽及，變已而其詞勝於詩，弔古攄懷，淋漓懭慨，寄弟家書數紙，則老成忠厚之言，大有真卿庭誥、之推家訓遺意，固世間不可磨滅文字也。又其家書云，凡人文章學問，輒自謂己長，科名唾手而得，不知俱是僥倖，設我至今不第，又何處叫屈來，是其無處不真，其狂為不狂，尤可為世之以文字自滿、科第自榮者藥石之言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

煙霞萬古樓文集六卷 嘉慶丙子吳氏刊本

國朝王良士撰。良士原名曇、字仲瞿、號蠡舟、又號昭明閣外史、嘉興人。乾隆五十九年舉人、良士少負狂名、言論舉動、皆不欲與衆[illegible]人同、嘗自言曰、文章須自出機杼、成一家風骨、何能共人生活、故其為文、無不奇肆、而以雄博見長、雖流傳者不及陳維崧卷帙之富、然縱横磅礴、已自名家、固不必以多為貴也、其穀城西楚霸王墓碑、實光蜀評為二千年以來無此手筆、洵非虛美、蓋其工於駢體、真可壓倒齊梁、如洪汝漢淮泗而注之江、合金銀銅鐵為一鑪者也、是集為嘉慶丙子錢泳刻于邗江、印刷無多、板燬于火、故傳本極希、光緒辛巳湖北官書局刻袖珍叢書本、較此本多代華頂百五十峯庵乞米啟、祭光禄大夫秦香公文、為師禹門剌史送琴師張變堂還士入東磊山序三篇、其餘次序亦與此不同、蓋其别有所據、非從此本出矣、而其殘闕處、則亦與此本同、蓋良士生前未自存稿、没後其文始傳、原本殘闕、故亦無從校補也、吳振棫杭郡詩續輯載吳白華總憲薦其能為掌心雷、可滅楚蜀教匪、疏上、吳以罷官、然張維屏國朝詩人徵略續編引弇榆山房筆談云、吳白華先生省欽、王仲瞿座師也、先生官總憲、薦仲瞿精五雷法、可制邪教、仲瞿以詩却之、有百里雄雷驚孝若、八州生鐵鑄顏回之句、又松軒隨筆云、吳白華侍郎曾館于和坤家、仲瞿三上書於白華、請參和坤、三書今載集中、觀之猶覺氣挾風霜、力排山嶽、然則白華後以黨附和坤落職、若聽仲瞿之言、猶可以為晚蓋、乃遲退失據、反藉薦仲瞿掌心雷法、欲輕脱其罪、而以此累及仲瞿、是可哀已、是則良士未嘗累省欽、實省欽累良士、振棫之言、不足信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

煙霞萬古樓詩選二卷詩錄一卷（咸豐元年徐渭仁刊本）

國朝王良士撰良士少以任俠破家詩文皆有奇氣嘗執贄於袁枚枚極賞之生平足跡半天下蒞名山大川以擴其胸次故詩尤壯濶悶抒悲憤以寫其厄塞亦多磊落之氣而無幽憂之音鐵泳題其詩稿云斗牛之光芒角四起河海之水縱橫萬里蓋亦一時霸才也而乃屢上春官不售足之落魄以死詩稿十餘卷病中以付陳文述子裴之裴之沒後遺光庚子文述以裴之所選存者編為二卷刻于繁昌板復散佚咸豐元年徐渭仁重寫刻之並從舒位瓶水齋集文述頤道居士集錄其附刻者及位鴉麼山館詩話采入者編為一卷附後以行焉則此固其選本不過什百之二三然即此以見其才情富健奇氣縱橫宜乎以豪快側艷之體傾倒一時詩壇點將錄比之水滸傳中之黑旋風曰斗而鎮氣則黑哭如其來如學萬人敵豈非以其豪放氣盛力足以辟易萬人歟比擬之工固亦良士定評也惟小傳稱其一日忽無疾卒後嗣爭產不殮微而尸蹶然起遂出門棄家不知所終據泳履園叢話載其沒於嘉慶丁丑八月初一日親見之而親記之當時罔無此怪誕不經之事位為良士摯友文述亦本故交而乃傳誣罔之談為後世口實何也且郭麐靈芬館詩話載其子人附小名善才為詩時有佳語清雋不俗則其一子尚能傳其家學而良士身外並無遺產又何爭之有哉

小謨觴館詩集八卷嘉慶十年刊續集二卷嘉慶二十年刊本

國朝彭兆蓀撰。兆蓀字湘涵，一字甘亭，江南鎮洋人，諸生。兆蓀要以能詩鳴，少務為瓌琦，中年後鑪錘眾有，才調益雄。後以講求心性，境益澄澹，孤覺悄與理會。出入於唐宋諸賢，而以杜甫沈鬱為歸宿。造意鍊句，尤為慘淡經營，雖奇思壯采，生氣勃勃，尚難與抒位抗行，而清深淵雅，似又過之。大氐合天分學力，乃克成為一代鴻駿之才也。是集為兆蓀手自編訂，其目有六，各有小序。曰樓煩集，則乾隆辛丑迄丁未，隨其父權官寧武時之作也。曰南鴻集，則丁未迄庚戌，由寧武回吳時途次之作也。曰星社集，則庚戌迄壬子，隨親潁州時之作也。曰儒書集，則乙卯迄嘉慶戊午，客京口、客楚州時橐筆之作也。曰萍枕集，則己未迄癸亥，館吳門陳希哲數好齋授讀時之作也。續集二卷則自丁卯至丙子，凡十年之作，不分集，亦無小詩，而以所作詞編為詩餘一卷附焉。前集嘉慶十一年刻于邗上，曾燠、郭麐為之序，像贊則孫均所作也。時兆蓀年三十八歲矣。續集嘉慶二十二年刻于吳門，時年四十九歲矣。蓋其一生佗傺，橐筆依人，而其好名之心，不得不託之詩文，以傳不朽矣。且及身寫定，自擇自詩，甘苦自知，得失亦自知，固無煩於選家之各具手眼，論世而忌事，是丹而非素也。

小謨觴館文集四卷嘉慶十一年刊本續集二卷嘉慶二十二年刊本

國朝彭兆蓀撰。前集四卷，為賦、序、書、記、碑銘、雜文，刻于邗上，王芑孫為之序。續集二卷，為序、書、記、誄、哀辭、贊、銘、墓表、跋，刻于吳門，都一百十二篇，皆兆蓀手自編定者。芑孫謂其少長邊塞，多接通流，精求隸起，熟析利病，有山川以助其奇，有風雲花鳥以壯其思，又不幸久困，有羈愁騷屑、推墠拂鬱以激宕其中之所存，繇是詭辭異采，匪意橫發，長篇短章，隨變雜施，持原以往，扶氣以立，陽開陰闔，神出鬼沒，而一皆以自載其心。蓋其以沈博絕麗之才，嘗為胡克家校刻文選，故精熟選體，鑽研頗深，探索漢魏，以逮沿洄六朝，故發之為文，無不風骨渾成，神與古會，宜乎與胡天游、洪亮吉項背相望，為名流所推挹。其涉獵既廣，其中不免龐雜，又以性喜馳騁，恣筆所之，無思別出機杼以自成一家，故不甚循繩墨，而雅俗雜陳，瑤玉錯見。[illegible]中年游心竺氏，折志宗儒，旁及道經，持守不嚴，不免漸染踳駮之弊。姚椿嘗諷以一規於正，蓋以此也。而細大不捐，榛楛勿剪，編訂時又未能割愛，傅毅之不能自休，陸機之才多為患，殆俱有焉。

句餘土音三卷嘉慶乙亥董氏刊本

國朝全祖望撰。祖望之學，淵博靡涯，于書無所不窺。少從同里范氏天一閣、陳氏雲在樓、武林趙氏小山堂借所未見，入庶常館時，復借永樂大典盡讀之，窮一生之日力，測學海之津涯，學益沈博，故其著述甚富，歷碌貫穿，能發前人所未發，王應麟、黃震以後一人也。袁枚隨園詩話謂其生平不樂賦詩，呈李穆堂侍郎云：生平坐笑陶彭澤，豈有牽絲百里才，秫未成醪身已去，先幾何待督郵來。其宗旨可見。然其門弟子董秉純撰祖望年譜，稱其乙亥五十一歲辛正月手定文稿，得五十卷，刪定詩稿，自辛酉以前盡去之，辛酉以後收其十之六，得十卷，移交馬氏叢書樓，後歸杭堇浦，索之再三不應。秉純至京師，取殘稿，披手定目重鈔之，則祖望雖不樂賦詩，而亦未嘗無偶作也。是集為秉純所編，卷端祖望自序云：予自京師歸，逮遭荼苦，未能為詩。除服而後，稍稍理舊業，與諸人有真率之約，浹旬數舉，而有感於鄉先輩之遺事缺失，多摽其節目以為題，雖未能賅備，然頗有補志乘之所未及者，聊以志枌社之學。故創會，予又將有索食之行，未能久預此良會，同社諸公因

褎集四月以來之作，令予弁首，而題之曰土音，以志其為里社之言也。年譜云：乾隆七年壬戌四月，祖望糾同志陳南皋、錢芍庭、李甘谷、胡君山、先君鈍軒先生為率真詩社，得詩三百餘篇，題曰句餘土音，後刪定為句餘唱和集。本書卷首序云：本擬裒諸公作都為一卷，諸君多未脫稿，故止編定先生詩，不敢妄有所序，仍以先生原序冠之。則祖望自定十卷之詩，當時已歸杭世駿，索不得出，因而未刊。此則其與里中同社唱和之作，東純刪定編刊者，皆其壬戌家居四月之詩，非其全也。祖望長于考據文辭，于詩本不留意，惟以游蹤所至，每與士大夫酬唱，其為詩也不拘家數，詞達而易曉，胎息于樂府者多，由其卷軸羅胸，足以供其驅使，雖偶爾吟咏，無不神與古會，昔人所謂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者，祖望當之洵無愧已。

道古堂文集四十六卷 乾隆庚戌刊本

國朝杭世駿撰。世駿有續方言，四庫全書經部小學類著錄。世駿少負異才，博綜廣覽，於學無所不窺，藏書萬卷，日夕枕藉其中，與同里厲鶚、陳兆崙輩結社讀書，通籍後奉敕校勘武英殿十三經、廿四史，纂修三禮注疏，博聞強記，口如懸河，雖方苞負經術盛名，亦遜避之。所作古文宏肆奧博，皆由本原經術，故根柢盤深，而獨往獨來，不為宗派所囿，于法律仍不背馳。其題跋諸作，訂譌辨異，本本原原，尤為精嚴。王昶蒲褐山房詩話述世駿之言曰：予至西泠相見，共論古今文章流別，謂予曰：予無輕視放翁詩文，至此亦足名家。故其文章修潔清省，其生平旨趣可概見矣。畢沅序稱其入官侍從，出主講席，幾四十年，自通籍之後，無非讀書之時，而記問之廣博，識解之卓落，又足以副之，故其所著，上足闡先儒之緒餘，次亦可備一朝之故事，必傳于後無疑。斯言允矣。宜其主講揚州之日，求文使者之紛至沓來也。又云：今先生令子賓仁以先生詩文集就質于余，余為記其原始。時乾隆五十五年庚戌。尾卷有開雕于長沙府攸縣黃甲書院，畢工于壬子年八月，男賓仁誌。據許宗

彥鑑止水齋集杭太史別傳生康熙三十五年卒於乾隆三十七年則刻是集時世駿沒十八年矣王瞿序稱甲寅夏季杭君堇浦編次所為文得百有數十首甲寅為雍正十二年則世駿三十八歲時曾編次其集瞿為之序而未梓行沒後其子賓仁增編此本而仍以瞿序弁首焉蓋本非為此本而作故題曰舊序也

道古堂詩集二十六卷 乾隆五十七年刊本

國朝杭世駿撰世駿書擁百城胸羅四庫肆力于詩古文詞海涵地負日光玉潔實足以雄長藝林兩浙文人自黃宗羲後全祖望及世駿而已嘗曰吾愚杜韓當北面事之若東坡則兄事之每呼曰蘇大哥於同里諸人獨心折厲鶚然體純氣健造句雄放鶚固不逮也是集之目十有四曰橙花館集二卷曰過春集一卷曰補史亭賸稿一卷曰閩行雜錄一卷曰赴召集一卷曰翰苑集四卷曰歸耕集二卷曰寄巢集一卷曰修川集一卷曰桂堂集一卷曰嶺

南集五卷曰閒居集一卷曰韓江集二卷續一卷曰送老集二卷都二十六卷世駿晚年欲補金史嘗構亭曰補史亭賸稿一卷則其晚年所作矣據厲鑑橙花館集序全祖望修川集序汪沆韓江集序則三集皆世駿手自編定餘則其子賓仁所編次也袁枚隨園詩話述世駿之言曰馮鈍吟右西崑而黜江西因已夫西崑沿于晚唐西江盛于南宋今將禁晉宋之不為齊梁禁齊梁之不為開元大曆此必不可得之數風會流轉人聲因之合三千年之人為一朝之詩有是理乎二馮可謂持詩之正未可謂遽盡其

變者也其持論通達如此蓋其茹涵既富故詞高旨深于古人不存門戶之見而根柢自厚也嘗自謂詩學不如樊榭而其嶺南集袁枚稱為平生極盛之作謂其悲涼雄壯非樊榭所能亦公論也

石笥山房文集六卷補遺一卷 嘉慶戊午刊本

國朝胡天游撰榜姓方一名騤字稚威號雲持山陰人雍正己酉副貢生乾隆元年由禮部尚書任蘭枝薦舉博學鴻詞徵詣京師復令姓為大學士史貽直所賞性耿介學淵博工四六偶儷得唐燕許二公之遺古文自言學韓愈澀險處時似唐劉蛻元元明善故瑰宏奇麗與雅可喜杭世駿詞科掌錄稱其藻耀高翔才名為詞科中第一所作若文種廟銘堂谿廟碑安順先生碑任御史趙總兵兩墓志遜國名臣贊序柯西石宕記皆天下奇作使李文饒權載之執筆不能過也袁枚隨園詩話稱其駢體文直掩徐庾散行駢言宗代一以唐人為歸陶元藻鳧亭詩話稱其胸有卷軸而筆又足以達之弱冠時為文過於典贍猶有士衡才多之病及抵京師後蘊釀愈深全以灝氣流行蒼莽無涯涘嘗自謂所作當在儲畫山方望溪李穆堂三人之上是其為人頃倒無復有人道議矣而自命亦高顯方苞負古文重名且力詆之即前輩如王士禎朱彝尊詩文亦遍摘其疵病無完者故士大夫皆重其才而忌其口兩舉鄉貢皆抑為副再膺特薦卒不遇而窮困以死殆有由

也是集為其子元琢編刻於嘉慶三年齊召南序稱其文工且敏磊落擅奇氣下筆驚人矯挺横縱横不屑屑蹈常襲故雄深瑰偉足與古作者角力是其見厄于生前而獲享盛名于身後其集亦如厲鶚之樊榭山房集至今膾炙士林文章學術之足以傳人固不必高官厚秩之足重也已嘗自言古今人皆死惟能文章者不死雖有聖賢豪傑瑰意奇行離文章則其人皆死誠快論也觀此可以知其旨趣矣

石笥山房詩集十一卷詞一卷補遺二卷續補遺二卷咸豐二年補刻道光丙午刊本

國朝胡天游撰齊召南序稱其所為詩文多在友朋聚會時即席揮毫甫脫草人即持去無所措意之遂傳誦遍人口故習未自存稿沒後其子元琢始編次其文為六卷詩四卷刻于嘉慶戊午召南為之序其後五世孫端書蒐輯各本分文為六卷詩十一卷詩餘一卷四世孫學聯刻之山東至五世孫鳴泰以所刻未精善因校而重刻搜得遺詩為補遺二卷刻將畢嘉興高均儒又以家藏稿本互勘得未刻詩七十餘首為續補遺二卷刊之時在咸豐二年蓋為最後足本此本是也此外尚有趙希璜既元西刻傳世頗希坊肆流傳皆此本矣集中感興述懷一百二十首則一氣呵成不事研鍊館任香谷家賦庭前蒲桃四十韻則長篇險韻出奇無窮明妃辭果葉營州三首皆奇句也撓行一篇則風韻獨絕矣女李三行一篇則筆勢放縱尤為傑作蓋其五言則雄健氣盛逼似杜甫者為多五古則純乎漢魏之音惟絕句才分捎弱非其所長然人各有能有不能固不必一一求全矣宜乎當時史貽直阿克敦以

學問淹博，劉綂勳以品行端潔，博覽經籍，敦樹教以為人樸直，潛心經學，王會汾以淹通經史，博習藝文，文章深爲表，故以師事之也。雖其遭際聖明，不獲盡其用，而生前則名動公卿，沒後則代有賢子孫為之搜刻全集，亦上林中不可多得者矣。

賜書堂集四卷 光緒庚子王氏刊本

國朝翁照撰。照字朗夫，號霽堂，初名玉行，字子靜，江陰人。監生。乾隆丙辰薦舉博學鴻詞，以病不就試。十六年以經學徵。上以所薦過多，詢（尤其）者，大臣無知照學，因不與。照少以所業質毛奇齡，奇齡稱其意充而舒，度遠而不拘於隅，其才思縱發，所至閑適，質而不足，而文又見其有餘，推挹可云滿至矣。沈德潛為[illegible]志墓，稱其少工聲律對偶之學，又迺之餘，審堂句成眾，交口服中歲窮經學，兼漢魏唐宋而參訂之，謂漢魏諸儒博而覈，宋儒約而精，不舉一家以廢諸家也。中有所得，久而成書。又國朝詩別裁集詩話稱其少年詩專工佳句，後漸臻老境，識力倜高，有虞伯生老吏斷獄之目，故其詩[illegible]超格俊氣渼韻流。大氐本原經術，多見道親切之言，雖多師為師，而載實抒文，軌途同一。其記問之強，學識之博，時人有行秘書之稱，亦有詩媒之號。周長發贈詩有句云，徵書同憶赴詞科，挂腹推君薦卷多，非溢詞也。王昶蒲褐山房詩話稱其以詠蓑衣有風雨一身秋之句，從此得名，後在浙幕中詩亡失大半，今所刊賜書堂集十之三四爾。杭世駿道古堂文集翁霽堂文集序云，今河道總督東軒高公尹告禮部侍郎

歸愚、沈公、皆於霽堂為深交、盍刊其所為云云、則其詩文全集、當時皆已刊行、惜其文集不傳、詩則所刊、本止四卷、故相之湖海詩傳、張維屏之國朝詩人徵略、袁枚隨園詩話、黃潔蠡莊詩話、錄其佳句、皆存集中、蓋諸家所見、同為高沈刻本、即此本所從出也、

小倉山房文集二十四卷續十卷 隨園全書本

國朝袁枚撰、枚字子才、號簡齋、一號隨園、仁和人、乾隆己未進士、官江寧知縣、是集為其所自編、大旨詳前凡例、分賦、雜著一卷、神道碑二卷、墓志二卷、傳二卷、行狀書事二卷、序跋二卷、記二卷、祭文哀詞誄一卷、書五卷、論議二卷、說辨疑一卷、書後一卷、銘箴問解一卷、續集則賦、神道碑墓志傳序銘、均前後互見、且目錄有刊刻未完之處、蓋隨作隨刊、不復加以詮次、故體例殊未畫一也、枚風流文采、照耀當時、兼之少年科第、生際聖明、一家福壽、園林極人生之五福、而園林清樣、亡為古今文士所罕能兼全、洵有史以來第一人、不知幾生修到、始有此遭遇也、王昶蒲褐山房詩話云、孫君淵如謂其神道碑墓志銘諸紀事多失實、予謂豈為失實、并有與諸人家狀多不合者、即如朱文端公軾、岳將軍鍾琪、李閣學紱、裘文達公日修、其文皆有聲有色、然予與岳裘二家之後、俱屬同年、而穆堂先生為余房師、李少司空友堂之祖、且予兩至江西、見文端後裔、詢之、皆云未嘗請乞、亦未讀其所作、蓋子才游蹤所至、偶聞名公卿可喜可愕之事、著為志傳、以驚爆時人耳目、初不

訃信今傳後也、然誅墓之文、大都應酬之作、吾人以編入
全集為累、蓋緣其人大奸大惡、亦不能於其子孫之前秉筆直
書、聖人有盡信書則不如無書之歎、不能以此究覈也、
要其為文筆力横逸、不拘守義法、而動與古會、由其學術
深邃、故能以才運情、力求新變、昌黎、河東、固未易言、其接
跡廬陵、大蘇、無愧色也、且傳聞或有譌舛、而其逸事則有
裨於見聞者頗多、亦未可以全廢、已集為其自刊、皆有圈
點句讀、自謂古人文無圈點、方望溪先生以為有之則筋
節處易于省覽、其平生不滿於桐城之文、而亦未嘗以此遂
廢其言、可見賢乎擇善而從、固不能以所短而掩所長也、

小倉山房詩集二十七卷續集二卷 隨園全集本
國朝袁枚撰、是集編年而不分體、始於乾隆丙辰、迄於丙午、
凡五十一年之作、其論詩大旨具見其答沈德潛書、及續詩
品三十二首、乾嘉詩人著述之富、聲氣之廣、無過於枚、其時
德潛以聲調為主、執盟壇坫、門下弟子、陽衍宗風、承其衣鉢
盛極一時、枚乃倡為性靈之說、與爭雄長、時承學之士、正苦
法律之拘嚴、於是翕然從風、響應、而枚才華既盛、俊逸清新、
兼有庾信鮑照之長、得以籠罩一世、時值海宇乂安、四夷賓
服、江南為繁富之域、高宗六飛巡幸、膏澤在民、枚實應運而

生、躬逢其盛、承平雅頌、文藻江山、執詩壇牛耳五十年、享名
山書壽八十歲、著作如山、名滿天下、上至朝廷公卿、下至市
井負販、皆知貴重其集、海外琉球有來求其書者、仕雖不達、
而百餘年來極山水之樂、穫文采之名、為曠代所未有、顧教
主既成、廣大門客不免雜糅、故其盛也、推尊之者遍天下、及
其衰也、攻擊之者亦遍天下、蔣士銓、趙翼、孫星衍、皆其提獎
之人士、銓則作傳奇、籍陳繼儒以相諷、況翼、則戲作檄文、聲
討幾乎不留餘地、星衍因辨論考據之學、書翰往來、言多不
遜、平心而論、枚才學富贍、規模終大、詩以七律擅長、次則七

絶。又次則五古至于七古。矜才煒博。奔放有餘。或失之粗浮。或失於游戲。膽大則手滑。氣盛則言哤。學之者易于成章。而橫決隄防。流弊亦正無已。然其能縱才力所至。世人心所欲出而不能達者。悉為達之。蓋有枚之才能則可。無枚之才能。則流于蕪雜纖佻。不能以其不遵軌範。遂抹殺其佳處。更不能以其恣肆跌蕩。遂謂其全失驪人之旨也。大氐尚格調者。規矩嚴而變化少。主性靈者。變化多而艷放亦多。兩家互救其短。乃可以各見所長。正不必適相祖述。堅持吟或出主入奴之嘵嘵不休也。

小倉山房外集八卷 隨園全書本

國朝袁枚撰。是集皆其駢體文。文一卷。表序二卷。序三卷。序祭文四卷。書五卷。啟疏六卷。碑墓志七八兩卷。補遺則壽序啟墓志銘表。均前後互見。蓋亦隨撰隨刻。未加詮次也。枚年甫四十。既絶意仕進。盡其才力於詩古文辭。尤長駢儷。抑揚頓挫。皆能自發其思。集中重修于忠肅公廟碑。跌宕得六朝體格。其餘則一氣卷舒。寓單行于偶儷。無在不見其才氣縱橫。與其詩同一。能縱才力之所至。我用我法。不屑隨人步趨者。同時吳錫麒以整飭勝。枚則以疏宕勝。異曲而同工。張之洞合二家之長而學之。遂成一時作手。知其殘膏賸馥。已足沾溉後人矣。姚鼐為志墓。稱其足跡造東南山水佳處皆遍。其瑰奇幽渺。一發于文章。以自喜其意。又稱其古人四六體。皆能自發其思。通乎古法。非溢美也。彼謷謷而持其短長者。豈非蚍蜉之撼大樹耶。

王西廬家書一卷 手稿本

明王時敏撰。時敏字遜之，號烟客，一號西廬老人，太倉人。明相國王文肅錫爵孫，翰林衡子也。崇禎初以蔭官太常，入國朝隱居不仕，為畫苑開山祖，平生殘山剩水價重量珠，書法亦逼近晉人，收藏家珍若鼎彝。此為其康熙丙午四月至九月家書十通，頗有係於國初掌故，書中屢言其時徵比錢糧之紫，州縣私刑拷掠，濫斃人命，皆與當時私家紀述足相印證。此田間園之時承明季弊政，法網嚴密，未能一旦據清也。又書中極推王翬畫，謂其凌跨古人，無一家不酷肖，且謂其為曠代所無。其後翬名成，竟與時敏及鑑鼎足而三，又與時敏之孫原祁並稱四王，則其容獎之功，實先為之道地。又一書云石谷藝固獨絕，刹上最重，及臨歸行贈之八金，使大失望等語，是其時翬雖為時敏所知，猶未十分契合，後田時敏介紹得交於鑑，而藝日進，名亦大成，故翬晚年歲一拜二王墓以識感恩，則非此時交淺之言矣。又一書論李振宜錢曾交易宋板書書畫之事，有云此公最刻（謂李），謂錢曾遵王亦一鑽骨剔髓之人，俱非好相識，聞欲與之偕來，我甚畏怖。又云遵王尤為峭刻詭譎之人，同來必熟好惡心，甚憂之云云。曾為謙益族子，生平受其提挈，得附士林，後來謙益之喪，翠族人爭產，逼河東夫人縊死，其人狗彘不若，乃知時敏有先見之明。至明季宦家陋習，家蓄歌童，故時敏雖極貧窘，猶持出賣優童，猶圖轉活，書中云，平西（吳三桂也）差趙蝦（之太僕）至江南採賣優童事，亦他處紀載所未詳，得此書流傳，亦略存當時逸聞也。書中敘述家常，宅心忠厚，其于親故貧窘之際，猶時時眷戀于懷，知閑當時父子絮語，其教誡諸子有為善乃受實用，勗勉諸兒事事務存寬厚，念念勿萌邪曲，培養元氣，少咨天意諸語，尤見其居心慈善，不墜家風，宜乎子孫科第蟬聯，及身享高壽大名，晚景無不如願。彼李振宜錢曾諸人，雖事事經營，惟恐失利，而身後書籍字畫轉瞬化為烟雲，子孫繼起無達人，生前遺行至今為人指斥，亦可見餘慶餘殃，其理信不爽也。

古愚詩概六卷 乾隆東民家刻本

國朝陳毅撰。毅字直方，號古愚，江寧人。歲生。毅工詩，好友。縞紵盡名士，尤與袁枚交好，隨園詩話錄其佳句頗多。或稱其體宗七子，或稱其有極妙者，或稱其詩雖新似舊，或稱其有東坡風味，或稱其用家常語入詩尤妙。蓋其詩功甚深，亦以性靈為宗，與枚派頗相近也。至其近體，尤為傑作，皆醇醇有味。詩外有詩，似較枚為多。內心矣，嘗自言曰：今人不知詩中甘苦，而強作解事者，正如富貴之家，堂上喧鬧，而牆外人秪死不知何也，未入門故也。觀其持論，似又非偏主性靈者矣。毅一生貧困，除枚一人外，同輩入采見稱其詩者，尹文端總督兩江時，欲延為鍾山書院諸生說詩，毅有餓夫為殍一單驚之句，其議遂寢。卒之潦倒偃蹇，終其身，僅留此數卷之詩。資後人諷誦。觀其路上詩句有云：年來一事真堪笑，只見米船是順風。又哭陳楚筠詩有句云：才可開門身便死，書生強健要飢寒。殆亦有慨乎言之也。

金冬心先生集十四卷 同治戊辰丁氏棠刊西泠五布衣集本

國朝金農撰。農字壽門，號冬心，錢唐人。客于揚州，以書畫自給。少與石文、陳石麟、丁敬以詩文相淬厲，尤癖於古，收儲金石之文不下千卷。中歲游齊魯燕趙秦晉楚粵閩，遍覽其山水佳勝，故其詩俉饒生趣，意氣飛揚。曾手編其詩四卷，于雍正癸未開雕于廣陵，因取崔國輔寂寥抱冬心之語，以自號，遂以氏其集焉。自序云：鄙意所好，常在玉溪、天隨之間。玉溪賞其窈眇之音，而清艷不乏；天隨標其幽遐之旨，而奧衍為多。然寧必規玉溪而範天隨哉？予之詩不玉溪不天隨，即玉溪即天隨耳。觀此可以知其詩之大凡矣。然集中苦硬清峭，雕琢極精品，與山谷相近，而出入於玉溪、天隨之間，則其得山水之助，境會所遷，聲情亦隨赴耳。雜著則陳鴻壽曾刊行之，皆其題畫佛畫竹畫梅畫馬自畫象贊及研銘、風趣橫生，超妙清曠，蓋其書畫本以奇逸自喜，故詩文亦如之。是集凡冬心先生集四卷、續一卷、三體詩一卷、自度曲一卷、雜著一卷、隨筆一卷、拾遺一卷，為杭州丙丁所棠刊於同治戊辰印行，為農集最足之本。然不如四卷本之精，蓋其一則出自手編，於不經意之作，得失可以自知；一則出自後人彙刊，難於

割愛其中或不無濫載藏山傳人之業究不必以多為貴也

吞松閣集四十卷 嘉慶己巳刻本

國朝鄭虎文撰虎文字炳也號誠齋秀水人乾隆七年進士官左贊善虎文性情篤厚於學無所不通在詞館以詩受聖主之特知故衡文之事絡繹不絕一主河南鄉試三充順天鄉試同考官再充會試同考官提督湖南廣東學政晚年主徽之紫陽書院十年杭之紫陽崇文書院五年平生嘯歌自適與王太岳以文字相切磋功力甚深袁枚隨園詩話稱其咏紅豆詩頗有宋廣平賦梅花之意紅豆生于廣東乾隆丙戌鄭督學廣東梁瑤峯少宰為糧道故彼此分詠禮親王嘯亭雜錄承光殿南乾隆十年建石亭以置元代玉甕純廟御製玉甕歌以紀其事命庭臣賡和以鄭虎文之詩為儀命刻于甕今紅豆玉甕二詩全載集中洵為佳什然諸體傑作與此類者甚多以全集而論足與杭世駿齊名而相抗衡餘子殆不足數也元陶宗儀輟耕錄載黑玉酒甕有白章隨其形刻為魚獸出沒波濤之狀其大可貯酒三十餘石徑四尺五寸高二尺圍圓一丈五尺至元二年告成敕置廣寒殿云而虎文詩云甕廣三尺容五石與宗儀所紀廣大容受之數不符竊恐虎文誤矣然秪能間其詩之工不工不能如漢學家專以考據繩之也

青虛山房集十一卷 光緒癸巳鹿氏刻本

國朝王太岳撰。太岳字基平，號芥子，定興人。乾隆七年進士，官至雲南布政使，左遷司業。是集為鹿傳麟所刻，序云其猶子瀛理從蠡里假得寫本，錄副寄關中梓行者。凡詩二卷、文三卷、涇水考一卷、答學徒一卷、尺牘四卷。王芑孫惕甫未定稿青虛山房集序，述太岳自述，謂其生平撰作本自不多，又矜慎致功于修詞，字字句句無敢容易，固亦不能多也。王昶為撰行狀，稱其有集二十四卷。昶癸酉鄉試出太岳之門，其言較可徵信也。芑孫序亦云從昶得見其集為二十四卷，余今寫取其文十之九、詩十之五，編為青虛山房集若干卷，雖未能鋟行，聊使人間有副。為序其緣起，以待他時好事者傳之。則此本或即芑孫刪定之本，當時頗有傳鈔，傳麟據以傳刻歟。集中五種體，殊多傑作。醇古淡泊，格調自高，有唐人風味。近體無多，大約曾經芑孫刪存者。文則規橅漢魏，迄于唐之韓柳，氣格高簡，卓然名家。平生尤留心於水利，讀集中涇水考一書可知矣。其言經則兼訓詁，論道學則兼陸王，於答學徒尺牘中時露其旨。洪亮吉北江詩話謂其牡丹詩為一時傳誦，然究傷纖巧，今詩不載集中，殆亦芑孫刪去耳。據芑孫序云集二十四卷，雖視余所傳鈔增多數倍，其醇然可讀者則余所傳鈔外蓋無幾也。證之亮吉所言不誣矣。故昶雖見其全，而其湖海詩傳所選亦以刪存本為歸宿，無出於此本之外者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

太谷山堂集六卷 乾隆甲戌刊本

國朝夢麟撰。夢麟字文子，號午塘，西魯特氏，蒙古正白旗人。乾隆十年進士，官至翰林院掌院學士。初著有行餘堂詩，入詞館有紅梨齋集，在江蘇學政刪定為夢喜堂集，後又名夢覽集，再後始改今名。乾隆甲戌吳泰來刻行於世，卷首皆樂府，合古近體詩共成六卷。樂府力追漢魏，不失雅正之音；五言古詩取則三謝，兼宗工部，而蕭寥澄曠，方龐春華之時，已造秋實之境，則由於天分，非人力所能與也。七言古詩於李杜韓蘇無所不徵，無所不工，而蒼涼激楚，則如昆陽夜戰，雷雨交驚。雖係才多，實由天縱。沈德潛序稱其胸次足以包羅眾有，筆力足以推挫古今，洵知言也。夢麟嘗謂五言心從悟入，而七言古詩忽起忽落，信手拈來，縱橫如意，亦非妙悟不能。蓋其生平沈浸古籍，才氣魁卓，筆意峭厲，不落恒蹊，由其本多內心，固亦乾嘉詩人中之佼佼者矣。阮葵生茶餘客話云：近日稱詩者推沈宗伯、夢司空兩家。沈以老諸生白首通籍，年幾七十，不數載致身卿貳，年登期頤。夢以韋杜之胄，具班馬之才，十八宦翰林，二十三官國子師，二十四躋八座，三十一而終。其福命何相殊也。今兩家詩集具在，一以人勝，一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

以天勝。人勝可學而致，天勝者不可學而能也。累夢麟之名豐而壽嗇，雖足為千古傳人，使假以耆齡，其成就當不止此。然較之庸庸富貴、沒世無聞者，不誠有天壤之別邪。

銅鼓書堂遺稿三十二卷 乾隆五十三年刊本

國朝查禮撰。禮字恂叔，一字魯存，一字儉堂，號鐵橋，宛平人。監生，官至湖南巡撫。是集殘乃乾隆五十三年其子惇所刊。凡詩二十四卷，二十五卷至二十七卷為詩餘，二十八卷至三十一卷為文，三十二卷則詞話也。呂星垣為志墓，杭蔡森正雅集為撰小傳，皆稱其乾隆丙辰曾舉鴻博，而杭世駿詞科掌錄、李富孫鶴徵後錄均不載。卷端顧光旭序亦云其舉鴻博，不知何據。然其不由科第起家，弱冠即已蜚聲文苑，與其兄為仁有二難之稱。為仁狎主齊盟，海內詞人靡不向風景慕，賓客文讌之盛，極於一時。禮以耳濡目染，學有淵源，詩得家法，而其出守四川，游升川藩，時朝庭征小金川，總理糧務，及降番事宜。葉德輝郎園讀書志稱其以所歷荒徼崎嶇之境，軍事成敗之因，託于詩歌，情真事當，雖杜工部號為詩史，無以過之。而其挨藻修詞，句斟字酌，千錘百鍊，仍復動合自然，由其萬軸羅胸，借舌于筆，故能閎中肆外，聲情兩兼，世並不以其功業而掩厥詩名，豈非才力足以振動一世哉。其于詞工力尤深，殊有南宋姜張雅韻，觀于詞話之作，可知其用心專而用功久，非徒以長短句為擅長者，所評悉為精確。其為文亦復雅潔，不愧儒者之言也。

籜石齋文集二十六卷 無年月家刻本

國朝錢載撰。載字坤一，號籜石，秀水人。乾隆十一年進士，官至禮部侍郎。嘗問業於桑調元，故學有本原。乾隆己巳詔舉經學，吏部侍郎介福以素行敦樸、究心經史，戶部侍郎嵇璜以為人醇謹、究心經籍，上章交薦，可想見其當時名動公卿，咸相推重。而載本以詩名一時，古文則以學問浩博，天姿朗悟，自然修潔，實則非所專門，且全不脫考據家習氣，於文章法度蘊釀未深。錢林文獻徵存錄稱其襟情蕭曠，人真率，性豪飲，常偕朱竹君、金輔之、陳伯恭、王念孫過法時帆，冬夜消寒，卷波浮白，必至街鼓三四下。時竹君推戴東原經術，而籜石獨有違言，論至學問得失處，顱發亦豎，訟紛拏，及酒罷出門，斷斷不已，上車復下者數四，月苦霜凝，風沙蓬勃，餘客拱立以俟，無不掩口笑者。蓋其浸淫經籍，雖未能與戴震抗行，然各尊所聞，亦足見其用意之不苟矣。生平除詩文外，善鑒別書畫，工繪事，尺縑片楮，人爭寶之，亦一時多才多藝之士也。

籜石齋詩集二十四卷 無年月家刊本

國朝錢載撰。載詩音鴻意古，較朱彝尊為深，厲鶚為大。集中古近體詩各有極至之處，亦有頹放自適者。其精深脫去杜韓蘇黃蹊徑，以自成一家。翁方綱贈詩有句云：奔流萬里河之曲，上下千年漢以來。蓋其學有根柢，不肯人云亦云，故能獨標真諦，生面別開。王昶蒲褐山房詩話稱其詩率然而作，信手便成，不復加以研鍊。袁枚隨園詩話稱其吟詩率真任意，有天子自道之樂，有駘宕之致。吳文溥南野堂筆記稱其詩體以博大為宗，神奇開闔，不愧作家鉅手，五七言佳處皆清老蒼秀，合東坡半山山谷為一家。張維屏聽松廬詩話稱其詩不名一家，大要以清真鑱刻為主，有時或入於澀滯，而必切事以抒辭；有時或出以纖新，而必切景以造句。凡詩中空架門面之語，皆一掃而空之，故集中有時獨到之處。而述庵司寇乃謂其詩率然而作，蓋未細觀其全集也。案昶為沈德潛門下，以聲調為宗，宗派本不相同，在載之刻意求新，而昶以為不加研鍊，則甘苦各有所得也。枚[illegible]則專主性靈，惟稱其抒寫言情之作，則選家各有偏嗜也。大氐其詩不拘唐宋，空所依傍，其七律之字字真實，沈着洗淨矜浮之氣，固

非飾章繪句之徒專事皮相者所能望其項背也。

介祉詩鈔六卷 家刻本

國朝王隆禔撰。隆禔字介祉，虞山人。前有袁枚序，稱介祉家貧，挾一鞭一筆遊。前年將之楚，過余道別，去長沙令某聘為記室，未半年病，遂挖舟歸，未半途死。沒後，余訪索其詩，其次岳自虞山來，以詩六卷屬余校定，而付之梓云。則是集為枚所校定矣。集中近體七律七絕多本香奩綺語，柔情讀之，令人迴腸蕩氣。枚稱其詩悱惻，紀令能曲折以神赴歌之節，華藻布若穆羽之調，雖推挹未免過當，然亦庶乎近似也。特其光怪陸離，有不可過抑之處，於綺羅脂粉之間，時溢為遙謠豔蕪雜，與枚同一旨趣，於風騷正軌未能有合，故惟隨園詩話摘其詩句頗多，而同時諸人罕見稱引也。或者謂其力學有年，坎坷潦倒，有屈子之哀，江淹之恨，憂傷憔悴，而託之於兒女丁寧、閨門婉戀，以寫其胸中之幽怨。其一生旅行病臥憂愁之時多，歡娛之時少，降年不永，蓋亦有所由來。要其詩戛戛生新，力足與詞壇書宿相角逐，於盧見曾、杭世駿則曾受業其門，於金兆燕、嚴長明則文讌追隨，不可謂其學無根柢，非一時之才士也。使天假以沈德潛之期頤，地處以袁枚之境遇，其成就豈止如此而已哉。持平之論也。若必以格律繩之，則迂腐矣。

船山詩草二十卷 嘉慶乙亥刻本

國朝張問陶撰。問陶字樂祖，一字仲冶，號船山，四川遂寧人。相國文端公鵬翮玄孫也。乾隆五十五年進士，官至山東萊州府知府。問陶以宰相世家，少年科第，早登詞館，旋入諫垣，足跡遍南北，盡覽天下奇山水，故才情益高，詩筆益健，能化朽腐為神奇。洪亮吉北江詩話稱其詩如騏驥就道，顧視不凡。王昶蒲褐山房詩話稱其詩專主性靈，獨出新意，如神龍變化，不可端倪，近體超妙清新，雅近義山，古體奔放奇橫，頗近太白，卓然為本朝一大名家。李元度國朝先正事略稱其詩生氣湧出，沉鬱空靈，其寶雞題壁十八首，指陳軍事，得老杜諸將之遺。葉德輝郎園讀書志稱袁隨園、蔣苕生兩太史皆傾倒其才，為之延譽，而其詩如天女杜蘭香、萼綠華之流，其一種芬芳艷冶之容，非人世間毛嬙、西施所能比其美麗。袁蔣己成府大教主，先生貌欲於諸家之外別闢一境，與之抗幟爭雄。讀先生近體諸詩，恐有他人屐齒所未到者。是問陶之為諸家推重，早已膾炙詞林，而其軼事流傳，至今為人稱道，由其才力足以籠罩一時，負其豪邁之筆，暢所欲言。其出守東萊，謝病歸，倚馬吟詩，隨手揮洒，有何止形骸容放浪、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

到無官日夢溪清之句可謂名士風流者矣是集編年而未分體始于乾隆戊戌終于嘉慶癸酉凡三十六年之作其詩之目曰樂府曰戊丁集曰戊己集曰出山小草曰松筠集曰乞假還山集曰扁舟集曰贏車集曰京朝集曰奇峯集曰已庚集曰辛亥集曰倚竹堂集曰出守東萊集曰藥庵退守集凡一十有五蓋其晚年致仕居吳手自訂定彙爲兹帙前有自記云自十五歲乾隆戊戌年始至四十卷嘉慶癸亥年止共二十六年得詩三千五百五十二首删存一千七百四十六首分爲十五卷其甲子四十以後詩另卷附後云

船山詩草選六卷嘉慶丁丑刊本

國朝張問陶撰問陶曾手訂其詩删存其半得一千七百餘首編爲二十卷梓於吳門一時坊肆風行爲之紙貴此爲石韞玉手録選本分體編次一卷五言古詩二十四首二卷七言古詩四十三首三卷五言律詩一百四十四首四卷七言律詩一百零八首五卷七言律詩一百零四首六卷五七言絶句詩八十八首共得五百餘首黄丕烈刻於士禮居叢書中蓋又汰其三分之二矣惟韞玉爲理學名家詩文非所擅長故所録不必皆其菁英也特問陶之詩芬豁婉麗多新穎之思其清才不食人間煙火頗能風靡一時梁紹壬兩般秋雨盦隨筆稱其詩才超妙性格風流四海騷人靡不傾仰秀水金筠東孝繼忽告其所親願化作絶代麗姝爲船山執箕帚又無錫馬雲題燦贈詩云我願來生作君婦只愁清不到梅花以船山夫人有修到人間才子婦不辭清瘦似梅花之句也可見問陶因詩之爲人傾慕至矣蓋有清文治之盛與如乾嘉兩朝詩人應運而生色色形形無奇不有觀于乾嘉詩壇熙將録中所載皆一時俊雅之才問陶乃能崛起其中與袁枚蔣士銓鼎立風流跌宕固亦一世之雄也

海雲堂詩鈔十四卷補遺一卷詞鈔一卷 嘉慶丁卯刊本

國朝嚴學淦撰。學淦字麗生，丹徒人。嘉慶九年舉人，道光丙戌大挑一等，分發湖南候補知縣。是集為其所著古近體詩凡十四卷，補遺一卷，詞鈔一卷。前有陳文述序，稱其詩喜青蓮、昌谷，繼出入韓、孟，沈鬱處又近少陵，近人則喜黃仲則，謂其跳蕩非古人所有，恒喜學之，兼取胡稚威，謂其堅凝不可及。人以紫鳳目余，余以白鷹方君，謂其風骨遒上也。又述楊芳燦評其詩曰：金翅擘海，則以上下千古之識盡其才；以江山萬里之助揚其才也。然則才人之詩，未有如麗生者也。其推重可云備至矣。今觀其詩近體，與文述本在伯仲之間，而風格高騫，則又是其勝處，固亦一時作手。然旖旎不及仲則，深險不如稚威，天姿既高，於古人未必深造，而逞才使氣，太滑太快，由其才力足以馳騁古人，而學養之深醇則未之逮，終未能拔幟自成一隊，如仲則之兩當軒集、稚威之石笥山房集，見重詞壇，家絃戶誦也。沈濤匏廬詩話云：雲伯盛稱丹徒嚴麗生上舍學淦詩，大概如七寶樓臺，以富麗取勝耳，閱之頗未能終卷。雲伯為稱其柳枝詞云：拋卻江南喚奈何，今宵樓獨倚愁多。一絲潛入春人影，知是眉痕是眼波。又斷句云：淒清夜月度中宵，酒損冰荷蠵淚消。寒到綠天人影瘦，春愁不翦似芭蕉。余不覺絕倒，曰：未免有情，貪感頑艷矣。然一首一句，未必便能定人高下，且亦不能概其生平。試讀古人詩集，其中儘有平庸之處，亦有舉世吟嗽，僅得一二名句者，固未可以槩論也。至其詞則工力甚深，但穠藻紛披，少淒宛纏綿之至。葉德輝斯評允矣。

海雲堂文鈔二卷 嘉慶丁卯刊本

國朝嚴學淦撰。學淦以貢公子從其父士鋐於四川，時值西藏廓爾喀兵事起，湖南苗叛軍興，又值湖北白蓮教匪作亂，川楚用兵，往來兵戈戎馬之間，有傳修期上馬殺賊、下馬作露布之風，故集中紀事之作，足證當時軼聞。其綏定叛兵紀略、四川松潘鎮總兵馬良柱傳、札克塔爾神道碑及其父爲李府君行略，於川事皆紀述詳明，得諸耳聞目見，有裨掌故，足備他日修史者考證之資。餘多駢偶，以氣韻勝，不以塗澤爲工。雖篇帙寥寥，一一皆其菁粹之作，由其天姿本高，學問閎博，胸羅萬卷，足以供其驅策。其本原史傳，自抒偉論，以卓越之識，發飛揚之氣，置之查揆、彭兆蓀之間，殆無愧色。宜其鄉試客京師時，與老輩吳錫麒、楊芳燦，同人姚椿、吳慈鶴，壇坫角立，陳文述即以奇才目之，人無間言也。

響泉集十二卷 乾隆乙未刊本

國朝顧光旭撰。光旭字華陽，號晴沙，金匱人。乾隆十七年進士，官至甘涼道，署四川按察使。是集前十卷皆其所作近體詩，末二卷則大小令也。光旭由甘涼道從制府籌運四川軍務，所過蠶叢鳥道，多作詩紀之。陸炳錄入蜀徵詩鈔，大氏以才思擅長，品格故未能超詣，惟其以目觀饑民慘狀，形之歌詠，藹然仁者之言。今讀其詩，尤可想見當日蒼凉景象，歷歷如在目前，亦可謂善於抒情者矣。王昶爲志墓稱：三十五年甘肅大旱，君口占詩「輪蹄鳥道羊腸路，溝壑鳩形鵠面人」，布政使胡君李堂抵省，迎謂曰：「賢二千石涕泣多矣。」按察使畢君沅見君青春山詩「產破妻孥賤，腸枯草木甘」，歎曰：「一字一淚，十字千古矣。」昶又撰甘肅大旱，君請開賑，宸驚啟各縣，相率就食，日以萬計，隨給兩月口糧，爲歸農資，及秋大熟，民遂以生全。蓋其府胡、畢雖儒雅風流，關心民瘼，然非光旭二詩感人之深，未必於賑事所請必允。是則光旭之事無牽掣，澤及一方，固得力於其詩者爲多，不必論其詩之工不工，即此已足以不朽矣。而其一生數歷中外，尤擅書名，晚年家居，著有梁溪詩鈔

四十八卷網羅文獻功在藝林藏山傳人之業又奚必以詩之優劣為輕重哉

周易發例一卷 船山遺書本

清王夫之撰夫之說易不信陳摶之學亦不信京房之術於先天諸圖及緯書雜說排之甚力而亦不空談玄妙附會老莊之旨故言必徵實義必切理此書作於外傳以後其說間有不同者蓋夫之學易幾四十年先後進境有不同非故意有以求異也外傳以推廣於象數之變通極酬酢之大用而此編則守彖文立誠之辭以體天人之理不容有毫釐之踰越皆極篤實無支離怳惚之談二書固可相為表裏也惟此書立說主於坦易不務艱深故解爻之義無不盡於象中云昔者夫子既釋彖爻之辭而慮天下之未審其歸趣故繫傳作焉求彖爻之義者必遵繫傳之旨舍此無以見易蓋以經釋經一掃紛紜轇轕之見大旨具是矣漢書儒林傳稱費直惟以彖象繫辭十篇文言解說上下經知漢代專門不矜繫說夫之其亦此志歟

周易是正不分卷 手稿本

清羅烈撰。烈字芰孫，益陽人。烈紹其族伯祖敦仁之緒，學有師承，其以是正題名，亦沿其伯祖尚書是正例也。案易道廣大，無所不包，旁及天文、地理、樂律、兵法、韻學、算術，以逮方外之爐火，皆可援易以為說，而好異者又援以入易，故易說愈繁。善學者主義理切人事，尤是漢儒家法，去古未遠也。不善學者泥於陰陽，務窮造化，未免近于旁支矣。是編前有烈自序，稱第一則正卦序，俾有一貫之法可求；第二則正參伍錯綜，俾知正卦序卦之所出，正之根據，則出於麻衣、陳希夷、邵康節所謂先天之學也云云。不知陳邵之易出於道家之修鍊，雖數近巧合，非作易之本旨，故雖通成一家之學，而於聖人之易實是別傳，而非正傳。俞琰曰：先天圖雖易道之緒餘，亦君子養生之切務。又曰：丹家之說，非出於易，不過依倣而託之者，初非易之本義。因作易外別傳以明之。琰深於丹家，明言陳邵之圖為易外別傳，乃彼道家自認不諱，吾儒家猶據以說易，斯可謂大惑矣。序又稱：但願後人本余之說，以中西疇人家言，一一證之於易，則余書與族伯祖敦仁尚書，開漢學有同一之功云云。實足以見其言大而誇，亦多見其不知自量也。惟其於正誤句、正文字、正句讀、正音讀、正解詁，大都採先儒之成說，間以己意折衷之，亦復時有所發明，尚可謂能世其家學者矣。

禹貢圖說一卷章句四卷 咸豐己未刊本

清譚澐撰。是編專釋禹貢，一編前列九州山川總圖、舜典十二州圖、九河圖、兩漢河渠圖，後綴以說，為一卷。頗為精密。蓋禹貢自宋元以來，諸家注釋，著不下數十家，而陵谷遷移，方州分合，數千年內，往往不同。澐因參攷眾說，綜緝羣書，推表山川，隨文節解，而以己意折衷之。其於治梁及岐，力辨曾旼之紕繆，九河既道，力辨孔穎達書疏之望文生義，尤為典贍。惟既修太原，本胡渭之說，謂太原今為太原縣，今屬晉陽，不知太原在平陽東北。左傳臺駘能業其官，以處太原，即書所謂太原也，亦謂之大鹵。春秋昭元年晉敗狄于大鹵，三傳皆作大原，穀梁云中國曰太原，夷狄曰大鹵，又謂之大夏。史記禹鑿龍門，通大夏，左傳遷實沈于大夏，是也。又謂之夏虛，左傳命唐叔，封於夏虛，是也。又謂之晉陽，左傳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是也。凡此皆太原之異名。又萊夷作牧，本孫星衍之說，謂作牧為以鳥獸為貢，而全書甫亦嘗作此臆說，不知禹貢周官未有以畜貢者，惟周書王會篇言外國所獻者，有紕牛露犬之類，蓋非嘗畜，不可據以釋此經。又和夷底績，亦本渭說，謂和水即涐水，不知鄭康成注和讀曰桓，引地理志桓水出蜀郡蜀山西南，行羌中。水經注桓水出蜀郡岷山，西南行羌中，入於南海，自桓水以南為夷。書所謂和夷底績也。如氏注漢書云：陳留之俗，言桓聲如和。鄭讀和為桓，其說確矣。下文因桓是來，正義及史記索隱俱謂蜀郡之桓水甚是，渭於和夷既改為涐水，於因桓又指為白水，其勇於改經，致為明顯。澐於此條則主渭說，於因桓則主鄭說，謂桓是力隴阪之別名，（未免廣於發揮）此類皆其所短。然先儒有言，前人之失，吾知之；吾之失，吾不能自知。勢之所限，固不能執為澐咎矣。

詩廣傳五卷 船山遺書本

清王夫之撰、案諸經之中、惟詩文義易明、亦惟詩辨爭最甚、蓋詩無達詁、各隨所主之門戶、均有一說之可通也、夫之此作、乃其讀詩之時、隨筆劄記、故不全載經文、又遇有疑義、乃為攷辨、故不一一盡為之說、且其意在推求詩意、而其推求之法、又主於涵詠文句、得其美刺之旨而止、與所著詩經稗疏、大旨在辨正名物訓詁、以補傳箋諸說之遺者、固自不同也、故其間意測者多、攷證者少、如兔爰我生之初、知其非幽王之事、乃周之遺民思平王而歌之、而桓王甚矣、然遺民之思、周何而發、周未攷及其時桓王失信構怨、連禍王師傷敗、君子不樂其生、即周桓王之十四年、魯桓公五年、奪鄭伯政而伐其不朝、傷肩敗績于繻葛、是其事也、無田甫田、知其為無度而求諸侯、而未考及襄公於魯桓公十五年即位、會文定許、始有主盟之志、於後殺鄭子亹、納衛惠公、遷杞圍郕、見於春秋經傳者、皆其無德而求諸侯之事也、如斯之類、皆未嘗旁徵事蹟以實之、未免近於冥思、在夫之所注諸經之中、較為次乘、然夫之邃於經術、見理終深、其所詮釋、多能得興觀羣怨之旨、邵陽魏源稱此書精義卓識、又謂閒與己合、左采右芼、觸處逢源、於是風雅頌各得其所、故所著詩古微、於詩外傳演一編、幾於全取其說、蓋冥探顯闡、與作洞開、旨趣本同、於讀詩者、不為無裨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詩

詩經叶韻辨一卷 船山遺書本

清王夫之撰。是書大旨主陳第詩無叶韻之說，列舉十蔽以明叶韻除而真詩自見，持論明通，足解諸家之轇轕。後有自記云：詩經音注中叶韻，未詳何始。云云。考陸德明經典釋文，知叶韻之說始於沈重毛詩音義，後顏師古注漢書、李善注文選，並襲用之。後人之稱叶韻，自此而誤也。案自音論吾音者不一家，前乎夫之者，有宋吳棫、明楊慎、陳第；後乎夫之者，有顧炎武、柴紹炳、毛奇齡。然諸家之書，各有所得，而或失於以今韻部分求古韻，或失於以漢魏以下隋陳以前隨時遞變之音均謂之古韻，故拘者至格閡而不通，泛者至叢脞而無緒。夫之此作，惟以詩經為主，而揆之於六書之正義，於古音叶讀之舛誤，今韻通用之乖方，摘舉糾訂，不悖是非之正，亦不涉門戶之私，雖不及顧炎武、苗夔之詳盡，然陳第之後，發明古義，夫之屹為正宗，則固未可以其卷帙無多而廢之矣。

周官總義職方氏注一卷 麓山精舍叢書本

宋易祓撰。祓有周易總義，已著錄。宋趙希弁讀書附志載祓周官總義三十卷，云許儀序刻於衡陽。今衡陽本世已無傳，乾隆時四庫館臣從永樂大典中裒合天官、春官、秋官、考工記之文，編次成帙，並採王與之周禮訂義所引舊文以補地官、夏官之缺，仍依趙志所列，勒為三十卷，未付聚珍板印行。案祓此書，魏了翁稱其漢軍制論足補先儒傳記之所未及，提要則稱其研索經文，斷以己意，與先儒舊說雖有異同，然皆以經釋經，非鑿空杜撰，而於職方氏之地理山川尤為詳晰，可見當日之推重矣。是編為善化陳運溶以中秘所藏外間並無傳本，而當時職方氏注全載欽定周官義疏中，遂從義疏中採集成編。雖殘章斷簡，其足資考證之處，終勝於廖擴連篇者矣。前有運溶序，稱職方之與禹貢為千古地志之祖，職方專言方位，而禹貢兼紀源流，後之注禹貢者已別自為書，則職方氏亦可分錄。其荊州一域，又鄉邪文獻之資，故專輯此注而刊之，可以考見運溶輯刊之旨矣。

禮記章句四十九卷 船山遺書本

清王夫之撰。是編於禮記經文逐句逐章，詳為箋釋，頗有發明。尋其意恉，蓋將合大學中庸章句為一書，以還戴記之舊也。惟其於每篇之首，列舉一篇之大旨，大氐短長互見。如謂王制為漢文帝時令博士諸生作，本正義引盧植說。然考盧說出史記封禪書。封禪書曰：文帝名魯人公孫臣拜為博士，與諸生草改厤服色事。明年，使博士諸生刺六經作王制，謀議巡守封禪事。檢今王制，無一語及封禪，言巡守者特一端耳。司馬貞史記索

隱引劉向別錄云：文帝所造書有本制、兵制、服制篇。以今王制參檢，（鄭君目錄三禮云：名曰王制者，以其記先王班爵授祿祭祀養老之法度。）絕不相合。此則博士所作王制，或在藝文志禮家古封禪羣祀二十二篇中，非禮記之王制也。謂月令之作為戰國時八家之儒與雜流之士，依傍先王之禮法，雜纂而附益之。而呂不韋以武力襲取，掩為己有。戴氏知其所自來，故采之於記，以備三代之遺法焉。考正義云：賈逵、馬融之徒皆云月令周公所作。故王肅用焉。後漢書魯恭傳恭議曰：月令周世所作，而所據皆夏之時也。蔡邕明堂月令論曰：周書七十一篇，而月令第五十三。秦相呂不韋著書，取月令為紀號。淮南王安亦取以為第四篇，改名曰時則。故偏見之徒，或曰月令呂不韋作，或曰淮南，皆非也。隋書牛宏傳：今明堂月令者，蔡邕、王肅云周公所作。周書內有月令第五十三，即此。魏鄭公諫錄：月令起於上古，呂不韋止是修古月令，未必始起秦氏也。此則禮記月令非呂不韋著審矣。史記文信侯列傳：呂覽實不韋賓客所集，不能因此附會其說。而謂月令亦其客所作也。漢書河間獻王傳、魯恭王傳，兩

稱禮記，皆統以古文，魯恭王傳又特明之曰皆古字也。河間獻王傳且明言七十子之徒所論，是惡得有秦漢之文廁其間耶。皆剿襲前言，未加深考。然如論明堂位，力破呂不韋、蔡邕之說，謂天子朝諸侯於太廟戶牖之閒，其廟之堂坫，即所謂明堂也。此與論語管氏亦有反坫之說，可相互證。論樂記，謂此篇之說，傳說雜駁，其論性情文質之際，多滋於荀卿氏之說，而背於聖人之旨。此則為前人所未及。其衍中庸一篇，所得經義為多。尤

為詳晰，在近代說禮之家，猶可謂瑜不掩瑕，瑕不掩瑜者也。

典禮質疑六卷 光緒庚子刊本

清杜貴墀撰。貴墀字吉階，別字仲丹，湖南岳州人。是書攷辨古禮，頗多新說。如謂君親重喪，而限以期之再歷，苟可以再期而止，先王胡不直著為再期。期喪或十五月而禫，再期亦二十五月或二十七月而禫，奚不可者，乃必陽予以三年之名，而陰奪其一期之數，此何理乎。今考儀禮士虞記，又期而大祥，中月而禫。賈公彥釋此謂二十五月大祥祭，間一月，二十七月而禫。鄭玄注禫，澹澹然平安之意。平安意也者，禫月都無所佩。蓋古之君子必佩，值君父之喪而去佩，至二十七月以後，始澹然平安，無所不佩，非謂三年之喪二十七月即畢也。又謂禮記三年問二十五月而畢，為後儒之誤記。考禮記賈公彥疏，賢人君子於三年之喪，若駟之過隙，若不以禮制節之，則哀痛何時窮已。故先王為之立中人之制，以為年月限節。貴墀既以陰奪其一期之數為無理，而不知其非經義。毛奇齡雖祖唐人王元感之議，賡續而恢張之，然其論頗與賈鄭相契合，貴墀別為創論，而又謂奇齡為私造典

禮非也、至以生日稱觴、有乖古誼、尊崇本生、協乎尊親之義、皆極精確、廣主為本生父母嫁母心喪三年、承重、庶祖母諸篇、援引博洽、無可訾議、大夫不降世叔父母之非為士者、大功章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為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古大夫漢郡縣守令服制、異姓為後四篇、亦頗見推闡、其他若今之嫡母不厭庶而或執古以律今、古之嫂叔不為服而或舉今以誣古、凡此之類、前人已及者引而申之、未及者補而正之、又若今有其事、古無其禮者、則參考其近事、權衡其輕重而比附之、要皆本前人之成說、以為斷、絕無門戶之私、置其非而存其是、亦未始非一家之學也、

訂正朱子家禮五卷 光緒十七年刊本

清鄒嵩壽撰、嵩壽有禮記質疑、已著錄、自宋以來代詳禮制、而於品官家禮猶守朱子之遺說、嵩壽乃求之禮意、以推知古今因革之宜而達其變、仿楊復附注之例、發明所以異同、條次于後、疏通所宜、參稽討論、頗為精核、惟家禮一書、王懋竑白田雜著有家禮考一篇、徧考朱子年譜行狀及文集語錄所載、一一詳證之、以決其非朱子之作、最為典贍、懋竑固篤信朱子者、獨於易本義九圖及是書斷斷辨論、不肯附會、其不出朱子自灼然無疑、嵩壽乃以黃勉齋李公晦陳北溪所云、失而復出一語、必謂為朱子所作、究嫌牽強、試取家禮讀之、前有序文、不題年月名氏、惟序中有云熹之愚、蓋兩病焉、顯然依託之辭、而後之編大全集者誤收之、故自元明以來、遂為流俗所誤認、嵩壽此作、以斷合乎人心之安、而通乎事變之會、使人不敢疑禮之難行、以樂從事于復古則可、若必欲解世人之惑、而以為出於朱子、固不可也、至謂束帛依神、於禮經無據、不知係司馬氏

書儀本許慎鄭玄之說、易重為魂帛、如束帛之式、改古之束帛用絹一疋、卷兩端相向而束之、家禮原本亦未云如何結束、近世用白絹、結為長条、交互穿貫、如同心結、上出其首、旁出兩耳、下垂其餘為兩足、肖人之形、於左書死者生年月日時、右書卒年月日時、長短無定制、吾學錄以為自家禮改用、殆未見家禮原本也、又謂古者塟用明器、漢世乃有瘞錢、以致盜發者、不知吾學錄三品以上、含用小珠玉、五七品以上用金玉屑、五八品九品用金銀屑、士禮同、曰小曰屑、無取乎多、漢之瘞錢、殆不過此、何致有誨盜之患、是則一偏之見、言之未審耳、

古今夏時表一卷 觀古堂叢書本

清葉德輝撰、德輝有周禮鄭注改字考、已著錄、自黃帝時容成造厤、正月建寅、迄於夏正、未之或易、雖周正建子、商正建丑、不過以十一月十二月為歲首、其於斗建之位、固不能有所推移也、至唐之大衍厤出、貫古今之律候、而定夏正之一尊、有清承襲而作時憲書、於是正月建寅、遂為遂為民間所習用、此書一以時憲書七十二候為主、下列夏小正迄明大統厤、月候列表詳載、以明授時之法、是亦讀月令者所當知、然考禮記月令本無七十二候之說、逸周書訓時解乃以五日為一候、唐以後造厤者、遞相承襲、蓋以有斗建而後有節氣、有節氣而後有物候、七十二候節氣之至定者也、不知南北地氣各有不同、節候亦因之互異、既不必執此以繩彼、更不能執彼以繩此、而必泥於時憲書七十二候之說、殊有未協、特其所注雜採玉燭寶典太平御覽素問淮南天文訓等書、參稽攷證、於經義頗有推求、固非漫無根據、盡出附會矣、

春秋地名異文考二卷 手稿本

清葉德輝撰德輝有周禮鄭注改字考已著錄是書考正三傳地名之異文凡為卷二上卷列三傳經文異文下卷列傳文與羣書異文大旨以左傳為主而附載公穀及羣書之文旁稽博引多所發明考春秋土地名者不可不手此一編也案三傳本以公穀首立學宮左傳最為晚出然公穀初皆經師口授或記憶之失真或方言之遞轉惟左傳文實竹帛較可徵信宜中唐以前惟左氏為勝也迨乎北

宋以降孫復劉敞之徒喜為苛論相與推之者沿波不返遂使孔庭刪葺變為羅織之經此門戶挾私之見固非定評德輝此作一以左氏為主不為無見所考正者如桓公十七年及齊師戰于奚公羊傳同穀梁傳奚作郎德輝則謂郎為郎之誤說文郎汝南邵陵里从邑自聲讀若奚杜注奚魯地又莊公二年姜氏會齊侯于禚公穀禚均作郜德輝謂說文無禚字邑部郜周文王子所封國从邑告聲禚即郜也又二十年冬齊人伐戎公羊傳同穀梁傳作伐我德輝謂戎我形近之誤是時齊魯同盟不應伐我當從左傳公羊傳為正後二十六年春經公伐戎相距不過五年同一伐戎尤足證伐我之誤又定公三年冬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拔穀梁傳同公羊傳作盟于枝德輝謂拔枝形近而誤漢書地理志北海郡樂都侯國莽曰拔墊一作杖一作枝也據此知當作拔為正一作杖一作拔也七字校者附入非班注正文蓋拔攺二字各書多互誤也皆極精核至於隱公五年衛師入郕穀梁傳同公羊傳郕作盛僅知郕盛為同聲通假不知

穆天子傳所載盛姬即郕國之女又八年鄭伯使宛來歸祊公穀祊均作邴僅知祊邴古音同不知急就篇邴勝箱注邴一作祊音柄皆失之疏略然統核全書可取者多瑕固不能掩其瑜也

春秋人名異文考二卷 手稿本

清葉德輝撰。案古人名字本相照覆，必明於聲音通假之故，而後名與字義之通貫一一有可證明。是編以三傳人名頗多異文，遂博引諸書，考究其異同，疏正其疏舛，尚為搉實。惟隱公二年左傳紀子帛、公穀帛均作伯，屢引詩、爾雅、禮記、國策證帛伯為同聲通用，而未引及史記伍子胥傳伯嚭，論衡逢遇作帛喜，注讀作伯嚭，吳越春秋作帛否，聲近古通。又隱公三年左傳宋穆公，公穀穆均作繆，屢知穆繆古通用，自應劭風俗通皇霸以繆為惡謚，於是穆繆遂分為二字，不知禮記大傳序以昭繆，注繆讀為穆；史記魯世家太公召公乃繆卜，徐廣曰古書穆字多作繆，故繆與穆古字並通。史記凡謚穆繆二字多錯見也。又襄公九年左傳公子騑，公穀騑均作斐，屢知騑斐均从非得聲，本同聲字，不知詩小戎疏云車駕四馬，在內兩馬謂之服，在外兩馬謂之騑。春秋時鄭有公子騑，字子駟，是有騑乃成駟也。古人名字必相應，則當作騑，公穀作斐，或聲轉之譌。又十四年左傳鄭公孫蠆，公羊

蠆作囆，屢知囆蠆同聲通假，不知說文無囆字。襄公九年傳公孫蠆，杜注云子蟜。說文訓蟜為蟲，則子蟜當名蠆。公羊作囆，形聲相雜。漢書宋傅傳蕭該音義引呂靜韻集云：蟜，毒蟲也，則蟜即蠆。以其尾夭矯上曲，故謂之蟜。齊公孫蠆字子尾，其義一也。如斯之類，殊嫌疏陋。然自秦燔詩書以後，諸經多出口傳，授受之不同，遂致文多互異。雖後儒欲從而援引考證，而典籍浩如煙海，且復蒐摘相參，苟非獨具卓解，既難辨別析疑，復難實事求是。德輝此作，大抵援引同時人之書以證同時人文之異，主旨尚為正確，雖偶爾失之未檢，當亦可諒其剏始之難工。特其以閎博見稱於時，不能不求全責備于賢者。觀其自序云：前人有先我為之者，不必盡如我所欲言；後人有踵我為之者，或不出我之先例。殆亦自知後人得有以議其後耶。

讀書偶識十卷附一卷 光緒庚辰刊

清鄒漢勛撰漢勛字叔績新化人咸豐元年舉人以知縣從江忠源守廬州有功遷直隸州同知城陷死之漢勛承其父文蘇之學於易詩經訓史家地理音韻小學金石書畫靡所不究以博學名于時是書為其居高平山時取易書詩禮春秋爾雅諸經積書所得隨筆詮釋多能補前儒所未及原序謂破前人之訓故必求唐前之訓故方敢用違箋傳之事證必求漢前之事證方敢從視蕭山毛奇齡之專攻前人同一說經而純駁顯然今觀其書如謂姜嫄后稷事有三義毛傳馬王為一義列子史記列女傳鄭箋為一義春秋元命苞姜嫄游閟宮及爾雅舍人注以敏為晦又一義尤為精確其他如文王世子東序瞽宗上庠謂鄉射禮鄭注周立四代之學于國即四學也天子一娶九女謂白虎通誼曲禮王制昏義所言有兩誼一內官一嬪御皆致證賅洽於經義頗有發明固非空談者所及亦非捃拾為傳者所及也惟據張霸偽作百兩篇以為今文尚書有百二篇之證考漢書儒林傳曰世所傳百兩篇者出東萊張霸分析合二十九篇以為數十又采左氏傳書敘為作首尾凡百二篇篇或數簡文意淺陋成帝時求其古文者霸以能為百兩徵以中書校之非是論衡佚文篇曰東海張霸通左氏春秋案百篇序以左氏訓詁造作百二篇具成奏上成帝出秘尚書以校考之無一字相應者成帝下霸于吏吏當器罪大不謹敬成帝奇霸之才赦其辜亦不滅其經故百二篇書傳在民間云云不知百兩之篇乃張霸所臆造與鄭注三十四篇逸書二十四篇毫無干涉宋元以來諸大儒並為正義所誤耳奇齡論此亦是但據張霸西漢鄭玄東漢以駮正義則正義原未嘗坐實張霸也然漢勛學問篤實無憑臆空談之弊殆又為宋元諸大儒所誤則不得以此咎漢勛矣

王志二卷 光緒丁未刊本

清陳兆奎撰輯其師王闓運應答門人之作，謂之王志，本鄭志例也。然鄭志為元弟子追論其師說及應答之作，大都於經義多所發明，併以考見漢代經師專門授受、弟子敂覆研求之詳慎，至於如此。是編雜問有可與經義相表裏者，而如答陳復心問論時事、答呂雪棠問莊子七篇宗旨、示謝龍伯論尚志、示廖早夫論耐貧、答陳完夫問論唐詩諸家源流、又論歌行運用之妙，及卷二論詩論文諸篇，皆可剔而別存。至志中論為學當治經，其說頗是，惟其言曰為學但當治經，讀子史者失學之人也；又曰經典博奧，子史簡陋；又曰子史可不必讀云云，皆放言高論，不自知其言之陋。司馬遷受經於孔安國，為言漢學者所推崇，史記一書，五帝本紀、夏本紀、殷本紀、周本紀可以證尚書，春秋列國世家可以證尚書，亦可證左傳，孔子世家、仲尼弟子列傳可以證論語，荀孟列傳可以證孟子，其餘前漢諸人，其列傳中引用經文，多與今本殊異，不獨於經師遺說可以互證其異同，即經師之授受源流，亦可以互資考索。至

諸子雖皆六藝之支流，然其學多出于七十子，故其書之遺言，清儒往往摭以發明經義，如京氏易傳為孟喜易義，焦贛易林為京房易義，韓詩外傳為韓詩義，班固列女傳為魯詩義，韓非子、淮南子為春秋左氏義，白虎通德論為春秋禮義，荀子、蔡邕獨斷為禮義，此其較明較著者。至墨子有古尚書，有百國春秋，管子有周禮遺法，淮南子有九師易義，是又在讀者之善為溝通，則讀子史者何嘗不可為讀經者之助。其私心自用，好駭俗儒，實形其無學而已矣。

小學蒐逸不分卷 龍氏活字本

清龍璋撰。璋字研仙，號辟黿，晚號潛叟，攸縣人，以中書改官泰興縣知縣。是編為其從唐釋慧琳一切經音義、遼釋希麟續一切經音義及源順和名類聚鈔等書輯佚而成，以主訓故者為上編：曰倉頡篇、曰三倉、曰凡將、曰古文官書、曰勸學篇、曰聖皇篇、曰通俗文、曰古文奇字、曰古今字詁、曰雜字、曰埤倉、曰雜字解詁、曰異字、曰始學篇、曰小學篇、曰發蒙記、曰字指、曰單行字、曰常用字、曰字訓、曰字略、曰字統、曰纂文、曰誥幼、曰纂要、曰廣倉、曰文字集略、曰要用字苑、曰證俗文、曰文字釋訓、曰字書、曰桂苑珠叢、曰文字指歸、曰文字志、曰古今正字、曰集訓、曰文字典說、曰文字釋要、曰五經文字、曰文字隸、曰說文字樣、曰正字辨惑、曰異字苑、曰集類、曰新字解訓、曰字體、曰字提、曰字類、曰字略、曰字鏡、曰字典、曰字譜、曰字誥、曰羣書字要，凡五十四種（無撰音義說文玉篇分部撰次頗集之）；又以主音韻者入下編：曰聲類、曰韻集、曰韻略、曰音譜、曰證俗音、曰韻英、曰切韻、曰音隱、曰纂韻、曰開元音義、曰考聲、曰異字音、曰韻詮、曰韻譜、曰韻林、曰韻圃、曰字書音義、曰古今字音、曰音訓、曰聲譜、曰五經音義、曰韻會，凡二十二種，都七十六種。每種皆依廣韻等以四聲分韻類集之，洵古代小學書之大觀矣。蓋自古書有輯佚之例，而亡者以存，亦自輯書殫抉擇之勞，而存者多僞，使肯載明來歷，毫無假借，無一事影附，則是一字千金，足以信今傳後。此為璋避亂上海之時，採輯排纂，於引據諸書一一注明卷第，俾讀者得以覆檢，而備參稽，例至美善，且使學者生於千百年後，猶見（得）東京以上之遺文，以資考證，其功固不可沒，其用力亦可謂勤矣。惟上編之雜字本郭顯卿作，誤以撰人為張揖；顏之推證俗音字，誤其書名為證俗文；下編之韻集知為呂靜作，而不知靜為晉復安令（其書見於）隋書經籍志也；又文字音義，不知為唐元宗撰，即開元文字音義，見於中興書目者也。然其蒐羅既廣，小小舛誤，勢所難免，雖散佚之餘斷簡殘章，於經義不無所裨，研求之士，終以是為考證之根柢焉。

小學蒐佚敘錄一卷 活字本

清龍璋撰。是編為其排纂小學蒐逸之敘錄，亦唐陸德明經典釋文之例也。其總目考備載採輯諸書，大氐皆漢魏六朝以前之遺文墜誼，均足以資攷證。惟其偏於小學一門，於羣經頗少采輯。據其從子毓瑩後敘，蓋以馬國翰玉函山房輯佚書及黃奭漢學堂叢書，於經學蒐採廣博，而輯小學佚書者，僅有任大椿之字林考逸、小學鉤沈，孫星衍之倉頡篇而已。且任等所據者，係從道藏內得釋玄應一切經音義，其書僅二十五卷，固非全書，而佐以參證之羣書，如顧野王之玉篇原本及未經陳為洪戴亂之北堂書鈔，尚未大出，而希麟音義續更為諸家所未睹，故所輯之書頗多遺漏錯誤者。璋乃於避亂上海之時，鉤稽羣籍，理董成書，自倉頡篇以下，得七十六種，雖斷簡零縑，於訓故音韻要不為無補也。至其凡例謂各家所引同為一字，同出一書，而字句間有不同，詳略更多互異，既未能證諸本書，但以先引者為主，而將異文注記之，可見其詳慎之至，無杜撰傅會之嫌矣。

惟其於諸書所引，有謂某人某名者，有但謂為某書而不及撰人者，概從書名蒐輯，而引有撰人者，於注中標明之，不能為之分辨，此則殊嫌混淆，究不如各自分編之為愈也。雖然古籍日亡，漢志著錄者，隋唐十不存一，宋志著錄者，元明十不存一，苟非有好古之士從而蒐亡補佚，則士生數百千年以後，欲攷見古代章誼，戛戛乎其難。是則璋之彙存古籍以供學者之研求，真所謂殘膏賸馥，沾溉無窮矣。千慮一失，未足為一眚之累也。

孟子要略五卷 湘鄉曾氏刊本

案朱子所編孟子要略，自來志藝文者，皆不著於錄。朱氏經義攷亦稱未見。攷真德秀集孟子要略後序稱太守陳侯既刊文公朱先生論語詳說於郡齋，又得孟子要略刊以示學者云云。是宋時固有傳本也。又攷白田王氏朱子年譜，稱光宗紹熙三年壬子六十三歲孟子要略成。而注云久已亡佚，則白田固未見此書矣。是編為漢陽劉傳瑩從金履祥孟子集注考證內搜集而成，編為五卷。湘鄉曾國藩復仿近思錄之例，疏明分卷之大指，謂卷一皆言人性本善，欲人存心養性以復其初。卷二皆論孝弟之道。卷三皆嚴義利之辨。卷四皆辨王霸之才、明治道之要。卷五皆孟子尚論古人而自言其為學要領，可謂得其旨趣。詞約理該。首附朱子語錄五則，朱子答黃直卿書一則，俾可考見是書顛末。於輯佚體例，亦可云美善。至卷二辨履祥謂去子產一節不若去彘曰一段為未嘗深究朱子之本意，尤為精核。蓋孟子一書自漢唐以來不列于學官。陸氏經典釋文亦未之及，至二程子始表章之，而朱子遂定為四書。既會粹諸家之說為精義，又采其尤者為集注，又剖晰異同為或問，復又簡擇為要略。其用力可謂至勤，則其平生精力殫於四書，可以概見。故其深究孟子立言之體，自能得其宏旨所關。國藩以一代偉人，又能精於義理之學，故其窺尋朱子編次之旨，自較履祥為深。然此書非得傳瑩之搜輯，亡者不能復存；非得國藩之疏明，大旨無由共見。二者固同為朱子之功臣，非僅備學者之考索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四書類

論語集解訓二十篇　自刊本

清王闓運撰、是編前有自序云、既命學使采輯古今所傳、以廣集解、又下己意、通其所蔽、命曰論語訓、在成都手自鈔撰、以贈女妙屺至泲南不復省憶、聊乘暇日重定一編二十篇、則闓運此書凡再易稿、亦可謂刻意研求矣、然其謂君禘大禮、夫子曰吾不欲觀、閘國聖樂、夫子曰武未盡善、其言為悖、又謂夫子以匹夫論帝王、而曰吾無閒然、已方在難、而曰天生德、又曰文不在茲、又嘗欲使弟子南面、其言為誕、又謂夫子以身有至德、而欲人好之如色、其言為褻、又謂學而不厭、可謂云爾、又曰學而不厭、何有於我、其言為歧、又謂吾不與祭、如不祭、其言為拙、又謂雅言詩書、又曰皆雅言也、見齊衰者、又曰見之、其言為複、又謂去喪則佩、玄冠不弔、似初未聞禮者、其言為固、又謂請車為椁、既已不倫、許則徒行、又何其備若此之戲、又謂曾子全身而曰啟予手足、豈欲小子自驗乃後不誣、若此之類、其言實愚、此種侮聖亂經、詭誕不倫之論、殊可駭怪、盡其意在自造新義、求勝於往哲、

一味自欺欺人、則其所學、可以睹矣、清之末年、國政壞而士風亦壞、掉弄聰明、決裂防檢、遂至於如此、過而存之、以著其亂經侮聖之罪焉、

篆文通檢十二卷 手稿本

清胡詠鷺撰。詠鷺字荻汀，長沙人。古小學存於今者，以許氏說文、顧氏玉篇為最甚。然說文體皆篆籀，與經訓多所發明；玉篇則字無次序，雅俗不分。故乾嘉諸儒爭為許氏之功臣，蓋以其能羽翼經傳也。詠鷺此作，以說文之部居，分列已影，重以許氏所無之字，假借尤緐，一旦臨池檢字，不通小學者往往多曠時日，故依字典偏旁之部，將許書十四篇之字分畫隸入，庶乎古以趨簡易，雖意在備藝學家之便於尋檢，然其淆亂許書，殊無足取。許崇熙序謂使今之學者不能治經，仍可習篆，習久而化，當不忍于叛經，雖言之近理，要亦曲為之辭。不知黎永椿早有說文通檢一書，一一注明說文某字在某部第幾字，學者一檢即得，固無煩於此作也。

說文未收字舉代四卷 手稿本

清胡詠鷺撰。自隸書興而六書之旨盡失，獨賴許氏說文一書猶存其舊，且考據典核，淹貫博洽，故治經者均奉為典謨詁訓也。惟值秦燔詩書之後，本字或多闕漏，如劉為漢姓而說文無之，即經典之字亦時有為說文所無者，於是後儒聚訟紛紜，有謂某字為補所當補者，有為某字為補所不當補者。其實說文本有假借一門，而假借之中有同聲假借、同意假借，明乎假借之例，則補闕者殊有畫蛇添足之嫌。詠鷺此作，主旨均在備臨池家之助，並非羽翼經傳，故徵引諸書，較為龐雜，又復時代失於限斷，多泛及藻繪之詞，蓋其本以詞章名世，經學非其所長，毋怪其知好古而不知考古也。惟愚者千慮，必有一得，書中如引漢書谷永傳以證末殺之代抹摋，引曲禮鄭注以證捼莎之代搓挪，引楚辭九辯以證俇攘之代劻勷，引史記平原君傳、漢書司馬相如傳以證槃散、媻珊之代蹣跚，引周頌正義以證張皇之代餦餭，引顏氏家訓書證篇以證刻移之代虔彥，引漢書司馬相如傳、楚辭遠遊篇以證膠葛之代轇轕，引後漢書禰衡傳以證蒙衝之代艨艟，引史記天官書、漢書天文志、文選揚子雲羽獵賦以證辟歷之代霹靂，皆極精確，略短取長，亦未始不可以供治經者之一助也。

周易述禮三卷 存發堂刊本

清黃翚撰、翚字子周、長沙人、翚所著有五經述禮、曰周易述禮、曰尚書述禮、曰詩經述禮、曰春秋述禮、曰論語述禮、今四書皆無流傳、梓行者僅此一種、前列所見易家著述凡一百六十家、而緯學不列、大旨在闡天道、切人事、其解天地定位、則本程朱傳義、主左旋右旋之說、其究爻位之上下、辨卦德之剛柔、則本王弼之說、故全書不取術數、而明義理、惟其欲徵實文王心事、多以意見揣測、不免失之牽合、如解坤先迷後得主利、則謂地本無光、得日而成化、亦自諭脫羑里、而受西伯之命、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則謂西南陰之進、東北陰之消、西南得朋、諭虞芮質成、江漢汝墳從化、東北喪朋、諭奄崇斐廉長惡逢君之非、又解六五黃裳元吉、上六龍戰于野、其血玄黃、則謂五之比望月中天、端得日光、黃裳命服、以比日光、亦諭受西伯之命服而能化被天下、故曰元吉、上之剝晦魄在地、補日迫近、反見黃昏之色、故有龍戰于野、其血玄黃之象、諭商王受昏暴不悛、終名兵亂、坤以夜為天、故二五之取象如此、全書如此類者、不可枚舉、蓋其意在矯王弼清言之失、而不自知其流入望文生義、蹈附會之弊矣、然聖人作易以垂訓、將使天下萬世無不知所從違、非徒使上智數人矜談妙悟、如佛家之傳心印、道家之授丹訣、自好異者推闡性命、鉤稽奇偶、其言愈精愈妙、而於聖人立教牖民之旨、愈南轅而北轍、轉不若翚作此書、尚為近理之有益於學者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易

詩補箋釋二十卷 活字本

近人程崇信撰。崇信字戟傳，衡陽人。崇信爲湘潭王闓運弟子，闓運著詩補箋一書，崇信以其說多近禮，乃據春秋以釋詩，而又以公羊穀梁匡左氏之謬，以補闓運所未備。大氐闓運說經多肊造空談，崇信雖未明言其失，今觀此作可以知其意旨之所在矣。前有崇信自序，力辨衛宣姜無再嫁公子頑之事，謂宣姜已生二子，壽朔，壽先死，朔能謀兄爭國，計年歲當逾二十，其後逃齊反國，又六年，

則姜年近五十云云。此則本郃陽魏源之說，源于魯詩左氏篇，衛風答問辨之審矣。崇信固無新義發明也。又謂誦詩至氓與君子偕老始悟姜之死，終諡曰宣，左與宣公合葬，實爲未嫁頑之確證云云。案左傳桓十六年，初衛宣公烝于夷姜，生急子，而史記列女傳並以夷姜爲前夫人。君子偕老哀賢夫人也，子之不淑，不幸無祿之謂。佗佗德之美貌，邦之媛，謂邦之援助也。當爲衛人哀挽夷姜之詩，胡天胡帝，招魂之誼也。至氓刺時也，以其時衛之淫風大行，男女相奔，復多弃背，婦人怨丈夫不一其行，故有女也不爽，士貳其行之辭，若謂爲指宣姜，則無邦之援助，無不爽之詞矣。至崇信以公羊穀梁匡左氏之謬，不知左氏親覩國史，事蹟爲真，而褒貶則多參俗議。公羊穀梁二家，得自傳聞，記載頗謬，而義例則多師承。朱子語錄，謂左氏史學，事詳而理差；公穀經學，理精而事謬，蓋篤論也。崇信作此書，必謂公穀事實可以匡正左氏，是亦偏好之言，特其意在救闓運之空疏，雖

不免有強合之失，尚可謂得以經釋經之旨，足以供學者之研求，固亦一家之學已。

韓詩一卷 姑字本

清龍璋輯。漢書藝文志載韓故三十六卷、韓內傳四卷、韓外傳六卷、韓說四十一卷。今諸書皆亡，存者惟外傳六卷。然自隋志以後，即較漢志多四卷，蓋後人所分也。是編為璋從卷子本玉篇、攷釋慧琳一切經音義、釋希麟續義、韓孝彥四聲篇海等書輯錄而成。其中如澤中可禽獸居之曰藪也，此則詩于叔在藪之訓故也。浮者曰藻，沈者曰蘋，此則詩于以采藻，于以采蘋之訓故也。遭，遇也，此則詩遭我乎峱之閒兮之訓故也。不遊蹊遂而涉曰跋涉，此則詩大夫跋涉之訓故也。躊躇，徘徊不進也，此則詩搔首躊躇之訓故也。佗，德之美好也，此則詩委委佗佗之訓故也。山有木無草曰岵，此則詩涉彼岵兮之訓故也。怙，賴也，此則詩無父何怙之訓故也。此蓋均韓故之逸文，可斷言矣。武進臧鏞堂治韓詩，謂華嚴音義引韓詩傳有云墠猶坦，因知作東門之壇者為毛詩，作東門之墠者為韓詩。今詩作墠，因定本而誤。定本作墠，因韓詩而改。而釋文正義開成石經，固皆作壇也。今是編載墠，坦也，見慧琳大唐三藏玄奘法師二音義，又載壇猶坦，言平地也，見慧苑大方廣佛華嚴經八音義，則墠壇皆言平地也。韓詩固二義並存，固未可以作壇者為毛詩，作墠者為韓詩，今詩不因定本而誤，定本亦非因韓詩而改也。是則一字千金，可見是編之有關經義明矣。惟其掇拾僅限于琳、麟諸書，如范家相之三家詩拾遺、陳喬樅之三家詩遺說、阮元之三家詩補遺、丁晏之三家詩補注、馮登府之三家詩異文疏證、王引之之經義述聞、宋縣初之韓詩內傳徵所引，皆未能廣蒐博采，彙成一編。然三家之中，魯詩最古，故諸家輯三家詩，凡不知其為某家者，皆枯于魯，以魯詩為其初祖也。但其中安知不有齊韓二家之詩羼入，又安知不有齊魯之詩羼入韓詩乎。抉擇不精，此諸家之通病。璋成者因此，而未加搜補也。要其殘膏賸馥，固足供說經者之研求，不能以其篇帙之少而廢也。

弟子職句讀一卷考證一卷補音一卷 光緒十四年刊本

清黃彭年撰。彭年字子壽，貴筑人。道光戊戌進士，官至湖北布政使。彭年嘗掌教保定蓮池書院，生平以整飭風紀、扶植士類為己任。是編為其光緒十四年開藩吳中時所作，大旨亦在求所以端人心、維風俗。故師王應麟急就篇補注之例，先錄全文，分章句讀，取冠書首，並敘錄先儒之言涉於是書者為考證，復以莊述祖略于音讀，廣其未及，集為補音，以附于後。其考釋之精，分句之確，蓋所謂求是于古者，誠無閒然矣。案漢志孝經類載弟子職一篇，注引應劭曰管子所作，在管子書。而許氏作說文、鄭氏注禮記，皆引其文，直題曰弟子職，是漢世本別行。至唐陸德明經典釋文、孔穎達五經正義引用，始云在管子中，蓋已無別行之本，故隋唐之志俱不著錄。迨宋朱子表而出之，與內則、少儀並重，既編入儀禮經傳通解，又采入小學。於是趙希弁讀書附志遂載入小學類中。至其注之前者，新唐志有尹知章管子注，今傳為房玄齡撰者，詞旨淺陋，頗不足觀。此外如劉績、朱長善、張爾岐、方苞、姜兆錫各有注解，俱附見管子書中。惟王元啟有單行注本，間有勝于諸家，亦多可議。至洪亮吉箋釋書出，莊述祖復增演之為集解，而後此書大義故訓，粲然著明。彭年復從而纂次補正，引據確切，樹義深遠，不僅足供讀者之研求，其有功于尊師重道，所繫豈淺鮮哉。

按是書雖久在管子書中，然不可仍入法家。若從漢志，當入孝經類；依趙附志，當入小學類。攷朱子大學章句序，曾以是書與曲禮、少儀、內則諸篇並稱，為小學之支流餘裔，則附之經部通禮為宜。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禮

春秋講義二卷 活字本

清皮錫瑞撰。是編為其教授高等中路師範及長郡中學三校生時所作，取經傳異同，暨漢唐以來諸論辨，而以己意折衷釐正之。不作艱深之論，以苦人索解，於闡明微言大義外，必取與時代情勢相合，與事之關乎政教，反復發揮，以求通經可以致用。錫瑞沒後，其子嘉祐編為二卷，於宣統元年以活字排板印行之。書中於紀侯大去其國，謂齊襄誣公羊賢齊襄能復九世之讐之

非，是為不知春秋借事明義之誼。其說曰：齊滅紀，利其地，自不待言，而假復讐為名，卜戰之詞如是秋烈，故春秋借其事以明復讐之義，與復讐非深與齊襄也。且魯莊忘父讐不報，與齊襄借以深責魯莊也。或恐人假復讐為名，開妄殺之漸，公羊已辨之矣。此則雖言之近理，究不免于過偏。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是春秋大義首在尊王。紀齊同為周封之國，而齊利其地而滅之，故鷄譏之，以其不知尊王也。春秋於紀季以酅入於齊，以其兄弟不能同心守國，書〔故〕以譏之。於齊滅紀，而書曰大去其國，以明其不當去，而雖齊難以去之，可以知春秋之褒貶，一則貶其無兄弟之情，一則貶其失親親之義，乃公羊賢齊之能復讐，而文諱其不尊王。錫瑞必為〔謂〕詞嚴義正，可謂果於自信者矣。至其謂趙盾弒君者也。左傳曰宣孟之忠，季孫行父自言使宋殺適立庶者仲也，夫是助襄仲弒君之子者也。左傳曰君子是以知季文子之忠於公室也。夫以亂臣而謂之忠臣，人何所忌而不為亂。左氏

本列國之史，據事直書，此非左氏之過。正賴左氏書之，使邪說可以考見，孔子欲誅亂賊，必息邪說，故作春秋以明大義，使天下亂臣賊子自無所容而懼。此則可謂得春秋之微言大義，能讀左傳者矣。大氐錫瑞研經有年，使其息心靜氣以經求經，多能協於情理之平，非俗儒所可及。惟其好以公羊穿鑿之訣以文其偏見，遂使瑕瑜互見，後人得以議其失，此聖人〔所〕以有好自用之戒。讀者擇而觀之可矣。

孔注論語一卷 活字本

漢孔安國注。清龍璋輯。安國有尚書傳，璋有小學蒐逸，已著錄。案安國注論語，漢書藝文志、隋書經籍志皆未著錄，惟家語載漢孔安國撰古論語訓二十一篇，特家語為王肅偽作，故寶應劉台拱、海寧陳鱣、武進臧鏞堂，均疑此書亦偽，然未敢訟言攻之也。至嘉興沈濤纂辨偽一書，列舉五證，頗為精核。然其所見者，大氐從何晏集解中搜採而成，故其說謂為平叔何晏思有以難鄭而恐人之不信之也，於是託於西京之博士、闕里之裔孫以欺天下後世云云。書中禘自既灌，濤謂灌通作祼，今以是編證之，則是編與濤所見固自不同。是編固云祼與灌同訓，其原文本作祼也。又其餘濤所見與是編同者，不過三數解，餘則濤有而此無，或此有而濤無。竊疑何晏係採集孔、包、周、馬、鄭諸家之說，而以己意折衷之，或有所羼亂，流傳過久，孰為孔，孰為包，原書已亡，無從取證，後世因安國之注論語不見於史記孔子世家、漢書儒林傳，而又與偽古文尚書同出，因尚書之偽，遂並而疑之，不知隋志雖未著錄，而其論語敘錄稱又有古論語章句煩省，與魯論不異，惟分子張為二篇，故有二十一篇。孔安國為之傳云云，是隋並未嘗以孔注論語為偽，特其書亡佚無傳，故經籍志未載也。又是編所載祼之訓灌，與玄注周禮小宰曰祼之言灌也同，又恂恂，溫恭之貌也，與後漢書張湛傳注引玄注訓同。又夫子之墻數仞，曰七尺曰仞，與書旅獒正義引玄注訓同。又狎，近也，與書大禹謨泰誓正義引玄注狎慣見而忽訓同。又鑽燧改火，一年之中鑽燧各異木也，與周禮司爟疏引玄曰周書曰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季夏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楢之火，冬取槐檀之火訓同。使晏欲以此難鄭，何至多襲鄭之詞，此可斷其必非也。然則是編固不得謂之偽書矣。漢代學官，齊論、魯論、古論三家並立，兼采異說，以備參考，裒而存之，亦古人諸家並存之義也。

字說五帙不分卷 舊抄稿本

不著撰人名氏亦無時代考首有道州何紹基記云樂山文童袁章於點名時呈此書據云從師質問每一字師作一說久遂成此五帙詰以書中所說各義所引各書茫然莫對後乃云黃州人周之翰所著詰以周係何時人有何功名亦不能對次日偏問各教官及生員俱不知作書之人為誰容留書細訪之云蓋亦不能定其為何人所著然亦不必強以撰人實之今觀其書於六書訓詁多所發明每字皆有新義而根據博奧與穿鑿者有殊其書固自可傳也惟間有未安者如做字注之引及畫湖東皋雜錄謂陳明遇者淳安之茶園人偶來一寺山道士教之水仙術水仙者其法書符黃紙上而空其半隨所欲問共書其下設香案拜焚畢以水一碗覆以黑絹吹水成字或詩成排偶句皆驗云此則術數家言究不應闌入未免失之太濫矣其他若謂古信與伸通劉熙釋名曰信申也言以相申束使不相違也信有申義故借為屈伸之義毛氏曰古惟申字後加人以別之易繫辭往者屈也來者信也屈信相感而利害生據此信之形於六書為會意信之聲於六書為轉注其與伸通則於六書為假借此信字之聲又謂抃說文本作拚古借用作卞亦通作弁楚辭天問注手拍曰抃陳暘樂書帝嚳命伶人作唐歌有抃以為節兩手相擊也今龜茲樂人彈指為歌舞之節亦抃之細曰拚手曰手拍曰兩手相擊皆從手起義故其字從手抃說文拚手也宋書注手舞貌卞弁並有疾義抃從卞拚從弁者並取兩手疾以相擊之義此抃字之形從卞即以卞為旨謂之形内聲此抃字之聲此類則最精核全書似此者不可枚舉蓋亦致力於漢學深於六書訓詁之誼不同於明人之剿說也

倉頡篇二卷 活字本

清龍璋輯。璋有小學蒐逸已著錄。漢書藝文志：倉頡一篇，注云：上七章，秦丞相李斯作；爰歷六章，車府令趙高作；博學七章，太史令胡毋敬作。其小學類敘曰：文字多取史籀篇，而篆體復頗異，所謂秦篆者也。漢興閭里書師合倉頡、爰歷、博學三篇，斷六十字以為一章，凡五十五章，並為倉頡篇。武帝時司馬相如作凡將篇，無復字。元帝時黃門令史游作急就篇。成帝時將作大匠李長作元尚篇，皆倉頡中正字也。是

言小學者，爾雅而外，莫先於此書矣。攷郭璞注爾雅，引倉頡曰考妣延年。顏之推家訓引倉頡曰：漢兼天下，海內並廁，豨黔韓覆，畔討殘滅。尋其義例，則倉頡原文皆有文理成句讀，非如爾雅釋詁之逐字訓故矣。又攷周禮攷工記車人之事一欘有半之柯，鄭司農云：蒼頡篇有柯欘。又攷皮之工，賈公彥正義云：蒼頡篇有七章鞄甏，是其一篇內有治皮之事。許慎說文解字記曰：俗儒啚夫見倉頡篇中幼子承詔，因號古帝之所作也。是倉頡原著各有篇名，惜其書久已失傳，

無從補攷。可知者僅柯欘、鞄甏、幼子承詔諸篇為書中之篇名而已。是編為璋從玉篇及一切經音義、文選李善注諸書輯錄而成。其以說文部首分部類從者，本吾邱衍學古篇之說也。其首列鞄甏等篇名者，從孫星衍輯本例也。其以許氏說文所引揚雄及杜林說，或出于倉頡訓纂、倉頡訓詁之中而未見其引書名者，並附于後。不輯錄玉篇之中，則以不知蓋闕存疑之例也。書中如班辯皆文皃也，嘖吒也叱也，横攢皆聚也，鄙俚

皆國之下邑也，淩陵皆侵也，均以諸書徵引二文並出，或不知其本作何字，或不知其本為何義，遂兩存之，可見其矜慎，無武斷之弊矣。又其中有足以補星衍之所未及者，如玫瑰火齊珠也之見玉篇及慧琳辯正論音義，喉咽也之見爾雅釋鳥釋文，罝除疫人也之見卷子本玉篇吅部。如此之類，不可殫數。又有足以正會稽陶方琦輯本之誤者，如伶俜、適紾、貿諸字，慧琳音義皆引作三倉；蹎仆也，慧琳卷八十七甄正論音義引作聲類；猨

總凡也、慧琳卷九十六弘明集十二音義引作許叔重云、而方琦皆誤入倉頡、此書名之錯誤者也、又方琦引謹孎善貌一則、云見琳音三十五、而慧琳音義三十五卷並無此條、乃在卷三十六蘇婆童子請問經下、音義出謹孎二字云下丁角反倉頡篇云謹孎善貌、是謹孎二字、自係連文、方琦既誤為卷三十五、而謹下又脫孎字、此卷第之錯誤者也、又有本有其字而誤入他字者、慧琳卷八十九高僧傳六音義引倉頡謹信也、本以信釋謹、而方琦誤入

諳字下、又有本無其字而誤出一字者、慧琳卷十四大寶積經五十八音義、詖彼寄反、倉頡云諂佞也、本以諂佞釋詖、而方琦脫詖字、遂誤出諂字矣、又慧琳卷二十五涅盤經十音義引倉頡快懟恨也、而方琦脫快字、遂誤出懟字矣、又慧琳卷四大般若波羅密多經三百五十八音義引倉頡、勎侵侮也、而方琦脫勎字、遂誤出侵字矣、此字句之錯誤者也、凡此皆賴此書糾其謬、補其脫、大氐後來居上、識不誣也、雖斷璣碎璧、未能還倉頡之

舊觀、然就所搜羅、皆足以通古籀之同異、導後學之滯疑、猶可以考見秦漢以前文字之槩、是固小學之資糧、藝林之津筏、非俗儒剽竊之書、所能彷彿、璋固可謂有功小學者矣、

三倉一卷 活字本

晉郭璞注清龍璋輯璞有爾雅注疏璋有小學蒐逸已著錄隋書經籍志三蒼三卷郭璞注新舊唐志同曰三蒼者秦相李斯作倉頡篇漢楊雄作訓纂篇後漢郎中賈魴作滂喜篇璞合三書為之注釋故曰三蒼也璞好古文奇字多見故書故所注多可據惜其久已失傳後世無由致見其遺文墜誼時見引於經史百家自乾隆開四庫館時輯佚之風大盛於是向之不傳諸作均得次第復顯于人間論者比其功如埋胔掩骼其然豈其然乎此書前有興化任大椿輯本編入小學鉤沈梓行顧其創始維艱時有挂一漏萬之弊近時龍璋因又裒益纂述茲編其中如示誨也庫牛好食棘吻脣之端也喟歎息也蹲丑之反躅跡跗足上也趺足趺也之類皆足以補大椿所未及前有璋序稱諸家所引三蒼有與所引三蒼解詁同者本書既亡無從分辨今但依所引標題輯之又唐志有張揖三倉訓詁三卷今諸書所引三蒼注有作三蒼訓詁有作三蒼解詁有作三蒼注者皆分別附三蒼之後云云世遠無徵可見璋之矜慎至胖芙羊也見玄應僧祇律二十八音義附於三蒼訓詁而大椿則列入三倉云並見四分律卷五十三音義此則當以大椿為是然千慮一駁固不足以為璋病也

通俗文一卷 活字本

後漢服虔撰，青龍璋輯。是編以胡元儀輯有通俗文一卷，於任大椿、臧鏞堂、馬國翰三家輯本外頗有增益，因從而補入，雖未注明某為某家輯文，而其原弁出處，尚錄而存之，頗能篤守漢儒師法。又以玄應一切經音義引通俗文往往互見別卷，不標書名，因別錄其所引，未標書名，而文絕類通俗文者，為疑通俗文一卷，重為考核，見於小學他書者去之，其餘皆附于後。此則殊嫌冗贅，

安知其文不有非通俗文見於璋所未見之小學他書者乎。前有璋序，謂隋書經籍志通俗文一卷，服虔撰。胡元儀曰：顏氏家訓云：通俗文世間題云河南服虔字子慎造，虔既是漢人，其敘乃引蘇林、張揖，蘇、張皆魏人。且鄭玄以前，全不解反語，通俗文反語甚會近俗。阮孝緒云李虔所造。河北此書家藏一本，遂無作李虔者。晉中興經簿及七志並無其目，竟不知誰制。然文義允愜，實是高才。殷仲堪常用字訓亦引服虔通俗說，今復無此書，未知即是通俗文，為當有異。近代或更有服虔乎，不能明也。顏氏此說，反覆推尋，無一不誤。服子慎與鄭康成同時，康成卒於建安五年。魏略云蘇林建安中為五官將文學，則蘇林為服子慎同時人矣。蘇既同時，張揖亦然，故服子慎序引張揖，而張揖廣雅亦引通俗文，如廣雅釋草云蔦蘿菟也，通俗文又名蔦蘭是也。不過蘇、張皆仕於魏耳，不得以為魏人致疑也。至於反語之興，實起於漢末，顏氏以為始於孫叔然，故疑子慎不應用反語。攷之三國志王肅傳，

稱叔然受業於鄭玄之門人，則必後於服、蘇二人。然二人之注漢書，即用反語，則通俗文之反語甚會，又何疑焉。阮孝緒七錄雖亡，而隋書經籍志皆本七錄，今隋志通俗文注云服虔撰，則孝緒未嘗以為李虔所造也。新舊唐書志均無通俗文，而均列李虔續通俗文二卷，則孝緒所云李虔造者，乃續通俗文也。殷仲堪所用服虔俗說，即通俗文與否，固不得而知。然文選琴賦注引通俗文，變文曰通俗篇，以此推之，殆即通俗文之說，故稱俗說耳。梁元帝同姓名錄載有兩服

虔一即子慎一云見漢獻帝春秋兩服虔皆同時人彼一服虔罕見載記想必非高才作通俗文者即子慎無疑也考證精確非師心臆度之言撰之魏書江式傳古今文字源流表列通俗文於揚雄方言之下張揖埤倉之上蓋亦以為漢之服虔所作矣

埤蒼一卷 活字本

魏張揖撰清龍璋輯四庫全書總目著錄揖廣雅十卷提要云後魏江式論書表曰魏初博士清河張揖著埤蒼廣雅古今字詁究諸埤廣增長事類抑亦於文為益者也然其字詁方之許篇或得或失矣是式謂埤蒼廣雅勝於字詁今埤蒼字詁皆久佚惟廣雅存云則埤蒼與廣雅在後魏時固已並重矣隋書經籍志埤蒼三卷張揖撰新舊唐書志同宋以來官私志目未載其

亡佚當在五代之亂矣乾嘉時興化任大椿歷城馬國翰從顧野王玉篇蕭該漢書音義李善文選注釋元應一切經音義司馬貞史記索隱陳彭年廣韻諸書所引蒐採成書而首尾零亂不能考其原書體例遂依許氏說文部居編次與所注三蒼比以見其一家之學焉是編為璋所裒益一以大椿國翰所輯為藍本而間加考訂既較賅備文復精審惟其僅據百卷本釋慧琳一切經音義希麟續義二書增補大椿國翰所

木備未能旁搜博采、遺漏尚多、如眥月不明、或作胇、胏月不明、瀡滯瀡漉也、滯音帝、䔹札也、毦毦穿壙、䯪小鼎、鞁口馬鞍、贈亡人、㦰㦰行不正、㦰音緘、斐䍐䍐鳥網、䁳月無光、䫲習䫲口口遠遮也、䫲、木穀雜亦作𥢶、𦟛、藏肉、鳥胃也、齗、齗齗不相得、鄡、亭名、在貝丘畔、美目皃、睭、韭畦、蘜、此字从艸高皃、鞠、姓出東來、𥗾𥗾𥗾農器、㙞口暑口、𣘺止、樺木名、鉍、矛柄、鬀、婦人首飾也、又芳沸反、巂、山中絕皃、渴、

水盡、悼、謹也、飾也、㡏、巾㡏帽、眐、視皃、丑夾反、䁥望也、𢡱、以口口相思𢡱、三十五字見唐寫本唐韻所引者、皆未收入、殆所謂失之眉睫矣、或者當日瑋未見唐韻歟、宋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於張揖博雅云、揖又有埤蒼、見唐志、不傳、今後且數百千年、幸有此輯本、存什百之一、以俟學者之研求、瑋可謂有功小學者矣、求全責備、豈其宜耶、

纂文一卷 活字本

宋何承天撰、清龍璋輯、承天有禮論、璋有小學蒐逸已著錄、是書括綜蒼雅、纂取異訓、亦張揖廣雅之流也、梁書劉杳傳、沈約云、何承天纂文奇博、其書載仲師及長頸王事、此何出、杳曰仲師長二尺二寸、惟出論衡、長頸是毗騫王、建安扶南以南記云、古來至今不死、約取二書尋檢、一如杳言云、知是書在梁時已為人推重矣、新舊唐書志著錄何承天纂文三卷、宋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晁公武郡齋讀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小學

書志未載、則其亡佚已久、茲為璋搜輯唐以來諸書所引散句、排比成書、蓋因任大椿馬國翰二家輯本參合、而少變其例、其增補者僅輿姓一條、云見廣韻九魚、至壯出鑰者也、条馬本下尚有人作鑰子鑰毋非也句、亦見太平御覽一百八十四、趧趣凶豎也、条馬本下尚有亦跳起也句、亦見玄應僧祇律六音義、博六博用六箸、条馬本下尚有或曰博戲、掩取人財物也句、亦見四分律音義、瑕、析也、条馬本下尚有收猶分也句、亦見大迦葉本經音

義並有破析也破猶分也句見瑜珈師地論音義樘觸也衆馬本下尚有又作敵鼓二形也句亦見大般涅槃經音義猘狂犬也衆馬本猘下有昌制居世二反句漢光武時潁川張仲師長二尺馬本尺下尚有二寸二字此其字句脫誤應補正者也又竹索謂之筰衆馬本云見虞世南北堂書鈔卷一百而茅索謂之筰則見太平御覽卷七百七十一此本於竹索謂之筰云見太平御覽而無茅索謂之筰此其書名互誤而又有脫佚應補正者也又嬈煩也亦惱也衆見玄應維摩詰所說經上音義甌脫地名見史記匈奴傳索隱無患木名也一名槵姓殺實可去垢黑如歷問櫨木曰無患何也答曰昔有神巫曰無患此木能作符劾百鬼則以此木為棒殺之世人相傳以此木為衆鬼所畏競取為器用以厭鬼故號無患見歐陽詢藝文類聚卷八十九貉俗人姓也見孫奭孟子音義此則當據馬本補入者也凡此皆失之疏略至肬人姓蔺姓亡蒐反好愛好

亦作壁孔也呼老反晉姓鍒姓今彭城人也鱗魚腊溺溺水古作休人姓七條亦佚去不載今從唐韻錄補維摭捂百端而吉光片羽幸而獲存故訂其誤仍著于錄以不没其存古之功焉

文字集略一卷 活字本

梁阮孝緒撰，清龍璋輯。孝緒字士宗，陳留尉氏人，隱居不仕，門人謚曰文貞處士，事蹟具梁書處士傳及南史隱逸傳。璋有小學蒐逸，已著錄。隋書經籍志文字集略六卷，梁文貞處士阮孝緒撰。舊唐書經籍志文字集略一卷，阮孝緒撰，新唐志同。宋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始不著于錄，蓋其書隋時存者六卷，至唐已多散佚，僅存一卷，迨宋則並一卷亦亡之矣。釋玄應一切經音義於醍醐注引是書，謂甚

淺俗並無所據，是唐人頗有非議之者，蓋以其所集字有出倉雅之外者，故用貶詞。然攷書中虓哭而無節也，瓦器未燒曰坯，張戩考聲取其文矣。恐忤伏態兒，假敢順，列于力命篇釋文稱引之矣，則唐時又有是之者。顏之推曰：世之學者讀五經，是徐邈而非許慎；賦誦，信褚詮而笑呂忱；史記，專皮鄒而廢篆籀；漢書，悅應蘇而略蒼雅，不知書音文葉，小學其宗系也。則學者各有偏見，固不能以人之好惡為好惡，要在讀者擇之而已。是編為璋所裒輯，興

化任大椿、歷城馬國翰兩本為備，蓋釋慧琳一切經音義、釋希麟續義最為晚出，為大椿、國翰所未見，璋之所益，大氐出於二書，無他故也。惟是所引之書，往往耳目之前，顯然遺漏，如陸德明毛詩葛覃釋文引阮孝緒字略曰：頊擱猶接莎也，接音奴禾反，莎音素禾反，尚遺未采及，則其疏略可見。然其蒐羅賅備，有裨於訓詁，固駕乎大椿、國翰之上也。

桂苑珠叢一卷 活字本

隋諸葛穎撰、清龍璋輯、穎字漢、建康人、八歲能屬文、初仕梁、侯景亂、奔齊、煬帝即位、遷著作郎、甚見親倖、時人謂之冶葛、官至朝散大夫、從征吐谷渾、加正議大夫、後從駕北巡、卒於道、事蹟具北史本傳、傳稱其有鑾駕北幸記三卷、幸江都道里記一卷、洛陽古今記一卷、馬名錄二卷、而無此書、隋書經籍志亦未載、舊唐書經籍志載桂苑珠叢一百卷、諸葛穎撰、又

載桂苑珠叢略要二十卷、不著撰人、唐書藝文志著錄桂苑珠叢百卷、而無要略、蓋要略不知何人刪定百篇之書、以便省覽、非穎作也、是書大旨在攷訂字音字義、亦爾雅方言之流、稍去漢未遠、多見西京以前文字、其徵引頗可據、惜傳本久佚、後世無徵、然即此墜誼遺文、亦足以與經義相證明、而備鑽仰、固不可不亟為之表章也、茲編為攸縣龍璋從何超晉書音義、釋慧琳一切經音義、希麟續義、釋慧苑華嚴經音

義、釋行均龍龕手鑑、李昉等太平御覽、宋庠國語補音諸書、採輯而成、皆詳注出處、惟諸書所引有稱珠叢者、有稱桂苑者、此則引者題省而文筆一律、固為一書之文、不必致疑也、

古今正字二卷 古字本

不著撰人名氏、唐宋藝文志及宋以來私家藏書志目皆未著錄、惟釋慧琳一切經音義、時引其文、然其為卷若干、無從考定、據龍璋小學蒐逸總目考題唐張戩撰、云見慧琳一切經音義敘引、則是書為戩所撰矣、戩有考聲、已著錄、是編大旨在考定每字之訓詁、并及形聲、分部則從說文之舊、蓋承字林之緒、欲補說文之漏略也、書中薦从艸廌聲、璋謂薦字、說文在廌部、音宅買切、此作廌聲非是、古今正字所云从某某聲、殊多不合、今不復辨正、略記于此云云、案說文廌雖音宅買切、而廌部薦云从廌从艸、作甸切、則薦字本有宅買作甸二切、其聲亦有二聲、一讀多、一讀廌、戩之說不誤也、又如彌又廟也、从示爾聲、案何休公羊解詁曰、父死稱考、入廟稱彌、彌又作禰也、从示乍省聲、案左傳胙之土而命之氏、周語天地之所胙、法言天祚先德、是經典福胙皆从肉、惟漢帝堯碑、華山亭碑及孫根夏承諸碑、皆有祚字、則漢世固別出祚字矣、又遑暇也、从辵皇聲、按詩召南莫敢或遑、小雅不遑啟處、遑皆訓暇、又為經典所通用、凡此之類、戩皆各有所據、蓋其去漢未遠、所見尚多古本、非師心臆造、洵考證之林、今取是編以較說文徐鉉新附之字、固多取資于是、惟以博采通人之故、遂妥有從其說、不從其說者、是則茲編固當與說文相輔而行、同其珍重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小學

文字典說一卷 活字本

是書亦無撰人名氏、歷來公私藏書家志目、亦未著錄、攸縣龍璋據釋慧琳一切經音義叙引、定為唐張戩撰、並從音義輯為此編、大氏採諸書訓詁名物之同異、以廣見聞、其所援引、頗據古義、如璿、耳珠也、此與詩周南孔疏卷耳如婦人耳中璿義同、玷、缺也、此與詩大雅毛傳白圭之玷義同、莠、惡艸似稷無實、此與國語馬餼不過稂莠注義同、葦、眞艸也、此與說文葦字注義同、讚、猶褒揚其美法也、此與釋名釋人之美義同、其他條似此者、不可枚舉、蓋戩致力於字學、於六書訓詁為其專長、其所詮釋、皆能於文為益、以典說名書、可以考見意指之所在矣、惟書中如芭蕉、亦从艸、巴焦皆聲也、紫、鳥喙也、从此朿聲、迸、从辵并聲、彷徉二字、並从彳、方羊皆聲也、謚、从言益聲、諠、从言宣聲也、敵、仇也、斆、从攴學聲、䀹、目旁毛也、从目夾聲、諸條、皆古今正字所有、別無新義、而複載之、殊為

冗贅、至其餘如䵝噍、很蹟、蹙蹐、躇踷、踟蛛、跓腸等字、或此詳而彼略、或彼詳而此略、互有發明、竊疑原本一書、皆未成之稿、尚待詮次者、釋慧琳以其搜採之博、采入音義、他人皆未之見、故偁引者少、理或散毀、惟所存者僅此、而首尾零亂、已無端委可尋、無由考信、要其有裨訓故、數百千年名儒碩學所未見者、賴此裒輯之篇、尚能略可考見、以資研求、固小學家所宜寶貴者也、

聲類一卷　活字本

魏左登撰、清龍璋輯、登始末無可攷、隋書經籍志著錄此書十卷、注云魏左校令李登撰、新舊唐書志同、則登曾官魏左校令矣、登與孫炎同時、炎注爾雅、盛用反切、登著此書、名聲類者、蓋以聲音比類相從也、潘徽曰、李登聲類、始判清濁、纔分宮商、是隋時固重視其書矣、書中如吅、此古文讙字也、顧野王玉篇吅部引之、夒、古人周反、或作猱、詩曰無教猱升木、顔師古匡謬正俗引之、誼、蔵、菜也、虞世南北堂書鈔引之、岐、猶屺字、陸德明經典釋文爾雅引之、耤、東之藪也、顔注漢書高后紀引之、奉或作捧、李善注文選司馬遷報任少卿書引之、裕三里、僧行均龍龕手鑑谷部引之、羌中牛名、丁度集韻三鍾引之、顒、頭肤也、陳彭年廣韻引之、螳、青橫、宋庠國語補音引之、閒、小視、董真卿周易會通引之、可見此書為歷代諸儒所援用、歷元尚有傳書、至明初修永樂大典時、始未載及、則其亡逸必在元明之閒、可斷言矣、至書中如建國以土地曰封、周禮建邦國、而制其域、諸公之地封疆五百里、諸侯之地方四百里等也、起土為界曰封、歌盛德之詩、讚美形容曰誦、範取其盛皃之類、皆足以與經義互相發明、璋輯此書、雖未能盡復登之舊觀、即此斷簡殘篇、已足以沾溉萬代矣、惟熊忠古今韻會舉要引魏李登聲類曰中國曰辛、江南曰棘、璋尚遺而未採、則其漏略可知、然古書散佚、蒐採為難、後人踵事增修、較創始自易為力、篳路藍縷、然當以璋為首庸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經卷　經部　小學

韻集一卷 活字本

晉呂靜撰，清龍璋輯。靜始末無可考。璋有小學蒐逸，已著錄。隋書經籍志韻集六卷，晉復安令呂靜撰。是靜嘗官晉復安令矣。魏書江式傳，延昌三年三月上古今文字源流表云：晉世義陽王典祠令任城呂忱表上字林六卷，又云忱弟靜別倣故左校令李登聲類之法作韻集五卷，使宮商角徵羽各為一篇，而文字與兄便是魯衛，音讀楚夏，時有不同云云。是靜為忱弟矣。新舊唐書志呂靜韻集五卷，異於隋志，而同於江表，蓋隋志並序目計之，原書固以五聲為五卷也。案四聲分韻，始於沈約，靜在約前，其以宮商角徵羽分編，已萌四聲之漸，然其詳莫究。惟顏之推家訓音辭篇，韻集以成仍宏登合成兩韻，為奇益石分作四章，金壇段玉裁曰：廣韻本於唐韻，唐韻本於陸法言切韻，切韻顏之推同撰集，然則顏氏所執，略同今廣韻。今廣韻成在十四清，仍在十六蒸，別為二韻，宏在十三耕，登在十七登，亦別為二韻，而呂靜韻集成仍為一韻，宏登為一韻，故

曰合成兩韻。今廣韻為奇同在五支，益石同在二十二昔，而韻集為奇別為二韻，益石別為二韻，故曰分作四章。此可以考見韻書崖略。四庫合書著錄重修廣韻提要云：初隋陸法言以呂靜等六家韻書各有乖互，因與劉臻、顏之推、魏淵、盧思道、李若、蕭該、辛德源、薛道衡八人撰為切韻五卷，書成於仁壽元年云云。是韻書當以韻集為最早。其以上平下平上去入四聲而五韻分篇者，蓋亦本靜宮商角徵羽五聲之濫觴也。興化任大椿字林考逸引許觀東齋紀事，本朝真宗時，陳彭年與晁迥、戚綸條貢舉事，取字林、韻集、韻略、字統及三倉、爾雅為禮部韻。是韻集宋景祐時尚存，與其兄忱字林同為韻學家所援用。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著錄字林五卷，而無此書，則其亡佚當在字林之前矣。是編為璋因大椿小學鉤沈輯本，重加裒益，而少變其例，以陸德明爾雅釋文引郭呂者，別為存疑附後，蓋亦慎之至也。

考聲五卷 活字本

唐張戩撰、清龍璋輯、戩始末無可考、璋有小學蒐佚已著錄、是書不見於新舊唐書志歷來公私家藏書志目亦未見著錄、明修永樂大典于每韻每字之音臚列見存小學之書、略無遺漏、亦未載此書、則其亡佚已久、惟唐釋慧琳、遼釋希麟一切經音義正續特引其文、然其為卷若干、其篇次如何、固無從考定也、此為璋採掇成編、分為五卷、其書大氐采諸書訓詁名物之同異、以廣見聞、如有足曰蝨、此取許氏解字之文也、吁疑怪之詞、此取玉篇之文也、婦人謂嫁曰歸、此取公羊之文也、踟躕猶徘徊、此取廣雅之文也、如斯之類不可殫數、皆足以備說經家資以證古義之一助、亦爾雅方言之流也、戩去漢未遠、多見秦漢以前舊籍、故其徵引多可據、且其中或有可以攷見方音俚語、如妐、夫之兄也、新婦呼夫之兄曰妐、今關中呼夫之父曰妐、祆、胡謂神為祆、今關中人謂天神為祆也、藤、蔓莚之類、吳越謂之藤蘿也、犹、獯犹、匈奴別名也、胡名也、唐虞謂之獯鬻、

周謂之獫狁、漢謂之匈奴、鞮北狄西戎號也之類、或有可以與典籍互相發明、如黐、黏也、擣木皮為之、可以捕鳥獸、黐膠、擣雜木皮煎之為膠、可以捕鳥也、鶻鵃、鳥名也、似反舌、於頭上有也角、翼班白別也、孥、妻子之總稱也、唬、哭無常節曰唬、蛸、人腹中蟲名也、坯、瓦器未燒者也之類、皆足以資多識而廣異聞、惜其不注明徵引原書書名卷第、使後世無由取證、未免失之、然此為唐人之通病、固不能獨責于戩也、

辨釋名一卷 活字本

吳韋昭撰清龍璋輯昭有國語注璋有小學蒐逸已著錄是編以劉熙釋名解不合者辨而正之中多論辨官制先列釋名原文後加辨曰以別之其無者引文脫也案隋書經籍志唐書藝文志著錄韋昭辨釋名一卷宋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未載其亡佚當在五代之時此爲璋從唐宋人類書所引裒輯成編大氐以興化任大椿小學鉤沈輯本爲藍本其所補者僅古者稱師曰先生

一條云見太平御覽四百四不知初學記十八卷人部中引止備釋名且其文無當于官職蓋非昭辨釋名之文或其文尚有脫佚故大椿未嘗錄入非漏略也可謂補所不當補矣三國吳志韋曜（本名昭陳壽爲晉司馬昭諱改焉）傳昭在獄中上辭有云見劉熙所作釋名信多佳者然物類眾多難得詳究故時有得失而爵位之事又有非是愚以官爵今之所急不宜乖誤因自忘至微又作官職訓及辨釋名各一卷云云是昭因熙釋名於爵位之多誤而作官職訓因熙物類之多失而作辨釋名當時固各爲一卷揆厥成帙也然則是編孰爲官職訓之佚文孰爲辨釋名之佚文原書久亡無可取證矣至書中辨車古皆尺奢反後漢以來始有居音四庫全書總目著錄釋名提要云何彼襛矣之詩以車韻華桃夭之詩以華韻家家古音姑華古音敷則車古音居更無疑義熙所說者不謬昭之所辨亦未必盡中其失云云則是編或者當日因其不能盡中熙之失不爲人所重遂致失傳歟然熙釋名今傳本

只廿七篇無釋爵位之目據熙自序亦祇廿七篇則今之釋名不復有亡篇矣乃昭謂釋名爵位之事又有非是而唐宋人如藝文類聚北堂書鈔初學記太平御覽諸書于職官設官類輒引釋名及昭辨釋名不一而足可證其有亡篇且有釋爵位之目熙序廿七篇蓋後人因其殘佚而改符其篇數可斷言也范書文苑劉珍傳撰釋名卅篇而昭及顏之推皆云劉熙製昭且從而辨正之則釋名原本卅篇非珍作而爲熙作可以正范書之失矣則是編之存所繫亦非淺鮮也

說文經字正誼四卷 光緒甲午刊本

清鄭慶藩撰。慶藩有說文經字攷辨證，已著錄。是書以福州陳壽祺說文經字攷雖可補嘉定錢大昕之闕，而時有涉淺易之處，又闕其所不當略者，因博采諸儒訓詁，反覆更訂，逐字詳釋，不獨有裨于小學，亦足以羽翼經傳。前有自序稱：余謬以管見附以二百餘文，一遵許書正誼，不敢妄拾隱僻之書，稍逞肊說云云。較壽祺之以或體為正字，以古文籀文為正字，據漢儒一家之說，務為奇闢，以攷易經字者，固自不同。凡易經、書經為一卷，詩經為一卷，春秋左傳、公羊、禮記、周禮、儀禮為一卷，論語、孟子、爾雅為一卷，惟其不列穀梁、孝經，雖本之壽祺，然其意在補壽祺之闕略，似不應遺不入載也。書中謂芾為蔽芾甘棠之芾，固是，不知亦通作紼，案小雅朱芾斯皇，白虎通引作朱紼是也。又謂猘為國人逐瘈狗之瘈，唐時左傳有作猘者，固是，不知梁何承天纂文云：猘，狂犬也，則瘈作猘，不始于唐時矣。又謂櫕為柤棃曰櫕之櫕，固是，不知文選司馬長卿上林賦櫕立叢倚，注引倉頡篇：櫕，聚也。此櫕字正作酇，通作纂。說文：酇，百家為酇，酇，聚也。潘安仁笙賦：歌棗下之纂纂，李善曰：纂纂與櫕古字通，櫕，聚貌是也。又謂偷為則民不偷之偷，固是，不知亦通作媮，案左傳襄公三十年晉未可媮也，杜注：媮，薄也。說文：媮，巧黠也，从女俞聲，託侯切。漢書元帝紀：媮合苟從，師古曰：媮與偷同。賈山傳：媮合苟容，師古曰：媮與偷同，是也。凡此之類，皆未能繁徵殊有，智者之失，然全書精核者為多。蓋慶藩嗜古好學，又能深通六書訓詁之誼，能集諸家所長而考證其得失，頗有訂譌正誤之功，非鈔撮蹈襲者比也。書成于光緒二十年，後于辨證二年，蓋所以補辨證之未備，可見其鑽仰之勤矣。

說文正俗一卷 光緒辛卯刊本

清楊廷瑞撰。廷瑞字子杏，號激劇，善化人。是書以說文有正字而承用別體，尤以樸綿字體鄙野為多，遂甄錄所見，以證明古訓。其例以說文正字正書，而以假借承俗者作旁注于下，徵引諸儒訓故，反覆考證，頗見精核。惟其謂𤐾（燡）例之𤐾，宗本說文引作澤。澤俗字，薛氏傳均以為即𤐾之譌。案說文無𤐾字，而仌部有𤐾字，連接拔字，云一之日𤐾拔，即詩文也。則廷瑞所見宗本引作𤐾者，不知何據。檢傳均說文答問疏證，乃知說文於水部沸引𤐾沸濫泉之𤐾為澤，始知廷瑞褒傳均疏證之文而省所不當省者，遂使後人無從索解也。然說文𤐾沸濫泉，凡兩引，同部濫注曰：𧇾沸濫泉，而沸則作𤐾沸濫泉。玉篇𤐾泉，水出貌。𤐾與𧇾通，蓋𤐾為風寒也，故从仌。𤐾為泉水貌，故从水，音同而義別。𤐾則𧇾之通假字，而非𤐾之俗，明矣。傳均之誤，尚以𤐾字說文未收，疑即𤐾之譌，乃廷瑞沿其誤，竟謂𤐾為𤐾之俗，未免失之武斷矣。至書中如烟熅，謂必作壹壺，㕘差必作篸縒，栗冽必作㟨𡽀，嫦娥必作尚儀，貫瀆必作遺遺，寂寞必作㕮嗼，猗攤必作旖施，雖於古有據，而今斷斷不能行。顏元孫所謂總據說文，則下筆多礙，當去泰去甚，使輕重合宜。廷瑞泥于古而不化，亦其所短。然古今世異，往往訓詁難通，有是一編，固大有益於經訓也。

周易句讀四卷 嘉慶己卯刊本

清周世金撰、世金有易解拾遺、已著錄、是編以句讀有譌、則經旨背繆、故即王弼定本為之離開句讀、俾童蒙有考焉、其例於每一句讀各旁注句字讀字、繫辭以下則僅以黑白圈分章段、蓋不必句讀非缺佚也、世金嘗自言、象有反則辭有反、如需有孚光亨貞吉、有孚窒分明反在那裏、漢人以光字連下亨貞吉為句、則不可解也、象有此則辭有此、如既濟亨小貞、亨小分明此在那裏、漢人將貞小連下利有攸往為句、因疑彖傳有剛柔交錯四字之遺、則殊不通也、蓋其志在尊宋攻漢、故書中如乾卦三爻本部子朱子之讀法、以夕惕若為句也、然其如九四重剛而不中句、不以重字為衍文、初六履霜解後得主而有常句、不從程傳增利字解、蓋言順也、不以順為慎、以及比吉也句、比之匪人句、皆不從程傳本義脫誤之說、則猶能尊信古經、不敢有所竄亂、亦偏重于宗學者、已據前歐陽厚均序、嘉慶己卯以前、尚無刻本、此為其家所刻、為此書第一刊本云、

困翁易學八卷 道光四年刊本

清王文潞撰、文潞字坦夫、安化人、以老於明經、晚更號困翁、即以名其書、大旨以彖為主、闡發義理、證以人事、原本宋儒、而不取先天之別傳、亦不取圖書之雜說、其謂數起河洛、聖人則之、亦第則其一二三四五六之數、於圖書無與也、彖所言東西南北七月八月之類、皆無及先天八卦者、說卦所言天地山澤、皆大易參伍錯綜之理、本無先天名目、既無先天、則後天之名可不立、且文王廣易、即演伏羲之易、非變更其制、以示異也、即如長女中女重為家人、此義易也、文王即以利女貞發明之、孔子遂推及於父子兄弟、先甲後甲、文王易也、周公即以父子發明之、孔子即以終則有始釋之、凡斯之類、聖人之情先後一揆、故曰知者觀其彖辭、則思過半矣、至於卦必有主、如乾之元亨利貞、非九五不足以當也、故彖傳結以首出庶物、推之坤主六二、非牝馬不足以言貞、屯主初九、非動不足以亨屯、與夫蒙主九二、需主九五、訟必有對、皆可於彖辭消息之、惟卦變一說、在伏羲畫卦時、初無此意、而既畫之際、其情狀亦自然呈露、故

損益兩卦、遂以卦變取名、而象傳之往來上下即其證也、學者苟即象與傳而深思之、而後知朱子經文之旁、自有注解、其說不誣也、蓋文璐自言其意如此、可以識其宗旨矣、至書中於卦爻之辭、時即君臣立言、證以史事、或不免間有牽合、然亦無悖於聖人立教牖民之旨、固非言心言天、言幻窅支離之說者所可彷彿、微疵固未能累其大體也、同里閔尉比其書、如吳沆之易璇璣、李光地之周易觀象、非阿好之言、誠篤論矣、

易學真詮不分卷 活字本

清黄本溥撰、本溥以字行、湘鄉人、是編大旨、專主邵子之說、使人順性命之理、以贊天地之化育、採集各家之言、參以圖說、觸類引伸、都四十二章、蓋朱子所謂易外別傳也、其謂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則舍義理而不言、專以易為卜筮之書、誤之又誤矣、伏羲作易垂教、當時所以正人倫、盡物性者、皆在八卦之內、以義說寓於卜筮、非專為卜筮作、周衰卜筮失官、遂失易之義說、專言禍福、流為巫史、甘泉焦循辨之審矣、此不可

不知者也、又書中於圖書精義、原委反覆詳說、以精義多存於圖書之中、謂圖為伏羲所作、易因圖生、至宋陳摶推闡易理、衍為諸圖、其圖本準易而生、故以卦爻反覆研求、無不符合、傳者務神其說、遂歸其圖於伏羲、謂易反由圖而作、德清胡渭辨之至精、大氐圖書之說、雖言之有故、執之成理、乃修鍊術數二家旁分易學之支流、而非易之根柢、此又不可不知者也、然全書發揮明簡、詞意了然、自序謂於易學之源流、河洛之精蘊、先後八卦之象數、慎

思明辨力求昭晰俾學者豁然於天人合一之旨致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云云故於專明人事者闡發盡致亦邵子所謂學以人事為大治生于亂亂生于治聖人貴未然之防之義罔不失為粹然儒者之言非術數家所可及也

春秋經傳通釋不分卷 嘉慶乙丑刊本

清張聖清撰聖清字振碩常熟人是編大旨在求經與經通傳與傳通經與傳又必互相通採春秋傳說彙纂之辨訂是非採春秋直解之融會精要而於杜林注釋間加致正以發明之左氏有未安者採公穀以正之其無經而有傳者悉以附傳錄存按其先後節次以便稽考其於諸侯大夫之不尊王及專會盟征伐大夫之溢橫一一縷列提要于首以寓勸懲之意例至美善又於經文傳文之後各隱括

大意而論之聖清嘗自言諸家解義無不運以苦思擇別閒附以鄙見意在標明法戒貫串始末俾文家運用確然得所適從亦使治經者以左傳事跡為據而不至於泛歧又云昔歐陽永叔新唐書成文省於前事多於舊然猶有議之者則此卷亦安必後人之無議論乎有能指而議之者必更有精於斯者矣寧非余之所深幸哉其用心深至無自滿之心較之文人相輕創為不經之論以詆諆古人菲薄後人者相去不可以道里計也

穀梁范注闕地釋二卷 光緒癸卯家刻本

清彭夢日撰。夢日以字行，湘鄉人。是書以地名莫多於左氏經傳，杜氏所釋，號稱詳覈，而闕者猶五百六十五條；穀梁惟經所書地，范寧以杜釋已爲賅備，略舉其要，不復覼縷，然亦時有違異，楊士勛疏俱未申明。參考各家，於杜氏時有指駁，補正而范氏疑端迄勘，旁推廣證，爲之疏釋，因就范氏所闕，起自漢志以迄近儒所釋春秋地者，集爲若干條，編定爲二卷。蒐采之博，考辨之精，誠無異聚米畫地、振衣而挈其領也。特春秋會盟之國，未能各以其當時封境所屬，隨地標名，詳其原起，條其興革，于是展卷者無由知當日之某地某名，即今日之某名某處，尚嫌美中不足。且其大體取材於錢唐高士奇春秋地名攷略，無錫顧棟高春秋大事表，婺源江永春秋地理考實者爲多，惟其訂譌補闕，尚見精核，雖卷帙無多，亦治穀梁者不可少之書也。

四書章句集注輔不分卷 道光庚子刊本

清潘興祚撰。興祚字孝橋，平江人。是編以漢唐以來注疏衆說紛紜，源流各異，不揭其體要，則泛而無歸，不衷諸至當，則雜而不粹。惟朱子能薈萃衆說，擇精語詳，而羣言互著，疑義頗多，於是剖其同異，補其闕略，附以己說，以成此書。而於訓詁諸家，亦能研精覃思，旁徵博引，以與朱注相發明。大氐義理與考據兼采，亦東塾陳澧之流，意在調停漢宋之爭也。故其自序稱凡章句集注中制度名物有沿舊說偶誤者，無留口實，必取證於詩書三禮春秋，以經釋經；至義理之精，融朱子已絲毫無憾云云，可以考見其意恉矣。其於大學中庸論語孟子之首，各敘其源流，諸家之論撰，各辨其得失，俾讀者開卷即能瞭然于胸中，亦可謂用力至勤矣。至其於新民章（謂）孔疏釋盤爲沐浴之盤（爲誤），引鄭康成內則注槃承盥水者，韋昭吳語注槃承盥器也，大戴記踐阼篇有銘於盥盤，正與此同，盥則每日所必須，日五盥見玉藻，於日新義爲切云云，較四書辨疑以

盤乃淺器，雖容於沐浴者之不足以服穎達，周自有
别也。惟其謂浴器不便於銘，為慢褻，不知古人於
日常所用之器皆必銘，其銘必吉祥之語，是未考
之宣和博古圖者也。又其於禘自既灌而往者章，
謂今考呂氏春秋，魯惠公使人請郊廟之禮，桓
王使史角往止之，其言當必有據云云，而其凡例
則謂莊列多寓言，呂氏春秋、劉向說苑等書，乃
傳聞尤多不實，是其於求勝前人也，則引呂氏
之語，以證己言之不誣，而其自信也，則以呂氏之
語為不實，是亦自亂其例者矣。要其全書大
都能擇善而從，不膠於一偏之見，徵引廣博，亦
無太濫之嫌，其亦可以傳世矣。

四書衷是不分卷 自刊本

清孫繩武撰。繩武字文輔，喜化人。是編大旨以聖賢之
言精微廣大，非朱子為之集注，後人無由窺測，故一以朱
子為宗，又以僅守一說為寡當，故參以朱子語類、或問、大
全，復旁稽諸儒輯要及題鏡、貫解、體注、釋注、易簡錄
等書，合參互證，以求當于理，其以衷是名編者，則以不
折衷於四書，無以知六經之是，不體會于朱注，無以知四
書之是，不綜貫旁通于諸家講義，無以知朱注之是。
蓋宋儒義理之學，本較漢儒為精，而朱子義理之學，
又較宋儒為精，朱子盡畢生之力，殫精竭思以注四書，
亦較其他所著各書為最，雖後人因門戶之見，不免或
有詆諆，然終不能謂朱子之注四書為不精微邃密，
文輔此作一折衷於朱子，可謂知所好尚矣。惟其誤於
時文窠臼，故詳於講理諸章，而未𢓕朱子注書之大
旨，不知四子書之懸為令甲，始于元之延祐，為學者進
身之階，與朱子之精研經義，固自不同也。至其於項雖
頗閒附作文之法，亦直以四書為熱中富貴所必需，而無
關于精微大義，蓋其時好尚，趨重于科舉一途。文輔尚

未能免俗故全書偏重于臨場應試者為多要亦全書之累也又其例謂諸家講章或兩三說並存或意議相同而前後悉載恐並存則啟學者騎牆之見悉載則生學者厭見之心故此書特取其一說之至當者錄之其有紛爭者删而不錄云雖可以掃除轇轕杜門戶之爭然學說紛岐本多見仁見智文輔之所謂至當者安知不為他人所謂至不當者乎是則一偏之見不足以為訓而又與其所謂僅守一說為寡當者自相矛盾矣然其剖析疑似闡揚義理

說春秋者三傳並存說詩者四家互異固不妨存此一家之書以資考索也

四書備檢二十卷 同治二年刊本

清李揚華撰揚華字實蕃清泉人是編分天文地域山水象數理氣聖賢本紀列傳兵法政典工用鄉黨物類為十三類其不能列入各類並各類所遺漏者別為餘論三卷附諸簡末都二十卷大旨以宋儒專說義理略于考據故博采先儒之說為之變釋亦時有精到處惟其推衍及於天文地域象數兵法等名目繁多分類為篇反多於本書殊有畫蛇添足之嫌舍本求末之誚而其詮解四書之文又多散見於各

類辨閱之幾疑其為類書而引四書之文比類以附者亦有竄亂聖經之蔽愚而好自用之譏然其凡例自稱此為羽翼聖經而作而所採典故亦供時文驅遣是即王伯厚兼作詞科計也習俗移人賢者不免況余之不賢乎寧從俗而自謂不賢可以知其旨趣矣蓋其誤於元延祐之以四書懸為功令遂直以四書專為科舉而作非孔門經世之書其人殆亦熱中富貴之人而非有志研經之士也至謂象數理氣為聖學之精要此卷既通則學庸語孟一以貫之又直以四

書之為書全在象數理氣然則舍象數理氣即不能讀四書乎亦可謂好行小慧者矣至其中如饔飧而治據司儀注及左傳公羊傳而正趙注之以饔飧為孰食分朝夕之誤斟閻愚君爾據王念孫之說謂斟閻為憂據閻若璩之說謂斟閻為喜皆有所發明其他亦復能博引繁徵有裨于經訓存以備一家之說亦有足資參考者矣

唐卷子本玉篇引用書目一卷 光緒甲午刻本

清劉鑫耀撰鑫耀有尚書大傳禮徵已著錄是編以唐卷子本玉篇而是顧野王原本其中引用之書大都隋唐以前遺文墜誼而有關經義裨益訓詁殊非淺鮮故分別輯目凡得書二百六十種而經籍居其半每書之下以漢隋新舊唐志撰人篇第注明諸志所無則考他書中有引用者證之使後人有所考核大氐野王生梁中葉多見西京以前典籍其例每義博引經傳自下己意而以野王按別之所引雖多近今佚書而皆足以與諸經互證鑫耀此作洵足以供治經者之研求自序稱言部譊下引倉頡篇云譊訟聲也與釋元應一切經音義二十引同詒下引韓詩謂我不往子寧不詒音詒寄也曾不寄問也詍下引韓詩詍詍不善之貌也皆與陸德明詩釋文引同譖下引公羊譖公於齊侯劉兆注言旁入曰譖與文選韋孟諷諫詩李善注引同品部首引尚書五品不遜王肅曰五品五常也與史記五帝本紀集解引同欠部歎下引穀梁一穀不熟謂之歉劉兆曰歉不足也與文選陸士衡辨亡論注引同广部庫下引蔡邕

月令章句、審五庫之量、一曰車庫、二曰兵庫、三曰祭器庫、四曰樂庫、五曰宴器庫、與初學記二十四、太平御覽一百九十一引同、水部洒下引周易聖人以此洒心、劉瓛曰洒盡也、與易釋文引同、此類皆確有依據、至其引用之書、尤足以供考訂家之援據云云、則是編固當從隋唐志著錄、鄭玄三禮目錄於禮類之例、不當以簿錄家目視之矣、

始學篇一卷 岩字本

吳項峻撰、清龍璋輯、峻事蹟無考、惟吳志薛綜傳、華覈疏、大皇帝末年、命太史令丁孚、郎中項峻、始撰吳書、孚峻俱非史才、其所撰作、不足紀錄云云、則其曾官吳為郎中矣、隋書經籍志、始學十一卷、吳郎中項峻撰、新舊唐志皆作十三卷、項峻撰、宋以來官私志目罕見記載、蓋其書亡佚久矣、惟唐宋人類書間引其文、然均誤項峻為顏峻、疑據他書轉引、非親見原書也、此為攸縣龍璋裒輯成編、僅從初學記搜采、未能博引繁徵、如地皇十一頭、治萬八千歲、見初學記九、藝文類聚十一、太平御覽七十八、又今南方人巢居、北方人穴居、古之遺俗也、見太平御覽七十八、北堂書鈔、藝文類聚十二、又龍淵善相、見太平御覽三百八十八引項氏始學篇注、又漢侍中蟬、刻蟬像、常侍但為璫而不蟬、未詳何代所改也、見南齊書輿服志引項氏說、凡此四條、皆遺未編入、則其所漏多矣、然佚文散見、尋檢難遍、尺短寸長、是固不能為璋究也

字林考逸一卷 稿本

清葉德輝撰。德輝有三禮鄭注攷字考已著錄。是編以唐卷子本唐韻為梁顧野王原本，其中所引呂忱字林，有足以補說文之闕，有足以與經義互證。乾嘉以來任大椿、任兆麟、曾釗諸家雖各有輯本，互有闕略，合而讀之，固多所考鏡。然其時唐韻為諸家所未見，故從而采輯得五十餘字。其中僅佚、脟、辮、腰、訂、戳、雛、奩八字，與諸家輯本重見，餘則為諸家所未載。至嬈、㑽、笑、哩、㹠、髯、蔺、雹、雛、職十字，雖為諸家輯本所有，或音訓互異，或音訓較詳。蓋野王生于梁世，去晉未遠，其時字林尚未散佚，故徵引為可信也。其例以說文所有之字，依說文部次分隸；說文所無者，分附各類之後，而注說文無三字以別之。至其字之音訓與說解合者，取為互證之資；與說解不合者，廣為異聞之益。既不妄下己意，亦不墨守陳言，均於每字下詳為考覈。大氐德輝本以考據名家，而又精通六書訓詁之學，故卷帙無多，皆有裨於古誼。其中如女部媾重婚，既引易屯、左傳、國語以相互證，而又引史記項羽本紀、刺客傳、樗里子甘茂傳文中索隱之訓媾為和，詩候人不遂其媾之訓媾為厚，以廣異聞。如此之類，皆極精核，足以供窮經者鑽仰之資。此為其家藏手槀，據其猶子啟勳後敘，蓋為德輝所著說文解字故訓中之一卷，因亂僅存，啟勳乃為收拾叢殘，整理成帙云。

易本義質四卷　原刊本

明王介之撰。介之有春秋四傳質，四庫合書已著錄。鄒漢勛曰：按此書篇帙無多，而多所發明。如元亨利貞，則不以為大亨而利於正，而以為四德，不違文言，亦合子夏傳。進元咎也，以為大舜之若時登庸，神禹之天錫元圭，湯之始征自葛，文之受命專征，武之觀師牧野，皆當此爻，與干令升武王舉兵孟津觀釁而退之說，逆蓋言順也，以為順宜如字，言陰道之順也，所謂馴致其道也，與荀慈明臣

順君命而成之之說同。利執言，以為言非語詞，蓋師中丈吉之言，與虞仲翔震為言之注合。易而無備也，以為易坦易也，無備言非作威也，柔順得中則和積英發，不假安排，而丰采自是凜然，故吉。所謂威而不猛也。原本俟果有威不用，惟行易簡，無所防備，物感其德，翻更威之說，與地之宜，以為觀法於地，謂地之理，所指者廣，故與天對，觀地之宜謂土宜也，如宜宗宜與宜黍宜稻之類，所指者小，故與鳥獸之文同，不必增入天字。原本九家注以地

有水火五行八卦之形，釋觀法於地，以四方四維之位山澤高卑五土之宜，釋與地之宜，凡此皆能引伸古義。如不言所利，以本義後說為當，其駁前說曰：若曰利於正，則言所利矣。深得經意。承以德也，以德為父之德，譽亦父之譽，蓋以柔中幹父，深得幾諫之道，不特父之蠱可治，父將日引月新，漸進於德而聞譽集厥躬矣，此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底豫之義也。本義云以此幹蠱，可致聞譽，近以父為名，則此義為精。貞亨小利有攸往，於

小絕句，彖傳於故小絕句，以利有攸往天文也為句，且曰天義自明，原無譌脫。周易本經泰大原本相承，應無衍文錯簡之誤，而古文或多剝析，不必以臆割裂增刪，求如今人之便讀而合式也。其言誠雖出可以守宗廟社稷為祭主也，以為驚遠具邇，成望丕一著，自可承祧而充宗，言為祭主而不喪匕鬯之義自著矣。與經傳意不違，而不增字，以此論本義不背古本，不徇曲說，協於訓詁，精於義理，當非黨同伐異矣。

周易經傳通解十五卷 同治六年刊本

清戴鰝撰。鰝字和生，湘潭人，庠貢生。是書分上下經二卷、彖上下傳二卷、象上下傳二卷、繫辭上下傳二卷、文言傳一卷、說卦傳一卷、序卦傳雜卦傳各一卷、圖解說辨各一卷。大旨主象，而廣徵傳引以證之，經傳之外，方書亦所稱引。前有自序，作于咸豐元年二月，沒後其門人為之刊行，則同治六年春也。書中如解屯六二即鹿無虞，謂鹿陽獸，通督脈，坎剛中上柔，角岐象鹿；解需六四需于血，謂初三乾金肺主氣，以剛應四，四變兑，不應兑口，氣逆血溢，象人病傷嘔血在地；解九五需于酒食，謂酒養陽，五剛象酒，食養陰，四上象食之類，皆主於因象以明理，頗能自出新意，雖間不免支離牽合，非易之本旨。然自王弼遺象言理，不知易者象也，有象斯有理，理從象生也。孔子彖象二傳何嘗非言象，雷風雨澤以及乾馬坤牛震龍巽雞之類，皆象也，即卦之剛柔上下應比承乘，亦莫非象乎。舍是而言理，則所謂理者安在。鰝能即象以求理，皆引據舊文，以互相參證，終不同於冥心臆測、私心自用者矣。

周易象義串解六卷 道光廿九年刊本

清羅昌鸞撰昌鸞長沙人前有自序作于道光二十九年時年八十一歲蓋亦皓首窮經之士自謂象之所在義即寓乎其中用是節錄朱子本義旁採先儒及近代名賢說纂輯而條貫之庶幾象昭而義亦昭乎全書綱領具見於斯考左傳韓起適魯見易象春秋古人既以象名知象爲易之本旨故繫辭傳曰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王弼以下變而談理陳摶以下變而言數而數又自孟喜焦贛京房以下岐爲數派其法不可殫舉而易於是乎雜昌鸞因本義而旁採諸儒之說鈎稽攷證以求象尚可謂能操其本足闢諸家之喙矣其書不用漢儒納甲等法第即內卦外卦互卦變卦反覆推求而以說卦傳證之間有荀鄭兩家之所擬參之旁推交通覺有發前人所未發者考黃宗羲易學象數論謂易納甲動爻卦變先天四者均爲後儒之僞象則昌鸞之不用納甲以求象蓋亦有所師承非由臆撰

在近人易說之中固卓然翹楚矣至郭京周易擧正之名不見於新舊唐書志前人皆疑其出於宋人依託趙汝楳譏其挾王輔嗣韓康伯之名以更古文惠棟作九經古義攻之尤力昌鸞是編似不應取以參證惟朱子本義於坤象傳之履霜堅冰賁象傳之剛柔交錯震象傳之不喪匕鬯頗從其說則亦未嘗無可取微疵固不足累其大體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易

易義偶存一卷 咸豐四年刊本

清易愼省撰。愼省湘潭人。是書爲其咸豐四年所作。前有自序云，每讀小畜彖辭，歷稽舊說，疑難愈多，久乃得解。作小畜說，又謂本義以卦變解者十有九卦，如泰否咸恒隨蠱无妄訟升噬嗑晉睽鼎大畜蹇解漸十七卦，皆本卦自有義理，不必牽合卦變。惟賁渙二卦未得其解，程子謂卦之來皆自乾坤，因推賁以坤上之柔來文乾剛之中，故曰柔來而文剛；乾之九二分居上位，故曰分剛上而文

柔。渙之上卦坤體之剛自四位來居於二，剛來而得中不窮於下，故曰剛來而不窮；下卦坤體之柔自二位上居於四，而上比中正之五，故曰上同。乾坤爲易之蘊，則乾坤爲變卦，殆不可易云云。後附錯綜說、來氏易注說，謂來氏當隆萬間，以枯窘割截小題文擅名於時，因以其尖僻心腸窺測聖經云。蓋其說易大旨在發明義理，深有取乎程子凡卦皆自乾坤得來之論，而不取朱子卦變之說，兼及來氏，而不取其錯綜之論，頗能掃除轇轕，與陳步雷周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易

易淺述互相表裏。大氏易道淵深，包羅衆義，隨得一隙，皆能宛轉關通，有所闡發，雖見仁見智，各明一義，原不能固執一說以限天下萬世，則存是編以備一家之學，亦未始非治易者之一助也。

周易原始篇一卷 活字本

清鄭馥撰、馥有周易質已著錄、是書大旨謂周易之義取象具有本原、故取與三墳易相印證以明先聖制作之沿革、文雖凡說詭誕不經、案三墳書一偽再偽、宋以前為隋劉炫偽撰、北史已明言之、宋人所見為張商英所譔、又非劉炫偽本、晁公武郡齋讀書志指證甚詳、炫為隋大儒、其偽造連山歸藏雖妄、必有過人者、今傳本至為淺陋、故明胡元瑞疑為毛漸所為、而何鏜刻入漢魏叢書者、撰人題晉阮咸注、則又偽中之偽矣、大氏三墳無論其出隋唐以前與否、不可信為古書、刪定六經始於孔子、孔子以前周易與三墳並稱、猶魯之春秋與晉之乘、楚之檮杌並稱也、周易得孔子贊之而傳為經、三墳不得孔子贊之而遂亡、猶魯之春秋得孔子修之而得為經、晉乘楚檮杌不得孔子修之而遂亡也、孔子所不贊修者、學者可不措意、況是偽中之偽、何足據為典要乎、左傳昭十二年、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周禮外史掌三墳五典八索九丘之書、鄭注楚靈王所謂三墳五典、孔安國書傳序曰、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據此則三墳五典乃書類、非易類、即使其確為隋唐以前古書、亦未可據以證易明矣、其謂坎為水、其卦側視為川、即篆文川象水之形、可為卦象則河圖之一證、不知孔子見世人惑於吉凶禍福而卜筮之、史加以穿鑿傅會、故演易繫辭、明義理、切人事、借卜筮以教後人、所謂以神道設教者、如是焉止矣、宋人以數言易、已不甚切於人事、又務欲究數之所以然、於是由畫卦推奇偶、由奇偶推河圖洛書、由河圖洛書演為黑白方圓縱橫順逆、至於汗漫而不可紀、是豈聖人作易垂訓之旨乎、至其訂正何楷與鼇等十六卦、或以為傳聞之訛、或以為傳寫之誤、或託之古本周易、皆喜為新說、游談無根、然說有利鈍、瑕瑜不掩、自古至今、奕無同局、固亦不妨存備一家之學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易

周易要終篇三卷 民國十四年刊本

清鄧繹撰是編以論語詮易為一卷禮運詮易為一卷中庸原義為一卷大旨謂禮運一篇為孔子作易之由而大綱略備論語篇中亦時有與易表裏見義者中庸一篇孔門後進所述别傳易之性道足以補繫辭所不備故各述為編俾全孔氏一家之言云望文生義殊嫌傅會案禮運中庸本禮記中之二篇陳壽祺左海經辨曰禮記正義引鄭玄六藝論曰戴德傳記八十五篇則大戴禮是也戴聖傳禮四十九篇則禮記是也皮錫瑞經學通論曰禮記删定由於二戴其前授受亦莫能詳魏張揖上廣雅表曰周公著爾雅一篇爰暨帝劉魯人叔孫通撰置禮記文不違古揖去漢未遠其說當有所受云然則禮記出自何人尚多聚訟要不得謂為孔子之書矣至禮運一篇王應麟困學紀聞云禮運致堂胡氏云子游作呂成公謂蜡賓之歎前輩疑之以為非孔子語不獨親其親子其子而以堯舜禹湯為小康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易

是老聃墨氏之論據此則孔子豈有因其門人及老墨之說而為作易之由乎黃震日鈔曰禮運記五帝三王相變易陰陽轉移之道故以運名雖愚太古而悲後世其主義微近於老子而終篇混混為一極多精語如論造化謂天秉陽垂日星地秉陰竅於山川如論治謂聖人耐以天下為一家中國為一人如論人則謂人者天地之心謂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之會五行之秀氣如論禮則謂禮者因人承時之會筋骸之束皆千萬世名言云云則禮運於易陰陽轉移之道本可以互相發明然不得遂謂孔子作易大綱備于禮運矣豈以其主意微近于老聃遂傅會孔子問禮于老聃謂為作易之由耶是蓋與治公羊學者之徒因攻左傳而遍於六經僅留一公羊以為孔門經世之書有此一書其餘各經皆可不讀同一謬妄矣至以論語與易義相為表裏則甘泉焦循以闡其端蓋以易為五經之源各經多通得去也

詩經訂譌不分卷 舊鈔本

清湯柱朝撰。柱朝字石林，臨湘人。由進士官至四川平武縣知縣。是書以古序及毛詩為主，而又旁採諸儒之說，論其得失，參己意以訂朱子辨說之譌。自序稱漢魯人毛萇為詩訓詁，河間獻王得而獻之。其說專主古序，而以己意申未盡之義。序乃國史舊文，在夫子刪詩前已有。程子所謂苟無序，雖夫子亦不能知也。故魯、齊、韓三家廢，而毛獨存。其後鄭康成為箋，孔穎達為疏義，而毛氏之學益尊。後人妄謂序為

子夏作，又謂序為毛公作。鄭夾漈專詆毛詩，朱子采其說，遂并古序斥之。特為辨說，而又割取毛公首章之文，別為子夏大序一篇。余竊疑之，因輯是編云云。蓋其非有意於攻集傳，於漢唐以來之說，亦不主於一人。無所攻無所主，無所主無所攻，而後可以有所攻，有所主。全書大旨具於此矣。不第可為讀詩之助，即以此施之他經，亦無難得其所折衷矣。案朱子注詩兩易其稿，其見於呂祖謙讀詩記所稱朱氏曰者，全宗小序，乃初稿也。後與祖謙相爭，乃改從鄭樵詩辨妄之說，故其為祖謙作序，稱少時淺陋之說，伯恭父誤有取焉。既久自知其說有未安，或不免有所更定。伯恭父反不能不置疑於其間，甚竊惑之。方將相與反覆其說，以求真是之歸，而伯恭父已下世云云。蓋朱子此序，為應祖謙之弟祖約之請，而夙見深有不平，然迄今兩說相持。說詩者遂分攻序、宗序兩家，角立相爭，而終不能偏廢。大氐諸經之中，惟詩文義易明，亦惟詩辨爭最甚。蓋詩無達詁，各隨所主之門戶，均有一說之

可通。柱朝能參稽眾說，以協其平，較之枵腹說經，徒以臆見決是非者，固有殊焉。

說詩囈語十卷　舊鈔本

清鄧顯鶴撰。顯鶴字子立，一字湘皋，湖南新化人。官寧鄉訓導。是書前有自序云：家世習鄭孔毛傳，功令用朱傳，懼其淆也，為別白之，曰毛詩囈語云。蓋朱子集傳訓詁多用毛鄭，而叶韻則本吳才老之說。其注賦比興，則以周禮之六義三經而三緯之，其釋諸經自謂於詩獨無遺憾，當時呂祖謙讀詩記最為精審，朱子實兼取之，非其確遵序說之處，則舍之不用耳。其書中經義謬異，馮嗣京所校正者凡十二條，陳啟源所校正者凡十四條，文傳文謬異，啟源所校正者凡十一條，史榮所校正者凡十條，皆由元延祐定科舉法，用以取士，迄及明清，相沿未改，利祿所趨，坊估爭相傳刻，展轉傳謁，愈甚，非朱子原本如是也。顯鶴因恐朱傳與鄭孔毛傳相淆，辨別審正，俾讀詩者有所考鏡，其例不錄經文，每篇首冠以序，次及箋疏，每章全錄傳箋疏，則節錄章首，以黑圈釋之，箋疏之後，又加黑圈錄集傳，而附衆說于後，以白圍別之。囈語或附于章末，

或附于篇終，其於衆說，有所從違，則附裁數語于其下。自序謂彙經三易，可見其用力之勤，而其引據疏通，亦時有心得，雖間有不免附會古義，有強經從我之失，惟徵引既博，而能攷其義類，晰其是非，讀焦循毛詩補疏者，不可不手此一編也。

毛詩經句異文通詁七卷 自刊本

清李德淑撰、德淑常寧人、是編以宋王應麟參取齊魯韓三家異同、撰為詩攷、既多遺漏、又未注明某篇某卷某字之音義若何、學者難於檢尋、遂以毛詩為主、而博采齊魯韓三家之訓詁、廣搜字書之通釋、以補其缺、雖精核不足、而繁富有餘、在近人中、猶可謂留心考證者矣、其謂熹平石刻、蔡邕以魯詩書丹於碑、今載洪适隸釋、楚元王受詩於浮邱伯、子政、元王之後、凡新序說苑列女傳所引者、皆依魯、鄭人豐坊著魯詩世學、託言家有其書、傳自遠祖稷、又恃善書、以篆隸體偽為正始石經、而其文仍與毛傳同、則不待智者而知其欺、指證亦為精確、案漢初傳詩者四家、而韓魯齊最先立學官、迨後毛傳行而遂微、隋書經籍志稱、齊詩亡于魏、魯詩亡于西晉、惟韓詩獨存、宋修太平御覽、多引韓詩、崇文總目亦著錄、劉安世晁說之尚時時述其遺說、而南渡儒者、始不復論及、知亡於政和建炎間、自鄭樵以後、說詩者務持新義以掊擊漢儒、於是三家之遺文遂散佚不可復問、朱子嘗語門人、文選注多韓詩章句、欲寫出而不果、此應麟所以有詩攷之作也、顧捃摭始難工、挂漏在所不免、又復增綴逸詩篇目、雜採諸子依託之說、亦頗少持擇、德淑是編、因王氏之書、重加裒益、而稍變其例、嘉興馮登府三家詩異文疏證、闡發尤多、而其辨形聲、覈詁訓、則固不相伯仲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詩

孝經輯注一卷 貴州刊本

清賀長齡撰。長齡字耦耕，號西涯，晚號耐庵，善化人。嘉慶己卯進士，官至雲貴總督。是書爲其道光二十七年巡撫貴州時作，以訓民夷，故解取通俗。其以輯注名編者，蓋多本前人之舊說，未嘗妄下己意也。經句之旁，多有圈點，純爲便於蒙誦而設，無關經義。不足以當著書，特孝經一書文義顯明，不比他經之深隱，又篇帙簡少，注釋者最易成書，故唐宋以來注者毋慮數十家。除今文古文門戶之爭外，大都大同小異，陳陳相因。長齡能貫串諸儒之說，而不好爲譏論，以求勝前人，徵引既博，其用力亦可謂勤矣。且其時貴州僻在邊陲，民俗強悍，人不知書，長齡在貴州九年，以孝悌施教，民俗爲之一變，故貴州人士多德之。是亦深有合乎以聖經賢傳垂訓之旨矣。

公羊注一卷 活字本

晉劉兆撰。兆字延世，濟南東平人，博學洽聞，溫篤善誘，武帝時五辟公府，三徵博士，皆不就。事蹟具晉書儒林傳。傳載其著述有春秋調人七萬餘言，又爲春秋左氏解，名曰全綜，公羊穀梁解詁皆納經傳中，朱書以別之。隋書經籍志著錄春秋公羊穀梁十二卷，晉博士劉兆撰。唐書藝文志載劉兆三家集解十一卷，蓋隋唐均合全綜爲一書，而唐志復少一卷也。是編爲攸縣龍璋從顧野王玉篇、釋慧琳一切經音義所引，綴拾成編，微言墜誼，頗足以資考鏡。惟陸德明經典釋文及李善注文選、袁暘源效曹子建白馬篇引公羊傳曰：曹子劌劍而去之。劉兆曰：劌，辟也。孚堯切。又僖公四年卒貼荆，陸釋文帖他協反，一作貼，服也。劉兆同。二條尚未收入。又文選韋孟諷諫詩注引劉兆曰：旁言曰譖。雖未標明爲公羊傳之注，然可攷證其爲莊四年紀侯譖之之釋文也，亦遺而未收。至有麕而角，劉兆曰：麕，麞也。條僅知見於

慧琳音義不知文選鮑明遠蕪城賦注亦引之均失之疏略然羣書散見檢核維艱璋能排比薈粹俾學者易於尋省雖未能盡復原書之舊而梗概略存為劉氏一家之學者或亦有所攷焉

穀梁注一卷 活字本

晉劉兆撰楊士勛穀梁傳序疏引魏晉以來注穀梁者有尹更始唐固麋信孔演江熙程闡徐仙民徐乾劉瑤胡訥之等十家儀徵阮元據唐石經本宋元槧本校其同異撰校勘記云劉瑤隋唐志並作劉珧今攷之隋唐經籍志既無劉瑤之名亦無劉珧僅有晉博士劉兆撰春秋公羊穀梁十二卷不知元何所據而云然也嘉善盧文弨謂劉瑤為劉兆攷昭八年秋流旁握御擊者不得入句疏引陸德明釋文曰擊古帝反挂也劉兆曰結也本或作擊又二十年秋齊謂之綦楚謂之踂衞謂之輒句疏曰綦音其又具基反劉兆曰綦連併也踂女輒反劉兆云聚合不解也輒本亦作縶劉兆云如見絆縶也據此則劉瑤即劉兆非劉珧文弨之言是而元之校誤矣是編亦龍璋從諸書徵引採綴而成其見於穀梁疏引者二條雖皆收入但云見叅子本玉篇又一穀不升謂之饉劉兆曰慊不足也条祗知見玉篇欠部不知文選陸士衡辯亡論注亦引

之，逆舉遠者反略近，瞰至文選孫興公游天台山賦注、及李少卿答蘇武書注引劉兆穀梁注曰舉盡也、（案此文九年舉天下而葬一人之釋文也）又玉篇土部引劉兆曰堤緣邊也（案此定公九年得之堤下之釋文也）二條尚佚而未載，且書中之單詞隻句、一一彙列亦未考證其為穀梁某經某句之釋文，是直以抄胥為能事，殊為失之，然久佚之書徵而復覩，雖殘章斷句有裨於經訓者頗多，則表彰之功固有不可泯沒者矣、

大學講義一卷 道光庚戌刊本

清李文炤撰，文炤有周易本義拾遺，四庫全書著錄，提要稱其為長沙人，今以此書證之，則善化人也，是書為其掌教嶽麓時所作，前有自序云，大學一書古本舛誤，而程子加以考定，至朱子而後定為經一章傳一章，然格物致知之說，後儒之聚訟紛然，愈遠而愈失其真，偶於說郛內得石經大學一帙，即以知所先後知止知本為格致之義，既無闕佚亦無衍文，惜朱子攷定時南北之車書未一，無由

得此本而折衷之，讀章句或問者不妨並存是書以相參稽，庶終有以得其真乎云云，觀此可以知其大旨所在矣，八章之後又為石經大學辨論一篇，為問答以申其說，攷大學本為禮記中之第四十二篇，今現刻十三經注疏中條理脈絡原極分明，自二程子擅相改易，朱子定為今本，非不通順易曉，然究不免改經之病，且刪去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十字，而別補格致傳，亦嫌未安，至說郛一書本明陶宗儀所編，迨宏治間上海郁文博重編，清初又為

姚安陶珽政編其以大學石經大學古本中庸古本三書列首者係珽據黃平倩之語所竄改非宗儀之舊而石經本大學為明豐坊偽撰虞山錢謙益為誤小傳曾言之秀水朱彝尊經義考引陳龍正吳應賓陸元輔諸家之說指證甚詳蕭山毛奇齡大學證文晴江瞿灝四書考異辨證極確而文炤乃為所惑以偽為真可怪也惟文炤者易亦宗古本其解經大多隨文闡意持論曼衍蓋其時猶有明季之陋習知好古而不知考古不獨文炤一人已也

論語馬氏注一卷 活字本

後漢馬融撰融字季長扶風茂陵人也官至南郡太守事蹟詳後漢書本傳何晏論語集解序曰古論惟博士孔安國為之訓解而世不傳至順帝時南郡太守馬融亦為之訓說邢昺疏云馬融為古文論語訓說是此書當定名論語馬氏訓說矣融傳稱融才高博洽為世通儒注孝經論語詩易三禮尚書年八十八延熹九年卒于家據融傳但言注論語而晏序昺疏均以為古論者以融注他經多為古文故意所注論語亦是古論其後鄭玄取古論校正魯論當亦受之融者也隋唐書經籍志皆無融注論語之名則自隋以來失傳久矣自乾隆三十八年朱筠請輯永樂大典佚書四庫開館一時輯佚之風大盛此書前有陳鱣馬國翰黃奭等諸家輯本攸縣龍璋以唐釋慧琳一切經音義百卷最為晚出為諸家所未見故從而捜采綴拾成編以補諸家所未及殘膏賸馥沾溉無窮書中如韞匵藏也踧踖恭敬貌也則為鄭

玄所本恂恂溫恭貌也則為王肅所本世知融為玄師肅為難玄者也實則王鄭固同為一家之學惟肅欲挾貴戚之勢又承其父朗之學因爭名以非難鄭氏遂致盈廷聚訟起無謂之糾紛然其師傳固同為一脈也儀徵阮元為海寧陳鱣作論語古訓序稱射不主皮為力不同科馬解為力為力役謂與射對言若解作釋禮文則射不主皮出于鄉射禮記記乃孔子之徒所述何得孔子為之釋歟即此一端亦足見漢儒深得經旨實

勝後人則此編雖散佚之餘十不存一其裨益後學固非淺鮮矣

論語鄭氏注一卷 活字本

後漢鄭玄撰玄箋詩注禮有功羣經其注論語何晏集解序云就魯論篇章考之齊古為之注隋書經籍志論語十卷鄭玄注又云梁有古文論語十卷鄭玄注唐書經籍志論語十卷鄭玄注又論語釋義十卷鄭玄注新唐志同宋史藝文志始不著於錄蓋宋儒專精義理排斥漢儒自朱子集注行明以來用以取士鄭書遂佚乾隆時長洲惠棟始有輯本託名宋王應麟撰歸安丁杰曲阜孔廣林大博采而增益之武進臧庸長洲宋翔鳳海寧陳鱣歷城馬

國翰諸家更爭為鄭學功臣各有傳本行世蓋鄭學至唐為盛故唐人諸書多引之諸家遂從而蒐輯各有詳略互有得失此為攸縣龍璋從釋慧琳一切經音義所引采綴成編則以音義為諸儒所未見意在補諸家之遺也然以諸本參校其不見於諸家者不過一二條特經學重訓詁漢儒去古未遠微言大義皆七十子之遺無虛造也書中如繪畫也集五采曰繪繢畫文也實應劉寶楠論

語正義繪事後素注繪胡對反本又作繢同說文繢織餘也一曰畫也此即畫繢之義攷工記設色之工畫繢鍾筐㡛又曰畫繢之事雜五色是繢為畫文云使寶楠得見此書則不待取證於攷工記矣且繢為畫文繪則畫不必有文而二者固各須五采攷工記所謂畫繢之事雜五色者言布衆色之後其文成與鄭注凡繪畫先布衆色然後以素分布其間以成其文合則繪事雖雜五采必待素之分布始成文為繢禹貢厥篚織文說文訓繢為織餘亦有繢文之義是此書之存不獨有裨經義且可考見古之注經各有師承不同於嚮壁虛造宋人之排斥漢儒徒見其黨伐之私而已

論語包氏注一卷 活字本

後漢包咸撰咸字子長會稽曲阿人少為諸生受業長安師事博士右師細君習魯詩論語舉孝廉除郎中建武中入授皇太子論語又為其章句拜諫議大夫遷大鴻臚年七十卒於官事蹟具後漢書儒林傳皇侃義疏作苞咸按廣韻包下云包褒亦姓楚大夫申包胥之後後漢有大鴻臚包咸皇侃作苞誤矣何晏集解序稱安昌侯張禹本受魯論兼講齊說善者從之號曰張侯論為世所貴包氏周氏章句出焉晏集諸家之訓詁皆呼人名惟包獨言氏者包名咸何家諱咸故不言也據晏所云咸所為章句蓋用禹說而敷暢其旨戾其義例當若鄭玄之箋毛傳惜其書隋唐經籍志皆不著錄蓋自晏集解出而馬鄭包諸家之注微差幸集解所引尚存十之二三而唐人諸書亦多稱引者即宋朱子章句亦時引之固知是書在唐宋時未嘗因集解而至全廢其書也此為龍璋從唐釋慧琳一切經音義中蒐輯而成書中湯湯廣遠之貌也集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論語

引湯作蕩攷陸德明經典釋文於君子坦蕩蕩下注云魯讀坦蕩為坦湯可見蕩字魯論作湯晏序知咸之章句本於張禹而誤湯作蕩一字之微孚亂漢儒之師承不得謂為無關經義矣又蓧艸器名也集解引作篠竹器攷說文蓧艸田器從艸條省聲論語曰以杖荷蓧是咸與說文合證以下文植其杖而芸孔安國注除艸曰芸尤見蓧為艸器名之是觀此則皇侃疏改從竹作篠並云籮篾之屬者誤益甚矣而劉寶楠論語正義謂蓧字從艸此注云竹器者草竹一類也亦為詞費矣周是書可以證漢學家之師承並可以證集解之誤杜諸家之轇轕則其有功典籍亦不細矣

詩本音譜不分卷 家刻本

清胡錫燕撰錫燕字薊湘湘潭人是編以顧炎武詩本音江永古韻標準雖以詩三百篇為據依然未取三百篇之文部分而類譜也因取段玉裁六書音韻表依其部分次第不論四聲以詩首見之韻為嵩凡同用之韻類聚比字系聯以貫全詩如字不盡聯即以得聲之偏旁條屬之務使同聲共理其分部也以玉裁之十二十五兩部平入之字詩罕同用截然可分故晰而列之增成十九部至斂侈清濁之辨通轉假借之由諸儒論說各有成書故不具載而玉裁合韻所以整齊部分因編此譜所應存錄特口其字之外以為識別綮而不殊雜而不越可謂條理分明俾之治音學者所當觀覽矣其曰詩本音譜者遵其師陳澧之說以江段諸儒因炎武之學而加密皆顧學也故仍炎武書名示學者之宗主焉案自昔論古音者不一至清初顧炎武王陳第詩無叶韻之說不與吳棫補音爭而亦不全用棫之例但即本經所用之

音互相參考，證以他書，明古音原作是讀，非由遷就，故曰本音。一掃南宋以來隨意叶讀之謬論，故陳爲棗近道齋集，有李光地詩集後序，稱光地推炎武音學妙契古先，所注古音不用吳棫韻補，而用炎武詩本音，則其書之爲善本，可以概見。永作古韻標準，雖駁正炎武書者頗多，然祇能以永書輔炎武，不能以永書廢炎武之書也。至毛奇齡運其拮博好勝之念，以難炎武，本非定評，錫燕不爲奇齡所惑，而參核諸家，以炎武書定一尊，洵爲卓見。而古韻之有條理，亦無過是編。大氐後來居上，書雖晚出，於讀詩者，固多所裨益也。

周易質八卷 活字本

清鄧龔撰。龔字伯兼，號果盦，桂東人。凡上下經三卷，繫辭傳二卷，說卦、序卦、雜卦各一卷。所解皆融會羣言，擷取精要，不條列姓名，間駁辨其得失，而隨文詮釋，簡括宏深，大旨以切於人事爲本，故於略例附識云：易備隱顯之義，不知其隱則顯者亦常不能盡通於百姓日用，猶嫌不足，況君子之道乎。全書綱領具於斯矣。書中於河圖洛書多所剔抉，蓋以圖書爲道家所宗，非易之本義是也。而於四象之名，乃謂後漢魏伯陽周易參同契以乾坤坎離爲天地日月四象爲得，豈以參同契爲非道家言、內丹者之書乎。公羊疏曰：六藝論云：六藝者，圖所生也。春秋言依百二十國史，何答曰：王者依圖書行事，史官錄其行事，言出圖書，豈相妨奪。是圖書之學本出漢人。黃震日鈔云：參同契者，上虞人魏伯陽作。其說出神仙，不足憑云。然則與其以參同契不足憑之說而解易，毋寧以圖書而證易，尚不至於牽異

學以亂經，淆羲文周孔之大訓也。至乾九三爻辭，以夕惕若句，本从伊川易傳、及東坡易解，然王弼之以夕惕若厲爲句，云至于夕惕，猶若厲也，虞翻注雖無明文，而解文言傳居上位不驕，及繫辭傳其辭危，一則言夕惕若厲，故不驕，一則言夕惕若厲，故辭危，是虞易亦以夕惕若厲爲句也。孟喜章句今已失傳，而許氏說文解字於敍則云偁易孟氏，於⿰骨易字解，則云讀若易曰夕惕若厲，是孟易亦以夕惕若厲爲句也。淮南人間訓、漢書王莽傳，俱引易夕惕若厲，班孟堅代應表、張平子賦思元，亦並稱夕惕若厲，是漢諸家易皆以夕惕若厲爲句也。即朱子本義注語，亦以惕屬連文，是宋亦未嘗依程傳改讀也。斯援引古義，具有源流，不比師心變亂。蘗必欲求異，且謂世人句讀且猶不悉，遑論其他云云，蹈文人相輕之習，非涵泳之士所宜出此語也。然聖人作易，本以吉凶悔吝示人事之所以，箕子之貞、鬼方之伐、帝乙之歸妹，周公明著其人，則三百八十四爻可以例舉，蘗能切於人事，終勝於以機祥造化說易者矣。

尚書古義三卷 民國四年刊本

清胡兆鸞撰。兆鸞字律孫，長沙人。是書大旨，以欲識孔傳本尚書之譌，則當知古誼之可貴，欲知古誼之可貴，則當求之古書，以相證明。墨子生孔子後、孟子前，其時尚書真本尚存，墨子遊關中載書甚多，亦勤於稽古之士，淮南子要略訓稱墨子學儒者之業，受孔子之術，則其所稱尚書，當必孔子刪定之本，因依墨子篇第，編輯成此書。中於閻若璩、王鳴盛、江聲、魏源、程廷祚、陳喬樅諸家稱引墨子尚書古義之說，或以其略而不詳，或以其辨而不精，故於其是者從之，非者正之，闕略者補之，其難以強通者，則義從蓋闕，不復詮釋。全書攷辨詳明，極為精核，其徵引諸家之說，一一明稱，義有未安，亦不曲和，尚能篤守漢儒家法，無據竊傳會之嫌。其於墨子說事，雖各詳其義，亦未據以改經，則意在尊經，不以異學淆亂聖經大義也。其有僞脫，亦據本書校正，本書所無，乃取他說，則意在存真，不以雜說羼亂舊文也。凡此之類，皆深合乎漢學家著書之

體大氐諸子皆六藝之支流，其學多出於七十子，周秦兩漢，九流分馳，清儒往往摭其書之遺言以發明諸經之古學，不得不推為經苑之功臣。惟墨子一書乃其門人之言，非所自著，取以與尚書備參證，周能多所發明，若據以攷補本文，則不足以貽信守，此則讀者不可不知也。

尚書大傳禮徵五卷 宣統二年刊本

清劉鑫耀撰。鑫耀字楚金，湘潭人。是編以尚書大傳為伏生口授，其中多三代禮，後儒無類次之者，故依周禮春官大宗伯吉凶軍賓嘉五禮之目，及書堯典修五禮馬融注吉凶軍賓嘉五禮之名，裒輯大傳禮文，編為五卷，旁採先賢之說，別下己意，疑者則闕，其傳守不知蓋闕之意。所據為陳壽祺故輯本，而以盧見曾本、孔廣林輯本參校。陳本有兩引者，則擇其詳，以專為徵禮制而作，非釋全書，故但引禮文。軍禮中第七條、第十五條、第十七條，嘉禮中第二條，均陳本所無，則據盧本增入。嘉禮中第一條亦為陳本所無，則據盧本、孔本增入，蒐采尚為詳備。至每條下注明其傳，則均從陳本也。案鑫耀為葉德輝弟子，遵其師說，篤守漢儒家法，故書中於所采諸儒之說，皆著明來歷，無掩取羣言據為己有之蔽，其所論定，亦元元本本，其有經緯，非餖飣成編、挂一漏萬者可比。徐乾學讀禮通考惟詳喪葬一門，秦蕙田因而增定為五禮通考，然其所引

皆周禮儀禮二戴記之文其不引及尚書大傳者以大傳亡于元明世無傳本乾學惠田僅見前人輯引者其原書固未之見也迨後諸家輯本傳世盧見曾復得宋本刻于揚州鑫耀得見其全乃能據以成此非僅可以補乾學惠田之闕將使後之考禮者恍然如日再中不至若扣槃捫燭矣

發墨守疏證一卷 光緒丙申刊本

清皮錫瑞撰是書亦以袁鈞輯本校訂其疏失補證其所未及於光緒丙申與箴膏肓同刻於湖南思賢書局其例先列原文而以鈞所攷證者小注於原文之下己說則提行低格以疏證二字別之先徵引諸家之說反覆辨論復下己意折衷之大氐錫瑞兼治今古文故所著之書多今文說亦多古文說往往有前所據為今文而後又據古文追改者有前所據為古文而後又據今文追改者學隨年進不專守一家之言嘗曰唐人宗鄭既專守一經之注其餘若鄭志等棄之弗顧宋人宗朱又專守四書之注其餘若語類或問有異於四書注而可備參攷者亦復棄之如遺其所見狹隘不能盡厭後儒之意後儒起而据摭他說以反攻鄭君與朱子究其所摭他說有不見於本處之注而見於他處為鄭君與朱子所已言者是為以鄭攻鄭以朱攻朱人但議輸攻者不睹全書而不知墨守者已先不能折衷豈是好古之士蓋其閎矣故是書於康成大旨頗多發明而

持論平允，無過偏過崇之蔽。較劉逢祿之附會何休、專申公羊家之言以詰難康成者，固自有別，是亦治公羊學者不可不手此一編也。

箴膏肓疏證一卷 光緒丙申刊本

清皮錫瑞撰。錫瑞有易經通論，已著錄。是編以鄭康成左氏膏肓至宋已亡佚，有清諸家輯本以袁鈞本後出為最詳審，故取而校訂其疏失，復補其所未及者，名曰疏證，於光緒丙申刊行之。蓋錫瑞治康成之學有年，於康成生平學術先後異同之故，皆能發明其大旨，故此書頗為精核。至左氏以鬻拳兵諫為愛君，文公納幣為用禮，何休亦為傷教害義，康成箴之，一則曰鬻拳楚同姓，有不去

之恩；一則曰僖公母成風主婚，得權時之禮。錫瑞頗以武進劉逢祿之評康成為違心之論為是，大氏左氏親覩國史，事蹟為真，而褒貶則多參俗議。公羊、穀梁二家得自傳聞，記載頗謬，而義例則多有師承。朱子語錄謂左氏史學，事詳而理差；公穀經學，理精而事謬，蓋篤論也。康成必謂左氏義例在公穀之上，本為偏好之言，且其志在箴休之失，有時或不免持論過苛。逢祿得乘其虛，乃至於其全書皆申公羊家之言以相詰難，或評其偽，或評其

誣戉評其非禮虛憍恃氣不求事理之平錫瑞亦治今文之學者未嘗曲從逢祿之臆說僅擇其可從者從之無黨同伐異之私可謂拔俗千尋矣

發廢疾疏證一卷 光緒丙申思賢書局刊本

清皮錫瑞撰昔何休作穀梁廢疾一書鄭康成因作起廢疾以排之其全書久亡鄞縣袁鈞摘引傳文綴拾成帙錫瑞以其時有疏失乃為校訂並補所未及名曰疏證編為一卷其書於每條之下皆雜取舊說排比詮次引證詳明持論醇正中如公子益師卒大夫日卒正也不日卒惡也條云何休已引公子牙季孫意如何以書卒難之康成所釋亦不可通許桂林釋時月日例據左氏公不與小斂謂不與小斂即是惡乃得其解蓋錫瑞博極羣書時以暖暖姝姝學一先生之言乃莊子之所譏故其大旨折衷於先儒之說而各取其長不妄下己意其於三傳亦復兼采不專主一家嘗曰隗禧謂左氏為相斫書不足學鍾繇謂左氏為大官公羊為賣餅家平心而論以左氏為相斫書剸詆之太過亦由治左氏者專取莫敖采樵縶枝曳柴之類有以致之以左氏為大官公羊為賣餅家專以繁簡詳略言之不關大

義，其於何、鄭，亦不分左右袒。嘗同何休墨守發疾，得失互見。膏肓以左氏所載之文為左氏之罪，未知國史據事直書之例，且駁論多瑣細，惟兵諫、喪娶數條，於大義有關。鄭發墨守、起發疾亦得失互見，鍼膏肓多強說，以文公喪娶為權制，豈有喪娶可以從權者乎？足破數百年紛紜轇轕之論，於經學不為無功。惟其過信西漢殘闕之今文，是其所短。大氐錫瑞之長在博，其短亦在於嗜博，學者棄所短而取所長，則得之矣。

常華館經說一卷 光緒三年刊本

清劉鑫耀撰。鑫耀有尚書大傳禮徵，已著錄。是書皆其說經之文，名常華館者，蓋與其兄曉初研討所得，久遂成此，用詩篇名也。凡易一條、書二條、詩二條、周禮三條、儀禮一條、春秋一條，而以雜文之有關經義者六篇附後。其論易，則謂王弼於納約自牖注解牖為戶牖，解納約自牖為祭祀事，為不可通；論書，則謂偽孔傳於禹貢嵎夷既略注本史記夏本紀集解引馬注用功少曰略為非；論詩，則謂孔疏於眾為魚實注合毛傳眾為魚眾、鄭箋眾為捕魚者眾為一為非是；論周禮，則謂鄭康成於天官司裘注士不大射、士無臣故不擇，與儀禮士臣注為前後違異。大氐皆探訓詁聲音文字之原，而求之於經，以明其大義，於諸儒之說無門戶之私，是者發明之，誤者辨正之，較專攻前人之失以自炫博聞者，固自有別也。至其謂經傳中無櫑字，櫑與瓃、𥁬皆後偏旁之增易，說文當以罍字隸缶部，附瓃、櫑等字於後，則罍之古用瓦後

用玉用金用木之制以明罍字古从缶後更从玉从木从金之義亦以明頗能發前人之奥其以列國諸侯寶器鼎彝之屬列表以補顧棟高春秋大事表所未備俾後之覽古者有所考鏡用心亦可謂勤至其他如辨正林伯桐春秋左傳風俗義例門目之未盡善論宋襄泓水之戰以公羊大之為愚而以春秋穀梁傷宋襄經用師而尚氣力至死為得經旨皆極精核惟其謂毛奇齡四書索解之誣經歸罪于其門人王錫謂有所竄

改不如奇齡解經專以一偏之見逞其臆說甚而至於噫呼叶收結句所成千篇一律所著論語稽古篇不強生支節即半是半非甚且至于全然無理蓋其意在攻朱遂不惜出於侮聖錫刪奇齡之答而存問固為失之若因此而為奇齡解脫誣經之罪則是曲為之諱非平允之論也

論語參注廿卷 光緒十六年刊本

清崔暕撰暕字梅貞長沙人是編備載朱子之集注以相發明復附以己見以折衷譌異其例先列朱注原文自說則以參注二字別之其中瑕瑜互見如謂道千乘之國道字作引導解觀過斯知仁矣仁字作心字解不能以禮讓為國如禮何禮字為體字之誤行有餘力行字為德行之行宜作去聲以汎愛衆而親仁行七字為句尚能別出心裁自成新義又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謂知人大不易每有君子竟

力排君子而誤取小人者良由君子不肯徇人持論或異輒相乖忤而小人則工迎合故為所愚且有時小人反能大用君子藉立聲名者有之是君子率以拘執而昧于知人小人竟以圓通而得知人之望矣持論明達動中窾竅至其謂三年無改於父之道三年無改為句改為改造之意居父喪三年之內凡父所造屋宇器皿或近于奢淫或不適于用皆不急于自見而改是之此則殊嫌牽强蓋其附會禮經手澤存焉耳之義而引伸之不自知其失也惟其下有慨自世風不古

孝道難求其父之不賢者不論矣庸有父本端人而為之子者值其父前則唯唯聽命亦似純謹可稱一背其父則私交匪人習為邪僻及父既没即蕩檢踰閑無所不至矣至有父母病已垂危舉行嫁娶曰衝喜甚至父母初没忍遲嫁娶之期臨喪完事曰對喪成吉諸如此類逆理喪心志行尚可問耶出之鄉愚已無可恕竟有出自士大夫者又應試士子及入官之人有父母者多于注冊時詭稱出繼別填已故伯叔為父預為日後短喪之地及士子丁憂匿喪應試在官丁憂匿而不報或在官丁憂巧託大力者奏請奪情以為功名地步者志行如此安問三年無改尚有孝之可謂也哉云云蓋其意在救時一以正人心為主雖無當于經恉其志固可嘉已

字書二卷 活字本

不著撰人名氏時代亦無可攷隋書經籍志載古今字書十卷又字書三卷又字書十卷均不著撰人名氏新舊唐書志載古今字書十卷亦無撰人姓名此為攸縣龍璋從梁顧野王玉篇皇侃論語疏隋蕭該漢書音義虞世南北堂書鈔唐陸德明經典釋文李善文選注殷敬順列子釋文僧慧琳一切經音義司馬貞史記索隱張參五經文字宋李昉太平御覽孫奭孟子音義陳彭年廣韻樂史太平寰宇記遼僧行均龍龕手鑑希麟一切經音義續金韓道昭改併五音類聚四聲篇海元胡三省通鑑注等書采輯而成依說文部首分編亦未定撰人名氏大氐其書歷隋唐宋元均為人推重或引以釋經或據以注史其遺文墜義輯補諸家之稱引以傳雖未能盡復舊觀然皆足以資鑽仰固亦小學家之寶筏矣惟唐卷子本孫愐唐均亦多引其文雖宋陳彭年仍其舊

重修為廣韻、然頗有去取、惜唐韻僅殘本流傳、今從而檢校、如佈郡名、又姓、僞蜀倈、娙醜貌、嘸吞或作咽、彯、㯺彯、文彯貌、䠶䠶䠶、著衣也、㹻狂、鸏思絹、又初瓜側救二反七條、均見唐均、為廣韻所無、至轄韋籍交革也一條、則廣韻二十四職有之、是編於唐均所引者、未嘗蒐采、於廣韻所載者、則已編入、蓋唐均最為晚出、琯末之見、非漏略也、今以其有裨訓詁、特為補訂如右、不獨殘膏賸馥、可以供博聞之助、且使後之言韻者、知宋修唐韻之有去取、幸無以有宋韻、即可廢唐均也、

切韻一卷 活字本

隋陸法言撰、法言臨漳人、太子洗馬爽之子、官承奉郎、是編不著撰人名氏、隋書經籍志亦未著錄、以隋書爽傳攷之、知為法言所撰、新舊唐書志載陸慈切韻五卷、豈慈為法言之名歟、宋晁公武郡齋讀書志廣韻五卷、隋陸法言撰、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廣韻五卷、開皇初有劉臻等八人同詣法言共為撰集、長孫納言為之箋注、則切韻亦兼廣韻之名、其成書亦盡出法言一人手矣、王應麟玉海引陸法言云、吳楚時傷輕淺、燕趙多傷重濁、秦隴去聲為入、梁益平聲似去、云云、是法言於各人各地之音、皆能詳悉、則切韻當非偏於一方之音、宜唐時禮部用以試士矣、攷封演聞見記、陸法言韻凡一萬二千一百五十八字、是編為攸縣龍璋從唐釋慧琳、遼釋希麟一切經音義、正續釋行均龍龕手鑑等書所引蒐採而成、較封演所見不過百分之二三、大氐皆有裨訓詁、足供小學家之參證、而於舊篇次第、已無由考見

矣然自唐天寶十載陳州司法孫愐刊定爲唐韻宋景德四年陳彭年等又從而增益爲重修廣韻於是唐韻行而切韻廢廣韻行而唐韻廢其實唐韻仍切韻之舊所增者注文廣韻本唐韻之舊所損益者亦注文幸賴是編之存尚可以致見崖略崑山顧炎武據唐韻以正宋韻之失蕭山毛奇齡執今韻以定古音皆不免好奇炫博未足據爲典要矣

韻英一卷 活字本

唐元庭堅撰庭堅事蹟無攷案隋書經籍志載釋靜洪韻英三卷唐書藝文志載玄宗韻英五卷宋王應麟玉海南部新書天寶初陳庭堅韻英十卷是以韻英名書者隋唐凡三見然三書均無流傳無可考見是編爲攸縣龍璋從唐釋慧琳一切經音義遼釋希麟續義二書所引蒐輯而成一切經音義序云元庭堅韻英則是書撰人爲元庭堅並可證南部新書陳庭堅蓋元字之誤也唐會要稱天寶十四年四月內出御撰韻英五卷付集賢院繕寫行用云云故唐時惟玄宗韻英傳布天下最廣則靜洪之書因玄宗韻英而亡庭堅之書因而僅見稱於方外無怪其然矣今則玄宗之書久佚後世且無輯本而庭堅是編反藉方外之稱引以傳雖未能復其舊第然尚可以略見端倪殘珪斷璧於好學深思之士或亦不無所助故錄存以備一家之學焉

韻詮一卷 活字本

唐武玄之撰。玄之里貫未詳。新唐書藝文志韻詮十五卷，武玄之撰。日本唐時見在書目韻詮十卷，武玄之撰。宋王堯臣崇文總目韻詮十五卷，武玄之撰。王應麟玉海引唐志及崇文目同，惟詮字作銓為異耳。是編為攸縣龍璋從唐釋慧琳一切經音義、遼釋希麟續一切經音義所引蒐采彙聚而成。中多微言故誼，足備小學家之研求。雖儀徵阮元謂玄應一切經音義昧漢人之通轉假借，泥後代之等韻，是其所短。武進莊圻謂其說字每以異文為正，俗書為古，泥後世之四聲，昧漢人之通假，其識僅與孔穎達、顏師古同科云云。然往古高僧皆博通典籍，其於六書音韻之學亦極深邃。琳、麟均去古未遠，能識古字，通古語，多見隋唐以前舊籍。於經史疑義求之注疏不能得者，往往於所徵引之孤文賸義中探獲佐證，豁然明晰。而文字審正，足校今本譌脫之謬，於許氏說文之學裨益尤非淺鮮。宜乎陽湖孫星衍於江寧瓦官寺見玄應一切經音義及慧苑音義中引古書，以為南宋人博雅如朱子、王應麟皆未之見，驚為不傳之奇籍，屬圻刊行之也。惟玄應、慧苑音義在琳、麟二書內不過四分之一，已為星衍所推崇，則全書之浩博，洵足以俯視李善注文選、陸德明經典釋文矣。惜其書為參合佛志逐部詮解，合字散處於各經之內，如散錢滿地而無索以貫之，尋檢殊為不易。今得璋從而搜輯表章之，如是編之久微而著，得以供世學深思之士所探求。於琳、麟色羅羣籍之功固不可沒，而璋存古之心亦未可泯也。至是編之有益訓詁，更不能忽視之矣。

易增注六卷 張振羽刊本

清張汝捷撰。汝捷，桂陽人。是書以秦漢以來注易者不下數百家，專主理則入於隱晦，專主數則入於讖緯，今通行惟晉王弼、宋程子、明來氏三家而已，特為增補其義，故曰增注。張青選序稱其年既耄，時有改定，無力付梓，手錄遺子孫曰：吾一生精力畢此，善藏焉云云。蓋亦積漸研思而始就者，雖所補不無繁而可删、彙而寡要，而能斟酌于象數義理，折以大中，固非株守專門斤斤一家之言者所可比論也。惟其於說易諸家一概抹殺，僅有取於王、程、來三家，不知闡明義理，使易不雜於術數者，王固為有功，而祖尚虛無，使易入於老莊者，王亦不能無過；程則專言理以切人事，而略於象數，亦其所短；來則專以錯綜論易象，而師心自悟，高自標置，為後儒所攻。大氐三家各有所長，亦各有所短，汝捷補注尚未能闡其長而料其短，猶未能稱為說易家之巨擘也。據青選序，稱其書經兵燹散佚，何君煦齋藏有一本，粵寇發，煦齋棄家中物，挾以行而幸完。公之四世孫振羽念先人手澤，欲表彰之，屬序於余云云。則是書固兩經兵亂，幸良友為之保存，賢子孫為之傳刻也。特著於錄，並述其板刻緣起於此云。

周易附說一卷 稿本

清羅澤南撰澤南字仲嶽號羅山湖南湘鄉人咸豐元年以廩貢生舉孝廉方正後由軍功屢官至布政使死謚忠節事蹟詳李元度國朝先正事略是書為其家藏稿本自序略云一卦變為六十四卦得四千九十六卦皆易中自然之道足發前聖所未發惟於彖辭彖傳之往來上下字義以卦變釋之似非畫卦作易之本旨六十四卦體也筮用也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以明吉凶即以卦變

論之如乾之一爻變者變在初爻為姤在二爻為同人三為履層遞而上至於六爻皆變次第井然究竟同人之二爻非自姤之初爻而來履之三爻非自同人之二爻而上本義釋泰否咸恒蠱等卦不專取卦變而以或辭疑之可見非朱子之定論矣考左傳載周易諸占所謂某卦之某卦者凡十事似乎因其動爻隨機斷義不必盡易之本旨然王子伯廖論鄭公子曼滿稱其在周易豐之離游吉論楚子稱周易有之在復之頤曰迷復凶荀首論邲之戰稱周易有之在師之臨曰師出以律否臧凶蔡墨論龍見于絳稱周易有之在乾之姤曰潛龍勿用其同人曰見龍在田其大有曰飛龍在天其夬曰亢龍有悔其坤曰見羣龍无首吉坤之剝曰龍戰于野云云皆未嘗卜筮而咸稱變卦知古來周易原有此一義但古書散佚其說不傳朱子能以義理揣摩求其崖略而澤南乃謂為卦變朱子以或辭疑之為非定論殆臆測之言所謂各明其義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易

求心書屋易解不分卷 稿本

清曹傳紳撰。傳紳湘潭人。是書專以發明朱子本義為主，然實多與本義異同。如乾九四，朱子以重剛而不中句，謂重字疑衍。傳紳則云六畫之乾何非重剛。蒙初六，朱子以用說桎梏以往吝為句，謂發蒙之道，當痛懲而暫舍之，以觀其後，若遂往而不舍，則致羞吝矣。傳紳則云當以用說桎梏以往為句，謂縱之使往則吝，若本義暫舍，是為姑息。否六三包羞，朱子云以陰居陽而不中正，小人志於傷善而未能也，故為包羞之象。傳紳則云小人有去惡之意，但以陰柔不得中正而未果，其他不肯委曲附和，大率類此。朱子不全從程傳，而能發明程傳者，莫若朱子。傳紳不全從朱子，而能發明本義者，莫若傳紳。醇儒心得之學，所由與爭門戶者固自有別也。此為傳紳手稿，其書即就坊本易經添注其中，行間上下塗改不一，併本義原文俱用朱墨圈點去取之。每卦下注互卦、對卦，則兼用卦變為解說者，蓋其學無所偏附，於本義時有駁辨處，亦時有引伸處，皆能挹其精要，出前儒訓解之外，持論亦極平允。在說易諸家，可謂明白而篤實者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易

易通一卷 自刊本

清張九鐔撰。九鐔字蓉湖，湘潭人。乾隆戊戌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是編以周子易通一書與太極篇本合為一書，始言太極陰陽，終言陰陽太極，了無可疑。南宋諸本或以首篇為圖說，而別錄之，或以圖書為書之卒章，而附著之，並四十章之名目次第亦失其舊，注釋愈煩，辨論愈雜。因述其編次之意，曰太極凡一章，性道凡十一章，教學凡十二章，治法凡十一章，精蘊凡六章，皆有

章數，無章名。一依繫辭、中庸之例，書僅十簡，書朱子以周子通書乃發明太極圖說之義，故所注通書，皆比附於太極陰陽五行中。然濂州何中謂二書本各自為義，不必字字牽合，其言曰：自天地以來，止有一理，理之同者，雖百世之上，百世之下，九州之內，四荒之外，無不同也。而況一人之心，一人之言，豈有不相通者乎？朱子釋通書，顯微闡幽，有功於學者至矣，然必欲以通書發明圖說，則恐非周子著書之本意云云。是合易通與太極為一書，前儒固有非之者。大氐二書分而解之，固各有義理，合而解之，於本意亦無所害。既非宏旨所關，又何必字句之間，徒滋聚訟耶。鎮洋畢沅為九鐔志墓，稱其平生留心正學，病世之注疏家好攻擊朱子，每多所辨正云。觀此可以知其旨趣所在矣。

讀易窗易述八卷 刊本

清鄧顯鶴撰顯鶴字子立一字湘皋新化人嘉慶甲子舉人官寧鄉訓導顯鶴工詩古文客遊燕齊淮揚嶺南所至名動一時主講濂溪書院時輯周子全書及元劉陽歐陽元圭齋集刊行之以楚南文獻自任鄞沈道寬比之全祖望蓋定論云是編為其癸卯以後主講濂溪書院時所作以講舍故邵州東山為周元公講學地舊有景濂堂故名濂溪而濂溪詩有閑坐小窗讀周

易之句因以讀易名窗遂以名其書前有自序稱余年十二時同仲兄雲渠受易於李愚莊師師教以德禮象變比應承乘八字頗能領會文少好涉史事嘗思舉古來治亂成敗與易理之吉凶消長相比附者條繫件記以資鑒戒其時不知有誠齋易傳一書也云云全書宗旨具於斯矣惟誠齋易傳新安陳櫟極非之謂其足以聳文士之觀瞻而不足以服窮經士之心矣澄作跋亦有微詞婺源胡一桂作易本義附錄纂疏博采諸家獨不錄萬里一字所見亦與陳櫟同則以史證經久為先儒所不取殆不可以為訓矣特易道廣大變化不窮得其一端皆足以為說大氐舍人事而談天道正後儒說易之病四庫總目於誠齋易傳既經著錄館臣且未以引史證經病萬里並稱其

書究不可磨滅則顯鶴是編亦易中之一義固當存之以備說易者之參考矣

周易精蘊溷解十八卷翼傳質疑五卷 寫抄本

清譚愛蓮撰。愛蓮字淨方，新化人，乾隆庚戌歲貢。邃於經學，尤精於易，是編於象數義理，言之頗詳，而薈萃衆說，又能得其精要。橐初就，適嘉善盧文弨督學湖南，搜羅遺書，愛蓮遂以橐呈正，文弨稱精蘊爲能融貫先儒之說，而能折其中於程朱傳義，極爲可傳，質疑自立己思，思多創獲，於宣聖之微，亦頗窺見一班。錢唐梁國治按察湖南，索觀其書，欲以付梓，會遷去未果。是乾嘉諸儒於是編久見推許矣。前有自序，稱乾隆戊子肆業嶽麓時，按察梁公國治及監司郡守諸公，咸索觀余書，稱爲程朱功臣。閱己酉一病，復生，庚戌貢成均，未免廢特日於科舉。至嘉慶甲子，困棘闈者十八科矣。乙丑病困不起，延至丙寅五月，氣息奄奄，乃勉坐書樓，檢篋笥易稿觀之，則已被蠹魚殘朽，欲繕書之，恐死卒業，困苦不堪，衰老病中，每日不多，今勉强工竣，時嘉慶十二年也。是編大本，客行細字，全書趙體，頗見功候，或者爲其晚年所訂手稿歟，特不知視呈正文弨時，有所改定否。惜當日國治欲刊未果，無由考訂，以驗其進境耳。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易

易悟六卷 張姚成刊本

清劉方璿撰。方璿字芸莊，零陵人，乾隆癸酉拔貢。方璿讀易，遇有疑義，將卦畫及經傳大文比類參觀，以求其義例，往往發前人所未發。湖南通志人物志稱其通經學，尤邃於易，雖舟車旅次，亦背誦一文一象，不解，思之累日月，往往夢與神質語。著易說刊板，後屢易之，歷主郡屬各書院，脊以易為教，及解學官歸，年已八十，逢人猶亹亹言易云。蓋方璿研思易理，用功極勤，平生精力盡在此書。其持論一主朱子卦變之說，然亦頗有異同。考朱子語錄，有曰：某作易本義，欲將文王卦辭大概略說，至其所以然之故，於孔彖辭中發之。如此乃不失文王本意，但未暇整頓爾云云。是朱子於本義，蓋欲有所改定而未能，則後人辨訂亦未始非朱子之志也。宗稷長稱此書謂其由繫辭傳第八章入悟，信孔子已開卦變之緘；又悟雜卦傳主於蓍爻動而不主發卦義，乃專為卦變設，已極貫串之妙。晚年又因周世金所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易

疑悟徹倒卦變法，更無所不通，似秦漢以前孔門授受之易，確有此理，兼精之至，神秘畢宣，信非先賢所能抑矣。是此書久已見稱於時，故錄存以備治易者之鑽仰焉。

周易經句異文通詁三卷 刊本

清李德淑撰德淑常寧人其始末無考是書取周易古今諸本同異之處互相考證以今所行王弼本為主而證以諸家本與王本之異者集而錄之並攟摭於陸氏釋文許氏說文與夫經注疏所見遷史所有班范兩書所載六朝說部所引或音義雖同而字分古今靡不旁搜博考蓋踵仁和翟均周易章句證異而作也其曰通詁者則第彙其詁訓之通不辨其解說之異故名耳大氐

治經必先通訓詁庶免鑿空蹈虛之病歐陽修詩本義解吉士誘之為挑誘後儒遂有誠召南為淫奔而刪之者古訓之不講其貽害於聖經甚矣德淑是書於經句異文考辨極為精密論其大端實足為有功易學之書已夫六經定于至聖舍經則無以為學學道要於好古蔑古則無以見道是書出不獨窮經之彥焯然有所遵循嚮壁虛造之輩不得勝其說以街世即較之說易諸家或闡明人事或崇數析理或引史以解經或借易以抒意者皆無多讓焉轉勝郭京舉正以意刊改託言於王韓舊本者矣

易經圖解一卷 自刊本

清桑日昇撰日昇零陵人其始末無考朱彝尊經義考載此書一卷存云曹溶曰日昇零陵人蓋亦莫詳其仕履也自序題順治戊戌季春則清初人矣其書以學易莫先學圖圖不學則易不傳宋周邵二子得不傳之學於華山希夷先生周子發揮太極有說而於河圖之蘊未詳邵子得力又祇在數因作圖解並及河圖洛書卦位以俟學者之披玩焉用力雖勤然究不免於牽強湊合案河圖洛書辨者既非一家駁者亦非一說蕭山毛奇齡且著為原舛編以相排擊至太極圖說陸九韶謂其與通書不類已疑其非周子所作雖張栻謂太極圖為濂溪自得之妙以手授二程先生焉考山陽度正作元公年表書慶歷六年知虔州興國縣程公珦假倅南安因與先生為友令二子師之時明道年十五伊川年十四爾其後先生作太極圖獨手授之他莫得而聞焉案是年元公以轉運使王逵薦移知郴縣自是而後二程子未聞與元公覿面然則從何地手授予又考二程子遺書畢生不道太極圖一語而後世編濂溪集者附錄伊川無極而太極辨一篇文末有陸象山字可為絕倒則太極圖說不得謂為周子所作更不得謂為手授二程傳授之不明其不能據以證易可斷言矣且圖書之說雖言之有故執之成理乃修鍊術數二家旁分易學之支流而非作易之根柢日昇謂學易莫先於學圖可謂敝精神於無用者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易

易經圖旨一卷 原刊本

清朱文林撰文林字慎甫瀏陽人文林篤志宋儒之學所著大易粹言由易象以窺道體頗爲精核惜其書無傳是書取世所傳朱子本義卷首各圖爲之衍說而刊行之湘鄉曾國藩序頗不以爲然案王懋竑晚年校定朱文公年譜於文集語類考訂尤詳謂易本義前九圖筮儀皆後人依託非文公所作其略曰朱子於易有本義有啟蒙與門人講論甚詳而此

九圖曾無一語及之九圖之不合於本義啟蒙者多矣門人何以絶不致疑也本義之敘畫卦云自下而上再倍而三以成八卦八卦之上各加八卦以成六十四卦初不敢參以邵子之説至啟蒙則一本邵子而邵子所傳止有先天圖其伏羲八卦圖文王八卦圖則以經世演易圖推而得之同州王氏漢上朱氏易皆有此二圖而啟蒙因之至朱子所自作橫圖六則注大傳及邵子語於下而不敢題云伏羲六十四卦圖其慎重如此今乃直云伏羲八卦次序圖伏羲八卦方位圖伏羲六十四卦次序圖伏羲六十四卦方位圖是孰受而孰傳之耶又云伏羲四圖其説皆出邵氏按邵氏止有先天一圖其八卦圖後來所推六横圖朱子所作而以爲皆出邵氏是誣邵氏也又云邵氏得之李之才李得之穆修穆得之希夷先生此明道敘康節學問源流如此漢上朱氏以先天圖屬之已無所據今乃移之四圖若希夷已有此四圖者是並誣希夷矣文王八卦説卦明言之本義以爲未詳

啟蒙別爲之説而不以入於本義至於乾天也故稱乎父一節本義以爲揲蓍以求爻啟蒙以爲乾求於坤坤求於乾與乾爲首兩節皆文王觀於已成之卦而推其未明之象與本義不同今乃以爲文王八卦次序圖又孰受而孰傳之耶變卦圖啟蒙詳之蓋一卦可變爲六十四卦彖傳變卦偶舉十九卦以爲説爾今圖卦變皆自十二辟卦而來以本義攷之惟訟晉二卦爲合餘十七卦皆不合其非朱子之書明

矣指辨精確何文林直以圖為真出朱子亦不考之甚也惟咸淳乙丑九江吳革所刊本義前亦載有各圖直齋陳氏所見本義首亦列有九圖末著揲法於是學者遂以九圖揲法為本義原本所有而不知其為後人依託蓋自宋已然不能以此苛責文林何況其衍說亦頗有可取者雖與德清胡渭易圖明辨之論不合要亦各明一義耳雖有絲麻無棄菅蒯固不妨存備說易家之旁採焉

易象闡微五卷大易圖解一卷 咸豐壬子刊本

清蕭寅顯撰寅顯字仲虎善化人諸生寅顯為學一以宋儒為宗而是書則自漢以下講易諸家皆詳討而研究之融會羣言擷取精要間不條列姓名亦不駁辨得失而隨文詮釋簡括宏深大旨以切於實用為本後有門人丁取忠敘述緣起蓋全書皆錄其前徒所與及門講論者彙十數易年七十未嘗稍輟臨沒以書授其門人丁取忠逾年壬子取忠為刊行之此本是也湖南通志人物志稱其少為文有奇氣瀏陽朱文林見而奇之勉以學乃專力儒先之書尤邃於易著有易象闡微大易圖解稿經數易家貧授徒不事進取卒年九十六云則是書為寅顯授徒講易之時所作雖生平瓣香朱文林然文林所著易圖取旨皆暢衍朱子之說篤守一家之言寅顯是書於漢宋之義不為苟異亦不為苟同殆其反覆潛研殊有心得非竟暖暖姝姝守一先生之言持門戶之見也

洪範論一卷 明刊本

宋廖偁撰。偁衡山人，天禧二年進士。是編亦見於宋史藝文志，自宋以來官私志目，亦罕著錄。惟朱彝尊經義考載云一篇存，則固有傳本也。湖南通志藝文志著錄此書，注云偁著有朱陵編，此論乃朱陵編之一篇也，載入宋文鑑。古書難得，今從經義考別著之云。取核宋文鑑，乃知其言不誣。案經義考引朱子曰：廖氏論洪範大段闢河圖洛書，以此見知於歐陽公，蓋歐公有無祥瑞之論。歐公只見五代有偽作祥瑞，故併與古而不信，如河圖洛書之事。論語自有此說，而歐公不信祥瑞，併不信此，而云繫辭亦不足信。且如今世間有石頭上出日月者，人取為石屏，又有一等石上分明有如枯樹者，亦不足怪也。河圖洛書，亦何足怪，云云。是此書為歐陽公所稱，朱子頗不以為然矣。大氐洛書河圖，名見繫辭，不聞有關於洪範。漢書五行志，始載劉歆之言，稱禹治洪水，錫洛書，法而陳之，洪範是也。於是洛書始合於洪範，然猶未及河圖。後儒因歆有河圖洛書相為經緯，八卦九章，相為表裏之文，迺以河圖洛書併合於洪範，支離轇轕，淆經義矣。偁是書以洪範為九疇聖人之法，非有龜文出洛之事，辭雖平近，而深得聖人立訓之要，固非讖緯術數者流所可同日語也。宜歐陽公為作朱陵編序，亟稱賞之，而惜其不達早死，不顯於世，深致慨焉爾。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書

合訂禹貢山海經圖注不分卷 舊刊本

清方之玑撰。之玑臨湘人，仕履未詳。其自序以為山海經或以為禹益所著，或以為後人偽撰。余讀其書記山川則東西南北確鑿可據，論物產則厥貢厥篚海每資取，始知此書與禹貢互相發明，因取五藏經之首冠以禹貢曰此某州之境，各段之下亦釋之曰此即禹貢某水某山，於禹貢九州之首仍冠以山海經曰此地某山經首次之山，各段之下亦釋之曰即山經某水某山，而於海內海外大荒諸經不

無可疑，別為抽出，逐一詳考，使學者知山海經十八篇未必盡為禹益所著，亦未必盡為後人偽撰也。案禹貢自宋元以來注釋者不下數十家，精核典贍要以德清胡渭之禹貢錐指為最，而其書中雖亦間引山海經以相互證，大氐博徵載籍，及古今經解攷其同異而折衷之，是書則專取證於山海經一書，殊不及錐指之薈萃精博，然亦時多掇獲，往往可以補錐指所不及，固當相輔而行，不可偏廢也。惟山海經之名始見於史記大宛傳，司馬遷但云禹本紀山海經所有怪物，余不敢言，則胡渭取以證經，宜為山陽丁晏所詆，當塗徐文靖取以箋禹貢，宜為四庫館臣所譏，則之玑取以與禹貢合訂，亦僻古太甚，失之牽強歟。考王充論衡別通篇曰禹主治水，益主記異物，海外山表無所不至，以所聞見作山海經，又考顏之推家訓書證篇曰山海經禹益所記，而有長沙零陵桂陽諸暨，後人所羼，非本文也，則之玑謂山海經十八篇未必盡為禹益所著，亦未必盡為後

人偽撰者，雖本前儒之說，而能指出海內外大荒諸經為後人羼入，辨證精確，亦未可厚非矣。

儀禮先易八卷圖攷一卷 稿本

清曾家模撰。家模字資汀，武岡人。湖南通志人物志稱其家貧好學，以授徒自給，所著有儀禮先易、古今圖考、春秋述朱、左傳塾鈔。其古今圖攷尤為精核，其春秋述朱，郡守柳邁祖為之序，謂其朱子之成，足以輔翊經傳。又著有字母名義、詩學啟蒙、譜法等書，今惟春秋述朱有刊本云。寶慶府志載柳邁祖嘉慶中知寶慶府，嘗行部至武岡云云，則家模與邁祖同時，當亦嘉慶間人矣。是書以儀禮古奧難通，故取經文節為句讀，復旁採鄭康成注、賈公彥疏及諸儒之說，參以己意，作為集注，無吹毛索垢、百計求勝之心，雖書中間有不合於舊說者，不過所見不同，各自抒其心得，與矯激以爭名者迥有殊也。後有自序，稱余既成儀禮先易，既又重加訂正，令長子和燮校訂至士喪禮，而余目盲矣。未幾而和燮又亡矣。兀兀荒村，乃取生平所著諸書，勉強續成，因補注士虞禮以下四篇，更為圖考一卷，口授幼子鈔錄成稿云。又稱稿經十易，歲歷三稔而始成書，可見其於是經用心勤摯。蓋其自少至老，矻矻窮經，於禮所得既深，宜其疏解簡明，使學者不患於難讀。且讀儀禮者，必明於古人宮室之制，然後所位所陳，揖讓進退，不失其方。故李如圭儀禮集釋、朱子儀禮經傳通解，皆特出釋宮一篇，以總挈大綱，使衆目皆有所麗。家模此書，猶口授幼子更為圖考一卷，可謂知所當務矣。在後世說禮之家，固不失為根據之學也。

孝經證要八卷 嘉慶庚辰刊本

清葉向時撰。向時字竹庭，零陵人。永州府志載曾鈺序，稱其老於治經，於前人傳注之外，為孝經證要一書，依經立綱，附綱別目，搜羅古人之嘉言懿行，分經引證，使讀者無賢不肖，皆知所感發以行其孝。其有裨於人心者為不少云云。宗稷辰躬恥齋文鈔孝經證要跋稱其聚古今色小大合本末，實有以闡之云云。按先儒注孝經者無過一卷，多則二三卷，而其大旨或章第經傳之紛紜，或訓詁說解之雜擾。大氐孝經文詞顯明，本無甚深難通之解，句詮字釋，似可無庸。而今古文之爭，亦不過章段字句之異，宏旨無關。讀者必挾拘墟之見，遂致反覆詬爭，要皆遂其末而遺其本也。向時以六經之本皆出孝經，是書非徒廣聞見，亦期有補於世教。故舉凡古人之嘉言懿行，搜采靡遺，而議論純正，文詞簡古，於經義亦多所發明。在有清說孝經者，亦可謂自成一家之言矣。

孝經刊誤辨釋一卷 自刊本

清唐文華撰。文華字宗舜，善化人。歲貢生，官寧遠訓導。案朱子作孝經刊誤，定為經一章，傳十四章，刊去經文二百二十三字，以求貫通，條理精密，為宗朱所稱。文華因即其本而為之注。其書以朱子於傳十四章篇次文雖編定而猶未安，乃依經文前後次序定為十四章，始覺傳文亦首尾相通，雖多分裂舊文，而詮解簡明，亦秩然成理。湖南通志人物志稱其與同邑李文炤交最篤，文炤注周禮為參定，攷工文華注孝經刊誤，斷感應章釋至德三才章釋要道，文炤嘗極稱之云云。是書首有雍正六年五月自序，亦稱歲戊申館於朗軒（素文炤字）李先生家塾，先生出示孝經刊誤云云。復有文炤序，稱是書淆亂者不少，雖以紫陽艸廬之刪訂，而未適厥中，故先帝衍義專取經文，而傳義不盡從也。吾友唐子宗舜乃因而精校之，書顛末迎刃而解云。蓋朱子用古文作刊誤，刪去每章末詩云書曰，改竄舊本，其病與改大學古文

同視周易本義之改從古本者原未可以一律語也則文華之不盡從朱本蓋亦不以其改經爲然矣特朱子之改經固不足以服窮經士之心而文華又從而改之殊覺無謂徒於朱子刊誤吴氏定本之外又增一改本亦可謂誤用其心思者也至自序謂此書之經傳不滅於大學之規模云云夫聖經賢傳其垂訓之意本同而文章體例則非有一定必謂大學一經十傳孝經亦一經十傳以相配合是孔曾著作竟如時文程式必限以八

比有如是之聖賢乎文華所見殊誤其所辨釋可知矣

鄉黨典義二冊不分卷 道光元年自刊本

清魏晉撰晉衡陽人其始末無考是書取經傳中制度名物以考論語鄉黨篇之文皆稽諸經傳根諸注疏復取證於婺源江永鄉黨圖攷討論其源流參證其得失頗爲精審自序稱零星筆記大致探原於經析流於注疏而借筏檥於江氏鄉黨圖攷是其所信抉其所疑垂三十餘年始排編成帙刊行於道光元年云蓋其覃精研思頗費時日故詮釋義理徵引訓詁往往能發前人所未發其書

引經稽典必以注疏爲主後儒之說附之注疏有未當乃參考而明辨之其例固與永之鄉黨圖攷同蓋乾隆丙午江南鄉試以鄉黨篇命題士子主永說者皆得中式由是海內知重其書晉期於闡發江永之旨明晰詳盡無叢脞支離之失不僅可爲舉業之善本亦足與永書互相發明其有裨於經義者大矣

四書人物廣義不分卷 寫刊本

清余世本撰世本字立齋攸縣人乾隆丁酉拔貢生歷主玉潭三江玉溪書院講席學者稱五雲先生是編於四書所載人物援引諸書詳其事蹟初名人物彙考後易今名未分卷數亦無刊刻年月案自元延祐復科舉後以四書懸爲功令講章一派從此而開庸陋相仍遂以朱子之書專爲時文而設而經義於是遂荒是編大旨蓋本明薛應旂四書人物考而作亦僅足供舉業資糧考四庫於薛書載入存目提要謂明代儒生以時文爲重時文以四書爲重遂有此類諸書襞積割裂以塗飾試官之耳目斯亦經術之極弊非惟程朱編定四書之時不料其至此即元延祐用四書義明洪武定三場法亦不料其至此者矣世本雖生乾隆文治昌明之時猶沿明季陋習偏重於科舉一途故去說經之道遠於經義無所闡繹也長沙余廷燦序云吾楚經學家近代莫耆於京山郝仲輿今讀四書廣義一書竊歎其宿疑解駁新益涌膽勇於仲輿氏之後其書由經以推之史旁及羣籍由注疏以推之諸儒先緒言下逮近世撰述博綜貫穿務得事實以求真是云云阿私之言固非是編定評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四書

袁禮部詩二卷 吳興劉氏嘉業堂藏明嘉靖刊本

明袁袠撰袠字補之號谷虛子吳縣人嘉靖十七年戊戌進士授廬陵縣知縣以正田籍核虛稅爲時所稱官至禮部儀制司主事袁氏爲吳中鼎族袠與兄表袞弟褒袞裘號袁氏六俊六俊中以袠胥臺集最有名袠負經世才詩學亦與之埒聲既清會蘄復雅馴王元美藝苑卮言評袠詩謂如王謝門中貴介子弟動止可觀興以兼通不愧難弟蓋吳中詩派以徐昌穀爲大宗昌穀雖列名七子獨出語矜貴不詡才氣流風所被茲爲後勁惟意盡於詞微乖整栗正如蔣仲舒所譏如築城建邑位置整嚴終乏態勢之思斯則袠兄弟所同病耳袠平生與陸師道交最摯集中多同游酬唱之作身後師道並誌其墓即取以弁集端朱竹垞明詩綜搜輯袁氏兄弟詩僅載袠數首於此獨見遺集爲曹溶舊藏末附十九世孫袁廷檮跋詞二首錯見集中頗有巧思惜乏深韻餘事所及未足顯家也

喬莊簡公集十卷 吳興劉氏嘉業堂藏明隆慶刊本

明喬宇撰宇字希大號白巖山西樂平人成化二十年甲辰進士官至吏部尚書太子太保卒謚莊簡贈少傅事蹟詳明史本傳集爲隆慶時王世貞陳臬山右搜集遺稿付梓凡詩賦四卷奏疏雜文六卷黃氏千頃堂書目暨明史藝文志俱作白巖集二十卷過庭訓分省人物考及朱彝尊明詩綜並作克齋稿若干卷茲據元美序謂宇兵亂文絕撰著無人蒐集殆有目無書歟又按王兆雲詞林人物考宇有關西紀行與王鴻臚中丞唱和詩一編顧璘爲之序今檢集中亦不載知遺稿散佚世間尚多宇以文士起家有安社稷之功在留都戡宸濠於發難之初俾新建樹鄱陽之績故查伊璜罪惟錄謂有王與伍不可無喬也少從楊石淙談經復出李西涯門觀摩漸訓夙有高名北方學者推爲領袖文章淵源六經出入諸子範禮義之則根性情之華氣勝於辭汪洋自恣發其論事談學之文或病嘽緩是衍顧言之有物自達所見不愧泱泱大國之風集中游記多至二卷模山範水取適性靈遣語適錄少遜宋袁白房文稿而俯仰興懷翱翔於天人之表可以想其襟抱詩雄健有氣骨王元美謂如漢官出臨遠郡亦自粗有威儀蓋

字生長北地與邊庭賡相唱和誠不免染七子竟博之習究之藻飾隆平不失爲雅音比諸華袞集亦晉衛之政也分省人物考復載字善大書工篆法同時南都徐霖以篆法自名見字書推爲有明第一人楸枰之戲亦冠當時則又不僅工詩古文辭矣

一齋居士詩集四卷別集八卷吳興劉氏嘉業堂藏明嘉靖刊本

明陳熙庠撰熙庠字宗文號一齋別號睡叟又號垂目山人新陽人熙庠事蹟無可攷篇首載陳詠序如其少失怙壯苦病因棄舉業養疾於大治之東方山福中華祠徧游湘楚名勝鋭意爲詩書法學晉人復工繪事殆江湖散人之流也集爲門人張詔編刊各家藏目未見著錄詩似學香山思以性靈矯當時塗飾字句棘喉滯吻之弊然蘊蓄未深時流率易間作俳體襍以滑稽頗類曲中之打諢顧其佳者空靈動盪至情感人致饒別趣時至正嘉何李詩派盛行積久生厭天挺楚材異軍特起正如五音繁會忽聽于蔿于曲未嘗不令人耳目驚異又攷熙庠生年約在袁宏道鍾惺前六七十年並徵楚人談詩好尚喜辭脫不篤風氣固不始於公安竟陵輩也

職方周先生詩文集二卷 吳興劉氏嘉業堂藏明正統刊本

明周岐鳳撰。岐鳳事蹟無可攷，茲據王英金幼孜金寔諸序文攷之，知其爲吉水世家，自教官爲縣佐，爲國子學正。永樂初兩遷爲王府紀善、作賓贊堂箴以示規諷，受仁宗特達之知，方欲擢用，值仁宗升遐，遂至沈滯，後以薦起官兵部職方員外郎。詩文各一卷，詞亦錯見。所爲文章雖無縱橫連衍之才，幽渺譎詭之思，而引物連類，窮情盡變，不立閒架，樸遬而有理致，蓋沿其鄉先達解縉、胡儼之流風，蘄以正學淑世者。家藏告身跋記張溶、符離之敗及陳敬堅守泗州之功，有資掌故。詩學長慶體，粹然德人之音，抒寫胸臆，不以藻采見長。集爲子功叙選刊，各藏家書目未見著錄，自來選明詩者亦未及之，吉光片羽，彌足欣賞。

白湖存稿八卷 吳興劉氏嘉業堂藏明嘉靖刊本

明鄭汝美撰。汝美字希大，號白湖，福建閩縣人。弘治六年癸丑科進士，官戶部郎中，卒後會稽董玘表其墓，謂汝美淹貫經史，從游於少保林文安公之門，辯析古今，滾滾不窮，操觚爲詞章，頃刻千餘言，有長江萬里之勢云云，可以想見其爲人。集爲嘉靖間其子允璋所刊，凡詩七卷，文一卷，卷帙與黃氏千頃堂書目同。閩中自晉安十子倡爲三唐之詩，研鍊精切，穩順聲勢，詩必今體，以格調相高，遂開閩中詩派，其與中原正嘉諸子稍異者一則兼棷漢魏，一則終始以唐域自封也。汝美生宏正之世，李何詩派已盛行海內，獨能守其師說，修潔自喜，雖無宏篇鉅製，而涵泳性情，核而實，暢綺而不浮，使人誦之，落莫之懷融然超曠。距洪武將近百年，猶存鄉獻遺矩。白湖一稿，當爲魯殿靈光。汝美嘗一監江州稅，以親老投牒乞歸，閉門奉親，以著述自娛，恬淡之情，每見於篇什。辛年五十七，平生蘊蓄，固未竟也。

楊文懿公晉庵稿一卷鏡川稿五卷東觀稿八卷桂坊稿四卷金坡稿七卷銓部稿一卷吳興劉氏嘉業堂藏明萬曆刊本

明楊守陳撰守陳字維新鄞縣人福建泉州倉副使自懋子景泰辛未進士改庶吉士除編修歷侍講洗馬進侍講學士再進少詹事掌吏部侍郎卒贈禮部尚書謚文懿明詩綜作文懿誤事蹟詳明史本傳及過庭訓本朝分省人物攷楊氏故爲鄞中世家祖攷并以易學爲鄉里大師守陳嗣承門業私淑晦庵象山集中致知力行持敬三銘具見少年修持之功窗左窗右二銘則横渠遺矩也漸摩義訓發爲文章氣體周博有鳴鸞佩玉之風盱江何喬新序謂本周邵程朱之淵源循董韓歐陽之渠轍花楊固屬過實然較明初人文如姚牧菴馬石田之病空疏許魯齋饒雙峯之未脱語錄餘習允爲傑出華實相副黼黻承平蓋儼三楊後一大宗也晉庵稿爲少作自序謂銳意于自昭之功而妄覬康侯之業故號庵曰晉而因以名稿焉所存諸作大抵才氣絢縵以漢賦之麗製闡宋儒之義理楷古韻略一序知其固深于古韻學者宜其詞炳丹青聲諧韶濩也鏡川稿爲閉門讀禮時梨存多言情遣哀之作羣書私抄諸序具見守陳勤志服知之功蓋至是閎中肆外而文章又一變矣東觀桂坊二稿則讀書中祕及官太子建馬時作交游酬贈之作居多高文典册趨步在楊載之李文饒之間金坡銓部二稿則晚年見道之作實絢縵爲樞椢不立間架自合規度歐陽之家法耳

梧山王先生集二十卷 吳興劉氏嘉業堂藏明嘉靖刊本

明王縝撰縝字文哲廣東東莞人弘治六年癸丑
科進士累官至戶部尚書事蹟具詳明史本傳縝
立身有本末當官以氣節著嘗劾都察院左都御
史王威交結宦官李廣直聲震一時疏具在集中
嘉靖紀元疏陳十事曰正心以正大本勤政以法
祖德親賢以廣延訪守信以重詔令崇德以禁奔
修舉知以求賢才體仁以恤民窮修禮以正風俗
裁冗員以復舊制慎刑罰以重人命直辭宏議不
愧諍臣文章有董仲舒劉向風格集凡奏疏十卷
文三卷詩六卷疏奏條對切直尤可考當時朝章
風尚詩矯詞酌雅取徑太白而稍近高青邱不事
肇悅獨以氣質自高嶺表自南園五先生後風雅
中墜振起正嘉間羣推黃文裕公縝年輩在文裕
稍前詩尤視泰泉集為超逸顧為功業所掩不事
表襮又無門弟子為之羽翼遂至湮沒不彰明史
藝文志及各家藏書志俱未著錄錢朱二選亦見
遺表而出之斯亦攷粵中詩派者所當抱揚也

甌東文錄五卷 吳興劉氏嘉業堂藏明嘉靖刊本

明項喬撰喬字遷之號甌東浙江永嘉人嘉靖八
年己丑科進士官廣東左參政集為嘉靖刊本目
列各卷首卷一獨缺二集分上下實六卷也末附
詞一序詩五十二首黃氏千頃堂書目僅志其名
無卷數未見原書可知喬著有甌東私錄皇明詞
林人物考謂其摛辭不愧韓歐談理則深入宋奧
論事則切中機宜亦近代著作之罕得者茲為其
文錄樸實無華多見道之語函牘率與羅念菴唐
應德王龍溪唐龍江往還論學述事優入理窟雁
宕九鯉湖諸記及嶺南紀事頗資佚聞掌故武夷
山記載夏桂洲以私憾殺都憲孫松山事及聶雙
江獄事謂桂洲以其為嚴分宜所舉遂坐贓私二
萬五千兩與明史載記異又云桂洲以賄下獄夜
則臥綠松山極床之上日則與雙江白眼對面天
理之報應如此于桂洲深致貶辭而于分宜獨尊
稱為介翁殆斯記成于分宜奸謀未敗露時歟分
宜人物攷記其上楚王書頗減煩役事詞林人物
考本載喬知王將罹禍撰勸諭省戒書千言冀其
遷徙王不納旋有英燿弒逆之禍今集中有勸楚
王為善啟即此書是喬固儒者亦良史耳

公餘漫稿六卷 吳興劉氏嘉業堂藏隆慶刊本

明王崇古撰。崇古字學甫，號鑑川，山西蒲州人。嘉靖二十年辛丑進士，除刑部主事，累官右僉都御史，巡撫寧夏，以兵部右侍郎兼僉都御史總督三邊，以右都御史總督宣大，加太子少保，進兵部尚書，召入協理戎政，加少保，卒贈太保，謚襄毅，事蹟詳明史本傳。崇古著有督撫奏議十卷、撫夏奏議八卷、山堂彙稿十卷。茲集純為古今體詩，目作五卷，朱睦㮮序作集凡六卷，是七言絕句亦析為一卷也。崇古嘗官刑曹，嚴分宜中夏貴溪以危法獄具，獨不署名，其守法不阿，已足覘其節概。嗣總督三邊，卒以策得中國叛人趙全等，而俺答歸款，終明之世，邊陲不擾，以文臣而富軍謀，頗與王襄敏越相似。詩學亦當雁行，豪邁跌宕，橫槊自喜，長篇不事雕飾，一意奔放，如快馬不受羈靮，雖時有銜蹶之虞，而氣象雄偉，筆挾千軍，使人想見磨盾出塞、擁節臨邊之概，不當以詩律相繩也。崇古在嘉隆間，詩名甚著，王鳳洲、喬三石皆交相引譽，集中時有和章，謝四溟詩有重名，尤能數舉崇古奇語，公卿間文章功業，兩不朽矣。

王仲山先生詩選八卷 吳興劉氏嘉業堂藏明嘉靖刊本

明王問撰。問字子裕，學者稱仲山先生，無錫人。嘉靖戊戌進士，除戶部主事，歷郎中，遷廣東按察僉事。門人私謚曰文靜先生。擅經學，自謂有得于中庸，著有中庸圖說、祇役稿、原笙齋集、崇文館集。此集為門人殷邦靖校選，無序跋目錄，卷帙與黃氏千頃堂書目、明史藝文志同，間有至行林之感。皇明應謚名臣備考錄及王兆雲詞林人物攷載其按察廣東，省父樂華公于家，臨行自循其膝歎曰：吾終不能為溫太真。行至桐江賦詩十二章以見志，遂投劾歸，終養不復出。居嘗書數語于屏曰：訓我以道德者，吾拜而師之；授我以文章者，吾敬而受之；貽我以清言者，吾洗耳聽之；求我以詩畫者，吾量己以應之；告我以家事者，吾既有人以任之；語及時事者，吾厭聞之；語及公府事者，隱几不應。絕之可想見其高致。晚構亭湖濱，窮界山，環植竹木華卉，疏流泉，立奇石，其間日惟焚香讀易，于詩文書畫皆俘興而發，不務刻削，時人譽之入水洞游，赤手奮攫，以舟為馬，翛然翰墨蹊徑之外。朱竹垞靜志居詩話亦惜其詩不起草，五言平行者多，歌行猶覺頗埋，近體亦嫌率易，蓋其名行既高，學復淹博，不假思索，轉以才多為累，然其翛然清遠

翱翔于塵壒之表其高格逈韵自當睥睨一世也

蘭汀存稿五卷 吳興劉氏嘉業堂藏明刊本

明梁有譽撰有譽字公實廣州順德人嘉靖二十九年庚戌進士官刑部主事集爲嘉靖間社友所輯明末覆嘉靖本也序奪首葉無目黄氏千頃堂書目作四卷别收梁比部集八卷明史藝文志祇收比部集有譽爲諸生時即以才名傾嶺南通籍後官比部與李攀龍王世貞謝榛宗臣徐中行吳國倫結社號七才子以不附分宜南歸集中有百韻詩即至濟上寄别攀龍輩者一時傳誦僉謂上繼工部正嘉間嶺南詩派香山黄文裕實爲領袖有譽乃其弟子及歸與鄰人歐楨伯黎維敬吳而待李少偕結社號南園後五子其詩疏酌清英撰體頫正譽之龍躍懸河鳳鳴阿閣輝映高絶與文裕同一意境而取材芳鮮氣疏以遂要有出藍之目朱竹垞謂雖入王李之林習染未甚論其古詩猶循選體五七律亦無叫囂之狀四溟而下庶幾比人陳卧子亦謂公實雋才意趣沉實若假以年所詣當不止此可謂定論王兆雲詞林人物考載嘗與黎民表約游羅浮山觀滄海日出没探句漏令丹鼎屬海飈大作止宿田舍三夕意盡賦詩而歸中寒爲作遂卒年三十六可以想見其高曠之度亦嶺表畸人也

淳朴園稿三卷外集一卷 吳興劉氏嘉業堂藏明崇禎刊本

明沈祏撰。祏字天用，號紫巖，硤山人，海寧人。正德間以貲進官周府典膳，執贄王陽明門。既與世不偶，卜宅紫巖山下，構園曰淳朴，有涵虛閣、藕花灣、白鷗沙、柳塘渡、矼道、樵經、杞菊闌諸勝，角巾布袍，嘯吟其中，留趣分咏，皆一時名宿，詩凡四百餘首。王陽明謂為不得于志，逃于獨寐寤歌之作，而卒以悠揚蘊藉出之，不露其感激悲憤之迹，蕭條高寄，攄紆抒寫，深得詩人溫厚和平之旨。正德時江南布衣以詩鳴者，若孫太初、許台仲、董子壽輩，祏皆與賡唱疊和，並見于集中，四人詩境亦相類。文徵仲、鄭少谷皆負當時人倫之望，並推祏為雅社之領袖，殆皮陸之流亞也。集凡詩四百餘首，銘十五首，賦一首，記二首。外集題嗣孫復祖重輯，皆諸人題贈之作。黃虞稷千頃堂書目著錄而無卷數，里貫作海鹽，蓋海寧為古鹽官縣，其舊稱也。陽明一序不見本集，錢朱二家詩選未收錄，則希覯可知矣。

鰲峯集二十八卷 吳興劉氏嘉業堂藏明天啟刻本

明徐𤊹撰。𤊹字惟起，又字興公，閩縣布衣，事迹附見明史鄭善夫傳。集天啟時刻，序後附壽序三篇，次總目。全集皆詩，分體編輯，較黃氏千頃堂書目、明史藝文志增多二卷，蓋足本也。明代閩中詩派自林子羽、高彥恢鍊選音節，摹擬色相，習為三唐今體，詩祖習既久，柔音漫節，骫骳成風。迨正嘉間鄭少谷輩起，始稍以學識廓其體。𤊹繼少谷之後，博聞多識，闢鰲峯書舍，積書數萬卷，世所傳紅雨樓也。沈擥古籍，為郡文獻之宗，與兄熥及曹能始狎主齊盟，皋牢萬有，發為心聲，一洗摹仿飣餖餘習，沈浸醲郁，以上窺六朝哀感頑艷之製，而閩中詩派為一變矣。靜志居詩話略謂𤊹藏書甚富，見其遺籍鉛墨粲然，好學如是，故其詩典雅清穩，屏去㩉淨淺俚之習。露書亦謂興公信手皆詩，一日可得二三十首，蓋其蘊蓄至富，取精用宏，宜其左右逢源，不求工而自工也。四庫提要謂𤊹以博學稱，亦復工文，熥以詞采著，亦未嘗無學，二人未易優劣，似亦見此集者，乃錄彼遺此，何耶。

雲仙集四卷 吳興劉氏嘉業堂藏明嘉靖刊本

明雲仙散人撰朱胤㮮朱胤棣校正嘉靖間刊目冠各卷首各家書目俱未著錄卷一風雅類卷二樂府歌行體卷三卷四五言古詩獨缺近體疑原稿未全署名用别號河清白雀諸篇引稱宗室藩臣勛澂以行輩考當為明史藩簡王傳中附見爭襲被切責之諸郡王勛漪並可正明史之誤詩多摹擬樂府節奏色澤具體而微風雅一卷則倣三百篇南畫風逆篇尤得詩人諷喻之旨粟應宏序謂衣被于化理而風興于懿範斷治世之音良然製序之南山子即瀋憲王胤栘著有凌秋倡和集保和齋詩胤㮮即憲王弟自號南岑道人著有集書樓稿明宗室攻詩文者嘉靖間推宗正朱灌甫陂上集鎮康王西巖漫稿雲仙博洽不及灌甫而才情駿發聲諧金奏固與西巖同源亦天潢之英儁也

中丞馬先生文集四卷詩集四卷詩餘一卷外編一卷 吳興劉氏嘉業堂藏崇禎趙府刊本

明馬卿撰卿字敬臣河南林縣人弘治十八年乙丑科進士改翰林庶吉士授户科給事中出守大名府累遷浙江右布政使坐事左遷雲南鶴慶知府以平土官鳳朝文安銓亂功晉雲南參政再晉按察使巡撫大同擢副都御史總督漕運事迹具詳過庭訓分省人物攷卿嘗劾中官劉瑾不法在大名值逆瑾加賦已輸于官奏請作明年之賦疾惡如風殆亦守正不阿之士也集為崇禎特趙王義易遺人增輯王之祖母即卿之孫女集先文後詩詩仍標文集卷第别起詩餘列卷四之後復標卷四殆失檢點外集為墓銘神道碑暨行狀黄虞稷千頃堂書目收卿家藏集未標卷數注云卿家文集四卷疑即此刻所據原本也卿學原本六經旁及卜筮曆算仙佛之術靡不探索其訓諸生謂聖賢可拾堦而至舉業資也詩文藝也性理本也天下之善為吾所師雖嘗痛論理學之弊其踐履篤實于此可見集中文大體樸鬱如馬飾金鐵穩步康莊了無蹶踣之迹辯議探源性命剴切情僞爝然有扶翼正道之功詩摹樂府雖等于唐臨晉帖不免為七子之説所囿而閔流民賣子嘆諸篇

以樂府舊格寫時事諷諫主文惻然仁者之心與杜少陵三吏三别同一命意宜謝茂秦輩稱誦為之墮淚興感之旨頗得風雅遺意詞感物造端嶔寄自喜惜乏深致時有儒酸以云趨步蘇辛未免皮相耳

袁中郎先生批評唐伯虎彙集四卷外編一卷 吳興劉氏嘉業堂藏明萬曆刊本

明唐寅撰公安袁宏道評寅字伯虎一字子畏吳縣人弘治十一年戊午科舉南京鄉試第一坐江陰富人徐經賄主司得試題事株累謫為吏恥不就事蹟附見明史文苑徐禎卿傳寅才高嗜聲色既坐廢益放浪名教外嘗一赴寧王宸濠聘度有反狀陽狂以免卒年五十四詩文奇麗自喜晚節稍放格諧俚俗冀托風人之旨其合者能令人解頤朱竹垞靜志居詩話謂其畫頗自矜貴不苟作而詩則縱筆疾書都不經意以此任達幾于游戲四庫存目不收其集殆因其諧俗故遺之耶然當何李倡言摹古之際寅獨不為風氣所囿祖尚性靈不可謂非特立之士又其吐屬蘊藉沈學于六朝人集實深未可概譏為乞兒唱蓮花落也袁宏道當萬曆時憫七子末流偽體之弊倡言排抵變粉飾為本色宜于寅詩有特嗜為之刋行殆所謂有為而作歟顧宏道談詩徒矜小慧亦非深知寅者短評多作不根之語以為妙解活東蝌斗之别名見爾雅而落花詩青草池塘亂活東句注活字疑誤亦可謂空疏不學矣此集前有總評三則分詩文各二卷外編為誌銘傳贊等末附紀事二十

條卷帙與黃虞稷千頃堂書目明史藝文志同

白房雜述三卷襍興三卷續集備遺一卷（吳興劉氏嘉業堂藏明正德刻本）

明朱袞撰袞字子文湖廣永州人弘治十五年壬戌科進士選翰林庶吉士拜監察御史以忤劉瑾謫縣丞瑾敗起擢南吏部郎中出補雲南參議轉按察副使進參政集中先母劉氏行狀𡏖見其事略過庭訓分省人物攷謂袞爲人朴茂善談論爲文飈迴雲結𡾊㠥崎嶬其所蘊蓄人莫能測其涯涘爲當時名流所推慕云今觀其集中文字以山水游記最擅勝場朝陽巖西山愚溪萬石亭石門精室泰家渴黃溪澹山巖諸志皆能綴次瑣屑刻鏤物態鈎深縋幽辭無枝蔓蓋袞生柳子厚數教之鄉酹蠁前修同其軌躅正弘間詩文簡鍊有法如袞者實未多覯餘事倚聲亦克自鳴天籟而牧齋竹垞二選俱未之見文章顯晦固有數存歟黃虞稷千頃堂書目別出水衡餘興一卷又夢劍緒言雪壺倡和三峯文集共四種注爲上虞人字朝章按工曹古稱水衡袞仕歷末至工部里貫亦異又攷俞憲皇明進士登科考卷九袞登康海榜三甲進士湖廣永州衛籍直隸長洲縣人亦非上虞籍蓋別爲一人矣

朱邦憲集十卷　吳興劉氏嘉業堂藏明萬曆刊本

明朱察卿撰。察卿字邦憲，上海人，福州知府朱豹之子。王兆雲詞林人物攷略謂朱氏為上海著姓，世傳經學，邦憲白晳飄髯，善談笑而持好飲，客至不復問，輒呼酒數行，蟋蟀曼睩，秦聲燕絲，襍伎競進。邦憲累數十觥，船不醉，性喜任俠，嘗為趙尚書文華座客，尚書汰侈，默所挽救不少。及敗，門下客鳥獸匿不敢名其主，邦憲時時為人言尚書恩，至酸鼻。其邁豪任俠之態略可想見。隆萬間以貴公子擅才華，有聲大江南北，推察卿及莫廷韓。察卿詩文尤斷施奇譎，著于篇者多時人名伎，若田先生轟政荊軻侯生四詠、浦小凝傳、馬姬志、送彭美人序，皆寄意深遠，傲倪不可一世。同時與游者若錢叔寶、王伯穀、沈嘉則輩，皆一時名流，相與唱酬。文采風流，異代為之嚮往焉。黃氏千頃堂書目、明史藝文志俱作十五卷。按陳田明詩紀事所采為醉石集十五卷，甄選詩皆此集所有，是知集有數刻，十五卷本即醉石集也。

萬卷樓遺集六卷　吳興劉氏嘉業堂藏明萬曆刊本

明豐坊撰。坊字存禮，號南禺，鄞縣人。嘉靖二年癸未科進士，除禮部主事，坐法竄吳中，改名道生，字人翁。事蹟附豐熙傳。集凡文二卷、詩四卷。黃氏千頃堂書目僅收南禺先生詩選二卷，此外各家書目俱未著錄。坊負才早慧，性不諧俗，行或蠹中，僞撰子貢詩傳、申培詩說、魯詩世學、古書世學、石經大學，竄易經文，別裁異議，蓋狂士也。沈泰灝後序謂坊隨五溪學士叩閣，父子拜杖，旋棄官，倚學士戍所，竟扶櫬歸，一時忠孝貫人耳。然史稱十七年詣闕上書，宜加獻皇帝廟號稱宗以配上帝，人咸惡坊畔父，牧齋列朝詩集詩記三等上章詛帝之事。朱竹垞靜志居詩話謂芝園一序可當聲罪檄文，云此等人第作犬豕相遇可耳。芝園即張時徹，是序錢朱錄其詞，集前不載，蓋即南禺詩選原序也。坊人不足取，詩則逕矜自肆，奇趣橫溢，鐃歌諸篇皆出入騷雅，不可方物。其與周華厓論詩書，謂選唐詩以格律為主，惟陳沈杜宋三王楊盧駱孟乃能兼之，次則崔李儲常斯堪並美；李王高岑格為最高而韻或未勝；皇甫司空劉錢韋柳韻猶可賞而格則漸萎；盧綸以降而下迄於唐亡，格韻皆遠之矣。又云於唐必取其有杜格者，於杜必取其優唐韻者，可見其詩學之嚮，騖蹤亦與信陽北地相為唱予之和者。坊父子富收藏，精鑒秘笈，冠於四明，范

氏天一閣藏書多異故物亦鄞中文獻之家也

丘隅集十九卷 吳興劉氏嘉業堂藏明嘉靖刊本

明喬世寧撰世寧字景叔三石子其別號也耀州人嘉靖戊戌進士除南刑部主事歷郎中出為四川僉事歷湖廣提學副使河南參政進四川按察使集為手定凡詩八卷文十一卷卷帙與黃氏千頃堂書目明史藝文志同世寧短而髯溫然長者歷官撫循有法以德行文藝栽植後進讞獄尤多平反生長李空同之鄉何仲默視學秦中親受詩法宜其文思儁偉拔邁流俗炳然以文采雄關中評者謂其詩如清泉激溜新月挂樹盡洗剽敚繁陋之習一裁于造化性情之真風格在康對山王渼陂之上與許少華差可比肩按世寧論詩七言律起于唐沈杜為宗而律體尤難工獨取蘇頲望春格律完粹冠于諸子與李何持論稍不同集中以五言為上工于發端如神龍夭矯變化莫測神似太白不愧作者何景明一傳具見師友期待之誠意見一卷則就讀書所得劄記頗多確解並足窺其經世之學焉

古園集十二卷 吳興劉氏嘉業堂藏明崇禎刊本

明盧雍撰雍字師邵吳縣人（先世崑山五世祖吉贅吳趙氏遂為吳人）
正德六年辛未科進士官四川提學副使著有祥
刑要覽石湖志方舟集聯舫集諸書此集為師邵
詩文集嘉靖時弟襄編輯門人長洲歸仁梓行
後為子應圻重梓此則崇禎癸酉曾孫龢第三次
校刊也卷帙與黃氏千頃堂書目明史藝文志同
雍在御史伉直敢言武宗北巡命建行宮於宣府
上書諫止言人所不敢言時論壯之論長寧伯侍國
戚奪民田為不當疏請還民地巡按四川劾撫臣
馬昊不法罷之直聲動朝野卒年四十八惜未竟
其志也詩為李西涯何景明激賞集中多唱和之
作雍容清迥與古大適朱竹垞明詩綜僅錄泊頭
晚泊一首陳松山明詩紀事錄毘陵雨渡一首集
中不載二選都無評騭蓋均未覩全集也

明善齋集十二卷奏議二卷 吳興劉氏嘉業堂藏明隆慶刊本

明薛天華撰天華字君恪號南塘晉江人嘉靖二
十九年庚戌科進士官廣東右布政使集為隆慶
間紀振東梓行前有目錄卷一至卷五序卷六至
卷八書卷九傳卷十祭文卷十一雜著卷十二記
說辨解奏議卷第別起凡守議學議虜議獄議功
議五篇天華風度澄清神情俊邁官南刑部主事
考滿詣京師以與楊豫孫董傳策朱天球哭楊忠
愍之死並為捐金殯殮觸忤嚴嵩閱七年始得出
守亦剛毅之士也集中多與王遵巖唐荊川論學
書可以知其師友淵源文淵懿有骨惟修辭未淨
閒雜語錄未脫宋人氣習居鄉左戒守官右戒則
以擬張子東西二銘也奏議浩氣豪魄通達事情
讀之令人悚然起敬紀振東序謂以雅談為上乘
以秦漢為三昧會詮英哲之旨冀成一家之言綜
妍飾羽之遺芟除殆盡故能力倡高軌呈虎變于
藝林一洗頹波謝蒙息于晨草雖未免譽過其實
然閩中人文自遵巖外求如天華之有典有則力
崇正軌亦未易多覯也

黃潭先生文集十卷 吳興劉氏嘉業堂藏明嘉靖刊本

明黃訓撰訓字學古歙縣人嘉靖八年己丑科進士官至副都御史著有名臣經濟錄五十二卷四庫書已著錄茲為訓詩文集卷帙與黃氏千頃堂書目同訓生長晦庵之鄉從事性命之學嘗曰今天下之隱憂實多最大者學術孔孟一也而有佐孟者程朱一也而有非朱者敢為異論薄大賢而不為云云凜然以翼道為己任師友之間若董玘胡宗憲皆理學名臣相契以道義訓文自稱學呂黎宗憲序亦謂訓文必以韓子為師法然考全集闡發義理固多麤見而文氣舒緩修辭未粹時有冗長之病與呂黎頗不類及觀其奉董中峰論文書有求如伊川所謂有是言則是理明無是言則天下之理有闕之旨深悔少年一字一句摹擬左國史漢韓柳歐之無所得又謂有德者必有言求之身外不若求之身內求之紙上不若求之心上則知訓晚年固以經濟自負不屑屑于文字間也記二卷述山水及歙中遺聞亦攷新安掌故者所必資焉

樗庵先生集七卷 吳興劉氏嘉業堂藏明萬曆刊本

明王暐撰暐字韜孟金壇人嘉靖十四年乙未科進士江西吉安府推官選授南京吏科給事中遷山東武定兵備僉事集凡文五卷詩及日錄各一卷卷帙與千頃堂書目同過庭訓分省人物攷稱暐風采凝重雖同官亦畏憚之集中所存奏疏皆侃侃直陳不畏權貴劾嚴嵩共有二疏略曰嵩一人之貪雖未足竭天下之財凡貪者皆將憑附焉而天下之財竭矣一人之奸未足僨天下之事凡奸者皆將憑附焉而天下之事僨矣古今宵人朋比亡國胥于數語抉之時嵩父子奸惡未大著暐嘗為吉安節推蓋得之先見而中其隱曲也文理周體博淳懿中時有排奡雄直之氣頗類其為人詩五古入二謝之室七律詩沉浸初唐吐辭清拔頗有軒軒霞舉之度日錄一百七十七條旨主于濂洛故于陽明攻之頗烈至謂近年王氏本托高虛之論以文其權譎之術後之以此自誤者悅簡便以暗長其驕逸之心以此自欺者甚至假圓通以陰肆其慆淫之心韓子謂佛老之害甚于楊墨王氏之害又甚于佛老則未免門戶之見矣臨終嘗語人曰聖賢無自是之學問古今無自用之豪傑似為姚江而發然亦可以識其讀書體驗之功樗

庵者為曄讀書之室因以名集云

張文定觀光集十卷養心亭集八卷靡悔軒集十二卷環碧堂集十六卷 吳興劉氏嘉業堂藏明隆慶刊本

明張邦奇撰其文選三十九卷已著錄茲為隆慶刊本觀光集大致應制詩文奏疏講章策問養心亭集為經史論說靡悔軒環碧堂集為所著文與黃氏書目所收四種卷帙均符疑紓玉樓四友亭二集亦同刻本而偶缺之也明初鄞中學者自楊守陳父子以傳易世家提倡正學人文蔚興邦奇年輩稍晚踵起為理學名臣文章功業亦與文懿相亞屹然為鄞中兩大宗嗚呼盛矣

頤庵文集九卷 吳興劉氏嘉業堂藏明成化刊本

明鄒濟撰濟字汝舟其先嘉興人徙餘杭洪武十五年舉明經授本學訓導被薦入翰林預修高廟實錄歷官左春坊左庶子少詹事洪熙元年贈太子少保謚文敏事蹟具詳明史本傳濟文卓犖有奇氣華實相宣不主故常集中所存露布皆震駭雷擊說議不可方物所謂氣盛則言之長短皆宜燕許高文並其嗣響樊榭評為典雅平正可與魏文靖摘稿方駕未為定論濟當洪武之初深慨世遠教失士知榮身而不知修身知求利而不知求道上焉者攻辭藝而務科名下焉者徇談說以眩流俗思以窮理正心修己治人之學詔羣倫特于麗澤堂後記發其義可謂有心世道體用兼賅者矣詩亦氣象宏闊如騰黃騕褭跅弛萬里不受局羈非所論于家數者是集卷帙與明史藝文志同四庫暨千頃堂未登其目牧齋竹垞未選其詩文章顯晦殆有幸不幸歟

訥溪先生詩錄九卷文錄十卷尺牘四卷雜錄三卷 吳興劉氏嘉業堂藏明萬曆刊本

明周怡撰怡字順之安徽太平人嘉靖十七年戊戌科進士官太常寺少卿天啟追謚恭節事蹟詳明史本傳及林之盛皇明應謚名臣錄集分四種各有目錄黃氏千頃堂書目及明史藝文志皆作二十七卷據本傳載權給諫多所彈劾疑有奏議一卷遺脫也怡曾執贄王龍溪之門為陽明再傳弟子思以明倫見諸踐履之實書為同志勗嘗與龍溪書闡發精一執中之旨皆足為陽明學派羽翼居官本誠敬事君嘗言鼎鑊不避溝壑不忘可以為士卒以彈劾嚴嵩翟鑾廷杖繫詔獄大節凜然非所謂學養兼充者歟累繫五年順受其正憂患之中不廢咏歌所存詩大半獄中作也皆感思引慝與其違怙念母之情而利害生死若不足奪其心之所安其感觸流盪動而弗滯蕃厚悠揚切而不迫藹藹乎可咏而繹也雜錄多涉講學及讀書札記又攷分省人物考云乙巳承冀仙言釋閱月復繫獄丁未二殿災又釋之凡四年兩釋顧憑神語豈所謂至誠感神耶

誦餘稿八卷 吳興劉氏嘉業堂藏明崇禎刊本

明徐袍撰袍字仲章號白谷浙江蘭溪人嘉靖十三年甲午科舉人官工部主事所著有意求錄古訓私編事典考略洪範圖金仁山年譜此為其詩文稿凡賦一卷詩二卷文五卷各家書目皆未著錄袍沈礱經史尤邃于易從學者多知名士持身儉約嚴義利之辨一介不苟澹泊寡營斗室隘巷晏如也平生服膺陽明之學完神厚德二箴俱見修持之功答淩巖亭論學及辨佛書二學解于儒釋異同辯之綦切篤並可為陽明張目傳習贅語則袍自道所得良知之學述範二篇辨理氣之精微凜然有衛道之任論詩心折李夢陽何景明徐禎卿作弘治三先生贊以誌景仰故所作亦風格高騫不落文啓以下也

熊士選集一卷附錄一卷 吳興劉氏嘉業堂藏四明范氏天一閣刊本

明熊卓撰卓字士選號東溪江西豐城人弘治丙辰進士為平湖知縣擢監察御史以不附劉瑾黜歸竄名奸黨瑾誅先黜者起官而卓特已前卒李夢陽為江西按察副使往哭其墓復收輯其詩事迹具詳于過庭訓分省人物考及王兆雲詞林人物考夢陽序謂士選好士譽光赫赫有千仭覽輝之望可以想見其為人詩即夢陽刪定者其六十首皆精細言華風度在顧華玉徐昌穀之間王世貞藝苑巵言謂士選詩如寒蟬乍鳴疏林早秋非不清楚恨乏深致朱竹垞靜志居詩話亦謂士選有才名不應寥寥如是頗疑夢陽所汰者多所存者少深為悢惜則茲選固未足概卓詩學焉

陶庵集四卷 吳興劉氏嘉業堂藏明崇禎間刻本

明陸子慕撰。子慕字季思，崑山人。萬曆十九年辛卯科舉人。崇禎初追贈翰林待詔，事迹附見明史文苑歸有光傳。集序後附凡例六條，選擇頗嚴，前有目錄，凡謂一卷文，三卷卷帙，與黃氏千頃堂同。子慕夙以制義名，古文亦嚴整潔雋，得陰柔之美，蓋守震川先生家法，取材龍門，而輔以廬陵，詩學靖節。其以陶庵名廬，可以見其抗希之意。子慕築室于祥蕩之上，迴荻秋興無錫高攀龍、嘉善吳志遠以講學相往還。攀龍稱其出諸口不漫作無味語，筆諸書不漫作無味辭，措諸躬不漫作無味事，即其眉宇翠笑，足以洗濯一世塵垢。及卒，又為之傳，稱其為文詞有境，必詣其奧，有致必極其微，飄飄乎如被濯于醴泉甘露，而蕩以清風，被以鮮霞者，可謂傾倒備至。朱竹垞亦謂學陶而得神髓，韋蘇州後，鮮有其倫，論之增陋巷簞瓢之樂。蓋子慕品既高潔，學有玄悟，嘗謂生平每自短其才，乃今始知才短不足憂，惟患性命不透。斯其藝與道通，故能蟬蛻於世，訢合古人，蕩滌客慧，默為獨座之娛，貌似平淡而醞釀甚深，味之無窮。明代五古，學陶者群推薛君采、顧行之，抗進異人任也。

張文定公文選三十九卷 吳興劉氏嘉業堂藏明嘉靖刊本

明張邦奇撰。邦奇字常甫，浙江鄞縣人。弘治十八年乙丑進士，官南京兵部尚書，贈太子太保，事迹詳明史本傳。傳云族父時徹，少邦奇二十歲，受業于邦奇，仕至南京兵部尚書，有文名。是集即嘉靖時時徹所選定也。卷一至卷五應制詩文及奏疏，卷六頌賦，卷七至卷十五詩，卷十六至卷三十二文，卷三十三至三十九釋經。黃虞稷千頃堂書目收邦奇著作八種，而文選作四十八卷，蓋後人復有增輯。邦奇性孝友，母年九十餘，歷南北必奉以隨。兄死，毋事其嫂。正德中，逆瑾肆虐，著張騫集槎賦，廉諷提學湖廣副使，教示諸生學不孔顏行不曾閔，文如雄褒不取也。過庭訓分省人物考謂其所學根柢于道，文詞典則樸茂，雖旁貫百家，鉤引玄彙，而卒止于選，洵為定論。學庸經說，推究天人之賾，一以濂洛之學為歸，其奏疏直辭讜論，可以想見其立朝風采焉。錢牧齋列朝詩集云：張司馬時徹為常甫立傳，論及出處之際，嘖嘖乎有未盡，此傳未附入集，當在時徹所著之芝園集中。

宜閒文集十二卷　吳興劉氏嘉業堂藏明宏治刊本

明楊璿撰。璿字叔璣，無錫人。正統己未進士，除戶部主事，歷郎中，遷山西參政，進陝西布政使，改河南，入為戶部侍郎，改右副都御史，巡撫荊襄，卒官。河南明史無傳，事蹟僅見于過庭訓本朝分省人物攷。璿自奉儉約，治官如治家。其在山西定民差役，在荊襄區處流民，在京畿賑濟饑民，皆著政迹，殆循吏耳。集為嗣子士書輯拾風雨蟲鼠毀傷之餘，非完本也。卷末張九方序略謂簿領餘暇，輒好作文，長篇短章，卷積盈案，至於與人簡札，雖片紙數十字，亦必沈思起草，語意宛曲，可以識其雇畧。集中短跋多屬古籍，博綜流略，具徵淹雅，夔啟精絜，要言不繁，足見其為人屬志勤力，整齊戒謹之度。黃虞稷千頃堂書目作十二卷，此集前無序目，卷一辭賛記序祭文，卷二碑誌，卷三傳，卷四題跋，卷五卷六書。六卷葉數通計，此後卷第另起，凡六卷，葉數亦通計。文則僅書一類，載諸卷末，張序所載不合。通計十二本之數，殆即黃氏所見之本歟。

穀庵集選八卷　吳興劉氏嘉業堂藏嘉靖刊本

明姚綬撰。綬字公綬，嘉興人，處士澂子。天順甲申進士，授監察御史，謫永寧知縣。綬書畫妙絕一時，初號穀庵，又號雲東子、蘭臺逸史、天田老農、上清仙吏、嬾仙、仙癡、紫霞碧月翁，並著人間，唯丹邱生為最顯。平生慕張貞居為人，嘗得其鐵冠與遺像，因撰句曲外史小傳、鐵冠歌，俱載集中。又為王義之獻之作小傳，亦可見其書法證嚮之意。過庭訓分省人物攷載綬著有大易天人合旨，行世。茲集為曾孫堦良刊，卷一卷二賦、琴操、古樂府，卷三卷五各體詩，卷六詞，卷七至卷十序記傳誌。穖著綬微尚清遠，早謝名級，家有振衣亭，出桑滄江虹月舟、粉窗翠幕、吹竹彈詩，可以想像其高致。長歌淵源太白，奇思壯采，絡繹奔會，猶沿初明四傑流風。惟湛精名理，多獲玄解，詩古文俱飄飄有凌雲氣。與書畫同為逸品，孫太初輩未足多讓，詞得王碧山遺韻，在同時詞流允為迥出。黃虞稷千頃堂書目、明史藝文志作雲東集卷帙同，亦云曾孫堦編，乃集名偶異。鄒衡嘉興府志補作穀庵集三十卷，朱竹垞靜志居詩話謂綬吟情甚緻，今穀庵集所載不及什一。明詩綜載有贈竹西畫并題一首、江邨消夏錄載有題畫七絕一首，皆遒雋絕人，此集并

無刪蕪選未免有遺珠之憾焉

楳讀先生存稿十卷附錄五卷 吳興劉氏嘉業堂藏明弘治刻本

明楊自懲撰。自懲字復之，四明鄞人。正統間官至福建泉州府倉副使，以子吏部右侍郎守陳貴，勅授通議大夫、南京吏部右侍郎。明史無傳，事具見於餘姚戚瀾、泰和蕭鎡所撰行狀、墓誌。自懲父九疇，為鄉鉅儒，號栖芸先生。自懲矜服庭誥，躬行孝弟，嘗為鄉從事，有惠政，世稱楊佛。治學以濂洛為歸，集中載西塾韻語十二章，慨然有希賢希聖之志，謂治經莫先于易，羲文周孔四聖之精蘊在焉，以邵程朱之說為入門，潛心力學，無間寒暑晨夜。取唐人詩起傍梅花讀周易，因號梅讀，詩凡八卷，楳文二卷，附錄五卷，前三卷為同人投贈之作，餘二卷為幽光集，耆錄行狀、志銘及哀輓之類。卷末刻夏時正成化序，初稿較弘治本略有同異，一序兩載，亦創例也。稿為子守阯輯存，序謂崇論竑議，高文大篇，已雲散鳥沒，不可復得，則是集未足盡自懲生平矣。存詩含和敦樸，天機盎然，苞函南之精蘊，揚康節之流風，不事琢琱，別饒理趣。文率贈序哀祭之體，杼軸性情，不見宗派，殆守阯序謂多紀行應世之作歟。

橫山遺集二卷 吳興劉氏嘉業堂藏嘉靖刊本

明徐愛撰。愛字曰仁，浙江餘姚人。正德三年戊辰進士，出知祁州，遷南京工部員外郎，歷郎中。集分上下二卷，詩居上卷之半，餘均為文，後附錄墓誌、奠文，卷帙與黃氏千頃堂書目合。過庭訓分省人物考載愛肌膚玉雪，神情瑩然，至於剸繁排難，摧姦振頹，往往為老練所不能及。在祁有保障靖亂功。正德中乾清宮災，條陳十五款，指切時弊，與王稽山鎮遠陳十事疏同為當時傳誦。講學稽山，師事王陽明，其婦即陽明女弟。陽明傳習錄乃為愛論大學宗旨而作。平居本陽明默坐澄心為學之旨，發為文章，融會事理，根極性情，旁覗譫汗珊中，超外不事琱琢，而自得中節之和。詩歌亦同然。耳嘗游南嶽，夢瞿曇撫其背曰：爾德同顏子，壽亦相埒。卒年三十一。陽明每在講席，偶一念及，輒撫柱走數匝，歎其。蓋知其建樹不僅在文字間。然即所成就，固不讓蔡我齋、朱白浦輩焉。

省庵漫稿四卷 吳興劉氏嘉業堂藏明萬曆刊本

明陳逅撰。逅字良會，常熟人。正德十二年丁丑科進士，官河南副使。事迹附見明史朱淛傳。集為萬曆間刊本，卷帙與黃虞稷千頃堂書目同。逅官御史，同官朱淛、馬明衡疏言昭聖太后生辰不宜免朝賀，世宗怒，下詔獄拷訊。逅繼諫，廷杖下獄，謫合浦主簿。今奏疏內有愚直以光聖德事，即營救朱淛事也。詩感物撫時，自抒幽憤，不為艱刻之思，雖無奇語壯采，而韻諧辭達，一緣哀懷。迨其謫宦嶺海，轉迹荒陬，其間山川之寫，異風俗之詭恠，千彙百昌，悉于詩發之。甯陽道中諸詠，尤為集中合作。蓋逅少守紫陽之學，晚復執贄陽明之門，躬行實踐，以氣節勵世，固不斬以文字表見，而明心坐悟，理富言華，自得玄珠，不同空綺也。

沱村先生集六卷 吳興劉氏嘉業堂藏明萬曆刊本

明史袁善撰沱村其號也直隸開州人嘉靖十一年壬辰科進士官提督操江南京都察院右僉都御史集為萬曆孫彥實重刊前有目錄卷一至卷三奏議卷四書卷五詩卷六序記等文附詞四首黃氏千頃堂書目著錄不載卷數袁善明史無傳綜合各疏觀之巡按湖廣參奏守陵太監傅霖反誣以擺列響器擅施鐵鍊驚擾陵寢等責令回話奉旨降一級調外嗣擢操江建議留都為根本重地分別巡撫與操江職守巡撫專管海防操江專管江防部議允行在任所選軍將申紀律團練兵勇改造戰船兵士莫不奮勵復上江防六事並于瓜洲揚州如皋海門泰興建城防守海寇望領數年保障江淮厥功尤偉凡此皆可補明史之缺詩磊落軒昂出言尤後偉頗與王崇古公餘漫稿相近當海疆多事之際顧以文士從容紓策運書旁年不廢嘯歌讀其詩可以想其輕裘緩帶之風焉

內方先生集十卷 吳興劉氏嘉業堂藏明萬曆刊本

明童承叙撰承叙字子畴一字漢臣湖廣沔陽人始祖自隨徙沔居內方山下因號內方山人正德十六年辛巳科進士官左庶子兼翰林院侍講國子監司業集前有目錄卷一前半為諭祭文暨講章後半至卷七為詩卷八至卷十為文卷帙與千頃堂書目明史藝文志同承叙解音律天骨秀朗緩頰而談傾其坐人翱翔翰院與茶陵張治蒲圻廖道南號楚三迂每一篇文筆端風起掀雷挾電又如夏雲秋水不可方物詩文多不存穩集為身後子守嚴彙集所存感別閔水嘉志陳風衍壽明樸原止諸篇遺合芳擒藻出入騷雅漢魏六朝自成一家言工書適媚近趙文敏王兆雲詞林人物考謂承叙少悅紛華之習中年刊落殆盡嘗寓書大梁李公曰往者觀書如諦覓聽古樂惟恐卧耳近清知細繹容有感通之地為文牽于事實近稍擺脫容有獨出之意具見識解通元貫絕時流書解屬雅集中不載知其散佚者尚多承叙並著有沔陽志與康德涵武功志王敬夫鄠縣志同時稱海內三名志

大行集一卷 吳興劉氏嘉業堂藏明崇禎刊本

明馮惟重撰惟重字汝威青州臨朐人惟健弟嘉靖十七年戊戌進士官行人集無序目古詩十一首律詩四十二首亦康丕揚選本疑當時合刻家集而遺其二也卷帙與黃氏千頃堂同當即此本過庭訓分省人物攷於惟訥傳稱兄弟五人以登科第自相師友友愛備至教育諸孫無異所生大史宗伯琦者即仲孫也據此惟重當為惟健仲弟惟訥之兄黃氏書目以為惟訥之弟者非也王秋史謂惟重詩五律直逼少陵推為諸馮之冠今觀其集精覃聲律才藻駿發不作大歷以後語堪與信陽武功角逐中原以視東渚海亭諸老聲光迥異亦可知海岱詩派變遷也王兆雲詞林人物考於惟訥傳謂三伯仲俱以著述名家錢牧齋列朝詩集引施愚山語亦謂惟訥兄弟四人皆有集以才名籍齋曾閒獨惟重無聞焉朱竹垞靜志居詩話亦祗言三馮所舉俱未及之知是集傳世蓋亦僅矣

陂門集一卷 吳興劉氏嘉業堂藏明崇禎刊本

明馮惟健撰惟健字汝強一字冶泉臨朐人嘉靖七年戊子舉人未筮仕而卒馮氏為青州名族王漁洋古夫于亭雜錄載青州冠蓋最盛世宗時林下諸老為海岱詩社唱和尤盛其人則馮閭山黃海亭石叐山劉山泉范泉楊澠谷陳東渚而即墨藍北山亦以僑居與焉閭山名裕即惟健之父八人皆以閒散之身自適性情不事聲氣故海岱詩集雅正有餘邊幅稍隘迨惟健兄弟踵起以海涵嶽負之才競爽一門揮斥壇坫而詩派始大惟健懷才早世而作述卑廣蔚起摩從其功尤不可沒古選導源陶謝醲情藻思而出以逌韻遠曳近體聲潔音響高亢不及石門光祿集之才氣縱橫而都雅過之賦歲遣諸才智深美殆劉彥和所謂受命於詩人而拓宇於楚騷者歟集為平原康丕揚選姪孫琦校刻賦二篇詩一百三十三首黃氏千頃堂書目暨明史藝文志俱作八卷知所刪存不及十之二三琦即惟重孫贈禮部尚書諡文敏撰有北海集

中峯應制稿一卷文選六卷 吳興劉氏嘉業堂藏明嘉靖刊本

明董玘撰。玘字文玉，浙江會稽人。弘治十八年乙丑科進士，授編修，以忤劉瑾出為成安知縣，遷刑部主事。瑾誅，復故官，歷侍讀、左諭德、侍講學士，遷詹事兼學士，進吏部左侍郎。過庭訓分省人物攷、王兆雲詞林人物攷並載其議郊祀大禮一事，今疏即在應制稿內。義據通深，頗類西漢劉向父子文字。稿及集為子思近梓行，集則唐順之遴選，凡文五卷、詩一卷，其為名流引重如此。黃虞稷千頃堂書目收中峯文集六卷、中峰文選十一卷，選本卷數不應增于全集，當據此本是正。應制稿內訓序直解雜以俚語，文宋時行之語錄，元時以譯國語，明時則內監傳述諭旨，蓋此體由來久矣。卷三東游紀異一則，紀正德庚午即五年六月乙巳東華遇狐事。後有八月丙申一跋，謂逆閹兄死，朝貴盡走，而逾月而逆閹敗云云。按明史正德五年八月甲午，劉瑾以謀反下獄，戊申伏誅，相距僅十五日。此云丙申，即詔獄之第三日，推勘時日不爽毫髮，具見玘守正不阿之概。文醞謹有法度，詩五古根本性情，不為鉤棘之辭，紆淡雅獨，以陶韋為宗，同時顧華玉、唐虞佐輩未能或先也。

呂文懿公全集十二卷 吳興劉氏嘉業堂藏嘉靖刊本

明呂原撰。原字逢原，秀水人。正統壬戌第二人及第，除翰林院編脩，歷中允、侍講學士、左春坊大學士。天順初改通政司參議兼侍講，入內閣預機務，進翰林學士，卒贈禮部侍郎，謚文懿。事迹具詳明史本傳。集為嘉靖時王洪編輯，曾孫科校刻。卷端列程篁墩所著呂文懿公遺事二頁。黃虞稷千頃堂書目作介庵集，卷帙同，當即此本，集名偶異耳。原為人恂恂無華，內端外和，與物無競。三為主考，得士最盛。著宋元通鑑續編義例，精善，書成鬚髮盡白，其篤學如此。文詞較演迤，如黃河東注，千里一曲，其氣可負正，而趣推闡義理，祖述考亭。蓋時當正統，文體初變，以通達政務為尚，以紀事輔經為貴，以淳厖敦厚為體，倡之者三楊，蔚然為一時風尚。過庭訓分省人物考載原初入翰林，深為楊文貞之定器重，學有淵源，宜其實大聲宏，炳然盛世之文。此集中名公諸傳誌，並雍容雅製，有關國故。詩五言多涉理窟，未能挽。靜志居詩話許為有德之言，斯其樹立有在文字之外者矣。

王文莊凝齋集九卷別集二卷 吳興劉氏嘉業堂藏明嘉靖刊本

明王鴻儒撰鴻儒字懋學河南南陽人成化二十三年丁未科進士官南京戶部尚書宸濠反督餉留都至九江聞變溯流入武昌起兵討賊聞康陵南巡憤懣疽發背卒諡文莊事蹟詳明史本傳王兆雲詞林人物攷鴻儒少孫寒為府史佐以書法為太守段堅所器賞教以經術遂為大儒焦竑皇明要考謂其博聞多識學有體要為文宏裕尤明習國家故事今觀集中易說筆語史事諸雜說聞發新義如讀黃東發日鈔石鼓文辯據金人馬子卿說定為宇文周物而辨韋應物韓退之之誣攷證詳博亦可謂博物君子矣詩學陳后山得深沈不迫之致明詩綜僅錄其擬楊鐵崖小游仙二首蓋未覩全集也詞亦跌宕豪邁雅近劉辰翁此集為嘉靖間弟懋德守廬時所刻卷帙與黃虞稷千頃堂書目相符明史藝文志亦收之無別集

龍江集十四卷 吳興劉氏嘉業堂藏明隆慶刊本

明唐錦撰錦字世綱號龍江上海人弘治丙辰進士授東明知縣擢兵科給事中以忤劉瑾謫深州知州瑾誅遷南工部主事歷刑部郎中出為江西提學副使集為隆慶時嗣子世具編輯目錄前為朱希周撰墓誌銘凡詩一卷文十三卷末附詞十一首卷帙與明史藝文志黃虞稷千頃堂書目同考錦為陸儼山妹壻學有淵源其文理周氣博無當時刻削鍛鍊鍊喉滯吻之弊其序陸文裕集略謂近代文章家非周秦西京不談然騁宏博唯叢麼是務而精擯醇駁無所決擇往往蚊螾混處而雅鄭迭互鳴即此可見其嚮向之正當何李僞體大熾之時獨能昌言排斥與王遵巖唐荊川為塤篪之和其識為尤高也篇首顧名世序謂先生官諫議奏疏凡若干篇皆論當世大務今缺不存云云按朱希周所撰墓誌及過庭訓分省人物攷錦仕履無居諫垣事紀載殊為失實

東川劉文簡公集二十四卷 吳興劉氏嘉業堂藏明嘉靖刊本

明劉春撰。春字仁仲，號東川，一號樗菴，四川巴縣人。成化二十三年丁未科進士，累官至禮部尚書。事迹詳明史本傳。集為春嗣孫宗之刊於寧國。卷一至卷二十一文，卷二十二至卷二十四詩。各家藏志皆未著錄。春早歲與合州鄒智齊名，稱蜀中二奇士，雍容侍從，館閣三十年，慎守彝典，多所裁正。節操嚴謹，每語後進，拳拳不欲失秀才風味。末附內江趙貞吉序，略謂：弘正世居禁林之臣，尚質守法，僦屋以居，借馬以出，醵十數錢而飲，循循東用，潔清自重，不事表襮。諸翰林文章質序，温暢樸郁，指事辭若不足，而氣常若有餘，略見當世風尚。春固始終弘正之世，故其文質直無華，辭而不肆，金鐘大鏞之音，佩玉瓊琚之度，風氣使然，所謂盛世之文也。詩興而諷，無綺靡幽眇之習，亦近三楊。過庭訓分省人物考謂碑板在四方者甚衆，有山稿藏于家，疑即此集，題名不同也。

夢觀集六卷 吳興劉氏嘉業堂藏明建文刊本

明釋守仁撰。富陽釋如蘭編次。守仁，字一初，富陽人。發迹四明延慶寺，住持靈隱。洪武十五年，徵授僧錄司右講經，三汝升右善世。二十四年，主天禧示寂。東維子有送蘭仁二上人序，蘭即古春如蘭，仁即夢觀也。是集六卷為古春編次，前有方正學序，可補遜志齋文集之缺。竹垞明詩綜列古春而遺夢觀，殊不可解。四庫書目亦未著錄。楊鐵崖東維子集送蘭仁二上人歸天竺序，謂皆有用之才，授之以春秋史學，兵興，潛於釋，又云能以宗乘與吾聖典合兩為一。集中鐵崖挽詩有舊業門生令幾在，下車空拜馬陵墳，是知守仁當為鐵崖高弟。詩歌騰擲妍茂，奇思煥發，取材於昌谷、玉谿，似守鐵崖家法。獨其縱浪山水，深通禪理，心目所接，罔非淨因，一切穠纖佻巧之習，自無從繞其筆端，頗有出藍之目。比諸如蘭，正如驂之靳焉。

北潭傅文毅公集八卷 吳興劉氏嘉業堂藏明嘉靖刊本

明傅珪撰珪字邦瑞直隸清苑人成化二十三年丁未科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歷中允諭德翰林學士擢吏部侍郎進禮部尚書致仕嘉靖初追贈太子少保諡文毅事蹟詳明史本傳集為嘉靖間嗣子榮所梓凡詩文各五卷後有附錄為行狀碑狀等珪立朝標挺山嶽大節侃侃裁抑勢人橫障佞倖武宗好佛自稱大慶法王番僧乞田為法王下院中旨下部大慶法王與聖旨並珪斥為大不敬竟寢其事積忤權倖矯旨致仕杜門謝客足迹不至郡闢園城西蒔花木日與親舊飲酒賦詩為樂郎山葛洪山皆郡之勝攜客往遊峻絕幽遂人所不至之地皆留題而去高燿序謂珪為詩不作驚人語陶洗纖穠獨存真澹而瀟灑平遠之態時見於色澤之外風格稍似白司馬蓋明成化宏治之間三楊臺閣之文體盛行李賓之吳原博王濟之並在翰林把握文柄一洗前代浮靡之習而歸於明潤簡潔敦厚淳龐珪游三公之門而同館以氣節相激昂者實惟圭峰羅景鳴是其師友淵源已為夐異故其文章皆博大昌明有法度可觀評者謂其如硎金璞玉不見追琢刻畫之工而光彩可掬良有由也集有自序實其手定稱北潭者郡治南有北潭珪生其地不忘所自也

龜陵集二十一卷詩集十四卷 吳興劉氏嘉業堂藏明嘉靖刊本

明蔡宗堯撰宗堯字仲文號東郭子浙江臨海人嘉靖十六年丁酉科舉人官松溪教諭集為嘉靖時松溪門人校刊各有總目文集二十一卷詩集十四卷附詞一卷黃氏千頃堂書目僅收文集卷帙同明史藝文志作二十卷牧齋列朝詩集謂止樂府一卷蓋均未見詩集也台州人文明初以方正學遜志齋集為大宗宗堯為正學鄉人以道德植其根荄以義理敷其條幹涵濡妙蘊藉宗堯兼能詩特慕姚舜美頗類其鄉獻竹閣風集詞賦奴僕命騷有氣往轢古辭來切今之概明志一篇乃宗堯蓄識達聞心期所在紀述山水掬於幽峭步武柳州間雜出於酈道元水經注古道先生安定國侯泰山石丈人闖手者李海諸傳皆奇詭不羣筆具化工殆騷之遺也雜論十首於當時民貧兵弱官墨吏深食冗士怯文衰俗敝道亡說淫諸弊皆能批卻導窾指斥無遺並徵明至嘉靖之世極盛中圮已有履霜堅冰之勢宗堯獨居深念思以道術挽末弊與賈長沙同一抱負惜乎官不副志徒託空言倚託師儒從事教與雖其裁成後進蔚然為邑學領袖而侘傺不平之志時露於文字之間松溪葉逢陽謂其紛緒鴻裁促騷儷選雖橫溢其偃蹇不偶之孤憤以鳴其豐鐘霜降之天機而愛君憂國之素心承慕先世之雅念時或躍如不容已可謂

能知其深者矣。

林東城文集二卷 吳興劉氏嘉業堂藏明嘉靖刊本

明林春撰。春字子仁，號東城，福建福清縣人。嘉靖十一年壬辰科進士，官至吏部文選司。林氏先世以武弁起家，占軍籍，幼敬事王陽明及領會元宮吏部謝病歸，猶有坐云則坐、食云則食之風，為世所稱。論學悟治標反本之說，與唐應德相切磋，平居矜崖岸，鎖門謝客，簞瓢屢空，處之晏如。時搢紳之士會京師講學者數十人，發揮師傳，推山陰王汝中、志行愊實推春及吉水羅達夫，生平不欲存稿，成即毀去。茲集為張淳捜輯遺稿，以付其子曉暉，而孔文谷刋諸浙中者。集中多講學書札，訪王龍溪紀事一則，綴次瑣屑，若無意為文，然一種溫潤和平氣度，深得古作者之意。王龍溪謂春論學嘗云天然之和盎然出之，是文也殆所謂盎然出之邪。又按項喬甌東文錄誣墓記，載春在吏部一聲不受，一德不貳，以度才授任，行義達道自許。時夏桂洲在閣，每一進，遂必欲咨稟而后行，春難之，遂有以原籍求蓋牌坊而論劾者，春發憤奏辯，求退，未幾以暴疾卒官邸，則春固剛方守正之士，非惟文學超羣，而風節清望尤可欽也。

宋史忠義傳王稟傳補一卷 廣倉學宭叢書本

清王國維撰。此編據宋史徽宗紀、欽宗紀、童貫傳、王珪傳、王光祖傳、三朝北盟會編、大金弔伐錄及趙不沴墓誌銘、王氏舊譜所載王稟事蹟，以補宋史忠義傳之闕。稟，蓋珪之孫、光祖子也。宣和初，從童貫征方臘有功，遷武泰軍承宣使，再從貫宣撫河東北，後與貫以宣撫司統制駐太原。及金人敗盟，斡離不自平州趨燕山，貫遁，而留稟及知府張孝純專守之。七年十二月，粘罕陷忻、代等州，遂至太原，城被圍二百五十日。粘罕悉起雲中兵以至，城遂破，為金人巷戰，卒死。太宗御容與子荀同赴汾水死。高宗南渡後，追封稟安化郡王，賜謚忠壯。稟可謂宋之藎臣矣。宣請之際，斡離不不以全勝之師趨汴京者，蓋以太原未下故也。故稟之一身實繫宋室全局安危。故太原既陷，汴京亦告難守，乃宋史獨不為稟立傳，僅附見本紀及忠義傳劉士英傳末，亦史臣之疏也。稟子孫隨高宗南渡，遂世為海寧人，今海寧縣治旁有安化郡王祠，自宋以來四時祭享不絕。王君即稟之裔孫也，故作此文以增光舊牒。歲在丁卯，王君援君辱臣死之義，蹈昆明湖效止水之節，與稟之死事前後同出一轍。詩云：「昭茲來許，繩其祖武。」王君有焉。此文後更名曰補家譜忠壯公傳，入觀堂集林卷十九。刊之稍後，又據李心傳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及舊譜略加補正，蓋終其身凡三易稿。此本印行最先，尚是初稿本也。

筆花集不分卷 明抄本

明湯式撰。式字舜民，號菊庄，象山人，補本縣吏，後落魄江湖以終。此編乃其所著套數小令集，公私書目從未著錄。二年前有人得之寧波市肆，乃范氏天一閣遺物。然阮元、薛福成所纂閣目均失收，真祕笈也。計套數四十有四，重頭小令一百六十有六。第二葉首有缺文，今據郭勛《雍熙樂府》卷二、陳所聞《北宮詞紀》卷四校補，知是雙調夜行船《送楊景言》《四武林花柳鄉中自在仙》套。第三葉前六有缺文，據《北宮詞紀》卷六校補，知是商調集賢賓《友人愛姬為權豪所奪》《鶯花寨近來誰戰討》套。此外斷烟殘脈之處不一而足。以《雍熙樂府》《北宮詞紀》《彩筆情詞》《盛世新聲》《詞林摘艷》《北曲拾遺》《樂府群珠》《北詞廣正譜》《九宮大成譜》諸書逐校，比原無差可誦。《雍熙樂府》引南呂一枝花套數最多，幾於全數徵引，然悉不注主名，非以此本對勘，不能知為菊庄作也。《樂府群珠》傳世僅有明抄本，其書眉端例出一單字，以暗示所引用之書名，如引《樂府群玉》只注一「玉」字，引《太平樂府》只注一「太」字，引《雲莊樂府》只注一「雲」字，引《陽春白雪》只注一「陽」字。其引菊庄所著小令，則獨著一「筆」字，此即《筆花集》三字之省。知明人輯群珠時亦得見此書也。群珠引普天樂《送丁起東回陝》兩為此本所未收，是所據者實較此本為優。此本版心不注葉數，細審之第一葉、第二葉、第二十七葉似均有缺失，故他書所引菊庄套數，疑多出此本外者，輯而存之，得目如下。

正宮端正好（元日朝賀）一聲鶯報上林春（雍熙樂府卷二、北宮詞紀卷一引）

正宮端正好（題梧月堂）向朝陽春長鳳枝新（雍熙樂府卷二、北宮詞紀卷四引）

正宮塞鴻秋（憶美）一會家想多情教我傷懷抱（雍熙樂府卷二、彩筆情詞卷十一引）

商調集賢賓（客窗值雪）倚龍泉一聲長嘆息（雍熙樂府卷十、北宮詞紀卷四引）

雙調風入松（題馬氏吳山景）十年蹤跡走塵寰（北宮詞紀卷四引）

雙調撥不斷 送王姐往錢塘 十年無夢到京師 雍熙樂府卷十二 北宮詞紀卷六 彩筆情詞卷七引

雙調新水令 秋夜有感 鳳臺空無伴品鸞簫 雍熙樂府卷十一 北宮詞紀卷六引

雙調新水令 秋懷 碧天風露怯青衫 雍熙樂府卷十一 北宮詞紀卷六 彩筆情詞卷九引

雙調蟾宮曲 冷情 人在西廂 北詞廣正譜引

南呂一枝花 送車文卿歸隱 輕帆灩瀲堆 雍熙樂府卷八 北宮詞紀卷三引

南呂一枝花 贈會稽呂同甫 三千丈蕭蕭白髮生 上同

南呂一枝花 贈錢塘鏞香 三萬六千日有限期 北宮詞紀卷三引

南呂一枝花 旅中自遣 錦囊寬閑鳳吟 雍熙樂府卷十 北宮詞紀卷十引

南呂一枝花 題白梅深處 羅浮山接渺茫 雍熙樂府卷八 北宮詞紀卷四引

南呂一枝花 題崇明顧彥昇湖上居 潮生玉馬來 上同

南呂一枝花 贈越中槽子軒為沙正娥 得指數三遷好住居 上同

南呂一枝花 題雲巢 攬特天上雲 上同

南呂一枝花 贈王觀音奴 出西方自在天 北宮詞紀卷五 彩筆情詞卷一引

南呂一枝花 贈王善才 手曾將千眼佛絲柳飄 上同

南呂一枝花 贈妓湘雲 宋送飛瓊下九天 上同

南呂一枝花 贈妓素蘭 散清芬烟月中 北宮詞紀卷五 彩筆情詞卷二引

南呂一枝花 冬景念情 一輪寒日沉 北宮詞紀卷六引

仙呂賞花時 送人回安淮鎮 鐵甕金墉壯九關 北宮詞紀卷四引

以上共得套數二十有三，約當此本套數篇幅二之一。其散佚之夥，殆出想像以外也。此等佚曲，自當廣為甄錄，以彌此本之缺。菊莊樂府元明之際，擬著聲豔，雖斷埃堆垛粧點之習，然尚有元人規範，不失為清麗婉媚一派。同時作者，殆罕有出其右者。後人震其名，因目之為元人，實則至永樂間

尚存。賈仲名於永樂間著續錄鬼簿云：菊庄好滑稽，与余交久而不衰，文皇帝在燕邸時，寵遇甚厚。永樂間恩賚常及，所作樂府套數極多，諳皆工巧，江湖盛傳之。卷中有一枝花贈英國公，其為明人不待辯矣。菊庄所著雜劇，有瑞仙亭、嬌紅記二種，均久佚，此帙孤本，抗行垂五百年，從無人知其可貴，今得流傳於世，亦菊庄之幸也。

說學齋稿不分卷 明葉文莊公手抄本

明危素撰。素字太樸，金谿人。元至正中官至禮部尚書參知政事、翰林學士承旨，出為嶺北行省左丞，致退居房山。淮王監國，起為承旨如故。明洪武二年，授翰林侍講學士，後因御史王著等論素不宜列侍從，謫居和州，以卒。宋景濂為撰墓碑，見宋學士集。素在元明之際，雅負時望，古文之業，雄視百世。危楊虞揭以下，無与抗者。惜千頃堂書目著錄之文集五十卷久佚，僅存雲林集二卷，乃在元日所作詩。四庫全書著錄之說學齋稿四卷，從鮑士恭家藏進呈本錄出，乃嘉靖三十八年歸有光從吳氏得手稿傳鈔者，其原本不分卷，佚止一百三十餘篇，皆賦贊銘頌記序之屬，實係殘本也。此為有明成化間崑山葉文莊公盛菉竹堂抄本，首葉有右僉都御史印一印可證。書法工麗秀逸，的非凡品。凡碑十六篇，墓銘三十三篇，傳狀十六篇，雜文二十五篇，除卷末靜修書院記非文莊手蹟，後來補入外，其八十九篇均在四庫著錄四卷本說學齋稿

之外，詢秘笈也。前後無書題，惟卷中有題「說學齋稿」三處，其下不記卷數，而記至正七年、至正十一年、至正十四年等字，知從稿本鈔出，亦與四卷本同。面葉有文莊玄孫恭煥手識，略云：嘉靖辛酉歲，震川歸師從予覓危太樸文，因檢不得，覺負之。自隆慶丁卯，改予以病淹，偶點檢樓閣文集，乃獲此卷，實先文莊公抄存，題曰危翰林文者。因思向歸師借時，若細加檢閱，亦可應命，只緣不肯加功，故草草回之。今歸師已僊去，而不獲見予後病淹非

昔比，皆可感也。云是此帙歸震川在日亦未見。嘗則與歸本皆全集內之一部，故可（三本）作延津之合。讀四庫本（者）得此，庶幾無遺憾矣。卷中時見識語，不著名氏，審是仁和勞季言校手筆。季言嘗輯說學齋集外文目，得三十七篇，見所著讀書雜識，故於此本亦鄭重加以發校。邵懿辰四庫全書標注謂勞巽卿得葉文莊親筆抄校本說學齋稿，乃外集遺文者，即此帙也（邵氏誤以為外集，殆亦未見原書）。此帙嘉慶間歸吳縣黃氏士禮居，末（缺）葉有平江黃

氏圖書一印，後又入勞巽卿家，得季言得見之。近吳興劉氏嘉業堂校刻危太樸續集，僅得據南昌彭氏知聖道齋傳鈔本，故以此帙校之，頗有違異，自當以此為準也。此帙所收雖僅不足百數，然皆煌煌巨製，頗有資於蒙古史事（之研究），其重要蓋在四庫著錄本上矣。

燼餘稿六卷　明抄稿本

明歙木撰。木字維喬，應山人，正德丁丑進士，官至亳州知州。明史文苑傳附見王廷陳傳末。著有隨志二卷，四庫全書存目著於錄，近有廣倉學宭叢書刊印本。此書不題撰人姓名，序後亦但自署漢翁。業千頃堂書目有歙木燼餘稿四卷，此本序文云：鄙詩文凡一時應酬之作，隨出而隨毀之，未嘗存稿。前年甬東子屢使索之，而無以應。近既海收錄之，得若干篇。其間繫淮歸田遊黃歷詩及與東橋東井泉亭少華桃塢夢澤禾山白厓鄭叔子諸公唱和題詠記敘之作亦不下數十云云。集中又有後范甬東議修州志書，致四明范堯卿。欽曾知隨州，而其時修州志為州人歙木，則序中所云甬東子亦謂堯卿，是此帙乃木自寫其詩文以就正於范堯卿者，尚在四卷本之前也。四卷本傳世有嘉靖中刻本，署曰淮漢燼餘稿，以校此本，[illegible]溢出於四卷本者甚多，計賦五篇（山陵賦、以湖賦、石城賦、後石城賦、戕牧賦），五言古詩一首（猿歎），詩餘

九首（西河、東風齊着力、謁金門、賀聖朝、歸朝歡），書一篇（復東橋司空書），啓三篇（謝顧司空啓、謝陳太守啓、謝吳太守啓），序三十七篇（猿嘯鄉約序、大科訓規序、廣永冊叢序、哀輓冊叢序、●●、柏臺書序、清漢集序、壽司母八十序、送夏教諭擢趙州學正序、送張司訓升代學正序、送王司訓擢梓橦學諭序、送聶學諭後任李戚序、壽王先生序、竹溪序、金鏡錄序、送郡丞李同知致政序、賀王學政選政序、送閻州守入覲序、送王縣尹考績序、送曹節判遷南城令序、壽楊翁六十序、賀按察王學正序、賀任州守陞職還州序、賀周教諭膺奬序、賀信陽茹判序、賀李節推膺奬序、賀劉節判膺奬序、送隨州任使君致仕序、欽奬王縣尹序、欽褒王縣尹序、送李吏目入覲序、縣志後序、送大同郡倅李子之任序、東遊錄序、送鄭信陽之任序、壽景陵熊翁序、賀劉節判大工成序、送遠州序、送閻州守課最免考序），論一篇（肖人論、[illegible]林節婦贊、菴號解），題跋二篇（題馮几集後、跋綫勸集後），銘一篇（爐銘

祀五篇（少華山房記、筆山記、歐山祠記、彭氏祠堂記、儀寧府通判張君改作壙記）碑四篇（王縣尹去思碑、林子善政碑、戲臺雨亭碑、范曹二使君去思碑）、卷以卷六雜著（所識）者錄墓誌行狀祭文之屬，凡三十五篇，共得集外文一百又二篇。曾刊版時（皆）刪落不存，賴此得窺其全豹，徵楚故究史事者，殊無不引為鴻寶。具觀東橋請記經閣慶時，聘木尋纂修承天大志，書成，而世宗帶用，故集中多東橋往還之作，特多。木詩文格調甚高，而（堂）廡不大，王弇州藝苑卮言謂如暴顯措大，（不）甚造作，殉篤論也。

仁宗皇帝御製集二卷　明洪熙內府刻本

明仁宗撰。仁宗諱高熾，成祖長子，建元洪熙，在位一年崩，葬獻陵。此編梓於洪熙元年正月。上卷計四言詩一首，五言絕句四十一首，五言律詩五十五首，五言排律一首，六言詩三首，七言絕句五十四首，七言律詩三首，都一百五十八首。卷下計五言古詩一百首，七言歌行六首，都一百又六首，而以長短句八闋殿焉。何喬遠名山藏稱仁宗有典有則，模範雅訓，不啻學士。黃瑜雙槐歲鈔亦稱仁廟潛心經學，禮重宮寮，文做歐陽，詩尚選體。今證之卷中，如新竹云音拂董風細，影篩新月涼；詠鳳云上苑桐枝茂，中林竹實香；秋風云月下生林籟，天邊展雁行；即席作云明月映高樹，長河耿曙天；詠諸番入貢云卉服趨金陛，雕題款玉京；秋水云雁落雲間字，人乘天上槎；俱工穩平實。想見玉堂晝永，先景尹直謇齋瑣綴錄云，仁廟在東宮時，嘗歎二內侍象戲，因命曾子棨應制詩，興盡計窮征戰罷，松陰花影兩殘枰。仁廟和云，等閒識得軍情

事一著功成見太平此詩獨不見集中疑刊版時
已多刪除矣此本紙似玉版墨如點漆初印精甚
世間無兩乃明內閣遺物千頃老人自著於錄也
自來未見傳本亦可謂之祕笈矣

倚竹編一卷 明崇禎抄本

明葛一龍撰一龍字震甫吳縣人國子生入貲除
雲南布政司理問崇禎庚辰卒於家年七十四事
蹟具詳吳縣志此編乃葛震甫詩集十六種之一
首題雲間陳徵儒眉公校徵儒與一龍交最善故
為之參校也一龍以詩名於吳中墨沐包山林壑
之勝故詩人產其地者踵相接[illegible]同時吳縣范景文
與選識其名異而問曰得非吳下詩人葛震甫人
呼為葛髯者耶其聲名之隆蓋如此此編以倚
竹名集識以竹之為物諧和中律外堅而中虛凌
霜雪歷四景而不改其柯葉與詩之陶詠印事肆應
萬象莫不相肖一龍之懷抱可見矣觀集中所裂
詞為楊麗人賦則纖巧艷昌谷後生三月二日觀梅
吳家園則又如對永嘉の靈而送王純甫還朝詩
有水係草無色月香花有情之句則纖逸儇薄又不似
他作麻城劉侗序其全集比之白舌無聲之日鷄旦
不鳴之夜蓋諷之也一龍別有尺木齋詩選新詩
雲解草獨往篇新係齋旅聲筑詞佛客齋集滇茶

百韻吟、雪吟、燕雪集、弄閑亭稿、竭吟、鸕鳩集諸目。其集雖亦為此集，因千頃堂書目不悉載，無別罕見可知矣。

金陵遊草一卷 明崇禎刻本

明朱朝瑛撰。朝瑛字康流，號美之，海寧人。崇禎庚辰進士，出黃石齋及同邑吳太沖之門，由旌德知縣累遷至儀制司主事。著有讀七經略記若干卷、罍菴雜述二卷，四庫全書存目已著於錄。事蹟具詳黃宗羲撰墓誌銘。此編凡古今體詩七十四首，皆崇禎九年丙子歲客遊金陵時所作。長于行旅、感懷古諸什，神采斐然，頗具風趣。哭兒四章，有不恨喪兒多，卻恨生兒奇，厥聲實載路，高顴覆廣眉，何為舍我去，念此痛肝脾之句。蓋朝瑛凡五舉兒，皆不育，故喪明之痛，溢於言表，而大聲鏜鏜，無刻畫雕琢之習，是其難能可貴也。題郭彥深大衍心宗八十四敘，暢論易數之學，與朝瑛周易雜記所謂互有出入。蓋朝瑛於易既通陰陽理氣之說，復易起數畫數為圖，演圖成表，以六十四卦配以三百八十四爻，左右逢源，縱橫合節，故詩亦閎大精深，具有實理。自序謂生十七好為詩，於先輩雅慕文長、中郎，如是者三年，乃得肆力於漢唐，始知詩固自有真

也云。故集中擬古之作，如戰城南、臨高台、六國王詠詩作，無不上敵曹劉，下俯郊島。讀其詩者，未可以尋常山水登臨之樂少之也。卷首失載朱一是序文，當據為可堂集補之。朝瑛別有正誼堂稿二卷，見周廣業海昌餘聞，惜已佚矣。

劉子詩二卷 明萬曆刻本

明劉伯生撰。伯生字性甫，號大鶴，孝感人。嘉靖乙丑進士，歷官南京吏部郎中，以多病投劾歸田，卒。著有素言二卷、易屬五卷，與詩集二卷，合稱劉子三書。事蹟具詳孝感縣志文學傳。此編上卷為目凡五：曰大孤山房稿，曰金臺稿，曰著城稿，曰承重稿，曰蒼松菴稿。下卷為目凡三：曰大拙亭稿，曰金陵稿，曰在告稿。其詩博思窅而深味，雋以永，無雕琢餖飣之迹。如觴三高於別墅因憶元賓云：燕樹影浮千里月，楚歌風送一川霞。暮樹值生辰同十六云：青峰雲爭揖，黃沙日漾襟。送客云：三年澤國逢人問，明日江雲何處看。別張子踈云：楓葉隔江霜自美，竹枝當戶月非踈。上元云：半壁竹梅供短鬢，誰家簫鼓下嚴更。俊語絕俗而出，不墮前後七子習氣。故同時沔陽陳文燭評之曰：詞逸而音遠，而弘自非無見也。至大會三章、采蘭二章，則直追楚騷，非徒效其聲，抑亦得其神。采在嘉隆朝，伯生殆足三楚詞人之翹楚矣。

種蓮歲稿六卷文略二卷 明嘉靖刻本

明蓮王朱憲㸅撰。憲㸅，遼莊王致格子，簡王鼒孫，太祖仍孫，初封句容王，嘉靖十九年襲封，隆慶二年以罪降庶人，國除。此編歲稿刻於嘉靖三十五年，時憲㸅春秋三十有二，應山府學教授杭州宋楙世沐恩澤，因悉心編輯，手錄成帙，皆古今體詩雜文，繫年為次，自壬子嘉靖三十一年迄乙卯三十〇年，文略刻於嘉靖三十二年，行人司行人錢有威為序其首，以詩文各體類次。版心下署姑蘇章仕寫刻六字，刊工俘勢完博方整，乃正嘉之際吳中刊版特色，知此書雖作於遼藩，實下姑蘇雕板，與遼藩所刊昭明太子集同一轍也。錢希言遼邸紀聞云：世廟時遼邸最盛，宮室苑囿聲伎狗馬之樂，甲於諸藩，而王亦風流好文雅，工詩賦，尤嗜宮商，其自製小詞豔曲雜劇傳奇最稱獨步，有春風十調唾窗絨誤歸期玉闌干金兜弄丸記，皆極婉麗，又編撰賣花聲諸詞數百闋，流傳江表，含思遠楚，不減南唐後主，日與諸名士觴咏，信州宋登春吾吳觀聖少凡數十輩，皆為王門珠履云云。今檢卷中僅有沁園春大江東去數闋，無所謂賣花聲諸詞數百闋者，疑希言所記，皆嘉靖乙卯以前事，時此集早已版行，故不及見收矣。憲㸅風流放誕，不可一世，觀集中題八美及望眉黛色香妖啼痕雲窗秋夢等香奩八詠可□，與希言紀聞互證。乃徐學謨海隅集序其庚申稿，有逸才命世，蘊藉今古，對客揮毫，一伸紙即千數百言，所道未免失實。憲㸅詩平淺庸俗，文亦橋駁無一是處，然在明季宗人中固不失為傲才使氣者矣。

麗崎軒詩集四卷 明崇禎刻本

明查應光撰。應光字賓王，休寧人，萬歷二十五年舉人，以遘親喪，絕意仕進，嘗搆屺草閣，讀書其中，創宗祠，輯家乘，有聞於鄉黨。著有四書陶瓶集、易經陶瓶集共七卷，群書纂六十卷，靳史三十卷，禝象錄三十六卷，古文逸選二十卷，檀林慧業五十卷，禪悅四卷，今傳世者僅靳史與詩集耳。卒後友人俞彥為之傳，稱其挫廉逃名，堅卧不起，有嚴光周黨之風，內行淳備，動足師法，即范巨卿、王彥方亦無多讓，推崇可謂備至。故康熙間所修休寧志，應光入風節傳，即本俞傳為之。此編刊於崇禎己卯，時應光已先卒，詩以近作為多，皆居里閒日作，清遒瘦拔，一如其人，如斷江夜泛云，雲開村樹月，風戛蓼花秋。春日山居云，水流幽澗碧，花落野泉香。山居漫興云，水光平檻外，花影擁亭西，皆裊裊獨造，足開凡響。袁宏道評退如詩云，清新微婉，不傷其氣，應光實得此中三昧。末卷附長短句三十三首，如玉漏遲、天香等長調，多有不協律處，折桂令乃

北曲小令，亦攙入卷中，此皆明人通病，不足為應光責也。

除夕唱和詩一卷 明嘉靖刻本

明黃魯曾輯。魯曾字得之，吳縣人，正德丙子舉人。著有吳中往哲傳記、南華合璧集，四庫全書存目已著於錄。此編集友朋唱和之作，凡二十二首，皆嘉靖二十九年庚戌歲除即事詩。初魯曾友人吳方山岫初於春四日，投以歲除詩，詩云：坐守寒爐聽漏殘，向懷誰向歲時寬。清燈焖熳和春夜，長鋏光芒倚醉看。彩筆漫書更舊帖，金花巧簇試新盤。窮通本是吾儕事，何必區區發永嘆。魯曾見之，枕然有動於懷，因用韻追和，一時作者紛紛，乃勒成此集，以誌盛事。作詩者除黃貫曾、禮曾、姬水、道美皆魯曾昆弟子姪輩外，他如皇甫沖、阮鏊、吳良獻、朱景園、顧存仁、袁表、袁褧、姜玄、龔雷、俞弁、張翀、何良輔，皆當時吳中名士。龔雷嘗校刻戰國策，袁氏昆仲及俞弁撰輯並盛，可與吳方山埒。其詩均罕傳，茲賴得存其概，可補朱彝尊明詩綜、陳田明詩紀事之缺，亦可謂之秘笈矣。卷後有姑蘇吳岫家藏一印，爾足為此書增重。末有皇甫沖跋，沖亦與於唱和之役，故跋文亦深致向慕之忱焉。

大明宣宗皇帝御製集四十四卷 明內府抄本

明宣宗撰。宣宗諱瞻基，仁宗長子，建元宣德，在位十年崩，葬景陵。此編前後無序跋，首帝訓二卷，次序記論說賦頌箴銘雜著十卷，又次古今體詩三十一卷，又次散套小令一卷。千頃堂書目、明史藝文志俱云御製文集四十四卷，与此本卷數相合。又別出詩集六卷、樂府一卷。似詩集樂府尚有單行刊本，此則合詩文樂府為一集，殆在景陵厭世之後矣。廖道南殿閣詞林記云：宣宗喜為詩，初即

位，起學士李時勉而任用之。一日幸文淵閣，賜諸學士飲，呼時勉謂曰：卿非朕安得飲此酒。時勉頓首謝。他日賜遊東苑，上賜時勉酒，酌以御甌，時勉頓首辭曰：臣可与陛下同飲，不敢同器。上悅，命易以銀碗，既醉，上出御製詩俾賡之。此即集中臨視文淵閣一詩之本事。王世貞藝苑卮言云：宣宗天縱神敏，長歌短章，下筆即就，擬舊山老別集。又稱宣廟命陽武侯薛祿等率師築赤城等處，賜之詩，有出車命南仲，城奇惟山甫句。祿不曉，以問楊士奇，具言之。且曰：上以古之賢將待尔也。祿以手拊心感泣。今此詩亦見集中。徐𤊹筆精引所撰樂府詞，乞以此本校之，另得其半而已。在明代諸帝中，景陵稽古右文，獨擅詞翰睿藻，惜其集迄未版行。四庫全書僅存宣宗御製集一卷之目，此尚是明內閣藏舊請中精寫本，而內無第二帙，殊可寶也。

大明英宗皇帝御製集四卷 明內府抄本

明英宗撰。英宗諱祁鎮，宣宗長子，建元正統。十四年北狩，弟郕王祁鈺即位，尊帝為太上皇帝。景泰元年帝還自北，居南宮。七年奪門復辟，改元天順。八年崩，葬裕陵。此編前後無序跋，行款與興獻王所撰恩紀詩集、含恩堂稿全同，故知為嘉靖中抄本也。卷一收山賦、漢水賦各一道，古詩五十九首。詩以詠動之作居多。卷二古今體詩四十一首。卷三序大明一統志、西域大藏經、阿彌陀經、全輪佛頂大威德熾陀羅尼經、大方廣圓覺修多羅了義經、佛母大孔雀明王經等共九首，知諸書並有正統天順中內府刊本，今所傳僅一統志，餘並罕傳，賴此得知其概略。卷四碑銘文一首。黃瑜雙槐歲鈔載天順辛巳端午節，英宗賜文武侍臣以扇，有御製七言古詩十首，共千一百二十言，即所謂燕京八景，曰瓊島春陰、太液晴波、薊門煙樹、西山霽雪、居庸疊翠、玉泉垂虹、蘆溝曉月、金臺夕照，更益以二景，則東郊時雨、南囿秋風。明年壬午，亦以端午賜扇，扇面有御製清暑解慍二歌，大概言為臣者仰輔上德，俯恤民窮，助隆代天之猷。今諸詩並見集中。廖道南楚紀載英宗賜襄憲王瞻墡御製襄陽四景歌，又載其天順四年賜襄王峴山、漢水賦，道南謂可追軼虞休，上媲姬美，非漢唐諸君所可企及，則不免臣工諛辭，非裕陵所克當矣。千頃堂書目載英宗睿皇帝御製詩文一卷，疑所據非實，當以此本正之。

恩紀詩集七卷　明內府抄本

明興獻皇帝朱祐杬撰。祐杬自號純一道人，憲宗第四子，成化二十三年封興王，弘治四年建邸德安，已改安陸，七年之藩，正德十四年薨，謚曰獻王。薨二年而武宗崩，召王世子入嗣大統，是為世宗。尊謚曰獻皇帝，廟號睿宗，事蹟具詳明史本傳。此編首有弘治壬戌秋八月自序，後有弘治乙丑教授迪功郎臣周詔後序，著此作之旨，詳於自序。略曰弘治甲寅秋，予受命就封安陸，廷授之皇訓，次

錫之車服圖書珠寶牙角，次之以祭樂鼓吹旗節蓋扇，又次之土地湖田，錫物名數，固已藏之王府，錄之太史，而予感之於心，又安能已，此紀恩之詩所以作也。是諸詩皆建藩就邸以所作，名詩以數編次，什卷一署曰螯戴恩榮，凡詩二十六首，紀在京之日榮沾恩錫，以示不忘。卷二署曰皇途即興，凡詩二十七首，紀分封之行，隨途覽勝，以識遊蹤。卷三署曰封國鎮靖，凡詩四十二首，紀到國之後，寫景寄慨，以抱玉情。卷四至卷六署曰書堂雜詠，

凡詩一百三十七首，紀進講之餘，摘題寫意，以樂天年。卷七署曰張續驊吟，凡賦二首，古樂府二十四首，行香子長短句十首，雜文一首，紀居處之勝。陽春臺撰，漢江流濱，遊賞佳製詩，以近體為多。雖聲拔積勝，而工穩圓熟，出入盛唐，想見遭世隆平，秦藩多暇，光景，史稱王嗜詩書，絕玩好，邸旁有臺曰陽春，數與群臣賓從登臨賦詩，殆指此集也。傳世刻有姜請韓司禮監大字刊本，亦罕見。此本係寫精絕，蓋亦請初內府所抄，每半頁十行，行二十二

字，因時所寫，存於明內閣者尚有太祖、成祖、憲宗、英宗諸帝御製集，俱零落不完，不如此編之精整多矣。

ZW 21101000B14460

巢睫集四卷 宋賓王抄本

明曾棨撰。棨字子啓，吉安永豐人，永樂甲申以第一人及第，授翰林院修撰，歷侍講、侍讀學士、左春坊大學士，進詹事府少詹事，卒贈禮部侍郎，謚襄敏。著有西墅集十卷，四庫全書存目已著於錄，乃萬曆中永豐知縣德清吳期炤所選錄，實遠匹此集。此集共收古今体詩二百五十四首，計卷一五言古詩十四首，卷二七言樂府二十八首，卷三七言律詩一百七十三首，卷四七言絕句二十八首，五言絕句十一首。首有成化七年奉敕巡撫湖廣贊理軍務賜進士中憲大夫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繁昌吳琛序文，略云：先生謝世後，其全集惜未之見，僅存巢睫集一帙，約詩二百餘首，湖臬僉事廬陵陳方正觀得而繡梓，未幾方亦物故，版隨散佚，近者長清張公大振來湖，掌憲慨念先生詩集不可沉泯，乃以舊本繕寫，命工翻刻云云。知此本從成化中湖廣按察司長清張綱重刻本出，以開卷雍正癸丑太倉宋賓王手跋及賓王所校並石集、宋史記證之，審是賓王手抄手校之本。惟原脫吳序首二葉，賓王雖深賞其詩，然亦不知為誰氏作。至道光癸丑，此本自大興朱氏流歸東武劉氏喜海嘉蔭簃，劉氏據天一閣書目，得知此書作者姓氏，又從漢陽葉氏平安館假所藏真定梁相國家藏本補抄首二葉，自是後為全璧，劉氏跋知其得書始末，為跋尾，彌足為此書重矣。棨所作以七言古詩最勝，如望崧歌、銅雀瓦硯歌、陳員外郎奉使西域道別長句、燉煌曲、龍支行、薊門道路歎、行路難、題楊學士所藏王孟端古松流水老檜蒼崖圖，皆雄放清麗，自成楷模，宜乎為于肅愍、楊文貞所傾倒也。陳卧子評之曰：學士詩如南金在握，未入丹鼎。又如金鷄玉勒，微有躑躅之痕，未免過傷刻薄，持不如鄭瑗井觀瑣言謂其佳處不減崑倖之為公允矣。別本五言絕句十一首另成第五卷，核之千頃堂書目云巢睫集五卷，明志則云曾棨集十八卷，似此集乃西墅集以前尚有他集，不知究以何為得也。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稿本）　４
作者＝
页数＝８００
ＳＳ号＝０
出版日期＝